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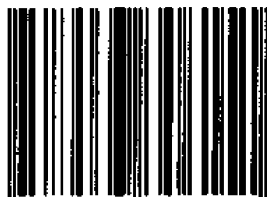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三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50/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三〇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二十四卷

〔明〕焦竑選 陶望齡評 朱之蕃註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汪元湛等刻本

..... 一

鼎鐫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八卷

〔明〕袁宏道輯 丘兆麟補
南京圖書館藏明師儉堂蕭少衡刻本

..... 五二六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

二十四卷

〔明〕焦竑選 陶望齡評 朱之蕃註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

汪元湛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原文獻

二十四卷》提要

中原文獻自序

焦竑曰不佞自屬文時輒喟喟
嗜古計殫五車富石氏既而
渙然欲離弓以聲勢多故
離也已復闇然思暗然寤當
世所品漢士者文耳士業文

中原文獻序

為難蓋猥云嘒々而侈多聞
謂正業何自今一切典故冗
無當於制科業者宜置弗
錄迺蒞家以逐所藏搜閱選
輯首六經孝經家語性理
類焉胡傳後三傳麗焉周

禮後經會元惡焉次國
語下逮宋代附天祿閣呂東
萊二史彙耳諸子又次之
秦漢以來文人之殊又次之
大
絕論議醇雅不謬於博士
家言則錄弗宣後附通考

中原文獻序

二

參以
當代蓋彖緯通有災祥政
治通有沿革邊備通有
經制博士家詎容汝之錄成或
有嘲不佞者曰昔左氏倚相一
楚材耳猶然罄墳典丘索

諸書今海宇一統何論楚材
士不克汎遊廣獵而甘擇約
以于時好美弗倚相若不佞
解之曰否讀在掇其精嫻其
指歸胡多之驚禁鼎一鑊狐
白一腋精所援也河海不擇而

中原文獻序

三

深哉旬不台而夥指歸固然
耳如必瀕精粗細大弗指將
為者雅俗眩聽紫朱焚目
病之乎多岐卑者倦勤充
棟株守一隅病之乎管亦視
是重為經生蠹也曩楊雄

作太玄人猶謂其履誼洗拾
古人餘瀝未益於世不直增
赫蹄災乎或人唯之曰然自書
契肇興辭尚體要舊矣
烏能廢擇如以擇宜莫如前
恒專文則昭明文選西山正宗

中原文獻序

四

合經史子則四明彙編蒐宇
宙囊括古今則鄱陽通考其
它文粹文鑑文衡之族不一而
足若之為集得無駢指枝
拇然歟不佞復解曰增卷不
可以語海局於量也余卑之

烏能有加前修第諦觀諸集
文選正宗詩賦淵入彙編近
正似多遺略通考該核宏
年莫竟它集抑又徑庭駸
之乎左矣不佞用是忘其卑
鄙倣前恒之卓識採羣言

中原文獻序

五

之著華芟蕪穢增闕遺
統目之曰中原文獻上自義
軒下迄

昭代賢哲邇矣典籍具存是
錄也以鏡理道則經籍徵以
炳治亂則國史徵以綜奇詭

淹變幻則激諸子以餐秀藻
鑑體裁情知見則徵秦漢以
來法又以驗災祥稽幅員內
諳諸夏運道外習四夷邊
徇則激通考歷五都市
周彝漢鼎和璧南金色々

中原文獻序

六

珍異睹精而粗舉睹指歸而鎖
屑柔為士靡多岐之惑卑
流鮮貴窺之過揔衆論為
一口矚千載如一峙列八垓之遠
如同一室庶幾裁執林之嚆
矢制科之前茅乎或人唯々

而退會黉文學汪若水父許爾
先父汪啟文子泚父請報付割
剗氏用以正有道云
萬曆丙申一陽月穀旦

金陵漪園焦竑弱侯父書

中原文獻序

七



中原文獻序

會稽石渠閣望紫提

家

明卷弓中原後科冬士安情綜羣
藉而蔚以闕達尔雅善緣此銀中
黃并他日治達也散而史久有姪叔

中原文獻序

子何則波之危悖之不翅得耳而稱
情雅嗜六者如電不長神白日市市
觀外器悖走已藉令調亮山歌節熟
流竹素寔不免世窳也不以才自保
承一蒙課奉演法百氏後攝置聖化
者之坊何安乃寫它第悖洪瀾難

竟而亥豕混魚託會書約又蒙以爲
就勤實市朴者增了文士板頑必演
抗手而濟書雪案迺尔其故至首出於
主得至安出於至繁涼括之其余
年夫弱族焦失生粹然聖學調是并
來日皆中原儒者心斗計其子報重積

中原文獻序

力平神王直雌雅其區致藉而以造
化爲壇表坊宇巨而百手第之孩之
第勤窗而挾風雲而從也其子中原
久秋正居白播撫以慈聲鄭者前用杜
式來作情士家什並開達而監勉狀
不爲置已余披之尺龜焉宜波煥

素色絳曲暢道生宋并江象如六經
以上準的上經之時人心統一之哀時萬
祀哀誠次列史以表著錄之旨此志行
而不傳之根宗幽峯雅量競為次誌子
以為德久遠經弘巨略詞章繪理
變興斧藻立並類次法文以彰執紀

中原文獻序

三

歷代典章經制久矣禮福邦國河
海富室與國附載藉後終通考以
不指南大者紀以款附次以出編理記
者莫不隨類而著者披其體類以引
繩標之異條以例以合之同先生用
心可謂為旦起矣學者孰是編端

德而寔意相高深玄且中激發增之
經義岳嶽然其根木合聖以美格醇懿
帝王治亮特立字宙法象黃及風
俗幅煥甲立通乎人性之極而明也
用於之國家靡不週也既謂亮宗
廟勳績升累至甲之忠久滿已

中原文獻序

四

乃此能離班規矩矯曠管乘其然
而弗適心也此心者之而抒情是之也
際之涯海隨巨至而華幾化與何極神
物能涵之也其外陶鑄雪是樸伏
隨運中原目睫乎古人又直且昏遇
之若特痛其謬而正用而已為如拘形

以而失其境深皮相而迷神情字獨
情了目之涉多乎後學將迷作者後
括而誇彩其裏淵而難勿令且情且獨
庭采采情雅情亦不誇采者本古
云

弟曆丙申歲卯冬月吉於金陵道

中原文獻序

五

宏閣



歙邑黃鈴刻

中原文獻凡例

一經史子文坊間刻此遺彼偏而全足輯摭群書
而彙萃合四集以成帙後附通考圖說凡古今載
籍大畧具備所云統同析異博收約取者也學者
觀是編而有得焉即一冊可盡五車矣奚俟旁搜
徧覽費神銷晷而後是哉

一經雖一字不磨然全書難窮祇揭大要若儀禮冠
昏喪祭朝聘享射之制爾雅草木蟲魚訓詁名物
之言無裨舉業故全畧之

一家語說者怪其駁雜疑所附會未嘗列之學官然

中原文獻凡例

一

其中有實自夫子本旨者今附經後以憑識者考
訂若性理雖集宋諸儒而成但滌洛流派亦洙泗
淵源倘雜之百家恐醇疵不類別無所附故併麗
焉

一史自兩漢以下丰格體裁浸以世靡雖紀載倍前
而所錄益寡至元史不無可採然而不錄者外夷
意也

一子書無累百計然自柱史漆園以外多真贋雜而
醇駁間且其辭旨支遁無容槩錄今錄凡五十餘
子亦取節焉耳至其中不無有離經悖聖之言但

就其一偏亦臻獨詣讀者存其文而畧其義可也
一文原出史者歸史出子者歸子其不載於史子者
則列之文集如詞賦之類中有無裨舉業者雖工
不錄

一卅有升降文亦隨之雖作者人集宮牆而是書各
以代次亦以見兩間文運如江河之日下而不可
返也

一書自六經以下作者多所稱述亦多所因襲是書
閱歷頗詳凡前後重出彼此雷同者均不復錄

一坊間所刻如一篇或節去若干言而作數字接過

中原文獻九例

二

者有之或以前章語改置後章首尾者有之甚且
嫌其太長纂而成篇者有之此皆妄意筆削曷云
述古是書雖經選裁要悉遵其全本凡中有所妄
而氣脉猶聯者則空一字或有所斷而節冬為義
者則另起行亦不敢失真之意

一每書每人之下詳其始末間以論評要使觀者了
然如睹全書不迷祈嚮而已

一註釋經有成傳無容私議已其餘他書各家所解
頗異是書本文聯列於下而取諸解之簡切尤明
者註之於上俾誦讀玩索兩便焉

一書間有所評不用批點今補亦以意見各別在人
自得之

一學士家著作誠工而考核未詳終恐實用是書四
集後附通考圖說若干篇古今典故舉目昭然有
志者庶藉此以廣聞見云

凡例終

中原文獻九例

三

中原文獻經集引

學者載籍極博致信於經者恒也經律字
宙貫徹古今恒久而不易者也維昔尼父刪述
大寶威耀淵哉懿乎憲垂萬禩矣我

明以經義辟士以明經對制諸不在六藝之
科者勿令並進右經學也第士心占一經它經
則弁髦視之其博洽者率以漁獵為能魔有實
蓋微也久矣弱侯焦先生爰是自六經以及考

中原文獻經集引

一 節選經訓

經家語廉不寤院采輯疑難各有訓詁魯魚亥
豕悲加攷正性理一書理學淵藪併附經後名
聖經之羽翼也大都詞旨典明語意宏雅型範
文林程墨執圃雅非具體然聖賢心髓文章興
府已徵於茲匪惟令學者簡而易服抑不失
當代右經功令云爾

蘭嶼朱之蕃書



中原文獻經集目錄

一卷

周易

尚書

二卷

毛詩

春秋胡傳

四十八段

三卷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五十段

一段

一段

四卷

禮記

中原文獻經集目錄

五卷

周禮

附禮經會元

附孝經

附家語

十段

十章

十三段

六卷

附性理

經集目錄終

新鵠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備撰滿園焦 竝選

汪宗淳啟

少傳顏陽許 國校

汪元湛若水父

編修石黃陶望齡評

許繼登爾先父

修撰蘭岫朱之蕃註

汪宗伋子澍父

周易上經

易字從日從月一奇一偶有交易變易之義其卦本伏義所畫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曰周易至彖傳文言大象小象繫辭皆夫子所贊也

乾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一

乾元亨利貞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

初九潛龍勿用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象曰潛龍而占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出而應之澤及於物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言能憂懼如是則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言進退未定之時能隨時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

上九亢龍有悔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德之始而貴乎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此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以聖人之元

天道也

物之始也

此言天之四德

同具於衆人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此言天之四德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釋乾之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又以聖人之利貞配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二

遠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

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

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

水乎天者謂動
物於上地者謂
植物於下人者
謂人也故與地
相上則人皆見
之

先天弗違謂意
之所為雖與道
相後入奉天謂
知理如奉本而
行之

知其理勢如是
而處之以道
不至於有悔矣

始者氣分始生
者形之始也
天地之始也
德合元氣謂
乾也
安而具貴地之
德也
厚德與地同德
載物與地同用
六二柔順中也
又得地道之純

也進退无常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

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三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已者其唯聖人乎

坤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以地道明坤義
坤厚載物德合元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初六二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

黃中色案下飾

言當辨之於微

順當作慎

正謂本休美謂

以直內守其美

方外敬義而

直方之德盛大

而不孤矣无所

不周无所不利

孰為艱乎

三之无成以分

之不可然也

无為以時之

可達

轉運之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謹密如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此而占大善之吉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其血玄黃其血如黃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辯之

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心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往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黃中言中德之在中无所不貫而又有
已位居體雖在尊位而居下休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屯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造運也草雜
半而剛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師，使不當也。

蒙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為道又在已故
不利御寇之在
人故利
占者當險陷中
然于非意之來
敬以待之則終
吉

需。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訟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五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絕矣
不永
所事不終
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水不外于地兵
不外于民故能
容民則可以畜
衆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言將兵之道
五言將之道
敵加于己不得
已而應之田有
禽之象而利以
執焉言也長子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師，貞立。

以下戒占者
於委任不可以
小人參君子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師，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小人雖有功，但僥幸而得之，不當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在上。澤在下。定分也。

中原文獻總集卷

水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秦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剛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吉。
三陽在下者如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占者如是而行則吉。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福之道福恒憂也孚所期之信也即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必然

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陽剛中正以居

大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作享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七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謙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反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豫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

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出地奮，和之至先王作樂，就象其声，又取其義也。

隨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蠱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振作以治民，蠱育德以治已蠱。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臨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觀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省方。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仕者謂之賓。

噬嗑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示民，使知所避，勅法防民，使知所畏。

重刊

彖曰大畜剛德。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道不升下作所獲其性不升地真物之性可見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

自勝者強小人尚力故用此君子志剛故視有如元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賜馬二句言多受大國之侯也

蒙大難謂遠紂之亂而見也

正家之道在己身正身即一言一行不可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大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六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罔无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賜馬二句言多受大國之侯也

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家人

中原文獻集卷一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睽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

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蹇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又蹇以中，正應之非以身之故

益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德。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天下交，而萬物成，是交于天而品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萃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升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順當作慎

困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犹言授命，言持

井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者以君養民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不

虎大人之來皮
謂希革而毛毳
也

亨帝貴誠用情
而已矣美則舉
喻帝社當其
盛故曰大
滯猶至通不凝
之凝

言不勝任也

出不必有才
七言四字出諸
絕世而主余也
人身惟臂為上
良其背心于而
當心之靜則見
理不見我動則
見理不見人故
无咎

豐大其屋而反
以自故

革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
大矣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
天應人之時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鼎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傳所謂協于上下
以承天休者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形渥作刑劇謂重刑也

震

震驚百里驚遠而惧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

主也國家大變卒臨遠近人心搖動宗廟社稷危矣人
君當此虞之泰然是特重之見而立以為主矣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動靜各止其
所而皆主靜

豐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

上六豐其屋部其家闕其戶聞其无人二歲不覿凶

即次則安怪實
則裕

當漢之時能
其強今與其居
積則可以漸
而元矣矣
陳仲子之廉
也

制教所由空

萬用之應德
行所以嚴一
之限

好義德人之所
好故好辭雖我
而與有而彼亦
係合之也

此言大什易
困陰陽二氣休
為卦之注象

旅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得其童僕之貞信則
旅而有旅旅之貞信則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
民民亡其勞說以犯難民亡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渙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汗如汗出不反渙王居
即散小儲成大儲意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極言節道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知時之通塞以為進退在節
初則塞而不通離明戶可也

中孚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既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上繫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
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

今據此也
與天地之理
此言天地之理
如天之易則其
心明白而人易
知如天之易則其
事易而人易
言聖人作易
以卦之象而繫
辭也
晦自幽而終吉
谷自吉而向吉
六爻初二為地
三四為人五上
三為天三極天地
人之至理
易之序謂卦爻
所者其理當然
之次第玩者現
之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健動即其所知便始物而無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推大柔則柔變而為剛矣柔推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極之道也。柔變于剛退極而進也剛化趨于柔進極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
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弥綸天地之道。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
之情狀成物者推之于前反者要之於後陰陽氣聚而
散神者伸也魂者魄也魄散而魂變見之於神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言其發善性有之功陽事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矣哉。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陰生陽又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占筮也事未定者屬陽
陰陽不測之謂神。
右第五章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一而實故以直言而曰大
右第六章

言人之誠意感
通其夫子言行
也

君子不以進聞
心

此尚辭尚占之
事言人以著問
易求其卦爻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右第七章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歸咎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十七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右第八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謂而之以義言
處則易受人
之命如窮應
以決未未吉凶
本三數之位五
數之錯交而互
之一左一右之
謂陰者陰而榮
之一位一品之
謂

所以通志而成
務者神之所為
也

此四者聖人作
易之所由也

言之所傳者淺
象之所指者深

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此尚象之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此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十八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右第十一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即所謂道也

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以德賜之大寶者非聖人自以為天下幸聖人得位以天下為歸而以其德歸之

聖人得位以天下為歸而以其德歸之

聖人得位以天下為歸而以其德歸之

天下之為善莫大於此

乾坤變化而充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彖馬以盡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言通鼓舞以事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右第十二章

下繫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仁作人

右第一章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十九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又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下動上說

剡白始木為舟剡反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斷木為杵反掘反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右第二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

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

乃言也
中經之義大矣

續生得免申
之禍者見其
作也劉向莫
任才之定者不
能見凡而作也

細經之義大矣
中經之義大矣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因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
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
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
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
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
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无咎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

君子之德也

中經之義大矣

天地絪縕而聖
人作易以成其
能故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
斷可識矣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
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
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右第五章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明辨物已言斷
辭則倫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
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右第六章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將叛者其辭輒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参天兩地而倚數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
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卦分陰陽
子靜于地者手
之相言六書又
細分之則陰陽
之位則雖而成
文章也

雷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
物之出机長止
至坤藏言物之
入机

帝者天之主宰
此卦位乃文王

所定所謂後天
之學也
上言帝位言
物之隨帝以出
入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書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右第二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廿三

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書經

虞書凡五篇雜紀唐堯之事然本虞氏所作故曰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帝曰咨汝羲暨和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廿四

黃歇明辨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五、五禮之義也。
 十一州廣安書
 徐則楊揆與羅
 酌并登也。
 象子也。典常也。
 五刑臺則官
 七監官則官
 之制。於
 開。方。之。所。以。
 未。夫。下。之。時。應。
 四。方。之。民。以。
 決。天。下。之。疑。以。
 食。其。口。之。食。也。
 之。道。惟。在。於。達。
 貴。時。
 有。味。三。句。一。有。
 抵。實。事。功。以。
 難。若。是。之。事。者。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廿五
如五器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嶽川。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印。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欽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賕刑。青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其欽哉。惟刑之恤哉。賊刑。謂再犯賊殺之也。
月巳元日。舜格于文祖。文祖。人祖。如高祖。即位也。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也。謀治于四岳之官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辛遠能邇。懃懃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李寬撫之。能提召之。博厚元仁厚之人。難絕任作主也。包載兇惡之人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禹平水土惟時懋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作上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室三居惟明克允三居大山窮次九州外次千里外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
 作作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三祀祀天神享人思祭地祇敬也直心無私曲也
 帝曰夔命汝典學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

保永又必以十二律和之
 聖賢於紀師聚也其教傷經善行能教教脫陽明能曲北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去之不使分皆而大也
 言焉也布其式教于山海于是陳其說以啟承于舜也
 帝言信然如此則有以義起而論者欲救其天下咸得其行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教秦復達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使各致其職以相天事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三考也載
 大禹謨
謀也此虞氏所叙嘉言善政以為大禹臬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改乃乂黎民敏德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攸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克也惟克能之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禹曰：嗟，嗟，汝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遠道以于。

百姓之譽，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曰：嗟，嗟，汝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遠道以于。百姓之譽，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嗟，嗟，汝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遠道以于。百姓之譽，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

廿七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謨，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已。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曰：未，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可受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

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

曰：濟，又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予以爾衆，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三旬，苗民遂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

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

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教逸欲。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益稷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精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教逸欲。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益稷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精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左。右。輔弼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聰。予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在。察。忽。治之反也。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曰。奏。罔功。不。時。不。是。則。率。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狀。不。休。息。之。狀。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左。右。輔弼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聰。予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在。察。忽。治之反也。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曰。奏。罔功。不。時。不。是。則。率。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狀。不。休。息。之。狀。
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卅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瓜。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夔。曰。禹。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視。敎。笙。簧。以。間。鳥。獸。踏。之。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九。成。鐘。鼎。設。於。廟。中。樂。器。備。大。樂。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曰。予。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手。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磨。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業。哉。股。肱。慎。哉。萬。

數分列土地以
 為九州其地也
 廣狹險阻也四
 海之限水漚之
 地已可算居九
 州之山嵒水
 通道已可算
 土者財之自生
 三墳上中下
 台我距遠也
 書教所及

三失者言所失
衆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 下之所供謂之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六川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

海會同九州之川滿海之米無不破障而無障而無會同九州之海已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錫土姓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字

社台德先不距朕行天下而天下自不違其所行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非徒聲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

中書不衛經集卷一

五子之次

五子之歌

女庸尸任以逆予游屏行秀良居竟乃無逆無尸田

有漢書一合弗思

歎弟五人其母以之奚于

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李

何不敬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

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闋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嗣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非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

乎子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循行循國名行者上什下也

中原大猷經集卷一

仲虺之命且正

子曰：「三合行，行。」

告二。參曰。三。不參。則不諫。諫則得。得。則先。三。不諫。之。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見

陳其或不然邦有常刑

佳時義和顛覆歎德充亂于酉畔官離欠村憂天紀毀。

去。司。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

及時者殺無赦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而當誅者

民生有其口
食其土之利
主則事而祀天
生則明所以為
之主而治其民
也服所服行也
殖服德也也繁
多之意

義者心之裁制
以義制事則事
得其正礼者理
之節又以礼制
心則心得其正
獻道性有常而
事安有清濁然
雖必待君師而
後能使之安于
其道

商書 始封商湯曰以為有天下之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實仲之後為湯左相誥告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心萬

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

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無弱攻昧貳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卅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后昆予聞曰能自得師

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湯誥湯伐桀時侯諸侯未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

王曰嗟爾萬邦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若有恒性克綏猷惟后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愆謬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伊訓 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此言言可
由然
仲虺臣名
實仲之後
為湯左相
誥告也

仲虺乃作
誥始於
夏都也
初即位之初

惟王不邇
聲色不殖
貨利德懋
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
惟已

改過不吝
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

佑賢輔德
顯忠遂良
無弱攻昧
貳亂侮亡
推亡固存
邦乃其昌

德日新萬
邦惟懷志
自滿九族
乃離王懋
昭大德建
中于民以
義制事以
禮制心垂
裕后昆予
聞曰能自
得師者王
謂人莫已
若者亡好
問則裕自
用則小

湯誥湯伐桀時侯諸侯未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

王曰嗟爾
萬邦眾明
聽予一人
誥惟皇上
帝降衷于
下民若有
恒性克綏
猷惟后

凡我造邦
無從匪彝
無即愆謬
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

伊訓 太甲
嗣位伊尹
作書訓導
之

曰嗚呼古
有夏先后
方懋厥德
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
亦莫不寧
暨鳥獸魚
鼈咸若于
其子孫弗
率皇天降
災假

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

終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

下克忠與人不求脩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

艱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制官刑敝於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

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違

忠直速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

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

墨具訓于蒙士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茲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

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

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太甲上 伊尹告戒及太甲往復之辭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慎乃厥德惟懷永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稽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繼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主救之德圖惟厥終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中原文獻集卷一

廿五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罔后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也

始而與治罔可則亡亦至矣惟其始終如一惟明之君為然

天之難信以其命靡常也

一德然二之德

德者人也惟吉而不吉在人者惟天降災祥在德也

為上為德也石康解也為下為民所以定師也德者善之實也師法德也一本原統命也

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

伊尹既復政于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夫維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要荒服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中原文獻集卷一

卅六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難于任用慎于所察防小人也和者善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俾萬姓咸曰太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

永膺蒸民之生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王曰方民服
故曰方大云

肖似也

三曰兩為小
也
晉閔也亦推
君果後漢如
臣不命其
之兄命之如
其非敢不承
其命

斥天子也君
公諸侯也
人主法天則
一出于公則
教順而民亦
德在言成
千文而
之也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說命上 記高宗命傅說之言

王宅憂亮殷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

言恭默思道帝登享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

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

作霖雨

啓乃心沃朕心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親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

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撫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無咎寵納侮無恥過作非誤出于偶然作非出于有意

說命下

王曰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

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

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者對以已

周書 周文王曰爾後武王曰以為天下之歸

泰誓上 泰大同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
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
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肆予小子。茲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
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
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
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顯天。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
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敗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
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

泰誓下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
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
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
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
迪有顯戮。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
我有周。誕受多方。

牧誓。武王。軍于牧野。誓衆前。既有太誓三篇。因
牧誓以地名別之。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
止。齊焉。夫子勗哉。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助哉。夫子。
武成。武王伐纣。略地。觀風。誓衆。告後。后。具。政事。共。為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

九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乃反商政由舊釋其子因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
臺之財散鉅橋之粟大資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博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
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
斁
中原文獻集卷一
數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
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九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中原文獻集卷一
四二
曰皇極之敷言是敷是訓于帝其訓
九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潜剛克高明柔克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由于而國人用側
顯僻民用僭忒頗不平辭不公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上北也雨北為水霽北為
火蒙北為木驛北為金克北為土

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立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之大同身其康
疆子孫其逢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其叙庶草蕃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
以時至故曰時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
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四二

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蒙昧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依好德樂其道也考終命順受其正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
弱

旅獒西旅貢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
王亦訓休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
食器用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

道者所當由之
理也

其力
不後耳目百度惟貞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人之志以道而率則不至于妄費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
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所寶惟賢則適人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
虧一簣

大誥三封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太誥
天下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四四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庶法厥子
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辜王大
命救旻也

微子之命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史
錄其誥命以為此篇

王若曰猷啟王元子惟稽古宗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
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禮典禮物文物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
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

尹也

服命上公服命

律範也服範也

所就處所也

乃遠者以初居

康功安民之功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

慎思之

率循也則言一

德曰焉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

俾我有周無斁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

暇食用咸和萬民

蔡仲之命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

則予一人汝嘉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

亦越成湯陟不登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

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

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遑綏厥兆民六服群辟

孫少師傳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王曰嗚呼九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必儉惟其人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王曰嗚呼九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

利口亂厥官當疑敗謀急物荒政不學墻面泣事惟煩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遠日

休作偽心勞日拙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補

匪其人惟爾不任

君陳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邳周公親監之公發成王

命君陳代周公此其崇命之詞

十二年四月

王

命

王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爾惟風下民惟草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

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王曰君陳爾惟引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實而有制從容以和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有爾惟勿有惟厥中

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遷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

德時乃罔不變允升於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

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畢命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

殷命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之厥家必殷頑民遷於洛邑家邇

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

命

王

命

王

不感感不其其也
小物猶細行
詔師言抵罪
罰也

痲痺也

周礼司勳云凡
有功者經書于
王之太常司書
云日月為常書
日月于旗也

初大也

附舉承反

以寧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減厥減民罔攸勸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嘉績多於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

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

風未殄公其念哉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

奢麗萬世同流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君牙 魏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於大常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

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罔命 魏王命伯同為大僕正此其誥命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衛僕從

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茲據

何自正也

清廟虞心而問
也有辭焉之
遇也
而造而爭者師
衆也問其笑
也字無可疑也
正廣也罰輕也

事在上刑而情
通輕則服下刑

事在下刑而情
通重則服上刑

通重則服上刑
罰之輕重亦自
權焉

施令罔有不減下民衽若萬邦咸休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糾

懲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

臣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魏王命訓刑以誥四方史錄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而造具倫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

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則于刑則于罰則于罰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

平刑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

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

卷一終

新鵲集太史量選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詩經

國風

周南

關雎

參差

求之

右芼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關雎

南有

樛木

金終

肅肅

免置

南有

喬木

可泳

思江

之永

矣矣

不可

方思

興而

比也

漢廣

出遊

之化

國風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言足

周南小序曰關雎之詩也王國之風故繫之周公

關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關雎于其始至見其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此詩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與也

樛木稱其能遠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要樂其德而

金終斯羽說說華兮宜爾子孫振振其芳比也

肅肅免置之丁丁爭趨武夫公侯干城與也

免置用化行俗美積衆多難其克之野人而其才之可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

漢廣出遊之化先及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

之化先及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

之化先及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

之化先及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

之化先及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

之化先及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

之化先及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

之化先及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

之化先及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

之化先及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

之化先及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

魚頰頰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迺也

汝墳汝墳之圖亦先被大王之化婦人喜其君子從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與也振仁厚敦下嗟

麟之趾故文王后妃之德修其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

召南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與也

鵲巢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齊其家其女子亦被

于以采芣苢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賦也

采芣苢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

救帝廣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賦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甘棠召伯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我今甘棠之下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賦也

騶虞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

邠詩皆為三國名邠邠不強其始封但地既入衡其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習也

栢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因自反而無

栢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因自反而無

栢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因自反而無

栢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因自反而無

栢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因自反而無

栢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因自反而無

栢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因自反而無

栢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因自反而無

栢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因自反而無

言方春時雨降而農桑之務作又公命主務者聚廷軍亟往勞勸之然非徒勤人所以探誠安而開深也其西畜一馬七尺而北者至三千之衆其繁枝也重載御士之上也以竹之至密且其德之成孰而又其甘香厚且和易而中節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望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昧牝三千。賦也。靈善也。倌人主駕者。星見星
說舍塞實淵深也。
寔之方中。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因
人悅而作是詩。
衛武王弟康林之國也。
瞻彼淇輿。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寬于綽兮。倚重較角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輿也。
淇輿。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作此詩。
王平王徙居東都。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不為雅。
而為風。然其王踰未替也。故不與周而曰王。
彼忝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欲君早起朝
心常悅然閑
其似者而以爲
真也
南大也言甫
田而力不給則
草盛更速入而
不至則人勞
言用力機將
以爲車而行墜
也今乃寔之
中則河水可
食其力不可得
矣然其自以
爲不耕亦可得
禾不墜不可得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四

女曰雞鳴此詩人述賢夫婦相儆戒之詩

齊武王以封大公望通工商之業使魚鹽之利民多

雞鳴武王之故為大國

既鳴矣朝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賦也

雞鳴占之吳妃御于君所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如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

無田佃甫田維美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比也

甫田戒時人厭上而務大忽近而品遠將使勞而無功也

魏舜禹故都周初以封同姓後為獻公所滅地入晉其詩列於唐虞之前循邯鄲之干衛也

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賢不稼不穡

不稼不穡兮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兮貆貆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賦也坎用力求于屋也一夫所居曰廛貆貆類素空也

伐檀者之志不欲無功而食故詩人述其事而嘆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尸

碩鼠民困於食殍之政故托言大鼠害民而去之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泰

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民於歲晚安能為樂而又相戒以節樂蓋民俗

秦伯益七世孫非子事周孝王恭為繁息封為附庸

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也則保之也則殲之也則殲之也則殲之也

黃鳥人哀之為之哀也

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也

權輿此言其力也

陳氏義氏之姓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衡門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曹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鴈鳴在桑其子七兮洲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芳鴈鳴何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

鴈鳴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卑一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幣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

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

彼南畝田畯至喜賦也饁餉田也田畯勸農之官

七月風化之所由使諸滕朝夕誦讀以教之

鴈鳴鴈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閭

斯此也為鳥言以自比也

鴈鳴之而成王猶未知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賦也皇王也將大也

破斧從軍之士以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狼跋其尾載跋其胡公孫遫碩膚德音不瑕與也

小雅雅者正也

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吻吻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挑洮
吻吻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挑洮

鹿鳴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

牡駢駢周道倭威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馬維駘六轡女濡載也載馬周爰咨諏也

皇皇者華心之所懷蓋亦因以為戒也

令之精在京兄弟急難每有畏明兄也永欽儼與也

弟于墻外禦其務侮每有良朋丞也無賊也賊也

棠棣此燕兄弟之樂歌

原文獻經集卷二
七

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其友聲相聲彼魚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保之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不庶賦也

保之爾。俾爾剪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日不足

保之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莫不懼

徧為德

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無不爾或承。

天保人君以廣照王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禮采禮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

之古不遑居獠狁之古

命南仲往戍于方出車蓋又其勤苦悲傷之情又風以義也旂央央天子命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賦也

原文獻經集卷二

出車業勞還此三言通言其女受命出師之日

其多矣維其喜矣則
其百矣維其皆矣則

其首矣維其時矣

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上之人出意之功不憂其

山有臺北山有萊樂洛人利意之堂以傷家也只維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萬壽無期興也

南山有臺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所以道達主人尊賢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彼蕭斯零露漙漙。旣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

考不怠

相依爲命故踴
聲乃悉之配
妻所以窮仲之
民生不知死無
所恃是以入
則如無所歸也
願懷花也
言東方小大之
同杆袖皆空全
以寄託貧病高
青賦之已登主
往來不稱其勞
使我心憂病也
言王所以使也
若其民之未老
而方壯旅力可
以經營四方耳

土山

其引身夫民以鷹而學其言行不自以不而實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捨其坐遷屋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忼忼弱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其載呶號亂我邊豆屋舞僂僂數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屋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
騂騂角弓翾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于矣興也
母教猗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比也
角弓此刺衽親九族而好諱使宗族相怨之詩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十五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賦也。都王都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錫京也。
都人士士。亂離之後。人不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異。作此詩以嘆息之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亡之。賦也。遐與何同。謂猶告也。
隰桑喜見君子之詩。言我中心誠愛君子。既見之何。不遂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我何日亡之耶。
大雅說見小雅
文王在上。於烏下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常左右。賦也
臺臺文王。令聞明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臺：強勉。只陳數也。我詩詞侯維也。本宗

一升一降無時
 不在上帝左右
 是以子孫蒙福
 澤而君天下也
 子支麻子也言文王非有所勉其故至今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數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麻百世為諸侯又使凡周之臣子亦世之脩德與周匹休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猶謀也勉敬也思諸辭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謔斯不易去維王天位殷適賦也忱信也殷適殷之適嗣換有也爾使不換四方賦也忱信也殷適殷之適嗣換有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恭慎之象敬也昭明懷來四鄰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
 大明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

古民聚厥服而
虞舜來居其
之成于是諸侯
婦周者眾文王
由此與民起之
勢是雖德盛然
亦由此四服
之助而然
偉大者也天可
追文者也
追嗣相也凡幾
畧張之為綱理
之為記
皇極篇曰王肇
基王業維其
以民所而理也
思謙故在婦
愛也周美大王
紀京室之大如
王紀德美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十六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
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走也虞芮二國名盾正成平
也

繇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
後曰先後俞德宣熙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變化鼓舞之謂
追相

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勉也猶言
械撲此亦詠歌文王之德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抗與也攸所
降下也

旱麓

此亦詠歌文王之德言瑟然玉瓚則必有黃流
在其中豈弟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福

思齊

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

音則百斯男

賦也言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安能媚
周姜稱為周室婦太姒又能繼美德音而

雖雖惟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上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故今
 疾難也。大難如美里之囚昆夷攢旅之屬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言文王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無兩前聞亦無不合于法度雖無諫諍之者亦未嘗
 不入于善性與天合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亦譽髦斯士。
 思齊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帝省其山柞棧斯拔佩松栢斯允徒外帝作邦作對自
 大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帝省其山見其木拔道通。
 中原文獻經集卷上
 十七
 則知民婦者聚既作之邦人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
 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太伯見王季于王知
 天命有在故適吳不反然以心自伯也王季于王知
 友又言王季友其兄者因心自然無待勸強既受太伯
 之讓益備其德以應國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
 也。
 維此王季帝度入其心上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上此大邦克順克比上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上于孫子上言上帝制王季之德使有
 者使無非則之言是以王季之德雖與六者至于文王
 而其德猶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上無然歆美誕先登于岸上密人不
 恭敢距大邦上侮阮徂上共王赫斯怒上爰整其旅以按徂旅
 以上舊周祐上以對於天下上。
 欲動美愛慕也言肆情物物也。

皇矣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伐桀伐崇之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賦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
長言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媚愛也一人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為天子而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其嗣先王之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于萬斯年。受天之祜。
下武此專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文王有聲。適逢駿嶠。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丞賦也言大王之有聲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安寧而觀其成功尔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克君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興也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謀及其孫則于可以無事矣
文王有聲。此詩言文王遠豐武王遠鎬之事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
實方實苞。實種上聲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即有邠家室。賦也邠后稷之母家后稷之穡如此竟以其有功于民針于邠世祀姜姬
生民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
敦弓既堅。四鍤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既扶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射以為樂也
行葦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倂。公尸嘉告。昭明也。融也。終明也。今終善終。倂始也。公尸君尸嘉告以善言也。昭明也。嘉善也。者必善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公尸以此告之。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威也。儀也。威儀也。孔時也。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善也。

既醉。此父兄答行輩之詩。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威儀也。抑抑也。德音也。秩秩也。無怨無惡也。率由羣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綱也。賢是以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懈于位。之綱也。之紀也。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懈于位。

民之攸暨。人君能綱紀四方。位下賴以安。則百姓卿士媚愛之。維欲其不懈於位。為民所安息也。

假樂。此公尸答免鷺也。

伴。真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判。真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十九

先公舊矣。先公也。舊矣。言先公之德。使爾終其善。令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馮可為。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

離離。嗈嗈。比也。遇皇北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喻則民

卷阿。召康公從成王狩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勞。此同列相戒之詞。言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爾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蹇蹇。我言維服。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蹇蹇。我言維服。

集 330—44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聖人炳于堯先。無遠不察。愚人不知禍至。反狂
桑柔。此詩伯刺厲王而作。以喜我非。不能言如此。異忌何言。不敢諫也。狂
山大而高。曰崧。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也。伯也。皆美之。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聖人炳于堯先。無遠不察。愚人不知禍至。反狂
桑柔。此詩伯刺厲王而作。以喜我非。不能言如此。異忌何言。不敢諫也。狂
山大而高。曰崧。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也。伯也。皆美之。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賦也。對揚。稱休。美考。成
江漢。宣王命召穆公。平淮而之。夷詩人美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
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賦
與奄人。耳豈可近哉。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也。是惟婦人
瞻印。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頌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
功成。告于神明者也。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
於。鳥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廿二

壽而滅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

壽而滅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

壽而滅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

壽而滅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

壽而滅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

壽而滅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固如陵。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祗也。九圍。九州也。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祗也。九圍。九州也。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祗也。九圍。九州也。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祗也。九圍。九州也。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祗也。九圍。九州也。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祗也。九圍。九州也。

春秋

本傳

隱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在位十一年諡法不其位曰隱按邠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秦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考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擇王於艱錫之拒也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謚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廿七

和尊禮現亦師宰介執文侯名從字義和後陽謚文侯侯失所而其網族失所而作宋初諸侯平之追諡之民為諸侯成守而後者怨之也具見詩王風

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舊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數人望絕矣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托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元年 周平王四十九年為隱公元年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太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

禁自也

板築後也

所執與同

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賁即仲子隱公之母也

諸侯主欲而用公仲公仲為政終始不可具多力者而樹

當自責者始

春王正月按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田土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板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廿八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脩矣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廢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賄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此私交之始

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

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謀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幽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卦。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中原文獻集卷上
十
九

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此外交之始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

中原文獻集卷上

十九

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領居下。其禮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明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鄭人伐衛

家日食之象應
災咎之應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縲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實事。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中原文獻集卷上

廿

經書日食三十六。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但三年齊侯衛侯
侯晉命于蒲晉
相也聚十二年
會于蒲魚

初獻六羽者始用八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千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魯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于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于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韜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齊侯僖衛侯宣盟于瓦屋月地

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草薄泛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襄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孟朱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膏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

一戰民不堪命

趙因宣言曰孔

父而試公佳南

王安謀反曰漢

建唯淑好直

計數處以川女
弘時若葉衣服

後耳融志大才

高名重河内動

讀梅曹拙初庵

10

與融有隙潛之

子殺之

1

不書王也孔子

刑之也春利也

恒綏君三年而

王不能誅始不

書王曾貽兄逐

三
家
典
子
卓
信
是
經
平
試
既
如

年製故宮公元

年不書王正月

明周王不肖。

三

周制矣

桓公
曰名桓桓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

九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以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于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秋賢孔父示後世

閑有國之急務也。

三年

春正月

桓公殺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
人見受命于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
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
戴天。反面事讐。曾莫之恥。使乳臣賊子。肆其凶逆。無
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
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天王桓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王朝大夫

仍赫之子云者。讓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丘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三
十

六年
九月丁卯

桓公子莊公也

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乎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季表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

言天下安難赤
子遭腹在位猶
不危也妻聚若
客聚天子未坐

伊尹伊尹之子
大戊元祀至降
為相丁公即言
為天子康舊氏
掌其祿仲蔡於
之子群叔流言
周公因蔡糾于
耶卿蔡仲克庸
祗德周公以為
婦士卒復封之
蔡

也朝事先帝哀衣

桓天下之大患
穀伯鄧侯來朝
故特而不書名

七年

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濠。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

殺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吾離在秦山下殺鄧在方城外而居好不相及也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目

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用矣故特去秋冬二年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凡伯皆大雅之舊人也

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謚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婦贈仲子。會葵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

陸元年天王使
宰項來歸惠公
仲子之賵文五
年葉義小君成

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赫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桓三年求車又九年求金

王姬下嫁莊公之妾而不欲扶其能故立和以執始道而作此詩

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赫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來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聘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戒後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卅五

十有一年

冬王姬歸于齊齊王姬不書齊侯送不見公

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妻達陰陽之位故王陽修秦世

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赫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桓三年求車又九年求金

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赫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十有三年

春齊侯桓宋人桓陳人桓蔡人桓邾人桓會于北杏

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卅六

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誅諸侯者正也

與桓公者權也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青

肆青者湯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青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未聞肆大青也大青皆肆則嚴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民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

得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二十有四年

郭公先儒以為郭亡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而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殺亡。父老曰。郭君善。不能用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夫善。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觀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中原文獻錄卷上

此七

三十年

齊人伐山戎。齊人。齊侯也。其稱人。議伐戎也。

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灋。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諱法。在位連。唯曰閔。

伐楚見係四年

元年

季子來歸

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善之也。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為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

中原文獻錄卷上

此八

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竟親九族。而急親賢。退寵諂。周厚本校。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傳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兄。諱法。小心畏忌。曰傳。

二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宋公之會。荆楚天下。莫疆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

莊公王以教為上。將重與韓趙合謀伐齊。王孫權與江東之為善。據此與結好。以現時安。

慶父結難立閔

落姑地

魯納子左傳川

二十有四年

冬天王出居于鄭即襄王

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

中原文獻經集卷之二

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

二十有八年

衛侯出奔楚

晉侯伐衛國人逐衛侯以說于晉衛侯出奔楚

衛之禍文公為之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覓。

世祖燒韋文書而反側志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
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念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

所請者上曰雍
萬乃先封雍
爲什方侯諸
喜曰雍萬南侯
吾屬無患矣
奔攻卽邾新王
卽得吏民與卽
交書數十章光
武燒之曰冷反
卽子自安

衛侯寘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于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儔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鄭地

于踐土
鄭地

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魯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

中原文獻集卷二

四二

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文公文名興傳公子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

四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

九年

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于立法故僭竊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

四三

過向來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

宣公名倬一名倬大作家文公子諡法居閑周造曰
有五年

初級敵

王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蕃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患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宐罪聖人順于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曾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鄆歸生以憚老懼諉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効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築之于盟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于趙盾許止歸生楚比

中原文獻輕集卷二

四
五

陳乞則責之甚儼討之甚嚴而於樂武子潤略如此
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
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
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
宋而書宋人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
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能

按吳子壽嘗有
子四人長諸葛
左辭季次成味
杜其季子也壽
夢見其妻曰子
札歸汝矣遂謂
札歸則既所喪
故因書之又辭
而左辭與乃各
去弟約以次
樹少父祭立
繼卒而食祭立
繼卒而食祭立
繼卒而食祭立
繼卒而食祭立
繼卒而食祭立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費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饘以救饑等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建道而不脩殺去_去禮物而不脩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脩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_陰冷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封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含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而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

議論正大周匝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者量之以行威其道若邪窺之以作止其應曰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於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

中原文獻經集卷

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欲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

比燕伯款出奔齊

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于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弘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蔑家鄉而信其左右亦奔

性理書而告公曰合此將約亡人而族既盟手執節於公使視之自馬廐還公共贊馬始其事不復十索侍元帥亮亦以三子以田令牧塞家傳家事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鄴示出奔宋公孫會子滅之子鄴子滅采邑曰公孫賢之也

春秋之義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於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二十有二年

葬景王王室亂景王崩悼王即位於朝欲篡悼王而立

王者以天下為家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
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
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

服而喘之則以大子矣谷之全也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蒧法安民大慮曰定

十年

齊人來歸鄆音運龜陰田邑皆汶陽之田

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

中原文獻集卷二

四九

歸地皆書曰來序續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續可乎聖人會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上皆安而無所避也于我皆真而無所妄也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哀公名蒧定公子高治在仁知打仁義

十有二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繼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
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于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

借家以生有竟
聖也

張感亦果事

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見。于。廟。不。書。于。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蕭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

中原文獻經集卷二

五十

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高王恭默思道帝登良弼。得于傳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發感退舍。至于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于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其蕭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耳。

卷二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春秋左傳
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成先經以始事成後經以終義成因經而敘其例之所謂重而史遺文略不盡舉非望人所修之要故也

隱公

周鄭交惡
隱公三年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藇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馬用質。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昭也。信也。

石碯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

卷二終

降其別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

菴稼取不爭者
 苗爲苗除害也
 你殺我以爲仇
 名順秋實也
 閭閻之入物畢
 成厥則取之無
 所擇也
 武二年伐大邑
 出治諸事
 則啟諸事
 伯上庸以數車
 徒麗城及西藏
 之文章衣服旌
 旗也
 出則少者在前
 入則在後所謂
 順也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妣以居許東。僖曰：「天禍許國。」

不督統編公以
前所部之兵
行邊界極公天

示于孫。是以清廟郊居。天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馨。

昭其儉也。家寬敷珽，正帶裳幅，寫衡統，肅統。昭其度也。漆率鞞，兩鞞，前鑿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昂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于魯乎？

昭其儉也。家寬敷珽，正帶裳幅，寫衡統，肅統。昭其度也。漆率鞞，兩鞞，前鑿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昂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于魯乎？

中原文獻錄卷三

四

違不忘諫之以德。

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以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儉，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春禘以告曰：『博碩肥腍，謂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春禘以告曰：『博碩肥腍，謂

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謂其儉醴咸有也。泰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故務其三者，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極祀於神，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莊公十年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劌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

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劌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

其勢望其旗靡故逐之

原繁以不貳死莊公十四年

鄭子即子儀

謂三子

上大夫卿

用之為卿也

無實言無功

我之言今則

也宗祐宗室

為宗室守臣

儀主社稷而

謀納厲公是

其心

陳人殺太子

也故仲卿

也故仲卿

也故仲卿

也故仲卿

也故仲卿

也故仲卿

也故仲卿

也故仲卿

也故仲卿

也故仲卿

也故仲卿

中原文獻卷五

六

召君者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陳敬仲辭卿復辭夜飲莊公二十二年

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故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戾戾於負擔君

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

韋韋車乘拾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

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

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

淫仁也

刑出王大夫

本此三罪所以

為伯者之師

牛走觸風馬走

逆風觸風馬走

不相干

履所踐履之境

早

禹貢荆州書

皆也來世來

而灌之以酒

給酒灌也

昭王南巡以

舟溺于漢昭王

時漢水漲故

不究罪

如師視也

乘共其也

僖公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盟於召陵僖公四年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

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

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

穆陵北至於無棣南至於淮不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

中原文獻卷三

七

入寡君之暈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師進次於陞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

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

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

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

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

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晉人執虞公

晉人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傳二年晉公
滅下陽新穀也

太伯子周為
生昭故太王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于周昭王季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

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

從是以不嗣號仲雍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

王室歲於盟府將歸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僇不唯偏乎親以

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

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

將存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 傳公十三年

晉薦饑使乞糴於秦伯謂子桑與諸子對曰重施而

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

敗謂百里與諸子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

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

慶鄭號射議問秦糴 傳公十四年

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

仁貪愛不祥怨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

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

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

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懼之況怨敵

晉陰飴錫說秦穆公 傳公十五年

十月晉陰飴錫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

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

也曰必報仇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

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

謂君何對曰小人也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

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昭者懷德貳者畏

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

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狐突不教子貳 傳公二十三年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

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崇名委質

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數年矣若又召之教

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

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

不視

不視

不視

不視

不視

不視

不視

大明服書君能
大明則民服也

夢子成王

三十里為一舍
不願命謂若不
得遂止之命
謂子未之元緣
者亦以受前報
以愛之
廣而餘志大而
守以餘也

下義非二句
言余天之功罪
也奸也下反以
為主君之文上
反以推主君之
實家也

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還不
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重耳徧歷諸國

僖公二十三年

及夢夢子樂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
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
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
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子玉請殺之夢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
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臣聞姬姓唐叔

中原文獻集卷三

十

之後其後棄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
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
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
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
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
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
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

田供祭祀之田

衛齊伐齊之怨
魯盟新故未伐
齊也

恃命一言若公
豈能上侮其君
遂逐其祖
獻主也太師主
司盟之好

既以大夫感之
又以此職飲之
人未有不從者
可謂有辭矣
保聚無保守
也

晉大夫伐衛
侯請盟不許衛
人出其君以說
侯矣

請天棄諸機中
心之天理
武子此盟衛君
終始以濟恩不

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
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繇上為之田曰以志吾
過且旌善人

展喜卻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
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
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曰小人恐矣君子則
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
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
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

中原文獻集卷三

十一

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失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
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
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甯武子保身濟君

僖公二十八年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
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
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且以往既盟之後行
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

可及以此夫

元札于晉太公
過却之不札之

維魏城而下也

我固謂之晉太公
在西却之在東晉
居其間故使晉
即以爲秦鄭高
隔然晉鄭得晉
也行季小行人

爲晉君賜納惠
公也焦瑕晉河
外五城之邑
一濟河而隔隨
設版築以距秦
言晉秦之遠固
則小其土地也
成之爲助助平
也
秦不固心而
其事其失也
是不智

黃鳥見前傳秦
風

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燭之武退秦師 傳公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佚之狐言
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
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
不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
不利焉許之夜縋壁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又既知
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
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
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十二

文公

穆公殉三良 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肅爲殉皆
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

並建聖以司
牧民也風俗因
土地風俗以立
古教德教則
中允之法防則
防惠其利也東
隸之民之
隸于官于士于
農工者皆賴賴
其法而後能用
上命

公宣公授以邑
授懷遠之德于
境外

行父季文子名

則父子君臣夫
順此爲善德也
此爲國德之
古所以制事
之是此節之是
非所以爲聖功
之成否以功之
成否爲善之厚
德也主威之名
以掩賊爲名順

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
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
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
分之采物著之詒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子
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季之常秩導之以禮使母
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
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
之不復東征也

季文子逐莒僕 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
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

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
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
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
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
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
掩賊爲盜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威之名賴姦之用爲
大德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
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

若之用無窮
也則元一可法
也保其利之言
物則我利其
之名也

王孫滿一言周
鼎重千鈞

楚子孫
現兵周鼎
以鼎周也此即
為之九鼎
國物山川奇
異之物而獻之
不若不願之物

重不可過輕
可移也成心後
至之時即即
雖陳今河南

圖即計三千
也即伯公不
大不估于天也

所宜相武即四
其比也九鼎
咸思即重寶

教則弑其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主矣其人則盜賊
也其施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蔽也以訓則昏民無
則焉不度於篡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宣公

王孫滿對楚問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
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魘
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中原文獻卷三

十四

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其姦田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心成
王之出于郊鄩卅三十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鄭襄公行成于楚

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
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
諸江南以安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
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
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

六終廣克終皆
以為終
其終其國也

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
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

成公

孔子惜繁縷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敗龍衛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
曰不可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盧新蔡人仲將
于案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
縣繁縷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以守器

中原文獻卷三

十五

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也也已
國佐不辱命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陞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甌王幣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
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
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

東其故言我南
其故言我南
皆順地勢自然
也

四王為湯文武

抗、強、備、侯、侯、
之、秦、也、
優、和、也、通、原、
也

除、火、餘、水、
餘、火、餘、水、
餘、火、餘、水、

賦、借、一、背、齊、城、
更、借、一、戰、也、若、
齊、幸、而、得、勝、亦、
云、從、齊、求、和、
國、主、融、於、地、
所、從、之、地、
豈、必、晉、言、也、
晉、盛、可、以、勝、齊、
對、口、對、本、使、也、

王、定、王、
晉、新、命、而、
伐、齊、獻、捷、非、
與、北、王、命、也、

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
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
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間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馬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
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子實不優而棄
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
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
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

中原文獻集卷三

十六

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曾
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
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其難
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群
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
姜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定王却晉獻齊捷 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變
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

尚有西都之氣

受而勞之所以徵不欲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賊王略
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亂也
今紂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
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茲先王之
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泰紂父夫齊甥舅之
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紂父抑豈
不可教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
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隆於卿一等

晉知董對楚子 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

中原文獻集卷三

十七

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
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固執
事不以豐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
懲其忿以相宥也而釋繫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
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
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
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
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

死且不朽言雖
死而不朽也
不朽者子孫
因外臣首即
荀首宗族也

任當也

楚襄老固殺臣
至是以往求之
荀首之父王
共王也俘囚也
誠則左耳言力
楚所報即就
殺也
紓其民力也

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劉子論成子不敬成公十三年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財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太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

反乎中原文獻集卷三

呂相絕秦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克安公之好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虜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

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箴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箴之師猶顧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闕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姦賊以來播蕩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

中原文獻集卷三

十九

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焚夷我農功度劉我邊鄙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顧徵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華重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懼是用告我楚人患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晉令狐之

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雖就寡人寡人師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襄公

師曠論衛出君 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其書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

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臣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國民之主禮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虐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諒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

於市百工獻謏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奪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滅孫哭孟孫 襄公二十三年

孟孫惡滅仲季孫愛之孟孫卒滅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滅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貽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貽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君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也將焉用貽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其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尔心有令名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

言者生也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家自齒以焚其身
賄也
宣子說
車節

晏嬰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五年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晏
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
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
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
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
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
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廿二

公之得民

樂善貴向成請邑 襄公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
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
則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
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
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救諸侯罪莫大

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
邑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
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
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其先亡
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廿三

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
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風颯颯乎大
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
其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
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然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矣熙
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
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通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
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箠南箠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箠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箠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大夏禹樂勤而不撓言禹勤力治水而不怠於其德箠與箠同箠謂

子產壞晉館垣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
刑之不修，盜賊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
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
令。毋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敕邑之為盟？
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
使曰：「請命。」對曰：「以敕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
以不敢寧居，未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
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
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

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墾闢館宮室諸侯賓至而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宿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舊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宿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廿五

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牧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
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
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
之館對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
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寵受也猶釋廣辭令也

子產止子皮用尹何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去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

伯有良方安業
二十二年伯有殺
之不足能爲鬼
而相害也
余曰此即謂
助子之說伯有
之說漢子伯有
子食十九年伯
有之立此二
人爲大夫以安
子孔伯有之鬼
而有康以承登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并論厲鬼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封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封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悅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

之或謂國之強
蓋在觀望焉
世宗初嘗考五
國商情而命之
因名之曰察野
四用名高慎
其四用名數十
四國皆海外
周封諸國之
有世宗同輩
成穆王後
世宗初嘗考五
國商情而命之
因名之曰察野
四用名高慎
其四用名數十
四國皆海外
周封諸國之
有世宗同輩
成穆王後

周景王音晉伐潁昭公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廿九

吾西土也及武文克商蒲姑商會吾東土也巴漢楚鄧
吾南土也肅慎燕臺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
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而因
以敝之先王居櫛杌於四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
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
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
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
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踐
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全一人對向謂
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恭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貴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
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閭田反類
倖然則陰謀無所可寄豈能改物言文公未能改周綱
已暴貴宗周之侈也
齊侯疾而遂病苦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梁丘據與商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
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
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焉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
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
中原文獻集卷三

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
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
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
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
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存信無愧
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
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也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
外內頗邪上下怨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
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譏不憚鬼神神

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教上
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
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
言薦娼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
之木衡鹿守之澤之雉蒲舟數守之數之薪蒸虞侯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
閭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貲徵歛無度
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
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
有益也詛亦有損卿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
中原文獻集卷三

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
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上禁薄歛已責
之以前詛其君也卿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
晏子論和同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瑤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
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
之以平其味君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
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也。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嚴秦報無言。時有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產授子太叔政昭公二十年

中原文獻集卷三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先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封。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使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

蘭子續錄

則之法也。天有日月星辰之明。法之以用。其明也。以照。其用也。以明。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

中原文獻集卷三

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効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蘭子曰。其於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

成人。六不亦宜乎。簡子曰。軼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白注
赴禮言人性之曲者。自以禮弼之。使就于直。人性之直者。自以禮弼之。使就于曲。
 周敬王請晉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錫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患。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諸侯用寧。整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喪序。於是焉在。士彌牟營成周。今役於諸侯。
 定公
 公會齊侯於夾谷。宣公十年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公犂彌言於齊侯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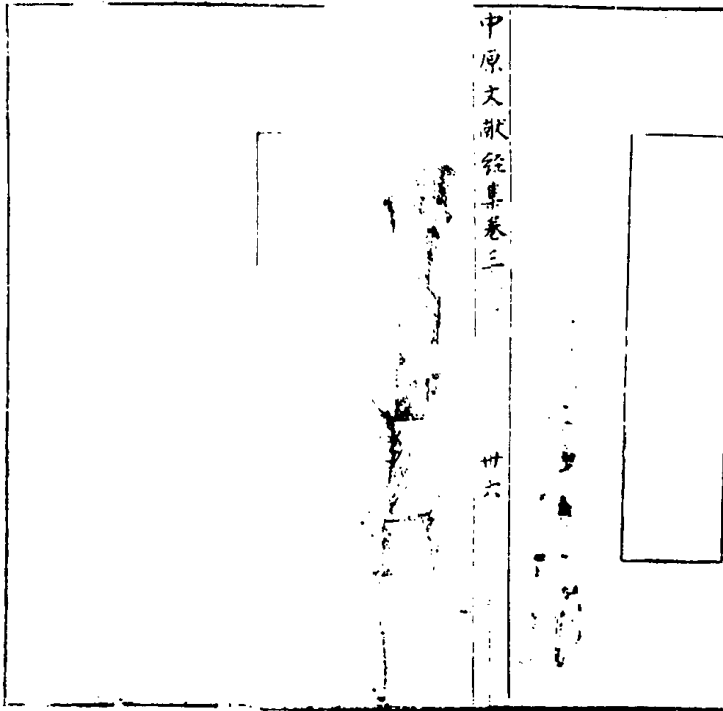
故傳什云視其
 即美分也故稱
 齊大夫策之齊
 所滅萊人也
 以公退萊人以
 退也命士官以
 兵擊萊人
 辭之辭去萊兵
 而汝也
 萊無還魯大夫
 勳勞也據萊萊
 華朝臣而酒品
 不可出國內嘉
 樂歸魯也若美
 之樂不作于野
 外樂為既其四
 句言設使布禮
 已備是以宗廟
 之祀未諸野以
 若設享而不備
 禮祭是禮略操
 薄如批裨也
 宣十四年城敗
 吳子樛名闔閭
 傷及而死
 越子句踐食楊
 樹山也
 句踐愛其民
 不忍去勞也如
 說不至勞也如
 說不至勞也如
 同懷而世為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

也同漢書本和
上世也食也
周同姓之國
也

長冠警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
蠻夷而長冠警以是求伯 爾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
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廿六



楚之討鄭不判
其土而得鄭有
于鄭之師故楚
晉而序自子居
之上則其無臣
也東門郭郭
門路衛國連之
衛子推紀宋廟
所用書方家廟
割切之刀沛馬
怒有餘之身衣
人區人也緩安
也今善也交易
就往來也謂若
不善也數往來
為善也謂小

春秋公羊傳

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宣公十二年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
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
乎皇門放乎路衛鄭伯南祖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達
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鄰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
馬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
耆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
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王之面而微至于此莊王親
自手旌左右搗軍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
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
數百人今若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
古者杆不穿皮不露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為于
禮而薄於利要平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
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
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
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
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命之還師而達晉寇莊
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
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命之還師而佚晉寇

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廿七

春秋左傳卷之四
虞師晉師滅夏陽
信以為秦孝公時人皆未詳也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
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
者。虞師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號舉矣。虞之為主乎滅
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其屈產之乘
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
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
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
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

少長于君自少
也達之言略謂
則達之人其神
不竭也

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君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
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
懦。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
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也。乃能慮之。臣料
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
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
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
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五年而後舉虞。荀息
牽馬搃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

經集三卷終

新鵠集太史彙選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禮記

曲禮經曰。曲禮三千言。節日之委曲。其多也。此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之。祥。安民。其。三者修身之要

教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失禮者。所以空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于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倫。分爭辯訟非

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

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祭祀。供

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

禮。

鸛鳴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

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知自別於禽獸。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

而不往。亦非禮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溢。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慍。

曾子病矣之類
好者所目之
子孫之類也

曾子病矣之類
好者所目之
子孫之類也

猶在病中
死其類之類
以爲其在病中
猶在病中
死其類之類
以爲其在病中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轡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曾元曰天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

中原文獻集卷四

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之死謂以禮
死者而後以死
者之類也
死者之類也
死者之類也
死者之類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弁人有其母死而獨不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

中原文獻集卷四

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

不私不與也
者私也喪也
先稱後稱謂
之成拜為後
重公以未
為後故不稱

於子子觀禮子孟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檀弓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患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

中原文獻集卷四

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沐樽已治之木樽木之華如銀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女子之奉也

并者無事乎已足自足之者則自足之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莅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中原文獻集卷四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樽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趙文子與沐舉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傾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

好者則用物者
好者則用物者
好者則用物者
好者則用物者
好者則用物者
好者則用物者
好者則用物者
好者則用物者
好者則用物者
好者則用物者

衣其言。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晉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鷹不卵。不殺胎。不妖天。不覆巢。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習。五土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備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無曠土。無游民。合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

此鄉學教民
士之禮也
鄉學教民
士之禮也
鄉學教民
士之禮也
鄉學教民
士之禮也
鄉學教民
士之禮也
鄉學教民
士之禮也

父子君臣人倫
之重所紀羅綱
之重所紀羅綱
之重所紀羅綱
之重所紀羅綱
之重所紀羅綱
之重所紀羅綱
之重所紀羅綱
之重所紀羅綱
之重所紀羅綱
之重所紀羅綱

而有餘蓄
之殊不可
故別之所謂
也明視聽而
察之歸色之
中愛衛而休
之意言之表
可以示其情
獄謂犯者之
言詞已成也
史掌三木者
士師之屬也
外朝之卿也
左道其端和道

親上然後興學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逞。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絕惡。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登於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則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獄。成則有之。外。猶例也。察小大。罪例而成。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以疑衆殺傲於鬼神時曰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九養老

養老之禮其目有四春三老五更一也子孫以于國事其祖之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燕燕人之老四也

有虞氏以燕禮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夏后氏以饗禮饗禮者不坐飲尊卑為飲而飲而不飲立而殷人以食禮食禮者有飲有肴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周人收而無用之春夏用燕饗秋冬用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上庠大學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右學大學左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有虞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東序大學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周人養國老於左學左學大學右學小

樂之教大矣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令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迂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

君之於世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于君

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禮祭神先食
一司審三歲三
都衣畷田節成
五坊六水庸七
昆丘八明門閭
也兩現在門之
兩旁縣國家典
章之言子以上
示人也

謂以勇知為賢

在居正者
執也也天下
君而不以行
此五事則眾以

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蜡祭神先食一司審三歲三都衣畷田節成五坊六水庸七昆丘八明門閭也兩現在門之兩旁縣國家典章之言子以上示人也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觀去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十二

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矜音謹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談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禮祭神先食
一司審三歲三
都衣畷田節成
五坊六水庸七
昆丘八明門閭
也兩現在門之
兩旁縣國家典
章之言子以上
示人也

謂以勇知為賢

在居正者
執也也天下
君而不以行
此五事則眾以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者

梓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欲夏禮而幽厲傷之吾欲魯而桓宣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

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

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

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患存焉故

欲要者心之大端也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

禮之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奉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奉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

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正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

禮記

禮記是故大倫大倫盛德也禮釋田增美質措則正施

禮記是故大倫大倫盛德也禮釋田增美質措則正施

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故天時有生日地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

中原文獻集卷四

十五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

郊特牲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列也
由三桓始
之三桓始
也

孔之精微者
禮之精微者
禮之精微者

王是前後兼施
之玉也
緣之者王也
也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親以伯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素練之尚明之也大美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

禮之所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內則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膳後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總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銜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大傳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更者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中原文獻錄卷四

自任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少儀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人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譏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歸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學記

敬慮慮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

化民成俗如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
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
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當祭之時使歌小雅諸篇蓋以居
賓鼓篋孫其業也此其書讀以教士至則後籥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中原大猷經集卷四

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
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
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當祭之時使歌小雅諸篇蓋以居
賓鼓篋孫其業也此其書讀以教士至則後籥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中原大猷經集卷四

其誠不肯用
其力也則成也
孫以順學之
相厲而進焉
也
德教之相必不
費其相與以
便其師道而
不廢其學乎
多寡易此者皆
愚者不肖之過
不及也
之憂也
德教之相必不
費其相與以
便其師道而
不廢其學乎
多寡易此者皆
愚者不肖之過
不及也
之憂也
德教之相必不
費其相與以
便其師道而
不廢其學乎
多寡易此者皆
愚者不肖之過
不及也
之憂也

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
施之謂遜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
聞燕朋淫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
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
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
達微而減譬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十九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
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
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
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
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
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
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皆進學之道也

治樂之精而樂
教也約而物類
相而其易易樂
事也難而易樂
反易則皆由易
至難而粗入精
者也
比物類類謂以
同類之事相比
方也
大時天時已

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
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故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
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
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
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
曲謂也此合其
曲謂也此合其

音而攝之聲也
則謂之樂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
曲謂也此合其
曲謂也此合其

六者感於物而
動也此合其
曲謂也此合其

其也
上其也
之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憂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
感者其聲直以厲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
也感於物而後動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
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
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成文謂之

治樂者敬啟也

樂記
名漢水之上樂
林之閣也
也
出所伯牙鼓琴
六馬仰秣於食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政之知者有禮
文侯好鄭衛之
音今曰五音
修之樂也
之知曰者老孔
子之言也
有樂之知也

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
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
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
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
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
怙慢之患反昌制之音矣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
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
謂之慢如此則國之亂亡無日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聲而
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
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
政而治道備矣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
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
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
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
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

理滅美。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窮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暴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依禮樂之和中出下中禮樂周旋于外禮樂之謂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故作又太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廿二

大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禮樂之謂也

故鍾鼓管磬角筦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肅樂之文也簫篴組豆制度文章禮之節也升降上下周還揚讓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

其禮具于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夫恭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王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契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哀憂彈詠之音作而民康樂。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廿三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憤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流辟邪散狄成滌盪之音作而民淫亂。

九聲感人而達氣應之達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

問之或于中者
深則明之若于
外者感于天地
之氣感于肉則
化之及于物者
神妙不測也
學作字必先學
鼓以管眾之聲
將信無天三舉
足以示其舞之
方去再始謂一
序也再序作也
以明其進也鼓
終也始舞而
去也行也亂
舞而息舞也
以說且退也

然後鼓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
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
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
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
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目聰
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亡道則惑而不樂

中原文献经集卷四

廿四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英華散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是故先鼓以警衆，三歩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

是故大人舉禮經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欣合陰陽

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句萌達羽翼奮角

而得生故曰胎
而得生故曰卵

蘇羽者姬伏毛者孕衛胎生者不殯而卵

生者不殤則樂之道歸焉耳

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過數煩志齊音教

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

也鐘聲鏜鏜以立辨辨以立構構以立武君子聽鐘聲

則思武臣

石磬。以立。辟。以致死。君子。德。磬。則。思。死。封。璽。

臣

絲聲哀以立廉。廉以立士。君子聽琴瑟之鼓。則思志。

義之臣

竹聲汎汎
竹絲濫濫
以立命
命以聚衆
君子聽
字笙簫管
之聲則

思畜聚之臣

心志動作故稱
非發其聲
鼓鞀之聲謹謹以
動動以進衆君子
聽鼓鞀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

所合之也。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登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樂極和禮極順內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于內而民莫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廿六

不承聽理教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樂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大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飾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

商音則決政性之剛決者宜歌之剛決者宜

林音則決天之柔大士細

不捨其宜其極小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廿七

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賁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雜記下

孔子曰管仲饅食而朱紘旅樹而反玷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禮也者素也素十二月合聚方物而養之也若其飲酒斯其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泰者盛也。詩
泰極而反。泰
折即方五坎以
祭也。壇以祭
日。雲字。其四
方。乃物之神方
有。四而位則八
也。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嘗而郊箕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犂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大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怱怱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

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敬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終身弗辱也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此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孝子之祭也盡其慈而慈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禮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廿九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曾子曰孝有三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敢不敬乎

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

傳施于物謂德
教加于百姓則
于四海四方之
助祭以其獻奉

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曾子安義司謂用勞矣博施於物可謂不匱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無人有善本諸父母

祭統

成物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不求其為與求福之心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祭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殖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絜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得溫柔敦厚而
自其志則失于
自用故詩之失
也疏通知遠
而趨于事則失
于無事故書之
失也恭儉莊敬
禮教也屬辭比
事春秋教也故
詩之失也書之
失也失于好大
故詩之失也失
于好小故書之
失也失于好大
故詩之失也失
于好小故書之
失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
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
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
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德焉。
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
之。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廿二

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淨精微。易教
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也。
書之失也。失于好大。故詩之失也。失于好小。故書之失也。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
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絜淨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
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
則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

隆隆之而高
由言由事
道方也俗
十孔則為
士志于道
有方曰士
常心故于
曰民
禮樂之序
禮樂之序
禮樂之序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廿三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于輕重也。繩墨之于曲直也。規
矩之于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
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
誣以姦詐。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
方之民。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
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
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
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
之者。必有亂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
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
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問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
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
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哀公問

物也事之汗
隆固匪固依之
卑弱

仁人王事天官
孝子王事親
親近而後其不
尊天遠而後其
唯然則其
尊而不欲也
事天如事親者
所以求其
不欲也
尊者不欲而
餘則美者通全
而後也
五者之仁皆在
于本心之仁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肥足以振之國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中原文獻集卷四

冊四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仲尼燕居

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不能詩於禮諫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月巧之室則有與昨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孔子閑居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孔子曰夙夜其命有容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

中原文獻集卷四

冊五

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天有四時春秋久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雖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

以聖人而性不
識道明於世不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並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

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
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言常約。小人先言而後行也。

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

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井 上

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

表記 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

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

無不行
安行利行強仁
三省同端至仁
肅清則異

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秉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三

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從禮。不
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
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
聽天命。

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

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勸下賢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

查事最善也其
多難以枚舉但
節取其本者以
真其善情實也
有過高之行不
改率循以求虛
萬學之道

行有枝葉根本
盛而修遠者也
鮮有枝葉則无
蟄夢說而已
有求不許始雖
啼人起而終不
害于信故其感
小諾人而不踐
始雖不啼人竟
而終害于信故

子曰事君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中原文獻集卷十四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違命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

無道則辭有棟葉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

緇衣

易事者以好信
易知者以用情

聲者明吾好
 惡之所在貞
 者身率以正也
 致行已致力于
 行己之善
 綸綏也綏大索
 也

॥ श्रीगणेशाय नमः ॥

造化術之也（禁）
靈勝之也

唐侍臣表裡如一故可望而知
臣事君一由忠
誠其意實可
你述而記之
大德不見親信
則民不服臣故
不寧與蓋由臣
之忠不足于君
君之欺不足於
臣徒責其忠太
過而然耳由是
迹臣究比以奪
大臣之節而使
之不得言其事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濫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悅其上矣。」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

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
行必稽其所蔽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口原父職經真卷四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

大臣不治而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

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遠臣不

救矣。

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

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遠此九也大概

終其物然其
事便臣之相
若久則便臣
代其便亦未
得尺言也公
子足命諸儒
孔子坐侍而
之

木冠中于孔
儒其德大誠
所以自故如
儒而不小誠
惟也

儒者之德也
言其德之也
儒者之德也
言其德之也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立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若無能也。其容艱有

如此者。容貌之大。有不可犯。故如威。容貌之小。有不敢。如威。故如愧。三揖而進。一揖而退。故曰難進易退。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

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儉嗇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現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

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焉。攬擇。不程勇者。引重

引重與句其

勇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者不再。流言不聽。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滯。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單門閭。蓬戶墜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邇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

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

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達

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士。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授

能有如此者。得其志。此其功。其志。此其志也。

隨者如有所壓
失權者如有所
割則困迫矣志
之悅无者歸氣
之盈拙者各氣
之歡喜失節之
負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四
上

納采納鴈以爲
采擇之化問名
問女生之母名
氏也納吉得吉

而納之納徵
納幣以為昏
請期請昏姻
期日也

其牢不異性合
毫不異所以氣
合為兩點謂之
毫

中原文獻經集卷四

目下

通言也

通言也

通言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湯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

中原文獻集卷四

四四

修六官之職。湯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鄉飲酒義

賓主象天地也。介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

通言也

通言也

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於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介於東北。以輔主人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中原文獻集卷四

四五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土於天子天子之於射其容體比於禮其即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即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

聘義

中原文獻集卷四

四六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乎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乎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王

字信尹正也字尹子中書通子外也

之寡而啓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磬之多故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喪服四制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中原文獻集卷四

四七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父母之喪棄冠緇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經集卷四終

九功謂九政也
受藏內府受用
外府
良善也

中原文獻集卷五

三

疾國掌養萬民之疾病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而藏之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賂之藏。

→ 漢、漢而鉤考

司會 送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摠以貳官府

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達邦國之賦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

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愛式法于職

歲次

聰帶掌式法以斂官府卻鄙與凡用邪則者之弊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

二事結算
奇表盤算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

六女

各有屬以作二事。已其服禁其奇褻和展其功緒。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后之服位而詔其

禮樂之儀

中仲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重陸之種而獻之

十五^c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

進御也

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

地官司徒 地官象地之載養万物司徒主衆粒也

立地官司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即天官之九職
任乃民也

雖善也族類也
兄弟婚姻嫁娶

開其禁不刑
也多有不倫之
而家多也索
鬼神也族類也

也齊凡九事者
祀數終祭不
求豐也舊禮同

工商子孫相傳
謂之世世
荒政救飢之政
去凡開市不凡

俗札未嘗飲食
之宜有節有常
族之誼以齊
使貧厄相恤

陽禮教之
陰禮教之
祭禮之
之札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馴萬民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禮教辨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誑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清禮八曰敦紱九曰恤寡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燠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聽兄弟四曰聽師儒五曰聽朋友六曰同衣服

令五家為比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族使之相親五族為黨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州使之相賑五州為鄉鄉使之相親

領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邦部使以分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財五曰備材六曰通材七曰

父母曰兄弟
曰友九族曰睦
外族曰姻信朋
友曰任睦睦友
曰恤

施治部所屬

稽考也夫家統
言男女也
施當作施

與本也

飲則其屬之明
日也故之內史
則其屬之治五
使歸也
詢謀也
如容情能傳其
存謂能傳其

化財八曰飲財九曰生財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二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其附于刑者歸於士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既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一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師氏掌以燬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
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達惠教三行一曰
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
長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
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
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
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中原文獻錄卷五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
貨而行市以度量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
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誼而去盜以泉府
同貨而歛賒
春官宗伯 春官象春之生萬物伯長也立宗伯掌邦
禮使人報春反始也不言司者鬼神尊不
敢主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禮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禮祀祀昊天
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槁燎祀司中司命風

師氏掌以燬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
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達惠教三行一曰
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
長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
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
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
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中原文獻錄卷五

師雨師
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埋沈祭山林川澤以醢
備辜祭四方百物以肆別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
享先王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燕禮哀凶札以
吊禮哀禍哉以會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順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
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燕享之禮親四
方之賓客以燕饗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
親異姓之國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
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
九命作伯諸侯之長為散得專征伐為伯
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
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女執采芻以養人滿為席以

拘示也

均酌通之則主
國家之有封
諸侯也其
明者皆謂之
國之有使失
事六也
登上也下也
也司民也
也司民也

中原文獻集卷五

十五

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
於朝書而縣懸於門閭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
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
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
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服八曰
為邦誣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
與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
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
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貳之以贊王治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
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
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
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
罪然後刑殺
冬官司空補七冬官象冬之閉藏万物立司空掌邦
事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
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大司空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

水澤曰墳下平
曰墳曰墳曰原
下曰墳曰原

王富邦國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
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中原文獻集卷五

十六

禮經會元附

八統

天佑下民。寵綏在君。上帝降衷。綏猷惟后。凡在王畿千里之民。與夫四海九州之衆。相與戴一人而君之。亦惟求其相生相養而已爾。上之人。苟無以持其統。安能保其不亂哉。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馭民之道。不其難乎。然觀古之所謂馭者。曰馭衆以寬而已。實非所以為馭。而聖人先焉。蓋與民相從事於拘攣逼迫之中。不若相周旋于含弘寬大之域。使民相顧於拘防繩束之內。不若相優游于慈祥愷悌之天。此大宰

中原本經卷五

十七

所以有八統之詔也。親親以教民相愛。敬故以教民不偷。進賢則德行者升。使能則道抗者用。庸者保之。使其樂事勸功。貴者尊之。使其用下敬上。達吏則拯窮拔滯。禮賓則親仁善鄰。凡此八者。皆所以聯其民使不相離。平其民使不相紊。上以之維乎下。下以之屬乎上。絲牽繩聯。惟命是聽。順指氣使。惟上是從。此所以為馭民之道歟。後世馭民不由其道。而後狙詐之論興。以狙詐持民。則其為馭。必出於智巧籠絡之私矣。德色褻組。刳頤勢利。而親故之馭失其統。上書自鬻。投牒求舉。而賢能之馭失其統。鳥盡弓藏。死狗烹。而保庸之統失矣。補

開車載拾遺斗量。而尊貴之統失矣。即舍父老白首不遷。則達吏之統又失。三國大夫宿衛不預。則禮賓之統又失。先王馭民之道。掃地無有。方且倚吾法令刑罰之具。繩束而箝制之。及其無可奈何。則諉曰。民風不古。人心之難制而已。不思太宰八統。雖曰馭民。而求其所以為馭。自親故賢能庸貴吏賓之外。無他術。則其待民之意。亦厚矣。豈若後世之所謂馭哉。

九兩

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長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職。居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

中原本經卷五

十八

也。有如師儒宗族朋友。山林藪澤之豪。豈嘗有位於朝。有祿于國者。而均之曰得民。與牧長主吏並立而相參。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補而無地。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蚩蚩之民。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羣。不為之兩。則渙散四出。其勢不可合矣。先王于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于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自王政不行。封建改而郡

縣侯伯易而守令。星羅布列。類自經營。蓋禹君常寡。而自蛙尊者實繁也。稱召義者。何而歸屠伯者相望也。為主而監臨。自盜者有之。為吏而舞文弄法者有之矣。曰牧曰長曰主曰吏。職之親于民者。而已判然與民不相屬。其于師傳朋友宗族數牧。孰肯過而問焉。是以師持異道。旨意不同。學黨同門。道真已盡。師之所謂賢者安在哉。公事幾敗。朽為腐草。時宜不達。自為流俗。儒之所謂道者安在哉。刎頸羞勢利之交。植黨懼黨。錮之禍。友之所謂任者安在哉。齊楚之俗。慮其未大。則徙實京師。山澤之利。虞其為姦。則幹歸公上。宗族之所

中原文獻集卷五

十九

謂族數牧之所謂富者安在哉。及其人心乖離。潰裂四出。至有赤子弄兵。青衫為盜。封君僭擬。藩帥不庭者。其勢不可復合。方欲起而收拾之。否則劫而控制之。又否則含忍而混待之。蓋亦思吾之所以繫民者何具。得民者有道。而乃使民至此耶。

九嬪世婦

成周一代。后妃多賢。是豈獨師傳保姆之助哉。蓋以九嬪世婦。女視女史。亦皆窈窕之洲。女掌其教。贊其禮。詔其燬。匡其過。相與輔導。儆戒以成其德。子孫世有哲王。不亦宜乎。漢唐以來。或以俘囚之女充后宮。或以優倡

之賤儷妃嬪。上不知教。下不知學。令德無聞。有由然矣。若唐山夫人房中之歌。才人徐惠妃直諫之疏。漂乎姜后之風。其庶幾成周之家法乎。

內小臣

王之於后。如日之於月。陽之於陰。相須而後成者也。成周理內之職。與治外同。是以內和家理。而天下風化之原。已端于宮壺之中矣。周棄王政不行。朝市異路。王后不同心。櫺房之重。反挾蠱媚之道。門庭閨闈之內。尚不暇於整飭。而況市井之細。諸侯卿大夫之事乎。妃嬪媵嬙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研。宮掖有醜惡之聲。妃妾起

中原文獻集卷五

廿

巫詛之風。宮寺擅出納之權。宦官宮妾。相與亂其內。而公卿大臣。踈隔於外。莫有誰何之者矣。究厥所自。則皆始於太宰之權去。而內宰以下十九宮之職。不領於大臣也。嗚呼。大臣之權去。內外之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寺人

周人治內之政。詳。凡設官分職。皆以士大夫為之。必不得已而列在內庭。供給內事者。始用奄人。奄者犯宮刑。然則周人果於近刑人乎。曰非也。成周之用奄人。非酒鹽之微。則春饌織之賤。非戶庭之隱。則祧廟之幽耳。雖曰刑人。何嘗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耶。又況

守祧則宗伯統之。春人等則司徒統之。酒人等則太宰統之。其職卑。其數寡。而又臨之以公卿大臣。豈容有不正者。得廁迹於其間哉。周襄入於春秋。勃貂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繆賢薦舍人蘭相如。則奄人預薦舉矣。恃勢怙寵。竊弄權柄。至漢唐為甚。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王甫曹節。搖弄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則政柄歸奄人矣。魚朝恩管神宗兵。吐突承曜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則兵權歸奄人矣。古人以興臺待奄人。則刑人之用為無傷。後世以樞筦付奄人。則刑

中原文獻集卷五

廿一

之用為有害。士大夫彌縫主闕。沮抑奸謀。必曰天子不近刑人。如曰奄人非刑人。則天子得以親信之矣。漢人所謂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唐人所謂西頭勢重。南衙樞機。權重宰相。尚何足恠也哉。

太府王府內府

或問五峯先生。嘗言四方職責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太府乃以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唐德宗受裴延齡之欺。囚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有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乎。

不幾有如唐諸郎廢之獻。美餘乎。曰。此周公之所以為切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也。王者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若一切限制之。錙銖之用。必計其出納。須臾之欲。不得以自逞。使常得如文武之君而處之。固可以恭儉而無欲。安於畚畝。而無所慕乎外也。不幸繼之以庸闇之君。不堪其檢制。而奢侈之念。不能自克於胸中。鬱積磅礪之餘。發其暴怒。而逞其威虐。一日而發泄之。則人欲橫流。將有不可得而遏者。且夫玩好之私。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以舜之聖。而猶有漆器之造。而通道九夷。八蠻之後。西旅之獻。雖武王猶不免焉。後世如漢文之

中原文獻集卷五

廿二

恭儉。能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不能無賞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公之深見遠識。雖不敢導人主以奢侈。而亦不敢強人主以所不堪。自今觀之。王府一職。始終皆稱玉雖燕衣。褻器。衽席。牀亦無不盡其飭。而極其精。既以其金玉寶貝之器物。又以其精美珍異充玩好。周公非不知玩人則喪德。玩物則喪志也。然室於非喪志之物。非喪德之人人。主苟有所好。而無損于君之大體。則安得而盡絕之。自此論不明。而強其君以所不堪。將使之飯土榴。啜土銅。以萬乘之尊。而下為監門送旅之態。經制不立。而子孫無所持循。縱欲之心。未有不勃然而

生者予於是而後知周禮之書不可廢。

役法

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北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田之役在民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塗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供之其為役若繁矣然周人制後之法則可謂纖悉委曲者焉小司徒之均土地則別其土地中地下地之異鄉大夫之登夫家則辨其在國在野之殊均人之均力政則又視其年之豐凶而均節

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廿三

之不特此也小司徒之起徒役則無過一人遂人之致吐則惟以下劑是其用民之力不亦其寬矣乎況鄉大夫辨其役之可復者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所舍則後之又有其等矣是以為周之民不惟以役為勞又且以役為樂由前觀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民樂於為臺之役矣由后觀之百堵皆興簪高鼓弗勝則民樂於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是不以田役為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兵役為勞也後之役民既無其道又無其法土國城漚我獨南行則其役困於力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則其役傷於財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絳縣之老亦與城杞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雖貴者不舍也後之役民如是抑何恠斯民之不求規避哉

軍制

成周之制兵籍具於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故五人為伍即五家之比五伍為兩即五比之閭四兩為卒即四閭之族五卒為旅即五旅之黨五旅為師即五黨之州五師為軍即五州之鄉居則為比閭族黨州縣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凡環甲而即戎者皆前日之農也東歷

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廿四

而馭眾者皆前日之卿大夫也兵無坐食之費將無握兵之權此先王之兵制所以為善也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士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即吾吏也有事則啟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也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生之群胙類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服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

司勳

凡有功者必銘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是先王念功之

意不忘也。生則銘書於太常是敬之如日月也。死則銘於大蒸是敬之如祖宗也。先王報功既嘗之以地又銘之以旂。又享之以祭其奉奉念功之意蓋將與國咸休相為終始。豈若後世書分之行方割而道臨之誅已隨圖繪之象未形而赤族之禍已慘呼司動賞地之法固已不敢望報而司冠功辟之議亦豈無所有者哉。

蓋以一人而尊居萬乘富有四海安能盡絕其遊遊之樂使之坐受束縛若牛馬然財用固有節不能盡禁其玩好膳羞固有常不能盡撤其珍異服器固有制而亦不能盡絕其燕樂宮室固有度而亦不能盡塞其園遊

如必使之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逞心意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于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溪谷一開堤防一決則時奔突橫流而不可禦將有監遊無度而為有洛之敗流連無厭而為瓊臺之觀豈特園遊而已哉

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廿五

孝經凡十八卷

由漢以來章句甚多王充論衡云孝經之書始於孔子而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子思子思傳於孟子孟子傳於荀子荀子傳於韓非子韓非子傳於李斯李斯傳於趙高趙高傳於秦二世秦二世傳於漢高祖漢高祖傳於呂權伯

開宗明義章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子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南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皆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父之道以父比
母則父與母
慈故資事父
之道以事母去
其而就父則資
比君則父從而
居居故資事
父之道以事君
去而就父則
故之以此則此
事父所以事
母君之愛敬

曰康王事父母
當日加虔謹也
居臣之義言也
自此出也隨其
大者言之母生
身而嗣續之長
天也厚所厚也

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
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無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
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
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聖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中原文獻集卷五

廿七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
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敬故因親以敬愛聖人之教不
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
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
焉故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情德不敬其親而敬
他人者謂之情禮以順則達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
在于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
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
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
而行其政令詩云淵人君子其儀不忒

禮記也不言言
以于張也兵

呂刑罰則十罰
州十罰則五百
官刑三百大辟
德刑二百共三千

父母事父母而
天地尊大父母
也故明王事天
事地皆本于孝

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
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
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
之養猶為不孝也

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平君者無上
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廣揚名章

中原文獻集卷五

廿八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
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
後世矣

感應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
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
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
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臧

傷高而亡之
親富以得而
上之者得焉
面之戶
政制我之政
不其其也
謂其得焉
足上得也
為六此謂盛

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
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
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
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豆而哀感之。
擗踊哭泣。哀以。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
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
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廿九



以書下之言
也。朝建與朝
之。後。廟。規。也。
西。言。關。

徵者即聚也。
反是反非高之

之。傷。之。士。

家語

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
求遺書。得之。問言。也。弟子。記。集。而。成。書。孝。景。時。得
孔子。二十。二。世。後。傳。信。兩。傳。乃。以。求。精。相。校。得
書。實。自。夫。子。本。旨。也。

始誅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邑仲由問曰。由聞君子
福至不懼。禍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
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
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或者為
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

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廿

馬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
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飭。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
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概徒成黨。其
談說足以飭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
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
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
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詩云。憂心悄悄。慄於群小。小人
成羣。斯是憂矣。

五儀解

問于孔子曰。寡人欲詢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

本原也有其端
能行道術之
其處有通以
不處其處
不事不事尚
不事不事尚

言滿天下無口
過故不傷身
亦身也此財
財也

右君入太廟
心右而入

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忘大。而不知所務。後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

中原文獻集卷五

十一

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之以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于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予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未嘗知義。知義則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

仰視棟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又留意于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三怨

中原文獻集卷五

十二

孔子曰。君子有三怨。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怨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怨也。士能明于三怨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有坐之器。孔子曰。吾聞有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嘗置之於坐側。願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焉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

魯桓公廟
有欹器
為至誠也

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廉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驅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好生

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閉睢與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與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觀周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憂。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愒不滅，炎不札，若何消消不墜，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戒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寅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卅三

無所行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

水以石為岸，江海雖左，亦其能下人也，情而信也

辨政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二曰諫諍，三曰諫諍，四曰直諫，五曰諫諍，唯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諫諍乎。」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二曰諫諍，三曰諫諍，四曰直諫，五曰諫諍，唯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諫諍乎。」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廉人之喜，斯為敬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創，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六本

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卅四

諫諍之義，唯度主也

所使所用之人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過，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地視其草木。」

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母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頽面

魯定公問于頽面曰。子亦聞車野卑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榮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魯

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卅五

子之言。其義大矣。頽面少進乎。曰。臣聞之。鳥窮則噪。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食。內無所飲。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誦絃歌不輟。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吾道非乎。奚為至于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歟。人之弗吾信也。

魯定公問于頽面也

種曰。魯定公問于頽面也

不能為。頽面曰。魯定公問于頽面也

魯定公問于頽面也

意者夫子未智歟。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封齊。不辭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閼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

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卅六

衛。越王勾踐之有伯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之。達處身而當退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辰能殺。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脩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曰。穎回入問。亦如之。穎回曰。夫子之道至大。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穎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曾子斂衣而耕于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

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

入官

子長問入官于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諱失言勿辯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具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怒難訟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忠之所以寒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偏聽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

中原文獻錄卷五

卅七

南向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育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途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途臣便辟則群臣汙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之瞻光目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便而柔之使自求之愆之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

從之冠垂也

聖賢集卷五

已見前卷
多有不善
多有不善
多有不善

離道化流而不德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困誓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于學困于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馬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馬可以息哉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嬖驪鳴犢及舜葬乃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此命也丘聞之割胎殺大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

中原文獻錄卷五

卅八

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思于郛作繁琴以哀之執轡
閔子騫為魯室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

勅馬鑣銜也

常服也
繫夫

齊大夫為孫田
田父始田矣
是田也

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下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家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樂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屈節解

孔子在衛聞田常將欲為亂而憚高國帥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于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子路請出孔子心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

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廿九

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也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元傳蒙主言王
也然于太微振
邪入起

而君之功不與焉則夫主言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雖食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于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今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

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四十

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令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

孫伯明制其
失其為太宰

中原文獻集卷五

四一

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儀然
而臨之于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
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
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
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
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量乃與吳戰困於會
稽痛入骨髓日夜焦乾古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
孤之願也遂問于貢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臣不堪
國家敗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貢以
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
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微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
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
兵臨晉請比見晉君令其攻之吳能兵盡于齊重甲困
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
伸者也越王大悅計諸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不二子
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
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拉難于吳軍敗身
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辱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
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
使大夫種項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句踐使者臣種

艾陵故謂吳邑
今陳留又曰艾
也此各地
皆地衛地公陳
留封曰艾陵
吳王曰艾陵
子貢曰艾陵
口于同安我
長壽人曰艾
姓我為信乃
吾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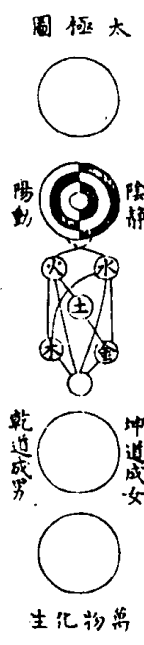
中原文獻集卷五

四二

敢備下吏問於左方今聞大王將與大義誅強救弱困
累齊而撫周室請其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
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田二十領
鉄屈慮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
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
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
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之兵以
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
以應卒兵不先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
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
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備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
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沙江襲吳去
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
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吳三年
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
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
亂齊得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
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經集卷五終

性理
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輯錄五經四書有裨斯
道者為性理大全
共二百二十九卷



太極圖說 周子名敦頤字茂井佛瀝溪道州人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中原文獻錄集卷六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

通書 此篇本神易通與太極圖說密相表裏

師

或問曰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劉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即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心笑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思

中原文獻錄集卷六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動靜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乎

統心平故中
野心靜故優柔

古者聖人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燥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秦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心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在治者遠矣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三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文辭

文所以載道也輪轉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又辭藝也道德實也焉其實而藝且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

也不知為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富貴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西銘

張子名載字子厚雋德渠秦人也此章論乾坤親之道也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四

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赤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於廟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愚者酒崇伯子之願食其才願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懷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其生其養也謂其父而歸全者參乎勇于死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祿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王女于成也存君順事致吾寧也

心蒙 蒙者蒙昧未明之謂也者訂心之也

太和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契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五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無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詭寂滅者。往而不返。狗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氣決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貴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感遇

無非教也。示人以理也。

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皆相煇燿。無非教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矣。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暗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六

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于太虛。而卒歸于物欲。倏然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然則而生。秋參而

一物而體氣也。一故神。而在故。兩故化。推于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神化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此息生息之息
非息之息也

息謂作息也
動而有息是也
動物自生故
根于天頭向上
也植物自根生
故根于地頭向
下也

形耳目之類
欲睡之先既醒

之復生感之
肺應金之盛
火之類勝則
知新事于見聞
參多相事于
所習與之明暗
相感之一端也
万物養人物而

時一息未盡
時一息已盡
攻者力勝之名
取者心求之謂
也

動物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
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盛
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
也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于天者不滯于用根
于地者滯于方此動植之分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于疾與長也并見其聞雖大
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于內也寤所以
知新于耳目夢所以緣舊于習心

誠明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
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存而有而居之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
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無愛成不獨成彼自
救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舌于臭味皆
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厥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
小害大未幾一焉耳

大心

依性言理
實無不到
一物未明則
有不到也
不盡心焉有
外也

知主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
之心心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悟其心其視
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
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
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
之心可乎

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
天之聲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
中原大歌經集卷六

不體无也
虛謂天之理
心之理所從
即天之所賦
我者也

也天之不禦莫大于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
病以其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
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以我觀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
大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問區區
于一物之中爾

範圍天地
六根眼耳鼻
舌身意皆為
根根之根也
身為根之根
去根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目緣
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故其用于一身
之小滿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而通失中

中心

至當

者于義成害

中原文獻集卷六

九

作者

二十

困之進人也。為德辯。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藝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于內無如舜。困于外無如孔子。

我者其天乎。

有德

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十

且不慙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乾稱

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淪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白

其說熾傳中國儒者夫之
其間持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人人著信使英才聞氣
生則溺耳目恬習之重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真然
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而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
聖人心已謂不必乎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
文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諉淫和通
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
立不懼情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
之較是非計得失

東銘 此舉已以教人者

中原大獻經集卷六

十一

發乎心成
言見乎四
為物何出
于中乎
非心非其
本也

四維事而
也

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
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
誠也失其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証也欲他人已
從証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歸咎為已戲失于思者自
証為已誠不知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
遂非不知孰其焉

觀物內篇 邵子名雍字堯夫諱康節其先范陽人後
家河南伊水上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
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
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

生一之物能
者此物皆人
能此物皆人
一之人之當
此人也

非如世之
有終焉合
有終焉合
理也
非世之終
終人不出
也

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
不謂至偉至偉者歟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
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舌能
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舌萬物之用也體無定
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
于是備矣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生一一之物當此物之物
者豈非人乎生一一之人當此人之人者豈非聖乎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
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物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
一物觀萬物者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意下識地
代天工身代天事者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
理中盡物情通曉人事者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
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

意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
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
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

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夫昊天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詩書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十三

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

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

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

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人與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十四

降之災穰之福之類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

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心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堯舜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

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然心之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意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緊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緊乎人也緊乎天者也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傳孔梁子藏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耳利害嚴于中而予執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藏下非求相之方昔者在億萬億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之上相去一何表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失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失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

中原文獻集卷六

十五

尚行則萬寶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難既無心過

十六國謂蜀漢魏晉宋齊梁陳周隋也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久也七國冬之餘
列也漢王而不呂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
國霸之業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
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霸江漢之餘
波也唐季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
出之星也

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多況其有心與不心者乎與其死于不心孰若生於心與其生於不心孰若死於心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心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于移矣

中原文獻集卷六

十六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

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

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不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間哉？是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十七

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樂至高，其謀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

觀物外篇內篇即子所著外篇門弟子所記即子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其理顯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

物之功
法在修其成物
之乃不致有功
此道太也

答者以無魚
若路無道係其
即註曰

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陽知其始而卑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意顯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療人而不能療之事，則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矣。

漁樵問答

此篇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連綿之無妄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十八

樵者問于漁者曰：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答曰：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

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爭彼此哉。

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然則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難。吾知遊夫天地萬物之間。萬物皆可以吾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狗物。則我亦物也。以物狗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

中原文獻集卷六

七九

司馬神而況於人乎。況于物乎。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路人之相逢。則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試其君者有焉。子試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決于中途者哉。

附注五行性為
出入異門者休
而用也。性者
：形色且其者
用而休也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洪範皇極內篇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為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為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眾。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

中原文獻集卷六

二十

則明明則誠。誠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混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若其無矣哉。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語下而不泥于形。罷中而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

禮又交際言全人之德事此以下又即天地之化以明之水火氣所以入也水之生木所以出也一入循環不息

以主以定則得死也

京房此漢人所于名數者皆于京房京房于上篇九行之術

此篇者京房又之術

既形物之既至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有命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尅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剋嗣續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廿一

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為不言也

內篇中

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

京房此漢人所于名數者皆于京房京房于上篇九行之術

廿二

京房此漢人所于名數者皆于京房京房于上篇九行之術

既形之至焉神可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內篇下

溟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岳川澤奠於下數之者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今天為九野別地為九州制人為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小陳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為律九分造曆九莖稽疑九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廿二

革命美九職任萬民九賦歛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國法九服辯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而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皆數也

天地

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鬼神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形。形氣雜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

性命

程子曰。天之賦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于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伊原文獻集卷六

性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心性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言洗心盡性。記言存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

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謂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聚而

中原宋歌集卷六

廿四

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出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乎智者。為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不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不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

一段亦引易以
繫上文民不獲
其利則死我死
我則不自私用
智而與世不以
明者為自大故
不若內外之兩
也
不人之善至何
太公一段以全
人待世明其順
天不為物非順
天也
夫人之情至求
一段專說順天
一也太公述其
怒則使甚太公
美一篇其意注
於自

繫于心不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此
在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
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
非。亦可見外物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西山真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邪
正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
所趨。無遠不達。窮山極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
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
道。則義理為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主。而
義理不能入。竟僥舜蹠之所由以異也。可不謹乎。

中原文獻錄卷六

道

五峯胡氏曰。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
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聖賢

程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
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聖賢之處世。莫不于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
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污而已。

曾子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

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
能事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頤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
尼無所不包。頤子示不遠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
地也。頤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大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
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頤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總論為學之方

雙峯饒氏曰。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
為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狹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
全。

中原文獻錄卷六

廿六

臨川吳氏曰。勉生于不足。不勉生于足。不足則勉。勉則
進。足則不勉。不勉則心。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
不自足故也。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
蟹不如螭。蟹可以及。驢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
而學。猶敏也。

存養

程子曰。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
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乎正其氣。欲正其氣。

莫若已其志。既已則雖執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知行

勉齋黃氏曰。為學之綱領。致知力行而已。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于吾心。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墮墮。索途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

力行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慶

中原文獻集卷六

廿七

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

言行

程子曰。凡諫說于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扣之然後鳴。鏗訇鏗鏘。鐘湯鞀。人不以為異也。若不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人倫

勉齋黃氏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而朋友者。列于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乎人倫者也。可不重與。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繫于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才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與。

中原文獻集卷六

十八

讀書法

朱子曰。山谷與李機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今之談經者。有四病。太卑也。而抗之使高。太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史學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姒。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姒。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

不越境及不
計賦非子而雖
亦大史書而科
扶且居孫子殺
之其利害而
死者并乃舍之
南史闕大史不
死抗簡以往國
歷事矣乃還

毛遂平原公孫
王時秦攻趙遂
自應使來救
使趙王至秦
秦之為上客

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

歷代

唐虞三代

程子曰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于太虛爾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

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戰國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于其主下不齒于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者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決平生之憤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妻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其妻柄其警激之也故善用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于尺

寸如其習安于秦養之餘而平生之意頓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秦

陳潛室曰秦遷太后于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後來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且節臣也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詹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道言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于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蹇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下矣

中原文獻集卷六

君道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親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惛瘵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亡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贊樂聲並更後先上進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擊民在甸夷肆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蓋飛而

此說可上稱家
言得而食其
子校川得千金
之珠蜀曰珠在
驪龍頰下子過
其睡也使盜竊
子當為難

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懲奉案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析鼓人上堂女史受環形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暮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

魯齋許氏曰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賢其喜以市恩鼓其怒

中原宋欽定集卷六

廿一

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其至本無喜也誰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心者矣

君德

西山真氏曰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妙哉

之實審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諫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奸邪而緣為放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于大庭廣眾之中而放肆於深宮櫺閣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怒于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中原宋欽定集卷六

廿二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其賢布之列位矣于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於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脩令則思夫應遠慮夫榮辱慎而後出憂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政于酒于樂而又盥有銘凡有戒銘有銘詔有藏國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玉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

謝枋本也石百
不說以衡石等
書曰夜有戒又
則法志始星皎
亮王之深戒也
此之旨射機文
筆意斷微夜理

書曰程氏事
所以稱取文書
以百二十斤
為程也傳祭
之帝每路頭
至日安令侍衛
傳祭而食之

莊周史記之五
善達之通今民進
三公太師太傅
太保也三少少
師少傅少保也
史記史記其名

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
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無
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
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
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儲嗣

朱子曰。賈誼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
早教諭。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
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

中原大獻集卷六

廿三

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
則至于容貌辭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
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
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諍詩。史書。上誦箴諫。士傳民
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
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克。有躬
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
之猶必取于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側于
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
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一見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

有道之長。至于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降及近

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
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聞以仁孝禮義之習。至于容
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于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
僚屬具負。而無保傳之嚴。講讀儆禮。而無箴規之益。至
于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
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
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
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
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
之衝也。豈不危哉。

中原大獻集卷六

廿四

臣道

致堂胡氏曰。莫難強如急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
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聞如惑心。莫
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
此等也。

治道

程子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
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
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

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秉彙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冗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于壞。

禮樂

北溪陳氏曰。人徒見升降楊錫。聚有類乎美觀。鏗鏘節

中原文獻錄卷六

廿五

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于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于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學校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擇。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

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事之所當用心也。僅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真氏曰。士之于學。豈直處庠序為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頭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或懈。知無地之非學。則

中原文獻錄卷六

廿六

警于冥冥。惕于未形者。其敢或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動小物者。其敢或遺。

用人

東萊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耻于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人居之。不能無心。猶生長于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仁人居之。不能無不仁。猶生長

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董猶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畜而不相害者也。

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士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已於上。風俗美于下。以逆折奸謀。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

中原文獻集卷六

廿七

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于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于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授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人才

龜山楊氏曰。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拘心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

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時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則於編戶齊民。短褐不完。含飯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

中原文獻集卷六

廿八

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于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脇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東萊呂氏曰。不離葦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傳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求賢

五峯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于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于五方之人。禮其英傑。表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准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古者舉士于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于家塾。州序。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者。鄉老鄉吏會合鄉人。于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于道也。行之不反于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廿九

變也。乃入其書于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于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于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于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卿。某可以為大夫。某可以為士。需其闕則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倖位。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于上。人知自守。而不冒

時求進。人知自守。而不輕用其身。人能自恥。而不苟求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警也。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以共心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此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

諫諍

中原文獻經集卷六

四十

東萊呂氏曰。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

西山真氏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責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者。必以屋下有言。為救己之過。而不以為形己之短。以為愛己。而不以為輕己。以為助己。而不以為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法令

元城劉氏曰。昔之善觀人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惟

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紊。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

五峯胡氏曰。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有道德結于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有法制繫于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中原文獻集卷六

四一

王霸

程子曰。得天理之心。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為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王也。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反至于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于耗。

論刑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夷狄

五峯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

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御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諉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于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四二

四二

中原文獻史集引

原夫史集之作蒼頡初制其來久遠未徵盛衰
殷鑒興廢書帛載竹典宇宙相不朽厥緒弘矣
顧主文之職何代箋有東筆荷擔藉手鴻儒駸
商以上每論已周秦而後稽若國語去國策史
記以洎漢晉唐宋諸書史不一家篇帙散殊綱
中間事例樊青史筆互有低昂可每刪取太史
公苦心畢力悉採金匱石室之編推取其詞自
中原文獻史集引

蘭嵎朱之蕃書



中原文獻史集目錄

一卷

國語

謀父諫征犬戎
召公諫厲王止謗
芮伯論榮公專利之害
宣公不藉千畝
仲山甫諫王立戲
宣王料民太原
內史過知晉君臣必敗
襄王拒晉文請隧
倉葛不服晉
襄王不殺衛成公
單子知陳之亡
單穆公論鑄大錢
里革斷罟匡君
聲伯辭晉邑

中原文獻史集目錄

敬姜論勞逸

桓公用管仲

獻公史蘇論卜

史蘇知亂本

驪姬以危言劫獻公

太子敗翟于稷索

胥臣論教因材質

文子不欲伐鄭

將向賀韓宣子貧

簡子賞尹鐸

子木祭不薦菱

伍舉諫築章華臺

闕且論子常之敗

王孫圉對簡子

諸稽郢行成于吳

申胥諫吳王勿許越成

吳許越成越竟滅吳

范蠡諫伐吳

二卷

戰國策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蔡澤說應侯辭位

觸頡說齊王貴士

莊辛論幸臣亡國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燕王以書謝樂聞于趙

史記

五帝本紀小序論

項羽贊

景帝贊

高祖功臣年表

樂書

平準書

燕世家贊

外戚世家序

曹相國贊

絳侯周勃贊

管晏贊

范睢因王稽獻書秦王

蘇秦以合從說齊

魯仲連遺燕將書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樂毅去燕適趙

秦始皇本紀焚書始末

高祖贊

秦楚之際月表

禮書

律書

齊太公世家贊

孔子世家贊

蕭相國贊

陳丞相贊

伯夷傳

史記

韓非傳

孫吳贊

趙良說商君

白起王剪贊

范睢蔡澤贊

鄒陽獄中上書

賈誼吊屈原賦

李斯諫逐客

李斯對二世

蒙恬贊

魏豹趙越贊

淮陰傳贊

季布欒布贊

李將軍贊

相如諭蜀父老

汲鄭贊

酷吏傳贊

滑稽傳序

司馬季主傳

老莊申韓贊

伍子胥贊

穰侯贊

虞卿贊

蘭相如贊

屈原傳

屈原贊

二世責李斯

李斯贊

張耳陳餘贊

蒯通說韓信

劉敬封孫通贊

魏其武安贊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諫獵

酷吏傳序

游俠傳序

貨殖傳序

太史公自序

四卷

附報任少卿書

前漢書

高帝求賢詔

武帝察茂才異等詔

刑法志

龜錯論貴粟

貢誼治安策

賈山至言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中原文獻史集目錄

董仲舒賢良策三

司馬遷贊

五卷

前漢書

五帝書主禁民挾弓弩對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楊雄解朝

班固答賓戲

後漢書

明帝初行養老詔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禮樂志

賈誼論積貯

藝文志

過秦論

枚乘諫吳王書

中山靖王聞樂對

四

李陵答蘇武書

六卷

晉書

晉紀總論

南北史

閔朗傳

隋書

楊素贊

郭后贊

鄧禹贊

耿恭贊

梁商贊

江劉周趙列傳序

王符責忠篇

愛日篇

仲長統理亂論

盧植傳贊

逸民傳序

中原文獻史集目錄

三國志

諸葛亮前出師表

曹植求自試表

齊武王贊

吳蓋陳威贊

實惠贊

桓榮贊

班固傳贊

實貢篇

交際篇

樂志論

孔融傳贊

董鉅傳序

五

諸葛亮贊

韓擒虎若鄉贊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
欣意。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克
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
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
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
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
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
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
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
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

中原文獻集卷一

11

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夫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大戎櫛櫛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大畢伯仕大戎氏二君朝也樹立也言大戎氏性悍然也

召公諫厲王曰謗厲王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莫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以所上書呈帝
 典聖典上之
 史周時之史
 二聖之書
 無解于口家
 公列于時
 詩之有將士而
 無見其踪周
 諸論成事之
 諸老上師也史
 之少也其書
 以相教海嘉文
 師傳也情諸理
 籍之之故以開
 於至廣平下
 下漢曰陽下平
 日詩有近曰沃

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瞍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尊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上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芮伯論榮公專利之害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三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沐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尊，王流于彘。

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愷文不昭陽不承
獲旬而祇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取自愛也且夫陽
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
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襄王不殺衛成公

溫之會。晉人執衡。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絳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天君臣無獄。令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絳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單子知陳之亡

單子知陳之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茀不可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陂田若罔。膳宰不致饋，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

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暘而除
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
至而備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
傲曰收而場功脩而菑本揭局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
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
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
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豔有寓望數有
圖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租
野無魚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
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古同
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
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闔戶以告行理以節逆之侯人
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
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
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庖人獻饋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
官各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
賓至則以班加一等蓋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
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
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

九

言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惡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善無即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

穆公王師士

錢重曰母曰子以子為物輕則子行物重則子母行行子母行民皆得其宜

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惡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善無即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亂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御佐以淫於夏氏不亦潰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魯蒙而南冠以出不亦蘭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夢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單穆公論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房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令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八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灾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灾無乃不可乎將氏之與慶而離之將灾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

微亡古原山也

也

宣公夏濫於泗洲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眾孤留取魚登川禽而嘗之饗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置羅罟魚鼈以為夏槁也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置麗鹿設罝罝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斲澤不伐天魚禁鯨鰕而獸長麋鹿鳥翼殷卵蟲舍蟻蟻蠆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

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桔濟濟懷德君子于懷惟惻夫旱鹿之榛桔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十侯焉若夫山林園沼林鹿險衰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灾至而侮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灾脩也其所急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灾是去其歲而弱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曾語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十一

里革斷罟匡君

宣公夏濫於泗洲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眾孤留取魚登川禽而嘗之饗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置羅罟魚鼈以為夏槁也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置麗鹿設罝罝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斲澤不伐天魚禁鯨鰕而獸長麋鹿鳥翼殷卵蟲舍蟻蟻蠆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

大宋天子王
五采以朝日與

文伯魯大夫公
父伯伯之子公
家歌也

古欲善國政也
其居房公也
私多疑也
敵數也
家明之所李
變之變為大夫
不國代之司
不能去也
民多悲民而
伐也

疾痛也
疾痛也
疾痛也
疾痛也
疾痛也
疾痛也
疾痛也
疾痛也
疾痛也
疾痛也

子叔聲伯如晉
謝季文子
卻犇
欲與之邑
弗受也
歸

子叔聲伯如晉
謝季文子
卻犇
欲與之邑
弗受也
歸

藏之使吾無忌諱師存侍曰藏器不如真里華於側也
不忌也
聲伯辭晉邑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卻犇欲與之邑弗受也歸
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林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
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
如德夫苦成林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
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
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
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自民不能去舊因
中原文獻史學卷一 十二

內子遠也
元士也
元士也
元士也
元士也
元士也
元士也
元士也
元士也
元士也

中原文獻史學卷一 十三

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
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
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掌奉幣之
率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
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
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
士朝而受業書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慙而後
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
玄纁賜公侯之夫人加以絲衣紵緹卿之內子為大
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

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
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
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掌奉幣之
率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
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
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
士朝而受業書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慙而後
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
玄纁賜公侯之夫人加以絲衣紵緹卿之內子為大
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

齊語
桓公用管仲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
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足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
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
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慶事猶恐忘先
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
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
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齊語
桓公用管仲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
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足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

乾時之戰管仲
射桓公中鉤
施伯魯大夫
也

以香身自暴
為高位者
自辱也田獵也
侍園子而取
也單於之
網也戎車
列也戎車
將車也

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以
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
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
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
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
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對
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
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
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魯臣，故請之。則予我矣。
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十四

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
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
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
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
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子齊使。齊使
受而以還。比至三累三浴之。桓公親逐之於郊，而與之
坐。問馬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
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
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
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

能也利申也為
死道也

吃亂動易安易
也

開與從清淨也

單集田獵也

謂疾也

功字也吉能也
難字也視其平
視之均也即
稟賦小經也

論擇也此其
善也協和也
其剛柔也施
四方施其物用
于四方也歸教
也

監視也資財也
視其善與否
背曰負何曰
任地也何謂也
服牛車馬事
市取也

執拂也所以擊
草也大鐘所以
擊也也寒主
秋寒之時草枯

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農則其言嗇，其事易。公曰。農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
曰。昔先王之廢士也，使就閒燕，農工就官府，農商就市
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
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
士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
材，旦莫集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十五

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
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負服牛輅，以
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
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故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
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未耜耜
加麥，山及寒，擊粟，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

望也時耕謂立
事七後在故曰
也時耕謂立
也時耕謂立

司馬公注之
禮記亦謂也
記亦謂也

記亦謂也
記亦謂也

記亦謂也
記亦謂也

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榆鉅刈耨鉅以旦莫之
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笠身衣櫟櫟極夫雲雨塗
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遭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

晉語

獻公史蘇論卜

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
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
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十六

敵敵敵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舉焉何以事君大罰將
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
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慶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以憚
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
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
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
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姐
已女焉姐已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
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
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

晉人似姓焉之
後居戎故幽王
于戲重故曰俘

遷居也雖強也
重耳也中
耳也中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
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
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
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

刑難也

刑難也

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塞德而安俘女又
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

史蘇知亂本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
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驪重
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傲無辱之故公許之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
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
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
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十七

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
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其好而惡其惡樂其樂
而安其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
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
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
申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援之情彼
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
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
曰知難本矣

驪姬以危言劫獻公

僕也。通於。行。之。道。行。之。道。有。皆。有。術。未。也。以。國。故。也。敗。以。之。故。而。以。虛。胡。居。也。

利
同
利
上

民言教爲學
 也晚後孟境也
 言心後善後約

聖天子也

[illegible]

傳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惡
其竟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
夫無乃以國故而行疆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
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重其民而不
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
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
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宜解
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况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
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段親
無惡於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說欲
中原次獻史謹卷一 十八

已可接也
果於衆未於用
師也
濟也

は事ご相利也

故曰滿快如環而缺以金為之

五堅可平也
 庚以示強也傳
 曰堅庚實也

狂夫方相氏之
士也阻古訓字
將服是衣必先
組之

好父多要臣也
好內多要妾也

獻公以美言慰

中起如燭木
本不能燭也

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庫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益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辜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傲倉庫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繁之衣佩之金玦決僕人贊聞之曰大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使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

中原文獻之集卷一
十九

我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說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太子敗翟於稷桑

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于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于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其中矣君故生心雖竭竭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辜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

中原文獻之集卷一

十九

吳戰敗程於稷桑而反譴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胥臣論教因材質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適陳路不可使仇威施不可使仰焦憊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膝蒙不可使視驚瘡音不可使言聾瞶音不可使聰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賢之則濟可矣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姬文王不變少濫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傳弗勤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二十

慶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姚度于閭天而謀于南宮詠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台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同時惇通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感施直鐔博遠隆家環侏儒扶盧膝膝脛聾聵司火僮昏驚瘡焦憊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齒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

若川然有源以印浦而後大利也文子不欲伐鄭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蘇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雅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廿一

自中起是難去益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

杜向賀韓宣子貧

杜向見韓宣子宣子喜參杜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栢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執畧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栢之行而備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栢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

鄭守簡之材
公卿由之
宋卿朝西
之冬情其
留之治之

改律以爲
也尊信昭
春地也
六四上
子聖齊
諸國
年富
都州也
豈未
取美野
也長

師取也賸也
官正官長也
為師旅帥師旅
也
高徒也

此處實爲
一山良地
金剛大平
寺也應
見之結
福之地

100

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庶民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
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患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
民罷馬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
乃成頓王者吳與治十焉者吳皆臣無門三晉乃後也

太宰啟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和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

者距違天子之責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

觀之其所不奪也其為不置財用其事不煩宮

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處多可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攸夫烹臺榭將

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墮之也。若君謂此臺義而美
亦正以爲得
 事之正也
 已。楚其殆矣。
 閻且論子常之敗

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閭蓄聚積實，如餓豺狼。馬，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債足以賓獻，家債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閼於民，民多閼，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閼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國也

糗糒也。糗，乾食也。糒，飯也。

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

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
取富焉是動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故王之世戒若敖氏惟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袁郎為

子思雖善於莊
王也居放之族
其世亦不長使
與此所後復
得其時而中

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甚。四境盈囂。首尾相望。盜賊伺目。民無所放傲。是之不恤。而

蓄聚不厭其速。絕於民多矣。積儲滋多。蓄怨滋厚。不亡。

— 159

集 33

[illegible]

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機。顧食熊蹯不獲而見。靈王不顧其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其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相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王孫圉對蘭子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何相能道訓。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廿六

與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穀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宣卑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園闔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王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

則實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實之。若夫譚置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利簡子

吳語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答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信。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之。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廿七

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闕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繁依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過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

使冠令馬句踐請盟。一不嫡女。執箕帚以眩。姓于王。

實事也。

大志于齊。齊也。排也。及行。旅伐。齊及。振旅。而討之。

益威。北而。也。

大也。

使冠令馬句踐請盟。一不嫡女。執箕帚以眩。姓于王。宮一不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戮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說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申胥諫吳王勿許越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廿八

非懼畏吾甲兵之疆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矣。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益威也。

山。廣曰。樓。吳。越。子。夫。椒。以。保。知。政。謂。為。知。

越。王。也。稱。曰。傳。越。王。曰。知。

偶對也。

平。安。也。戰。而。不。利。也。一。言。也。

吳王乃許之。竟成。不盟。

越語

吳許越成。越竟滅吳。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誦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蓂莢。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孰與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廿九

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實。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

戰國策

是書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至劉向始成完書其中紀二百四十五年之事多可考鏡然名義渺然機詐相傾風聲氣習敝亦甚矣君子當究其言可也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惠文君

蘇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奔馬擊百萬天野千里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惠文君

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咤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

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惑亂萬端俱也

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能實策禍濁百姓不之上下相愁民無所歸明言彰理兵甲愈起解言俾服戰攻不息然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繼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慶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實則兩君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王忽於至道昏憒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嬴秦勝履躑躅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為我為叔父母不以為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設書陳陳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府功近地之
四端曰絕

即而謂秦兵不
能入秦關
以漢而八教事

武職用也

振門擊均為所

才教司為一節
結場而教同之
品居其美

摩燕鳥集開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太
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車重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
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
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
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
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
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
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
鎰為用轉穀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便趙
大重且夫蘇秦特館巷掘門索戶樞樞之士耳伏軾搏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三
衡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
仇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
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
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
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
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昭襄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王莅政有功者
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
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

為其獨安富厚
重祿有德之則

此無有

惟自謂其心也

自傷見離之說

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者將
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
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
足以當世實要不足以持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
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于
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
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
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
是何也為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
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
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
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闇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
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
望見之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
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
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
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
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謂欲太后及
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也

雖曰雖雅有問秦王復請范雎曰雅雅若者是者三秦王
跪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
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
是者交疏也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
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
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
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竊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
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也
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
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五

臣弗敢畏也太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
足以為臣憂秦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
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
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
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
胥掌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
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
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
臣何憂乎其子接與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
殷楚使臣得同行於其子接與可以補所賢之王是臣

范雎在秦時
范雎在秦時
范雎在秦時

二十五年
范雎在秦時
范雎在秦時

范雎在秦時

之大禁也臣人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
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是以杖口累累莫肯即秦耳足
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讒屠深宮之中不離保
傅之手終身閹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
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
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
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
恩遇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
賜也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
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
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
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徒卒百萬
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鶩
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令反開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
是侯為國謀不忠而太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
所失計范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
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
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
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
辟千里膏土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六

范雎在秦時
范雎在秦時
范雎在秦時

趙已攻齊
王曰二攻大
王曰三攻大
王曰四攻大
王曰五攻大
王曰六攻大
王曰七攻大
王曰八攻大
王曰九攻大
王曰十攻大

諸侯見齊之難。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王辱軍。戰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戰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憂。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然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于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七

國之難

國之難

與李無諱。高陵進。不請。四貴侮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今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仇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收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淳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秦澤說應侯辭位 昭襄王

秦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齊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歎。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

辯智之期
智志期得此

許行道之效

極身竭力也
還私不友顧

離與相問
解與解同

伊因之曰子嘗言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愛敬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其天年而不大傷天下總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太公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九

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聞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關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藉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亡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之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十

荆楚也

荆楚也

金勝也
分縣者所

大吏皆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感不近
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
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
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禁地方
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
郢都，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
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
鄲，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胡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
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
為楚悼王，衆無能廢，無用，擯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

中原大獻史集卷二

十一

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
所聞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擊草初邑，
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
勾踐終結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
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
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
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
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
又斬范中行之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
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

中原大獻史集卷二

十二

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越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
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嚴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
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
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八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
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
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
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
遂稱病，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牧
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
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
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蘇秦以合從說齊宣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
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
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
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
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
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
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聞
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

未目後慎虛作
恐喝之詞

詞意虛作
恐喝之詞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十三

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太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令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穎觸說齊王貴士。宣王

齊宣王見穎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士貴。且老莊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有敗去。仰下季。墜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

此後有齊人
以功不立
不為而後
不為而後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十四

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觸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天下仁義之士。皆為後廢。辯智並進。莫不來與。東南西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貴。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其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刑。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廢。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休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

領書破此中將
未改翻然就晚
會安步其後即
當與魯連將定
恭嚴不足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十五

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之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襄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後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樂廣將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十六

下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救而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懷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軀壽世。東封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

談佳計而尚尤
封爵

公輸班與子孫
以攻宋也。後孫
交墨子也。非之
賊之。故其策之
全固存矣

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鉤。暴也。管仲
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
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
而不見。窮乎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
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
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
使曹子之。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
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
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
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十七

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朝
而反之。天下震動。驕驕威信。美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
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
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
立系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救也。公其
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鞏而去。故解齊國之
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莊辛論幸臣亡國趙襄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綦從鄢陵君。與
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

相也

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
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棄楚國
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
秦果舉鄢郢。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掩於城陽。於是使
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
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
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
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
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蠶蠶而食之。仰承甘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十八

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
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
雀因是以俯。蜀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
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
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
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
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鰭鯉。仰翫陵衡。奮其六翮。而凌
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
者。方將修其落。虛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
矰。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

後唐書

前古況也

莊辛論幸臣亡國趙襄王

也

此一年使子
孫承其後之
事也

封侯而封之
方四方全其
民

望其滿也

作十三大節文
最著焉

猶然也

還俗不與俗同
俗所不與俗同
人之所不與俗
同

與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
陂，北陵乎巫山，飲如溪流，食如波之魚，左抱幼妻，右擁
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
子孫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
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從鄢
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
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
受命乎秦王，填竟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之外，襄王聞
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為陽陵
君，與淮北之地。

中原文獻史集卷上

十九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晝閒居，肅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
之用，念簡襲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
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
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
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
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除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
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
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
被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

今日安于不
思俗遠

胡服使王孫綰告公子成曰寡人
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
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違主先王之通誼也今

中原文獻史集卷上

人矣。肅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
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禹初入裸國，非以
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
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
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感焉。世
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
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綰告公子成曰：寡人
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
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違主，先王之通誼也。今
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
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
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
有所出，功有所心，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
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
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
朝服之功，使謀謂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
王之胡服也，未便獲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
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
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

服也。大服也。以其皮為之。其縫也。大縫也。其大縫也。其大縫也。

高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也。也。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達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太王圖之。使者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又身。錯臂左衽。斷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鯀冠。林木。縫大。美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剛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廿一

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湖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脩燕東湖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無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

無實。雖無實。則不亂于物也。當禮順也。

制於服。為上所制。而服從者。

開通。有詳。開則。改前之為也。

鄙非社稷之神靈。即鄙樂不守。先王念之。其怨未能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脩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惠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廿二

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令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

禮世施禮于世

郊官長禮是
奇服也而
方俗隨心
越人官改易
而乃有率
大禮之屬

犯奸者身死。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
之大罪也。臣雖愚。願書其忠。無適其死。王曰。竭意不諫
忠也。上無殺言。明也。忠不避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
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
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
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
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罷奇僻之服。中
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
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
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

中原文獻集卷三

廿三

竟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
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
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
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
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
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
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
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
令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
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此言禮義而古

梁王魏瑩

此言禮義而古

此言禮義而古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魏惠王

梁王魏瑩。鴈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
席。揮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
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
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
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
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
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雲山。左江而右
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
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
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
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
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中原文獻集卷二

廿四

樂毅去燕適趙 燕惠王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
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
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
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
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
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

先王而後報

成功立名二而
主德
報即出則以
即傳之

後復也

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
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於人新即位。左右謀寡人
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
自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
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
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
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答質之罪。以傷先王之
明。而又害於天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
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
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

中原文獻集卷二

十五

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
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
官。賭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
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
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
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
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
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
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閉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
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

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河。

元英。燕。樂。名。府
當。名。對。立。之。趙
當。名。王。次。上。二
趙。也

新。三。之。君。皆。重
世。之。亂。昭。王
順。也

非。是。不。與。其。說

後復也

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河。
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齊。上。齊。上。之
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
莒。僅。以。身。免。珠。王。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
元。英。故。鼎。反。乎。磨。室。齊。諸。諫。於。靈。臺。劉。立。之。植。植。於。汶
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憐。於。其
志。以。臣。為。不。煩。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
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

中原文獻集卷二

十六

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
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然。雪恥。夷萬
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
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
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
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
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
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
王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
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

此其下情也
故其辭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大恐也。臨不測之非。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取也。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燕王以書謝樂間於趙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廿七

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鄆。使慶泰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樂乘以五萬遇慶泰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頤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

人所知

若夫人之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故人之過之任者。道也。世有為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而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廿八

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更于魯。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怠。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

論不修心言凡
論不修心言凡
論不修心言凡

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宜怨之乎。願君指
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隱心。以成而過不
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
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故以書謁之。樂
問垂。然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廿九

史記

漢太史公。司馬遷。續其父談書也。目叙論之詳矣。
易編年。為紀傳立。後來史官法。所謂述舊易。作古
難者。非夢。係特起之士。孰能之哉。遷沒後。褚先生
補其所漏。然言辭謗鄙。去遷意遠矣。

五帝本紀 小序論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
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
同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冊

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
是。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章矣。頌第弗
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見於
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
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秦始皇本紀 次書始末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
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
卒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
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

六八字篇中開

此以言諸侯
事天又法

城之守城軍也

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
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
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
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
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
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
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
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
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
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卅一

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
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
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
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奉主以為
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
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
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稭
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
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賢樂
卜策種樹之書若欲以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項羽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
重瞳子羽豈其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
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
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公裂天下而封王
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
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
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卅二

高祖贊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
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
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
之間可謂大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
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
左纁紫長陵

景帝贊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
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

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於陳涉雲吳滅秦自

項氏撥亂誅秦平之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

間沛公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是之亟也昔

禹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

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義十餘

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桀

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卅三

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

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

是無尺寸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隳雉萬世之安

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

遠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其為天下雄矣

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

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

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

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常

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棄微也余讀高祖侯功

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

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

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

子豈非薦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

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

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

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

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濯壁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卅四

餘皆坐法墮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

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

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縱

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

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出人力也

其於至大行禮也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

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

其節

自仲尼至厲
一段古礼廢而
人適樂重可傷
也

秦有人下至末
古者禮制其如
未及焉何哉

自此至漢之
分以古礼
之文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卅五

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
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
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
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
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
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
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
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
有節文仲尼曰櫛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
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無備三歸循法守正者
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
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
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
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
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
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尊君抑
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封孫通頗
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
量則爭爭則亂先生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

使音其音也

越席謂蒲也

行古語

以兒牛皮
席也此以
段皮大陳得
原侯解龍謂

多飾而為
無音現

北風也又文
新也說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卅六

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
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米所以養口也樹蘭
芬蓀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
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
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
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
體也側載臭蓀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
鸞名聲步中武象轅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旒所
以養信也櫛兒持席較鞶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
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
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
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
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
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
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
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
也是儒墨之分
凡禮始乎成成乎文終乎競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
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
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

可以其言故能便
聖白者前

守宮也言子
或居也言子
之行非人居
居也外人居
之外則為他

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
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
以有辯至察以有悅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
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
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編陋之說入焉
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
隆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應則不可欺以輕
重規矩誠措則不可欺以方負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
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負之
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廿七

方之民法禮之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
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
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
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
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情欲省禮之隆也
文貌省情欲隆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
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
其中步驟馳騁廣譽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
城是城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決曲直
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

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誥也

樂書

何以曰節樂明
樂有節節不可
至子機也故以
度指為樂之言

其節也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
股不良萬事隨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
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
則循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
咏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
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
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
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廿八

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
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和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
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嘯敬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
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為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
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是群名顯鄴
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
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也凌遲以至六國流
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猶
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
以懼也堯積細過忘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

其情如斯則
其言如斯則

律書
律書
律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律書
律書
律書

三王樂各殊名亦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
歡喜合殷勤非此和悅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
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世高祖
過沛詩三侯之章今小兒歌之高祖明令沛得以四時
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肄舊而
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
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習會五經
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律書

正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票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較勝負
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
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
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令
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
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性情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
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成湯有南
巢之伐以殄夏亂逋廋速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
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
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無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

律書
律書
律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律書
律書
律書

詰然身龍君尊當世頭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則
於大較不權輕重微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若府失守
小乃侵犯刑罰遂執不移等哉故教者不可廢於家刑
罰不可拘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
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
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
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
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
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叛大國之王雖稱
藩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
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
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令陞
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徂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
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
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
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顛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
帝加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令匈奴內
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
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障結和通使休寧遠

陸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自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鶴吠狗煙火萬里可謂至樂者乎。

平準書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積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衛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棄宇牝者傾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四一

繼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後財驕溢或至無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與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齊太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閭閻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燕世家贊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

此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厥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遠矣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田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四一

外戚世家序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

不曰大公望
同功而曰則
天散宜其力
與大史公下
斤西原

曹相國贊
曹相國贊

曹相國贊

曹相國贊

命也哉。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深

蕭相國贊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贊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四

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陳丞相贊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子竟自脫空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周勃贊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

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匡國威重。執堅刃。穰苴。有加以馬之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伯夷傳

夫學者載藉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曲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

中原文獻史集卷上

四

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焉。其文辭不少。推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大公以義人許
其心自可

上下千古無假
悲歎感憤之情

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
犯忌諱而終身沒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
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
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
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李
者死權眾庶為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

大史公言其
不能與凡大
子言之故
而內尤有
後世無聞
必附者士也
此一篇大旨
足相證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四五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
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神農黃帝夏商周天子我
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棄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
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
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
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
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
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
犯忌諱而終身沒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
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
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
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李
者死權眾庶為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

世者非謂其仕
也自有其志
有者非謂其
詩中意也

管仲之因四
聖之德而為
春秋之傳
氏家傳其
作傳以資
莊相

物盡之極猶
為抑而太史
過激之詩耳

管晏贊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
春秋詳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
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
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
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
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四六

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類
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
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新錄焦太史景選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史記

韓非傳 并老莊中韓首

此書是韓非子
論法家之言
奇崛論法家
有是光集文字

東坡詩論
此海

此書是韓非子
論法家之言
奇崛論法家
有是光集文字

韓非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實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且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明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

說得好的

說得好的

說得好的

以百里奚為
人皆謂其李斯

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心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讒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沈潛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膚。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則非能

仁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適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適我。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幾。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則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三

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亡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隄下有逆鱗。任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霸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

宋本李斯下以
趙高之謀
趙高之謀
趙高之謀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何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龐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適遣非使秦王。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四

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破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吳贊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龐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贊

太史公曰。然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

中書及後成
功以公不思
也

此說事有本
特得本且明
白簡易如
秦漢文不
多待者

趙良說商君

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徐舍俱死，何異螻蟻？
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窮於江上，道乞食，志
豈當須臾忘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
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
曰：「鞅之得見也，從子蘭舉。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
弗敢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
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

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亡言而無誅可乎？」商

五

君曰：「諾有之矣。」
也。夫子果肯終日亡言，鞅之樂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
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
傾望見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
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
秦六七年，而東伐鄭，西置晉國之君，一拔荆國之禍，發
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
款聞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
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

此說以功
聲也

謂以左史
或謂在左
史也
則其說見
於史記
或謂之左
史也

趙良之說商君
即秦漢之說
僕也及所謂
若之之其
能得見之
亦向於商君
豈不功而
我惟其不
之車製成也
夫

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
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
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
冀闢，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
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
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
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何不遏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
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
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六

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
為車右，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
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
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
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
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
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剋之而待。
穰侯贊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
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

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贊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均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虞卿贊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覩大體

中原文獻集卷三

七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和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范雎蔡澤贊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勝道哉然二子不因

范雎蔡澤贊

簡相如贊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簡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無之矣

鄒陽獄中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暴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

中原文獻集卷三

八

不諭而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誅信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察之昔者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狎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賜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將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

昭烈馬先生
七日而後其妙

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書
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
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
食以駟騾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
授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膽相信豈移於
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昔者司馬喜膺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
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書捐朋黨之私
抵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
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九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
以政竇威飯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
素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
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
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
囚墨翟夫以孔異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
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
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
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宋象象蔡

七使人之姓一
之於子三也
之於子四也
之於子五也
之於子六也
之於子七也
之於子八也
之於子九也
之於子十也

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術宋魯之職則五伯不更
稱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主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數
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
下何則欲善無敵也夫晉文公親其難而彊霸諸侯齊
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與
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
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
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
公為人羅網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音披
心腹見情素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變於士則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

桀之大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
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
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
眾人無不按劍相眦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蠶木根抵輪
困為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
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
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
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棄棄之術挾伊管之辯懷
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抵之容雖
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棄按劍相眦

阿家名樓下真者為釣

即湯書其休古所未有也起此格所以此也起此格所以此也起此格所以此也

水史公作屈原傳其美使以離辭其作一節離離其辭其辭之起者

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席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羣此飽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蒙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四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嘔穴巖穀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諫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謂好色者以離騷有楚地牛事以思屈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微借用之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已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諫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無怨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蹂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患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闕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秦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悲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十二

戰事本中
戰事本中
戰事本中
戰事本中
戰事本中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懼至鄧曼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
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領得地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
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斬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
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
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
不聽亡去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
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
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賡顧楚國擊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
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
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
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
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三

源父計身處子

凱以時人太分
明其才甚而其
志甚大而其
則故其

原以宗國無可
不為其故雖人
而不必全其子
乃何何必懷此
其意也

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其挫地
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云云
賈誼吊屈原賦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遠去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
子侯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欲弔
先生遭世罔極兮墮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兮鳳伏
竄兮鵩泉翔翔蘭茸尊顯兮諛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
已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損兮鉞刀為
銛于嗟墨墨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實康瓠騰駕
羅牛兮駭寒驢驢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
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
煙囂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
九淵之神龍兮湯深潛日自珍彌融煥以隱度兮去豈
從螳與蛭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
驎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大羊般紛紜其離此尤乎亦
夫子之辜也騁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
於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子孫增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四

以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
湖之鯉鱉兮。固將制於螻蟻。

太史公曰。余讀莊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詞。道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相其為人。公且賈生。爭
之。又惟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謂。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李斯列傳諫逐客 二世責李斯 李斯對二世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
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五

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
用。諸侯親服。獲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
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
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張儀。逐華
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
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
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
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珠之寶。削月之珠。服
大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芝之鼓。此數

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

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鄧
衛之女。不克後宮。而駿良駢駢。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
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璫之珥。阿
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
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箏。而歌呼。嗚鳴快
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
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
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六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
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墮海內制諸
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
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
無異國。四時克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
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
士退而不取西向。裏且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
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

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竟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雖蓬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糲糲之食。藜藿之羹。飯上飯土。銅雖監門之養。不嚴於此矣。禹鑿龍門。而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胫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蓬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七

以書對曰。夫賢主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竭其主矣。此臣主之分也。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

李斯傳也。唐文選也。

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矣。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八

於道者。夫矣。矣。矣。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鑒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擇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壁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

李斯傳也。唐文選也。

金然解也止也
言人止不行之
辭止何動則否
心為人止而後

結終不謂也
是字所無也
是字所無也

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於
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
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後何事哉。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
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
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
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
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
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
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
能滅仁義之塗。掩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九

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
諫說分爭之辯。故能竿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
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
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
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
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君樂。則督責之
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
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
生。不能加也。

此二世謂李斯
死信曰信罪固
當死矣

當死矣
屬之連東城望
乃餘望此其中
乃無絕地也

其顯明也謂並
待四顧地則其

太史公曰。李斯以問閭。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罪繫。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
不務明政。以補王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
未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
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贊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
城。亭障。塞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
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二十

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
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朕哉。

張耳陳餘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後。莫非
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又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
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其名。舉雖高
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

八史記
卷之四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搯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淮陰列傳

前漢書卷之四
淮陰王

八史記
卷之四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一

八史記
卷之四

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難。難也。俊雄豪傑。建號立乎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櫜。連煙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越。韓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其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曰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城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

八史記
卷之四

此數語便
信心緒

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今天下鼎足而立。其勢未可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德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秦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二

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載人之患。衣人之衣。食人之食。而天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翼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要頭而竄。逃歸於漢。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

其大者

其大者

其大者

其大者

大於張廣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
 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
 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
 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
 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
 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勇略之下
 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何趙
 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
 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實主
 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廿三

難得而易失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
 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
 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動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劉敬叔孫通贊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廿四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
 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
 微細空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叔孫通輒
 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太直若拙道固委蛇蓋
 謂是乎
 季布樂布贊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禁身僅與軍
 寡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
 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

田公遺大不此
行日善以功名
自任而其處
與之際如此可
歎也

搜奇功之奇作
桃李本不樂
但以學之
故人多注其下
自其後任命
志心能作也

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
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赴越湯。如
歸者。彼誠知所履。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魏其武安贊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口舌。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成禍。武
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貴。而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遺類及
人命。亦不廷。衆庶不載。竟彼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矣。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五

李將軍贊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悽悽如鄙人。口不能道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
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
以論大也。

司馬相如列傳論巴蜀檄

論蜀父老

諫獵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
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詎勝請和。康居西

城重譯請朝。首來享。移師東指。闕然相誤。言其
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禁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慢。庭
頭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蒙。使遣中郎
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
然。靡有兵革之事。戰聞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
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
聞烽舉燧燾。皆攝弓而馳。荷兵而卒。流汗相屬。唯恐居
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忍心。如報
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
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
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
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
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
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

實也

則制用軍與法

好如覆水。魚腹
著枯骨。頭有冠
則不。必。雖有冠
則不。必。雖有冠

變主皮

列甲第在東第
東故云東第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十六

城重譯請朝。首來享。移師東指。闕然相誤。言其
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禁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慢。庭
頭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蒙。使遣中郎
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
然。靡有兵革之事。戰聞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
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
聞烽舉燧燾。皆攝弓而馳。荷兵而卒。流汗相屬。唯恐居
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忍心。如報
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
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
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
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
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
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

和生也

成也同於上常
登三登上之
上

謝周夫家也
從夫正也

不存之地謂所
不備而後毀
孫也

和生也
篇主意

長躬使跡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
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極
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
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
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
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
齊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
鶴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
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謂然並稱曰允哉
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故因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廿九

靡從因遷延而辭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
貴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
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與不及還轉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
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挾於數下而羗夷接
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奉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况
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愛之意
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

士是也上堂
恐墮也

自陽物以下數
清乃法者靜後
入混八八則去

以史公之
不其然則中

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
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
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
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溢說然其要歸
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
篇

汲鄭贊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三十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
况眾人乎下邳主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
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
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公列傳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
之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
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
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昔天下之網

此等文字
皆以明其
意也

人主俱上下
端與人主俱上
下也則用便奇

以得義而通
止大史公憤激
之書也

當矣然義偽明其極也上下相通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斷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悉然不至於姦黎民父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太史公曰自鄧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鄧都抗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辨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復以中原不救史集卷三十一

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惡者足以為戒方畧敘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唐漢李貞擅殺人東郡彌僕錮項天水駱望堆咸河東褚廣要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峻驚水衡閭奉朴擊賣請何之數哉何足數哉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主功名

亡者存之死者生之

便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問荅人也讀其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廣漢張敖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苗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

中原不救史集卷三十一

世二

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獨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堅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人安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

春由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考親。藉於有土卿相之
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不謂賢者矣。地如順
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
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
自秦以前。匹夫之使。湮滅不見。余其恨之。以余所聞。漢
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及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
文罔。然其私義廉潔。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
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
自快。將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
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卅三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
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貨殖傳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助論。
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
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纒旄玉石。山

此本也。謂此處
則此本也。謂此處
三金即此五篇
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卅四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
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子。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
公望封於營丘。地瀉。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
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如流水。而輻湊。故齊冠帶衣
履天下。海岱之間。欽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
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
氏亦有三歸。位在倍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
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
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
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

此篇指其利而論
謂其利而論

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容無所之。以而不樂。吏伏於罪。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受漢江。淮。宛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誦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卅五

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不待價而之。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盜。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之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蘇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

第二作流
世皆拾亦作
論者史引之
無幾也

極也
和神米

四不暇以生故

其封之不仕之
人其田園牧養
之利其子封君
也

二百五十
十餘千五百
十餘也馬
千錢以收為
千及二百
兩也十石以
四萬數萬方也

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壯。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捕家。鑄幣。任俠。并無。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談形容。揆鳴琴。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皆奔

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戈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賢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貴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然不餘力而讓財。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卅六

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聘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悉听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之。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齊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

此傳乃韓退之
王季子傳之類

此傳乃韓退之
王季子傳之類

此傳乃韓退之
王季子傳之類

此傳乃韓退之
王季子傳之類

城甲千畝。畝中之田。若干無厄。千畦。蓋非此。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聞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慶奇士之行。而長貪賤好。詭仁義。亦足羞也。

夫織畫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

業也。而桓菽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鄧氏鼎食。胃脯微耳。蜀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司馬季主傳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議論。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偏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

此傳乃韓退之
王季子傳之類

此傳乃韓退之
王季子傳之類

朝廷必在下賢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下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與而之市。遊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謂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矍然而悟。微纓已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慶之。今所慶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聞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諱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此。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拔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曰。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諫不聽則退。其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魯人也不望其然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也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已雖
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為喜去不為恨
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謂羞
矣卑而前嫌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實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
以法為機求利逞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
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
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廿九

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及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猶不服不能攝姦邪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
凰翔乎蘭芝言窮爭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眾公等是也遷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
地象四時順神仁義公策空封旋式正基然後言天地
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

禮記卷之五

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
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
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亡其冠帶然後乃
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
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
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
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
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
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四十

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
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
用輜車負裝之不重也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
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
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
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亡
公貴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虛事
空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
王語必道上古慮事空計飾先王之功語其敗害以
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

聖王之功蓋亦
足以自足矣
故以自足而
求其功之全
也
聖王之功蓋亦
足以自足矣
故以自足而
求其功之全
也
聖王之功蓋亦
足以自足矣
故以自足而
求其功之全
也

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教也
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騁驥
不能與嚴驢為驢而鳳凰不能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
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
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
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
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
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伯頭卒
不離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
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擠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
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
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
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
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拒罪而賈誼為梁
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自序全 小 丁 不 載
昔在頡頏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
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

傳則善傳則也
又三才傳則而
釋之文傳則而
守之則守也
註解地名
項明封印為殿
王
漢書太史公
武帝征伐後
相上天下計書
先上太史公
上丞相府事如
古春秋後傳如
古史司馬遷為
太史公非公者
遷其人也
詳說也或曰
此六字要指通
自如五字所說
若其指陳得
失皆出不能易
也
賜諸言雅不用

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中軍隨會秦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
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
以傳劍論顯則賈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
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固而守之錯孫靳章武安君
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還
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莫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
當始皇之時崩賈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
之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
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莫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
易於楊何皆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懲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
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
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
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
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
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
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導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
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

此篇全無
利祇

八位八卦之位
十二成合三次
也二十四節就
中氣也亦有誤
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四三

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已名實不可
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之萬物。其為
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
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
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
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
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
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六位
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
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
寡約。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
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
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割。食土簋。飲土刑。
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
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
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
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

此篇全無
利祇

此篇全無
利祇

此篇全無
利祇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四四

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
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
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
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
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失
其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
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
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
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
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
子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自
自。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
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
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
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
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耕
收。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
六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鄒魯。都

其意何也其
實為之不知
其意何也其
實為之不知
其意何也其
實為之不知

唯人通也
否不通也

重其意也
也故也也
也故也也

以不知春秋前有諱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臣
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
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
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
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
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
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
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四七

者難知壹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
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
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天子所論欲以何
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
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
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復符瑞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內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此意何也其
實為之不知
其意何也其
實為之不知
其意何也其
實為之不知

此意何也其
實為之不知
其意何也其
實為之不知
其意何也其
實為之不知

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不載滅功臣
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
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
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
獄繼眉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天是余之罪也夫
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
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居陳蔡作春秋屈原
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
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四八

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迹陶唐以來至於麟
止自黃帝始
報任少卿書 附遺既被刑為中書今尊寵任職故人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三下曩者辱賜書
教以順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動懇懇懇懇若望僕不
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黜亦嘗
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願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
蓋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誰曰誰為為之孰令聽
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
用女為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

若由夷終不可以為禁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安為太子事
因十餘年卒
得賜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冤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章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荷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慘於殺利非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彭已不能自立
不足為事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四九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曰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官堅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侍罪章數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願下大夫之列陪奉

世不有賴
本件附詳

同前古亦備周
家也

但居門下則為
侍中也以此則
不為事也相若
彭已不能自立
不足為事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五十

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劇形為掃除之隸在關世之中乃欲仰首仰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未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竭思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孟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謀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鹽裹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戰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漣涕沐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

奴才等謹啟

奴才等謹啟

奴才等謹啟

奴才等謹啟

奴才等謹啟

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恒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奉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五一

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顏其家聲而僕又何二之憂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勇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

不辱身其次不無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誣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其次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何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當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裁縲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撻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

謂時人也

左傳云子孫何人
之不振也

李三人無目
之不振也

其人若知人
者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五三

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為僕
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
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
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
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
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
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
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
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之。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
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
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得其成敗。興
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千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
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九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
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
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
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
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污

則則則

是也

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
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
知其所以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晝夜衣也。身直為閹
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
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瑑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
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
陳固陋。謹再拜。

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五四

史集卷三終



前漢書

後漢玄武司馬扶風班固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九年事固既獄死書頗散亂和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續校內入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中有踰瑕史氏論之詳矣茲錄其粹者

高帝求賢詔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安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詔曰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綿繡纂組害女紅功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

後漢書卷四
後漢書卷四
後漢書卷四

武帝察茂材異等詔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踴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折拓弛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後漢書卷四
後漢書卷四
後漢書卷四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殲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即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

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已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周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

中原文獻集卷四

三

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莞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王帛云。手執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

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傳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者成。群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貶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

中原文獻集卷四

四

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郊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竟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軌得獄。奸岸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

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費索茲有所隱則狃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其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推公名平者多後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惜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尤多者也

食貨志

賈誼論積貯 晁錯論貴粟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五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多恃今替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心太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責罰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貼言危者若是而土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

時世時也漢時民欲時者祇之傾望也賈誼之也此危者之

賈誼也謂與天子相此故

賈誼也謂與天子相此故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六

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凶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盜起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萬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

取一箇二爲倍
而富貴者其財
物也

食則飢寒不制衣則寒夫饑饉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庫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收之利如水走下四方止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地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止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止逃者得輕貨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饒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七

王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止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財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惠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紡績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以農夫之苦有阡陌之

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綳此商人所以無并農人

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漂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綳此商人所以無并農人

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藝文志

簡衣未也其子
六經如也
派衣之未易
廟與倉也勝也

當謂治者則足
而後知其子
誠也居其也

許子十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
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露出並作各
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
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
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
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
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
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
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
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取萬方矣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九

賈誼傳 治安策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三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編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竊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因制搶攘非其有紀胡可謂治陛
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
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
體之重或之樂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六經如也
派衣之未易
廟與倉也勝也

當謂治者則足
而後知其子
誠也居其也

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
訟衷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
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使頌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
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
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
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十

陸下計亡以易此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綵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
子后服所以廟而不晏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婦妾白綬
之表薄紈之裏縵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
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
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卒得為后飾然
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綵而富民
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尊妾緣其履此
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
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得

此等事皆由人心之變而為之也

極田畝也其
極及銀借其
父而容也其
為也而也其
婦也而也其
乃其也其
無也其也其
計也其也其

劉謂劉而取之
此等事皆由人心之變而為之也

不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之
屈矣盜賊直湏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
至大不勸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
之二歲秦俗日助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公家貧子壯
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其孺立而誅語抱哺
其子與公併侶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
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曆六國兼
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神
辨無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
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
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
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
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
者殺父兄矣盜者剽竊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
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石粟賦六百
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
臣特以薄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流俗失世
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遠然耳夫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十一

虛謂也

維所以繁船稽
所以刺船也

亦上言其新主
亦有居其地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
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
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
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
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
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
虛今四維猶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之
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
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之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十有餘世而
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
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
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誕生固舉以禮
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
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惠義師道之教訓此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十二

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記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禮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

亡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而所以使民善者。或與或。或道之以德教。或威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威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年。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

公羊也虛側附

為諸客馬之
歲習馬所食之
也

天子年分家
右同姓同伯

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
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
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
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奉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應
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
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十六

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廼及庶人等級分
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
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
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
以黜削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憂弱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
則下入心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
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
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
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

其後中之語也

不報也以為常
事也

衆庶同黜削則答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
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過握重權大官而
有侍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容而禮貌之
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
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
輸之司寇冠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
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
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十七

天子之所當敬衆庶之所當寵死而死且賤人安得如
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
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警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
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
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
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彼將大馬自為也如遇官徒
彼將官徒自為也頓頓亡恥集 詭 亡節廉恥不立
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集主上有敗
則因而振廢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

方以類聚

盤水加劍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且取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曰汙穢。曰惟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之有其辜，至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鵲毛，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炭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要以廉恥。故人於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

泰山秦墓

在我為秦墓

刻中地為從

之皆安，願行而忌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王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願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縱離衡，兼韓魏，破秦，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遁而不敵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

天地四方為一
合
百景即百景

鍾立及也

鍾立及也
鍾立及也
鍾立及也

是繼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山
河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
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
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取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
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
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
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
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
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轉而攻
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
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峭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

錢也
錢也
錢也

一大謂陳涉七
百景公至始皇
九七世

此等以通書
此等以通書
此等以通書

此等以通書
此等以通書
此等以通書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耒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謫戍之衆非抗心國之師也然秦之天下天下之
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
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
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也
賈鄒枚路傳 至言 諫吳王書 尚德錄刊書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喻惟陛下少
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
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
百姓任罷緒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
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
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
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挽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
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慶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
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為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蒿。蔽家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席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馬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也。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不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遇沉於縱欲。恣行暴虐。愚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廿二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鮀。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遷屨。舉賢以自輔。弼求修己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者。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後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戈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廿三

秦始皇本紀
卷六
秦始皇本紀
卷六

水旁決曰
天下之
水旁決曰
天下之

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謚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廿四

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行恣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媚。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諸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吊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裹麻經。

一子不事
後二子不事
二日不事

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思念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訴訴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心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廿五

膳，不聽樂，減外徑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守至公卿，茲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頭少須，吏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此乃自為成
則定之之
一月之內全
家之財生
亦放之不用
方散之月也
伊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廿六

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乘秦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齊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顛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

屋上水花下
木也幹交木
木也

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且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紮卯。難於上天。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紮卯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

中原文獻只集卷四

七七

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心
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留穿石。
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
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迨可搔而絕
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
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
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垂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
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
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
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
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
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如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
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
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
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廿八

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
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然
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蒙臣聞
春秋已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
符宜改前世之失已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
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
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
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心
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

獄練周內謂精
也得於即事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廿九

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
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
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刺為明深者獲功名平
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
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
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
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
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秦當
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
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矧為一
切不顧國惠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書地為獄議不
入刺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
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亡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
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鳥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
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
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
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真
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景十三王傳 中山靖王開樂引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欬。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伫。而不食。雍門子壹微令。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庶漂。山聚。成雷。朋黨執席。十夫撓推。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蒸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暉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晝夜宵見。然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雲亦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閑。不得聞謔言之徒。蠢蠢蒼生。道遠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腹心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水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惓惓馬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董仲舒傳 良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

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有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謹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三一

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無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而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

禮記同發子
論侯謂之度
升天子之位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三二

成性也。已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始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三三

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故桀紂暴虐。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昇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樂。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虞。故政有眊耄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改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跡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者問將欲興仁義之
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
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
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
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
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其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
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
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
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意
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三四

迹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
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
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
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
此民之所以窮蹙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
厚祿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
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
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宣震以大窮
富者奢侈益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
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

食氣曰茹紅
曰工

一統者乃物之
統皆歸于一也

以蕃而穀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
民爭者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
大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然而出其妻食於
舍而如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得園夫紅女利
庫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
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
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
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修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三五

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
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
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常恐乏匱者庶人之
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
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
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
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
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咸息然後
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李陵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
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
還答慰諭勲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
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
常攜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酪以充飢渴舉目言笑
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
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三七

先君謂其父書
戶也即華上子

切要恒痛也

悲鳴吟嘯成聲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
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
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自國恩為世所非子
歸受禁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
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
心區區之意每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
刎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
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
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恒令人悲增怛且嗟乎

堪勝也此時
功大雖以勝此

戰血餘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三七

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
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師絕域五將失道陵
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漠之外入強
胡之城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紅當新羈
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渠帥使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
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
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數又甚懸
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
備載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于戈然陵振臂一呼割
病皆起舉刃拍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
徒手奮呼爭為先登當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
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
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百萬衆困於平城當
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
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
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
軍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
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
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

先帝聖訓李應
高臣請衛青也

子之古詩
各月方上議
以爲社

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
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
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
為漢臣。安得不云乎。昔蕭樊囚繫。韓彭組醢。蕭錯愛
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貴誼垂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誅。並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
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
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
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三八

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
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矜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
陵謂之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
過二百萬位。不過典。何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
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現威合侯之類。悉為卿廟宰。
子尚如此。陵復何望。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
不。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
泣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
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

子之古詩
各月方上議
以爲社

名死則至。變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
之吏。弄其文墨。邦。領之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
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勅事。聖恩。之下。亂子無
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司馬遷贊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叙之。
上繼唐虞。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
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曰。魯史記而作春
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三九

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
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無諸侯。有戰國策。漢興
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
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
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
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
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廉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
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
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辭而不華。質而不俚。

卷五
五兵才教子
推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選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雅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史集卷四終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十

抗漢也

據唐用之器
為杜也疑大校

三公有司後
案以訓公孫弘

有事有四方
神也

新錦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漢書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西傳五兵才教子書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倫非常有事則以殺于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主諸侯力政強侯弱眾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防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糧鉏耰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義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心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

人凱還師旅之集也

梅子一節主惡

李國澤地多阻在而難自也

不其然哉

心良民以自脩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猶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主父偃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隱忠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者未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二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救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然不可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腠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

侵略東使境外而敗寡人富也

外市與外國交通未利也

此言匈奴無不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三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餼女子紡績不足於帷裳百姓靡救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天下畧地於邊開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數聚而為散從之如搏景公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而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米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嘗積聚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計也行盜侵畧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救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王褒對曰夫荷旃被裘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家養客糧

謂後而納水
以堅之也
謂其如以
補治之也
刀而足中
易而口也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應明旨。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已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砭。及至巧治鑄干將之機。清水焠。其鋒越砥。飲其罕。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棼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才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驢。驟乘旦。王良執鞭。韓哀附輿。縱馳騁。忽如景。過都越國。駭如歷塊。追奔電。遂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速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炮製狐兔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懷。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闊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哺之勞。故有園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居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惓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

中原士廉史集卷五

四

謂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則其如以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得施效。斥逐又非其德。是故伊尹勤於鼎俎。且太公因於鼓刀。百里自鬻。寧子飯牛。雖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聰達得聞。其也。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深澤。而升本朝。雖疏擢。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良之臣。故帝霸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蟋蟀族秋陰。蟬蟠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文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在朝。穆在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瑟。鍾子期聽。焉辨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竊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雖然交忻。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心。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懷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鮐祖。嚙塵呼吸。如僞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中原士廉史集卷五

五

魏相諫擊匈奴書

可以動兵言不

中原史獻集卷五

六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曰。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大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左右近臣在

手。白。兵。言。外

聖。聖。也。言。外

楊雄傳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謂雄以玄尚白。而

雄解之。曰。鮮朝。其辭曰。谷朝。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

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綴丹吾鼓。不知一跌將

中原史獻集卷五

七

志吾之族也。往者周緡鮮結。群鹿爭也。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割。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駟。恣意所存。故士或自感以索。或鑿坏以遁。是故郅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綴以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倚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

此說即多此
臣賜子即作
書成一篇好
矣

事起特起也

去學小也

叙傳 王命論答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矣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繼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歸以黃帝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赫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裝儋石之畜所顧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庠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長慶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鐵伏質耳醢分裂又况公卿庶尚不及數子而欲開奸天位者乎是故驚蹇之來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時不奮六翮之用案梲之材不荷棟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十一

方寸之間產集
而尤顯微應祥
瑞也

此說即多此

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憂樂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心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安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言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援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聰愛見喜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王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遇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姓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十一

解合也

不可成謂不可
廢其而也

突突也也
也也也也
不也也
取也也
也也也也

是以王武感物而振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
以獻其氣。后望雲而知所。廢始受命。則白蛇分。而八
關。則五星聚。故准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
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皆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取舍不歇。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長
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夫天年之壽
遇折足之山。伏鉢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越
然遠覽。洞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觀。觀距逐
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
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十二

班固仕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為志於博學。以著述
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
范曄之時。曾不抗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脚復應
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受之論。列士有
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替時而獨重。是以聖哲
哲之治。棲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
者昔人之上務。著作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
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應龍席之文。舊
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振拔。凌雲。踔騰風雲。使見之

當二謂也
向在統言當

固以說

華閣道德之實
守突與之榮燭
未叩天庭而觀白日也

飛景附燈
其間者蓋

不可勝載
當此之時
擗朽摩鈍
鉞刀皆能壹斷是故

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
帶。下無所根。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
神默記。恒以年歲。然而器不費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
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音者且運
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亦優
乎。主人道。爾而咲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
華。閣道德之實。守突與之榮燭。未叩天庭而觀白日也。
最者王金無機。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
雄鼎。關。分裂諸夏。龍戰而帝爭。游說之徒。風馳電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飛。飛景附。燈。其間者蓋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十二

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鉞刀皆能壹斷。是故
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碩珥而捐相印也。夫歌
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龜。而不可聽者。非韶
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
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
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
始皇。彼皆臨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據微乘邪。以求一
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權不盈。既溢於世。凶
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
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微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真。其

身過因秦債既貴厥宗亦隆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表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

大漢洒掃羣穢夷險從荒廓帝統恢皇經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印太和枝附葉著互累譬猶中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

人事之厚薄哉令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觀欲從旌敦而度高唐泰山懷汎軌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賈曰若夫鞅斯之倫襄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中原大猷史集卷五十四

敢聞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巳康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晉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審激聲於康衢漢康受書於邳沂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動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閭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貞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並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

應龍有翼者神御侮之也

和泰齊和也

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賔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死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

中原大猷史集卷五十五

十五



後漢書

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常自擬班氏觀其與甥姪書叙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說諸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云

明帝初行養老詔

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允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饗綏

執授侯王設簪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醕祝更

在前祝嘏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斯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閣內侯恆幼孤忠鯁寡稱朕意焉

皇后紀后之言後也言在大之後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嬪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禮天王夫人坐論嬪嬙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

建三朝初起明堂辟雍禮也
三老又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帝者教諭以

漢書

新官小雅詩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詩曰彼已永念斯疚之子不稱其服

祀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領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窶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秦嗣遵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遂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忘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飾而煩制莫釐高祖帷薄不備孝文枉

夫人夫人人
八子七子之
禮正也禮
高祖帷薄不備
孝文枉

中原書載史集卷五

十七

席無藉然而選納尚蘭飾說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付外如亂邦之徒前史論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費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女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敎矣向使回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任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淫露自古雖王幼時艱王家多弊必委成家宰蘭求忠

淫露色不
與前所載也

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孝太后始攝政事故

穆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藏國漢仍其謀知惠莫改東

也六后之

定策帷幄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

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

紲於園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怠焦爛

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

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

郭后贊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榮替去來之甚者

中原大獻史集卷五

必唯寵惑乎當其接沐惟承恩色雖險情難行莫不德

焉及至稷意愛析熾私唯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

天下不足容其高惟隊則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

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遺之者也郭后以棄離

見貶志畏怨成尤而猶思加別館增寵寵盛感至乎東海

遂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

古乎

齊武王傳贊

大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

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

左傳載文仲謂

晉君也君其勉

謂和也小修其

善而況國乎

鄧禹傳贊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機也鄧公

桓從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

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障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

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拘芻邑兵散宜陽祗龍

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土色進退用

而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

為乎

吳蓋陳臧傳贊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

雖懷璽紆紱踣陵州縣殊名詭譎千隊為群尚未足以

為小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

臧官馬武之徒撫鳴紉而拒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

武王能開關

謝后所以為

居其誠不欺

高帝之被圍乎

鄧禹傳贊

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振攘之中

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彭參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

志高慮遠補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蟻為戒蓋畏此也

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鄧禹傳贊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機也鄧公

桓從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

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障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

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拘芻邑兵散宜陽祗龍

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土色進退用

而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

為乎

吳蓋陳臧傳贊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

漢書卷之四

晉文公返國不
賞介之推故國
人為假龍蛇之
章

宋書其後未
之罪
謝靈運之思
得為大傳事
病如左而陽公
王叔也合於大
后附而前官訓
謀之
天計也

野王之陳平

耿恭傳贊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讀耿恭
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噫哉義重於生以至是
乎管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
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踞高爵有十世而
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嘆
息

竇憲傳贊

衛青霍去病竇強漢之眾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二十

而猾虜未之勝後世尤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
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
之表所馬北輓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無
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露以降其實也是以
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帷之間非
復搜揚不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
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榮
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帝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
之士有懷琬瑜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梁商贊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恩
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
以興政非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雕弱之
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眾
盈門何救阻饑之厄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況乃傾
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國傷家而豈徒然哉

桓榮傳贊

張佚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
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受爵不讓風人
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感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十一

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鷹以罪作傳蓋推仁審
偽本乎其情君人能以此察則直邪幾於辯矣

江劉周趙列傳序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
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
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適也調器以和
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
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
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

以義養也。江革劉般數公皆義讓也。撰其行者千篇。

班固傳贊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繁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處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譎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心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文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

班固劉般數公皆義讓也。撰其行者千篇。
見他不能見其
曉又目毛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廿二

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王符責忠篇

夫帝王所以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遠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

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暴功天

以為賊息夫並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大馬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癰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廿三

之驕臣而滅之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什死深牢街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顯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若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若崇財傾而行驕儲耳不上順天心下有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美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屋梁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實貢篇

因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多君子之類也
史記公羊子之

詩他山之石
以攻玉余金
省澤之益水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十四

時所共知也。然乘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已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乳股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政。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要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曰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事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數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短

以治言小民
吏理訟之難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十五

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謂義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促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充。與法令繁而役賦繁。則良民困於吏政。仕者陷於曲禮。冤民繫獄。乃得真。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裁質而車駝。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是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情已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賄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賄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贏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伸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贖。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

此行枉之能理乎。已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執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守。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交際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廿六

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棄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梧先聖之典。或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無竿距之惡。苟結駟而過士。猶以榮而歸焉。況其實有蓋者乎。使處子雖苞穎閎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贅借。惡衣謂之困厄。徐行

謂之饑饉。行謂之遺棄。不候謂之召慢。數來謂之空造。以為無意。秦贄以為欲貨。恭讓以為不肯。抗揚以為不得。此處子之霸漢。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而見謫於妻子。外蒙讒於士夫。嘉會不從。禮儀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仗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隱。貴人逾務。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誓而靡。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與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廿七

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見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為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相乖互。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吞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今世俗之交

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精心祝詛。苟欲相議。論議而已。今昔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回毀之。為生瑕。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強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太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馬用盟。士貴有辭。亦增多口。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凡今之人。行與言。謀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憲。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貴。責薦。則必以閭閻為前。廢子雖躬穎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中原之獻。史集卷五

其不見資於斯世。亦已明矣。

仲長統傳言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雄雌。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孰不足。復校乃始。罵首係頸。就我之銜。絀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或曾與我為等儕。或曾臣虜。或曾為我執囚我矣。彼之爵府。豈曾腹誑。幸我之不成。而奮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始之分。及繼體之時。民心

此可見字成七
類千制集

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思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貴有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八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遭湯彌流。無所應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

中原之獻。史集卷五

廿九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爵饒帑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患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林周布。場圃篳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便令足以息四

時抗好也

王降而伯

伯降而說起

至乃抗濱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黨錮傳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專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實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心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徂詐萌起強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廿二

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溪瑞或起徒步而仕執圭解草衣以升卿相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而變其風不可留其救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間闕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露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弥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遂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倖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黨錮傳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三國志

晉陳壽撰王通贊稱其書宋儒亦謂其高簡有法
然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淺使無習鑿齒諸人之
則入統幾於不辯矣
諸葛亮傳 前出師表并贊

官中法中府
中大將軍府

也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羅皮弊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
空開張聖聰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為一體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廿四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
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
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寔志慮
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
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
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
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
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
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

蜀也仲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前之臣也願陛下
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
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
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
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

漢水出於沔陽
不毛不生草木
之地謂南中諸
郡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廿五

陛下之職今也至於斟酌損益進退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
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
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
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
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
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
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循名責實虛偽不立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

曹植傳行漢儀
後漢則其受自
憤然抱利名而
無所施上天未
自欲

曹植傳行漢儀
後漢則其受自
憤然抱利名而
無所施上天未
自欲

曹植傳行漢儀
後漢則其受自
憤然抱利名而
無所施上天未
自欲

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
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
非其所長歟

陳思王傳 求自試表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于榮親事
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
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考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
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誤舉虛
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
任其德厚也且與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廿六

重恩三世於今矣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
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
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
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王惠民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
人彼已計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
統九州晏如而願面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
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
和也故欲威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
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

臣上田獵左殺
也東石制而死
則中至齊侯門
伏伏刺而死

能以方材邪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鈎餌者恐計之
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侯之底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
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馬前臣聞列有於齊境若此二
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
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身許國以功報主也
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
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霸致北闕此二臣豈好
為諍生而耀世哉志欲繫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廿七

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
也而寢不安席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冠為念伏見
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
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
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力之
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
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奮馳突而觸鋒為士卒先雖
隸禽權賊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
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
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

楚莊王博威而絕
纓秦穆放野人
盜馬於河陽訪
內侯故引此
威王任威威王
彰也

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箕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下事文獻集卷五

廿九

抄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將
鄴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
士。驅走之人。凡庸之。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
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既未為兵。裂裳為
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遂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
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
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
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輟靜也。器大
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

中原文獻集卷六

三

其然也。是以抒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
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
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
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
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
明察以官之。薦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
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薦
于家閭。邪僻銷于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受命。而不求
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基
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

以昔之育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與
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
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
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
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邠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
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糲于橐。于囊。則
在嘯。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大王。為戎狄所逼。而
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

中原文獻集卷六

四

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
勞來而安集。故其詩曰。乃慰乃心。乃左乃右。乃疆乃理。
乃宣乃敝。以至於王季。能貺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於文王。脩修舊德。而維新其
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
皇者。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
敬師傅。服澣濯之衣。備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嬖道。故其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
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

鮮敏也
齊王方也明帝
前即皇帝位大
將軍司馬奉
廢帝以太后令
遣方攝攝於
齊王不明不
得如太甲反位
于是也高貴
公諱覽齊王廢
皇帝位齊王
即王冲是古
十師冲不見
齊王坐保不得
知成上反明君
之位也二祖景
文也

中原文獻叢書卷六

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于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以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卿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議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佚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侍絀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

卷之四

子真劉寔也若崇讓論以悅貪
贊君不能省于
雅劉頌也作九
珠之制為某願
所駁事不見行
長虛為司隸校
尉執狂彈糾多

不見從

既藉於湯不依
紀法而足實最
官軍既後至克
謂其許常居人
南何以後純
恭有市井事
不了益以其先
為市魁而戲之
也王澤與王清
華兄弟功勳
二古防夜帝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曰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此點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溺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諫賢之舉子直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

中原文獻集卷六

之過不拘姑忌之惡有達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備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矣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費克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和核傳咸之奏錢神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卒

有必見之於祭祀乎。札必得之于聲樂。范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于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藉于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木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懷帝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咸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于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尚之識。曰。賊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明。按愍帝蓋秦王之

子。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琊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微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二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府君王茂也。親封晉陽郡公。子。通也。歸於閭閻。春秋易。其隱隱於山。

南北史

李延壽撰

開朗傳

開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奇抱。善占筮。沉

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竟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漢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整馭。長羅遠。昭治亂于未然。冀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

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
乘之運乎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
不可必遇聖謀慮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
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已盛而更衰或
過衰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
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
而已哉過美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
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之
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事適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
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

中原大統史集卷六

九

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
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
延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意天命人事其同歸矣府君
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
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而研其慮于
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

書為帝尊仁
壽宮張山陰谷
督役張急作
多死楊帝初為
太子忌前王房
與漢謀之機成

其原後世居
秦子玄微在
可宗法皆其
約事也此也
與秦謀廢太子

隋書

唐司空魏徵撰

楊素傳贊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附儻不羈無文武之資抱英奇
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
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祚氣於牛斗江海無波摧
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
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
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于奢侈
謀廢家嫡致國于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窅其
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不
乾閭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
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
狡策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韓擒賀若弼傳贊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時舊啟其機強場尚梗爪牙宣其
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政衰
徵中原幅裂區宇分隕將三百年陳氏遇長江之地險
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土人莫能窺高祖受命于
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義賈

何人可之竟生
何人可之竟生
何人可之竟生
何人可之竟生
何人可之竟生
何人可之竟生
何人可之竟生
何人可之竟生
何人可之竟生
何人可之竟生

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底加
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
附僕英畧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
杜勳庸綽有餘也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
于非命亦不審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于斯
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
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曉雄瞻畧並為當世所推起
干城難兄難弟矣

隱逸傳序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十一

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
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
天下之人歸心焉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
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
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
萬物其小者則安若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
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
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陰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
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於無濟而受命
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隄

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
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
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
不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十二

唐史

韋述撰劉昫復增減之後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
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伐疏

本漢武本植
加美太宗之
以慎終始

仲女志不日
仙露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救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王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雲車停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爵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聖罕無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十三

見頃年以來力役無撓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困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舡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驕武說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偏有三方割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沛澤流仁

公微王華但
久時太宗洋風
乃名京師
故嘗此言

於弊恤之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又聞為政之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比閼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王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繼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非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遠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賦百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十四

是知勝器非近叛之方築造之而人叛王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靡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興秘於麟閣盡探闢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園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唯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行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唐太宗十思疏

卷六
辛替否傳
科封墨勅除官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十五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得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哉

辛替否傳

科封墨勅除官

疏曰臣聞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閔其選故賞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得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哉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十六

不備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儉百姓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千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貴于無用之臣無力之士於陛下又以愛女之故賜人之方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嬖則無曩日之禍所以禍者寵過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忘前悔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領外謀害臣為久安之計不使姦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駭倉庫虛空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墻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土穿地捐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捐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成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長久之祚乎臣以為滅琢雕之費以則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民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

古史考

古史考

古史考

古史考

古史考

之功而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其所緩親未來疏現在失其實實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之類度為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援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畜孥非無私愛是致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塹復苑囿以賑貧人今時之寺無數一寺常陛下一宮壯麗之觀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庫度府庫百僚供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荒相乘則沙門不能環中胃寺塔不足糧飢饉矣帝不省

陸贄傳 上疏論和誠納諫去聲

帝問贄事行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君務對者見不以時諫納無倦無衆人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術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則辭窮而然雖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贄因是上書極諫曰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

誠心莫之保心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夫蚩蚩之論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辯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狗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家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實於改過較然其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極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說辭教由此滋善由此阻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

過而能改，上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咎自咎，歸過於己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發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不必然，達於心，不必否。異于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罵。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十九

莫不顛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于上難達，上常苦于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六。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驕慢，上之弊也。諛諛諛，望畏懼，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諛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銜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願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懼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頗採用其言。

臣等

臣等

臣等

五代史

宋歐陽脩撰

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二十

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棄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命之君，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官老傳論

詳事官居四
其王城府
乃城府不
已或有不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其傳故其事跡終始不完而雜於訛謬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官者之言也自古官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官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於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踈遠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閫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扶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懼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

詳事官居四
其王城府
乃城府不
已或有不

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擇而去之可也官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官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催胤圖之胤為宰相傾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官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官者多為諸鎮所蔽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官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官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

一帝諸葛

建武元年秋
品尊號上
孟氏為元
后入居禁中
居所改遷
迄唐武宗

明光為高

宋史

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燾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
二王本紀陳桱有通鑑備編揭傒斯有宋遼金三
史惟陳桱之編為知正閏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經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
及宗祊謂三靈之改上眾怨中原之無統姑念舊弼以
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無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
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
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棄廢之質託於閑廢之
中原大赦史集卷六

中迎置宮闕進加位號欽聖已還之曲成請康欲復
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而涕何
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
知兵傳序九君世鮮大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舉而敷天
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近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膺
神器之歸縣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
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
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
小福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四方詔

不暇

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
之讐秦越醜虜猶托要盟後生靈之資奉漢暨之欲述
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
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
而已極聲罪致討傷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
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
宗之恨

司馬光傳五規

一曰任業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於艱守之於難王
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

中原大赦史集卷六

十四

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顛藉賴而為臣
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泰者則為三愈多
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
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凡人之性皆
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一驕情之
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恤一旦
洩然四方靡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也
四曰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聲色淫之根奇巧珍玩
廢修之端甘言卑辭啟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諛賊之
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軌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進漸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少而功百倍矣

程頤傳

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棘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廿五

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

程頤傳

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上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蟲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闕失師道尊嚴淵源所漸

皆為名士潛入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

朱熹傳上高宗封事

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履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廿六

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見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

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願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

諸人今當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亡之
人願乃得以密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
不公不亡之事則其所以董禁銷鑄使陛下好善之心
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
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
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
者亦因是以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違而或反得超
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
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
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聰者願亦隨羣逐隊排連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十七

備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
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
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為何如可不反求諸身
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
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折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
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為得計下之
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
其私意之所向則千金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
者以金珠為脯醢以符券為詩文章宰相可啗則啗宰相
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

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
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
心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
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
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
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擠詆辱
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
復忍言之哉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十八

世宗天祿閣外史

附年以度汝南人德器異常安
履聘不仕號為徵君周非八國

宿文

遇機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
倚歌于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南漢室之徵君也弔古
于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
跡于渭橋不徒游觀以為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干秦王
而士無遺於隣國秦沛為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藩
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為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
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徵君曰非南之志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廿九

也故慷慨悲歌以激耳意也豈寧戚之流乎負薪者曰
吾秦人也以負薪為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
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于秦以釋厥志吾為子肆言可
乎徵君輟然而仰笑曰出于機入于機同游于機浩
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于機
乎機忘于人乎人與機相忘乎夫機發於無極之原智
者覺之愚者忘焉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
之而況于物乎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
為忘于機而不知吾以子為忘于人乎徵君不能對既
而曰子言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

子忘于人而忘于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于
機化于機覺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為機而
得其名子以斧斤為機而得其薪薪者得于斧斤而不
得仁義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忘于機乎負薪者曰
噫嗟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鑽馬鑿馬而不得其源乎
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鳥樹雲木
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為榻舉尾觴食鬼草聊以
娛子懷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卅

[illegible]

中原文獻集卷六

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
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
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
者蓋將多封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封段之惡日長
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封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
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封段而已吾獨以為封京
之後伐驪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封段哉苟
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
顧不大於封段邪吾常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
下之至險也蔡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成過制不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寧其吸乎險哉。莊公之心歟。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乎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釣者之自吞釣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中
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
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
善也行之不足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
於君未善也其所以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道亦何暇憂
其從否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
醫也不憂美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
苟尤君而不尤已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強君使必從
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脇君而止耳鬻拳豈欲脇君哉告
而不聽故出於強強而不聽故出于脇君愈不聽而愈
求之于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諫吾職
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也聽吾職也吾未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
可乎察在人乎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
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
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子孟子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
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
不敢越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一而
據欲脇君乎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幸楚
子不以為悼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
之乎不幸為楚子所誅則陷于蓬亂其心無以自
見于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故以刑足之心明吾兵

諫之近後世欲學吾之兵諫蓋學吾之刑足乎刑足不
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
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邪先之以
稱兵後之以刑足壞於前而脩於後隨失隨救焦然不
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
會掩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于用力耶古之人
固有廣履細施之上從容片言基平治之原者固未嘗
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拆檻已為下策况動干戈干君
側和苟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率群
臣百吏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
患謂之輔拂之說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
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之較力是匹
者與倚頓較富也危笑哉

魯莊公圍郕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舍然勁
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
局謂小勇勝小敵是已局謂大勇勝大敵是已寇敵之
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朽然
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于心敵忿欲之興譁動熾烈內
外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

三十八年師及
我之由
魯莊公圍郕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舍然勁
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
局謂小勇勝小敵是已局謂大勇勝大敵是已寇敵之
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朽然
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于心敵忿欲之興譁動熾烈內
外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

齊有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教也齊有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齊有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非有攻城略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秦凱之可誇也內克大敵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也又將以怯名之矣此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齊魯同伐邲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歛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廿五

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當矣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讐義所必校者也反與懦畏怯僂首為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邲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姑托罪已脩德之辭以自解于眾豈其本心哉莊公之不校與勇者心相反焉得比而同之邪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強有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為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讐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于讎敵亦足以自獻于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聞公之難忘其怯而直前雖斃于南宮萬之手世未有

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孰曰莊公忘君父之讐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邲及不得邲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興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史集卷六終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廿六

中原文獻子集引

蓋觀案內二曜著明列星昭象江河紀地委委
分流故聖經垂世諸子益起辨雕萬物智周宇
宙雅陳照靡常大明餘波不敵洪浸迺其思
鎔性耀潤今夫非經籍之星辰支委欽邇子
書自關子而下豈我

朝都離航門諸子人不索夥帙而貯之盈箱衣
標靡可彈迷且也粹駁不倫異雅雜出令博士

家世：嘆迷霧茫茫洋惟是焦太史采粹棄駁

標雅裁異彙為一集總之不撓博士家言者近
是學者時時法集得其環中用以鼓吹聖經登
諸樂可矣允若茲是集也其容已乎

蘭燭朱之審書



新編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備撰漪園焦 疏選

少傳穎陽許 國校

編修石資陶望齡評

備撰蘭燭朱之審註

衛子

名熊楚人年九十為文王師著書二十篇遭秦火
多殘缺其文辭雖不詳謬於道要之撮拾先賢之
遺而加飾之者其亦偽書也與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

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愛信

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三

於辭而施之于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論

矣。

撰吏五帝三王傳乙第三

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

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吏也千人愛之

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

選卿和矣。

君子非人以下
以政惡不問之
于言說而施之
于所行也故非
人之非者自行
其是惡人之惡
者自行其是道
論古如茲而道
德自明也
此言聖王取吏
不通人以自用
也
備有大小故實
有重輕之殊

六經

周呂望撰按藝文志無此書隋唐始著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大約兵家權謀其辭鄙俚世俗所依託也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信况談兵執讀者察焉

文師

文王曰立飲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財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

盈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肖乎其天道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何

上也

如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綉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實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壘慈覺楠椽楹不斲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崇寒布衣掩形樛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於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賸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大禮

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長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

明傳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

之社稷。倖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急。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急則吉。急勝。敬則滅。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䟽其親。無急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執

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搽刀不割。失利之期。觀斧不伐。賊人將來消消不塞。將為江河。榮榮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而不然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文王在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

予憂民如何大公曰王其脩德以下賢惠民以親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灾不可先謀必見天災又見人灾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聞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攻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飲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恩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當勝穀。吾觀其衆和曲。勝直者。擲其吏暴虐。疾敗法亂刑。上下不甞。此亡國之時也。大明茲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茲而萬物皆服。大款

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
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
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
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
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
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勇而心緩者有剛毅而
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
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

心緩 憐也
暴戾而怒之
者守而死之
者領而勝之
者殺而亂之
者殺而亂之
者殺而亂之
者殺而亂之
者殺而亂之
者殺而亂之

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
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
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
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
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
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為之
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眾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
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

武王問
武王問
武王問
武王問
武王問
武王問
武王問
武王問
武王問
武王問

外之詳細
也

外之詳細
也

外之詳細
也

外之詳細
也

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
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慍慍而不信
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
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嗚高而反靜慈者
有勢虛形劣而出入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
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能見其際此士之外
貌衆情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
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
三曰與之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
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
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
備則賢不肖別矣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七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
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
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
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
面而立君親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上至天者將
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
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家之動
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詘用
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
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
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
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
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

八

中原文獻子集卷

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管子

名夷吾顯上人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其著書也事數而言練亦知學者惜其功烈量以均身不及再世蘇氏以不能薦人自代為其慨然即收民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

中原文獻二集卷一

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權修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地之不闢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

多民者耕者衆而市無將民也

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不用是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立政

中原文獻二集卷一

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謂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乘馬

五輔

淫聲諂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國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故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

還身養終未
是謂其德也
又何補焉

不令其不
也隨附也

愛民惜物
德生
論用心不可以
滿而移

方丈陳于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
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避靜默
以俟其時之也秋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
寒暑之節矣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為修而功
澤不加進傷為人君嚴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
不利彌甚故退身不奢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
子不與于紂之難而封于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
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

拒言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棄主積於貴人亡主積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于婦女珠王故先王慎其所積

衆人之用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
也妻子且則孝喪矣其事君也有好室家業富足則行
棄矣爵祿滿則忠棄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生不滿也

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其
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
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
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
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被民

農也
時貨積聚焉
產

與貴人傳之所
金龜者
貴者

粟行積聚而
穀或進人未儲
也此言其積
也

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氣散而不
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耘寄生之君
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
知也

山澤雖廣草木無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薦草雖多六
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
國也

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
望少行者謀文采本資少而未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
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十三

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之生所生生於侈
侈之所生生於母度故曰審權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
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
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
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見
是故主上用財無已民民用力無休也故曰臺榭相望
者其上下相怨也

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

治後民之飢
故由子不終
治未用膳固當
以反而仍以
治也先解以
不之難皆子
不之難故曰

魯此即見子
作則若後
魯水溝下
其有矣

財行于國則法令毀于官請謁得于上則黨與成於下
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從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

重令

救粟不生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
鏤相穉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
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其組相穉也謂之逆萬乘藏
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
毋今役相穉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
無為行制死節而羣臣必外通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
以貴富為榮華以相穉也謂之逆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十四

法法

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
敬惠行則過日益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
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
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
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
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
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
以刑罰則為人上者眾謀矣為人上而眾謀之雖欲毋

治後民之飢
故由子不終
治未用膳固當
以反而仍以
治也先解以
不之難皆子
不之難故曰

魯此即見子
作則若後
魯水溝下
其有矣

危不可得也

凡人君之所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
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
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
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奪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
子有弑其父者矣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
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
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
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
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
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十五

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
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
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

大匡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傳小白
鮑叔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
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
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傳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

何行問其事
作何行

中康文獻子集卷一

十

晉韓也

成生名不聞人
成死名也
虛至謂必假身
受命乃謂之行
也召忽生於不
葬而諸侯故曰

矣其生管仲死
則九合之功在
成故曰與其死

歷更以自問其
 辭翰而後知我
 故國則以事矣
 致書於可也
 方在長城之下
 聽下而屈其
 為腹之扶則
 不素之品也
 嗟夫下所以為
 因故口負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十七

新
言

美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
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代而厭其之國必弱矣彊國得
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
失之也以離彊夫國小太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強遠
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
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

戒章

精

後漢書中書

以精論兵全

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
萬物謂之知道

參患

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彈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

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
者同實中不堅密與伐者同實勢不可以及遠與短
兵者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
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
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罷論其士論其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十

將論其主故曰罷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
用者以其將與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
積務于兵者以其國予人也

君臣上

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
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
術也

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慧一心守職而不
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
人臣者上共專于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

知者曰知者
其可以為人
其可以為人
其可以為人

金其意也
其可以為人
其可以為人

其可以為人
其可以為人
其可以為人

其可以為人
其可以為人
其可以為人

以范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賊也所
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
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是故知善人君
也身善人役也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
勢大臣假于女之情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于男之知
以援外權於是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
此危君之徵也

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後
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十

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稍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
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
不便為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間之堵牆
窺而不見也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
也

君臣下

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好也是以中外不
通說應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官中
之交此先王所以明

小稱

我有過焉二句
言我身有過焉
人必知而為之
母有過而為之
問于家長及
已也

勞則致于朝
死則致于廟
勞則致于廟
死則致于廟
勞則致于廟
死則致于廟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陰陽理故平外而險中
心術

食而則官其德
德太甚則官其德
德太甚則官其德
德太甚則官其德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母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無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逃遁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笑故先王畏民

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先王之所以治民也

修靡

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民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威行聖人者陰陽理故平外而險中

心術

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索其官闢其門官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官

索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

無以物亂官無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

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母

金之為物貴也
心之為用明也
白心

不德其已無德
色以望其上也

無所往而得之
于人之德也
厚功于人功厚
則德多矣亦自
為然而不德于
人

德法而德不
失非法不謂

卜筮而知去去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母問於人而自得之已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善氣迎人親如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戈兵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於父母

白心

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

九變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

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是居也亦然則則

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亦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

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是

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

可畏也不然則貴民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

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

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

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明法

吾以公法成
也明主不為
也

是公有是之
事而不行
矣

集賢堂

屬數居之數

危謂不安其
居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私也。

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

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王以譽

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

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

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則

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功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于庭。

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

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棄也。

家與家務于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責而不任國

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

治國

九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

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

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

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

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

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

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

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

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東

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于民者。四。開市之租

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

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

無積也。

內業

中原宋獻子集卷一

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

于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

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奇以

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

亂。亂乃死。

七臣七主

夫亡國路。百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

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

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何休傳三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何休傳三

中書卷一百一十五
何休傳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何休傳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何休傳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何休傳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何休傳三

禁藏
禁藏於胃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

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食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二四

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夫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禍。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

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

匡乘馬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今。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今。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何休傳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何休傳三

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秋稷。百不執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令君立扶。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于時。君之徭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徭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二五

恬淡而無所思
心之求也故神
氣自下而發實
是陰而陽所為
是之陽也故精
力不任而骨節
中其也其終
觀解其終結尤

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拙菴苦縣人事周為藏室
史孔子嘗問禮焉周棄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
強為著書乃著道德五千言而去大抵皆借物以
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而喻之耳學者當得其立
言宗旨可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十六

天下皆知水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實其心虛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

衆人所惡亦以爲善若有所擇
既曰美矣便不
似水之上善
端治也特聖水
而加之益則水
溢厲賢分而加
之說則遠矣
贊機神哉精靈
載如車之拔物
相拒爲一而不
雙專是而無開
致專到者便安
久贊已足故解
且兼除之而不
留於臂中以入
于死症
車器至者實有
之利也而所以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動。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論者橐籥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自虛中出。愈出
愈遠。大地間其化流行。亦猶是也。數猶每每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玄牝形容一虛字。大地由虛而生。故以玄牝
為天地根。綿綿二句存養此虛而勿助勿忘。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
私耶。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

廿七

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
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

明明白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
 而不宰。是謂玄德。天門開闔中氣之出入也。雖極雖之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甫之然哉以此目今及今道屬於人吾何以知衆甫之得道以斯道之屬於衆甫耳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此後言一復歸之謂全歸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三十一

集 330—285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三二

原缺第三十三、三十四葉

續又無分別言
 殺之子也
 大約生死分數
 十分中常有三
 分當生而入數
 死者又有三分
 死者十八之六
 生是可以知其
 養生過日而
 養生者生虎
 紀不能言亦
 其志死生故
 此重為養生而
 言口已門主此
 之門
 聖人無已之道
 也
 今能知行此
 道者成其
 終身之善
 往於後世
 有之為非道也
 存記不遺
 得此可以
 死而不懼也
 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
 聖人皆孩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
 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
 陸行不過兇虜。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虜無所
 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
 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
 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
 復守其母。沒身不強。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
 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
 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
 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剑。厭飲食。資財
 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其身。其德
 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
 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大。修之天下。其德乃大。修之天下。其德乃大。

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盜益不復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老謂不道不道早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和光而晦也

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原缺第三十七葉

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樂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得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敗焉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者殺鮮不曰賜者矣

民之饑以其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

書其真正論故
曰正言若反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以此語結之

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子集卷一終

中原天獻子集卷一

四十一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鄧析子

鄭人好刑名撰竹刑之書駟歇殺之然其書駁雜
不倫疑後人附益今擇其可取者錄之

無厚篇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
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

夫木擊折轉折

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

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喻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
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和方行而不

中原天獻子集卷二

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

轉辭篇

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
言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
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
術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空言勿言非所宜
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
勿爭以避其釁一聲而兆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
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天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

建康遺古今錄
而後有

子華子亦有此
言

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尊愚與君
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
愚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
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為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
之民詐而多行
道固惡于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
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二

軍而應之

關尹子

名喜著書九篇辭異老莊其歸同所謂讀之冷
輕輕不使人狂非冥契玄解不能作也

一字篇

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
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
所以應物不窮

二柱篇

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
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三

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三極篇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
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
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
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
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
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
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
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

即無為之音

通本義方所

故元紀也

原字外篇亦有此言

天地聖人同一時中均之則不

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義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無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狎是以聖人渾之

五鑑篇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四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九樂篇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少足握是以聖人

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五

文子

姓辛名弇葵丘灘上人號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蓋道德義疏也又雜以名法儒墨諸家柳子厚謂其駁書後人聚歛而成或然與

符言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則免於累矣

中原夫子集卷二

六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資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卑體兇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備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民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道德

老子曰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能求多則得寡禁多則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作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

上德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攝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上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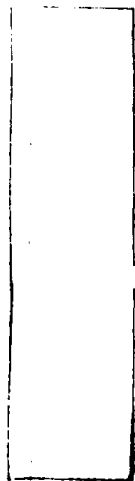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能為奇奇遂為勞奇方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代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

中原夫子集卷二

七

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按淮南書盡本諸此然其文辭間有修飭且血脉聯絡無可間斷于此書獨畧之者非飲流而忘其源也



淮南子云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器益土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織者以埴治同也妙善妙甚

子華子

姓程名本字子華魯人博學廣記不甘苟容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聞諸侯孔子遇之郊傾蓋而談嘆曰天下賢士

孔子贈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惑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覺之所以將為思思未畢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非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主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恕以諂偽而課忠言非其顧意非其直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慙而黑之募也是繼權羣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此

子華子

北宮子之弗能餉其願類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慨然變乎容有問曰意是何言歟善惡之類而惡惡之類吾詔若聖人不出天下讀清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上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悖於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禁如涉驚濤一則以之休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冰如冰矣夫所謂神明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九

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明弗居則耗而又奚善為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詭譎承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顧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不聞聞且不止小則寬凌詬辱諱辱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

此子皆得所欲
而遠所慮者

往亦作教

忽以作思

神氣一注生也
少起一化生也
其理為世而顯
為子耶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十

皆存乎欲善而遠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而亦惟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盡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碣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瞶。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齊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仲子欲託其爵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并忽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而

此語無為言
也其意蓋深
上言曰然其第
其之固顯立
矣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十一

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足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為。且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子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子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為得。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克無以為克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克舜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為是遠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虎會問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也。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

即本國行云也
傷之人

此其也

以有所也

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為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青而不詔。想其去意靜虛。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十二

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術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惟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鍾鼓提園。日以休之。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愆心也。造為譏誑。以蠱君心。君曾不知。

按此等事。皆非
臣等所能
言也。臣等
所見者。皆
此等事。臣
等所見者。
皆此等事。
臣等所見者。
皆此等事。

之也。冕旒清晨位。以聽怒。臣以為古人自耦。若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願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若之。若而以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從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知之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樂之。抑臣聞焉。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十三

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晏子問堂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休戒於塗。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濡。庶盡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

此以理可
狀如星

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堯舜之量。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韞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十四

五瑞以見羣后。帶幅寫而入。覲者。如象星之共北。堯則若罔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詔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惡有所謂塗絲以自休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腴。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畝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殺有公。絲而不故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

於尤見

此以理不可信
則如星

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園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矣。不惟以陋于厭躬也。而又傍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要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畧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是也。子華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十五

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怪。與變相。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秦牟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眈眈渰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哇囀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匱襲之蔽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

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
表格於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
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
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
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
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
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
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后世之人
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誣譖以
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歎
中原大獻子集卷二 十六

緣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
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為聲歌而薦之
於郊廟錯采繡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莫
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養牢之養也則澹
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筐篚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
上也乃始矜誇而以為希有之事莫世而不可以幸冀
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晏子

名嬰諡平仲萊人也博聞強記通古今事齊三世
盡以祿給親戚朋友為善六篇皆忠諫其君意婉
文平不煩註釋

諫上

景公疥且癰其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
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
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
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於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
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
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詎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
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眾口
鐸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眾矣百姓
之咎怨誹謗詛君於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入祝雖善
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隱過則
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
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

中原大獻子集卷二

十六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几何矣對曰鄙人之年
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
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

此見其德也

六節清其心
五理

此其德也
上得表其新

曰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
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
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威者治之賤者有罪責
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
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表丘以為邑

齊大旱逾昔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
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
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
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焦
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何可乎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十八

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泉
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
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露
山河伯其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
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
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
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別
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
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

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
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後處之
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
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
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惟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
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
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
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塗者
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十九

士既事者兼月疾者無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
欲景公能明其所善也

景公敗於暑梁丘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
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遊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
惜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
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歎
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心
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
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
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用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

此所謂謀殺也
也他視亡為僕
同一意發此以
見其餘

是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
有回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
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
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回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
於是罷政而歸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
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曰而問於公曰
齊支解人從何始公曰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
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
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廿

汝養馬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愛善馬當死罪
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
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
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什之夫
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問上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
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
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
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

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
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約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問下

對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
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
祿事暗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
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
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對
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廿一

齊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
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拂而外
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其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
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辨其言以語晏
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
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貶前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
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丘壟而
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問上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

嘗是時景公
曰臣嘗欲是年

從楊於後者不
如謹杜前

錄之以作

晏子相齊久之
魯侯聞之
無不稱其賢
而食之
晏子之賢
聞於天下
者數百家
其言
一曰
晏子之賢
聞於天下
者數百家
其言
一曰

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羞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以輕封，以重矣。請辭。」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費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廿二

外篇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而不見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

此之謂也

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排譽為類，應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眾，獨寢不驚於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散於邇，不可亡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眾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遇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固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廿三

此語是實家

此語是實家

此語是實家

四子

名翟宋人以無愛名家著書七十一篇多古文奇字敢於非聖以自是今擇其言近似及文采可觀者錄焉

親士

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謬謬之下分議者近近而支苟者謬謬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陰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

申魯本康子集卷二

十四

無愛

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

魯問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

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止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故以告外匡其和而入其善上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讟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下此翟之所謂忠臣者也

司馬子

齊司馬穰苴撫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司馬兵法天台方氏曰司馬言論猶有先王遺意至於駁而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穰苴所附著云

仁本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遠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廿六

不困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無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辯職以爵分祿諸侯

之而使之正官
名以治民物也

說懷海內未服獄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禮樂法度乃作五刑罪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諸侯者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幼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家社乃告於先王然後蒙審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歲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蒙審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廿七

其國舉賢立明正刑授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財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車服諸侯同利同患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法禁者九憑弱犯寡則背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田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天子行事必法
先王天地之德
長教而為仁
義禮智之用是

性九事而地土
司馬子集之法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

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

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

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掩從命為士
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
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
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經
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隔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
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廿八

教可復言教化
可以復行也

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
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
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
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
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
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
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
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義
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

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

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

初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
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
此諫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
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
惡若此諫之至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廿九

孫武子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

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車千乘帶甲十萬千
里饋饗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
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
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
貨則諸侯乘其敝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
間拙速未觀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宋之有也故
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
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亡後，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軍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牛犬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載得車十乘以上，賞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載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賤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

全圖... 孫子曰... 凡用兵之法... 全國為上... 破國次之... 全軍為上... 破軍次之... 全旅為上... 破旅次之... 全卒為上... 破卒次之... 全伍為上... 破伍次之... 是故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 為不得已... 修櫓... 卑... 具... 械... 三月而後成... 距... 閭... 又三月而後已...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 殺士卒三分之一... 而城不拔者... 此攻之災也... 故善用兵者... 屈人之兵... 而非戰也... 拔人之城... 而非攻也... 毀人之國... 而非久也... 必以全爭于天下... 故兵不頓而利可全... 此謀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 十則圍之... 五則攻之... 倍則

中... 文... 獻... 子... 集... 卷... 二

中... 文... 獻... 子... 集... 卷... 二

孫子曰... 凡用兵之法... 全國為上... 破國次之... 全軍為上... 破軍次之... 全旅為上... 破旅次之... 全卒為上... 破卒次之... 全伍為上... 破伍次之... 是故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 為不得已... 修櫓... 卑... 具... 械... 三月而後成... 距... 閭... 又三月而後已...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 殺士卒三分之一... 而城不拔者... 此攻之災也... 故善用兵者... 屈人之兵... 而非戰也... 拔人之城... 而非攻也... 毀人之國... 而非久也... 必以全爭于天下... 故兵不頓而利可全... 此謀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 十則圍之... 五則攻之... 倍則

中... 文... 獻... 子... 集... 卷... 二

軍形

孫子曰... 昔之善戰者... 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 不可勝在己... 可勝在敵... 故善戰者... 能為不可勝... 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故曰... 勝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為不可勝者... 守也... 不可勝者... 守也... 可勝者... 攻也... 守則不足... 攻則有餘... 善守者... 藏於九地之下... 善攻者... 動於九天之上... 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 非善之善者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 非善之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 見日月不為明目... 聞雷霆不為聰耳... 古之所謂善戰者... 勝於易勝者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 無智名... 無勇功... 故其戰勝不威... 不威者... 其所措勝... 勝已敗者也... 故善戰者... 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敗兵先戰而有求勝... 善用兵者... 修道而保法... 故能為勝敗之政... 兵法... 一曰度... 二曰量... 三曰數... 四曰稱... 五曰勝... 地生度... 度生量... 量生數... 數生稱... 稱生勝... 故勝兵若以鎰稱鎰... 敗兵若以銖稱鎰... 勝者之戰... 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救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圓。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不意。趨其不意。行千里而不勞。

中兵是獻子集卷二 三四

者行于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以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廣之說，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闕；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

軍門和門
聚軍於門
和門而舍
曰次而舍
軍宜於門
故謂之軍
之曲者為
將軍所患

于法曲之僭亂
既而君而臣之
自臣而君之
以所利者法之
使之有惠則利
雖得之而無益
以先入而後出
知過往之計者
也蓋以下下之
審之元氣而分
若大分而第之
則夫利而為害
豈不八而而事
利則利而害不
至乎此也而于
利而無害而于
所利則行不義
及則內八而利
於百里之外者

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衆爭為危。舉兵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

五原文獻子集卷二

卅六

輜重指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十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

伏虎如
 也如林
 如除惡
 眾抄抄
 為數道
 厥地公
 寫應權
 林林
 張動也

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壯勇者不得
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
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
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
其惰氣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
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
向背兵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
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地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三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之地深背城處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心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

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止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眾整而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關。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合發之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三九

日士卒生者。第當陳。假卧者。第交順。投之無所往。則諸制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如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五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遷其途。使人不得。而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

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固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圯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使之不活。故其情。圖則樂。不

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三九

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劫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揆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屬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陵。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

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用問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身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問有五：有因問，有內問，有反問，有死問，有生問。五問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

中興文獻子集卷二

四一

也因問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問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問者，因其敵問而用之。死問者，為詐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問也。生問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問，貴莫厚於問。事莫定於問，非聖智不能用問。非仁義不能使問。非微妙不能得問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問也。問者，事未發而先聞者，問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問我者，因利而導之，而舍之。故反問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

問為詐事，不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問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問。故反問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謀以上智為問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四一

仲尼

養人者我人也
者國也
宰宰也籍以
竹木園境以籍
魚者

巧能之人

立則有而不
成則有所
巧均而智
則不能相
者也

三才圖會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自其徒而退。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無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

齊中地替金柳
城古縣州也九
夷八狄上成六
穆謂之四瀛龍
竹北戶西戶明
日本謂之明龍
東秦遠而和國
南之鉅北況秦
謂之四極
金天地者乃物

也容天地者太
靈也

箕聚皆濁流
 三指而後成
 爲子者謂筋
 節和金鐵亦
 故學生成其
 易然後能成
 所難也
 羅本而行其
 似行現今人
 竿復優而臨
 者列子言此
 遇以爲世間
 且有此神妙
 樂道者乎

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朕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華曰。不知也。湯固問華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華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寶之。華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

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

此言造公室初
澤重德之盛
在於德之隆
而人君得民
則國安也
一車馬故云
二十四路

命者必然之期
非人力所能
與事未成而
理已顯

力命諸篇所謂
非列子所作也
諸篇皆第一
死生家得之
當時命筆極
直心與天瑞
故諸篇同一
力命何復而
疑也

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綽而旋曲中規矩取道綬
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術應之於轡得之
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
榮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
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
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
術窮矣汝其識之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
朕力曰壽夭窮通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穎淵之才不出衆人之
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
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子吳田恒
專有齊國東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
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達賤賢而貴愚貧善
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
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
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
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比宮子訓而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

齊桓公初
澤重德之盛
在於德之隆
而人君得民
則國安也
一車馬故云
二十四路

命者必然之期
非人力所能
與事未成而
理已顯

力命諸篇所謂
非列子所作也
諸篇皆第一
死生家得之
當時命筆極
直心與天瑞
故諸篇同一
力命何復而
疑也

此言造公室初
澤重德之盛
在於德之隆
而人君得民
則國安也
一車馬故云
二十四路

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
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
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
子衣則又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機出則結駟在家則
然有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朕之色詣謁不相久邀
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無
以知其實汝造事而能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
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
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媿
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媿與
中原之賦子集卷三

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等北宮子之深乎固且
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
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能
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
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存之
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
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
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媿皆不
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心矣予不敢復言北
宮子既歸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蕪有稻粱之

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
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
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
子衣則又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機出則結駟在家則
然有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朕之色詣謁不相久邀
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無
以知其實汝造事而能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
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
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媿
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媿與
中原之賦子集卷三

和物

大名者因馬以
本其假處以得
實名也
有為而為之者
道無動也之類

為善者以為名
而名自來者
名也為名以指
利而世莫知者
偽名也

齊限也
外而求也

味府其深望若黃履之陰來其華轆若文軒之餽終身
運軒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
此宮子之病久矣一言而能瘳易恒也哉

楊朱

楊朱游於齊今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
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
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
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求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
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廣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隆君
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
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下無馬設有一者
孩抱以逮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彈晝覺之所遺
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
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
中爾則人之生也寧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
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
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遠近爾竟一時之虛譽規死

楊朱子集卷三
上篇

後之餘榮德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後失
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因費結何以異哉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
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治天下如運
諸掌何也對曰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
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
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此之謂矣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
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
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
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
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
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求靈者人
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
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生
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方之所賤侵物
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

哈陽縣志
卷之四
四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

中原文獻子集

九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說符

狐丘主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矣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克於三怨可乎

酒人浮水上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
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也。非夫子之有。而損喜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復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

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自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涸。因操舟鬻渡。利供百口。累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因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孰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雖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朱子語錄曰列子平淡疎曠

又云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常稱之

鵲冠子

楚人居深山以鵲羽爲冠故號焉著書十九篇初本黃老而末迫於刑名然奇言與旨每每有焉歸退之三讀學問篇悲其不遇有以也

博選

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笑若出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萬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環流

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生成在已謂之聖人

道端

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辨處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秦贊見使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

此言勤子進行
于遠也
非我則無法非
彼則無所用吾
法日在下雖言
我之精神隨口
以將也
此用人大略也
推而論之宜必
仁勇辯智禮
自古聖王無不
而用六不難天
刑人保之餘而
如軍馬欲使
自縛遂降之

伯已伯倍于已
也下微無

衆則差若則出

知聖人爲萬
物之特者爲家
應之者爲衆

冬日至而地
氣至而南天
之陽也因而
後曉生謂而
後明死大之
陰也其二十
八舍日夫此
天之常也上
夏秋冬有代
謝而死後一
天之曰也萬
物隨之入天
之一也如車
四一而不可
少道也又即
為笑父之二
世

度萬

其極

十三

王
鉄

谜天

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

易曰言為貴
言為貴

知天地之終方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

中原文獻乙集卷二

十四

吳子

名起魏人所著皆兵家機權法制之說然觀其對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厲之以義高氏謂較之孫武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豈其嘗學於曾子故立言亦有自歟

圖國

吳子曰昔之圖謀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十五

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義兵即爭名義兵即爭利則兵之有義與無義其別甚明矣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日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日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

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論將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無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嘗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日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十六

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計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眾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未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莽幽微飈風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尉繚子

魏人鬼谷子高弟也隱於夷山因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其談兵分本末別賓主崇儉右文雖未純王政亦窺見其本矣但未章殺士卒之半等語慘刻太甚豈尚嚴而失之過者歟

兵談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
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
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

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十七

軼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
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
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

戰威

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今者一
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
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
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
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可上而不
可下之者

將率動靜一
身

思慮未行

有義兵無金兵

兵以出謀
所以爲謀
一人言二人
十人言

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
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

攻權

將帥者心也牽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
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牽不節動雖勝
幸勝也非攻權也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威者
勝凡將能其道者更畏其將也更畏其將者民畏其更
也民畏其更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
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十八

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
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凡挾義而戰者貴後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
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

武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
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
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
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
刃而天下親焉

將矣命之日忘其家張市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

身

將理

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因於五步之外。雖鈞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因之情。不待垂楚而因之情可畢矣。有入之昔灼人之費。來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醜。而自誼矣。今世說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闕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國不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十九

下十數。中國不下百數。大國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則關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國。固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兵令

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

鬼谷子

楚人蘇秦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氏族姓名。字一說王詡也。其書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亦一代之雄手。

押闔

押闔也。樞也。能而振之也。

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押。樞闔制之以出入。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內捷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二十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疎則疎。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蛛絲。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

論國遊說者
揣情二字

其要于三
層境而為之
天下之深人也
征與與合

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
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

揣篇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
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
不能隱其情

權篇

口者樂聞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
窺間見姦邪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有諱忌也銀口鑠

中原之集卷三

廿一

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
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
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
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蠱之捍也必以堅厚螫
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
用也

謀篇

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者其偏
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踈者其
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踈

其要于三
層境而為之
天下之深人也
征與與合

洪伯理曰上句
原明從也下句
原明去也

揣情二字
洪伯理曰上句
原明從也下句
原明去也

也送徒勞來
也送徒勞來

中原之集卷三

廿二

屈子

名平楚同姓也其始末具見屈原傳朱子以離騷
一書皆出于忠君愛國之忱但辭旨或流于跌宕
怪神怨對激發不可為訓茲錄卜居漁父二篇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諛煩
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
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
吾將惴惴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謀
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太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諛以
見乎

中原之集卷三

廿二

范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
將啜菽飲水樂斯屋乎將懷瑾握瑜而見放乎寧廉潔
正行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膏以潔操乎寧昂
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
全吾軀乎寧與驥騄亢軛乎將隨鴛鴦之迹乎寧與黃
鵠比翼乎將與鷗鷺為下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
鳴諛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
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
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

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辭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餉其糟而飲其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與物之汙汙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屈原文集卷三

十三

何孟春曰昔者紂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

數不知甲子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箕子非夫漁父所謂聖人者歟茲其子所謂狂者歟

宋子

名玉楚大夫屈原弟子也閔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九辨固玉賦之最精者然濃纖而純白不載瀟灑而遠於世教屈氏之風微矣

九歌

何時俗之工巧子背繩墨而改錯去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子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踴躍而遠去凡屬皆安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鳳兮鳳兮吾固知其鉏咀銛銛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惶惶而無所

中原文集卷三

十四

集。願樹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浴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裏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騏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餒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霜露慘懷而交下兮心尚奉幸其弗濟霰雪零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壁也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

此言所止之
事皆速則不
能自也從容
行轉在曲之意

此言所止之
事皆速則不
能自也從容
行轉在曲之意

此言所止之
事皆速則不
能自也從容
行轉在曲之意

此言所止之
事皆速則不
能自也從容
行轉在曲之意

此言所止之
事皆速則不
能自也從容
行轉在曲之意

此言所止之
事皆速則不
能自也從容
行轉在曲之意

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壓按
而學。誦性愚陋。以福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獨美申包胥
之氣。嚴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一滅規。集
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廣濁世
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賤
而守高。食不媮。偷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
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寒充。屈而無端兮。泊莽莽
而無根。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竟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
心焉取此怵惕。樂其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十五

商子

姓公孫名鞅。衛無孽也。使秦。因景監以仕。孝公富
強。其國著書二十九篇。封於商。故名商子太史公
謂其刻薄少恩。又讀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
受惡名。信不誣也。

算地

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廢士。則民退而
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君。技藝之民。則民僇
而易徙。商賈之事。佚其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
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廢士
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
事。資在於身。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十六

錯法

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
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謂也。

修權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
臣之所獨制也。

畫策

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

刑而姦和盜賊

賊之法。而無使姦和盜賊必得之法。為姦和盜賊者死。刑而姦和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和盜賊者。刑輕也。

君臣

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詬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父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為之或談議而素之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廿七

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

禁使

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齟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日之見也既日之勢也今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

尹文子

出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蓋學本黃老而禱申韓者大較刑名家也

大道上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廿八

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

以名分制心
妙

非大聖不能究
是非之理

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處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知史在野衆人逐之今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今定故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廿九

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

凡天下萬理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與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已而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

見為己之理
不當性已

豈得此情破則
不然實不為富
不富實不為富
豈是達士襟懷

信為貴者當知
貧賤之理以況

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貴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

大道下

聖人者自已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已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求於已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三十

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處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

傷今助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望望者蓋欲其長幼正賦賦時其飢寒者其病痛者則不使使役之時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遠焉故富貴者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此吳大馬

人與二集卷三

卅一

慎子

名到趙人其為書亡逸已多所存五篇耳周氏涉筆謂其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蓋法家者流也

內篇

人有則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亂也天雖不憂人暗闕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使人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卅二

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

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樂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慎時定法而求其宜道之施之所以守制臣民也

以一人治天下才以天下奉一人官去害而官也

命於寇戎。寡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歷代。記年之
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蘭。蘭莫久於安。
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其美。驥善馳也。然日
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
能辭萬鍾之祿於朝。陛不能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
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
情每狎於所私故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
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也。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
猶謂之愚。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卅五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
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
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
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善為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
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然而
化理成矣。
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為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
之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勸之。死不足以
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

以目觀玉輅。璇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
其神。登千仞之谿。臨暖眩之崖。不足以淆其和。夫如
是。身可以終。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鳥飛于空。魚游于淵。非術也。故為鳥為魚者。亦不自知
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為之。則必墮必溺。猶人之
足馳手捉。耳聽目視。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
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
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卅六

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
鬥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
積於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東
賊。民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
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天過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
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腐疾。民得四生矣。
子集卷三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莊子

名周蒙人也字子休嘗為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皆寓言也大要旨歸老子朱子以為列莊亦似曾點寓意思吾儒書他者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瞞見這箇物事便放蕩去了信矣今學士家多習之或者以戲薄聖賢為恨又或為所恐動流而談放空虛非善讀莊子者

逍遙遊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

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也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也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言謀南飛也

蜩與鸞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掠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也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言謀南飛也蜩與鸞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掠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也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言謀南飛也蜩與鸞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掠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也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言謀南飛也蜩與鸞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掠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也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言謀南飛也蜩與鸞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掠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也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言謀南飛也蜩與鸞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掠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也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此則又非也
冷然無聲也
解其難言之者

齊人亦人也
齊人亦人也

名者實之賓也
吾將為賓乎
吾將為賓乎

六合之內
六合之內
六合之內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校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熄，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

齊物論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懷之者，衆人之意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戢而不戢，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

齊物論
齊物論

齊物論
齊物論

齊物論
齊物論

齊物論
齊物論

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絜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痠，偏死，鰭然，然乎？其木也，則惻惻恂恂，猿猴然乎？其三者孰知正處？民食，食麋鹿食，蕉，蕉且且甘帶，鴉鵂，鴉鵂者孰知正味？援獮豸，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絜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也？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

冷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

...

衛君其年壯其行_{去聲}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

人暴自也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謬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

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謬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

教誡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且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且夫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齊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怠也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予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噉饑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執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且以任之乎其有以語我來

宋子六世注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義也子之愛親
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
外於天地之間是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
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
也自事其心者不樂不為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
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
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
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
中原七狀子集卷四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義也子之愛親
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
外於天地之間是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
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
也自事其心者不樂不為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
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
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
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
中原七狀子集卷四

且夫棄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顏淵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
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然者吾素
之側也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
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
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
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
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蓬之入
中原七狀子集卷四

且夫棄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顏淵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
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然者吾素
之側也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
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
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
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
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蓬之入
中原七狀子集卷四

遂陽遂其明
也即曲不直道
不也

此避世也
避去世也
化之人矣以二
句言造化得化
何往也願肝
健也

盛回之忘有所
而謂我不知其
所忘也又願以
忘之也何是
忘也

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志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入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

太宗師

子采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采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十一

彼近吾死而不聽我則悍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今夫治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鎮莫

鰕耶夫治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壺以造

化為大治亞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頽回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忘禮樂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忘矣仲尼蹙蹙然曰何謂坐忘頽回曰墮支體黜聰明

雖形去上
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有不任自
不任自
促也

離形去上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與與子桑友而林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裏飯而往食嗣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人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遽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十二

遊無朕蓋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所

駢拇

駢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

駢拇枝指
有六指也生而
有之謂之駢
也同謂之贅
也贅疣也
駢者連也

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

已校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
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繫尾結繩。竄勿止
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敵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
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舍者不為駢。而枝者不
為跬。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危。胫雖短
續之則憂。鶴胫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
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
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高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貴。故意
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意。蓋也。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命。仁義以尉天下之
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
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墨。索故
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
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

漆縲素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
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
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
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
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滅與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供。匹其羊。則賊矣。事。則按
策讀書。問殺矣。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
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
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
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
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
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賊也。屬
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
離朱。非吾所謂賊也。吾所謂賊。非仁義之謂也。賊於其
德而已矣。吾所謂賊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

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標，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晝夜草飲水，趯足而陸，此馬之直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十五

編之以早，曳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較正之，齊之前有，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應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田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澤無舟，梁萬物羣。

生適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而遊鳥龍之巢可攀援，而開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民性得矣。

及至聖人，楚，為仁，跂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用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為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十六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踴。馬知已此矣，夫知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因扼，驚，曼，詭，街，竊，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嘻，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胠篋。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絨膝，膝固局，竊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簞。

大盜積大盜乎
等語皆出聖手
指出盜賊名目
以此世其言
推而以此故
之實有此理
則其理自能

大盜積大盜乎
等語皆出聖手
指出盜賊名目
以此世其言
推而以此故
之實有此理
則其理自能

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而鎬之不固也然則鄉曲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閭閻之所布未稱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關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十七

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脰以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長意室中之藏也人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第一法則一好
生

一法則一好
生

故曰唇竭則齒寒曾酒薄而耶寒軛丹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指割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十八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王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指斗衡而民不爭殫殫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鐸絕竿瑟廢箏簧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不鮮不消也

常道也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繩列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則曾史之行鉤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十七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遐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

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七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筍鉤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削

格羅落置嗟果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

滑堅白解結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

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好知則非自然之道故曰好知之過也

常道無定形

德人遺教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燔燔山川之精中墮墮四時之施喘喪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後之倖釋夫恬田澹沒無為而悅夫嗷嗷之意嗷嗷已亂天下矣

在宥

在者任其自在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十

痺三病也

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洛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人大下同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

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喬

矯詰結卓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

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

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句句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

邪治人

系道不枉其端

至道之精竊其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

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

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則我為女遂於大明之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竊真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

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

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

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

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

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

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

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攪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

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廿三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

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

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

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

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

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

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

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攪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

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廿三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

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

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

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

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

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

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

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攪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

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

萬有餘喪矣非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

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足

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今

是之謂至貴

天地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

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

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

短修遠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廿四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

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

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

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

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

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

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鵠食鳥行而無影天下

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闕千歲厭世去

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

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廿四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

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

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

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

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

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

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下一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
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
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上與上
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
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
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雖雖彫萬
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
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
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
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
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為之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
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而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

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
而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
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
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
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
意者其有運轉而不能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洛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
東有上防徨孰虛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
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閱其
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
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
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
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

嘆所以述者
也亦賴有迹
迹在而先王
履之矣

精構其詞
我實按述
一則人其
者

然然然然
然然然然
然然然然
然然然然

如鳥之鳴也

道引道引
引引引引
引引引引
引引引引

休止息乎此
也

微流也

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夫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非為亢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變澤。處間曠。釣魚問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呼吸吐故納新。能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廿九

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憺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憺矣。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

逆勝也

眾人失之於動
性不雜則清
莫動則不靜
靜則不流
亦不能清
天德之
象也故曰
純粹而不雜
靜一而不變
淡而無為
動而以
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三十

夫有干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繕性

愛一無迹
性助性而性
自一故無迹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

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

謂其無以易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巳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

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已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

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

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

且夫我常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觀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之陋爾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之陋爾

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

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粟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之在萬物之內不似稊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

萬物之在萬物之內不似稊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

萬物之在萬物之內不似稊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

萬物之在萬物之內不似稊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

萬物之在萬物之內不似稊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

萬物之在萬物之內不似稊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

萬物之在萬物之內不似稊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

萬物之在萬物之內不似稊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

萬物之在萬物之內不似稊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

萬物之在萬物之內不似稊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

引物類之別是也。不以形之大小而論其貴賤。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

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

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言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助。不為利。不賤。門。諸。術。而。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與。人。行。殊。乎。俗。不。多。辭。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我。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開。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卅三

知天地之為梯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於無矣。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以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而然。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晉。快。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衡。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騁。驅。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鷙。鴞。擊。夜。操。斧。察。毫。末。未。盡。出。順。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含。非。愚。則。逆。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暴。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焉。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然。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寒。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卅四

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雖若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無懷萬物其孰承望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騾若駝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比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必弗能執水弗能弱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獨

之也。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得則樂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比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孔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吾語女我欲窮久矣而不得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通然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命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圖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然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

上也。至樂。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適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慘慘昏久憂不

齊魯樂論同
論也
此也
此也

齊魯樂論同
論也
此也
此也

齊魯樂論同
論也
此也
此也

齊魯樂論同
論也
此也
此也

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
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
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蹕
有善無有哉俗之所為與其樂音又未知樂之果
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證證然
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
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廿七

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
之寧故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
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
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達生

有孫休者踵門而說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園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客
於鄉里還於州郡則何罪乎天我休惡遇此命也扁子
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

鳥身也

齊魯樂論同
論也
此也
此也

齊魯樂論同
論也
此也
此也

長而不宰今女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也女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大於驚
有跛處塞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死哉子
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
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
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
生之所言非邪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
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
鳥止於象郊象君悅之為具大牢以饗之秦九韶以樂
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廿八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
蛇移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
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龜以車馬樂鶴以鍾鼓也彼又
惡能無驚乎哉

山木

孔子問于桑雠子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
益散何歟子桑雠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
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柳祥月失之此
無不為之
之權其子之
經實益加進也

當之之之之
也
則有之其
則有之其
則有之其

方學也
方學也
方學也
方學也

一夫夫子也

林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
害相奪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
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
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
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耗
損於前其愛益加進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
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中原丈餘子集卷四

田丁方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
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
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
佩玦決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
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
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
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
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
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此遊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得
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
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貌也故行不知
所往履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
可得而有邪

徐無鬼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
士無凌辭之事則不樂皆困於物者也

中原丈餘子集卷四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戰之
士奪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
禮樂之士敬客仁義之士貴際
農夫無草萊之土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士則不比
人有旦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
變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
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則陽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任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金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于誰責而可乎

外物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列禦寇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肯有順懷而遠有堅而綴有緩而針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使之以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子集卷四終



新鵠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荀子
名況又名卿仕楚為蘭陵令著書三十二篇程子謂循其言可以入道第以性為惡以克舜為偽以子思孟軻為亂天下至其徒李斯又倡焚書坑儒之禍故卿愈得罪終立名教外惜哉

勸學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正中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驕自取柱柔自取束邪極在身怨之所構施新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醢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凡人之患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人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姦人將以盜名於時世者也陰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

榮辱

凡聞者必自以為是而以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四

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所謂以狐父之戈鐸牛矢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非相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畧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戒節奏久而絕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綫近世則病備善者於是聞也亦必遠舉而

原缺第五葉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類聚卷之五

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所有正矣相高下視肥瘠序五

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擢尊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諂諂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諛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六

為士君子孰禁哉我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我鄉也效門室之辯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我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

主制篇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焉駭與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政故君子不安政焉駭與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海無絕遠之地不必至于海
水皆青銅之精
可鑄為兵也
金銀出於山越
犀象出於南越
犀象未詳龍牛
犀象未詳龍牛
犀象未詳龍牛
犀象未詳龍牛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聞人之民日欲為我聞吾民日不欲為我聞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北海則有走馬犬馬然而中國得而畜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雘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紵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故其用足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道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之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月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修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接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庫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月挫頓殫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閭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弊我日積

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弊安以其國為是者霸

富國篇

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無兼技人不能無官雖居不相待則窮瘁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羣弱也知懼患也民下遠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羣患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樹事也者有身功之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也故知指為之分也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庫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守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王霸

人王者以官人為能者也臣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

氣貫虹霓也

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故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減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據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子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也

中原大獻子集卷五

九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怨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於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君道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君之法非亡也而君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誑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鈞者所以為公也上好

臣子此語皆同
是此意但辭
喻易不同

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數量者所以為賢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豈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源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遠段是治事
之偏處

此此察治事
之偏處

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

中原大獻子集卷五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施易黜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於深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快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嚮嚮也其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豈使規物其端誠之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有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

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
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是任者
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
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是使喻志決疑
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
其辭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并患足以
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臣道

殺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

中原支康子集卷五

十一

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
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
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頌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
進言於君。用則可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
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諫。有能。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
相與強曰。橋。君若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
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
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
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八。社稷之臣也。國
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已賊也。

諫諍輔拂之八
其意千人國事
若如是則用
明與不明耳

以爲成俗也
是而不變於舊
俗也

同爲國之寶
其意千人國事
若如是則用
明與不明耳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
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煩。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
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虞。則疆垂不
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闇主
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
闇。禁紂所以滅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
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橋拂。迫脅於時。窮居於暴
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遠其惡。隱其敗。言其
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
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

中原支康子集卷五

十二

大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
也。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諂。橋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
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
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
能化見。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取撲焉。若卷焉。
子若食饅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辯其
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
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
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

禮義教化大隆
謂之大齊湯武
是也小亦五伯
是也

禮義教化大隆
謂之大齊湯武
是也小亦五伯
是也

禮義教化大隆
謂之大齊湯武
是也小亦五伯
是也

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傷害則無接而不
外具仁人之質也

議兵

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急慢者也路重者也君
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
焉以桀詐堯孽之以仰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
焦沒

故其太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延募選隆
勢許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俞代張代存代亡
相為雄雄耳夫是之謂盜其君子不由也

中原大猷子集卷五

十三

疆國

設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
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

天論

治亂天耶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
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夏蓄積收藏
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
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
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遠也而

不見類見之言
如明堂之易

解見後子

輟庸君子不為小人勾勾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
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常見是無世而不
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
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
自以為知道無知也

正論

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則上
安下畏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

中原大猷子集卷五

十四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劓剕
艾畢菲對履殺諸衣而不紕治古如是是然以為治
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
人戒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
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凡
刑人之本禁暴惡且微其末也後人者不死而傷人
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
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

解蔽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

韓子

名非韓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於黃老與李斯事荀卿見韓削弱數以書諫王王不能用於是以著書十萬餘言後秦攻韓得非用李斯之毀下吏令自殺今觀其書極刻覈無誠惻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其殺身也空矣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瀉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抱微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十七

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制而不辯激急親近深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謙闊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奉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誕健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惠也

主道

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

此皆人君所宜用之

韓文十二柱內即有長短卷五

之詞信則誠信誠其文連類比物

有其師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有度

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止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

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柱木斷準夷而高料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十八

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貴者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終絀美齊非一民之執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密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孤憤

智術之上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

法度雖重之文有能任其職者則能治之矣

屬官欲小官之屬已

太平也則為之平政也則為之衡乃平政也衡乃平政也衡乃平政也

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聰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動直臆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說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功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言夫即
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當貴重則黨又衆而
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
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實是與
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疎遠與主安信
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
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
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擇五不勝
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垂五勝之資而旦
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

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律之士。焉得不危其可
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
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憐於吏誅。必死於利
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
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
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
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
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
肯棄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
失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

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問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無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

此為李氏言
耳若世明良
相過則寧有此

中原本賦子集卷五

十一

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其身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發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庭而愚汗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太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至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藩臣而相室割符此人臣之所以誦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

此為李氏言
耳若世明良
相過則寧有此

中原本賦子集卷五

十二

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屢非愚而不知愚者必汗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汗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亡徵

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蟻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其無天下不難矣

鮮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操徒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操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貞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即見其自
亦不過其
非之乎

利人而達
利小而達

說林

紂為鹿臺而箕子怖以為象者為不盛美於上德則必
犀王之也。不盛象者必不盛盛者則必旒象約旒象
豹胎必不衣短褐而含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
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以其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
端以知末。故見象者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其利緩。馬日信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
里之馬時。其利緩。馬日信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
言而上用者惑也。

觀行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十一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而智短於自知。故以道
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
正。眉目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而門豹之性急。故佩帶
以緩已。董安下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
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
可也。故明主不窮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
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有法不可為治

人主無道而治
國無道而治

精游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量。精
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
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
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楮墨。暴雨疾風必壞。不
去眉睫之禍。而慕賞賈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
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
旦起。則賁賈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此
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
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
立。外名成。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十一

外儲右經

申子曰。上明見人倫。倫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歸
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
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
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
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
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外儲

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

御覽天石齋
以鼓士氣行法
以一家心二者
皆不可少

吏治不治民

簡主曰。君之國中。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馬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饑於下。然而吏富矣。

難二

嚴親在。圖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戰之一也。余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欲以百族之子。於愛上。皆如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比矣。長行狗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難勢

夫勢者。非徒能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與不肖者。各有所歸。而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處勢。則亂。今。易於法。而待吏。吏難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

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棄驥驥而公。馳也。相去亦遠矣。

問辭

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穀者也。夫吸嚙殺矢。而以曼。最其端。未嘗不中秋毫。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司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長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長發之說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八說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說。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慮。擊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

五霸

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

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進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人主

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智而聽之入明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中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

記義

名鮒一名申魏相順之子宣聖裔也秦并六國少傳後丞相李斯議燔書鮒歸藏書歸中隱高山無何陳陟起為楚王聘鮒為博士鮒自退著書謂之連叢上下篇蓋有善而叢聚之意也

孔叢子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知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聲聲以至夜半而不

君子不事言亦不事金可以

此語
列子詩集亦有

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抗志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末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也。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槐者。徒好飭美。請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廿九

脩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鼓。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願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滅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陳士義

此以論高才則
可謂高才則
高才而高才則

說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者周穆王。謂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乎。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伯夷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三十

呂氏春秋

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以為條天地古今萬物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其書分八覽六論十二紀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置於禮記月令目為呂令者誤也茲不錄錄其可采者云

本生

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

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

人引車白屋

難雖欲過之矣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

難一

曰招廢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龐夢結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美由重生故也

重已

侮至巧也人不愛侮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簪簪未瑩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

上七

論其安危一曙夫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

貴公

陰陽之和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夫相大官也慶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冠

尊師

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為之而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冊二

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肯者猶若勸之為之而苦矣奚待不肯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

精通

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慶而相通隱志相及疾痛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勸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治今

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而變藥亦萬變病

變而樂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

介立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眾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

觀世

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中原大亂子集卷五

廿三

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察微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精心慮慮以求之猶尚有管蔡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不過矣

審分

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前賢也謂人主不以正時之令臣自欲安私故不無所避其言也

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隱邪矣主無所避其言矣凡為善難任善易分以知之人與驢俱走則人不勝驢矣居於車上而任驢則驢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驢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

慎勢

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拜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大小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精論

聖人相論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勝書說周公旦曰廷

精微也勿無也

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子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平

雜謂

言者以論意也言者相離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與成黨成黨家口重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自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

有貽焉亡國之王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

淫辭

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亂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說不祥莫大焉

長利

幸寬見魯繆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廿五

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遠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幸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同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曰寬少者不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之咎若成王之定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其寬也今使燕爵為鳩鵲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凡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痺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安誹謗豈不悲哉

言者以心相離也

得之者為成也失之者為敗也

代更也

元室也事之遠得其時則無不成其功大

魯繆不隨也水不流曰汙汙水中之事也

反顧其行故見得也

馬不為人為之也故不為人為之也

巨大防備也如

名類

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

達辭

水澗則為汚樹澗則為蠹巢澗則為貴國亦有澗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澗也國澗處久則百患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出矣故聖王之貴蒙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廿六

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澗塞也

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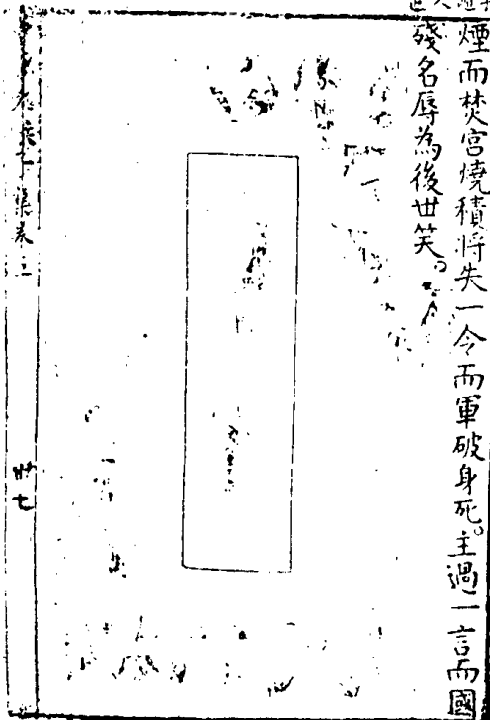
使僮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頤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弗肯為之任也冬與夏不無兩刑草與稼不無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痺用智編者無遂功天之數也

慎小

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

結則遺失至于
標名授人也隨
與大義則人
之官其精安也

煙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
殘名辱為後世笑



不亦謂其能不
過其時乎以觀

世七

此發明能仁行
主其義者以觀
事成功也

不亦謂其能不
過其時乎以觀

必為之終不為
所用

四書註生十

素書

漢書紀黃石公圯上授子房者世傳以為三略誤
矣晉亂盜散子房塚得是書枕中但麗雜無統以
故讀者疑焉

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眾辱
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
親疏遠忠者亡

行賞悖色者沮多許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垂薄施厚
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用
人不得正者殆疆用人者不畜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附八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
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

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患寒傷心人怨傷國山將崩

者下先陷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人困國殘與覆

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如同

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

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

助與乃教之所得不可與理遠

三畧

畧謀畧也。奉太公所作黃石公嘗推演之以授子房。故後世以為黃石公之書。

以其所領者而招之以其所效死者而示之則吾所求之士不至矣。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軍識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軍識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飭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

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軍識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振，萬萬相連，種德

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樹九

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立恩專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誼譁，臣敢不言，是謂亂根。

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軍識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軍，是謂國姦。

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名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拜大中大夫，著書十二篇，每奏高帝稱善，號曰新語，其卓識宏義為漢儒首唱。

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術事

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實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嶺南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越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扶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驥，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厲之功，有女而無芳澤

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陸子

此其所以不遠則士爭為之死矣。

之何者而不遺文王道德蓄積而不舒美王臨之
深慮故博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功道為智者說馬為御
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
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樂者因其良書不必契仲尼之
門樂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
行

輔政

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眾商賈巧為販
賣之利而屈為貞良和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
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組不如愚者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四一

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執信邪失方察察
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無為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
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舜若無治國之意漢若
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祀山川
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
重譯來朝故無為也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
誅以歛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
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

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

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
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而統遠民
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
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
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
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
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
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
山川出雲雨立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四二

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舉
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

辯惑

夫和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借正直故不得容其間道倭
之相扶說口之相舉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
何以當眾眾多而辭語諧合夫眾口之毀譽浮石沉木
羣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
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
明其是非者眾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
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

至德

此言立功成名
在於成在志氣
不在威武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業
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
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
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稷道者

中唐文獻子集卷五

三

衆歸之情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城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刑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

類諸經又高下
經清不寢不教

得溫新美長吟
不復

此言忠誠專一
骨或名二三統

隨者厚殆

懷慮

思與議靡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屬秦莊楚之權攻聚民之威半師橫出凌轢諸侯外臨敵國內制五姓隣國之要結於外臣丁之生皮於內而致定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

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५०

者必調內。卒遠者必正近。綱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
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役於
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
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
國。事六君。威震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
而制彊。持衡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卒。中
道而廢。身死於九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下
一。而情欲放逸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諫節事君。專心一
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敵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
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重

三

管仲以爲一

誠官仲桂葉
切洋明諸書
及不陽數言
盡有咏哉

義下錄一字
大成五利

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乖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若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于法度道不存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說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

賈子

新編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名誼洛陽人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太傅安所賞其書具脩奏治安策及雜引禮樂政術通達國體然除漢書所載餘亦難得粹者

連語

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讎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末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善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也管子牙則使然胡宮與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人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原矣故其可憂者惟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也

春秋

以糶食為厲也
民正之也
民一休之即有
若佃夫而陳何
以加此

鄒穆公有令。食是鴈者必以糶。毋敢以粟。於是倉母糶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糶。吏以請曰。糶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糶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糶。以糶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鴈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為苟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

中原大獻子集卷六

官人

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廐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有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有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廐役從。清閒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原缺第三葉

淮南子

名安淮南厲王長子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三十一篇號鴻烈鴻大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雖其書辯博雜駁然殊多新特而於理亦有卓然者奈何叛漢國廢故君子鮮取焉

原道訓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象而弗宰。跂行喙息。蠃魚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眾。損之而不寡。斷之而不薄。絀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明兮。應無形兮。遂于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參舒兮。與陰陽倪仰兮。

中原大獻子集卷六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鈞歲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嫫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

近不也。應時。雖古。善釣。人。名。數。術。也。

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
為之龍因江海以為器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夫削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蕪策繁用者非致遠之
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
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
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曰天地之自
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曰水以為師神
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

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

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
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
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
兵強則滅木強則折草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
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
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蹙之先者墮
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
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錐頭之與刃必犯難而錐無

臂的射之其然
後者之利也

既後也

既後也

夫文之於人存
而後世之在
後世也
也則國數則
合於時人行則
行時止則止道
當於時先人事
當於後時當
居先

惠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
所謂後位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貴其周
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
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
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夫日回而月周時不
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
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領非爭其先
也而爭其得時也

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
於無窮遠逾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為雨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
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蚊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
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把
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
遁錯緣相紛而不可離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容無
形之城而翱翔忽區之上遠田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
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
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
所右蟠委錯紆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
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圖則名實同居音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國既也

傳者理法以
象于為師也
張紉都邑行
使神自和色
摩之之自和
也解其人也

感思也

不得其形不得
樂之形也

主理也

之數不過五。而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生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

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施茵。傳旋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易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戈焉。走大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纂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

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縱生之柄。而行其跡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矣。又焉

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

傅真訓

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園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棟。而輪之無一幅。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於天地之情也。

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至精亡於中。而言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越舍行偽者。為精求於外也。精有盡。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声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煖。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

夫鑑明者。塵垢弗能障。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

言心之神明不可外物之使情事之理也

此明道而論也

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于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是釋其

昭而道其冥也是謂之失道

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煙有餘于身也冬日之不用絮者非簡之也清有餘于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于已而已矣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今夫樹木者灌以潔水噴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株又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

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

一

一掬而不察方負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而投滑之可得須臾乎乎

夫歷陽之部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智與罪法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稱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危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陷於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而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

覽冥訓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

至而酒湛溢然二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書道來而月運開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非心則皆謫見于天神氣相應微矣故山雲草薺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淫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于月天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乎微忽悅不能覺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于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故至陰凝至陽赫而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之六

十

今夫赤螭青虬之遊異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腐梅皆甘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鱗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于江海之中若乃至于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維東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振海內蛇鱗著泥百仞之中能離窟窟丘山勢巖帝豹襲穴而不敢咆猿猱顛蹶而失木枝况直蛇鱗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濇草木不搖而燕雀狡之以為不能與之爭于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遊萬仞之上翱翔四海過崑崙之

疏園飲砥柱之湍瀨。還田蒙汜之渚。尚倂異州之際。徑
蹕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
鵠鶴。鴝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魚。人况值燕雀之類乎。
精神訓

一謂道也

扣物相名為物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
目淫於五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
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
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
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
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之寧充盈而不泄。精神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十一

范執知之哉。其生我也。不疆求已。其殺我也。不疆求止。
欲生而不事。憎我而不辭。賤之而不弗憎。貴之而不弗喜。隨
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日。死之形。吾死也有二。
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
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
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搜剔援物
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
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
故也。與其為盜。亦無以異矣。
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
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竟樸角不斲。素題不
枅。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竟藟藿之飯。藜藿之羹。
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竟布衣綌形。鹿裘御寒。養性
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
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
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
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
人教倉。予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
過簞食瓢飲。則身飽而教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
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常。事

謂者無大蛇也

人謂者為是

矩度大蛇也

律知陰陽

最或作客

重然也

領理也

信竟之巧工

範類有其井一實也。

越人得真蛇以為上有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

知冬日之簾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

本經訓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非中原太微子集卷六

中原太微子集卷六

十二

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撲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仲虺作論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德使術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

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舍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銜口寢說遂不言而

腐角差邪也古者皆以金為衡也故藏之寶若馬日蘇和也千也言無者也取平直而已

死者眾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贏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

主術訓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於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窕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

中原太微子集卷六

十四

故皋陶瘠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替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殺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效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媿夫責少者易備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謀上操省約之風下効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

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遊居者急於進矣為暴者安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

矣故為惡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賄於君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焉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智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纘解

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

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志之所為無不成也聲者可令唯壅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瘡者可使守圍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照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十五

天下之能可也
者惟君故使人
勤民雖其所以
畏法猶其義也

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無而用之故無棄才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下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撻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

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臺榭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十六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妄也設賞者賞當當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助經者誅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貧必罰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而有司使無專行也法藉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自為而無好也有為則說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

臣安世請也

雖路也
深久而水清也

楊明謂曰得道
德引則民為之
故大德必廣
之德自高天

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故中欲不出謂之局外和不入謂之塞中局外開何事之不節外閉中局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

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焉蓋屑榘接

屏連閣非不廉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林弱席非不寧也然民有瘵

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骨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年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尹以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

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率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滍旱災害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共車之費由此觀之則

人之生憊矣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負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萌戒過慎

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無包萬國一齊殊俗并獲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故智欲圓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翕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去

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旋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

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

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

絳稱訓
君子見過忘前故能謙見賢已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

凡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適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樂矣使竟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

新習記

同人報之

六君以修廣
其土地

數謂得之數
也五五之數
也

形以神曲者
形以神曲也

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
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聚薪折軸故
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之
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舉也禁紂
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
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
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盛
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

中原太微子集卷六

廿一

勿譏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

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
枝尋常之壑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木知本傷則枝枯福
生於無為退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機生於弗經

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茲禍由己
生聖人不求譽不辟非己身且行眾却自見人釋己而
追曲倍是而從眾是與俗偕走而內行無所放則人反
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為萬形將者非至者也常之而無
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

百小慧也

前篇乃勉勵
之義也

永齊甘夏
名也

源亮玉田也
寶也東漢也

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達清知足則富矣明死
生之分則壽矣

齊俗訓

枉不可以摘齒篋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
以追速鉉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斧鐵不可以為舟
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造施之於其所宜即萬
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曰
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瑾不厭厚角麟不厭
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
中原太微子集卷六

廿二

一也今之乘輿乘熟急見雨則表不用升堂則表不御
此代為常者也

古者非不知繁井降崇還之禮也蹠 采齊肆夏之容
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只以佐實喻意而
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管蕭揚千戚奮毛旄以為
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
能竭國糜民虐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
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構骨腐肉也故葵藿足以收
飲 藏而已

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繁樂優

寫狗來為狗
以謝過求福土
能以請狗
狗能服從
不也

以深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拍行是以風俗溺於世而諱
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

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
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

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藉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
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綰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
衾均袵綰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壞土
草剗而已夫有孰貴之

夫一儀不可以百蔽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
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十三

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
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
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
移者也

故狐梁之教可隨也其所以教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
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
言不可形也

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政治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
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妙者無度量故天之圓
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

施語曲也

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以故其見不遠者不可
與語大其智不閑者不可與論至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以是非其所以非所謂是
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非有合於已者而
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
求道理也求合於已者也去非者非批和施也去忤於
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忤於
俗也至是之是非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
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
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十四

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
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實裕者曰數曉為
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矣

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面於盤水則
圓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闊
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背物庸遽知世之所自觀我
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壁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
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
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
轂數千里轉無窮之原也

系以通揚者
使入深察者
任其自不正
因令歸人全
地因其後也

淺水也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無官。官不無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債。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胫者使之跼蹙。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僂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使於馬。越人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情。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遠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教世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廿五

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仇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剗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勢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銖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度量。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駿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與東車待西施王嫱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騁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曲

汜論訓

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諺今同。訓譽在俗。意行鈞窮。遠在時。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物豐則欲省。求贖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狙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廿六

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秉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我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槽系木子無堅
 無鉄及也剗鋒
 也隆高也衝所
 以臨敵城衝突
 壞之渠漸也一
 曰渠甲名鐵係
 所以禦夫

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櫟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簷以守。連弩以射。銷軍以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廿七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廿七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

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

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眾。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

故思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八

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

趨舍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

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疆大勢位備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

鯢大魚長丈余細鱗皆白目口在腹下鰓大魚六長丈余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為龍

鯢者自周漢前皆非真鯢也子仁非其仁也鯢者不知其非有似於鯢者

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

以奪是趨亡之道也夫牛蹠之涿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色大體也

故小謹者無成功譽行者不容於眾體大者即踈踈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

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十九

夫物之相類也世王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也故狼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王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苟勞之與橐本也蛇牀之與麋也此皆相似者故劔工惑劔之似莫和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王工眩王之似碧虛者唯倚頓不失其情聞主氣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古之善賞者罪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

鯢亦並有主口嘗試下謀上之端標任名命經以惠獲人

鯢者其主得之千間開缺像使雲龍刺廣之極大枝以桃木為之以繫於其曲是以未見其桃也

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慾也愛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纂越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

今夫雷溜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

詮言訓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廿

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梧子路逝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帝約之疆來射鰐龍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命天也嚴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若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銀草者後稷也決河濟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已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

自負自恃
助不助人之
助也

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量。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氏瞻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工多。名有利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

廿一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

君好智則信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瞻博。本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侮。自負而辭助。一人之力以圍強敵。不仗眾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鈔實府庫則與民為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果怨之道也。

是下小也
是下小也
是下小也

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矣。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

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

廿二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賈多端則貪。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

負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纂業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春。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凌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

兵略訓

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

不勝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虎牙
之利。故割草而為甲。燐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
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
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
兵之所由來者遠矣。

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
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樹髮稱苗。
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
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贖一人之欲。禍莫深焉。

肆一人之耶。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為
中原大略子集卷六

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
為帝博翼。易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獮養禽獸
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

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軍。俾捍而守攻者。非
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境。是故至於伏尸流血。
相支以日。而王霸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
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
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

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已用
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已用。所得

者鮮矣。

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
勝。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伴則有數者禽。無數者
夫有形埒。列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
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
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
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
為之依。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旋。倨句謹俾。可巧詐
者。皆非善者也。

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怯。力分則弱。故
能令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令人之兵。疑
人之心。則數倍不足。

能令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令人之兵。疑
人之心。則數倍不足。

說山訓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
四方皆道之門。戶嚮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釣可以教。駢
駢可以教。御可以教。刺舟。
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
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
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
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

事不傳不能
道故大迷也
故大愚也

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綵。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棄。下有九殺。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

針成幕。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而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雨之集。無能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發。無能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應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

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責不怨人取。

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之人能以其所不利利人則可。樂有得事。竟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漆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弊之玉。在珉之上。雖貪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污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春秋賦民。皆欣。春秋賦民。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

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教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羣截。

王。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傷廉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

或曰。知其止。故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故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說林訓

水火相憎。燔燼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譏賊間之。而父子相危。

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况。

疏遠乎

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

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

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

清醕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杆軸

中原文獻卷六

廿七

一家失燬百家皆燒諒夫陰謀百姓暴骸

管子以小辱成太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

兇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免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

人間訓

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

聖人教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烟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墻漏若廳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蓋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眾弗能救也

人皆務於拯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

中原文獻卷六

廿八

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身譬猶失火而擊池被表而用簣也

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和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操於內者與所

水勢東流人必
事而通之使
指而行之也

宮成其本
作其本
其本
其本

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
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
而擒也。使狐瞑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
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
類相似者。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
可不察也。

脩務訓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
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縣
禹之功。不立。而後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廿九

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已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
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若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
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若夫以火煖井。
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
無少之用。鳩泥之用。無多之用。累夏資而冬敗。因高
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也。
昔者蒼頡作書。成造。歷胡曹為衣。后稷耕稼。儀狄作
酒。奚仲為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
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無有之。各悉其知。貴
其所欲達。遂為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

哀又子也

生而為
為

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奮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
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派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
矣。
智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泰謨訓

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
殺穎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
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繁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
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與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
測者。淺也。不可測者。深也。不可度者。大也。不可測者。遠也。
故九州不可項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
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變之。
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衷也。以沉
酒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
官。頡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衷也。
為表列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網也。以奉
宗廟。解網。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衷。
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竟之舉。出契后稷畢

四下

言材各有所施
而用之則在乎
為人子者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四一

而政教平。姦究息。獄訟止。而衣食之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廢。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滯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救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剛而不可令待。守者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廢。變五者相反。聖人無用而材使之。當今之世。既必託善以自為解。和必蒙心以自為解。避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汚。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楚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散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踏

雖再世猶未遇
而生者為難也
細相以解之為
其少嘗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四二

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於可行。善行歸乎上。知能躋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轉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闢矣。以積土山之高。脩堤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犬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閱識必博矣。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劉向

漢宗室也元帝時為右宗正嘗校書天祿閣有青藜老人扶杖照之及授天文地面之書向學益進說苑

春秋書也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豈非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今復役無得相伐少馬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僕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儼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車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車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門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新序

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

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驢驘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毛猶能筆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而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惡者多若身又死安知網羅不施行乎七十常恐行即之虧即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

楊子

名雄成都人著法言以象論語作太玄以擬易蓋極意著述根極理要者乃仕莽懼災投閣所云以保天命何有耶

法言

學行篇

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開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開之市必立之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

中原文獻子集卷廿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吾道篇

或曰君子尚辭子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賊事辭稱則經是言以容德之深矣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非東嶽而知衆山之別李施以也况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池也况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漬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道也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

原缺第四葉

諸

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方而給諸

大哉聖人之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闔然不窺牆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疇贊

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

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

問神篇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

虞夏之書渾渾灝灝周書灝灝周書灝灝下周者其書誰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邪

面目之辭相遺除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畫或畫者莫

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者古昔之賢也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

我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去諸曰甚

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

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乎曷來之遲去之速

也君子競諸

我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曰治則見亂則隱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鵠明遊各集食其飲者矣

寡見篇

呱之子各識其親說微說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

是在其中矣

我曰良王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我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

五百篇

我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

武周公父子也而虞湯孔子數百歲而生曰往以推來

雖千一不可知也

我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

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知也

之則宜從之從之則察其所習逆其所順

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

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

觀而不可盡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

先知篇

我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

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

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農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

於夜之謂惡政也

重黎篇

淵塞篇

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孝至篇

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為名之名。其至矣。為名之名。其次也。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續又備置又
宗與猶字與族
義動也說也言
動也也繼而犯

宗夷滑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鳳之

中原文獻下集卷七

王人也儀又剛
也師人多也相
又及也誠者暴
也喻用丘威也
未合也德也然
增德也食人
印犀制諸事也
安也耳也
口也

師師其至矣乎。蟠帟桓桓。鷹隼飛至飛未至也。或曰。詔訖北夷。被我純纁。帶我金犀。珍膳寧餉。可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共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夷。是為宗廟之臣。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

充得遠人金足
推闡君臣時世

称量停止

論衡

王克字仲任，遷目成誦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極
正時俗，訂增虛詰，拘誕中郎，秘之為談助要，其無
夢猥瑣未足為奇也。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素。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或素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

中原不厭子集卷七

九

濤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紫節。單於竟之庭。所以遇
 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
 大才。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
 伍負伯嚭俱事夫差。伯嚭尊重。伍負誅死。此異操而同
 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
 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
 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過舍
 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
 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
 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

此段元見
補

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
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
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權衡折軔之惠。有接
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開心塞意之變。故至
言棄捐。聖賢距達。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
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
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
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
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
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齋。虞舜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十

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
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
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
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
清不畱。主為仁義。不高不己。此其所以不遇也。堯陶舜
禹。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為聖賢。操措鈞齊。此其所以
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比人無擇。深隱不見。
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
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
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顧進

大意似欲說世
為之而詞樣不
如之遠世代既
然也

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
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
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
更調霸說。雖微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微遇孝公
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
所事者賢之。馬圈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
義。野人不聽。吹簫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
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
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令則遇
不合則不遇。或無伎伎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十一

替之臣。雞鳴之客。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
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好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
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藉藉鄧通是也。藉
藉幸於孝惠。鄧通愛于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
以形佳骨媚。皮媚色媚。夫好客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
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
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隆。遇難先圖。何則。人主
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
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
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佳主。觀鑒治內。調

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贖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鍾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鍾以炎濕冬時扇以妻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文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主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主不好辯言尚可暴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領吏之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十二

名曰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官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官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準主尚不可為况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

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猶拾遺於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倉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曰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雷才能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十三

此言凡民以教而善

此言凡民以教而善

此言凡民以教而善

小荀子

名悅許昌人荀儉子也生靈帝時才志識猷沮而弗行乃著書自表見有漢紀三十篇申鑒五篇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文多可採

政體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犯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十四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後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反之天下之道也

雜言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

國家則必動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聞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也以受之難故也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君子所要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眾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十五

幹之文冲地雅
居不以當時
處

非少年時
也其分年
也

中論

後漢徐幹傳長樂幹郡中七子之一也太祖特旌
命之不就獨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
其辭若有小失要其歸多合於道亦可謂賢矣

治學

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瓦缶之細視家龍之文然後知
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文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
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思

修本

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已而寬人故子魯也

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

故君子修德始乎非終乎非其創乎夷原成乎
喬嶽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父行一日
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吾無益矣遂疑聖人
之言皆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
而不免為人役也

毀辭

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
其善分別事類而明慶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
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

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是以相稱樂盡人
之辭善致人之主使論者各得盡其韻而與之得解其
稱也

考偽

仲尼之沒於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
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
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
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
人之真也各無說持論誣誣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
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懼懼而不定喪其故

性而不自知其迷者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仰之斯

十七

術之於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
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
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昔楊朱墨翟
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泊亂乎先王之道譁州張乎
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
辯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
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勸達以
自旌托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托之乎仁愛枉直以取
舉托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托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

以爲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
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
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
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
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
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
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
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
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
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飭之是以欲而如讓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止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
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
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
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
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官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
之陷溺蓋如此乎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趨末
事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騁不已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盜
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詬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
求名者聖人至禁也

謹文

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
辯黑白取士不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為賢
才寡助者為不肖斥爵職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誼
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眾為也知名譽可以虛
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德行講
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欺揚
迭為表裏構机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
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
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
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十九

填門儒服塞道飢不加餐倦不獲已殷殷云云俾夜
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綵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
士呈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
閭寺不開把臂振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
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為
也非欲矜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利而
已有策名于朝而梅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
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大
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饋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
託規畧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

亡國

路診而醫無異乎才主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用也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與此又惑之甚也

馬忠為提督軍
奏誣李國久作
大將軍面弟頌
貴附惟臣正直
而不滿也忠于
何有

漢南郡太守馬融撰擬孔子孝經而作其人則非其言則有可取者

家臣章

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化成。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亡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沉謀潛運。亡國安人。任賢以為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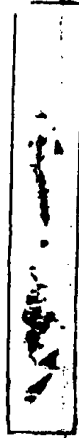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辯志章

大哉忠之為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為國必先辯志。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濟。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辯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

忠諫章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
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
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
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



抱朴子

晉葛洪撰字稚川句容人元帝時舉召不起。羅
浮山鍊丹著書詆訕不可訓。然其博聞深洽。紆徐
蔚茂。亦奇士也。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樂之哉。

內篇

塞難

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
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為一物。
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
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外篇

勗學

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
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驢鵠
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心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
心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
茲乎。蓋少則志壹而難長。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
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
年有改。雖失之於陽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
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

陽谷。日始出之
處。虞淵。日入之
處。此言學之貴
速也。

驢鵠。飛不能
遠。

臣節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水執執。不得離馬。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已之要也。

名實

當堂當路供

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譽已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中厚大。獻子集卷七

中厚大獻子集卷七

十四

向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

竊丘子

一名化書。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為作實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文高簡。固微有見於道德者。

道化

這段議論乃即子道德功力過降一音

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蟲餌木。木盡則蟲死。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醪。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中厚大獻子集卷七

十五

術化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為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遊。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德化

此段世人高勢利之網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牖。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

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未滅。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當秉帛具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踞秉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彙帛乎。苟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忌。子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然後知馭之道。忘弦。然後知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廿六

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忘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仁化

非免狡獪也。非民詐也。詐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我名。慎勿怨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讎。不有賞勸焉。得鬭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疏。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食化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

此句組也
打安地錄又

魚。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其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饒告終而縲。葛宇之衣。稼云畢而飯。稼象標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緯。取之不已。至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撻。鞭撻不已。至于盜竊。盜竊不已。至于殺害。殺害不已。至于刑戮。欺罔非民愛。而哀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顛。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廿七

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責其緩。席將墮。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觀其生。以斯為類。非我。

天君子不肯告人以饑。肥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肥人之恥。愧必激人之怨。怨。食之害也。如是而食。邊王豆。食之飾也。鼓鐘受石。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慈也。窮食竭歡。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念也。貴賤精粗。食之爭也。怨之愈。不心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數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

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殺上。各有所切也。夫剗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瘡也。由剗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嗚呼惜哉。

凡遇衆生于有餘戶餘生于不
足戶則生事明
皇見盈虛而實
陽無極失矣
至于唐之廢文
宋之廢勸心若
而未獲其益是
以食于未不若
險于險于民
不若險于君也
儉可場言哉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劔佩。服公卿之劔佩者。愛王者之橐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況金根玉

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十八

輟奪其貨。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收豎祗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宮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蕭韶也有宗泚之能則刑字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榮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閭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于已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儉於聽。可以養德。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養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九

劉子

名畫字孔昭高才不遇故作此書唐志以為劉勰所著非也其書無甚高論間有亦可喜者

防慾

情出於性而情逆性然由於情而慾害情

專學

學者出於心為身之主耳目候於外若心不在學則聽訟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禮義入焉夫尚聲掩目則真無親變珠填耳必寂寞無聞業作自蔽珠為耳聽二關外擁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

中唐文獻子集卷四

廿

離巢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電之聲李子聽清角之韻不見萬仞之形視不聞耳而耳不見聽不聞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目則視不見也

稱樂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動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樂曰五茎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欲偷心滿耳聽其銓錙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

北齊書卷七四之樂也

宋書即為新羅山水曲曰山有水皆木何故也

中唐文獻子集卷一

廿一

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公奏之圖工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擊拊球石即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麟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順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秦音秦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于心故哀樂之心感則慷慨彈緩之聲應激上之音作則淫佚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曼之色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潘願朱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冲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都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佚悽愴懷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琴瑟慷慨嘆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為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音和所以為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淚淚而歡歡是以悲為樂也若以悲為樂則何樂之有哉今怨思之鼓施于管絃聽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非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

禮記卷之三十
也

也

也

從化

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
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
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太奢而
晏嬰窮儉猶曰國奢奢者衆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
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山寒炎猶曰
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
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
其多者以為之節今觀言者當顧言外之音不得拘文
以害意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廿二

知人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幽魚驚為鄰驥之伏也孫陽未
賞必與驚駘同櫪士之賢也知已未顧亦與庸流雜處
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于未聞
察之於未形而監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
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電而稱為聰目見日
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謹執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
絕塵制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雖未陸
斷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

心隱

文武各有
用而又各相
用也

文武

目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
而偽內者也而偽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
神亦照焉外之于內無所取徵也而欲其情不亦難乎
不潔在面人皆恥之不潔其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
心伏內故善飭其情潛其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廿三

傷謔

揚善生於性美宣惠出於情妬性美以成物為恒情妬
以傷人為務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為功毀以譽妬
則言以窮惡為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
增其美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
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寂寞而謔者諠譁
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
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泣素絲揚朱所以泣岐路以其
變為青黃迴成左右也

辯施

懷素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揭之士性能輕財而甘踈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今富而儉。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踈慢。非行之失。被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遺之富而賑物德不為難。貧而儉嗇行非為逸。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

惜時

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驥以裏暴迅足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為不朽也。昔之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廿四

君子欲行仁義于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踰經蹻而不休。仲尼恤矣不暇黔墨翟惶惶不及。援皆行其德行拯世林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是腐策策。刻夫絕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泉石。不能被策樹動。此贊明時。空煌梁泰。枉沒歲華。生為無聞之人。殘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襲華。則寒蟬抱樹而長吟。吟悲酸。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于苑達柳。今日向西峰道業未就。辭聲于窮岫之陰。

並出於休明之世。已矣夫。奚保不露矜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廿五

文中子

姓王名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謚曰以名書見隋文帝陳十二策不用家於河汾著書為中說從遊千餘人程子謂其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而近世王陽明氏亦以為續經未可盡非有聖賢良工心獨苦之語固豪傑之士聖人之徒也

王道篇

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遠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聖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中庸文獻子集卷七

廿六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欲之國其財必削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

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

白圭乎天地生我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

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

吾子洎葬倫乎孝遠再拜謝之終身不敢憾否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達

四句齊衡論語

無幸之則不深
犯既當修則用
茲耗

天地篇

子曰史之失自遷國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散散而經而任傳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璠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喻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末也書殘於古今詩集於齊魯汝知之乎

事君篇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杜稷焉兩漢之盛我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廿二

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

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遠天下之道而公

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父子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

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

曰洛邑之地四通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喪

通變之謂禮執方之謂器通其變天下無敝法執其方

天下無善教

周公篇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模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猶如。劍佩。猶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于道者。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庸者狹之道也。

問易篇

程元曰。三教何如。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如何。子曰。非爾所及也。宜君建德之事。遠多推波助瀾。縱風以燎。爾。
其君後起大武
建德後因武亦
年多誤釋之
數時更之
歲而命也

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

古文獻二集卷七

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

禮樂篇

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侯平達上。吾不與也。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卒而無為。

述史篇

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

聖賢景慕焉。

魏相篇

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質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杜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其生世而門
人能其教以
行于天下生
足矣

聞謗而怒者。誤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辨說佞遠矣。

中原文獻二集卷七

卅九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

立命篇

識寡于亮。德輕於才。斯過也矣。

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平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

數至。豈徒然哉。

宋天者。統元氣焉。非以湯。答。之謂也。地者。統元形

焉。非心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心圓首方

從師與常師其
道也。幅遠藏其

是之謂也。
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
道。則士修之。士失其道。則庶人修之。脩之之道。從師無
常。諄而不倦。窮而不溢。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蟄。
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

關朗篇

政猛寧若。見法速寧若。緩獄察寧若。問臣主之際。其猜
也寧信。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心。姦之府也。裴曉聞

中厚志。康子集卷七

四十

言王道表自秦

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
之政。豈亡秦之罪也。

杜海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謀則隱其
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下客。

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
謂派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
潤。何往而不利也。

鹿門子

唐皮日休也。隱居鹿門。撰隱書。其書推孔氏說。仁
義明治亂之故。究厝理之要。詭于道者。鮮矣。書以
隱名。悲時莫能用也。

古之官人者。以天下為已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者。以
已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
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仁。謂之
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可多子德則必
特才者作妖謂
之妖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

中厚志。康子集卷七

四一

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途。坦途無不之也。斜
途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途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
德。

亢倉子

按唐天寶元年詔號其書為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王士元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其姓氏不具述

政道篇

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縵益至而亡雅素實益蔽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桻善將飭五來而實諍直益誣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已內邪益甚而清修名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也愈亂矣

中原天獻子集卷七

四二

君道篇

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口放其愛憎哉

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童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為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

行取人亂也

賢道篇

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及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聚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

訓道篇

謂多言之人為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

中原天獻子集卷七

四三

為不忠亦有體閑而心躁者謂叢穉之人為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微識安能洞詳

無能子

博學寡欲長於窮理以至於命避黃巢亂著書凡二十四篇其姓名游宦無可考

嚴陵說

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為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侯凌征伐戰爭未嘗帖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狗彘生而死而已不過一二分中得土木以廣宮室穿繒帛以資衣服牛羊雞犬中原文獻子集卷上

四四

四四

秦以暴虐以
寬超其大德
大力也其以
區區九德為
足此小德大
力也

郁離子

劉基字伯溫登元進士後棄官居青田山著書取離為大寸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故名我

聖祖龍飛卒能輔翼興運是書所縑身親見之矣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于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摩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中原文獻子集卷之四

四五

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龍門子

翰林學士宋濂撰見世不知入小龍門者書二十四篇號道記晚年遭際

聖明出入輔導公之志親見施行矣

龍門子曰人子之身非人子有也父母之體之分也雖

曰異形實一身也身之聽命者心耳心欲左焉而身從

之心欲右焉而身又從之至前後皆然無相違者也父

母譬則心也人子譬則身也此義苟行世豈有不順之

子哉雖然身且不敵有况身外之物乎世復有因財而

逆父母之命者其丈夫也哉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四六

龍門子曰以刑驅人者殘以勢凌人者怨以利誘人者

爭以言欺人者悖以知御人者愚以巧勝人者拙此六

德也徐辭屏累所以全身積誠者所以感物內外無

愧所以事神敬身樹德所以訓子上下寬穆所以肥家

威嚴莊重所以却侮此六行也德莫大於離心美莫大

於畏獨凶莫大於自賢吉莫大於集善樂莫大於順天

憂莫大於悖德此六則也明在自虛強在自卑危在自

安敗在自盈敬在自持賊在自驕此六治也慎六德守

六行式六則守六德學者之事過半矣

說林

司馬張時微著文字醇雅且有補于世教

諫說林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國何如而治矣朔曰罷市其可乎

帝曰百工之事莫能相無四民之用缺一不可故日中

為市有無交易以相濟也若之何罷之朔曰國有三市

而交易不與焉私納諸侯陰比將帥輦輸金幣開通賞

罰馮陵威福而得志于其外是謂以外市也請謁貴戚

結托宦官延譽於左右陰竊上柄而主不知是謂以內

市也希望意旨雷同附和狐媚固寵祈求恩澤因以植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四七

樹黨與濁亂紀綱是謂以上市也三市行而國欲治者

未之有也帝曰善乃下請謁之禁開直言極諫之路

政治林

豺狼之賊物易知也而鬼蜮之賊物不易知也螳螂之

害稼易知也而稂莠之害稼不易知也兵刃之殺人易

知也而政事之殺人不易知也是故暴如商鞅者殺人

偏如安石者殺人急如東薪者殺人緩如弱水者殺人

察如燭淵者殺人苛如聚蠅者殺人布令不信者殺人

操法不審者殺人圖患不遠者殺人

庖辭

翰林侍制王禕撰庖酒庖人皆可飲飲之有餘味故曰庖辭

母以智術殺身母以政術殺人母以業術殺子孫母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盡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斷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也心不可欺也

子集卷七終

中原文獻子集卷七



中原文獻文集刊

夫倬彼雲漢以呈天章蔚爾天香以列地業作人吐納文辭煥藻故易稱文言謂文出乎口即言成文文乎口乎匪卑之乎為技也顧文稱先秦兩漢下逮韓柳歐蘇尚矣乃其篇帙浩繁艱於寓目太史瘖焉故蒐閱秦漢以下諸文始自卜商詩序洎歷代聞人併我

朝名公悲各枚其兇者序如左雅品分城別秦

就宮牆然含英咀華鳴宮刻羽俱登作壇璧猶陶匏異器並為八耳之娛黼黻異文均屬悅目之玩也博士家淹而貫之摘璋核藻命意繪文則情理粲神采煥發不稱進乎技哉

蘭隅朱之蕃書



中原文獻文集目錄

一卷

卜商毛詩序

范甯穀梁傳序

王羲之蘭亭記

李康運命論

駱賓王討武后檄

李華政事堂記

韓愈原道

與陳給事書

中原文獻文集目錄

獲麟解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董邵南序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上張僕射書

諱辯

二卷

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送薛存義序

牛僧孺守四夷論

宋玉對楚王問

李密陳情表

陶淵明歸去來辭

張蘊古大寶箴

李白春宴序

諍臣論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雜說上

與孟簡尚書書

送李愿歸盤谷序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送石洪處士序

柳子厚廟碑

書箕子廟碑

駁復讐議

杜牧阿房宮賦

獨孤及季札論

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李觀袁州州學記

歐陽脩上范司諫書

本論

秋聲賦

蘇洵春秋論

管仲論

諫論上

蘇軾范增論

留侯論

三卷

賈誼論

韓文公廟碑

刑賞忠厚之至論

後赤壁賦

大悲閣記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胡銓上高宗封事

附陳心齋八面鋒

凡十一段

岳陽樓記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縱囚論

醉翁亭記

朋黨論

高祖論

上田樞密書

六國論

晁錯論

始皇扶蘇論

荀卿論

大臣論下

前赤壁賦

喜雨亭記

代張方平諫用兵

呂祖謙武王論

集 330—415

凡十段

宋濂論中原檄
方孝孺深慮論
何景明任將

六經論
豫讓論
嚴治

羅倫靈星門記

王守仁論春王正月

尊經閣記

家祠記

答倫彥式書

見齋說

默齋

中原文獻文集目錄

高啟辯謔論

王世貞奇貨可居

原墨

目錄終

脩撰瀟園焦竑選

汪宗淳啟

少傳穎陽許國校

汪元湛若

編修石蕢陶望齡評

亲

許繼登爾

脩撰蘭嶼朱之蕃註

汪宗伋予

下商

字子夏魯人也孔子弟子燕魏文侯師

毛詩序

關雎。后如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去聲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

動於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

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

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

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

人倫美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

日比四日興五日雅六日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譏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

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

作美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

集 330—416

誦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後其言者也。故樂風
發乎情。心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心乎禮。義先王之
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學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
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
也。鵲巢。駉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
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
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二

也。故則之
下。也。八下曲
名。陽春。白雲。高
曲名也。

陽春之風。風
陽春。則山。高
曲名也。

陽春之風。風
陽春。則山。高
曲名也。

宋玉 見宋玉

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
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
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
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
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
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
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鵲。豈能與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三
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晁輪之墟。暴鬚。於碣石。
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
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
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范甯 字武子 晉武帝時人

穀梁傳序

得序春秋傳之

孟子去詩七然
後春秋作此
序春秋以詩並
言之

兩現家經之門
晉謂之兩現傳
天子也下第
難之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矣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無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四

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迫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迴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邾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托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五鼓芳風，以扇游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

習義以具深
義主而自則左
氏稱之乃安名

言三傳之義
第自注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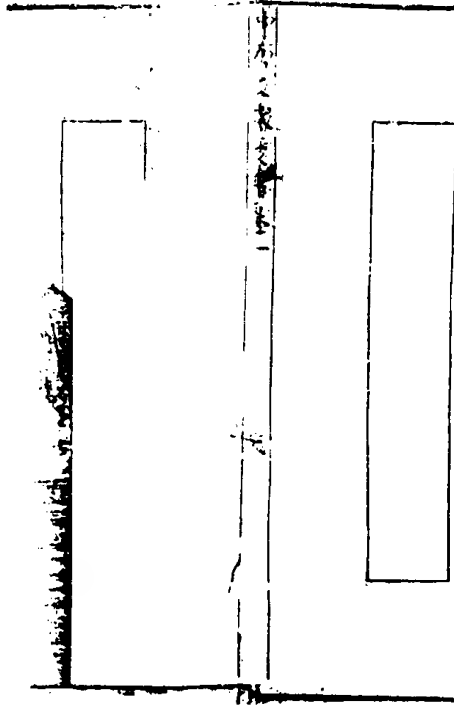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曰事脩而終篇，故絕筆於春秋，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古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派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衛奉紅諫為愛君，文公納釐為用禮，較梁以衛鞅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詭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殫述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因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容得不並，合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和通哉？而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莫衷虛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之爭，之說，廣興由下，而惡盛衰繼之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五

子異同之論，石渠之爭，之說，廣興由下，而惡盛衰繼之

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辯道

此叙人主意有神仙不必崇方士

曹植

字子建曹操第三子也七歲善屬文操愛欲立之操薨長子五即位植遂廢兄初封于陳留曰王

辯道

世有方士吾王悲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踰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與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規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樹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與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檢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終然足以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耀光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音觀無采之色也

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以孝聞

陳情表

此篇文章在初
句或成母不
見其子大方
者以一言之
中以此而見全
文則孝友與矣

形影相弔惟形
事影相弔同

臣以險巇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
奪母志祖母劉氏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
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
薄晚有兒身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力無應門五尺之童
茆茨之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
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
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
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降臣洗馬限以微賤當傍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七

東宮此臣隨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
切峻責臣通慢即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
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且危欲苟順私情則告訢
不許臣之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
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左遷臣少事偽朝歷
過三主本圖宦達不冷名節今臣亡國賊臣至微至陋
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
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
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
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

臣于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
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
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殫盡死當結草臣不勝大馬怖
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八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司徒導之從子也為右軍
蘭亭記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
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
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
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
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
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
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
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
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
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
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
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
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
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
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
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
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
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
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陶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為彭澤令時郡守遣督
歸去來辭

歸去來辭
陶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為彭澤令時郡守遣督

歸去來辭
陶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為彭澤令時郡守遣督

歸去來辭
陶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為彭澤令時郡守遣督

歸去來辭
陶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為彭澤令時郡守遣督

歸去來辭
陶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為彭澤令時郡守遣督

李康 字蕭遠中山人魏明帝異其文使為尋陽太守

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謹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

介介也李康
論曰介也李康
合也

揆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於公涓濱之販夫也而尚父

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

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術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群雄

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

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

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

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

其可格之賢愚矣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

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褒姒昔伯陽之

里社鳴也湯
放桀時也阿
氏之媵臣也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十二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十二

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

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譽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

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林孫夫道至

濟天下而難貴於人言是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

行是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

獲其主驅驟於蠻貊之城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

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倫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

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

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帥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

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亦過乎然聖人所以為聖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馬塞之斯為淵馬升之於雲則雨旋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前監不遠履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標之

中原文獻卷一 十三

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以處之蓋有美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行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此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降威施之人俛仰尊貴之如趨避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閱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

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錫鑄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躐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笑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閑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

中原文獻卷一 十四

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拔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受其身而蓄其神風驚塵起而心不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公榮辱之

樂友指孔子也

○答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校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語默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璇璣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十五

聖人大寶曰位，此語為有德之戒，故曰大寶。

此言戒勸，雖止人行。

此言戒勸，雖止人行。

此言戒勸，雖止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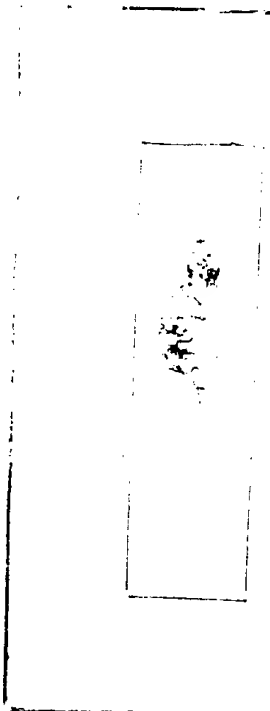
○張蘊古：蘊古，唐書皆無傳。唐太宗即位時，蘊古在中書省，上大寶，歲除大理丞，後免以執法棄市。惜哉。

大寶歲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唯辟作福，為君實難。三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故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條，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金鏡人宗御製
金鏡錄
成中代明神宗
御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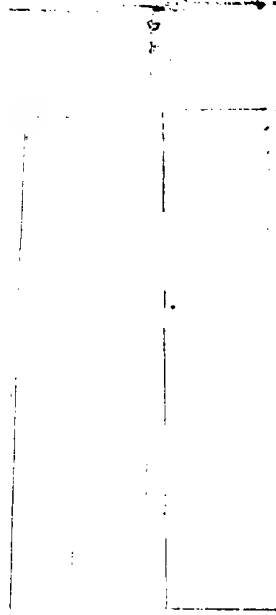
其而直其枉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附之
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
紛濁而濁分皎而清分汰而闇分察而明
冕旒蔽目而視于無形雖莊而縹塞耳而聽於無聲
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其纖而效
鄉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
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
和乎吾皇撥亂斯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
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愛定金鏡窮神盡聖
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十



路賓王武后朝武人與王楊盧並抑四傑仕至侍御史
為徐敬業討武嬰檄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曾以
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
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
惑主踐元后於彙翟陷吾君於取鹿加以虺蜴為心豺
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子屠兄弑君鴆母人神
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竊神詭君
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
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家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一八
帝后識夏庭之遞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
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進民有以也
桓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
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
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五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
積靡窮江南黃旗匡復之功何遠望聲動而北風起劍
氣衝而南斗子嘯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
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
或叶周朝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命於宣室言猶在
耳忠豈忘心一掃之工未乾六月之孤何在僅能轉禍

雖何從此規望
不來協附也

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靡大君之命。凡諸
賞同指山河。若其春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
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送蘇客舍也

古詩云。相見復
長何不東。東遊
大塊即天地。以
加也。
謝靈運之弟曰
惠連。又連對
華侯。
金谷不。園名
在洛陽。一名得
澤。其詩云。金
谷園中賦詩。
不成者。罰酒三
觴。

李白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白時長。與同以命名。
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
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
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
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
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
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中原文獻文義卷一

廿

李華字遐叔趙州人天寶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

政事堂記

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于社稷無道於黎
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黜道
於貨亂道於刑討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
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
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開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
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
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
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秦不賞刑秦
中原大獻大集卷一

梁公贊仁也

自不可好

原道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擢進士累官刑部侍郎諡文
忠公

國老于有道
言也

入于場中
言也

中原大獻大集卷一

冊二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馬之謂道
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
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於晉宋魏隋
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楊則入于墨不
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
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德後之人
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
其說樂其說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
樂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德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
其未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令之為民者六古之

此一段見天地
間不可無人
有功于人非佛
老可及

此一段見天地
間不可無人
有功于人非佛
老可及

此一段見天地
間不可無人
有功于人非佛
老可及

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
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
李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
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
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
虞而顛土虞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瞻其器
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
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
其滯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
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

中原文獻大集卷一

廿二

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令其言曰聖
人不死大盜不亡剖斗折衡而民不爭焉呼其亦不思
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相害何也無羽毛鱗
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故君者出今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
四通債財以事其君者地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
米麻絲作器四通債財以事其上則誅令其法曰必棄
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
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

宋儒以其不及
於然物致知亦
是天下固無
許多事非格
物致知如何了
得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
不見亡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雖殊
其所以為聖一也夏商而冬衰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
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
責冬之喪者曰曷不為曷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
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
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
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
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
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讎今也擊夷狄之法而
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
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
之焉之謂道是乎已無待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
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
賓主賈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
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
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

中原文獻大集卷一

廿四

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

運之一生關佛
老在莊周未列
而巳一字不入
佛氏蓋退之於
故佛氏未之知
故佛氏未之知
故佛氏未之知

中原大藏大集卷一

廿五

諍臣論

或問諫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問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董其德而善長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

其一陽子孟子
說者曰陽子城
字東陽而名
不陳

中原大藏大集卷一

廿六

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志於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匡諫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諫斯獻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人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

以聖賢無心
求聞用知不
求聞用知不
以得道不致
守其道而不
句仍引之
賢者其有

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詔權在此位。官以諫
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
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幾六之士。聞
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
堯舜。庶幾鴻歸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
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
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
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
致孜孜矻矻而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
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
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
自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且曰之於身也。耳
司聞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
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
則將後于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
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
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
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

則此不肯以有
也。陽子居其位
如。何。不。得。不。為。善。人。乎。

與陳給事書

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
位。則思備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
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
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
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
不得為善人乎。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
譽。貧賤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
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
于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
文日益有名。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
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
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
亦嘗一謁。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
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
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
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
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
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

唐有主德二帝
生帝非安社不
用

通篇以馬公得
士力文而溫生
之賢自見

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
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
紙寫不知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于自解而謝不能
竣更為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
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過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
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
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南涯曰

中原士獻大集卷一

廿九

溫生大夫為公以銖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
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
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
士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自居守河
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焉東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
通事有所可疑矣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卷慶
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予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
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為公
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
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

毛詩有麟之趾
春秋有為祥異

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小無
不可得也愈摩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
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
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
怨于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
意而序之

推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于詩書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
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于
家不常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
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甬者吾知其為
牛鼠者吾知其為鼠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
狼麋鹿惟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
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
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
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廿

雜說上

龍之靈氣成雲雲固弗靈于龍也然龍乘是氣從洋窮
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
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

龍指聖君雲指
賢臣言臣臣相
與以成功業

聖名儒行指大
楊門傳儒儒名
者史林儒儒名
者文公取大儒
只以其人書文

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磨之。稱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于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卅一

餘篇。非至焉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不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三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賣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心乎禮

聖如結魯商
智成其文公
所以乃文暢者
只是取其能書
文章非取其道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卅二

與孟簡尚書書

愈。曰。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友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無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以。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索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

孟簡尚書性者
佛公以言佛骨
潮州州乃潮僧
大顛其人傳信
奉佛氏簡釋古
公因谷以

孟子本不求
信譽之說
此而論以破少

言楊墨為禍大
見孟子有功子
天下後世大

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德。殃
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
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禱崇。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
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
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
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胃臆。作威福于其
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
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卅三

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
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聖
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
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于秦。卒滅先
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
且百年。尚未加備。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
求亡書。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
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
今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于是大壞。
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氓民也。其禍出於楊墨。

文公推尊孟子
功不在禹下矣
自推尊以為功
不在孟子下

張籍學問
公門人

當時雖得曰
韓士故重生欲

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
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
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
謂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
服左袒而言仲。雖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
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備補百孔千瘡。隨亂隨
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
而唱釋老于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
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
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嗚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卅四

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
使其道由余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
在上。實之在傍。又安得同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于邪。
也。籍是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春厚。
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慷慨悲歌之士。重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
有司。懷抱利器。鬱鬱不得志。士皆知其必有合也。重生勉
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矜仁者。皆愛惜焉。矧燕
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

米三句言即雨
不以性有以臨
諸鎮士不待也
通篇有死眼感
概悲歌略以大
史諸賢

盤谷地名在盤
野香海縣

知其令之不異於古所云。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豈
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
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
以出而仕矣。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
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
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
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於時。坐
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

中原文獻士集卷一

卅五

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
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興盛德。入耳
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
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
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
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
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于山。美可
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于前。孰
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
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問。大丈夫不遇于時者。

之說皆不
行不
之說
不言之說

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
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聒。嚙膚污穢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然後倖于萬一。老死而後已者。其於為人賢不
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
曰。

盟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盟之泉。可濯可
相。盟之阻。誰爭子所窺。而深廓其有容。縑而曲。如往
如復。嗟。盟之樂乎。樂且無央。帝約遠跡。蛟龍遁藏。
鬼神守護。可禁不祥。飲且食。壽而康。無不足。子
其所望。膏吾車。秣吾馬。從子於盤。終吾生以徜徉。

中原文獻士集卷一

卅六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
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
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彼介乎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
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
者。則將往而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
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立行有
年矣。愚不惟道之陰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于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疆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廿九

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于下矣。孟子有云。令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令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令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于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于執事。其所從蒞矣。若竟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之以為名實。而八盡其退中。而入終西。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于愈如是也。必皆曰。執

宋人之患言受
人之知不同感
既易感知已唯
故曰士力知已
者死

以欲論行執事
是思之之更調

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于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于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于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救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見則有之矣。將以稱于天下曰。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辭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甲

其罪。察其辭。而無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送石洪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山。澹然之問。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盃。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矣。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

張洪也如金
與會編後
之類也

大夫文武忠孝。未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于垣。踴
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
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
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
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
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
由。告行於常所往來。晨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
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
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
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
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饒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士。
無味於諂言。唯先生是聽。以能有成。保天子之寵命。
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干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
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于是東都之士。咸
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

諱辭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
銓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
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
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

為諱。名詩書
義江東時為鳥

不諱。謂人主名。
昌武王名。魯名。
曰。諱。諱。諱。諱。
不諱。諱。諱。諱。
二名。若曰。宋不
足。微。又曰。宋在
諱。諱。諱。諱。
諱。諱。諱。諱。
以其。諱。諱。諱。
諱。諱。諱。諱。

諱。諱。諱。諱。
諱。諱。諱。諱。
諱。諱。諱。諱。
諱。諱。諱。諱。
諱。諱。諱。諱。

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為
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
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
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
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
秋不諱。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
皙。曾子不諱皙。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
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
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唐諱呂
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柳子厚廟碑

其以下必因當
時子厚交游中
有此事故其家
感而得之
子厚嘗附王佐
三叔交游中
福州司馬僕
外柳州刺史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用錫亦在遣
中當請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
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
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
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世窮乃見
節義令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嬉相徵逐訓誨強
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不
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
若不相識落陷牢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皆是
也此宜會數數秋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
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四三

卷一終

新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柳宗元字子厚名宗元進士官至尚書後謫柳州刺史
桐葉封弟韓愈王與弟唐叔虞戲剪桐葉為圭曰以

武康王能
世故曰或能其

武康王能
世故曰或能其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
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
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
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
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
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一
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
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
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詞又不當束縛之驟驟之使若牛
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為
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
不可信或曰封唐杜史佚成之
書箕子廟碑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
惡未稔而自斃武唐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

藏書三

河東薛存義將行。榜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罷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中原文獻文集卷之二

駁復館言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時年十九歲父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問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雪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雪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諫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電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聞。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衡錙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軋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讐乎。雙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四

一篇精神在此
數句

後中上意愈進
愈妙

牛僧孺字思黯隋唐時奇章公弘之蘭陵人元和初
賢良方正對策第一立朝特與李德裕各為黨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自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固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賤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苛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同君好而贊之

情只紂梁之
際與公為厲王
繫獄

賈世昌後女弟
之子八王謂
王倫等倫墓位
蘇王同半起立
封於之

者之守有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
 攻之守之不若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
 不倫則奢侈攻之守之不仁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
 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
 音而耽情情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
 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
 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
 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夫王者百代無四
 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失身不謹為當欲所攻故也雖得
 四夷自守復何益哉云幽王自以為犬戎所滅皆備
 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噉殺天下空於紆
 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
 於晉十六國標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
 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滅半然後戎夷乘間敢
 有窺覲可謂四夷然挾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
 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回
 夷自守豈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
 豈及東夷南蠻西北狄哉沈尹成雖舉守四夷之言
 而不知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目文
 字以附蘭編之闕

一、說山。○
驛上北橋而西
新日嶺山口麓
家直至西南面
折而東南曰城
土成傷直赴城
謂為大營高樓
塔房木甍如宇
梁井如蜂巢
滿之泥火并的
滿也長橋二水
書長橋斷水液

四、說水。見地
塘之長石於後
光輝如垂聲
行之斯遠也

五、說風。○
得見其間不
得其厚薄廣狹
人皆謂三司之
法視漢若左端
倪金乃土塊然
殊若氣味

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
 谷舉之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
 也勝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六國各愛其民則足以拒
 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足以拒三王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
 而雄視也秦然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
 鑑之則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中原七錄 史集卷之

主懷余昧之子
於子光余祭之

年

孝子陳才魯法
規問潔廟有
能辨之文如昔
將還于厥國
衣布遂去衣
上國才魯君
賞其室則孝子
一也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大室末以道奉高第歷漢

季札

謹按李季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問于
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滅之義非公。執禮全
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
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終。實在擇嗣。是
以泰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而歷以先王所屬。故篡
服嗣位。而不私泰伯。知公罷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
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
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濞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九

秦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
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殺師於夫差。陵夷不反。
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閑達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靈夢
之春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荆蠻。則大
業用康多難。不作閭閻安。保祿諸窟室。要詠何所施。其
以尊貴乎。全身不讓其業。要讓不奪其志。而去者忠。所
存者節。善自收矣。讀先君何興其歎。笑周樂。慮危戚鐘
以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後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
先囑而動治。其未亂棄國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
君父之命。慰神祖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素已

君臣之義
君臣之義

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焉。止曰非我生也。其誰生之哉。



中原文獻大集卷七

十

相尚以道是一篇要領

帝与光共目光以足加帝腹明日本史家實錄

後者注法見祖賦科役也

決入通水說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岳州巴陵縣時宗懷字子京謫守岳州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字希文三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舅姓朱後奉進士改本姓宋慶曆中參大政謫文正公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如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如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蠶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志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太

十一

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御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客騷人參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持此也極
音去

蘇大少有大志
當日自謂曰當

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此其意也
今于此發之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晴。風怒號。浪排空。日星隱
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櫓摧折。薄暮冥冥。虎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譴。目眇然感極而
悲者矣。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青青。而或長烟一
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
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
誰與歸。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十二

范陽涿州祖君
于汴平初知制
表州

四代唐書
卷之九
名臣

世祖

此乃文獻
卷之九

李觀字太伯。涿州人。通五經。生徒常數百人。皇祐中。觀
袁州州學記

皇帝三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
有屈力殫慮。禮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
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
君無澤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
失。儒效闊疎。亡以稱上意。首通判。穎川陳君旼聞而是
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慨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
厥土。燥剝。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堂。丹漆
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踴倫。並手偕作。工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十二

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業。且有日。盱江李觀論
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廢六國。
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賈降。然後
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
富。世祖出戎行。皆崇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
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
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
聖神。爾來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
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孝。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
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皆國家教學之意。若

其美筆墨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舉子自用事進士熙寧中拜相行青苗免罪天下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市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檀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不轉有約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十四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奉進士甲第時為諫官論事切直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自謂六一居士云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已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

以諫官比宰相又見諫官人

永叔此書大率平正有眼口筋骨者此篇後篇皆然抑揚處筆意最高也人說不到天下得失二句一篇主意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十五

以諫士大夫為
望之語以據其

陸贄專任城上
孤種諫時朝夕
相廷於城內
曉以進退之相
城當取白麻
之麻詔紙也

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無之百世而不泯其可懼也
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
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
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
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
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
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
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
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十六
妄說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
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
麻繼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
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仕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
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于沮延齡論陸贄
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
適遇延齡陸贄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以五年六
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
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
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代理清明雖為

多事亦當

一居事思以四
句按俗所謂教
言有易動之力

陸贄修辭曲
諫不事諛諂

人情世故公得

宋名臣言行
太宗皇帝

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心議而
樂諫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忠士而
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常帶之士窮居草莽生
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
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
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若
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
則幸甚幸甚
繼因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
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
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
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
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
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豈近於
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之所施恩德以臨之可
使變而為君子善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
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
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
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縱之乎夫意其必來

前不說金三
王留後金三
有金而金三

從孟子已上
發出許多論

以虛實一
骨子

而繼之。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恩德於天下。子孫六季笑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故。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其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殺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竟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本論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十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輒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大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病。病之中人。氣血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善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患。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竟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

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以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動。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猶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曰。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十

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其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大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時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惧其未也。又為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情嗚呼。何其倫也。蓋堯舜二代之為政如此。其虐民之資。其精治民之具。其備防民之術。其周誘民之道。甚焉。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

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
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
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
盡去王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
而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
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
井田最先廢。而無井田。則墾殖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
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
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自者。禮義之及已。夫好惡
中。臣文獻。其辭散。二
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
此時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帝之。則民不得不
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
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
方輒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擇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
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重。偏於天下。豈
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
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之
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
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止脩孔子之道。孔

至此始露其義
為佛之不足

張遠也。地名

此處且不與
姓名

形容此景限光

醉翁亭記

子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備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
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
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退畏怯。然而聞有
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
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
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
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
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流出于兩
峯之間者。醴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
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知儼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
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
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
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
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
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
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伛僂提携。往來而

此言先酒而後
唐人會而後
者以爲記

此地或疑之
蓋于南而故
者自其而東
者其南而東

秋色淡白
石刺痛已如昔
變

不絕者人遊皆歸溪而漁深而魚肥泉爲酒泉
者而酒列山有野新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也而誼諱者
衆賓隨也簞食白飢賴乎其中者太守也而夕陽
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
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
人之樂人知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
陽修也

秋聲賦

判氣文獻文集卷二

三十一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
異哉初淅瀝以蕭蕭繼而澎湃如波濤夜聲風雨
驟至其觸於物也鉦鎗錚鏦金鐵皆鳴又如赴敵
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子謂童子
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
人聲聲在樹間子曰嘻善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
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鈦其容清明天高
日晶其氣慄冽砧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
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其聲綠縹而爭茂佳木遫籠
而可慘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

此言先酒而後
唐人會而後
者以爲記

此言先酒而後
唐人會而後
者以爲記

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
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
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商則爲七
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非傷莫秋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
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
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黧然
黑者爲皁髮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
爲哉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
虫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也

朋黨論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三十二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韋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
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
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物也當其同
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偽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
利盡則交踈其若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
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
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
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

等为之耻

十四

春秋論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十五

二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襄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害。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偕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偕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

周禮曰天子之
賜與爵祿以
爵祿之國
是名不義也
與大夫也

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書。則夫子私之也。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而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廿六

以通
自其
公之
事矣
顧其
心以
為公
之天
下無
周公
故至
此是
故

後之作春秋如
呂氏春秋春秋
春秋

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公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翼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然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廿七

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高祖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是挫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已耳。然天下已定，後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當先為

之規畫處置使 夫後世之所為雖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於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慮帝也

之規畫處置使 夫後世之所為雖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於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慮帝也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廿八

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噉項莊時微噲請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

結音管仲也

推埋權人而

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諱故改桓為威

公子共孟公子元公子孟公子商公子公子孫公子昭昭在是力公子故曰五公子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甚矣訖謂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敗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起禍之有也吾不曰管仲而曰易牙開方其禍也吾不曰易牙開方而曰威公何則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昊外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甚矣訖謂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敗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起禍之有也吾不曰管仲而曰易牙開方其禍也吾不曰易牙開方而曰威公何則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昊外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廿九

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靈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餘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情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鮑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竟不得與丹朱。舜不得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以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屏以求幸其言。自小以

母

集 330—453

老泉文字規
潤大豪放不
有餘得字面
衆其論空實
用心至五事
其具見老泉
生方

魯哀公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
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
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如此而賤如此
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
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饑
寒困窮之不勝而歸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
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
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
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
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

中原文獻文庫卷二

三三

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
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
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
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
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
不識其果可以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不
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
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
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
其亦有以與我也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

諫論
孔子曰博有之
惟聖主而行之
吾從其諫諫乎

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必從而破壞其體
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跡
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
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
音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龜錯
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
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
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
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
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

中原文獻文庫卷二

三三

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
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
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
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
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
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位舉進隱諱楚王淫益甚
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
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

老泉曾機家
故以繼續之術
其設自高人一
等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世四

仲尼之說，幾乎經者也。吾之說家，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禁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論其效。周襄游說熾于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拒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諫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

把龍逢比干蘇秦張儀之術
其說以作介攸
擇何等機是
萬人敵也

老泉論六國時
秦其當倍秦宋
路趙丹之策而
宋卒以此見之
謂游說先見之
智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三五

六國論

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誠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意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人皆知奇六國
而不知秦之
可以回天
也

無狀秦之彌望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
至于顧慮理固宜然古人六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
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勝秦卒繼五國連滅
何哉與贏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
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上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
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連禍焉趙嘗
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后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
牧以諛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縱趙震秦
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何
使三國各愛其地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世六

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末易量嗚呼以賂
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德天下之奇才并
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待下國也夫有如此之
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至於亡為國者
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于
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勢以天下之天下而從
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文獻集卷二
上將李牧
兩侯侯
名以陳
三侯王
文獻集卷二
諸侯

蘇軾字子瞻東坡居士卒諡文忠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
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
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
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
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
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易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
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世七

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
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而增之所與
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
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
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人必先疑也
而後誣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
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遭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誠卿子冠
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
弑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

昆錯之說古今
出於後世之由者
象彼以論前人
所未發也
字者天地間不
可少者

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氣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矣。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昆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昆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起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

昆錯為今時
救世之不用後
世之說多矣
諸侯欲誅私仇
及以昆錯為說
則昆錯不死
則昆錯不請

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而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

中原大獄大集卷二

廿九

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辛勞。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

子房得力士提
鉄鎧重三百斤
以擊秦始皇於
博浪沙中誤中
始皇下十日竟
了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甲

其持也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儆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東瀝者不可勝數雖有資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

韓信請為王
漢王大喜張良
陳平雖漢王足
因附耳請漢王
信立信為王

扶論主賓有兩
使斯高燒五
胡亥殺扶蘇蒙
恬蒙殺其嫡子

在子家蒙之上
左右而在子始
望之用趙高
世人主用者
若官力以
子始蒙恬
家恬而不蒙
人之後
之亂而在子
之好殺後世
之好殺後世
之好殺後世

不能忍。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雖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帝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秦始皇扶蘇論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四

會稽並海走琅瑯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僞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賊睥睨其間然不害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遭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知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

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關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與主亦沉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董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受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仇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

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心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驕悍而不可回也豈料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

四十二

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四十二

而終身行之其怨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嚴猛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會卒之變無自族焉其令行禁必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忘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矣



賈誼論

有世之
才之難
能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
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
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
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
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竟舜終不可以有所為也仲
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
庶幾一日得行其道特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

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
畫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
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
其誰也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
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
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
紇侯親握天子璽而授文帝灌嬰連數十萬以決劉呂
之雌雄又皆高帝之寵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公豈特父
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
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



東坡以不
知賈生之
才而不用
之為可惜
故論之
甚詳

以孔子作
春秋大
好論

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
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君之所為為不過十年可
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而
為賦以弔屈原非獨憤悶起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
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
見用安知其終不復用也不知默嘿以待其變而自殘
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
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
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人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
一旦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
半其以此為愚深悲賈生之志故論之亦使人君得
如賈誼之臣則知有荀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渴
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矣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
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
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
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
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
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

以見其意
而後知其
所以然也
此其意也
其意之深
不可及也

高之結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顧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乎不可易也昔者嘗恆卒斯荀卿既而焚滅其書蓋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予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禁紂性也竟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慢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禁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禁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三

房玄齡
姚崇
宋璟
韓休
張柬之
桓彥範
崔元振
李元纘
七代名臣
八代名臣
九代名臣
十代名臣

陳仲生甫及中
傳授經術
伯比子列王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高宗
唐中宗
唐睿宗
唐肅宗
唐代宗
唐德宗
唐順宗
唐憲宗
唐穆宗
唐敬宗
唐文宗
唐武宗
唐宣宗
唐懿宗
唐僖宗
唐昭宗
唐哀宗
唐末帝

以自是其意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所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拘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微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後歸於公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四

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浴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翔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没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覓衡湘。
歷舜九疑望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東鮫鱸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詠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
於繁易舟與焦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
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
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
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
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
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
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
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
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
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
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
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
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
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行地
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著焉。悽
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
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

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浴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翔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没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覓衡湘。
歷舜九疑望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東鮫鱸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詠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
於繁易舟與焦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于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

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
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
為兵者。圍師勿追。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
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
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
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脩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令君
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
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
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
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馬。則小人之詞

交易合。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待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執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終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服。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美夫。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懽忻慊慊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君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蘇方命圯族既而曰試用之何堯之不聰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而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

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罰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乎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實。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中原文獻大集卷三

九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櫓。擊空明兮泝流光。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咽。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繚。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

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臨江。

報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徹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落。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若松江之鱸。願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

唐叔得禾異畝
同穎獻之天子
周公領天子之
命作加禾漢武
帝元狩六年夏
得寶鼎汾水上
改元為元鼎元
年歲次十一牛
耕得寶鼎獲長
伏偽如乃為其
子曰偽如

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
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
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子乃攝衣而上。履巖
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西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
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
起水涌。子亦悄然。而悲。蕭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
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
寥。適有孤鶴。橫江東。采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
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子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蹑
蹻。過臨臬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
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
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喜雨亭記

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忙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遂成。于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夫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

太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曰聞而覺。始于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于手與目哉。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于比丘。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
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字色異無手目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主。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寔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

評勝反為可慮
程前勝子

此言當時天意
知此安可用兵

其後安南使十餘萬人暴虐毒死者十而五
意之人斃於輸送其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
之意必且少棄而李富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
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
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
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
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
女董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
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豕
剝鱗魚鱗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十七

踞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
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
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能輒執凡庸較之
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之府累世之積
掃地而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
繼南郊費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
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
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
以自全軍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

此言當時天意
知此安可用兵

此言當時天意
知此安可用兵

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已也
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
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
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應疫
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背向可以見矣而陛下方
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
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出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速覽
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背向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
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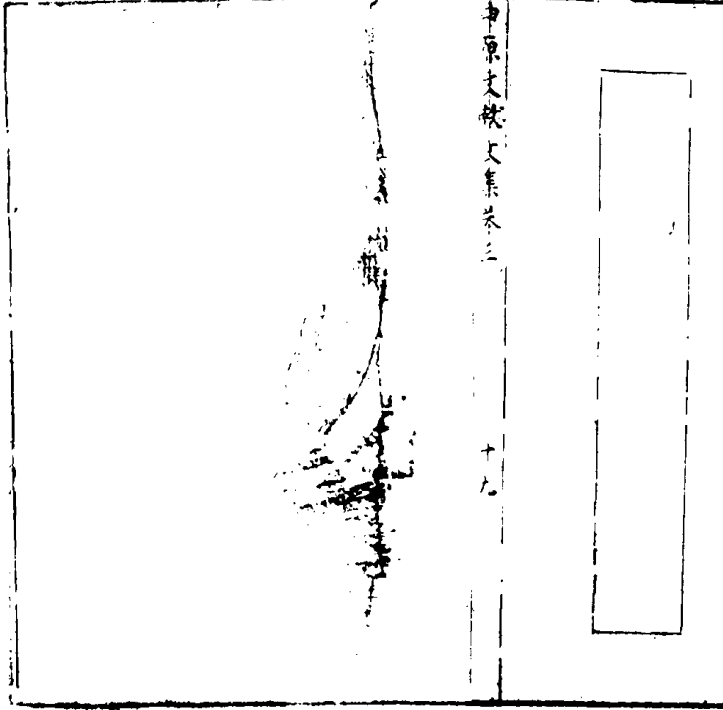
十八

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
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秦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
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
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慮
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
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與既獻而止之則易為力
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與札之倫皆有好勝
之意方其血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
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
是聽者也今陛下盛為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

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聰納不疑。故不敢以
 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
 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
 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不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
 察之。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十一



以書卷呈
 韓太尉和自
 韓太尉和自
 韓太尉和自
 韓太尉和自
 韓太尉和自
 韓太尉和自
 韓太尉和自
 韓太尉和自
 韓太尉和自

蘇軾字子由。眉州人。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致仕。居許州。號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
 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
 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
 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瀟瀟。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
 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
 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
 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十

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
 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
 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
 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
 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麗。與倉庫府庫
 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
 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
 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
 冠天下。天下之所恃而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
 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也不忘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于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習通吏事嚮之來非有取于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呂祖謙 出處見博議

武王論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事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惟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怨也吾觀湯之慙未釋于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手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慙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

不見于湯則非必見于夷光未見于武則釋必見于虺湯之慙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什皆同此憂無武之光無虺之什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數聖賢者同乎其憂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為之而身慙而武王則假於人者何也虞武王之勢然也夫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為湯之慙而且慙乎為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非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制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乎乎人令觀

對紂之辭則詳而明其言衆之辭則油而直授王之辭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已之意而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況于援親之德而強以說人吾未始不為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信于我也秦誓之書吾當畧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必此其乎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伐至不仁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不德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逃後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萃于一身天下何與于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歸其身以患也是以放牛歸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于臯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廿三

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為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歟吁蓋至是而後益見武王之心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廿四

胡銓 臨江人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上封事乃撰人
上高宗封事

謹按王倫本一狎斜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
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
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
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
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梓而縛之
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
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廿五

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
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
當裂冠毀冕變為朝服與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如
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
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
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
焉乎自變故以來王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
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時民膏
血而不恤忘國大誓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廿六

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
如主兒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
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
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
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問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
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
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圍普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
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
萬矣僅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
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衆之尊下寄廬之拜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
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
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洵陛下不聞
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
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
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
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魯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
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懷已自可
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金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
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

原太康文集卷三

此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抗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秦檜

中原太康文集卷三

十七

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卒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陳心齋八面鋒

興大利者不計小害

天下之患莫大於逆其所不可為而心以其可為而為之庶乎其有成也逆其不可為而止則天下無可成之功矣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亦無時而可矣聖人之舉事也利一而害百有所不忍為利百而害一當有所必為利害之相當有所不能為以其利害之相當雖得其利而其為害亦足以償其不若安於無事之為愈也

陰去其弊則怨不生

中原太康文集卷三

十八

人有常言天下之事苟有當於理雖拂乎人情勿卹也吾則非之曰事雖當於理而情則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終濟莫若陰有以去之使人由之而不知而怨亂不作之為愈也漢人不力農使之力農未必樂也惟晁錯以為不若使之入粟者則農自勸楚人不事蠶使之事蠶未必樂也惟馮郁以為不若足之輸稅者以帛而代錢則蠶自勸諸侯之強大削之則必變也而賈誼以為分王其子弟則有以悅其心而其勢自弱景遂之屯敵至則棄而走陸贄以為募士使居馬則人當自為戰夫天下之弊貴乎有以去則事無有不濟矣

為治勿使人窺其迹

人君之治天下使人愛之畏之而其術不窮要必有不測之恩威存乎其間可也夫為人主而使人可名以恩可指以威愛之或不畏畏之或不愛則其術窮其術窮則治亦窮亦知夫天乎雨露以為恩而有不可測之雷霆雷電以為威而有不可測之雨露使夫雷霆者曰轟轟焉以求夫潛伏廢墜者而擊之則人不之畏矣使夫雨露者曰灑灑焉以求夫生植蕃息者而澤之則人不之德矣惟其術之不測此天下所以鼓舞安於造化而不自知也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廿九

天下之名生於不足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循吏之名不聞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遺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孝子忠臣之名不聞蓋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讀灝灝之書而得伊陟傳說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召宏天之徒之為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者皆能致循良之吏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為忠臣孝子下至於鄉黨序序之閭不聞其獨行山林草澤之間不聞有逸民也晉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

自鄭子產楚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始衷於外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事始有尚偏之概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輟光鏗於漁樵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魯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踈寥落如參辰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耶是故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也東漢之有逸民有獨行非東漢之美事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之美事也實漢唐有餘名生於不足而已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三十

文雖不同而意出於一何也天下之事名生於不足德泯於有餘方其美惡之相形善否之相傾故天下之人得以窺其迹而議其事仁人君子處於純全至正之地其不言之妙不言之神足以感動萬世嗚乎其不可知者天下之人雖欲指而名之頌而美之豈可得哉詩之所述一介莫不稱美而成王之雅序獨不言美焉非不美也易之諸卦一事之得莫不言吉而乾之六爻獨不言吉焉非不吉也道德德備不闕而形容也簡則有之名不立無有則有之名始著蘇文忠公稱慶曆之盛曰夫人和同上下歡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烈難

而福祿無窮。當是時也。尚復有名之可指乎。
絕下嚴則人不敢盡。

君臣之間。可以相忌。而不可相忌也。相忌之隙。開君臣之道。喪矣。且天下之事。無定形也。見其賢而舉之。以進善也。而可疑。以植黨。見不肖而去之。以絕惡也。而可疑。以立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忠直者。疑於上也。愚惑者。近於妖妄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苟人主牽于意見。而操疑吾不信之心。士亦孰肯冒而為之。以自速於禍也耶。大凡憂畏生於不旦。猜忌起於有間。上之絕下也。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廿一

太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何者。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縱。戚然自危。必不敢泰然安意為之也。嗚呼。人主之禁其臣。使之懼。不免之不暇。屏迹以逃嫌。損威以避禍。豈國家之福也哉。

書生太高公卿太卑

天下之利害。其議論相持而不定者。皆起於書生徇名而過高。而公卿大夫徇利而過卑。徇名而過高。則必將措於古。舉夫事。盡如吾意。而後慊。徇利而過卑。則苟無病於吾身。而非須臾之急者。皆略之而不暇計。是故書

生之論。患在於責治之已詳。而公卿大夫之論。患在於論事之已卑。果不知何時而定也。

無事時當預求人才

人君之於人才。不可以宴安而少緩。不可以倉卒而遽求。緩之於宴安。則其後必危。求之於倉卒。則其危必不可救。此天下之常理也。漢高帝定天下。為吾勃敵者已亡。而豪傑難制者已誅。於是人才宜可少緩矣。然謂周勃可為太尉。謂王陵可佐以陳平。其汲汲於人才。尤不啻於戰爭之地也。方文帝時。海內得離戰伐之苦。天下又安。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謂周亞夫緩急可用。而付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廿二

之景帝。預命之際。憐之。不忘武帝時諸侯守藩。幕北遠遁。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援霍光於湮沒無聞之中。而責以伊周之業。三君之用人才。當安無事之時。無收並畜。及一旦欲用。呼吸之間。而已森然在列。何倉卒之憂乎。夫周勃陳平。亞夫。霍光。輩。平居眾人。固不知其必能成功。而英雄之君。獨能收之。故呂氏之變。而平勃出。亡國之變。而亞夫出。王幼國危。而霍光出。向使三君不陰察默窺於無事之時。以待一旦之用。而事之生。乃彷徨回顧。遽擢而急用之。則顛倒狼狽者多矣。其能端坐而責成功乎。

民心以先入者為主

凡民之心。以先入為主。先入者既固。則後繼至舉無以搖之矣。蓋天下之事。無定形也。爵人於朝。以賞善也。而可疑以飾喜。刑人於市。以棄惡也。而可疑以作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使人君之於天下。不能有以先入乎民。而結其信心。則天下於此占其終。後雖有善焉。亦不復以善期之也。昔者嘗恠齊宣王之易牛。與成湯之祝網。本無以異也。然一以為好生。一以為貪得。蓋湯之民。其信先入。而宣王之民。則疑者為主。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廿三

主也。疑心勝。則設施無是矣。自古及今。以疑信為是非者。不獨一事也。亡鐵既獲。則鄰人行動無或類竊。墻壞失財。則鄰人勸築。反疑於盜。尚有真非真是也。我故人君有為之始。知夫是非之被於民也。於此時而喜。怒之入於民也。於斯時而堅。故於斯民無惑心之初。常謹其所發。以一日之為。而結民終身不移之信。故雖役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田。而猶忻忻乎有喜。何則。所可畏者。乃吾之所恃焉者也。法有所受人難倖取

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亦不可以有

已。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好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救其法。援勢者為之沮。行貨者為之誘。怙強者為之撓。造詐者為之竊。法無不弊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

夫法清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遁。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為可受。而與已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廿四

憎矣。復因卑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以易章程。又之以深辭鞠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循其常。對簿繁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偽益起矣。夫炎鑪道於頑鐵。利刃劔於輕毛。密網漏於吞舟。故法本禁亂。而且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皆螻鷃之吏。搏擊之斷。岬嶽之地。使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也。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功必於其實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方有奇怪悖常之事。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忌銜極之虞。好馳坂之功者。昧什輪之悔。喜速瘳之樂者。蒙毒發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眩目之形接。而見哲之明。藏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必詳於功實之稽。而嚴於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為功。五侯以善俗為功。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卅五

七國以善戰為功。戰者至凶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事而徵美利。此三王所以不為。而五侯所以不顧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倡而事不侔也。是故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慮。多慮而有備者。清外而實內。貪進而寡慮者。多事以虐國。是故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臣。惟恐天下之無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此人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世而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代。而盛衰並時。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卅六

而至于者。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辯。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其望意。高爵崇祿。以貴之。則朝之倖。曠金王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田苑囿。以益之。則國之地削。垂微濫役。則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讐。夫然後臣。其不可役之民。疆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之債。故計民。則俘衆不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償費。加危於當世。而不為省。流禍於後世。而不能見。此功實不稽之患也。是故觀顯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王之所不貴也。

策國之術人主至要

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也。是將士失於謀。人主失於

擇當年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之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攘為勢往。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仁義也。然卒并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以藉之也。夫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仁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也。諸侯不以此時脩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所無而尚其所有。是故秦之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散函之塞。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割。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為功者謂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廿七

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濶而情疏。言功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而不究也。夫仁義水火也。水可濟亦可溺。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談之士籍諸侯之車馬以為裝。借諸侯之財帛以為居。賞賚王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鈍銳。美儲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反內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說。故使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於信是而莫能可否。惑於利害而不

楊誠齋文贈

宴安乃眾惡之門

宴安之暇。試嘗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縱欲之志反而沉于惡者誰歟。皆宴安之為也。宴安者眾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廉入者以污出。

君道謹微

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而進。不好土木則興作之計無自而生。笑譁不苟。誰敢矯假而行。八柄在已。誰敢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廿九

威福而擅誠如是。雖使六卿復亂。三家輩出。操懿溫彝之類接踵于朝。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于他志哉。君心即天

察天審已。不必察之于璿璣。占天以人。不必占之于卜筮。竟之春天。舜之申休。武王之受祐。此一念之覺。而在天之降其祥也。魏之奪其鑒。晉之益其禍。楚之厚其毒。此一念之晦。而在我之天降其災也。覺者福之晦者禍之一轉移之頃。天不在天。而在君心明矣。

近習窺測君意必至竊權

蓋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侍。何言語之不聞耶。君

喜知喜。君怒知怒。未命而唯唯。未語而諾諾。此其所以能則人主之機微之指。而遂至於其廢置予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測之也。能測之斯其竊之矣。是甚者。至于政事之罷行。出于此輩之機論。人才之進退。出於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得以去取。羣臣之獻納。此輩與之表裏。事至於此。豈惟竊之而已也。人生威福之大權。彼固皆得而公竊之矣。

以窮為通達為病

士窮於窮。亦通于窮。達於達。亦病于達。且夫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為曲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四十

學阿世之資。飯糗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適借之以心齋坐忘之地。嗟夫。吾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穀粟也。貴賤不足改其樂。

故貴為天子。不能樂堯舜之憂。以正勝吉也。在陳畏匡。不能憂仲尼之樂。以正勝凶也。

富貴非偶然

謂富貴出於偶然。美乎。若蠶若類。富以其力者也。不費不難也。若郭若李。貴以其勳者也。不武不登也。謂之偶然不可也。

智不可專任

君子之為天下。不專持夫智也。任智而為天下。其極必至於不智。非智之至於不智也。不智者。智之窮也。今夫事之未至。則遂設一智以待其至。事之驟發。則又設一智以應其發。使未至之事。果不遁於吾料。遂之外而驟發之事。亦隨于吾所應之中。豈不大善哉。然前之事。幸而中矣。方百出而百變焉。使吾每事而為智。雖天下之大。智能不煩且勞乎。勞則倦心生。煩則厭心生。厭於內。而倦於外。則意惑而慮亂。惑與亂相遭。智之所以窮也。然則智果不可用歟。固非不可用也。特不可專用之以至於力窮勢極之地。而不可為也。

祥瑞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槐而有伊周。宇宙而有泰和。則尺地方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珍。源源錫祉。固未易勿計而鞭美。雖族誅剡藤。禿盡毛穎。有不可記者。蘭臺螭吻之手。尚安能漁獵一二。以馥稿竹之載耶。簡策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祥

魏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帝堯之典。帝舜之典。大禹
皋陶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
之雅。成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
說。蓋因變之論韶而及之爾。不以為奇瑞也。若屋臺
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爾。亦不以為殊瑞也。然
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都俞明良也。問其禮樂。則神和
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醺義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
平也。仰焉七政齊。俯焉萬物遂。內焉而適人安。外焉而
遠人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瑞耶。何
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四二

三代。自劉迄季。步趨一躡。固有獲一麟而作歌。不知此
乃先王郊黷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
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
乃先王林園中常羽也。吳蘇公育時。則瑞乎家。而未瑞
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翠棠。時
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
乎邦。雖甘矣。天瑞而地未瑞也。泉雖醴矣。地瑞
而人未瑞也。月不食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潛。兔不浴而
白矣。瑞動而不瑞植。類一而無一。至而一不至。汗
青之上。固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

曰祥瑞在簡策。

有聖人而明。無聖人而病。

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有聖人而
明。大抵有日星。則有彗孛。惟鴻均一調。而彗孛不能妖。
有英莖。則有淫蛙。惟王律一正。而淫蛙不能亂。有六經
則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端不能鳴。嗚呼。煙橫丘丘
皆侵嘗。漢諸儒又皆人扶一椎鑿。家築一宮牆。而
聖人之六經。化為諸儒之六經矣。世之君子。徒知怨
氏之火。罪諸儒之舌。殊不知羸火本不能焚經。漢儒本
不能病經。經之病也。無聖人生病之耳。何者。鄒魯有孔

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四三

孟。經不火矣。下推漢唐而有義文。經雖火而不火也。八
索九丘。蓋嘗亂經矣。十詩三千。蓋嘗醞釀矣。六經已無
筭矣。夫子出焉。一刪一定。一筆一削。故六經無一穗之
蓬蒿。戰國虎據。莫非王上。蓋有疑詩者。血派漂杵。有疑
書者。六經固將蝕也。孟子出焉。干城經郭。掃塵辯園。而
六經無一點之塵垢者。何也。天下之有聖人故也。異端
之病經。何紛紛乎。劉歆屠法。引武成。咸對商王之句。鄭
氏書注。引伊訓。載浮在毫之辭。句與易解。於乾為迷果
之後。復有為龍為直之言。桓寬。益鐵引其故察察之語。
以為出春秋。按易春秋初無是也。偽書之病經。乃亦
天下無聖人故也。

文集三卷終

新鶴集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宋濂 出處見龍門子

論中原機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遠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配兄至于弟收兄妻子悉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實亂其美夫人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后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臺報怨有司毒虐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曰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令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虞於朝秦暮楚之際誠可於憫令方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

如士誠華特
泰元朝貢

蒙古色目俱北
裔性佛

六經皆天丁之
道者儒六經
六經皆天丁之
道者儒六經

之姓反就夷狄禽獸之名以為美稱雖假年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傾謀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也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拒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而淮徐鄧皆入版圖奄及南方蓋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應人民未知反為我雙挾家止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人民勿避予雖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耳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中華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故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辯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導民莫過乎

樂由吾心備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回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達。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三

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于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騁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于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歎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于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于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復有善俗國

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專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何也。其經者。所以導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穎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反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水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中

力謀則漢
事可鑑矣
言也
千古不朽

方孝孺字希古浙江人建文初以漢中府李教授召
深慮論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
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
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
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
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
封建以為郡縣方以為其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
世守而不知漢帝起於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
漢繼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
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殺之謀武宣以後稍
剖析之而今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
之繼哀平魏之繼漢晉之繼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
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以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
子孫求入于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
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什其兵權
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
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于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
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于彼終至于亂亡者何哉
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

子孫人而拙
于謀大一如其
奇矣

將士居下事君
理上論起

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已之子哉
乃工于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
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
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
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
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
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
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而豈天道也哉

豫讓論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
銷患於未萌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
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
持危匡扶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後鈞
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
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
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
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
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悅天下後
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
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于智伯讓應曰中行

以國士之待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絳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于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為讓者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不與而吾之忿

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一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于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偉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讓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視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七

任將論

行黑明公憤時事著大復論語多教切實至言考大元用將而中制者敗用共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率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隨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於騏驎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騏驎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共之所尚者任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驎之足而縛孟賁之手矣故繫騏驎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刀冒矢以為功也贏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機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機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軀亡不破者也千夫與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與軀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收羊不如一人驅而走

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聞以外將軍制之。」故宣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拔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為田單之籍，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于人，成則眾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九

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嚴治論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過，寬則法弛，法弛則民多辜。故嚴治之民，始急而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跋

而固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跋相遠也。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法立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為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旌鸞纓，以飾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品；等異則尊卑別矣。飾繁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世，矯誣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頽其綱紀，而決其防限，于是豪暴擅制，富強肆行，宗黨連結，而中外勢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于一法立而有偽生，文例日增而不已，吏議日異而不定，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法密而犯益衆，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未流，溢也；夫燥如東，新亡不折，焉急如絃，絃亡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繩不張則幹糾，網不振則目亂。治不嚴，則法壞，法壞則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於未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十

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于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究人之罪。是為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夫非固之。而罹其罪者。則罪在已。而不尤其上也。又何怨哉。

羅倫 字養正。號一峯。江西永豐人。登成化丙戌狀元。奉
嚴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廣東市舶提舉。

靈星門記畧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由之。以太極為棟。穩以陰陽為闔。以五行為往來。以六合為垣。宗以誠為根。以敬為鑰。以禮為門。以勇為衛。以知為先容。入此門也。然後為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與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蟲草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法。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為教也。其教之成也。根于心。睟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而達于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叙。朋友安其信。男安于外。女安于內。士安于學。農安于耕。商賈安于懋遷。行旅安于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禽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洒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穎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

吾堂數仞。樓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為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釋。滅為門。唐儒以文詞為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乃伏於光範門外。識者羞之。孟氏而後。其門者求之諸子。可數已。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化。或洞闢其堂奧。或塗墍其垣墉。元吳草廬氏欲獵數子之蹤。將杖叩門。而破雙生馬於戲。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詞章為門者。穴竇而入者也。以老佛異端為門者。則迷于蕪莽之區而已。云云。吾言于門。使遊聖人之門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歷年紛又異說
以力于文辭

言夫子志後
周又作表以
誦禮記其有
周正朔之理
意猶切於之

三子仁
平寧藩後以功封新建伯
論元年春王正月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為論愈詳。而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說者。或以為周始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爾。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

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無象于天。非有變恠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于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之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

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晉人之入向。是三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為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十五

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爾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口。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于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爾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

引
春秋
卷四
十五
千古之疑

冬可以為春
段理到詞到先
當所未有也

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已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是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十五

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旁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于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于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啟之征有龜曰。三正。則三正之用。

學論
吾心之常道而
求之于心即所
以得經義也
高

0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十七

尊經閣記

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
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
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
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
爾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
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
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
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不
蓋推聖言之過爾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子言矣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于
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
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
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
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
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
是非也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
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
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

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
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
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
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
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
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
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
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
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
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
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
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
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
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
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
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
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
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
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因
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十八

其論經字之晦
以亂倫賊形容
尊字最爲難解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十九

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爲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怪怪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去。至於寧人丐夫。而猶索。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問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浮亂。竟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毀棄之矣。寧復知所以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柘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于其後。曰。經亡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和隱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詒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已。

先言象不當祀
而以胡氏平議
雜文注加之揭
之何等奇妙

象祠記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廿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曰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敗。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于有庠。而猶盛于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于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在其于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鰥寡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蓋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誼。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拉于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克。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

按此作記若
使彼象有何
意味且推其
德入人上何
可及且曰致誠
切誠誠深長
一段使人感之
有感而向善之
意

位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
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
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
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
吾將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
君子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
也

荅倫彥式書

往歲仙舟過贛洞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
謂敏而好學于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

中原宋獻文集卷四

廿一

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
動憊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論及學無靜根感
物易動慶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固
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
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
是故慶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其靜也者以言其
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
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嘗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
有也故嘗寂嘗應嘗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
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

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
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
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
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
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
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
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主靜之謂也是外義者
也雖然僕蓋從事于此而朱之能焉勝為賢者陳其所
見云爾以為何如便問示知之

見齋說

中原宋獻文集卷四

廿二

辰陽劉觀時學于潘子既有見矣復學于陽明子嘗自
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偏其
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
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所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
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
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
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長為之見而益遠
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
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
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

有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度執之而無得未嘗
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捕也道可見也
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
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是
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頴子則如有所立卓爾
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故夫頴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
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于無者無
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于有者用其心于無用者
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

中原本集文集卷四

七

也而子頴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請導
請也夫言飲者不可以言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
其所醉飽盍亦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
乎夫亦戒慎乎其所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
也已

梁仲用默齋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志一旦
責其志曰於呼子乃太早焉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
于是專心為已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
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乃天下之多言人也豈

是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而多言志輕而多
言氣浮者耀于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
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
以自固謂之默之愚以不言听人者謂之默之狡虐人
之規其長短也揜覆以為默謂之默之誣深為之情厚
為之貌淵毒阱狼自托于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
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
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知默
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于行夫誠敏于行而後欲默
矣仁者其言也訥非以為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

中原本集文集卷四

七

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
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
如頴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
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
人其孰能與于此哉夫是之謂誠仲用盍亦知所以
自取之

高啓 字伯宗京山人也舉嘉靖進士

詳議

至難必者人之行也至難窮者事之變也至難防者時
之間也至難釋者志之惑也行難必則世無不可嘗之
人變難窮則人無不可非之事間難防則彼無不可入
之時惑難釋則吾無不可移之志四者之相值此天下
所以多謗也詩曰萋子斐子成是貝錦述謗之奸也謗
人固極交亂四國者謗之害也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惡
謗之嚴也久矣謗之為患也夫世之人孰不曰我知也
我明也謗無能至於我也然天下豈皆不知不朋者哉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廿五

而何其謗之多雋也夫謗人者必小人也謗於人者必
君子也君子何為而謗於人也木之高也風必撼焉石
之峻也水必激焉則君子之賢小人之所深不樂也是
故積賢生美積美生譽譽生已積已生謗則君子者
安得而免於小人之謗小人無所責美君子之謗於小
人亦可悲哉忠臣不得而卒寵於君孝子不得而終愛
於父貞女不得而暴志於夫良士不得而全交於友嗚
呼彼亦何辜而罹此哉載稽史冊往跡具陳隱念沉免
前仆後繼古今之相負者豈一人也是是錯削區計安
宗社可謂智矣朝衣東市慘何極焉然猶可諉曰深刻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廿六

者當何如也然則古今之相負豈一人哉甚哉謗之為
禍而君子之不可不辯也夫泰山之溜可以穿石洪爐
之火可以鑠金深壑之霧可以蔽天層山之雲可以部
日賢人之行不堅於金石而巧言之毒甚於水火吾心
之明不皎於日月而壘蔽之患多於雲霧則諛之難辯
曷可勝言哉是故知吾有所憂也則何其隙以疑之知
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
諛諛吾心也則微詞以嘗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
諛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勢所不遠則因其變以
致之諛所不在則述其說以及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

也短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
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反辭以多譽之而實以累其短
假事以深德之而因以發其私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
記為誤世而幸諱之俟急叩之而後言因所樂論而之
如者緩語之而不切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何者無
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大抵或婉或直或急或緩或正
或反或數或間或多至盈篋或少以片辭蓋山谿不足
以踰其險淵海不足以同其深宵晦不足以比其幽浮
雲不足以況其變機械不足以類其巧鬼蜮不足以方
其幻非有上智之明介石之守幾何不為所入而墮其
中原文獻文集四卷 十七

此作以賈術立
論以君子之
金貨而不為
賈貨者而不
為知賈也

華陽夫人太子
寵姬時也

不單要知有
嬌媚之異人

王世貞字元美陽明州太倉人登嘉靖進士歷官刑部
尚書

奇貨可居

嘗觀賈於五民最為末業然賢知之士往往出於其間
察其術有二而已賤而收之貴而散之也中世之後士
之圖謀進取大抵多出於賈術顧有巧有拙耳百里奚
飯牛以霸秦秦稱賢相必首五羖大夫此良賈也范蠡
知勾踐可居以同憂而不可居以同樂卒去之陶能積
能散此知賈也伍員大夫種材能收之而不知散乃
以禍終此愚賈也若呂不韋以大賈客趙一見異人目
為奇貨卒謀立之而貪進不已徒蜀以死此於衆賈何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十七

居乎其不免為貪賈而已矣夫善賈者以其術為名不
善賈者以其術為利苟出於利之而術始窮矣不韋以
千金為異人結客要譽計必為立後於秦秦之立子尚
賢而不也貴親之愛而不拘長度華陽夫人必能得之於
王也度夫人必可以愛結也西遊致段而以賢孝自托
不韋為異人計不失一籌何其算之明也然父子至愛
嫡庶至嚴異人奪嫡自立非必盡出於不韋蓋亦有天
幸焉天方授秦政而不韋適逢其會要未可貪以為奇
也顧其賈賈之見貪得無已時買姬種禍而陰令移之
嫪毐及其知窮卒與之同斃豈非賈貨無厭者哉為不

居者積也謂居
蓄財物者財利
利也

章計奉歸異人既立為秦王竭忠盡智輔秦以見功於
後世所謂多財善賈得其寶也而與百里奚俱稱善賈
于秦矣不然功成名立早見而去安享洛陽之封與范
蠡並稱知賈可矣即秦法少恩罪不在已死而功之暴
于天下雖愚猶不愧為伍負大夫種也孰若身名俱毀
倉卒就死而無後世之傳哉故不常之賈挾奇以要價
能居而不能散知殖而不知心者也則名不免為貪貨
賤行而已烏知賈哉范蠡竭力以成其君去之五湖為
陶朱公三致千金而無盡散之此真善賈矣此所謂以
其術為賈者也其三致千金也正其成伯之餘謀三致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十九

而三去之則其之舟五湖之計也故蠡之賈其仕進則
為知賈其居積則為廉賈自蠡而後世無善賈者顧于
漢得一人焉子房是已知沛公天授托以報秦此得居
積之術也佐漢成帝業而托迹于赤松不及漢之緡繳
豈不知且廉哉若韓彭黥布之徒卒就殛臨此食以賈
禍其術亦不常之類耳要不為善賈也夫賈術不概于
大道然自後世功利之習勝君臣之際其不出于賈者
鮮矣故庸度其良可居以共功則以臣為奇貨而賈
祿以賈之臣度其君可居以同利則以君為奇貨而設
知術以賈之戰國之世凡所稱縱橫遊說之士大抵皆

計力亦以
不為奸謀自新
其視固云以賈

指摘時弊則若
燭也

賈豎之類而不常其術也亦有國家者以禮義為奇貨以
忠信為居積士至於前必以此經之價當則取價不當
則去雖有譽賈如呂子者敢鉤奇於其間哉顧秦以詐
力滅六國其造謀設間陽收而陰奪之非有禮義忠信
之素也蓋亦以賈術立國而已始以賈興亦以賈敗固
其理也於不常何病

原墨

貪墨之吏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與金華壁京邸為場需
爵費官朝堂為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斷馬
蓋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
之驗取之者若探之囊而與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
交于豪門質貸遍於鉅室郡邑小吏之迹未涉其庭而
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
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
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微寵
干利其用無窮救譽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
益已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于秦而取
償於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污不心者勢也矧今之大臣
蕭曹為秦晉丙魏為潘楊班寮締為世睦樹威引為譚
私歲時餽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吊百兩是將一切奢僭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三十

巧以終南為

其六云終南

孔光子為問

豈特衣履諸緣實生輝其為終南錯跼賢良斥其為
露而已哉雖殷黃苞宜之行漢珍重蓋之飾而患由官
和焉紆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往於終南招友酣歌
納賄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於糾封地或求良東閣
高干西即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除吏惜哉未聞按
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
由是探宸衷于閣豎排禁閹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
威福獨攬頻笑自愛絕請托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沒
之典嚴漏泄之誅忤不宣于掖庭樹無談於溫室源遏
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廿一

中原文獻通考引

儒者挾冊而談疇不素傑自命一旦試之用不
聞習莫辨則錯愕莫支非其質矣故士伏蓬茅
明肄當世之務豫定胸中之具莫備於文獻通
考大學衍義諸書此博士家聯盟也焦先生是
用採其曲要參以時務聯終成篇名曰通考附
四集後凡歷朝經制古今沿革象緯災祥形勝
運道考索甚核九邊黃河圖象具倫博士家寓
目茲集則
朝廷大務國家大計瞭若指掌所謂不越九樞
而周知天壤者也它日出而當官任事樹駿垂
鴻茂不由此詎直應制公車射策
大廷倥侗餘意難為博仕進已乎學者毋弁髦
焉

蘭岵朱之蕃書



中原文獻通考目錄
一卷

聖製
象緯
曆法
氏族
田賦
徭役
幣幣
學校
禮樂
刑律
民兵
形勝
九邊圖
黃河圖

聖學
分野
災祥
謚法
戶口
錢幣
牧荒
選舉
律呂
兵制
馬政
九邊說
黃河說
漕河

中原文獻通考目錄

通考目錄終

坡陽石鼓之文
周宣王所作

大字作宮體詩
使唐世南和世

南以各作詩工
左休其雅正臣
趙明詩傳天
下以唐固子集
危事論名局
漢言之成說則
文雖列帝王美
惡之正
謝安有詩集
研之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聖製表

自伏羲畫八卦而天地之秘洩矣。崆峒之碑。放勳如在。解慍之句。虞德猶存。制心以禮。成湯有胸中之盤銘。五事敬用。武王有胸中之几訓。成王儀鳳之詩。周宣岐陽之鼓。其經天緯地。固與造物者俱。運於混茫之中者也。漢高過沛宮。而作大風之歌。所思者猛士也。武帝祠后土。而著秋風之詞。所懷者佳人也。光武十行之劄。成足以格遠人。而靈帝義皇之篇。實無以救喪亂。在唐則太宗有帝範之作。宮體之詩。與夫玄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宗三傑之章。高宗股肱之論。德宗君臣之箴。皆無補於治道者。在宋則太祖有孔穎之贊。太宗有藉田之詩。真宗作君臣論。著元良。歲仁宗出危竿論。記觀文鑑。而通鑑則序於神考。損齋則記於高宗。用心雖勤。曾何補於治道哉。我

太祖高皇帝天資英邁。肆筆成文。作大誥以別君臣。太誥之作。有取於周書之篇名。而刑罰之用。深合於周官之重典。為通訓以教上下。述祖訓以昭萬世。志女訓以正家法。脩元史以脩鑒成。造日曆以紀治功。脩集禮以一民志。定律令以防民姦。詳設官而有諸司。

職掌紀善惡而有世臣總錄道政事而有書傳會選
明理學而有群經類要考文字而有洪武正韻探淵
微而有觀心亭銘治官統而有為政要厚喪禮而有
孝慈總錄焉於君親存心精誠錄備矣嚴於名分昭
鑒稽制錄備矣博典尊民禮制儀禮二書備矣懼災
備省省躬志戒二錄備矣尊王賤伯聖政記備矣疎
斥異端清教錄備矣他如御製文集之所載者則明
良相遇有醉學士之歌相土定都有閱江樓之記登
極之詔大祀之文皇陵之碑充公之勅秋宇澄清之
製黃河良馬之文皆其卓然者也故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太宗述之為善陰馬孝順事實聖學心法性理大全
文華寶鑑歷代臣鑑
宣宗述之為五倫一書御製帝訓
英宗述之為大明統志
憲宗述之為續通鑑綱目文華天訓歷代君監
孝宗述之為大明會典歲之皇史成者類蓋如此至
於

世宗明倫有典敬一有箴五箴有註欽天有頌心箴有
註平臺有咏農桑有賦春遊有詩太學有諭西狩有
錄祖德詩有和興地詩有和無非祖宗之深意帝王

之學術也
聖學

黃帝學於大埴顓頊學於錄圖帝學學於赤松子堯
學于君疇而峻德克明舜學於務成昭而玄德升聞
禹學於西王國而祗德惟先湯學于成子伯而大德
用懋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於虢叔而敬德相承
前謨後列帝王傳心之學其來亦既久矣惟時秦啟
坑焚之禍漢務攝溺之汚而精一之傳遂泯故雖武
帝表章六經宣帝石渠議論光武談經章學明帝臨
雍拜老可謂兩漢之知學者矣然一則征伐土木一
則恭顯方士一則信用讖文一則引致佛釋尚謂格
心之學哉太宗考定六經玄宗質問疑義太宗日閱
御覽高宗克勤書翰可謂唐宋之知學者矣然一則
太網未正一則鮮克有終一則忍於兄弟一則安事
讎敵尚謂格心之學哉惟我
太祖因鑒前失乃勤聖謨因王禕講大學而聞德厚人
懷之理因朱善講家人而聞誠實威嚴之道唐虞執
中之論嘗與魯魯言之帝王明德之旨嘗與詹同言
之洪範之義治道之的嘗與劉三吾言之觀心之誠
方士之慮嘗與宋濂言之求遺書則美漢武之表章

太宗命儒臣纂
太平御覽一千
卷日閱三卷期
恭三聖學此書

世宗三年
世宗三年

武隆表章
上兩唐五
武隆表章

論文章則取孔明之忠義此其端本之學孰有過之者哉故垂統之善施及無窮

太宗道性善而知斥無益之語勉求道而知飾耕勤之喻克明俊德悟於楊士奇之講心能靜虛發于解縉之議喻太孫以精一之微命侍臣以匠藝之法此皆其心思之所致者矣故

仁宗繼之則因王達以講乾元之要因士奇以悉衍義之微因周易大義以知治平之要因慶士弼弼以得誠心之意由是使解縉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楊士奇閱易而命臣之義以備楊士奇作周易直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拍徐好古作尚書直拍金幼孜作春秋直拍而法古之義以明故

三宗繼之夢卜求賢得於歐陽脩之論稼穡艱難於趙孟頫之圖讀泰誓而知君子小人之狀註洪範而識古人精蘊之遺故

英宗繼之觀書觀射匪懈於終日大經大法獨得於尚書書法正於李賢之論治安達於

景泰之失降而

憲宗紹述國史

孝宗雪夜經筵

不官天地神祇

昆蟲夏之知天
者聖賢商臣甘
公亦人石公鏡
人若有星曆書
為曆家祖

世宗教一積心明倫繼體什五歲之義以繼顓氏之傳悟萬世之非以崇孔子之禮齋心事道亦云盛矣

象緯

神農以前尚矣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官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三苗復亂九黎之德堯舜乃命羲和正之夏有昆吾商有巫賢甘石周禮有馮相氏掌五紀之常保章氏掌五紀之變此其尤脩者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漢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晏人又量度之耿壽昌始鑄而為之象後司馬談有天文書而蔡邕譙周各有著述司馬彪采之以繼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五

前志張衡鑄渾天儀總序星經謂之靈憲吳孫氏時王蕃陸續皆常為儀及象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太史令晁崇斛蘭嘗為鐵儀唐李淳風別為圓儀又非法象志僧一行有覆矩圖其後梁令瓚以本為游儀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王朴在五代時著曆曆史臣載其說以為司天考宋至道中初鑄渾天儀於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於天文院始用一行令瓚之論而去取交有得失惟沈括宣和間渾儀之議為起出令瓚之表金元之亂其法漸壞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

可見一慶豐作
四百餘里古澤
一慶豐二十里
者誌也

按天之垂象莫大於日月而垣宿之分布五星之運行皆佐日月以成天者也謹按其可疑之事條辯之其一次正北方也北極不于坎乾而於艮丑宋中興志以為艮東北乃萬物成始成終之地予竊以為人之方位與天不同桓譚謂春秋分日出於卯入於酉

為人之外酉。非天之卯酉。若天之卯酉。當北斗極。以此觀之。則北辰實在天之中。中國之地。伯微在東南。故人視之。為艮丑耳。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至浚儀。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知北極不直在人上也哉。其中興志。以軒轅為黃帝之精。漢父案仲王良傳。說皆星名。亦以為星降而為人。人去而復為星。愚竊怪其不經考之。鄭夾漈嘗論傳說一星主後宮求嗣之事。謂傳母喜之也。偶與商臣同名耳。軒轅亦以為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案必其降而生黃帝也。如王良在天駟傍主馬事。其星亦曰

老如東
二十度其
莫如南斗三
十六度最老
莫如南二度其
次莫如鬼四度

天馬愚意殆後人以三良馬而名之耳。即是觀之而造父奚仲之屬可推矣。其三二十八宿多者三十度少者廿一度如此不均。竊嘗疑之。後考沈括王奕之說。乃知天本無度。以日之行爲度。日行不可記。而所可記者星也。故取其相當之星以爲距度。星并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經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黷鬼之傍。非星聚也。然日經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其四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爲屬亢。而中興志以爲屬角。庫樓十星。冊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以爲屬軫。其爲異同大槩若此。必其

中原文獻通考卷二

渾儀所造前後差殊故耳其五沈括謂月本無光日
曜之乃光光之生日在傍故所見如鉤漸遠則斜照
而光漸滿朱子稱其為定論予伏思之其理亦未盡
然東西南北人之相去奚啻萬里仰視日月安能盡
同以日食驗之或南方半虧而北方則食既或北方
半虧而南方則食既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
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日既豈非
以所處不同而所見異耶今若謂月光生于日而因
人之所見以為盈虧則何晦朔弦望處皆同而無分
之異也其六星之麗天有以一星為一座者有以

二三十星為一座者。有相為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此皆有理。不可以臆說。如扛附華蓋凡十八星為一座。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為一座。理本當附。其星不得不多也。如野雞不附軍市。雖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為庫樓門也。理不當附。其星不得不少也。其七今天之半而一定不易。名之曰白赤道。若黃道則因日經而為名。每歲有差。故古今志所以不同。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矣。然古今所驗。亦有不同者何哉。蓋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大抵歲差所致。故亦微有異耳。其八世之觀漢史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遂謂五星會于太初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積數之精。而無有餘分耳。非謂太初之年。如合璧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元年五星聚於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四年也。鎮星二十八星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四十五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復聚于牽牛之初乎。其九金于附日。或先或後。一歲而周天。火二

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此論其常也。同舍曰。合變為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茫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經之曰曆。相擊曰闢。早出為贏。晚出為縮。又超出而前曰贏。退舍曰縮。月相陵曰食。此論其變也。論其常則所行宜無不同矣。然通考又謂木土火三星行遲。而經天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為三天兩地之道。又劉歆三統曆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年。刺行一周。此皆人所未究也。論其變則所驗無不合矣。而推之人事。有不甚相應者何哉。蓋曰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九

月五星同行黃道。易相陵犯。惟迫近始驗。遠則無妨。理古然也。他若日月本逆天右轉。而蔡傳謂隨天左旋。非也。比辰本無星不動處。而紐星則尚去不動處一度餘。舊則指紐星為比極。非也。古今十二次之分。所以不同。則以黃道每歲有差。而日月所會之次亦異。勢常然也。天道幽遠。固難盡測。而其見於書者。輒為考訂。如右云。

分野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各有分星。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濂其咎。實流為崇。晉侯受

齊星元角子辰
高辰即分星元
分七大火房
心亦即宋分星
豫州分上析水
其星實應分星
幽州分土星紀
牛斗星紀分
星楊州分土玄
樛尾星女子齊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其殃妖祥驗於分星蓋古有之但星經散亡已久獨
漢地志載分野為始詳而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
相屬大率因之按晉天文志言班固取三統曆十二
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周易分野繫日月
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分繫二十
八宿而言郡國所入宿度其言為尤詳自今觀之壽
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水燕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
詠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
鶉火周也鶉尾楚也然其間相配者少相反者多并
在北而詠訾在北荆在南而鶉尾在南此其經次相
配可考也青正東玄枵在北雍正西鶉首在南楊在
東南而星紀在北箕在北而大梁在正西此其經次
相反可疑者也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
火周分又曰歲之所在即我分野賈公彥取之遂證
以古者封國之年歲星所在以為之屬鄭樵謂此則
主祀之意非因封國始有分星唐一行謂分星有山
河脉絡之兩戒云漢升沉之四維認而識之可以見
其相配鄭樵取之遂謂其區處分野如指諸掌近世
蘇平仲又指其疏遠而謂分野分星古不謂地又引
有分星而無分野之言以證其不必盡泥然以史冊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十一

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參而齊祖
王魏彗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
德復燕此皆分野之驗而未可盡略者也大抵一行
之說勝諸家焉其最不可曉者莫如容齋謂娵訾屬
衛房并衛本受封河內其郡邑在箕尾之間於并
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等
六郡自繫涼州耳又魏分晉地與益州亦不相關而
雍州為秦其下乃列云中等郡又屬并幽耳此則李
淳風不明地理之誤也他若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
二起宋至河中牛女下又有十二國星東起越西至
鄭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以為主秦燕趙等七
國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以為主秦楚七
國此非其各有所屬而不容誣者耶

曆數

古之談天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一曰宣夜一曰渾天
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
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故自黃帝調曆起辛
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
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非渾天莫定也漢初張蒼
用顓頊曆武帝時唐都洛下閏等始造太初曆後又

某子以爲月
十九日有
同天又逢
日而五日會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十二

有三統曆四分曆凡四變而太初最爲精密唐之律凡人變而莫善於大衍杜預之長慶曆王朴之欽天曆皆有可取者也至於前宋則凡十變而元耶律楚材所定則謂之唐午曆郭守敬所定則謂之授時曆焉

按日之運也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今二十四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氣之心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該之是于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

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逐及於日是之謂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實之是於三百六十日之內少五日餘矣此閏之所由置也我

朝所頒大統曆一因元郭守敬授時曆之舊洪武中博士元統即取具法以洪武七年甲子爲曆元方郭守敬之造曆也一以考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歷代所謂積年之法與夫日法俱廢矣今以法推之但以九年之曆爲畢九年前之二月望即

如大月六十天五
地文九甲至戊
五數也子至甲
九數也卯至庚
正月朔是甲子
則今年正月是
戊申也小月則
由天四地文八
由地推之而月
之大小無差矣
如九年所定曆
置於天日見
乙三數矣見已
七數則乙巳日
立春也如逢子
時交則隔八位
未時亦交也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十三

今年之正月朔而歲首可定也大餘五九小餘四八皆以朔日干支求之而月之大小可定也夫三地七逢時則隔八相生而二十四氣可正也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則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其法可謂精矣又當時測驗之所凡二十七處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鉄勒用心甚勤故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其間不合者心十一事亦不可謂不密矣又若歲差之別當曉之甲子冬至

日在虛一度後至秦莊襄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迄宋慶曆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今已在箕六度矣上距堯時差四十餘度說者求之而不得其故遂謂節氣有中初之分又謂古者以午爲中皆非也蓋由日纏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常有不足之分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始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復定以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

二十五分七十五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似為精密矣近有欽人鮑泰著天心復要一書以明曆氣朔大槩八十年一齋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郭守敬之法亦未是今節氣之交必有定刻山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其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鮑書或其得之矣據正德十三年五月初日食鄭善夫番驗之疏則稱古法新法俱有得失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有斷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故二至之日只在緣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氣所盈四百四十一畫二十五秒朔所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為朏朏朏朏只在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須酌量以定者時分刻分秒極精極細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一有所差積以歲月則躔離朏朏皆不合原筭矣由此觀之自元至今幾三百年曆之有誤不合無足異者但當憂思失度

之差自堯至今差四十餘度則差四十餘日堯之作曆不徒驗之天而亦驗之民物今未冬而未春而春民情物使考之曆所載全不相合豈非日之經度差而時候因之以異耶自今萬五千年後將差半周天則寒暑易位耶以俟知曆者

灾祥

洪水九年而堯致治大旱七年而湯脩德桀殺生朝而太戊中興雉鳴耳而武丁道盛漢文景之世日一月而再食地一日而二震長星大水月犯北辰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可謂大異矣而文景之治益以隆平宋仁宗之時土星留參太白晝見地裂泉湧雨雹大旱如此之類亦不為少固非小沴利矣而仁宗嘉國最為長久所以然者豈有他哉亦由二聖五賢能敬承天戒故上天監之而變灾為祥耳春秋兩書大水君子詳為臣脇君之象未幾而三桓應之穀書曰食君子謂為夷狄侵中國之象未幾而荆楚爭伯于越入吳此不克畏天灾變之求如響斯速則可懼矣夫何後之昏君佞臣于天旱則曰乾卦也於地震則曰動也於太白入井則曰渴也指長庚則勸之酒也于淫雨則曰不害稼也君臣共相蒙蔽如此宜乎灾

黃龍三見不能保劉聰之不亡麒麟在蘇固足以為黃帝之符而蒼麟駕芝不能保石勒之不敗孝宣之世鳳凰數集郡國章帝之末鳳凰凡四十九見不知視儀於虞廷焉於岐岡者何如也宋武帝得嘉禾以名殿宋乾德中獻禾生九穗圖不知於周公之異畝同穎者又何如也有天下者察此而有得焉則所以敬天者不容已矣

異之益眾也嗚呼龍馬負圖固足以昭伏羲之瑞而黃龍三見不能保劉聰之不亡麒麟在蘇固足以為黃帝之符而蒼麟駕芝不能保石勒之不敗孝宣之世鳳凰數集郡國章帝之末鳳凰凡四十九見不知視儀於虞廷焉於岐岡者何如也宋武帝得嘉禾以名殿宋乾德中獻禾生九穗圖不知於周公之異畝同穎者又何如也有天下者察此而有得焉則所以敬天者不容已矣

謚法

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載十五家之謚法曰周公謚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十六

法曰廣謚曰今文尚書曰大戴記曰世本曰獨斷曰劉熙之書曰來風之書曰沈約之書曰賀瑒之書曰王彥威之書曰蘇冕之書曰虞蒙之書曰蘇洵之書皆取古謚法釋以己意而各為之法者也有以全德稱者有以一事稱者又王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文之全德也晉文公有興霸之功孔文子有勤學之美而皆謚曰文一事之文也武王之武保大定功之武也武之全德也衛武公有興基之業章武子有復國之忠而皆謚曰武一事之武也有以一事舉其全者有以二字兼其美者考亭曰文公伊川曰正公而君

黃龍三見不能保劉聰之不亡麒麟在蘇固足以為黃帝之符而蒼麟駕芝不能保石勒之不敗孝宣之世鳳凰數集郡國章帝之末鳳凰凡四十九見不知視儀於虞廷焉於岐岡者何如也宋武帝得嘉禾以名殿宋乾德中獻禾生九穗圖不知於周公之異畝同穎者又何如也有天下者察此而有得焉則所以敬天者不容已矣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十七

實則曰文已非以程朱之不及君實也孔明曰武王召虎曰穆公而鵬舉則曰武穆非以鵬舉之優于孔明召虎也昔賈充將殺憂謚而從子以為是非莫掩周禮死後議謚而庭論且有異同鄭義以貪鄙而謚宣也制詔得以揚其美敬宗以爽實而謚繆也子孫無以訟其寃他如秦秀議何曾之謚梁肅議楊綰之謚獨孤及議呂諲之謚司馬光議貝竦之謚韓維之謚榮靈常秩之謚文忠言官之謚京鏐執政之謚秦檜得失一朝榮辱千載森乎其可畏也幽厲之謚百世不能改先賢已言之矣而撰謚法三卷者乃謂謚以易名不可加之以惡何耶王文中丞貞曜之謚而不免於愛人以禮之譏先儒已論之矣而續謚五十一乃謂以待世天爵之君子何耶我朝洪武之初惟武臣有謚如中山武寧開平忠武岐陽武靖寧河武順東陝襄武黔寧昭靖皆武臣也是時文臣雖劉基之謀猷宋濂之文學陶安章溢之治才亦未嘗有謚蓋始於姚恭靖公廣孝胡文穆公廣自是而後縉紳君子亦多有之如楊文貞之相業李文達之才猷黃忠肅之清銓曹薛文清之崇德行于肅愍之濟艱難狀清惠之平獄訟皆出于公議而非請

民族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而家必有宗其後支庶各別為氏有以所封之國為氏者若韓若魏若呂若閻之類是也有以所食之邑為氏者若蕭若苗若楊若婁之類是也有以謚為氏者戴武宣穆也有以官為氏者司寇司馬倉氏庫氏也陳伯素之後為蒙氏齊公子高之後為高氏此則以名為氏也老子生於李下為李趙奢喜于馭馬而為馬此則以物為氏也賜氏以字則若孟孫對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十八

三鳥五鹿以志氏也。巫氏匠陶以事氏也。田千秋以年老得乘小車出入省中。呼為車丞相。而其後遂為車氏。展禽家有柳樹。身有惠德。號柳下惠。而其後遂為柳氏。因事而改者也。故之為文。藉之為席。避諱而改者也。陳之為東。東之為棘。避難而改者也。慕伍員而改為負。惡屠氏而改為元。此則以好惡為亂宗也。陸羽以茶選得姓。民儀以字識。改氏。此則以私意而誣祖也。邾子之後去邑而為朱氏。邾翁之後去邑而為于氏。此以字而訛也。夏啟封支子于莘。而其後為辛氏。武王封燕於西陂。而其後為郭氏。此以音而

陸君知不足
以陸君始以羽
書名世僕幸逢
氏孔駱嘲之曰
云唐氏元不
去唐中時有趙
巫狹虎出此入
禁機虎昭以姑
子之得奪相印
崇新虎爲門力
相害使僞書
問其豈汾陽後
不語曰相去四
世耳李又前
奉出趙卿手諸
李叙昭稱君
兄羅處恭弟隱
有詩名連使略
道自叙字姬宗

維翰字進士主
司憲其性疾功
之改節者日出
扶桑論以見志
又鑄鉄陵曰硯
穿則成後字及
夢秋青不認狄
梁公

訛也。異姓相冒者。如晝敬之為劉。徐勣之為李。張岳為灌。嬰舍人而冒灌氏。李元亮為駱。奉先養息而冒駱氏。是也。同姓相冒者。如趙彥昭之與巫通譜。郭崇韜之遠拜汾陽。皆進者尊義。甫為父兄。慕名者呼羅隱為舅父。是也。若崇維之不輕改姓。狄青之不妄認祖者。幾何人哉。

姓氏之不明譜學之不講也欲明譜學凡以宗法為先按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夫始封之君其嫡子襲封則庶子為大夫大夫不得以稱諸侯故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十九

自為大夫之祖。是別子為祖也。別子之嫡子。則為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而下。嫡子世為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為禰。繼禰者。遂為小宗。凡小宗之嫡子。服屬未盡。常為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為禰。而其嫡子又各為小宗。兄弟同宗之。是謂繼禰之小宗也。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者。五世則遷之宗也。大抵大宗惟一。小宗則四。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程子所謂管攝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者。

小司徒均土地
以任地事
賦稅師任土地
以均地事而稅
之

此其為法其美朱子謂漢人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意尚有在

朝廷宜立為定制各有譜牒定其係世以人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為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承以為太宗統族人主祭祀以次遞分為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父各主其祭如此則上祀祖櫨而盡尊尊之義下合族屬而薦親親之恩于

朝廷不無所益今宗法不立姓氏日紊仕宦之家更相通譜以比附於上孤寒崛起者數世前已不知所自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二十

出何以厚宗族而敦風化係人心而備禮樂哉

賦稅

夏以貢殷以助周人則無之小司徒之所均者殷人之助也載師之所任者夏氏之貢也自晉惠賂城於秦伯而秦始司其征周人與田于范氏而范始收其稅宣公稅畝以足用靈公厚畝以雕牆季孫欲作田賦而仲尼心之子產既作丘賦而國人謗之誠以厚畝之重為民病也秦商鞅更為稅法收太半之賦三分而稅二民力殫矣漢興約法省禁令民十五而稅一至文帝始行賜租之令其後盡除而不取景帝行

漢初始定租庸
調之法以人丁
為率一丁田百
畝歲納穀三石
二石二斗為
丁稅土所出
穀輸者稅
輸者不稅

共二大端三兩
輸布者麻三斤
三曰庸每丁定
役二十日不役
則日為絹三尺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二一

半租之令其後三十而稅一其制蓋甚輕也然考其田賦之外令民自三歲出錢二十至十四而止為口賦十五歲出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為算賦蓋已重于正賦矣況武帝之後增口為二十三而更賦代錢月二千其民安得不困哉雖昭帝之令得以蔣粟當賦光武之詔復以屯田賜租而制終不古矣唐因口分世業為租庸調之法代宗始以畝定稅而畝以夏秋德宗遂因作兩稅而立以定限其制未必全非也然考其立法之弊初謂緩納之庸非縣鄉則輸銀至貞元則計錢而輸遂使債重錢輕賦不增舊而民愈困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至軌道則額外徵求甚至廣立名數而郡縣坐散亦不為盡善矣况憲宗分賦為三而送使之餘亦輸度支玄宗用韋堅置使督察而國庫歲增巨萬其民安得不窮哉雖散李錡之貲貸以貸貧民之租却苗稼之羨錢以紓下戶之賦惠終不溥矣五代徐知誥以吳王命悉蠲逋稅劉昫勸唐潞王蠲免逋數皆有可取者也宋與捐劉錫無名之賦罷孟昶權稅之繁已錢氏之橫征除馬氏之暴斂每二十而稅一其制亦已輕矣然江南汭化之制江西外增一斗之制歷四世而始除况

周世宗徵田
租以元通田
國捐賜諸道
左散騎常侍
預二十四人
行澆州陶定
和

十二

神宗之朝王安石為新法而均輸方田諸賦並起而輸大農理宗之世賈似道為公田而江浙細民累負官租而愁怨法亦安得為盡善哉雖神宗蠲諸路之積欠高宗蠲五年之積欠及真宗按逋欠之藉仁宗正無租之地而於古人什一之政終不侔矣自今觀之文侯反裘之喻尹鐸繭絲之許知重其本者也錢徽省飲宴之費仲舒減燕樂之用知愛其民者也寧為倪寬之負租殿課不為巨源之下符歛克寧為陽城之催科政拙不為嚴武之峻歛民窮貨穗不可使以供賦鬻苗何獨以輸租餞鋸之家至日取與楊炎

原文獻通考卷一

廿二

之旬輸月送同一心也權德輿之因兩蠲租與白居易之因旱免賦同一道也趙奢殺平原之家人革渙繫帝舅之野吏征稅不畏強禦者當如此盧坦諸府請寬十日限趙鼎勅縣不得輒催科征稅不失撫字者當如此以折科言之則高郁以帛代錢之制齊丘棄本逐末之言皆知國家所急務者也而余靖言之於慶曆劉敞言之於仁宗蘇轍言之于元祐謝信言之于紹興孰非知本之論乎以均配言之則王彥威之勘定兩稅韓休之均配餘州皆知國賦當平者也而傾少連之均賦韓滉之均租李椿年建十害之說

太宗嘗諭郁新曰賦入有經制任人長民當察其難易而順其情嘗諭郭資曰水旱之虞糧芻皆無所出宜悉蠲之

仁宗嘗諭吳中曰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
意嘗諭夏元吉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大臣
宜禮

景宗嘗諭戶部官曰古者納總納鉅皆量地之遠近互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十三

減省弗困民力。嘗諭大僕官曰：農民終歲勤動，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

祖宗厚民之意類皆如此。

戸口

按周官小司徒稽國中四鄙之夫家鄉大夫登夫家之衆遂大夫稽其衆司民書之於版以詔司寇孟冬獻民于王登之天府周王重民之政古所莫及故當時之民生齒極盛蓋自舜禹之際九州之民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而此則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唐虞二代之盛無以尚之矣

夫何瑣料民之後伊閼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役斬首四十萬人秦并諸侯三分居一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領五十餘萬驪山之卒七十餘萬項氏坑秦二十餘萬鉅城之戰睢水不流帝王全盛之民亦大耗矣故漢高寬仁文景恭儉歷世培養而西漢之戶總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口總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東漢之戶總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六百九十口總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而漢武窮兵之餘新室通亡之後三國之所耗數六朝之所湮息滋減之差代不如古故關

元極盛之時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戶五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三百口崇寧極盛之時二千一萬九千五百戶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千九百九十口其餘皆可知矣嗚呼豈非天道盛衰之變乎蓋自帝王之世天運主於西北故其民莫盛於西北禹分天下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後世天運主於東南故其民莫盛於東南元始當天下一十一建安當天下一十二大康當天下一十三開元當天下一十四元豐當天下一十五古今之所著論蓋有由然矣

漢十萬一萬二千
即又有二萬一
夫游擊三老
教化大所
收檢禁備
盜賊在否
指揮是也

國家適當全運而列聖世為滋養諸司職掌人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丁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較之三代於斯盛矣然以其地裁之則南極珠崖北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洮河過于三代甚遠何土地之有餘而生民之不及耶遊民商賈

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合族
正統八年禁之矣意者流移脫漏之未舉刑獄賦歛之未寬此其今之至弊哉

徭役

昔古公作皐門而民不怨文王經靈臺而民于來蓋以供道使之故民樂為之用也後世講宮而民潰平王築臺而妨農絳縣之老亦令與食騎跂之走亦使畢行可謂窮其民力矣及秦一歲屯戍一歲力役月為卒更已復為屯征役何其重耶漢有亭長三老嗇夫而役民則以二十三而傳五十六而免三老之舉者勿繇戍流人之役者勿筭事惠帝始制孝弟力田免役景帝始制九十一子免役天下始得安耳未幾武帝有七科之謫昭帝有三更之法至蓋寬饒之子親自戍邊吳三漢之民獨皆平買而役法大壞矣晉

唐制凡民皆生
為黃四歲為小
十六為中二十
一為丁六十為
老

李戒言民若役
不若重稅
天下田稅集
當役利公
亦可以同
息卿行手大主
言先以稅不
均出於民不
不善乎丁口
令人共其丁口
田之利也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廿六

之邊郡新附而無名之戶頗多蜀之荊州既平而著
藉之民獨少皆因亂而規避者也於是宋有有限年之
制齊有九等之戶周有二旬之役隋末賦役煩數人
多折支體以逃役唐興禁之而折衷于租庸調之法
歲役二十日六十而免役優恤之政亦彼善於此矣
自楊炎為兩稅而租庸調之法皆枯于中數年後免
傭既納差役如故民將何以堪耶雖武德之先有量
產之制宣宗之世復有輪差之詔而戶籍久不更造
差役亦未必均矣宋初循舊制用差役建隆二年有
差役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之詔太平四年有上四等
戶充役下五等戶並免之詔仁宗制五等之簿行五
則之法亦庶有優民之意矣後役法之議起於李戒
雇法之行決於荆公楊繪言其難行者五劉摯言其
為害有十溫公亦言其有五害而荆公不顧也募役
之法復行於熙寧之四年手實之法復行於熙寧之
七年皆安石之謀而與雇役相表裏者司馬公當國
始悉罷之然蘇軾別差役之利害曲中事情李常言
二法之隨宜亦為公論若蔡京之反覆師中之布旨
真小人耳何足與議法哉後買田之助役行于慶州
之松陽給田戶役行于浙西之一路皆有便於民者

然唐周有太
尉監兩府
有京市天府
內既無公
常供財帛也

先至切後城都
軍則不足則二
口已當計五百
錢不物價之

也嗚呼北山之刺東國之詩役之不於者也或讀書
而為免或中試而給復役之因人者也我
國家量口以計其丁田取資以權其輕重固無不均者
矣勞於公者復其家廢于疾者免其力固無不困人
者矣觀之舊綱從公點差周而復始不得放富差貧
諸司職掌十年一造黃冊其等例依資充當大明會
典五十一以上一子應當役而無田者許代之
祖宗之法亦為厚矣

錢楮

宋太宗立九府圓法而錢之制始定其後周景王更
鑄大錢而穆公有子母相權之說秦錢質如周而文
曰半兩漢高始鑄榆莢錢未幾高后有八銖之變文
帝又有四銖之改惟武帝五銖之制輕重適宜厥後
蜀之直百夫之當十晉之北輪陳之六銖梁之兩柱
此皆失之太重魏之永浮風飄驚眼宋之絕環來子
符葉晉之四分沈郎隋之裁衣糊紙此皆失之太輕
唐與初行錢環錢其制輕小武德四年改鑄開元通
寶與漢五銖相表裏後世皆可行者也夫何肅宗又
以一而當十重輪之錢又以徑寸者當十二十二分
者當五十終唐之世經用不給則請鑄兵役不支則

廿七

傳別者兼書
飛錢急宗金肉
買至京師在錢
買家以輕錢
四方金易以取
價

請鑄而直當之弊不免矣。宋置鼓鑄之地於諸路。祐行折二之令。崇寧行當三之法。鑄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拒死。自王安石以弛其禁而國由日耗。其罪可勝言哉。錢重難于挈運。而民利於楮之交易。于是有楮以代錢。自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而楮之原已開。漢武造白鹿皮為幣。而楮之用已兆。後世因之。唐憲宗有飛錢。宋太祖有便錢。真宗因張詠所創之法。而置交子之務。高宗以來。東南有會子之設。而直以紙為錢矣。金元承之為寶鈔。至元鈔一貫準中統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千文也。至大鈔一貫又準至元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萬文也。求其賈賤得中而可行者。必也宋之天聖元之中統乎。我聖祖未建極之前。創大鈔而實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列聖相承。皆設寶源寺局鼓鑄。與歷代銅錢無行。楮幣前代皆用紙為之。而印文書于其上。今元則以紫皮就造為鈔。而印以字紋。我朝則用諸生謄寫印造。特設寶鈔提舉司。申之以偽造之禁。嚴之以不售之法。然錢在天下。有行有不行。而鈔絕不以之貿易。蓋造于上者。有出而無納。行于下

尋常時上即以
西京復舊幣
今而裁其價以
招人
張什之入東方
進對黃龍入東
補諸者

者有敝而無用。勢使然也。
鬻爵
鬻爵之制。古未有也。文帝從晁錯備邊之言。令民納粟以拜爵。景帝之世。上郡旱。復脩賣爵之令。至裁其價以招人。其後武帝以擊胡之費。又創立武功爵。令人得以入賞。而補吏。故卜式首以家財輸邊。乃至超拜中郎。賜爵左庶長。吏道始雜而多端矣。雖然。有以拜郎為廷尉。而天下無冤民者。有八錢補諸者。守潁川而第一者。亦可以得人也。但其源一開。末派固極。東都之季。有使人入穀而得關內侯者。有銅臭入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廿九
錢以買三公者。馴而至于晉武帝之時。賣官得錢入私唐至德之後。納錢百千。則賜明經品秩。耗弊選舉。冗濫至是極矣。宋興。或以賑水旱。或以餉糴本。入粟六百石。與補上造。出粟五千餘石。賜第。班行鬻爵之法。史不絕書。豈必不可已乎。我朝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後來遂援此例。以賑飢。甚至援此以接濟大工。無心息之期矣。
救荒
竟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天灾流行。聖君不免

漢書卷之九
食貨志第九
食貨志第九
食貨志第九

漢書卷之九
食貨志第九
食貨志第九
食貨志第九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三十

而德政既脩卒不至於氏病斯可貴矣春秋之時王政既衰秦人乞糴于晉魯人乞糴于齊或折穀以糴或就蒲而食黔敖糜粥之惠漢獻帝因之以濟白骨李愔平糴之制耿壽昌祖之以設常平先主禁酒酤而後或有醉人為瑞之語隋文泣獻尊而後至有天子逐糧之謠他如開皇之義倉貞觀之金帛周世宗之以粟貸民宋真宗之乘傳安撫仁宗之恐懼備省皆遇荒而知警者也嗚呼雍絳無泛舟之後元嘉無續命之田採芣苢于王莽將亡之年掘蘆根于更始既敗之日隴西之竹花暫也洛陽之木酪長也斯民

漢書卷之九
食貨志第九
食貨志第九
食貨志第九

漢書卷之九
食貨志第九
食貨志第九
食貨志第九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卅一

奏聞之令永樂二年有量口借給之令六年有稅糧益米各項俾徵之令景泰四年有有力囚犯給米賑濟之令為民之意固有出于常倉之外者矣
學校
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有辟雍雍成均諸宗之名此其大畧也漢承秦滅學之後學校未遑孝武從仲舒之言因文翁之化復立郡學其後成帝于國學弟子而增至三千哀帝于博士弟子而千率三載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之官脩太學籩豆之典迨明宗復如

初唐開學六
重聘諸名儒
終為大儒統
蓋過自漢才
文武後以之判
國子監事案
錄不

本名系才選光
武諸改才

之雨流潦不停既夕之天列宿上羅學制果如是乎
甚至國子博士不免啼飢廣文先生猶嘆無禮還祭
酒者謂散冗之地為助教者則鋤犁之事而宦官魚
朝恩又得判監事何其勢哉宋初增備國子監學舍
而太學未有也至慶曆從王拱辰之請始假錫慶院
為之然慶曆以後生徒日廢所居猶狹時太學實未
營也至熙寧從鄧綰之請始賜錫慶院創之嘗置三
舍之法時有縉錢之賜雅樂歌詩一夜乃散其風可
想也然生徒毀政則則蘇頌之心追逮踰年據起虞
蕃之獄月書李考卷為弘文三經新義豈合聖訓他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世二

如律學算學書學醫學小學之類又何乏言也

科舉

周人賢書之貢必加拜受三物之教必曰賓興賢良
極諫之科始于漢文之十五年郡國孝廉之舉始于
元光之元年孝宣因地震而舉文學此災異舉士之
始也召信臣以明經為郎此經學甲科之始也舉士
古無常時而光武始有歲舉之制用人初不限歲而
順帝始有限年之條對策與射策不同秀才與茂才
無異漢之科目大槩然也隋置進士科唐興曰之又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世三

有秀才明經明法書算之選而天子之自詔者則曰
制舉以待非常之才焉故春官之試始未有也自玄
宗而名試禮部廷對之試前未有也自武后而親試
殿前設衛棘園則自楊浚而立下第入學則自開元
而行進士試以詩賦策論自唐始也至宋復加經義
之制臨軒試以詩賦亦自唐始也至宋始定策試之
制糊名之制復行于淳化易書之制特立千祥符廷
試不出起自嘉祐之初三歲一舉之自治平之始唐
宋以來所以待進士者何其嚴而重也雖然有師旦
之黜浮則昌齡無所訴其屈為馮宿之畏勢則劉贊
得以訟其冤攝夏卿之袖荒陸氏之庄或迷五色或
薦阿房李廴以落韻見收蘇轍以直言不棄糊名易
書似也然東坡反遺李薦歐公取劉輝冒貢匿服
有禁似也然余靖易名他州以取解王洙願保匿服
而不易然則科場條貫不必盡拘而王文公所以
投地而不取者良有以也

禮樂

皇古以來庖犧制嫁娶之姓氏以重人倫歌扶掖斷
琴瑟以理情性黃帝作袞冕垂衣裳以象天地聽鳳
凰造律呂以候氣應季薦玉而作大章舜頒瑞而作

韶箏夷收夷而作大夏湯輔唱而作大雅周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以六樂防萬民之情故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皆所以明有制也秦尚律法遂失其舊自夫叔孫之禮行而後昭穆疑于劉歆識緯惑于曹氏明堂亂于王莽太學秦手奉常漢之禮不足言矣房玄齡之貞觀禮長孫氏之顯慶禮常公肅之新開禮王彥威之曲臺禮唐之禮不足言矣陳祥道之禮書盧多遜之纂義賈昌朝之新禮尹師魯之像說宋之禮不足言矣而況魏之裁定朝儀晉之削除乖謬梁之裁定大典隋之著述五

禮也其自夫叔孫之樂行而後昭容禮容趙代秦楚之謳嘉至永至休成永安之號武帝所作之歌河間所獻之雅漢之所謂樂者非矣貞觀五舞之習開元二部之音太宗之十二和玄宗之十五和唐之所謂樂者非矣和峴請求節奏李照刪定樂書楊劉范馬之議靜高景安之名宋之所謂樂者非矣而況宋氏之永徽梁氏之雅樂陳氏之韶舞隋氏之大夏也哉

律呂

昔軒轅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後武王伐紂於律

以律所生凡數
上四律以合
宮商角徵羽以
驗五事

聽鑿漢武帝時張舍始定律歷武帝以李延年協律郎而律呂相生之變則訪之京房魏武帝時杜襲精識音韻而荀勗較其所造鍾律又多不諧合因更造十二笛以求元聲阮咸又病其聲高而知牛鍾於趙人與合玉尺於田夫者其優劣易見也錢樂之沈重因京房之六十律而更生三百律則不免於附會之非陳仲孺見京房之准術而欲以准代律又不免于見阻之恨是以數百年間旋宮聲廢所存者黃鍾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哑鍾蓋不用故也自唐太宗復之而八十四調之非猶仍舊習玄宗霓裳羽衣雖云復雅而識者知其不足觀也黃巢之亂工器俱亡五代享國不永未暇及于禮樂至于十二鍾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徒懸而已至宋李照斥玉朴之非而均節講求不辨鑄工之賂范鎮主房庶之說而律書刪之不知積秦之訛劉義叟知帝疾于鍾聲有先知之哲也魏漢津求帝指以瑟矣殆諂佞之尤乎蔡季通作律呂新書因漢斛積分以明徑圍之數因淮南索隱以明九分爲寸之法因通典以明五聲三變之律半聲之殊因孔氏以明變宮變徵之不調其用功亦勤矣

近世閩人李文利又著律呂元聲書取三寸九分為黃鍾以正司馬遷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為極清以正宮聲為極濁之誤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而無窮于仲宮之失矣所謂隔八相生者以心徵言而無往而不返之非矣又審音之法以琴瑟舌齒唇之五聲證宮商角徵羽之清濁而節候有可證矣范永鑾曾進其書于朝而未見施用豈司律者難其人耶

刑律

堯舜之世四凶之罪心于投竄肉刑之制大抵非聖人之法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封世也而呂刑一書尤用法之軌範焉其後子產鑄刑書而對向責之趙鞅鑄刑書而仲尼非之秦不師古用刑益酷無足言矣漢祖約法三章而斷舌之誅猶嚴于誹謗孝文既除笞律而族誅之慘復行于桓卒肉刑之代傷者斃之太多挾書之除恨實釋之較晚張趙見知之法已非相國之舊杜周律令之論殊非廷尉之平有義縱之腐毛不得不上鄭昌之疏有河南之屠伯不得不上溫舒之書恤刑之詔凡十六下刑獄之名凡十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刑六

河南按察司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刑七

六所西漢之治然也光武因梁統請嚴刑而不報因群臣請增科禁而不許庶幾有愛民之意肅宗因鄭躬奏從輕四十一事而皆從和帝因陳忠奏省刑二十三條而悉聽可謂有仁民之心夏至之日按薄刑有司之請求必是也冬至之前斷重獄魯恭之諫求必然也應劭制定律令而為議奏之孔蠅曰復肉刑而建議阻之寬恤之令不絕于史錄而賤罪之詔頻下于桓靈東漢之制然也魏之新律陳劉同議晉之新律荀賈共定王植之集註梁武之賸科陳氏一用梁法齊氏猶依魏舊武成之一十二篇奏之于王莽魏帝之二十五篇定之於蘇綽他如開皇大業各有新律六朝之典章法度大略如此也唐祖入關約法十二條謫乎漢祖之遺風矣新格之頒後唐之律劉裴所定復增損于玄齡自告密之門開而羅織之經作參軍簿尉以有過而受筆御史大夫以杖輕而被貶鵠巢不必賀也鉗網不可任也雖有開元格後勅太和格後勅及張戡大中律亦無補于唐刑之濫矣宋太祖定大辟詳覆之法又定笞刑折杖之法刑統則定于竇儀復申于長吏至仁宗而增勅六十餘條及神宗而改刑名未安者五條皆緣情而為之

考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兵之來非一日矣。周人因井田而出軍賦。因卿士而命軍將。選擇有時。練習有節。兵無坐食之費。民無久戍之勞。制之極善者也。齊作內政而編軍。晉作州兵而置三行。魯作兵甲以盡民力。魏用武卒以殫民命。至于秦人兵令益酷。商鞅變法。車尚軍功。故其銳士獨強于天下。及并六國。置材官于外。郡天下兵。詔鑄為鍾鐻。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世八

之者也。若驗刑之有官。禁刑之有日。可謂詳悉矣。而同文獄之治。訴理局之置。果何為者哉。今國家洪武六年。命尚書劉惟謙等考定律令。共撰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廩庫。擅興盜賊。聞訟詐偽。雜律。捕亡。斂獄之制。舊律二百八十條。續律一百二十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補唐律一百二十三條。與夫洪武禮制。諸司職掌。大誥三編。廷平之法。亦為備矣。然用法之際。當思人情所安。答絲有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則至期以折之。而至于恕以全之。天下大賞之理也。惜乎。文法之吏。以喜怒為刑。而好賴之民。又恃于屢赦。贖刑之典。其將何以防偽哉。

兵制

考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兵之來非一日矣。周人因井田而出軍賦。因卿士而命軍將。選擇有時。練習有節。兵無坐食之費。民無久戍之勞。制之極善者也。齊作內政而編軍。晉作州兵而置三行。魯作兵甲以盡民力。魏用武卒以殫民命。至于秦人兵令益酷。商鞅變法。車尚軍功。故其銳士獨強于天下。及并六國。置材官于外。郡天下兵。詔鑄為鍾鐻。

考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兵之來非一日矣。周人因井田而出軍賦。因卿士而命軍將。選擇有時。練習有節。兵無坐食之費。民無久戍之勞。制之極善者也。齊作內政而編軍。晉作州兵而置三行。魯作兵甲以盡民力。魏用武卒以殫民命。至于秦人兵令益酷。商鞅變法。車尚軍功。故其銳士獨強于天下。及并六國。置材官于外。郡天下兵。詔鑄為鍾鐻。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世九

講武之禮。漢為最。而秦亦於亡矣。漢室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民以丁而不以田。二十三而為屯卒。五十六而為退卒。退卒有材官騎士之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修軍旅。而南北二軍不出。又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尉。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世為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于是募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及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凡有征伐。皆藉京兵。安帝募民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營士。桓帝又詔減羽林。帝貴不任事者半俸。則京衛之兵亦單弱矣。隋既代周。開十二衛。唐有天下。其法益備。凡建府六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于是有折衝果毅之目。而府之置兵有三等。衛之領兵有多寡。番休有時。征調有法。二十而為兵。六十而免行兵。則甲冑自備。裝糧自備。無養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于朝。兵散于野。無握兵之重也。此其法制尤為近古。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府兵寢墮。衛士七區。

四十

五十六百名
一萬一千二百
十名
一百一十二名
為一百戶所

而為行都司者五。其所設軍士皆有定數。兵皆土著。將皆朝除。上有易制之權。下無代襲之患。其兵政有統誠如宋濂之所稱者矣。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城歲校月練今考其法指揮所轄萬人使其武備不精一千至六千人者罰俸有差至七千人者降級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為限百戶所轄百人以十為限故當時衛皆精兵兵皆可用厥後承平日久法寢以衰正統己己之變素騎衝突若履無人之境于

事原之猷通考卷一

四

成周盛時比閭族黨皆伍兩軍旅之師蒐苗獮狩皆征伐擊刺之制卿士大夫皆將士司馬之職興寓兵于農也漢人調兵之法起田中者為吏卒為衛士者業農桑唐府番上之制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亦古制也其後昭義步兵雄冠山東雄邊子弟威伸南詔此固藉民為兵之效宋興河東河北有強壯之集陝西有保毅之名又有弓手之置皆民兵也惜乎強壯之兵始者不過鳩集鄉閭後至抽赴京師又後遷為正軍而強壯之兵隨保毅之兵始者無異編民後至刺手黥面又後墮糧戍邊而保毅之制失至三路弓手之兵或刺充宣毅或刺保捷皆永為禁兵而初意盡失矣及熙寧大臣用騎子幾之言行團集保甲之法而民病尤甚元祐罷之紹聖復置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然皆不能披甲荷

戈而徒化平民為盜賊耳我朝郡縣各設兵快而各府多置此軍亦常兵于農之意也

馬政

虞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圉人供其後其法詳矣厥後郎有小駟之稱曾有駒篇之頌秦非子汧渭之蕃自衛文公駢牝之三千周之季世猶若是其盛焉漢初民出箕賦以備

中原文獻通考卷十

四二

車馬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既在民則於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于邊塞繼其畜牧而官不禁焉氏居塞則馬數千君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時內群之盛則象虞有馬降陷成郡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征伐心夷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

代宗欲觀擊胡
無期思請搜
城中百官士庶
馬輸官自訓練

中原文獻通考卷十一

四三

馬以補車騎遼郡不足則發酒泉驛馳以負糧食則漢之馬政已不及其初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疋赤岸澤徙之隴右今太僕張萬歲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而有馬七十餘萬匹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於六胡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遂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軍則馬之畜反以資敵耳厥後代宗括民馬為團練馬元和間又以緡市馬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無復曩時之盛矣宋太祖萬養馬二務太宗時以京馬分牧于諸州真宗又置驢驘院皆總之以群牧領之以守倅牧養于官者也神宗朝牧馬漸舊言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而諸監漸廢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而公私俱困于是市之夷狄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雖常置監于餘杭之南而江浙間為無所展采之馬政不復振矣我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養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人則有騰厰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

府置山東河南馬政則属于此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

形勢

黃帝經理天下立為萬國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顓帝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此至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四四

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唐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置五服舜即位分為十二州夏氏革命又為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承開而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周初尚有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至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及雅麟之末諸侯相并見于春秋經傳者百七十國焉戰國時惟存七國秦制天下為四十郡都關中其地則西臨北而北沙漠東蒙南帶海臨大海漢興加置郡國為十三州部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亦

今陝西國縣城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為京師也林氏曰建康晉曰建康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四五

都關中光武併省郡國其後亦為十三州部漸復加置至靈獻郡凡百有五焉後漢都河內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曰南郡北曰鴈門郡四履之盛與前漢同三國分峙晉武平定天下分為十九州部都洛陽永嘉東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六朝偏安江左皆建都金陵即今南京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者此也隋遷都長安遂廢諸郡以州治民煬帝移洛陽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隋武之盛極于此矣唐都長安因山河形便今為十道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及而西則過之宋分天下為十五路後又增為十八路因五代之舊而都汴梁東南皆既于海西盡巴楚而無寧夏北際中山而無燕雲仁宗朝范仲淹脩洛陽為徙都關中之漸其說不行于是再和再遊定鼎錢塘而疆與日促矣元併天下定都于燕即今北京豫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以為王者此也我

太祖始都金陵。

文皇帝遷都北平並建兩京今天下為十五道而一統之業成矣。

九邊

我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臨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榆林。曰寧夏。曰固原。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倚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踰。不無可議者。大寧都司內徙。而在臂單寒。遼陽舊城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監邊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益嚴。今且不可偏顧而

中原大統通考卷一

四六

守靈武矣。河套住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與自

太祖迅掃胡裔遠遁

太宗三犁餘畝。嘆息虜日弱。則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遠。開平興和東勝。河套皆為所據。自火節也。先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能依險結營。不為衝突擾亂。即為萬全矣。敢禦其驅掠。堂堂一戰乎。所幸狼婪鼠竊。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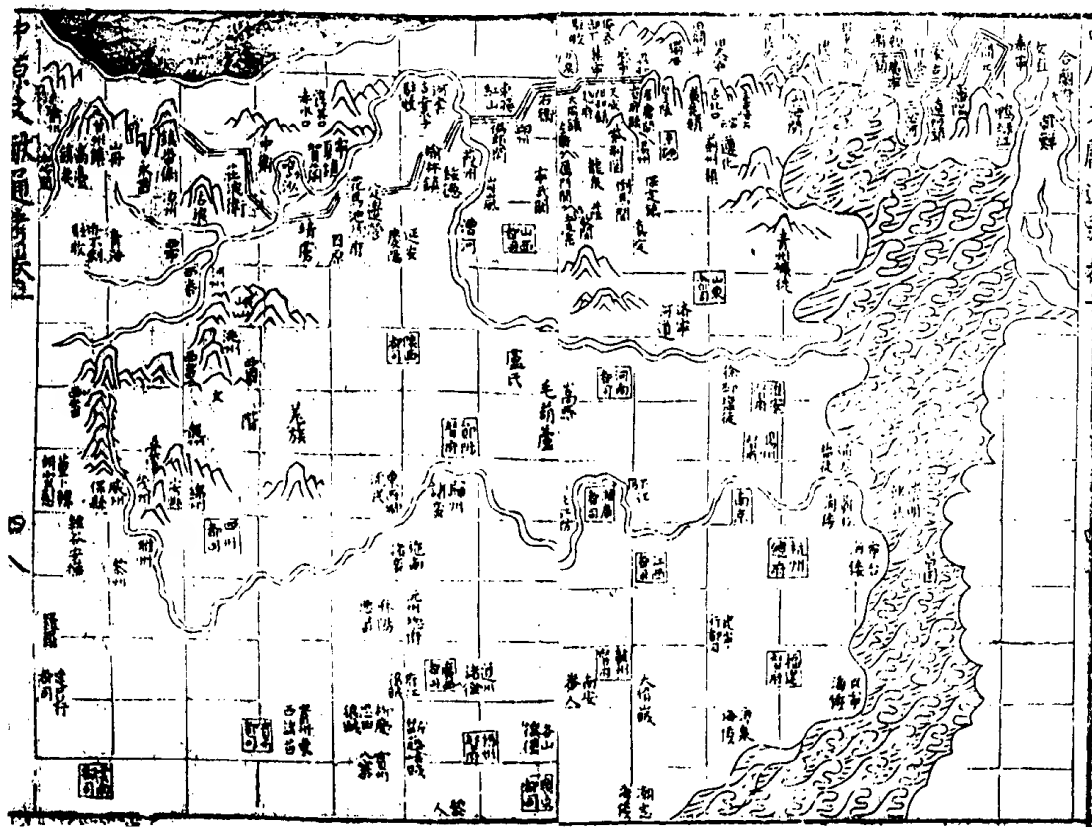
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晒日掠馬。頗亦勞費。得失不雙。懊悔無及。邊境少甯。通連得利。心益歡。豔吉囊跳梁。最稱雄黠。控弦餘二十萬。益以中驅掠。逋逃竊知內地虛實。久弊之鎮。豈能外事。供餽之擾。恐生內患。誠不知邊事所終也。必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相。言官諤諤。重巡撫。選將臣。信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百步之矢。雖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九邊其庶幾矣。語云。良本在朝廷。此知本之論也。

九邊圖每方五百里

中原大統通考卷一

四七



釐金今開府
 軍將領在
 人各有司
 中一兵
 今則決
 其一二
 不效後
 國此定
 神機今
 平親自
 塞之
 府館

黄河

河源自吐蕃西鄙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星宿海。自此東行三千餘里至崑崙。又三千餘里至積石。禹導河自此始。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五年。河徙磧磔。已非禹之故道。漢文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逮乎宣房之築二渠。道河北行。復禹故迹。其後又䟽屯氏諸河。復播為八。東北入海。至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分流于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清河。決信都。皆東北青冀之境。以達於海。自東漢歷魏。晉。隋。

此清河即今衛河
河經開全縣東
存此清河今即
流經平原全境
州如濟寧州
是清河今屬
府清河縣及其
一也清河縣
地會縣今開州
地梁山澤在東
平州西

永樂九年張信
會同以運至
開封五口
開封五口

諸通故道則河
勢可收其運
會并順之

張秋即安平鎮

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逮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初，始決於澶州曹林。北流新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樂分為二派：一入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是時淮僅受河之火半耳。金之一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本

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武之黑羊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築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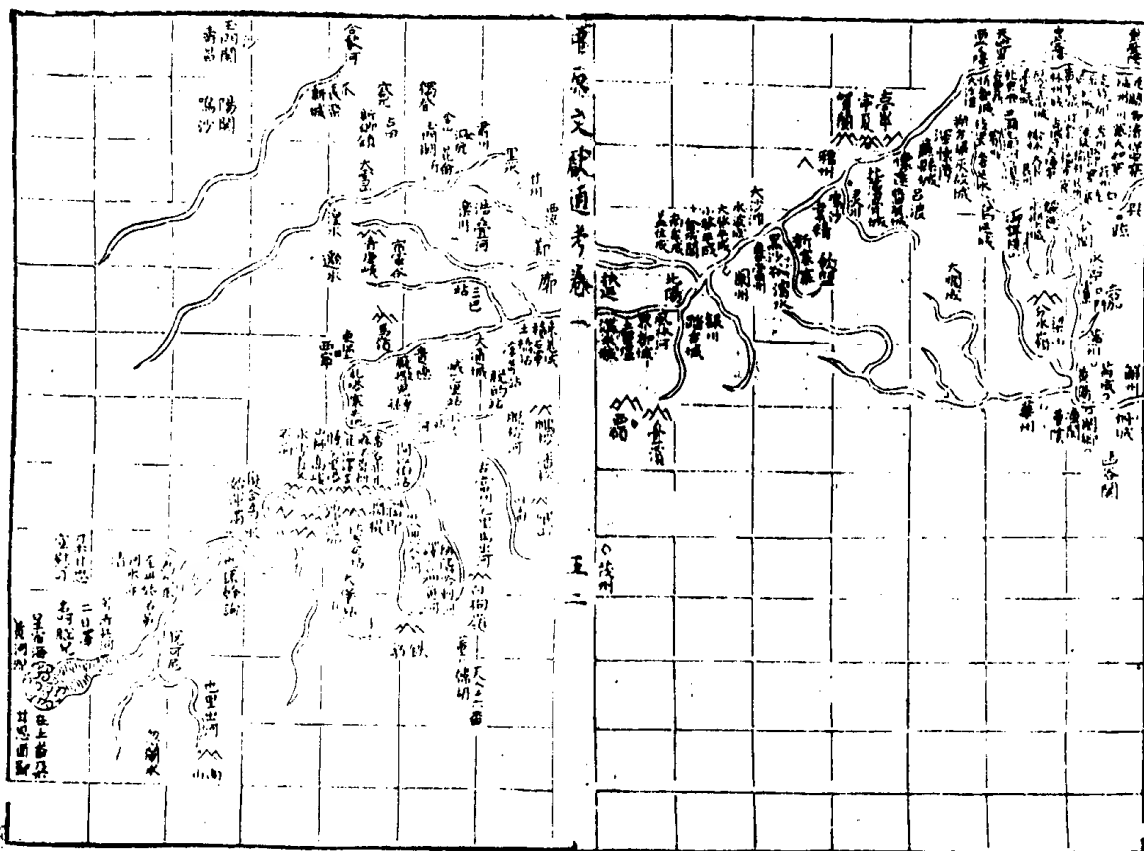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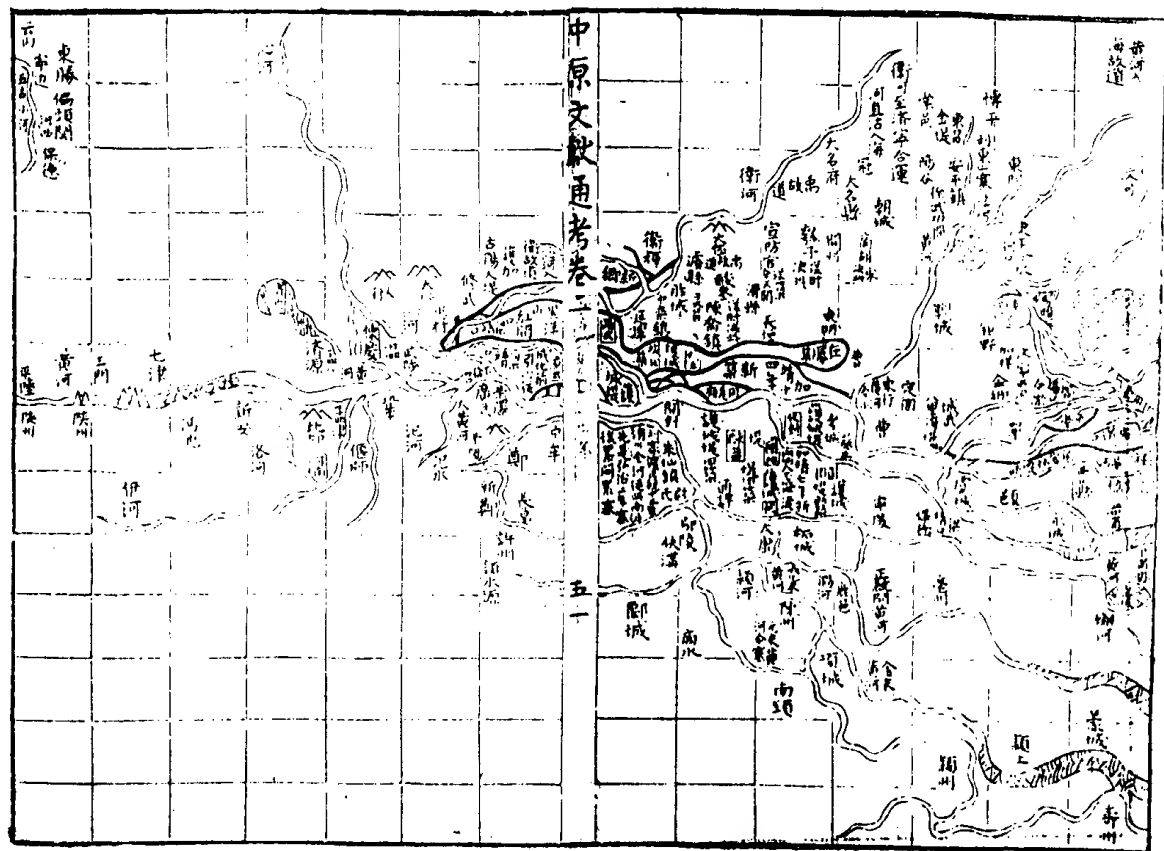
如九

在河之北矣。運河原不用黃河之道，惟用洸、汶、沂、泗諸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至是因黃河決入運河，衝潰張秋之沙灣，潸汶諸水皆從之入海。而會通河遂淤。景泰四年，命都御史徐有楨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於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弘治二年，決金龍口。復衝張秋，侍郎白昂塞之。五年，又決。命都御史劉大夏及平江伯陳銳築而堤之。正德已巳，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乃疏開封趙皮寨口，導河南由亳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流水勢。已丑庚寅間，飛連橋之流

北徙魚臺之穀亭，勢漸及濟寧矣。至十六年冬，十川趙皮寨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都御史劉天和總理河道，遂棄淤河不濬，而脩復漕河。人稱便焉。

黃河圖 每方百里





漕河說

禹時都於冀州。三面距河。漕貢皆以達河為止。左傳秦饋粟于晉。自雍及絳。吳開溝於刊。自江達淮。皆不過一時之役。自後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留輓粟。起於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城朔方。轉漕甚遠。其臣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用粟多。而漕法不得不講也。唐初府兵未廢。滔法甚省。開元以後三年。運至七百餘萬石。然沿河置倉隨地轉運。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五三

渭。故劉晏歲運一百一十萬石。而無升斗溺者。汴宋漕法。今為四路。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堽城作斗門堰。以遏汶流。蓋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青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徙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服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漳。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北

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於北。亦嘗行之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封。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可濬之以通漕。

朝廷乃命宋禮等往治。禮用老人白瑛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啟閉。便蓄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五四

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於是漕運通而海運罷。服萊故道。亦遂湮廢。然此皆末務。不必講探。其本惟復溝洫之政。然後河患可平。漕法可省云。

通考一卷終



中原文獻二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明焦竑編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分經集

六卷史集六卷子集七卷文集四卷末附通考一

卷其自序云一切典故無當於制科者概置弗錄

識見已陋至首列六經妄爲刪改以爲全書難窮

祇揭大要其謬更甚竑雖航於禪學敢爲異論然

在明人中尚屬賅博何至顛舛如是殆書賈所僞

託也

鼎鑄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八卷

〔明〕袁宏道輯 丘兆麟補

南京圖書館藏明師儉堂蕭少衡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雋八卷》提要

皇明諸名公文雋敘

昔攻公車業者。可無讀古文。今攻公車業者。不可無讀古文。非讀古古文。讀今古文也。然則今文古文。畸乎。設曰否。否。讀今文與讀古文。畸乎。哉。曰否。否。今之文。俱融鑄古文。而時吐以英華。體裁音調。彪炳一新。雖謂今文卽古文。可也。讀今文卽讀古文。可也。先以古文衡之。公穀趣矣。

其由左而老者乎。魏晉韻矣。其由秦漢而燁者乎。唐宋蔚矣。其又自六朝而韜含展洩者乎。史誰不知。有司馬固以豪適感慨爲寫意。子誰不知。有蒙莊固以

雄放縱橫爲寓神。善讀者非於吸玄攄微處覓雋永風味鮮窺第一乘矣。我

明興來。

二祖迅掃胡元。廓清華夏。

列聖覃敷文教。注意作人文運。乘國運。迺興英才。佐英主。迭盛彬彬濟濟。無容枚舉。舉其尤卓絕今古者。如劉青田之奇宏。宋潛溪之浩蕩。方希古之爾雅。解大紳之雄放。理致粹密。若楊文貞典實。該覈若劉安文。李文清文賢。鋪張於天順之日。李文清著作于弘治之朝。程篁敦之才奇而正。丘瓊峯之學博而精。其

洪弘間太和葆涵元氣克拓者
乎嗣而王守仁鄭善夫楊用修
黃省曾諸公固皆理學正宗而
文章之傳世不朽者無問矣嘉
隆前後若李空同王鳳洲李滄
序
四
溟汪南溟者又若王守溪唐荆
川瞿文懿薛方山者各亦幟詞
壇卽唐宋之王楊盧駱韓柳歐
蘇更何多遜哉今
皇上龍飛人文轉盛尤不能數

數大都皆可煥帝典郁皇猷誠
合公羊丘明爲一軼秦漢唐宋
以上而司馬蒙莊錯見于今故
曰今文卽古文讀今文卽讀古
文也但古文家傳戶誦今文輒
序
五
少槩見袁石公張侗初諸先生
畱神博錄用公寓內嘉惠承學
非直爲昭代人文顯已已一披
閱自洪永至隆萬諸名公人人
紀諸名文段段評真若五侯鯖

郎官膾愈出愈奇。雕胡飯錦帶
羹益食益妙。豹胎熊掌詎非兵
厨珍羞麟脯鳳翼豈是人間烟
火。顏之曰明文雋誠雋乎其爲
文也。志公車業者其沉酣之無

序

六

後

歲庚申孟秋穀旦

吳郡周宗建季侯撰



皇明文雋序

一代精華之氣每萃于人

文以鳴國家之盛故豪傑

之士樹幟詞壇古追琢丘章

序一

郁離其采如日月經天如

江河行地國家實藉以柱

璋治化潤呈皇猷蓋精

氣所發抒弓矢垂不朽

者在必

明興列聖右文名賢蔚起

家握隋珠人控和璧中簡

擅古文存古脛背相望不佞

序二

為海生時津一經拈雖不

孤至心嚮遠之嘗私淑名

家文系認加評隲國而先

正如宋方劉解義而人精

古咀馘道奧鉅者鼓吹休明

樹一盾有古文稱文章真

祖已商是而還代不乏人通

如崆峒正之奇滄溟奇

序三

中未始無正鳳洲之道

媚百態南溟雄健未始不

媚雖才品不一而皆匠心

融勗足以執耳狎盟而後

學指南也余不能置一喙
必惟是文體并風氣推移
不無可言者焉蓋風氣始

開渾々噩々乃浸假而興

序四

明又浸假而他乃如波斯逝
而文亦隨之試就莊集霞按
馬王博勢貌態如良玉在
璞精采不露若乃為洪水

文可不問矣如生膏沃是飛
如太阿貴研光芒乍閃若也
為既知文可不問如也其炫

奇頷異鉤澗索隱如畫阿

序五

繪像於態極妍若者為
今日文又可不問矣也運
文然今論世古且濫觴之慨
此亦明文之大凡也己善觀

澹者沿洄溯源因源窮

委才品餘局通以脉素運

餘通融以神隨生祥脉新

到自有證合緣筏登岸

序六

登之筏可捨藉登舟魚

魚舟而望必忘必能成一家

主重故不朽循是而軌唐

宋之藩扶秦淨之戶直與

典謨訾誥接跡可必語曰治

金古液而采生精醺酒古澄

可取其母讀文雋古能為精

之探可母之取必則幾全余

序七

既幸明文雋付梓因附

緒言并詩首占同志古質焉

賜進士出身觀刑部政樞

陽陳之義書



皇明文雋目錄

一卷

樂父許由高士論	王守溪
武王論	方孝孺
三監論	袁了凡
管仲論	薛方山
太公管仲難易論	王鳳洲
剛王裂繒過褒姒論	袁奇堂
懿公好鶴論	梅旌德
鬻拳論	方希古
屈原論	朱應麒
卞和論	唐肅
趙盾論	夏桂州
晉里克論	崔後渠
孔夫子論	王荆石
荀變干城將論	鄭以偉
荀子楊子論	陶石簣
伍員論	程敏政

范蠡伍員論	葉臺山
夫差論	李維禎
豫讓論	方孝孺
蘇秦張儀論	湯聘尹
樂毅論	丘瓊山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元美
呂不韋賈術論	袁了凡
茅蕉論	商文毅
公子無忌論	王元美
信陵君竊符救趙論	唐荆川
二卷	
漢高帝分美得失論	鄭師山
漢高帝罪項羽論	董份
陵母伏劍論	王鳳靈
因時大臣論	李卓吾
張留侯論	宗子相
四皓論	王陽明
漢高帝言羽翼已成論	王鳳洲

高帝以不忠罪丁公論	劉沂東
詞學儒臣論	李卓吾
武帝不冠不見黯論	鄭少谷
司馬遷論	錢麓屏
汲黯卜式質直論	葉臺山
功臣學士論	胡遜齋
周亞夫論	王元美
龔勃海論	顧涇陽
其廷高陳湯制制論	李九我
皇明史傳	
光武渡河論	潘雪松
嚴子陵高士論	羅一峯
富春山論	郭青螺
伏波將軍豐饒翁論	李九我
蔡中郎論	王鳳洲
仇香化陳元論	李滄溟
趙苞棄母全城論	方孝孺
關公論	程敏政
關羽失荊州論	王弇州

孔明諫昭烈論	鄭師山
三蘇不取孔明論	楊昇菴
昭烈顧命之失論	孫觀揚
曹操論	程篁墩
荀彧論	唐荆川
三卷	
郭巨埋子論	方孝孺
祖逖聞雞論	蔡虛齋
王導臣品論	王鳳靈
陶士行爲晉鎮將論	王元美
梁武帝奉佛論	江明德
傅奕論	李東陽
王珪魏徵論	馮琢菴
李勣論	李卓吾
武曌論	王元美
六郎蓮花論	鄭伯虎
狄仁傑公門薨李論	林次崖
明皇焚珠玉錦繡論	李九我

貴妃洗兒錢論	顧廻瀾
段秀實死節論	李東陽
李泌衣白山人論	吳震華
作祐甫不賀論	鄭孩如
漢唐宋黨人論	張一桂
唐文三變論	趙心堂
讀五代史論	王元美
四卷	
太宗賞花賦論	黃葵陽
皇明文集	五
范仲淹論	李卓吾
寇準以具宗爲孤注論	陳慈谿
李綱固守京師論	王廉
韓魏公天下大文章論	王槐埜
趙清獻入蜀論	傅夏羅
韓侂胄論	李卓吾
文信公托言黃冠論	孔文谷
文大祥論	王世貞
深慮論	方遜志

士先羅識論	袁玉蟠
淡泊明志論	沈確
寧靜致遠論	陶石簣
新都講業論	汪南明
善仕論	汪道昆
不應舉論	袁了凡
君子小人論	姜逢元
兵勝于朝廷論	王道行
與友論文	張嗣初
皇明文集	六
與仙人論性	袁中郎
文體交情論	屠緯真
交道策	焦弱侯
閹宦擅權策	吳無障
濟時救變策	顧隣初
五卷	
讀衛青霍去病傳	王元美
爲李于鱗傳	王元美
戚將軍傳	汪道昆

爲霍長公傳	李千鱗
馬姬傳	王百谷
壽少司徒鮑公七十序	汪南明
爲姜翁八十雙壽序	李空同
爲贈東村公八十壽序	王維禎
贈許母張太孺人序	李滄溟
壽李千鱗母太夫人序	王元美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李千鱗
賀張惠安公生子序	馮琢菴
送何柳陽件鎮輪寧肅序	李空同
爲少司徒陸公平寇序	汪南明
壽戚大將軍序	王元美
送房任丘河南按察使序	李空同
爲按察李公惠榮永慕序	李千鱗
贈王元美按青州序	李滄溟
爲宗子相序	王元美
送趙處士還曹序	李千鱗
紫陽書院會錄序	汪道昆

會試錄序	馮琢菴
武舉錄序	馮琢菴
西遊集後序	解大紳
題湯若士詩序	丘毛伯
六卷	
閔江樓記	宋濬溪
獨秀山記	解縉
象祠記	王陽明
漂母祠記	黃省曾
黃鶴樓記	汪南明
復清客軒記	王鳳洲
登平遠臺記	宗子相
復臨川永安寺田記	湯若士
德政碑記	馮琢菴
日涉園記	王鳳洲
小辨軒記	湯若士
代柳河東憎巧文	劉孔當
爲太恭人乞文	李千鱗

祭方烈女文	汪道昆
摘花賦	吳寧野
咏梅賦	徐文長
琴聲賦	李卓吾
咏鶴賦	徐文長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謀伐宋書	李于鱗
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空同
擬岳飛答秦檜書	吳明卿
戲爲絕茂秦書	李于鱗
皇明文伯	
七卷	
趙長薦鄧毅贊	王元美
漢壽亭侯關羽贊	丘一峰
項羽贊	王元美
余關一門忠孝貞節贊	王元美
開國功臣贊	王元美
爲李于鱗先生贊	王元美
凌太安人傳贊	李于鱗
賣柑者說	劉伯溫

雷者說	劉伯溫
方竹圖說	李卓吾
潮汐說	陳幼溪
曆法說	陳繼儒
御史朱公遺愛引	李于鱗
修城小引	馮琢菴
七儒解	宋潛溪
李淑人大節解	李于鱗
閔天不賂紂辯	王元美
皇明文伯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辯	王元美
春王正月辯	徐應聘
駁諸葛蕭何相體辯	王元美
諸葛孔明文集辯	李空同
明妃琵琶曲辯	程敏政
宋太祖太宗授受辯	程敏政
心術才術學術辯	李名芳
春秋大夫評	袁宗道
賈誼董仲舒評	陳如岡

李杜韓柳評	胡廣
韓范經畧西夏評	翁青陽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評	夏桂州
廢卜司馬李玉	劉伯溫
問孔明管樂何如	王圖
題屈平賈誼祠	王鳳洲
勅建憫忠祠碑	汪道昆
八卷	
擬冊立皇太子詔	劉孔常
皇明文憲	十一
春和賑貸詔	韓爌
寧夏蕩平宣諭軍民詔	沱淮
朝鮮倭退後戒諭本國君臣勅	高克正
諫迎佛疏	王守仁
劾元輔不奔喪疏	鄒元標
星變陳言得失疏	李騰芳
正朝綱定邊畧疏	李名芳
正人心定國是疏	陳懿典
爲類奏灾異疏	馮琢菴

乞歸養祖母疏	袁中郎
殿試文武並用對	朱之蕃
試正士風議	王元美
馭倭議	高克正
救荒弭盜議	李騰芳
皇明文憲	
目錄畢	

鼎鑄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雋文卷一

石公袁宏道精選 伺初張 仍校閱

毛伯丘兆麟索補 寧楚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王守溪巢父許由高士論

是會讀天下於許由許由以爲汚濁洗其耳之語巢父之語巢父又惡汚其牛口世解巢父爲高士

首段先叙其惡以去下段已却 賴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其山之上蓋有許山塚疑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以天下累已而逃堯之

又不遠去以爲高 見求 是讀天下於許由許由天下之文相宜其去之

幽林荒遠使不可卽而其生且外不離乎箕穎之間豈堯之仁不屈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遠自不患於見

奪抑其善於自民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而

卽轉下不遠去使人知我求焉 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夫其求之不逃

迹之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爲其所知而

此段叙高士之所以爲高者任 莫我求也高世之士天子有不得臣諸侯有不得友非謂其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偃蹇傲倨抗其迹於巍巍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爲高也湛乎

姓名滅迹使天子諸侯不得而臣焉妙 與俗同波也苞乎其與衆人皆愚觀面而不見其貌

同席有不親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

其詞命之至而後以爲已汗然作於容氣顯與黃

屈絕焉賄所謂高哉好奇之士猶參然道之何也康

又舉康衢老人使堯莫知爲何許人乃高斷三千猶欲以名高顯耀後世 衢之老人 堯遊康衢見老人含哺歛

腹而歌帝力於何有也樂其飲食歌聲發於腸肺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聲得其聲而不知

其人是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

以爲巢父而民不見解二子者以不屑爲高而來堯

之見求反以辭而逃之見名爲高而傳於後不異哉

二子爲高 縉紳先生方且原帝堯重禪之指決其事之有無以

聞傳者之妄予以爲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爲實有尤

不得侈以爲高耳 引詩見其未足爲高

程篁墩題許由棄瓢詩曰心寂何妨響萬瓢無心生

處勝狂濤耳塵慙滅心塵起却恐先生見未高

葉台山評此文斷其宜埋光劇采使堯不我知不我

求方爲高洗耳牽牛還是好名念頭未忘未足爲

高世之士末引康老并程篁墩詩俱千古獨見即

起二子而問之亦當口噤

方孝孺武王論

書載武王即西伯之位十有三年春紂惡貫盈始應天順人不期會八百國紂率如林之衆前徒倒戈皆背商歸周紂衣珠玉自焚而武王以兵

百言武王

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司馬

遷以周代

太伯之懸斬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

君之會乃

也武城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

幸非初心

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謂

得已不已

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

次言紂悔

期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歸而踰孟津武王

自明文傳

武王必不

與紂不

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

封邑亦是

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

聖人實心

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

實事

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三射

吉司馬遷

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

三射懸旗

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

信史之通

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蓋信史不如無史遷固漢

而爲是非

人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蓋信史不如無史遷固漢

頗謬於聖

人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蓋信史不如無史遷固漢

人處

人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蓋信史不如無史遷固漢

漢尚卿文

人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蓋信史不如無史遷固漢

一中主耳

人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蓋信史不如無史遷固漢

有能全子

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漢滅秦不怨

嬰以陽言

以武王之魏暴漢不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央知

聖友不如

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臣凌上者趙臨

結言後世

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

無君之徒

吾故表之以爲好奇信信者之戒

借武王以

封武庶微子何甚仁也謂斬首懸旗其故好事之

司馬遷啟

日矣正學先生以紂自焚武庶微其爲証其爲苗

之也

世君臣防意我深遠矣

自明文傳

袁了凡三監論

三叔周臣子也。武王善述叔視武則不孝。公為成德叔視公則不忠。兄流言或危社稷。非風雷孰表忠誠。以為不叛夫誰信之。

以夏少康比殷武庚。見復國未足深罪。

予謂三叔非叛也。夫武庚商家之元子也。少康復國。君子賢之。有窮后羿。廢太康。立仲康。而滅夏后。世少康以一成一旅。與臣離共復國。而中興夏。尚存。豈獨不許武庚哉。且三叔豈不知有周室。周之遣三叔者。豈非謂其至親而可信哉。然當時去武

丁未遠也。武丁朝諸侯而有其不忿忿商者。多方多士。蓋亦夥焉。豈盡頑哉。三叔誠至戚。同為商之遺臣。

皇明文憲

文憲

也。三叔即管叔。蔡叔。霍叔。而審其就而忘親。徇國之為。諸天地鬼神而生死無憾者也。周公之篤於其

親三叔之篤於其君。綱常名教彼此無愧論者。類以成敗為順逆。叔當其敗。天下以為為賢。三叔此古之忠臣

義士。抱憾於冥冥者不少也。夫夷齊義士也。伯夷叔齊兄弟。二人乃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三叔。亦親也。當時皆不

能服其心者。何哉。吾謂武王所以處此者。誠未盡善也。向使立殷之後。退處侯服。以俟人心之所向。必不

得已。然後之中國而踐其位焉。武王既伐紂。乃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人心

此言三叔事殷之心。伐紂而後。食周粟。三叔亦親也。當時皆不能服其心者。何哉。吾謂武王所以處此者。誠未盡善也。向使立殷之後。退處侯服。以俟人心之所向。必不得已。然後之中國而踐其位焉。武王既伐紂。乃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人心

之心也

所向如舜禹之避朝。則周粟可食而商奄可無辭也。既立武庚矣。又使三叔監之。何為也哉。周誥叙

奄之罪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即使復殷。祚而邑周邦。武王之心。當不以為嫌也。夫武庚之罪。而止於復殷

之祚。則三叔之從之者。安知非以服事殷之初志也。故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其德。厚及人人。歌孔。遇猶然

其始過信文王而不能不疑周公之迹也乎。莫石公評三叔之叛。從來俱以忘親大罪。削之此論

則六中興之少康。加武庚。又以三叔為心夷齊。心志文王之志明之。以武王周公之誅。未足深報

公論誠萬載知已千古名言

皇明文憲

文憲

薛方山管仲論

管子功大而罷小大子已立萬世不易之定論蘇老泉獨以臨死不薦賢以致齊國大亂仲之罪遂無所逃于天下萬世王公此論又另有一番心照其仲千載知已矣

宋蘇洵氏著官仲論曰官仲死不薦賢而獨論此三

子者不可用官仲將死桓公問誰可代仲但曰堅刀易牙開方三子者非人情不可用也未

非大臣之用心也其矣洵之矯誣也仲之論鮑

叔賓須無陽朋與夫論三子者其書其在洵以為古

方策世儒多不能讀遂以意高下至今淺學明經據

其說而以仲為媚嫉竊位之人人之有技則嫉以惡之藏文仲竊位知都

皇明文忠

下惠不與立也此何異舜文之吏增減文字以出入罪者甚矣洵之矯誣也

老史案多出罪入又曰天下蓋有臣而無君者桓公在而天下無仲吾不信也嗚呼是

何言才之異也春秋數百年間列國各大夫無論同

時即後先有及仲者邪其能籠蓋百賢矯然不與為

羣者孔子而已矣彼固千萬世之人而非春秋之人

也春秋之人若史魚直臣耳

衛靈公時有直臣史魚

名鱗自以不能進達伯

玉退稱子瑕既其才與功出仲下遠甚而獨其尸諫

此言不得

以史魚病

仲尤不得

以大臣用洵論中有蕭何且死洵宜知之一旦以仲不薦賢而

心乃置管舉曹參以自代何

據推何於仲之上以謂此大臣之用心其矣洵之矯

誣也洵不讀史漢邪高帝病呂后問蕭何死孰可代

此言曹參

乃高帝自

命何特顧

應之耳

者帝曰曹參可及何病而惠帝問曰君如不諫孰可

代者何未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是參之代

何高帝所先命而惠帝所亟問也何直順風而呼耳

所云舉參自代者如仲之薦賢哉夫仲之不以私好

進鮑叔仲曰知我者鮑叔桓公問相而恭其短何之

仲以叔惡惡之甚不可任政

不以私惡蔽曹參何與參素有隙以將相相而盡其

形而參人相悉遵何法度

此言仲與

何均之同

心體固未

可以彼此

公之其

長此兩人謀國忠心洵何不並舉以勸為人臣者獨

奈何舉何以病仲也嗚呼仲之生猶可嗟死愈不可

嗟洵之不敢贊其生以有孔子之論也孔子大嘗曰

九合能懷夷狄死不可嗟而皆之即無孔子言獨無

漢書則可矣

王鳳洲論太公管仲難易

通篇以管仲難為太公易立意
獨創新見而辨詞理
筆透微旨奇即起太公當亦為之屈服
此言太公之時文武命聖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武王
之難周原於是歸者三十六國天下三分周有其二矣
繼之紂之虐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
即無太公尚寧不周也無太公而用畢闕天散
之輩以將紂師不伐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
周也夫齊桓中材王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桓公
公三子糾而自立管仲字夷吾子糾死管仲避之魯桓
仲以匹夫力也而為之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夷吾使北
狄南懲楚惠王二十一年齊桓公伐楚責其不供王
祭楚子使屈原之盟于召陵今在開封府
縣彼方疆武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屏
侯以拆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
曰為管仲難為太公易夫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

此段言太公任陰謀
所為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者先儒以其
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強
於魯而益遠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
焉推仁於管仲而太公之不及不及仲也太公抑不
特此也武王之於滅商若畿內畿外之國以封同姓
及功臣凡數十武王克商封周公於魯太公封於齊
召公封於燕其餘諸叔及功臣皆以
功臣之國四十餘人彼其君豈盡徇紂於虐若飛
廉惡來者蓋歸附之稱後則滅之耳夫豈亦崩角而
而就武者哉凡武而稱無戰則周畢功也太公不得
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術太公之任術
也與武王之為武也夫子知而隱之若宋儒則以為
之矣
顧鄭衍評此篇獨創意見別立議論雖出於一家言
亦合太公論至以管仲與太公並較難易處使太
公即在亦何所置對末段太公任術不得為功臣
非貶抑太公乃所以垂戒后世也奇文奇文

袁胥臺論幽王裂繒通褒姒

周幽王廢中后而褒姒褒姒幸而裂繒王之天下竟裂于褒姒之手

褒姒之手

嗚呼周之天下竟裂於褒姒之手夫天下非一繒而

已也吾聞裂之裂繒耳周幽王廢中后而褒姒褒姒幸而裂繒王之天下竟裂于褒姒之手

胡爲而遽裂天下也意適其天之物天必誅

之匪民之財民必棄之宿身之欲身必殉之幽王寵

一褒姒悅一繒聲朝而裂焉朝臣幾繒矣暮而裂焉

暮臣幾繒矣積之以時月經之以歲年斷縷殘絲日

以繒入地之怨怨而而天下

之爲蠶婦女紅王者不勝其倚村而嗟提梭而流

矣於也天生蠶不足以供繭地生桑不足以供伺天

地且當怨怒焉而況於人乎夫繒之爲用亦大矣以

祭祀則供黼黻以朝聘則供玄黃百官萬姓皆取之

以衣被焉今使士也不得以爲襦氓也不得以爲裾

而妖姬艷妃乃得朝簪而裂之割狀以悅乎其耳亦

何取於繒聲哉割以刀割周先后姬蓋有聞黃鳥而

思刈葛周南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

鳥于飛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

鳥于飛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

鳥于飛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

言古后妃是刈聽鸛鳴而警會朝者古賢妃御君所當夙興之

幽王褒姒既鳴矣朝其所悅何聲也幽王固不能儼若人能

其視古人既多矣

以若人褒姒固不能爲若人狀其飄輕裾曳長袖揚

其後裾曳徘徊於六宮之間徘徊猶豈無女史之良

規可聽乎皇后紀女史彤豈無保傅之葵訓可聽乎

朱伯姬曰夜無豈無嬪嬙之燕語可聽乎周禮九嬪

保傅不暇下堂豈無嬪嬙之燕語可聽乎掌教四德

而必於裂繒也閑庭便院玩物適情豈無風雨之時

至可聽乎而必於裂繒也歌臺舞榭長夜爲歡豈無

口豈有宣無金石之淵淵可聽乎淵淵聲之抑豈無

繒竹之泠泠可聽乎泠泠音豈無歌喉之宛轉可聽

乎而必於裂繒也唐有金奴善歌唱玄宗謂其繒

之裂爲聲幾何而其所樂者爲丈爲尋又不知幾

何曾不思春日遲遲采繁祈祈攀條執枝腕弱力微

女聲之切切何如也遲遲日長而腕也繁白蒿也蚕

之新所製多也采桑生未齊未可食桑故采桑以喫

猶恐其饑葉聲之浙浙何如也傾飲也筐竹器以採

繒之浴之縑之絲之既經既緯於以織之機聲之札

札何如也浴浴種于川也縑以手掩之而振我織既

出其緒也織者多故機聲札札

出其緒也織者多故機聲札札

出其緒也織者多故機聲札札

出其緒也織者多故機聲札札

四
言製精取
成不敢自私厭望相望來京師車聲之鄰鄰何如
也車之聲此數者曾不聞焉而聞裂縉以為悅何哉
幽王悅褒姒之色褒姒悅裂縉之聲苟可以供其悅
者何不至焉縉可裂則裂之以悅耳也烽可舉則舉
之以悅目也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為信則舉
兵至而無寇惟食稠是昵余初也惟粉黛是昵
褒姒乃大笑適后抱長門之悲而夫婦裂矣適與縉同
烈矣宗子失東宮之舊而父子大戎入寇
諸侯莫來壞夷夏之大防而君臣之大義裂矣王欲
日求之於申申侯弗與王伐之申侯召推辯王躬而
肢體裂矣大戎遂殺幽平王嗣立倉卒東遷故都棄
之西戎而祖宗數百年之輿圖裂矣諸侯立口口是
川震之聲也即岐山崩之聲也幽王時西周三即亂
臣賊子刀劍劍戟之聲也即陣亡之士家人父子悲
哭之聲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正月亦曰
周之天下竟裂於褒姒之手何則殄天之物則裂天

也幾希
之元氣矣置民之財則裂民之脂膏矣天地之元氣
幾何生民之膏血幾何而皆裂之以殉一人之欲卒
之天怨人怒又安得不裂其身與其天下以報也嗟
乎愛已不如美錦國僑所以悟罕生也于皮欲使尹
如尺殺王斗所以開齊王也王斗見齊宣王曰王使
使也王斗曰不如愛尺殺也殺者即今之縉紗方周
盛時蓋明堂而朝萬國周公相成王胡圓王會而奠
九鼎周王時速國歸款史此豈一錦一殺之美哉
后稷公劉以來締造艱難豈特倍絲為絨或倍絨為
縵音宗倍縵為縵音朝機暮村日積月累以成此丈
尋之錦殺哉乃竟以一婦人裂之如足縉焉可悲已
大抵恣寵幸之私廣胥越之路荒淫毒其肺腑侈沃
股音其膏血未有不買禍者自幽而後嚮錄之廊聽
吳謳也避風之臺聽漢曲也步步生蓮聽趙鬼之賦
也齊後宮大發幸有趙兒能讀西京賦言於王曰
貼地步步生蓮花也臨春三閣聽御客之詩也陳
其主使諸姬嬪及女學士與御客共賦詩述樓百

<p>轉聽敗泉之詠也。<small>隋楊帝命楊素營宮室，素營殿，殿極壯麗，帝曰：『雖神仙到此亦當自迷。』</small></p> <p>魏胡氏喜擢樂之聲。<small>東魏胡太后，齊高氏喜打圍之聲。</small></p> <p>唐韋氏喜雙陸之聲。<small>中宗使韋氏與武三思雙陸，自若旁觀之。</small></p> <p>楊太真喜霓裳之聲。<small>唐玄宗集梨園子弟，貴妃教之，名霓裳羽衣曲，以悅帝心。</small></p> <p>張良姊喜圍棋之聲。<small>蕭何妻張良姊，與字大真。</small></p> <p>世王皆曲意承之。<small>蕭水極陸之珍產，梯山航海之懷寶，鮫人織女之奇麗。</small></p> <p>拋擲平房，帷幾棄乎圍觀，視若幽王之贈，誇中國之富盛，則錦而纏樹。<small>以錦纏樹，以錦纏樹，以錦纏樹。</small></p> <p>慮上林之寒落。</p>	<p>則花而前彩。<small>隋楊帝命素營宮室，素營殿，殿極壯麗，帝曰：『雖神仙到此亦當自迷。』</small></p> <p>新修心盈欲自謂萬年，不知一旦禍發，不身試國危。</p> <p>則身亡國創矣，豈不悲夫！嗚呼萬世之主，無若幽王，朕以裂縉之手，裂天下也。</p> <p>幽王寵褒姒，乃裂縉以裂天下也。此篇反覆攻擊，繫幾無剩言，其含章先生，解心縉之章乎。</p>	<p>幽王寵褒姒，乃裂縉以裂天下也。此篇反覆攻擊，繫幾無剩言，其含章先生，解心縉之章乎。</p>
---	---	--

<p>梅旌德論懿公好鶴</p> <p>懿公好鶴，食以鰕石，載以乘軒，至狄人伐衛，國人皆曰：『使鶴而不肯戰，狄遂滅衛。』</p> <p>人嗾於一青之微，而怒以忌君，使民怒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耦俱無羞，以相投而君臣驕死，以為天下笑。</p>	<p>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蕭都二君論之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p> <p>則是國人之懷怒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為不免也。朕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戴天履地，無所逃矣。</p> <p>天威在顏，美牆如見其亡。義明矣。天子之命，無下拜。楊子云：『食則見，走則見。』</p> <p>故夫國之於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p>
--	---

皇明大建元

文卷一十七

而舉瘞於上必將救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懟而亡之曾不念平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
初封康叔於衛有
 趙德作新之澤 武公培植之
武公亦賢君年九十
 五猶在抑戒以自警 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
 先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在衛血
 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墀在衛生者享衛之土利死者
 歆衛之禋祀其感戴於上者爲何如而圖報于後者
 爲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
召伯巡
 行南國 或舍甘棠樹下後人思其德而愛其樹故
作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而况其苗

皇明文憲

六卷
上八

軌之誨謂之策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規瑱於吾
 君之耳者有幾國語白公子張繫諫楚靈王曰吾願
 毋巴蒲之屏案其可盡乎其又以進無孟子之言規爲瑱也規諫也瑱所以塞之耳
 之言即願焉之退無牛耶之論先鄭先事隗囂光武使
 馬援鹿章王遵招降之拜大中
 夫帝常遊畋夫帝常遊畋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內則棄君
 選耶若論諷之選耶若論諷之於惡外則敗君於灾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敗其城
 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
 之後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寢也城守而出呼
 其大夫而與之以矢與齊莊子即越勾踐卧薪嘗胆
 失使守國

<p>此段代衛 臣請宣效 忠臣節所 以部國家 者且商出 一鶴之上 何必以鶴 為寶哉</p>	<p>此段言衛 臣思四百 餘年之大 恩懷一朝 之小忿而 以其君 子敵其 可勝道哉</p>
<p>之訣也。<small>越王勾踐為吳所敗及行成及國乃苦心呼</small> 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small>與夫人繡衣</small> 之哀也。<small>北齊王湛見白虹貫日欲殺其任百年以厭</small> 誠可憐也。為國人所奮枉厲之不知。<small>古故公曰以為</small> 有難枉厲叔辭其友往死之。<small>勵狼睥之見黜</small> 及彭越陳彭以其情馳秦師馬晉師之。<small>大敗秦</small> 沐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於先君。<small>沐血飲泣</small> 則必有分矣。<small>必有分矣</small></p>	<p>大何大河之潰禽獸羣而為國安不可與居而危不 可與死德不可與釋而怨不可與磯衛君以四百餘 年之在人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以一鶴之 怒遽以怨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 據甲而懷恩志將不先緩。<small>執緩以殊死戰士不揚微</small> 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為政也。<small>食士其御</small> 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故敗。<small>號其大夫則曰臣</small> 之車不足辱君避也。或執冰而跪。<small>冰箭箭也</small> 或喪馬而求。<small>詩爰若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small> <small>于林之下言於是若於是處於是</small></p>

<p>此段言君 臣而臣亦 不得獨存 卒而衛人 遂繼然公 之投首乃 天道好還 之宜也凡 指其賊心 制上及為 貪默不若 最痛快矣</p>	<p>此段言君 臣而臣亦 不得獨存 卒而衛人 遂繼然公 之投首乃 天道好還 之宜也凡 指其賊心 制上及為 貪默不若 最痛快矣</p>
<p>夜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small>或鼓衰而不起</small> 其失伍無以無志也。<small>鼓衰而不起</small> 曹剛曰天戰一鼓作。<small>或棄甲而大奔</small> 宵避其下道。<small>左傳莊公及齊戰于乾時敗績公喪戎</small> 道在公右者不能為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 道之敵以逞其不令之心。<small>今善其復惡之甚</small> 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鬼神隨之報雪以威上帝 不放罰之於焚澤而師徒撓敗。<small>戰於焚澤</small> 而遺燕七百。<small>燕存七百二十人</small> 如衛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p>	<p>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人之首亦 黃。<small>易謂戰于野其血玄</small> 人之宗祀亦敗其是非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 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 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土之毛。<small>草木也凡</small> 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亡國之慚是在懿公 之好鶴不過重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為賊心以割 其上矣在懿公之詘已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真 無異於禽獸矣曾何乘軒之耻而懿公之慙也哉亦</p>

[illegible]

之云 六方縣也 少者而進也 用下名於上言

左傳安得
 乎。舜聖人也。曾睨頑夫也。舜睨其父之惡。雖變然順。
成其為忠
 之。舜見其父之惡。雖變然順。而不敢見其色。設於詞。豈不欲。
即微其以
 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變所以格父也。
且不忍有
 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變所以格父也。
易位之舉
 子者。定此舜之大孝。未聞以威劫父也。
則在案可
 謂其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
知矣
 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豈不知社稷重。
引糾與機
 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
為印証可
 也。糾。紂道以社稷微其子。且去且殺。以君臣大。
今無詳以
 也。經。為中亦不敢以存社。故而為位以行。貴戚之難。
對
 也。謂奉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焉奉為臣。非若二子。
白三引文焉
 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
末口在焉
 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
不知太甚
 予。奪人將以法戒。然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愛。
故為世快
 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君之名。以。
君之廟皆
 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啟之也。
行權一說
 沈無回。許謫。舉以異姓之卿。不知不可則止之義。而。
慢之也
 其諫更有甚于易位之貴戚。以為行權以愛君。故。
 天下篡弑之禍者。必左氏之言矣。

朱應麟屈原論
屈原者楚懷王宗臣也。忠而見謫。信而見疑。故卒以放。棄。其。臣。也。忠。而。見。謫。信。而。見。疑。故。卒。以。放。棄。其。臣。也。
 三閭大夫者。楚同姓之臣。屈平也。
 放卒於于讒。余讀懷沙之賦。而放屈平。信上大夫之謫。
首言楚有
 而自沉。而愴然悲心。生焉。夫忠如大夫。明治亂如大。
忠而不用
 夫誠心體國。嚼然泥而不滓。如大夫。其君乃弗親任。
其忠不取
 感于浮言。廢放江南。使之行吟。被髮憂愁。悲憤自沉。
其自取
 汨羅嗟乎。地哉。謂熊。楚始封。之不祀。吾茲決矣。顧世。
楚借也
 之論。大夫者。紛紛焉。買。謂。弔。之。曰。歷九州而相其君。
此言買生
 今何必懷此。故都。夫大夫為宗臣。無夫義。憔悴至死。
歷相九州
 豈大夫之心哉。
優游卒志
 蘇子由又欲其藉隱自。優游卒志。如箕子之事。嗚。
為身謀則
 呼。宗國且入于秦矣。吾乃紆徐忍。重自謀身。而忘。
是為宗國
 乎人臣。以然。殉社稷之義。而潛有所異。于異曰。此豈。
謀則非
 所以為訓。子由之見。視實生等耳。吾謂大夫之死。正。
 矣。與日月爭光矣。其作離騷。如湘君。司命。河伯。山。則。
 人漁父。諸篇皆所。至今讀者。莫不咨嗟泣下。大夫之。
 以寫其抑鬱幽愁。

五

又更論其
夫之死豈不至忠哉余獨惜其不早耳何者君子之

愛其身所以重其國也君子之委其身所以存其國也身死之而不足以存國則其死亦輕耳大夫知秦人之詭審矣宜廷評至三不聽則伏劍王前王惑者

此論其死

雖然思可以無受欺于張儀矣秦人之請獻漢中也

秦人之死

大夫以使出比其反張儀已去矣張儀証楚懷王王曰

則楚國之

臣不啻一小兒大夫激諫于王前使之卧勾踐之薪

子社稷矣

臣不啻一小兒大夫激諫于王前使之卧勾踐之薪

文卷一

至未終以
善處死責
原而惜其
不死于懷
王未入秦
之先其春
秋責倫賢
者意也

王必勃然怒也可以無約和于秦矣大夫于此時可以死矣吾固悲大夫之忠而獨惜其死之不早也嗚呼死于懷王居楚之時則死于懷王入秦之後懷王不待還楚則死死一也而楚國之重輕以判信哉死之非難處死則難矣

李卓吾評讀離騷賦至忠而自沉未嘗不嘆其志與

日月爭光朱公此論獨以其死之不早為三問大

夫惜其識見議論高出司馬先生萬矣

唐肅下和論

和忠而見刑誰不憐之以為自致之罪乃借以警大術王未售之士而以進為忠又不識於國家果何益之哉

于和以獻璞而刑和得刑山之璞獻于楚王楚王

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非信也不和信

則已何以刑為剖而無玉則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

信者罪也和之剖而獻欲彰其識也即受而剖焉

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國君懷璧敗道勿獻可也故君

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不識王之君吁世之

以文章小技自衛而不售者其和之徒與

林子泣玉論曰不剖而獻和之忠也非和之罪也和

能識玉不能剖玉技不足也必致之王不自私也必

剖而後獻天下無完玉矣此代和中屈然終不孔子

曰我待賢者也也和可罪也以忠受刑終可憫也

陳眉公評以炫玉責和和固無容置辯以獻王原和

和又最為可憫合唐于林于其論而和之斷案無

遺矣

夏桂洲趙盾論

自乎樊變生盾不弑靈公必殺盾雖寧之
手亦百殺之可也越境乃免之謂實爲亂
賊解釋君子謂靈公之必更寬子
在公而晉史之直何不如齊史邪

余以靈公之弑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

誅其心以穿之弑實有秋之雖謂之趙盾自弑可也

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董狐

良史也當時亦曰公不越境則凡弑君者逃千里之

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弑無罪可乎何便可爲趙盾

意當時董狐只公舉某事某事以直証其弑君不當

以此爲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

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宣子得免首領之誅

幸矣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以靈公之弑盾

爲賊首遂與師汗其官滿其室趙氏之宗幾公炊火

焉計立孤趙氏復然一秋十五年之前一蛇十五年

之後萬世下俱天報之巧與聖筆之嚴固並行而不

悖矣今宣子往矣吾固著之以警天後之爲宣子者

李治漢評春秋一書無非欲警亂臣賊子于將來此

獨深闢越境乃免之言恐口實于后人其言嚴矣

崔後渠晉里克論

晉獻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里克遂殺奚
齊而立卓子亦可謂有才與謀矣亡幾而
卓子與克相繼而就戮春秋謂里克弑二
君則以其立卓子者正所以弑卓子也

里克弑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

君何也夫獻公變邪滿寵妾庶必殺太子

而廢中后奪二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者

俊忠言一切貌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

公欲之耳及奚齊被殺里克中立而弑奚齊無先居

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彼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歟

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

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謫言則克之才與試觀

晉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

而迎立之如齊迎小白魯友翼僂則晉卽定也顧

狗苟息之愚苟息傳奚齊曰臣聞之立卓子意將絕

亂源而啟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乎嘗計哉才足

以明賢權足以訖事而緩貳其圖誰之罪歟是卓子

者乃克君之也以言克立卓子嗟乎事當兩難有義會

之勢當取逼有幾樞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讓

末言不能
見幾於未
形而徒以
遲疑驕
有愧大臣

戒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談。其
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太山。其非也。死
賤微蟻。晉再亂而君再弑。觀晉國一亂而奚齊不祚。
啟重耳之伯。卽息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
也。義爲臣。幹智爲政。君斷乃節。輔需乃事。賊遲疑待
計而變更矣。柰之何哉。

湯海若評。充不能明諫。力回獻公之溺。則爲不義。不
知重耳可以中興。而迎立以鞏晉祚。則爲不智。猶
然於廢立之間。而不能見幾自裁。則爲不忠。不忠不

以試君罪之罪。其具狀大臣當國之體。其可謂臣位
賊子也。幾希。

王荆石孔夫子論

春秋之時。天下亂極。天既生夫子。不得其
位。以吾道匡扶世道。卒栖栖皇皇。無不嘆
其道大莫容此。獨以天命作師。垂教天下。
萬世是其所遇難窮。而功更大于君相。超世名言。

所以曉天下者存乎聖。所以命聖人者存乎天。夫天

生孔子。若有意矣。而且窮之。噫。非天之窮聖人也。窮

聖人者。所以神天下也。是意也。惟儀封人知之。故發

諸嘆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子至衛。儀封人請見。

使位爲夫子患。而能以木鐸明聖德。使當時而君焉。

不過文焉。武焉而已。文王以服事殷。使當時而相焉。

不過陶焉。葵焉而已。典樂神人以和。堯曰。一變足耳。

六經未必作四教。未必陳轍之。未必環漸之。未必接

轍環列國。接漸去齊。天下之耳。猶無聞也。天下之目。猶無見也。

故天厚其德。而薄其位。多其能。而阻其勢。使之近聘

於衛鄒之國。遠歷於齊楚之邦。雖賤而鄙。夫得以聆

兩端之教。頑而互鄉。得以接大成之傳。故曰。天之所

以窮聖人者。政所以神天下也。應前段意見出。人以

爲夫子之不遇。爲夫子之不幸。予以爲夫子之不遇。

乃斯民之大幸也。謹論。

鄭以偉論荀變干城將

子思薦荀變于衛侯曰其才可將數百乘
衛侯曰聞為吏食人二鵝子故棄之子思
曰立國在將得其人君以二鵝棄
干城之將不可使聞于隣國也

先論君之
立國最要
在擇良將
不可以一
言掩大德

蓋立國者惟在擇任良將哉狀而將才難矣天下之
才有所挾焉而思展則無務以法繩之有所敗焉而
思績則無務以過督之有所不足而思用其所長則
無務以全求之故負遺俗之累者抱非常之才蒙垢
辱之行若止不世之功往往而是况乃以中才而遇
亂世之木流乎其腹慨可勝舉哉而若之何其以一

皇明文憲

文卷一 三二

青掩大德也秦穆謂孟明曰吾昔者苟變有將才衛

侯以二卵故損弗用偉乎哉子思之言慈悲衛哉何
悲乎衛悲衛之有一將而不能用而迷自斃也當周

天子東而諸侯王爭相雄長龍翔虎踞千弓萬馬大

弓長戟俱遊而齊呼以戰天下于金戈鐵馬之中於

時孟嘗田文平原趙平原君信陵公子魏無忌封之屬

倡其謀商君衛侯范雎以遠矣近應侯說秦王封為

應蘇季子蘇秦以合從說六望諸君樂毅為燕破齊

之徒定其策孫臏孫武子之後與龐涓同事鬼不為師龐涓諸魏飲殺之幸而脫歸相

大段言衛
以是衛小
國介在之
強號坑之
間所恃者
獨一將而
已

齊後魏伐韓韓求救于齊齊令孫臏出師以救韓臏
以戒臏示魏軍魏以齊師怯追之至馬陵道殺龐涓

吳起吳起娶齊女為妻妻欲用為將以伐齊齊人言

不用遂武安侯白起起事秦伐楚趙有大功封為馬服

君趙奢相趙封王將軍父子以六十萬兵滅楚

其年而衛以葭爾小國介在六七王非有殺留秦

閭蜀地青徐海岱齊地以為之險非有方城鄧林汝潁江

漢楚地以為之雄非有三湘七澤楚地易水常山燕地以為

之固所以設藩屏而樹干戈者獨恃一將而已吾為

衛計謂宜增塘浚壕塘廣城壕鍛甲厲刃嚴斥候固

封守右夏服之箭左烏號之弓于虛賦云左烏號之

功若以此貴帝乘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旗隨黃帝弓下

棄之不亦抱弓而號名烏號服威嚴也即吳后氏棄之

惜乎服日夏曳策尤之旗故以畫旗佩干將之劍

收頗牧廉頗李牧於禁中制孫吳孫臏於閭外且也

不敵是懼而何愛乎二卵愛二卵而棄于城詩赴赴

之徒邪武夫公於計得乎語有之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

失其道狙詐咸作敵楊雄在所御之謂何耳誠善御

之則鷄鳴狗盜足以脫孟嘗君之厄孟嘗君在秦秦

狗盜狗盜者盜秦王狐白裘以獻王之幸姬姬乃為

言于王遣之歸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已至關關法

實樂豈臣

介色因處盜賊且可鷄鳴而出客時尚早客有善爲鷄鳴者轉徒賣漿足解魏氏之危趙處士毛公隱于博徒薛公隱於秦圍魏急二人說公子將秦圍魏急二人說公子將兵還魏遂破秦軍于河外秦圍魏急二人說公子將兵還魏遂破秦軍于河外秦圍魏急二人說公子將兵還魏遂破秦軍于河外

昔曹將軍三戰三北已而却桓公盟壇之上一日而

還所亡地曹沫爲魯將三戰三北桓公之會乃以一劍還所亡地曹沫爲魯將三戰三北桓公之會乃以一劍還所亡地曹沫爲魯將三戰三北桓公之會乃以一劍

孟明壘臣也已而秦穆用之討殺孟明壘臣也已而秦穆用之討殺孟明壘臣也已而秦穆用之討殺

吳起貪而好色已而將魯魯勝將魏魏勝威振天下吳起貪而好色已而將魯魯勝將魏魏勝威振天下吳起貪而好色已而將魯魯勝將魏魏勝威振天下

自古帝王多任用臣自古帝王多任用臣自古帝王多任用臣

皇明文集

文卷一 三三

管仲之囚焉而相管仲之囚焉而相管仲之囚焉而相管仲之囚焉而相管仲之囚焉而相管仲之囚焉而相

焉而將麗消忌孫臏斷其足而焉而將麗消忌孫臏斷其足而焉而將麗消忌孫臏斷其足而

之拊摺焉而封應侯魏須賈諸范離于魏齊齊自擊之拊摺焉而封應侯魏須賈諸范離于魏齊齊自擊之拊摺焉而封應侯魏須賈諸范離于魏齊齊自擊

入秦秦用其何者誠御之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入秦秦用其何者誠御之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入秦秦用其何者誠御之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大事者不能於細行成大功者不能取小廉馬或奔大事者不能於細行成大功者不能取小廉馬或奔大事者不能於細行成大功者不能取小廉馬或奔

躡而至千里躡而至千里躡而至千里躡而至千里躡而至千里躡而至千里

榮名蓋自古計之矣漢武求賢詔曰馬或奔躡而致榮名蓋自古計之矣漢武求賢詔曰馬或奔躡而致榮名蓋自古計之矣漢武求賢詔曰馬或奔躡而致

榮名蓋自古計之矣漢武求賢詔曰馬或奔躡而致榮名蓋自古計之矣漢武求賢詔曰馬或奔躡而致榮名蓋自古計之矣漢武求賢詔曰馬或奔躡而致

名奈之何其以二邪棄也且衛維編小乎名奈之何其以二邪棄也且衛維編小乎名奈之何其以二邪棄也且衛維編小乎

之間一都會也時幣服之間一都會也時幣服之間一都會也時幣服

物產之富饒朝歌野王之俗與燕同風貨殖傳物產之富饒朝歌野王之俗與燕同風貨殖傳物產之富饒朝歌野王之俗與燕同風貨殖傳

侯王四面而起衛當此時侯王四面而起衛當此時侯王四面而起衛當此時

不可欲守不支欲和不許不可欲守不支欲和不許不可欲守不支欲和不許

之故而棄良將是以二邪之故而棄良將是以二邪之故而棄良將是以二邪之故而棄良將是以二邪

下無全材亦無棄材鵠之毛可以禦臘下無全材亦無棄材鵠之毛可以禦臘下無全材亦無棄材鵠之毛可以禦臘

占年朱晦庵不自棄文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占年朱晦庵不自棄文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占年朱晦庵不自棄文食龜之肉甲可遺也

而爲功者立名之士也書傳所記舉囚而爲功者立名之士也書傳所記舉囚而爲功者立名之士也書傳所記舉囚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可以質荆山美玉下和所可以質荆山美玉下和所可以質荆山美玉下和所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良可效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

有數多何
獨一苟更

未言世主
不獨棄之
且從而殺
之此又不
若初似多
矣

皇明文

衛侯所不能也

劉克陽評人材不可以一售貴况干城之將可以

卿棄乎衆之是自棄其干城也其意見已出人口

章法句法純是一篇古文與子虛上林賦同

局

長城覆于旦夕、禮道濟見收怨曰自古及今何可勝

數獨苟變哉世之人主每每慨狀太息而曰吾獨不

得如古名臣者將之耳吾豈憂天下及當委任責成

之時乃見之矣兩車相薄弓矢相當存以係之呼吸

此何等時而人主方且有中制之權有外監之疑何

明云任將而中制者幸而戰勝則嫉其功其且追論

其苛事而罪之不幸戰不勝則不免死甚且逮其子

孫而戮之嗚呼武夫力而闢諸堅法吏刻而議諸朝

左傳武夫力而闢諸堅法吏刻而議諸朝與其殺之孰若棄之此又衛者

陶石簪荀子楊子論

孟子言性善荀子矯之曰惡楊子擬之曰
善惡混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而荀子
楊子大醇而小疵然則二子果能
志孟子之所志學孟子之所學乎

楊荀之子其志大其學勤皆有意于為孔子而未得

其方欲強繼之耳不知善學孔子者孟子也孟子曰

則學孔荀卿非孟子子雲尊之其尊與非不在孟子

在于以已繼孔子也是以或排之而獨紹或附之而

同升焉夫荀之學銳而未合楊之學而未通者也而

志又俱大故荀矯孟子之言性善曰惡彼猶執夫未

流之情而謂學探之禮符之亦言之有其故也雖之

言善惡混非敢異孟子也兩疑未定姑兩擬未決耳

擬之與矯均之未聞道可謂有其志邪其曰大醇小

疵韓子論孟軻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旨論

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則吾以為未必然今有物于是曰此白此黑

此白與黑參或曰勝于黑可也道非物也不得參言

醇疵知之即全體得不知即全體失得則是失則非

一有舉目必廢焉小有察大必迷焉非曰參是參非

偏得而猶偏有失也且醇者無襍之稱也猶有疵矣

道之言

皇明文

文卷一 三六

六

將不得言醇又烏所容其間而分大小也吾不

揚荀論性命之言大識韓子之言大小者果何居

又大疵可也其大以性命之際乎二子之論性者如此也其

新之西漢末王莽篡位號曰新漢楊雄仕莽其綱頌

尚大小醇疵何從而定之如第曰三代而下二子者

能志其大者也列諸孟氏無魏焉斯不亦公而核哉

雖然二子之于學其持之也力其究之也深意極焉

而外不備未免于疵而能無匿之以自暴于後世其

猶其十言可尚也已故愚之與夫二子者以見其疵者猶愈于

似醇而非而滋偽焉者也願之宮德仰此意也

陳眉公評荀卿性惡之論大為孔門罪人楊雄惟泥

於善惡之間故甘為莽大夫而不辭韓子不直說

以闢之以為性善羽翼其亦韓子之大醇之小疵

者乎

程敏政伍員論

其父為楚平所殺買人吳借兵復仇斷棺

君臣之義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者可絕而以

天者不可絕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叟伯鯀

以天者不可絕而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

之篡奪而謂之吊民伐罪上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

有伊霍之臣不謂跋扈而謂之廢昏立明

以人者絕而以天者不可絕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

親義不至於偏廢若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

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廢而禹興是也

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讐是

也處變之定理蓋不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傷義

皇明文信

文信

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為君也。堯舜之君乎。抑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焚其回。戮其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吊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平王為之當而末。無道之君。願員上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為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為員之君。而不知今日為員之雙。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
蘇子以員為不當以臣伐君則其說千古達一時之變遂舉任崔以爲引証意見甚

則孟子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雙。弗與。其殺人然則員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其逆人。為是無父之人也。使員當入郢。後投戈解甲。翩然歸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溪山窮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
傷其不能也。大。則。之。為。夷。浮。江。後。號。子。胥。為。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說。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葉臺山范蠡伍員論

會稽之棲卒報夫椒之役。鳴夷之勝難。人鄂之難。人皆以蠡者。藏其用。勝員之見。幾不早試以二子。此衡其為。優劣成敗。當何如。

自有史傳以來。皆以范蠡勝于伍員。蠡報君讐。員報父讐。蠡會稽之棲卒。代勾踐報夫椒之役。員借吳兵。事稍相近。然而為員難。為蠡易。員無尺土。借力于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君同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感越若承蜩然。文人承蜩若振之。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勾踐自必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以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憐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也。泰伯人吳為始祖。伯禹後裔。國號越。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人差。不甚。愚伯。詔不甚。貴國。伯。受。越。重。賂。夫。差。行。成。故。子。胥。之。策。不。行。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勾踐入吳。不過甬東之蠻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母伐齊。毋連兵潢池。赤子兵于潢池。舉國而聽員。蠡雖知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公。皆吳自公。員日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一

此言時有難易故事有成敗此亦原始究終之論也
此言
皇明文法
文卷一

公使君非十年之外吳蠡之且以勾踐之情用生息休息之
夫差將員其焉沼乎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為之謀皆可以得志
之諫行而蠡之策不
行矣

此段責蠡
吾其國於
不疲而乃
免其君於
幾凶殊非
萬世不易
之謀

亦任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其驗藥疾
尤出無聊勾踐入吳夫差病代為醫以越之弱威蠡
不能悉力佐勾踐抗吳受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
信也人臣之事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
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為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
平之安劉亦大類此

未結言
觀者傾越
可以語勇
化是也
王書子胥不早
見其主不同量
謂不能如蠡之全身
嗟夫此皆與天
不忠之甚者也

史遷岳評人言蠡智於員此言員智於蠡吳許行成
幸耳非智也後吳之自亡亦非蠡之智也員之謀
楚謀越何智如之後為吳死以報吳也非不智也
反覆辯論可為定案

李維禎夫差論

全篇以有道無道立論中如引湯武桀紂
夫差蘇子之執矣王余洲亦謂其吳報乎
父以身報吳英雄豪杰
見議諸論大畧相同

夫差報越王之讐
昔伯鯨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
春秋則而不書傳者曰聖人以為常事而不書也或

先言春秋
不齊夫差
復仇之義
以為立論
李之役同
復父讐也
疾幾義矣
而不書者
史之法猶
報書也不
報則不書
聖人因史
之文而不
改也予則
曰不然九
世之讐可
謂遠矣桓
公復焉春
秋大之其

此言復仇

皇朝文獻

文卷一四一

大義獨取
桓公而不
報夫差者
非以不在
中國之故
也
矣聖人之重報讐也而何獨於夫差或者曰謂其穴
而外之也春秋之內中國不知春秋之作夷狄而中國
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復讐之事中國所
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為其外之也蓋永終知敵
聖人之訓也鮮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之棲會
稽度度平殆矣

會稽山名越為吳所破棲
遲在此此非當膽云云當時能斷
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有范蠡無所施智
與勾
陵計策用西施
美色以昏吳
越必亡矣
義之得也
當斷不斷
反為
所謀乃以
流連荒亡
之吳而特
卧薪嘗膽
之越遂令

始以伯鯨
題壁而論

奮志卒乃
而體范生
之術中謂
之英君可
平

悲夫始不能知其微而卒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亡不
公于吳公之日而公于越公之時暫勝而終蹶之破
勾踐者此夫差也今之見雖謂之未嘗復讐可也善
報讐者必計人之終不能我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讐
不然寧隱忍焉此圯上老人之秘也此子房之所以
卒報讐也圯上老人黃石公也以秘書授張良夫差
之讐吳果
不聽于齊
行成之許
不聽越人
之殺而父
可謂義矣
少舒其忿
而遂亡之

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自其非真能報讐可知矣
不卒其始夫差之報讐也春秋之所以不書意者其
在茲夫

王維補評夫差始囚伯嚭之激即建夫椒之績終不
聽于胥之諫卒致會稽之師是報讐而不能終報
非真能報讐者也春秋不書其垂戒後世意與

方孝孺讓論

讓讓義士之稱所從來久矣謂其不忘國
士之報可以死萬世為人臣而懷二心者
希古先生只就國士駁之謂
其義有未盡遂為千古名言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已則當竭盡忠告善
道銷患於未然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焉名
臣必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
已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
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
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篇

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為忠臣義士也
嗚呼讓之歟固忠矣惜夫處歟之道有未忠者存焉
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臣事智伯惟所欲為謂其友曰
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
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
死於中行氏而獨歟于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

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
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
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

術能能以
國士報其
主以爲盡
讓公衆

此代讓處
置宜盡言
極諫不惜
身命悟主
方于國士
之報猶

近義

此正責
不諫之非
以報國士
死之未足
爲義

此抱轉法
得蘇文究

王從智伯之謀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術能
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
情以諫智伯。韓魏許爲與智伯連謀攻趙。疵不用
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讓既
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
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
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
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
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
人諄切懇告一諫不從。再諫不從。三諫不從。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疾。疾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
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得全智宗。守其祭
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創而死乎。
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
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
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耳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
哉。雖然以國士論讓讓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焉仇敵

史論體

暮爲君臣觀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吳因之評此論大意以濟事爲貴不在輕生好名學
者不察惑於賈誼胡致堂之說未免視讓太高爭
相效尤方公只以無濟於國安得謂之報以國士
且坐視不諫既亡而殺身以釣名恐忠臣義士未
必出此立意卓越千古建議如老吏斷獄首未抑
揚有法舉業攻此品騰上古自有一段不可易之
說洞破世迷堪垂不朽

皇明文集

文卷一四六

湯聘尹蘇秦張儀論

戰國時游說之士首推儀秦始兩人相友
為卒而秦台從說六國以損秦儀以連衡
說秦破六國使秦不敵儀儀必不入秦忌
其傾已正以連傾六國也秦之失策甚矣

蘇子之合從也合六國從約以共是欲存六國之社

稷而去衡人計甚遠也然激張儀入秦蘇子亦失策

焉儀之能柄秦蘇子既知之則儀之能損秦蘇子豈

不能諒之乎儀之才誠賢曷不引之相趙同心共濟

而吾往來燕齊魏楚以維其盟于不替儀秦前而定
其不替也

儀雖反覆而在術中未必不德我而協力也未必遽

背我而為秦謀也其相秦者雖多而智皆出儀下豈

能遽為六國害哉計不出此而困之於閤人辱之於

堂下張儀為蘇秦所請受堂下之而陰使舍人言之
屏即懷入秦以破六國之從

入秦秦柄得而各閉關者十五年蘇子自以為得

計而美張儀於掌股之上儀亦愧謝自謂不敢言矣

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秦不用儀之謀能使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
說六國張儀以
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
說六國張儀以
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
說六國張儀以
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
說六國張儀以
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
說六國張儀以
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
說六國張儀以
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
說六國張儀以
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
說六國張儀以
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
說六國張儀以
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
說六國張儀以
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
說六國張儀以
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

功名不知為六國社
稷其得
罪于天下
不少矣高者志豈嘗須臾忘報邪是蘇子徒徂于一時目前

之名欲以顯榮于天下而不為六國社稷久安慮是

先自敗也已秦說六國不以義而以利又知用儀而

不善用之其能無敗也夫蘇秦困辱張儀已而告其
舍人曰儀天下賢士吾不如
儀亦以口
舌傾秦天
也必能用
秦柄後果
相

符見谷子陰符
為行兵法而能濟世者哉

董思曰評秦與儀處有年矣亦知儀之為人矣乃不

引之以相六國而故激之以相孤秦卒且孤秦而

斥六國湯公立論不罪儀而罪秦也以此

丘瓊山樂毅論

樂毅破齊七十餘城所未下者獨莒即墨
王不伐不免贊揚太過故
正學若是偏以開其說

樂毅不拔之城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毋侯太初以

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過余曰不然

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

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先觀其用心之邪正

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曷嘗有利天下之心乎行

則天下之心何以為行王道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校

民行義乎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日乎施

仁敷義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實貨重器於

燕齊之民固已怨殺入骨髓矣殺伐齊勝之役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

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

為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其心已肆其志已息士

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

奮之人而樂忌肆已挫之警毅雖有百萬之師不能

言殺非能
施仁敷義
而齊城之
破者力也
豈心悅而
誠服之謂
哉
又言以齊
堅城抗燕
騎師雖殺
亦姑俟其
自服豈發

民而不忍
屠故果有
不忍之王
心何為而
不成一統
之王業邪
城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最爾之二城哉
湯武以一國而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湯十一征而
行王道之武士女見休曰毅以一國言燕征一小邑言與且猶
論關二子非富天下也叛之謂毅為行王道可乎太初曲士不足論何蘇子
斥樂毅也
而亦易此言也

袁石公評燕破齊毅之兵威所劫也至於二城不速
名賊受侯蘇公未解其所以然一則以為庶幾于

湯武一則以為行王道之過此論獨以行事心術
律毅不得為純臣最大議論

王元美論蔣相如完璧歸趙

起語老蒼
入相如
實事元美
不以完璧
蔣相如多
而以懷歸
蔣相如貴
中間替他
辨折一段
與其前後
論何等情
絕
此責相如
與秦而不
傷與秦璧
皇明公集
趙弗予璧
兩無所曲直也
入璧而秦弗與
城曲在秦
秦出城而璧歸
曲在趙
彼使曲在秦則莫如
樂璧則莫如弗與
夫秦主既按圖以與
城又設力宿
齊而受璧
其勢不得不予
城璧入而城弗予
相如則
前請曰
臣固知大王之弗予
城也
夫璧非趙璧乎
而
十五城秦寶也
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
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
以棄我如草芥也
大王弗
予城而給趙璧
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
臣請就死
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
秦王未必不返璧也
今奈何
使舍人懷而逃之
而歸直於秦
是時秦意未欲與趙
天下心

此言秦之
不覺相如
者分明未
與趙絕公
能看得出
佳佳
以此責相
如相如亦
必無所辭
執謂其勇
之哉
絕耳
今秦王怒而
僂相如於市
武安君十萬衆壓耶
耶而責璧與信
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
吾故曰
蔣相如之獲全於璧也
天也
若其勁渾池景
信乎
則愈出而愈妙
於用所以能存趙者
天固曲全
之哉

張侗初評相如完璧誰不高其節而壯其氣元美先生
生幸秦之未欲與趙絕而相如之獲全於璧歸之
天意是開未開之圖見定千古矣

哀了凡論以不韋買術

不韋買于趙一見異人遂曰奇貨可居謀
立之後乘家納妾以召易贏自為良貨至
始窮矣

先後論謀
進之上皆
用買術但
巧拙不同
耳

此段述古
人有良貨
和貨惠賈
五子皮如為人飼牛秦穆公聞其賢舉
此良買也范
蠡知勾踐可居以同憂而不可居以同樂
秦王之國謀進取大抵多出於買術頗有巧有拙耳
百里奚飯牛以霸秦秦稱賢相必首五段大夫
此良買也范蠡知勾踐可居以同憂而不可居以同樂
秦王之國謀進取大抵多出於買術頗有巧有拙耳

白明文集

卷一

能積能散
其月而去止于斯後
此知買也伍員大夫種才能聚
之而知不能散乃以禍終
買也若呂不韋以大買客趙一見異人目為奇貨今
謀立之而食進不已徒獨以死此於聚買何益乎其
不免食買而已矣夫善買者以其術為名不善買者
以其術為利苟出於利之而術始窮矣不韋以千金
為異人結客要譽計必為立後於秦秦之立子尚賢
而不貴親立愛而不拘長慶華陽夫人必能得之於

叙不韋為
異人計于
金遊說謀
立於秦矣

出林天幸
非其集之
明也
至也慶夫人必可以愛結也西遊致款而以賢孝自
托不韋之為異人計不失一籌何其善之明也朕父
子至愛嫡庶至嚴異人本嫡自立起十二條公非必
畫出於不韋蓋亦有天幸焉大方授秦政而不韋適
其會要未可以食為奇也願其買豎之見食得無已
時買姬種禍而陰令移之嫪毐及其知竊卒與之同
斃不韋恐私通事覺及前乃以舍人嫪毐詐為宦者
進之或告其事王下吏毒與其三族未幾不韋亦
死豈非顯貨無厭者哉為不韋計秦歸異人既在
為秦王竭忠盡智輔秦以見功於後世所可多財者

此段言不
韋以食買
種禍他人
卒之智窮
自斃其亦
食得無厭
之實哉
飲飽
豈非顯貨無厭者哉為不韋計秦歸異人既在
為秦王竭忠盡智輔秦以見功於後世所可多財者

白明文集

卷一

買得其資也而與百里奚俱稱善買於秦矣不朕功
立名成早見而去安享洛陽之封與范蠡並稱知買
可矣即秦法少恩罪不在已死而功足暴於天下
愚猶不愧為伍員大夫種也孰若身名俱毀倉卒就
死而無後世之傳哉故不韋之買挾奇以要價能居
而不能散知殖而不知止者也則名不免為貪買賤
行而已烏知買哉范蠡竭力以成其君去之五湖為
陶朱公三致千金而卒盡散之此真善買矣此所謂
以其術為買者也其三致千金也正其成伯之餘謀

此段表公
代不韋策
不能竭忠
而棄亦買
見幾遠禍
庶幾為良
買知費至
倉卒就死
不至于愚
買乎

遷列傳敘事中自有斷案

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汚諸口吻哉然

天性之具。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動之以

乃戰國遊說之術也。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為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六國諸侯合從連衡。併力西向。則則秦可

其諫所不當諫。不得謂忠且陰中以帝秦之虛名。不可言奇。又未知春秋絕親之大義。安得謂孝不

必多証前言往行。只引一類考叔。堪為萬古定案。

耳

王元美論魏公子無忌

無忌者魏公子信陵君也。其篇符救趙。唐荆川以無王駭之。獨以其善用兵。可以御秦。存魏之功。亦不少元美此論。乃衆共服者。而我

當七雄之末。魏秦是也。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吳

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欲用。以爲將。起要齊女

起。廉頗李恐得罪。乃歸魏。魏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與魏相公叔

牧諸將。而無源。遂奔魏。楚任之。爲相。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

初不爲列。魏起者。攻殺之。以智歸孫臏。孫臏者。齊人。與龐涓

亦是借客。魏伐韓。龐涓仕齊。以救韓。威以巧歸田單。田單者。齊人

即墨。即墨人。立田單以拒燕。田單乃身操以勇歸曰。叛師與士卒分功。以火牛破燕。年而復齊。以勇歸曰。

皇朝文苑

文苑一五八

起。白起爲秦將。伐楚。拔鄢。燒夷陵。攻楚。殺其將。趙括

杜。及廉頗李牧。廉頗爲趙將。秦王與趙王會于渾池

金鉞津。既而。不遇三十日。遇此不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

盡精卒。粹城居。馬門大破。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子也。魏侯生言

忌不獨差。竊符殺晉鄙。彼公子者。以爲卑。虛得士。急收於名。而

勝於五。皆移兵以救趙。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孟嘗君齊田大也。

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孟嘗君齊田大也。

者。誠哉。是涇陽君爲質於齊。請孟嘗以爲丞相。或謂秦王曰。孟

言。諒力高。晉君相秦。先齊而後秦。秦王欲殺之。乃自秦逃歸。平

出尋常萬。原趙勝也。秦伐趙。趙與愚以爲善用兵者。無如公子者

也。莫如吳起。孫臏也。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推

則騎劫。樂毅圖晉及卿墨三年未下燕惠王立齊川反間王乃令騎劫代將齊人殺騎劫敗燕軍
此又舉吳起孫臏田逐北頗則栗腹燕惠王欲伐趙以栗腹為將而收何如
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靡碎。靡碎音音
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異起用法者也。廣單康李乘
瑕者也。白起以強弱吳起用兵有法孫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也悉盡也趙人四十
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
師而其人皆嘆暗。嘆音或嘆也儒將之所教而制
救趙處姑呻吟也。音音借鳴也儒將之所教而制
未暇論也。痛也。音音借鳴也儒將之所教而制

此段言無
忌之竊符
救趙處姑
呻吟也
痛也
音音借鳴也
儒將之所教而制
未暇論也
痛也
音音借鳴也
儒將之所教而制

其將八萬
人直入秦
獨子以歸
父歸兄弟俱在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
歸秦選精兵八萬人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
實有以一八萬入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
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取轉弱而為勁
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代魏其志已無魏矣
魏旦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
師而其人又皆惘惘不振之餘。况國五其將將五其
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
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圍谷而不敢出。魏安釐王三
十年秦蒙驁

此段又言
無忌以救
趙之兵還
而救魏大
破秦軍以
全宗社於
秦危者亦

且辭散焉
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還
整頓弱為
魏復為上將軍帥五國之師敗秦於河外追至函谷
而公子非
逐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以為勁者又何如也。公子
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問行公子知
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無忌
忌之足以
秦師秦人患之乃使人行萬金反間信陵君魏王信
魏惜魏王
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以酒色自娛四
歲而卒
也愚哉魏王之為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用兵
也。此言無忌
善用兵非
出于門下
客即韓信
之多多亦
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韓信初封齊王人謂其反帝
用張良計偽遊雲夢以擒之

善高帝之
善將將亦
帝曰卿能
將幾何信
口臣多多
益善帝曰
卿為吾將
不遇此耳
信曰臣善
將將兵
結言無忌
陛下善將
將之功可
祠不絕有
以也
張子馬許
終篇反覆
表無忌善
用兵處議
論間發無
一句不確
當無一字
又不精絕
真足以醒
天下醉
人又足以
覺天下夢
人可謂無
忌千載知
已者其
元美乎

此言無忌
善用兵非
出于門下
客即韓信
之多多亦
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韓信初封齊王人謂其反帝
用張良計偽遊雲夢以擒之

唐荆川論信陵君竊符救趙

信陵君者魏公子無忌也與趙平原君婚姻秦以趙平原君求救急候生致信陵君求如姬竊魏王符發晉鄙兵以救趙信陵君由是不敢還魏恐見尋于魏王

先論秦之勢必至而後信陵君之救趙亦以救魏亦以救六國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一國之患借一國之

師以分六國之災可也朕則信陵固無罪乎曰又不朕也余所誅者信陵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固不請救於王而諄諄求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時秦兵圍趙平原君以知網激信陵而信陵亦以婚姻之故急欲救趙是信陵君知有婚姻而不知有王也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與趙平原君為婚姻是時秦攻趙求救其竊符也于魏魏王猶豫不敢進信陵君竊符救之其竊符也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趙焉耳非為趙也為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

詞嚴義切

國之障信陵君亦不知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一當平原公子而魏之甲兵所恃以固社稷者特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為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一姻戚吾不知信陵以何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曰晉鄙兵符在王卧室信陵君以如姬之幸力能竊其符公子嘗為父報仇如姬欲為公子死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為公子竊符於王之卧内是内外之人亦

知有信陵而不知有王也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苟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於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為信陵計苟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死於信陵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于報信陵焉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為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乃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而不知有王内則幸

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啣信陵之恩。信陵安

卷尾

鼎鑄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集卷二

石公袁宏道精選

伺初張 勇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楚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鄭師山論漢高帝分羹得失

當是漢分爭之時太公為羽所置之祖上欲烹之高帝曰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幸分我一盃羹項伯以婚故乃以爲天

余嘗讀漢史至漢高帝分羹一言未嘗不淚爲惻然因論曰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爲重以吾親而視

高祖難之時不得不權衡其間

天下則天下爲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

此言高祖當先卑辭請歸然後可與節問

置太公于祖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

此言高祖當先卑辭請歸然後可與節問

高祖於此宜卑辭請和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弒

此言高祖當先卑辭請歸然後可與節問

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

此言高祖當先卑辭請歸然後可與節問

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

此言高祖當先卑辭請歸然後可與節問

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此言當羽置

此言高祖當先卑辭請歸然後可與節問

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以爲天下者不顧家而

之言其太釋公而分其之則太公意干祖上矣項羽既烹太公分羹高祖弒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感

此言帝幸而得計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羹爲名言系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奈亂也羽若不聽項伯之言父之大難美非正名分重綱常不可爲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

皇明文集

卷二

張賓王評高祖父子而遊于海濱終身浩然天下良

視吾父爲重也高帝分羹一言寧能奈羽之不意

豈人子赴父難之大經哉惟卑辭請歸然後與師

問罪庶幾萬世法程云

董份漢高帝罪羽論

昔高帝王漢中羽自稱西楚霸王帝于軍中數羽十罪曰首弑義帝懷王殺卿子冠軍尤負天下之大不仁不義楚之所以屈于漢者此罪不容于天下也

慨自秦失其鹿鹿通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才疾足者先得漢高起沛中

提三尺而掃氛埃羽氏亦揮兵江東下流與漢共

獨創大王意通章餘角秦鹿厥後楚竟爲漢屈議者歸罪於羽高帝軍中

對壘語亦取胃材有上罪則胃材罪不十也

言方重言方一
方見言方一

不漢也。盛兩桀。驚之主民。不見仇。兩慈仁之主民。不

見德虎嘖鳥哺之主喻朱鷺仁慈之異 竝脇而馳直令民有

皇明文獻
卷一
三

所飼背差池。於井間。鴈鵝敗。樹則爲雀。雀而嚶嚶。

故匪人茂也茂充良也充施施可可瓜瓜也也耳耳多多可可小小衆衆衆衆可可人人

交委方方木方和振興貝狃牙打升前珍明泉牙方

低陽民之遇仁暴王也猶然此爭王得失大彰明收

著哉羽暗啞叱咤怒視狀其夜出蓋世之雄焉萬人敵何如寬仁大度

羽、堯、秦、三、可、如、約、法、三、章、沛、公、王、關、中、盟、民、約、法、

相及如盜者抵罪悉除苛罰
 漢與楚亡乃州秦三刀仁女
 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

此民安得法吏民安堵如故羽王殺虜總何如王帳衛奔羽人

不德漢金
促楚也
剋而人荆何如人脈而人劑材所摩川血而山骸帝

所過家絃而戶瑟。楚漢勇悍仁疆。諸不能更僕數。凡

北○自○漢○之○百○楚○楚○之○馬○黃○也○民○之○喜○漢○川○此○楚○之○系○

也數羽之罪首無若弑義帝罪不赦

子冠軍乃即羽不弑義帝。陽尊而陰奪之。而羽咄咄天下大罪

叱咤民且曰噤心。民亦何樂楚。楚亦可能不奠敗。

羽之罪耳無害亢道區望、文趙降卒四萬羽陽

受而陰盡坑之爲天

罪
不坑趙卒陽生而陰餌之而羽千人自廢民

且重足汗背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漠數羽之罪

三無告比。約自王。晉王。罪不攷。羽與沛公約先入關。

三十二年三月二日王赤者王之沛公入關約

怨自立爲王 自取不自王 陽劫而陰據之 而初明職

施音慄音民且目駭音膽落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

卷之二

漢合三罪外首弑義帝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攻

掘始皇塚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十嬰罪五王叔將

善地徙逐故王罪六逐義帝自都彭城罪七奪

九逆無道罪十羽怒姑弗罪而羽必非漢計何

十之爲不爾斬木揭竿雲集霧縈百戰百勝漠不能

當楚王決肯示羣劍樂鬼范增見文成五彩當沛公

意在三昧。示。謝羽。鴻門。羽令項莊舞劍。

玉玦示者三焉。不啻機肉。不啻楚拔山。蓋世魚江。

艤渡江東豪傑捲土重來
魚江亭長艤船待羽竟不

渡。救。創。自。初。日。此。漢。亦。未。必。能。當。楚。失。民。自。屈。而。終。

美。此。楚。也。故。曰。不。十。里。查。不。葉。山。

王鳳靈論陵母伏劍

王陵領兵歸漢。羽欲得陵質其母于軍中。以招陵。陵不忍舍漢。乃命使見母。母恐。業感項氏。願以爲母。後仇云。

先說難言

陵之勢迫

於不得已

而母之伏

劍出於不

得如是竟

一步法

次段言陵

不能禁漢

王明之

王之不死

其母爲勢

何可已

三段言有

全母之道

亦母容禁

爲也

此言一

道劉玄德

三顧草廬

聘之始出

以盡救水

之歡

項王之所以死其母者。項王既不可禁。則陵之勢又極矣。如之何其可已也。噫。亦奚以禁王爲哉。故與其禁於不容全之日。孰若全於不待禁先全之之道。亦曰二端而已。當天下雲擾之初。吾獨高卧南陽。諸葛孔明。高卧南陽。人號曰卧龍先生。以盡救水之歡。仕日隆。此言一。道劉玄德三顧草廬聘之始出。以盡救水之歡。仕日隆。而不仕漢。思親嘆曰。雖欲救水。承歡鳥可得也。而不敢奮。爲不顧家之舉。則雖混滅無聞。而所全者大矣。此其道一也。若欲以圖富貴之機。起功名之會。則擇君而事。雖不可輕。而所以爲其親。圖者亦當視時勢。以爲從違。母在項軍。事

亦不可後

勢何如耶

項羽自稱楚霸王

與漢高帝并爭天下

聞

陵宜舍漢

歸楚以全

必欲

致之

狀羽非欲得母

質欲得陵也

東向之招

陵趨而

赴之

則有以釋羽之怒

全母之生他日

君臣之所以

相與者

雖未可知

而吾母子之愛

已無虧矣

此其爲

道一也

惜乎聚郤數千

失之於終。乃欲馳一使於項軍。以坐脫母氏之難。而堅吾事漢之心。則羽必以仇漢者而仇陵。以仇陵而仇母。孥戮之禍。其能免乎。夫以無辜而孥戮於懷悍猾賊之人。非母之欲也。狀又知夫漢王天授。可始終與成功。無使陵而有二志。故於送使者也。寧自斃其身。於劍戟之下。毋自輕其身。於他人之手。字。等。以陵之故。而及其身。毋字。以身之故。而病其子。寧使天下後世以我爲知天命之鬼。毋寧使我爲偷生苟免之人。此母之所以伏劍也。是則母之死也。非以項死以陵死也。死而以陵則雖母之自死。陵實死之。陵之罪何辭哉。昔趙苞之守河西也。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也。遽戰而殺其母。夫殺母以全義。則爲非孝。食祿而避難。則爲非忠。勢難兩全者。一得一失。程子猶以

<p>之進退得 以自裁乃 至傷天性 高富貴千 載以下罕 幾人哉</p>	<p>此段引經 貴天下以 全親照陵 以天下之 故而陷親 責陵之表 正矣</p>	<p>此段引經 應合劉徐 曹氏母而 屈親陵之 方寸何異 于是</p>	<p>此合古大 聖賢總斷 陵之罪無 所逃</p>	<p>爲賢母矣知漢王爲長者之君可以爲智勉王陵以</p> <p>之罪何辭哉朕此所以罪夫陵也若自母言之則固</p> <p>也趙苞不得已而不已者陵則得已而不已者也陵</p> <p>君子之事而第之曰舜其至孝矣元直得已而已者</p> <p>母庶問之遊謂玄德曰方寸中亂矣遂行吾嘗卽數</p> <p>新塾敗曹操軍操聞其賢欲用之遂執其</p> <p>舜之罪人其得罪於元直也亦已多矣</p> <p>者勢固狀也陵之方寸乃異於是乎朕則陵非特大</p> <p>曹操則曰方寸中亂矣遂合備而之操此其爲親屈</p> <p>有次焉者徐庶之事劉將軍其擇君審矣及其母在</p>
---	---	--	--------------------------------------	--

<p>爲天下賢 母公之輸 明鑑</p>	<p>無懷二心之道可以爲忠死於伏劍而不死於項籍</p> <p>漢王漢王長者非以老妻故懷二心妾以死送送伏</p> <p>則可以爲義智也忠也義也非天下賢母而能之</p> <p>平卒而陵無二心翼成漢業感項氏之軀而快其憤</p> <p>爲開國之元勳者皆賢母之所成也嗚呼母之死可</p> <p>以無憾矣陵其猶有憾也夫</p> <p>吳寧恭訴此言王陵雖忠於漢爲開國元勳只是過</p> <p>眼浮雲乃至割天性之恩以陷母于伏劍卒爲萬</p> <p>世之罪人中引大舜趙苞徐庶事最可斷案可謂</p>	<p>詞麗義整卽起王陵于九京亦當無辭以對之耳</p>
-----------------------------	---	----------------------------

李卓吾因時大臣論

此篇文字
英於雄偉
更有委壯
曲折跌宕
適古可誦

從古論大臣者多矣此獨以因時論者亦以漢因秦大亂之後易與為治而佐漢動

此言曹參

曹參適何約束曹參沛人也為秦獄吏後任漢定天

此言叔孫

丙吉守魏之規丙吉任少卿魯人也為魯獄吏

此言叔孫

叔孫因陋就簡制禮作樂以粉

此言叔孫

太平叔孫因陋就簡制禮作樂以粉

此言叔孫

之於進奉也定是皆以無用為用者也夫

此言叔孫

慶無之君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入道之滅久矣且

此言叔孫

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

此言叔孫

帝既定天下欲制作禮樂召魯兩生魯兩生不肯出

此言叔孫

不可輕議則雖賢理亦徒狀爾曷足貴乎彼蓋不知

此言叔孫

夫擊壤而歌者真聖世之聲也鼓腹而遊者真盛世

此言叔孫

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

此言叔孫

于殿陛之間皆自以為至樂矣稍繇最之必與天地

此言叔孫

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漢高

此言叔孫

故漢高之

此言叔孫

吳若反掌

此言叔孫

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漢高

此言叔孫

故漢高之

耳卓吾先

秦聽焚燬言還軍霸上悉召諸將父老謂曰爾等若

生此論可

為千古話

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生

條悉除去諸吏民按堵如故秦民大喜彼案堵之

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烈燄之中矣其為手

舞足蹈雖有夷喪夷葬神位命伯夷作秋宗使主天

是因時正

應兩生意

末儀可待而復加之邪狀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

焉爾矣為漢儒宗不亦宜與

韓求仲評論大臣獨以曹參丙吉為得因時相體有

未又以叔孫通定禮樂不待積德百年詞不煩而

意獨到

湯霍林評論大臣而敘及禮樂之具於治亂之難馬

中間有典有則嘆恨褒貶之義令人讀之慨然有

感

此言叔孫

此言叔孫

此言叔孫

此言叔孫

此言叔孫

此言叔孫

此言叔孫

宗子相張留侯論

良家世相韓。為秦所滅。副車之能。不中遠。
來黃石公秘書。以佐漢。誅秦。追封韓成王。
此其始終為韓。天下誰得而知之。

先從論議
事者當漢
藏其機
人不可測
伏後可以
終始有濟
古之人謀天下之事。而必藏天下之機。君子可以諒其心矣。何者。君子之謀事也。非以其始焉者之為貴。而終焉者之為難。非以其果於自用者之為得。而深謀遠慮。藏其機於人之所不見。而卒以自濟者。乃天下之善謀者也。使不藏其機。而必其事之我遂。則天下始得以投其隙。而破其所恃。而吾之謀。卒不能自遂於天下。昔者張良之在漢也。人知其為漢也。而不知其為韓也。人或知其始之為韓也。而不知其終之為韓也。乃所謂善謀天下之事者。與。蓋嘗觀之天下之人。其謀不善者。則其計必不深。其計不深者。則其機易以洩。洩其機而忽其謀。天下之人始得以圖其後。而徐為之計。而天下之事去矣。是故豫讓之為智伯。徒殺其身而已矣。讓為報仇。拔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則殺子襄。而舍之。又伏橋下。襄子入。襄子宮中。遂應更善。于豫讓之出。王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燕丹之為燕。徒滅其國而已矣。燕太子丹謀殺秦王。乃載匕首圖中。令荆軻奉圖求見秦王。王因而刺之。後

又言良右
計不深機
易洩則為
韓忠謀善
始未必善
終是正題
反起法
此言良之
為韓深謀
遠慮更善
于豫讓之
為智伯刺
刺為燕丹

此言秦滅
韓良事楚
以張秦反
楚滅韓良
又事漢以
報楚皆其
為韓之深
心也

事敗泄秦王。非惟不足以成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消天下之事。由是觀之。孰有深謀遠慮。如張良之為韓者乎。方韓之見滅於秦也。良以四世君臣之義。不勝其憤。而逞於一擊。以快其讐秦之心。使當時而果得以行其謀。則良之心亦遂矣。惜也。副車中。而天下大索十日。張良謀力士擊始皇。誤中副車。良其如秦何哉。則亦隱忍舒徐。以俟天下之機。然後惟吾之所為。而無不如意。是故楚兵西下。良之為韓之心已興矣。楚封韓以前。良為韓之心益決矣。成王於韓而秦為

此以滅韓
之心讐秦
以讐楚之
心與漢其
欲與漢以
楚滅良之心未嘗不快其讐秦之志。得行於楚也。秦之志既遂。而復輔成以振其已頽之業。非良之所以為。心者乎。夫何韓成。又見滅於楚。而良之心以孤。則又不得已而復歸于漢。嗟夫。良之為韓之心。至是其益深矣。當是時也。楚之勢強。而漢之勢弱。使良也而欲倚人以立功名。則趨楚背漢。似亦宜者。而願汲汲于漢。何哉。是可以諒其心矣。蓋韓成未立之前。良知讐秦而已矣。固無心於讐楚。而亦何心以與漢邪。迨夫韓成既滅于楚。則始以其讐秦者而讐楚矣。將

誅楚者實
其欲借漢
以報韓子
房肝胆畢
昭于此矣

欲胆韓以滅楚乎。而韓無可依矣。將欲自立以滅楚乎。而力又有所不能。免狀則舍漢而何以遂其讐楚之志哉。是故良之所以輔漢者。為其足以滅楚也。良之所以有志於滅楚者。為其滅韓也。使楚未嘗有怨于韓。則良何心以讐楚。使漢不足以滅楚。則良亦何心以興漢哉。狀則良之所以興漢者。非為漢也。為韓也。未嘗一日而忘韓。則亦未嘗一日而忘楚。未嘗一日而忘楚。則亦未嘗一日而忘漢。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韓之讐不復。良之心豈能以自已哉。狀則

其言良以
漢與韓
不顧其
之誤亦其
急於報韓
急不得
也

漢也者。固良之所借以報韓者也。方楚漢定鴻溝之約。天下之義盟也。項羽方引兵東歸。而良使漢兵襲之。且曰。養虎遺患。嗟夫。方盟而間背之人。固以為不信也。欺其不意而襲之。人固以為不義也。意良何意。于興漢滅楚而不恤天下之議。如此哉。無亦為韓之心勝而有所不暇恤焉耳。方其擊始皇於博浪之中。且不知有其身也。而又何天下之議足恤哉。蓋至是良之為韓之心益深。且切矣。而卒未嘗少露其機焉。是故人知其為漢也。而不知其為韓也。人或知其始

此言良終
始為韓之
心漢廷君
臣俱無一
知之者此
所謂機深
而謀善耳

之為韓也。而不知其終之所以為韓者。益深且切之。若是也。豈惟天下不得而知也。雖其所同事者。亦不得而知也。豈惟其所同事者。不得而知也。雖漢高亦不得而知也。是故項羽之滅也。人皆曰此漢之幸也。而良獨曰。此韓之幸也。楚滅韓于其前。而韓之子孫借漢之力。以滅楚於其後。良之心至是其慰矣。是故赤松之遊良。豈無心于人世哉。蓋無心於漢而漢人固不自知也。夫良以讐楚之志明。言于漢。似亦無不可者。而顧使之終始莫知焉。何哉。嗚呼。此良之所以

此言良為
韓之心不
自謂文局

為韓之至。而善于謀天下之事者也。蓋漢於謀者。不可以易洩其機。而倚人以為功者。尤不可不隱其謀。而陰為之計。使良而言其志于漢。則漢人將口彼益借力于漢。而收功于韓者也。其誰信之。漢人疑于其內。楚人間于其外。則天下之大事去矣。此良之所懼也。是故隱其機焉。以陰藏其為韓之志。而使漢人莫我疑焉。良非善謀天下之事者。與。雖狀項羽滅而赤松子遊良。既無心于漢矣。狀而雍齒之封太子之定。

結言其始
借漢以報
韓終因韓
之良教以先封所最怨者雍齒以安諸將心又帝欲

以報漢總易太子良招四皓
之為漢而羽翼之太子不廢則又若倦倦于漢者何也蓋其始
亦以爲韓

也。以漢之力而爲韓其終也以韓之故而報漢則其
所以爲漢者亦所以爲韓也故曰智哉留侯善藏其
用其知良之心哉。

邵芝南評以善謀事者貴深藏其機立意發其爲韓
之心始終詳悉張留侯無心事漢却被子相迫破
且詞氣滾滾一氣呵成文之有條理者也堪爲初
學矩矱

王陽明四皓論

四皓避秦隱于南山當時楚漢外爭却不
出反張良爲呂氏董策以略招之而出只
定得一箇惠帝具保持何等大功若何
等小先賢謂恐不足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智者立身必保終始節者自守死當益銳四皓世爭

功名謝之久矣四皓東園公夏黃公南里先生綺里先生避秦俱隱南山豈有智

於前而愚於後決於中年知幾之日而昧於老成經

練之時乎且夫隱見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則輕飄

洗耳之巢東園公天下於許由許由以爲汚其耳而達

時者則莘野南陽四皓之隱其爲巢由乎耶爲伊葛

乎將爲巢由必終身不出矣將爲伊葛必三聘而後

起伊葛耕莘野湯三使往聘之許由一使之呼承命

不暇上不足以擬莘野之重中不能爲巢由之高而

下爲希利無耻之行以四皓而爲今日之爲則必無

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則必無今日之爲况辭禮

之使王之者呂氏後使之者呂氏奸人呂氏奸人

特假太子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顏不屑者

也其言曰陛下輕罵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

天下願爲太子死斯言誠出四皓之口則善罵之君

此言四皓
酒後佳客

之君不
終事
之生
多矣

猶存也。四皓胡爲而來也哉。若果爲太子仁孝而出
則必事之終身也。四皓胡爲而去也哉。兩生之不仕
漢同祖聘魯兩生出定禮樂兩生以書對叔孫通終身不出其志蓋不在小四皓

以數十年遁世之人一旦忻然聽命且將何以答天

下之望也。或曰有之而恐非真。乃子房爲之也。子房

當被劫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黃石公命之也橋取孺曰孺子

將何爲非真此語設繼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後學

又以爲非真四皓者不過爲商山釋慙之說。四皓不

出秦漢而權術數之士不得志於時而托爲高蹈

以隱卽出而仕漢所建上不過留侯次不過

蕭何曹參等張良蕭何韓信涉號三傑對君詭

激之譚闔閭遺習故智耳。如曰此皓非真然則真皓

者果何如邪。

唐詩評謂馬盡弓藏之時正鳳飛鴻舉之日乃爲

一併使命。臨止商山已等子平地矣。况對君說激賢

子抑父不過戰國策士之雄耳。或云真四皓者必

不爲漢出此又商山釋慙之論也。

王鳳洲論漢高帝言羽翼已成

戚夫人見寵屢請帝立其子趙王帝枕席

間雖許之既而悔之適商山四皓至帝顧

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搖動已謂帝

帝假此以解前言非真爲四皓屈耳

漢高帝晚年溺愛戚氏欲易太子呂后却留侯畫策

張良封留侯爲招四皓輔之四皓東園公夏黃公角

屈身以定俱應皓至待太子衣冠楚楚白首皓眉四皓對帝曰

出子房畫策之功仁孝願爲太子死耳帝指皓謂戚氏曰彼羽翼已成

難動已竟之孽不奪嫡惠帝已寧說者謂弋者何思

鴻飛冥冥歸美于四公屈身而偉子房之績云愚獨

謂帝明達王耳孽子竝嫡亂之原也帝豈無見於此

哉徒以牽愛尤物在席之間不覺以立趙王許已而

隨悔其不可至不得已乃乘四皓之來徐以掩其耳

而奪其所求焉耳何也太子天下本一搖則天下

從之見賈誼治故晉獻食姬之色廢太子申生欲殺

之遂廢申后並逐申生國亂數十年秦政以不早定

扶蘇自使姦宗走鹿政秦始皇名胡使太子扶蘇

改轍也何以爲帝乎夫以帝英慧明敏當不至殘嫡

果離易邪

而崇庶以帝能監秦晉故轍又不當輕廢置太子有

如奕棋狀乃今欲廢太子盈冊如意盈曰后太子如

生趙迫四老者至狀後謂羽翼已成皇儲甫安獨何

與藉令四隻不來羽翼無人彼廢立將斷行與嗟夫

吾亦有以窺帝心之隱矣帝自秦鹿擒漢問定干戈

載戰日與粉白黛綠者酣宴遊娛戚姬尤狎昵寵顧

房燕帝于時以戚姬故而愛立趙王輕許傳位私昵

之言特吐露于醉夢間而不可禁閉耳故鍾愛私情

也立嫡國法也情不可以勝法私不可以滅公帝雖

明為愛昏當久念日子盈嫡長無害且已告宗廟册

諸青宮如意交庶得先嫡乎第業已許矣悔之不可

傳之不可帝之籌于胸中蓋有萬不得已者幸四皓

者侍龍旂陪雀馭左右追隨似為太子張兩羽翼于

是召戚姬指示之且其應對數語啾啾狀若深係天

下心者明仁孝等語俾戚后聞之必俛首念曰太子

誠德厚矣何士人衆庶歸心之甚也天下願為太子

死誰能易之于是帝無悔諾之嫌戚姬無愛弛之怨

若徂公寵徂而賦第三四之術也不狀秦之疆章耶

此言帝威

能除滅秦等為之羽翼帝且剪之矣殷扶蘇而立胡亥秦楚之

暗鳴范增諸臣羽翼其左右帝又極之矣此言帝威

有于四皓乃憐其曰皓雖賢不秦暗鳴不楚武勇

謀畧不童范增茹之商山真隱君子流耳帝豈獨畏

之哉蓋耳為四老掣肘哉張留侯素為帝所倚任諫

則從畫則聽至易太子一節闕社稷宗廟者寧禁齒

結舌謾無一言及之且曰未可以口舌爭嗟嗟帝心

已悔之蚤矣良之知帝心亦久矣不狀帝暴起風塵

之中持三尺間關崎嶇始有此天下官視之為薄物

細故以奉一姬邪又不狀何周昌叔孫通評之不能

得周昌曰臣期期知其不可不本諸通曰太子乃獨

于四皓上壽之頃歡狀定儲貳于孟酒間畧無所

有如是邪帝素慕四皓名邂逅一見或者帝訝其來

而以為真至于羽翼一語則帝一時警服戚氏之言

也愚故曰帝明達主也徒以掩其耳而奪其求耳

汪道昆評張良招四皓羽翼太子諸名公論之詳此

捐四皓之真假獨揭帝悔心之萌故借此以有辭

于愛姬而固本不推其援本之言乎

劉沂東論高帝戮不忠丁公

丁公背楚存漢及天下既定自負生全之恩自楚來謁帝乃以爲臣不忠而戮之以臣無效丁公者

嘗論漢治維霸余初不知其狀及觀高帝斬丁公

于軍中致辟謂其以不忠受戮且使人臣無效之者

首言帝純以伯道治天下雖伯二字足通篇骨子

丁公與高祖舊及事項羽數迫迫帝帝謂之曰故鄉人丁公讓帝及羽曰自楚謁帝帝曰丁公爲臣不忠令斬之使後世有若嬰齊侯責楚之故智朕而後知首維霸之治者高帝也昔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與師言明徵微問其辭曰爾貢包茅

自明文書

卷二

此言人知齊桓爲伯而不不知高帝爲假一字乃春秋誅心之法

不入包茅束也西貢荆州包匭茅蓋取三春之茅也最誣屈盛之以貢今楚居荆州乃此貢不入王祭不共楚不貢茅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楚惟知罪之不暇以尊王之義無所逃也今有爲人之臣不忠於主君則何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不以身陷天下之大戮哉丁公之死無足追論矣朕召陵之對其義正也而仲之心則非高帝之致辟於丁公其義正也而帝之心則非胥假之而已矣齊桓假之而古今知其謫孔子曰齊桓高帝假之人至今以爲義也此予之所不能已於論焉自劉項並興天造草昧當時

豪傑擇君而事以圖大業蓋事求可功求成而已未

可盡以君臣之禮繩之故曲逆之就項也項羽羽不

用其計遂歸漢以魏太僕其就劉也自楚都尉而淮

陰韓信見項羽拜爲都尉說之襲漢不聽以楚都中

受上將黥布自楚淮南受王禮相之曰當刑而王因

此段言漢所用之人多是叛臣以不忠而得黥罪

故曰黥漢之所用者悉多楚之叛臣如陳平韓信黥

不能卒能仗其力以混海內當其時高帝固不疑其

不忠三臣亦未敢以不忠自疑如在楚之謂忌者誠

皇明文書

卷二

定之時計其足輔以自見而已此三臣所以不以去

君爲慚而高帝亦不以用去君之臣爲不義迹其相

遇非古之良亦季世之良也及天下既定丁公負其

生全之恩自楚來謁帝乃以爲臣不忠而戮之以徇

軍且曰使後世無效丁公是必在廷之臣有丁公之

人在焉故欲爲此言以陰折其心使之無效以自固

其天下是而後知帝猜忌三臣者之心未嘗忘也但

以汗馬之勞未曉而帶礪之盟方結封爵之誓曰黃

未忍遽開其相忌之隙以自陷於寡恩故獨爲楚

叙題處言殺丁公者乃帝猜忌之端其後日殺三臣之禍階于此矣

夫節色黜奢之節逆而居功則稱素之師無尊王之

者之義得矣朕帝之所以忍此者果以爲戮一人則

皇明文憲

卷一

陸葵日評以丁公蒙不忠之戮實爲萬世含冤此文
責帝不能公道行法雖可爲丁公一痛石狀不惜
丁公之死而律帝以死丁公之心則欲以誅幾止
忠者所以啟叛階五伯之假可以誅帝之心矣

產而目不識一丁令維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

<p>帝者獨有 卓氏一女 婦人而已 文君相如以琴心挑去外之抵家四壁乃買酒舍而令 大守郊迎縣令負琴卓氏 空自見金 效何有 王孫自以爲得婿晚也 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 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朕則 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 此言卓氏 之奔相如 出于應 求明 類相天地 間一大奇 遇也</p>	<p>皇明文法 鳳求皇安可認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 者而奈之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於世余是以 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莊美若評論詞學儒臣不歷舉經世文章之士而相 如所遇武帝以詞賦見重並以琴聲見慕于文君 詞若漢幸乎相如意實鄙其志遇荷合殊非詞學 之正儒臣之宗讀者當會于意表</p>	<p>結言相如 二奇在君 臣夫婦之 際幸之也 而貴朝之 也</p>
--	---	---

<p>鄭少谷論武帝不冠不見黜 漢武帝嘗稱汲黯爲社稷臣時行軍灞上 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避入帳中使人 可其奏其見微禮如此他若大將軍衛青 丞相公孫弘上燕見或踞廁不冠而已 昔人有言曰霍氏之既自驕乘始 先言以霍 光驕乘形 起武帝禮 至情不至 爲通篇實 子</p>	<p>我疎者也禮至而情不至也子弟與我親者也情至 而禮不至也故鄉人之敬不終日而子弟之愛可以 終其身黜於武帝徒得其鄉人之敬而不獲其子弟 之愛其敬焉得而不替哉夫禮固臣之所望于君者 也有時而不愛其禮者不容于僞爲也禮而僞爲能 無貽乎世之愛者有曰不冠者褻也必冠者禮也帝 之于黯不冠不見若在所禮矣况帝之待大將軍則 踞廁<small>音側謂床邊側耳</small>待丞相則不冠樂之于此又 殊禮也帝何負于黯邪噫非唯不知帝抑不知黯也</p>	<p>此段言帝 輕青與弘 者非惟不 知帝抑且 不知黯</p>
--	--	--

此段言時
以意直陳
最見之端
帝之不見
者乃其教
而心實察
之耳

此段言
與弘俱大
見用而顯
友有推服
之禮見帝
不冠不見
之初心可
視矣

皇明文淵

卷二 二十九

夫人情有所忌而畏生焉。有所畏而敬生焉。敬生于
畏。且忌而使君不吾疑者。未之有。且黯何忌于帝邪。
忌之初生也。黯之慙也。夫帝之多欲其腹心之疾所
自諱也。黯不之諱而故基之。武帝方招文學儒者。黯
自諱也。黯不之諱而故基之。武帝方招文學儒者。黯
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其不近帝之情一也。
且愛一公孫子既欲斥之。許詡無情。公孫弘曰。齊人多
此。今皆倍之不忠。又嘗曰弘伯。愛一刀筆吏又欲
斥之。張湯時為廷尉。數責張湯於上前。嘗與湯詠
斥之。論。公孫弘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
然。黯與。子之心。睽而帝又與黯之心。睽矣。不得
也。

于君之心而惟禮之拘安知其非貌焉。已邪。故不冠
不見非敬黯也。陰懷猜忌而陽浮與之修飾邊幅之
小廉而非握于撫背之真情也。設立防吟之曲謹而
非慷慨歌呼之雅意也。不厭淮陽之遺胡為乎來哉。
又否則大將軍黯為之矣。何必青也。丞相黯為之矣。
何必弘也。向使移待青者以待黯。雖踞廁可也。淮陽
必不遺移待弘者以待黯。雖不冠可也。淮陽亦不遺
吾獨怪夫素所襲慢之臣。如此而將。如此而相。而素
所敬畏之臣。所尊非所用。所用非所寵。至是而帝之

結言無實
而虛敬不
如簡率而
真用意最
親切

皇明文淵

卷二 二十九

心見矣。朕則臣之于君。果願其冠而敬邪。抑願其不
冠而簡邪。簡不如敬固也。與其敬焉而無實。毋寧簡
焉而情真無實。則不可以為繼。而情之真者愛之真
也。臣亦何利于君之為貌。而自取其薄乎。故曰淮陽
之遺。自不冠不見始。
錢柳之評黯物見帝遂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又
廷詰公孫弘謂齊人多詐無實。又忿罵張湯刀筆
吏不可為公卿。若此。帝忌諱不冠不見畏之也。非
微也。淮陽之遺。兆于其矣。論者以帝為禮厚于黯

何不思大將軍之握丞相之臣。深在不冠不見之
人否

上

結言太史公雖有激而意難為拘儒曲士諒也一轉文法便見幽關

行而長貧賤亦足羞也此句出賈誼傳此其意昭然觀矣余悲世俗不察而假以羞貧賤為太史公不滿不滿意非深思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句出太史公五帝贊於乎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此句出賈誼傳之二語者舉寫其平生所遭甚旨而感憤窮愁之致嗚其不平則謂之有激云亦可

皇明文苑

卷二 三三

貧賤男何有于羞貧賤而果為足羞則夷齊傅謂宜斷不錄胡衣其於聲施後世哉說者謂其有激于家貧莫賦此淺之乎觀太史公此論還可為千載笑已

葉臺山論汲黯卜式賢正

西漢史班固贊云漢世得人于茲為盛歷當代名臣至賢而則以汲黯卜式則稱論者不無低昂焉

昔司馬子長之作史記列傳也以賈生續屈平之後而附三騶田駢之屬於孟軻離牟代遼邈人品不同狀有深意焉屈實同傳者以二千皆不能上屈所長故也先德孟軻以冠履下諸儒是其尊予輒嘉之曰遷誠良史也已第以汲黯與鄭莊同贊按汲黯行實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故也則予所不解何者長孺任直長孺汲黯字不能容人之過當時

皇明文苑

卷二 三四

好客鄭莊字能推人之賢夫樂善疾不善一途也遷合而贊之似矣予以為黯之疾惡古之遺直也莊之推賢好名之人也合而贊之遷亦淺知乎黯者也意孟堅作史乃至以黯與卜式並稱賢正嗟夫陋益甚矣蓋莊即非黯儔要不失為賢豪長者若式則子長所不屑為傳者而固顧躋之於黯班固字班不逮馬此一證也且質直之名唐虞之際未起也其助於商周之末造乎蓋龍逢以殺身顯歷山地利及泉桀諫者皆殺之閻龍逢曰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比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蓋少俊焉衆怒因而殺之比

坎段言班不及馬自不有定評矣

此段叙古
千以剖心顯
比于見紂
以質直若
竇信有之
乎殺史魚
以尸諫顯
曰吾生不
能遂遂伯
于性成非
王退彌子
瑕死不當
成禮置尸
北堂足矣
及死靈公
可與偶為
往而問其
故而于以
父言對公
曰死且不
爾又以此
尸諫者同
諫可謂忠
矣乃以伯
三問以懷
沙顯屈原
楚之諸公
日語也

皇明文倫

卷之二

迹之猶曰其能批逆鱗是實也曰其能伏鑽閣下
是實也也是何混魚日夜光而所謂之珠翠
反馬織離而疏為之駿其不取晒于周客
致嘆于方甄也善相馬無幾矣且入主之威非直
雷霆也其勢非直萬鈞也至言而武帝又非從諫弗
威之主也舉朝三絨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絨若仗
馬之戢於不鳴主在上鳥用多言諸君不見其使馬
類而心迫歟斥去悔之何及黷獨面拆廷諍式亦因事納忠質

別狀論二
直之風後先相望以之並名誰云不稱殊不知名相
似而實則非迹相類而心則否不可不辯也宿莽
綠苑不可以同林而植咸池濮上不可以同室
不可以同堂而奏隴廉孟姬隴廉醜女不可以同室
而居何也實不同也是以開達之辭仲尼慎之心迹
之判文中嚴焉魏徵問聖人憂疑否文中子曰天下
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乎退謂華當日
平日微斯問者迹也吾若汝若心也心迹之判久矣
彼聖賢豈故過為之防哉良懼夫廣為混而世
人莫之覺也噫知此則二子之人物可得而論矣彼

皇明文倫

卷之二

汲黯何知人也好學任俠內行修潔任氣節好直諫
常慕傅伯袁盎之為人也是以武帝方擢文學
居中以故多欲之規天下不以為計武帝方擢文學
歷叙難生
平不屈立
朝正直其
品格誠有
大過人者
以此而稱
焉賢直其
始可于古
君子中求
之乎
俗朕不足
以出入禁
閣之請不
受印為上
泣曰臣願
遇拾遺臣
之願也輕
殺賢才之
諫或少犯
法即按

精言班之
直式是怨
杜張之意
亦良史語
轉錄極佳

怨之。杜周之子名延年。上式非純臣也。以其直故錄之。張湯之子名安世。怨杜張所以勸天下之為子。錄上式所以勸天下之為臣。若孟堅者。其可謂得史氏勸懲之微權也已。班亦良史臣哉。

魏浣初評長孺招不來。庵不去。誠所稱古社稷臣也。求之西漢人物中。董仲舒、庶幾、伯仲。鄭當時擬之。猶差。况陰陽人主如卜式者乎。此論詳稿定案。堪為長孺千載知己。

三朝之史

卷四

胡遜齋功臣學士論

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特屈子卿以誇示夷狄。為不公。唐太宗為蕭王登學士瀛州。而列敬宗於中。為植黨二君表表史冊。一得一失。使後世不能無遺論焉。

先言麒麟閣不以節義為首。德行為先。均之未合。論學士之為二君者。事雖公而心則私。難違後世之公論矣。漢宣之畫麒麟閣者十一人。博陸侯以定策功居首。崔光封為博陸侯。在麒麟閣。或曰子卿之言如是。且曰論若中稱官不名。以其有大功也。

皇明文信

卷二 四

節如是。帝特屈之。以示夷狄。使知于子卿之上者尚多也。此言儒者之臆說耳。彼克國者。非有名於夷狄者乎。何不屈之下也。使帝真有意名臣。而以公心處之。則如黃霸之治郡。夏侯勝之明經。于定國之治獄。亦皆名聞一時。曾不少屈其刻。何哉。吾固曰。屈子卿於麟閣之末。麟閣之謬也。乃若武德四年。太宗秦藩王耳。武德唐高祖年號。高祖稱制。封太宗為秦藩王。交通豪傑。私植黨與。豈其職分。置官屬。開學館。并儲之漸也。儲位既正。受禪之基也。太宗俱假以恩寵。特欲深結其心。俾樂為我。

此貶太宗
為藩王時
不宜置學
館延賓客
以收人才

為取大位
計使學士
果講明倫
先德行而
後文藝則
建成元吉
可以無殺
而敬宗亦
不玷蘇州
之美也

用豈其有意於文學哉。元帝王之學。豈若經生學士。區區於著書之言。呻其枯槁而已乎。若諸賢果精於講論。則建成元吉之死。建成元吉乎。立太宗謀議之。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太宗伏。吉殺之。禁門。議可自附於周公之誅。管蔡否。也使太宗誠有意於文學。則先德行。後文藝。如敬宗。父死。無蹈求生。而女嫁。登酋是奸邪之雄者。屏之可也。史稱太宗之於敬宗。問其名而召之。是知太宗之所以收人才。自輔者。特欲取一時虛譽之士。掠美緣飾。為取大位計耳。吾故曰。置敬宗於瀛州之列。瀛州。

皇明文集

卷二 四

之玷也。雖然。漢宣勵精為治。綜核名實。中興諸臣。左右之功居多。太宗百戰之餘。未遑他務。急急於學館之開。諸賢講論之功亦不少。言漢宣帝麟閣圖畫本為甚失太宗背公極黨皆因推亦後世之君。亦不易及也哉。

孔貞運評子卿丁年奉使皓首而歸。節義冠古今。解者乃謂置功臣之末。隱然示外夷以虎豹在山之勢。此掩耳盜鈴之說也。敬宗父死。舞蹈女嫁。皆乃奸邪之雄。太宗虛召用以至哉。兄爭位學士講學之功安在哉。

王元美論周亞夫

周亞夫營軍細柳文帝勞軍先驅曰天子至士曰軍中只聽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以功封條侯為丞相三歲而下獄論者謂周亞夫無罪死以文帝刻薄少恩所致也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為相侃侃識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蓋侯封而不在于我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於口必能為百端以譏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譏必能遂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譏梁

皇明文集

卷二 四四

此言誤亞夫以不救梁為咎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旄出入警蹕警蹕肅也蹕止行人也實大將軍監榮陽兵封梁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動籍寧能一二垺等也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極無所踰且中外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善之也又不朕為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留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晁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蜩

此言帝之少恩
結更峻切
奇詞詞增
再無兩矣

帝具少恩哉。藉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坐扞詔大不敬。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吳因之評亞夫獄中之死。誠冤矣。哉。論者以爲罪在持后兄元美先生。獨以爲禍在不掠梁始觀其破。吳楚莫大之功。竟以丞相卒。且下獄不食。帝毫不動意。此可窺刻薄少恩之隱衷矣。未引勞軍細柳一段。結之卓絕千古。堪令庸君舌結矣。

自王明文什四

卷二 四十五

顧涇陽論龔勃海

漢宣之時。盜賊蜂起。更不能彈。因拜龔遂爲渤海太守。遂躬行節儉。勸課農桑。化行俗移。實創買牛木幾。遷爲水衡都尉。尉則赤子不復弄兵于橫池矣。

時之多亂民也。俗之浸淫使之也。善治者握其轉移之機。而後可以齊未俗。可以戢大亂。夫民之愛其生甚矣。豈不欲日陶陶焉。樂其握其本業也。以相嘔相靡。顧夫俗之所趨。有遁于末流技俗。商賈技巧。食之不可復制者。而上之人又無以轉移之。則固無以保其相生。以還其相嘔相靡之道已矣。民若之何。

呈明文書

卷二 四十六

此有後刑
謂先教化
之意民之
望風易志
皆以善治
之耳

此言遂治
勃海似乎
以教民阻
地之原隰

不互相凌軋以恣睢。睢睢。攘臂于大塊內也。治者悼斯民背馳之如彼。惻惻。司牧者失教之如此。于是一切罷其斬伐。筆策伐木。筆策鞭馬。而顧顧焉。務爲煦煦。以勞來而率化民。亦且旁皇顧望。風走響赴。而一聽于吾志之所動。吾以是知斯民之果可以教易而斬伐之道果不可以待天下也。史稱龔少卿治勃海。遂字。其息盜無他。長大都銳意田農。樹畜富民足食云。說者曰。相高下。相視也。高下。視肥磽。肥土之序五種。黍稷豆麻麥。視其地之所宜而種也。

竊之事分而為兩之說

休六畜養使教氓之事修獻命道之審誅罰齊之刑

人徒多置士卒知乘白四升為邑邑四色為五四立

則謂之向山長較一乘車一乘每一乘又有甲過盜

之事是兩者不可同日語也故夫民方逞其驕悍難

使之氣以睥睨跋望雄行肉出皆驚而吾循循焉

把其所謂撲力寡能者以調其心服其氣而欲聳動

其志是猶無鑄銜壓脈策而御音馬也夾鐵大如

雞子中黃所以制馬日也策策也策襲氏之治毋亦迂與其盜止民

偷幸也噫是大不朕管政漢史謂齊俗好末技不田

作而勃海郡界其間人民孳茂而不揆益麥音國之

俗也是故博徒消佚則丁壯而不耕音家佚故不耕

此言齊俗
駭木巧
吏惟執法
取民不知
教民是以
亂治亂也

此段設喻
此驛民上
農而以裕
民為止盜
之方乃一
篇大主意
在此

刺誅果有知民安得不振目振腕捫膺明足務在蒲

澤而馮山海驚戎馬而亂潢池也潢行有源之水也噫民惟

不農吏惟不知教民農故至此脫欲裕民止盜非驅

之于農而價價音但第制法刻誅也其誰與我水方

壞堤漂石障其流而衝愈甚焉方駭而驚執彈而招

之而駭愈急故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焚巢也

欲殺氓而已盜莫若邵農而足食也襲氏于此而已

私愛而熟計之矣其言于朝曰海濱遐遠民困于饑

盜賊肆行
盜賊肆行
盜賊肆行
盜賊肆行
盜賊肆行

盜賊肆行
盜賊肆行
盜賊肆行
盜賊肆行
盜賊肆行

<p>此言治海 德化不備 西門廣漢 等即官吏 吾治齊不 是過矣</p>	<p>述古耳棠 之訟田時 之歌不樂 見于今不 謂少卿接 踵而變美 之</p>
<p>剛<small>此</small>赤<small>牛</small>纒<small>牛</small>別<small>一</small>而成種<small>生育與母分</small>狀<small>後</small>五<small>谷</small>以<small>以</small> 澤<small>量</small>言<small>滿澤也</small>猶<small>然</small>後六畜若烟海<small>遠望如烟之技</small> 者農巧者<small>惟</small>佚者勤饑者飽寒者溫其响<small>響</small>啾啾<small>啾</small> 音<small>嘔許讀</small>機<small>于</small>田<small>嘜</small>而移風俗<small>提于轉圜</small>法<small>不煩</small> 益三代以還吏治稱以富蓄積民者<small>參</small>寡<small>儉</small>焉 夫其猶賦任威弗如濟南<small>寧成</small>督賦任威<small>精</small>辯<small>校</small>桂 擊弗如<small>鄒</small>郡<small>西門豹為鄒郡太守</small>發奸<small>撻</small>伏弗如 賴川<small>趙廣漢守賴川</small>迺脩狀<small>使</small>濱海遐<small>邇</small>銷其盜 竊<small>廠</small>規之<small>習</small>而進之累世田里桑麻之樂<small>尸</small>而祝之</p>	<p>社而<small>稷</small>之<small>尸</small>祝<small>稷</small>稷<small>只</small>至易世而民<small>德</small>弗<small>怠</small>狀則 史誠不在見奇<small>標</small>異而必德<small>薄</small>惠流之<small>為</small>上也且嘗 周覽上世益有感于少卿<small>召</small>南<small>國</small>非古今所稱聖<small>牧</small> 邪恭遠遠野聽斷<small>隴</small>畝<small>名</small>信<small>事</small>信<small>事</small>信<small>事</small>沒身而民 弗窮所<small>斐</small>矣<small>後人思其德愛其棺而不忍傷作詩云</small> 於其下以<small>自</small>國<small>僑</small>鄭之良大夫也迺田<small>儔</small>之植<small>華</small>狀 聲施下里焉<small>鄭民歌云我有田疇子</small>之二君子其<small>德</small> 理人羣迷宣王德<small>曷</small>嘗不以農事先吾獨<small>恠</small>夫<small>輓</small>近 世之<small>參</small>參也<small>寂寂</small>吾又喜天參參中有<small>龔</small>少卿也雖</p>

皇明文選 帝卷二 四九

<p>此言其得 于物海而 勞于水衡 非其才智 不及乃以 親近上甚 推尊不投 合至上故 也</p>	<p>結言少卿 有富國之 才而惜所 遇之非其 主矣</p>
<p>狀少卿信良矣其治郡吾無訾矣<small>訾議</small>迺水衡職山 澤也<small>按漢書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small> 宗廟取性官職<small>竟</small>不能使海內富蓄較若一郡豈其 智不出于四境神不能周乎寰宇哉遇使之也宣皇 帝好綜名不務核實而少卿老成推樸即燁狀耀視 聽不為也此其所繇難遇合矣治一郡則<small>專</small>任經 天下則<small>掣</small>又掣<small>之</small>治效之有竟有不竟<small>立</small>也使少卿在 文景朝其富國當不在管子計狀下<small>管仲設輕重九</small> 後越用此策修之十年<small>庶幾哉民有廖乎而惜乎所</small> 國<small>富</small>兵<small>強</small>卒<small>以</small>報吳</p>	<p>遇之非所才也 耿初伺評觀少卿渤海治狀大抵左農桑而右木<small>技</small> 先富民而後弭盜此論中述齊俗淫靡處不減<small>李</small> 于麟序青州文更叙渤海教化大行處不遜天下 才內政何宣帝綜名不核實卒令其不竟于水衡 傷哉惜哉</p>

皇明文選 帝卷二 五十一

李九我論其延壽陳湯矯制減單于

鄧支單于自以國大勝因辱漢使不奉詔又使陵烏孫大宛都護其延壽副校尉陳湯恐為西域患乃矯制發屯田吏士直抵城下燒制單于制充無數

有段言士有所制而不得立功過雖皆持議者執法之過

夫士之所以不得展布其四體而天下之事往往無成者亦持議者之苛也凡事幾之來也不可逆睹而

白王明文

卷五

次段言其能乘勝而進不可坐失事機二之建議誠非常之功

臣何賴焉耶支固殺漢使者至不敬也中國之于夷狄絕不使通則亦已矣既已使通而戮辱其使臣孰大焉嗟之則損威討之則勤民有能因利乘便設可勝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可以雪中朝之詭妄增崇之胆此固英主之所斟酌而求志士之所抵掌而快也

延壽欲發其請乃先發後聞絕域之表數千里外功伐在俄頃而機會變斯須緩則誤動則泄古人云臨道躊躇坐失千里即請而得也事已后矣况不必得乎以縣誠音藁街告祠郊廟

此段引古之命將者以明二子之非矯制而就上功且謂上今亦不得罪其矯矣

之日二人將鄧支及名王之首送京師而媒孽其短者猶比肩而立况欲取進止于公車候節制于塞外非常之功庸王所賞其不為道旁令者無幾矣道旁三古之命將者口開以外將軍制之邪護校尉之受命而西威西域之事亦彼制之矣機惟隨其伸縮而不從中受也部衆聽其指揮而不從中掣也使即發其所部則何矯之有以其發諸國兵反屯田吏士而始不免于矯也朕而不矯則今可發不發則所部少而不足以得耶支矣法之罪輪也恐天下廢

白王明文

卷五

此段引泰魏賞功之厚以見二子之有功無罪

格其上之令而口實于矯以外投隙而內就私也如矯上之令而以就上之功則何不可之有韓之害秦也下令曰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謀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且得秦王矣寡人奚憂無國哉魏之患河也其邊臣決而徙之趙魏王大喜賞之十邑其相諍之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難者矣魏王曰子憂過矣魏之功有大干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不再也此二志者其陳之類也凡當事者貴相機且而忌守株

宋人

紅
明
人
任
四

卷二 五

臣亡論已以匡衡而亦附其說不亦陋乎劉向傳
以爲擅兵其害禍患後京 吾固有取于劉向之議劉向傳
使者主守遠夷是國招難
以爲爲大初者不復小趙漢武以宛王留馬之威
二師發兵討之猶加其功而宥其罪今康居之國強
於大宛殺使之罪甚於留馬而二人不煩漢土不賞
斗粮比於威師功德百之安可以矯制之小罪而
棄其大功乎乃封其延壽 若以功罪不相掩而欲刑
爲義放侯陳湯爲關內侯
賞並行此又首鼠兩端之說不可用者也鼠性最疑
入穴多不
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耳

漢光武爲王郎所迫至滹沱候吏白無舡
莫濟王霸往視之曰水堅可渡官軍喜而
前渡未數騎而水解論者多
歸于天意欲興漢室云云

滄茫之事操觚者絮絮談之矣以木板爲之故謂文

士爲梅服之
士與累同
大氏
抵以漢網絕維
魏都賦運距陽句
九漢網絕維耳

始爲孽前始妖氣也王莽在位如妖氣之在天也鼎沉鹿逸西漢亡而汾陰之鼎變而

天命真人扶義而起白水以掃廓霧氛

曰貨長人以其字爲白水龍赤氏之朱光魚鱉也赤

漢以武德王故曰朱光東京賦可示州縣

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懸而允懷

音一置之專又立卵翼而鷄之以翼覆卵女佳水一

之量之萬全可乎嘔卽煦嫗覆育也

風晦漚茫米舍蜚天也幾入項氏掌掘而以人風

勝溇洳之投幾填餓虎之嗙嗙
而以水合濟豈人力哉天也嗟乎
羲和在馭浮雲蔽

之杳如也此晦膜之常義和日馭也大塊噫氣喁朕于朕此大風之常莊

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前者唱
于後者唱此二字皆風聲也故
睢水之事天道之

常亡足惟著夫冰則不泮非有玄冥戒寒水帝司陰

焉合矣。天文訓北水方也。其帝顓頊。其佐非有吹。

召宣南風解凍一焉解之燕地多寒不生五谷鄧

律召賸照屈解凍亡爲解多衍吹律煖風遂生黍焉

月東風解凍非有幻化之林含噴水火搏專拊桓窰

至意在此
水本自合
而顧龍思
三軍之計
也

此言新果
知河水流
斯不計策
以濟必堅

聖以宣德
其神聖安
能預料水
合為可渡

此言王肅
之詭計惑

桑亡為倏狀合倏狀解矣拂旋印和調意遠張角以妖術教授呪符不以藥病

而漢史所云漳沱水合者此何以稱焉曰狀則漢兵何以得渡曰水本自合而倏史記之王霸神之

皆計也夫漳沱之隅玄朔之鄰潮方地多玄水鬱寒

所限陝冬水涸兩涯成陸其幽漠之疑氣至春未融

蓋其風氣狀也而大司馬時秀為大司馬秀入道空舍方春渡河史稱寒

甚至為燎竈何火至南宮遇大風秀入道空舍

以地以時何謂無永哉矧其時王郎帥百萬之族

戰踵帝曲陽帝至曲陽傳聞逢蜂踊蟻集喻將卒藉

令河水流漸音果如侯吏所云竊必且與介馬革屈

指而籌借箸而計高帝欲立六國後方食其以告良

不披般負犀以角披甲以戰也般犀則樹累設虎落

蘭盛弩矢後音伐結竹則樹累設虎落

以守軍行駐劄則有營壘不宜嘿嘿同無他策同第

詭言水合將吏馳驅至河也且爾雖智其必不料河

水之倏忽而合以便將吏渡河也明矣夫乳虎魚音

然音于後喻王郎深機蹊絆於前喻前存亡之會間

不容髮而謬為必不狀之辭以故將吏之疑滋動入

衆與同車
陳勝高祖
之事同一
機智

此言漢時
信符命而
余禹等之
徒皆先出
于此

皇明文傳

心霸其不狀故曰水合者計也蓋聞兵者詭道也田

單之神師衆教破齊七十二城田單堅守即墨宣言

田單逐陳勝之狐魚陳勝欲念鬼威衆乃丹書帛曰

魚之得腹中書又令人止叢祠中作狐鳴漢祖之

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驚恐多為用者漢祖之

龍蛇高祖相見二龍相交于波中已而生季高祖斬蛇使有

也今被赤帝子殺之兵家以為故轍刺智

而漢自王莽以來天下尤事符命識記石嵩之士熊

罷之卒計書可錫金石曰石嵩熊莫不按圖摻音

依野天瑞野音何視苟有咫尺之異倉皇動色音

李懷光夜宿一樹間山父曰此何村也曰名曰懷利

其樂矣三軍竭蹙而羣趨事之羣趨之如渴飲故

奔禹彤異之徒音容秋奔郡披肝歷膽音眉羽以

從帝者肩牌也非獨帝仁聖善用人也蓋謂符命在

焉而方是時羣狐角立未有雌雄隗囂公則人疑矣

官不過大司馬卒不過一郡季五郡以降秀鳳凰之

羣墜在鴻鵠則又疑王郎盜名字河北景從下者王

為天子趙國以北皆響應之王郎都不守王郎都

此言光武
方勢孤力
弱而欲收
拾人眾不
得不托天
以神其說

三

此言有水
壓渡河之
後人心咸
喘附其至
而漢室中
興不難矣

聲勢震震而帝之師燔焉則又疑吳楚謂火滅
不暇法曰善用兵者因其勢而導之故援天以神之
也敵眩造端以愚之則眾駭藉所信以鬼之則事實
鬼之驚蓋自萍沱水合之後天下始知天命有在而
其紫色繩英聲餘分閑位王莽傳紫間色繩邪聲
之餘分供真王之驅除耳月表云適足以資於歲月
下者效死聞風者響應軒睡者股弁軒睡除難耳於是麾
之側豈容他人而朱光見赫狀復振不可
弁股戰若弁弁謂非水合之謂非水合之
謂非水合之

皇明文廟

經曰漢
以夫德不
以小是光
武不獨以
水合成功
便合王道
社民心意
在

益者抵罪餘
嘔民湯火水民于鹿離于羅江蛇望雲
乎哉戰清蛇見上高帝微時嘗隱於陽山澤間已后
君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李陳勝事小慧而亡
大畧狐鳴魚書見前亦何救於敗亡狀則大袖長者武
謹厚者亦復焉之乃稍自安顧顧同以水合成功
乎曰否
施存梅評塊土興晉埋懷破李狀則王霸即子犯馬
燧之謀耳故水合真也河水流漸霸使使吏詐言
也大抵欲壯三軍之氣耳王天意論俗儒術之見也

羅一峯嚴子陵高士論

子陵少同學于光武及帝即位子陵隱于
富春山帝躬躬訪之曰咄咄子陵獨不可相
助為理于陵藐視之曰士固有志何相強
也非徒以不仕為意其亦有以就帝之素矣
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王莽篡漢孰不
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
意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劉秀中興謂帝差增於
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年
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
之誠而欲此言帝無之亦明矣撫先生腹而共偃卧光武于富春山帝訪
屈先生以師友下賢

皇明文廟

此言帝委
政侯霸任
其倚賢傲
物而不貢
則非尊德
之誠先生
何為而仕
邪
結言帝網
常不振對
神繁與先
幾而封泰山奏祥瑞願圖識于天下欲則先生與帝
而謂先生仕乎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
罪乃供為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
以官者進又顯仕于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
手書侯霸開門仲叔召至不及政事坐致先生先生
徒勞苦仲叔悔恨而去是虛召坐致先生先生
責之而帝咲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
罪乃供為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
而謂先生仕乎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

生早見不
同量夫豈
過明主而
其終身不
仕邪

同學者何學哉使先生為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
哉帝召光為諫議大夫光不屈此時竟見言之不聽
帝隱故見幾高難非以卑官而不受也
而去亦陋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
誰謂先生矢志終身過明主而以不仕為高邪

李卓吾評古之隱者謂不得君耳先生光武之故人

光武親物色而先生堅執不出說者謂卑諫議固

非知先生者即以先生以不仕為高者亦未知先

生所以不仕之故全在窺見光武不足與大有為

如是篇云云昔賢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先生之

風山高才長其子陵千載知已乎

王明文

五九

郭青螺論富春山

富春山者今浙江嚴州府七里灘是也昔
嚴子陵隱居釣灘處也有兩花臺即其釣
臺也上有清風高節九遊十墨客無不登
臨吟賞美為天地間勝景云

富春山古傳嚴子陵釣灘處也層峯疊翠啣在澤畔

風務時臨水波湧興真隱島真樂境首陽之盛槩若

增而高渭濱之勝跡若快而親伯夷叔齊隱于首陽

於葛巾黎杖以追乎湖山之蒲眠以即乎魚水之相

親盤溪坐卧茂林棲眠者何可一二道也而孰與夫

此言子陵不為漢臣視帝王若常朋有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之氣象

此段言其絕意功名酒情隱避不妄朝廷之憂而樂山林之樂

即乾坤且忘乎下上

憂不若退而樂瀟灑風塵之表長為山林中之一居

士魚蝦我侶麋鹿我友小石我居蘓轍者雉免者與

笑

我嬉遊凡動植潛翔於大漢之乾坤內者皆我寄精神而娛耳目者也噫春風舞雲會點志樂天矣論語曾子

此段言其言志曰慕秦者秦服既成冠者五六人冥鴻商陽四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

暗志慶雲矣雲夢首陽澤名漢高帝時有四暗隱于南山茹芝服藥屢召不從史稱鴻舉

富春山之志毋亦羽化而樂天慶雲者類乎長竿

倚浮雲一綸垂江陰探藥飲芝餐風吸露而若磊磊

派派天造地設適足以資隱者為高其志耳嗚呼昨

夜客星犯帝座明朝白雲晝隱家光武與子陵同寢

此段就其志其為帝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帝嘆視卿相之富貴

不啻過眼飛霞也漢天子安得紫之維之有客宿宿

有客信信乎嚴子陵不出世之翁其所由殆與王良

草異矣王良東海人光武歷徵為諫諍大夫守及人同

結引文正公作記之詞以盡子陵生平詞簡意完

之祠堂記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

長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

陳眉公評光武折節下交宜可出而仕矣子陵毋亦

窺其素以為不足與大有為與世祖功臣三十六

雲臺曾似釣臺高其于子陵之不仕也奚訝

李九我論伏波將軍變錄翁

馬伏波佐世祖驅除大難爰定寰區至是五溪蠻寇陷沅伏波請討帝然其老未許

侯波遂據數縣以示可用帝笑曰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光武語為漢家勲矣五

溪之役復自請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

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勝心自夫人惟其無長

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跋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

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

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

存於胸中故其遇事皆喜其見功嘗慕至於長已展

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跋焉躍焉炫焉之思猶

時動而不能自已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後日本

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開嘉使後見帝帝不陳真節

曰乃知帝王則留侯之識也張良見高帝曰指畫隴

右虜在目中後陳隱君有必破狀因聚米為山各

淮陰之算也韓信自謂兵西鋤先零北出塞漠南平

交趾西域屬國先零塞漠南相安則樓船武師之畧

也漢武帝命霍去病為樓船將軍平能已見於天下

也高麗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

入膠東一
案以見禽
不能保重
以度其名
耳

援之請行
以下天官
目之請行

切中節夫
驕態

此言接不
知帝有厭
兵之意至
老猶難心
未已如歷
頗李廣趙
克國之徒
卒中樂松
之口暴尸
西域接實

矣曾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密之內行

鄧禹為高壘效膠東之養重買復為膠東猶狀在金

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急之便也

形勢在我曰蠶狀小醜偏禪可定而不勝其趨趨詔

要在彼日書蠶狀小醜偏禪可定而不勝其趨趨詔

詔之意趙音賜賜也蠶狀小醜偏禪可定而不勝其趨趨詔

保輕且是時帝入苦兵間厭行枚之事行陣也枚如

止語也修儒雅之業慨狀喜與功臣烈侯共饗太

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愍其

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援自後與梁英為友

而接不啻宜不免蓋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

自暴其技以求衛衛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誠誠音

斬首獻俘生獲有奇策材力之譽下之亦思執父音

日賊獻俘生獲有奇策材力之譽下之亦思執父音

殊長丈二荷戈願得一障而乘之邊塞故廉將軍老

矣猶思用趙人趙將廉頗趙人思用趙人以訓練故

王翦以老而為秦強起伐荆秦伐楚同王翦翦曰

日將軍老矣何怯也及李信敗秦王自至李廣自來

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廣自

自數人兵數奇謀不得封侯及從衛青伐匈奴趙充國先零

之行自請曰無輪於老臣者矣先零叛時趙充國年

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七十餘上思其老使

對曰無輪于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

休功成而不倦聞烽火舉燧燔境有急則於高處舉

伏波將軍說詩交趾時拜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

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老子云知足是常足移身不

嬰錄之名嬰錄輕而開欲藏之義壯馬革之志日

也馬革裹尸還生而樂明哲之圖跡其事若有所便於

皇明文簡

接之受謝不能如范邊微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日得行初後遺書

輕薄焉戒松與李良交其密帝以良成子良成子

而意微之謝不免後在交趾時以意微服之可輕

金之謝子載皆文犀寶玩者帝大怒及援卒王莽不終城西紫

庭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馬不

已此東壁畢之馬所以必敗也東壁畢之御子問曰

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曰東壁之御馬御馬

去楊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矣楚有秦由基善射

此以馬射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此詩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撥反

止必至于矢鉤矢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客所為欲殺之者
敗君子嘆其不能善也見戰國策蘇厲今按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已不
息也說武安君善息

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
之在乎養昔者周公缺斨破斧天下不以為好兵
日斧方斨曰斨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公之為此舉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
終言古君其哀人也夫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為喜功其詩
勝心者在矣將大也牧豎洋洋檀車煌煌洋洋廣大貌維師尚父時維
為接惜在庶揚之唯揚而將擊其猛也二人皆以暮年出
秋貞俗意

也制閭外狀皆迫之而後應迫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
得則勿事行枝言既誅管蔡自其可以勿會朝清
明則載蔡弓矢會朝會戰之旦也言不崇朝而殺紂
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粹也紀消子之養鷄也
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在外未也至於望之如水鷄
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
必如紀消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方孟旋評謂伏波功成能見猶不能自抑其勝心而
喜於見長饒口高張主春不終視周呂愧多矣是
以君子惜之耳

王鳳洲蔡中郎論

蔡中郎非不知董卓之非可事姑特迫於
羣邑而出卒而感其厚恩乃殺身以報後
世以為忠於卓以為當黨惡此獨以
中郎為非卓黨亦邑千載知已也

邕之傳學文詞班固張衡之儔也漢史官才高學
得卒成漢史即司馬遷以後漢史記以白鳴志
難其人矣此宜以德業於後世何至卒罹罪籍身名
俱滅也嗟乎既負才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兼得哉
觀邕之著釋誨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對詔金馬又
數以直言受禍是果甘心依附者邪顧不幸而類其
阿附不能

跡君子有餘憾焉蓋惜夫以高才胸身潔白之汚若
此也當是時董卓挾震主之威處察疑之際志欲亟
叔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為邕計哉夫邕之舉于
卓與荀彧之辟于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為或
也豈所謂處死者難與或荀氏八龍中人物操豈得
邕不免以邕之免人之責邕曰出當亂世不審時幾
制于奸人不早決斷是則是矣而槩以為黨餘禍自
則非其情也

郭青螺評邕始之舉卓為不智終之歎卓為非志
以邕為助心黨卓則不白之冤不容不憐

李滄溟仇香化陳元論

仇香為蒲亭長民有陳元者母告其不孝香不罰而化之以孝王與為考城令乃謂其少鷹鵠之志香對曰鷹鵠不若鷹鵠之用刑罰不若德化也

慨自漢室不綱德化莫振權奸肆其羽翼貪暴恣其

麟甲民生斯世若猛虎之苛者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歲無寧日

嗚呼元元黎庶何不幸邪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又慮君不能以獨理立之臣以代君而治之身

其職者孟思曰民生至艱民命至重慎無戾刑峻法

以徵怨徵然左傳徵怨於是乎為之明且倫理

為之長其恩愛而為君牧民必先牧民重民命下可以則法後怨

蠻不靈逸居而近於禽獸作不祥以橫行家庭者行

且薰陶而華之噫必如是朕後體上天愛民之意而

無愧於代君治民之責也嘗觀仇香之長蒲亭陳元

不罰而化是何修何營邪香之語與者曰鷹鵠不若

鸞鳳陳留仇香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陳元論孝行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與署香為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鵠之志邪香曰以鷹鵠不若乃知香之所以治民者固有在也夫鸞鳳故不為也

皇祚陵替由質而桓鸞委其轡馬駘其邸牽轡也卿

此言漢經居帷幄操國柄者赫赫乎多豹之飾也豹皆縹

果能為漢天子鳴和鸞於皇路邪和鸞皆欽也

折圭擢政多恩貸委其轡馬駘其邸皇路領除方分邦寓

佩璽綬者昂昂乎鸞鵠之服也白鸞鸞鵠果能為漢

天子樹爵最於生靈邪日以鷹鵠刑威督責天下而

天下之人籠絡於刑威中亦視之如鷹鵠之擊而禦

狀不敢犯獨香以鸞鳳之治治之豈無見哉彼見其

民心至愚而神雖推埋屠狗之夫謂發人極其驚惶

而莫顧者亦未必無乳哺之念謂云今有乳哺之義

不教則不興不觸則不動也吾教之使興觸之使動

則亡與氓懷家人母子之愛而樂吾在上者德政之

寬猶之鳳鳳覽德輝而下之人莫不慶休瑞之至也

是故元之不孝能肆於香未為蒲長之時而不能肆

於香既為蒲長之後良其鸞鳳之治有以興動其心

也不狀數十年元惡不悛一朝而改圖之豈區區尚

刑法者所能變哉故為鸞鵠之治者可以華民之面

而不可以華民之心為鸞鳳之治者可以徵民為惡

而亦可以勸民為善以此較彼孰得而孰失邪夫小

此言香性小人自能

以君子化

轉不善而

1

弟之夫婦有別關關雉鳴矣詩有之。應之和聲雉鳴水鳥也。此鳥生有定偶。朋友。鴛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以興夫婦之相。有信鳥鳴嚶嚶矣詩伐木篇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聲以求友興。化一人而蒲亭化興一人而五倫明。人之必求友也。孰謂鴈鵠之治得與鸞鳳同日語哉。噫。寵有一錢之受。劉寵嘗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治。徵爲中郎。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由谷出各齎百錢以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寬有蒲鞭之示。劉寬。勤若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彪有買父之稱。賈彪。蒲鞭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刑。新息長百姓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後數年人養子以千數。乃曰。此買父之所生也。增

其甚者梁冀雖除五侯猶熾是前拒虎而後退狼矣
又其甚者寵豎作威名贊禁錮是築鵲樓而毀鳳巢
矣卒之雌雄莫知詳其曰聖訓而栖落於虎視之
手易虎視猶烏鵲之畏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自
結嘆恒靈不多用佳

皇明文獻
卷二
七
香勿惟乎
天下之憂
卵也
以爲得所之安朕大人過之而援其發
兒過之而挑其卵故漢桓靈之治天下其爲踴之智
與
朱蘭嘲評漢丁減祚民之憔悴于虐政者如鷹鷂鷂
擊莫能朝夕仇公惟德化是先誠有千仞獨翔之
志令桓靈大用其才以逐其仁民之心將鵠巢麟
趾可且慕見雖謂人人陳元在在蒲亭可也奈何
以枳棘之地終屈鸞鳳則漢室不競民生其盡傷
弓矣

方希古論趙苞棄母全城

吾聞忠孝不得兩全苞守遼西母與其母招以城降苞以爲食聚而避難焉非義力戰而殺其母忠則忠矣其爲子道何

首言趙苞

當權其輕重爲進退

耳

一喻了然見母不可棄矣

此一城

皇明文憲

卷二 十一

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脇降吾且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特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積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善爲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賢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

之章

黃龍遠權

亦春秋責

俗意也

不言苞能

和權通變

不失微亦

不失紀何

還棄而不

顧也

皇明文憲

卷二 七二

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而合乎道而宜乎人心者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者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朕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乎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不足以及此也

陳眉公評趙苞所守之土地未必君恃以爲存亡則不以一城而棄母况善謀者土地又未必失則忠孝可以兩全君子寧不苞乎遺賊也幾希

程敏政關公論

公英雄節義彰炳千古至今猶慕其生氣
論者乃為其逐使拒婚未免以私已做物
忘後患而失人心為公失計則惜
此亦以成敗論而未探之天命矣

大節二字
乃一篇大
主意
或者之
所以短公
者皆是吹
毛求疵之
詞而於正
氣大節所
在木之器
也

多謂羽嘗逐權之置吏罵權之請婚
又遣人請與公
結婚公怒曰吾虎兒安
而受呂蒙之詐
羽伐操呂蒙
皆與大子為婚逐絕
又羽之攻樊也
樊城在
皆以軍資不給將遲治糜
芳傳士仁之罪故吳兵一動二子皆降逐得羽輕信

寡謀貪前利而忘後患於已做物犯眾怒而失人心
嗟嗟此因敗而求其疵未嘗舉正氣大節而詳著之
羽在許是也操使張遼察其意羽嘆曰吾極知曹公
待我厚日一小宴待之甚厚欲受劉將軍恩誓共
死此言報效而後去非
寡信威振
華夏非無
謀

皇明文情

重校 七三

羽也則非輕信可知夫孔明以王佐之才至操則曰
誠不可與爭鋒羽之下襄陽斬龐德降于禁也威震
華夏操議徙許以避其銳無謀而能若是哉觀其北
置三郡長吏則直在漢曲在權羽之逐之宜耳權反

此言荆州
已屬漢然
逐權所宜
之吏宜爾
幾欲逃避則非
徒勇而無謀矣
荆州分地屬昭烈
權無故欲併之而

拒權之請
婚亦臨于
以休妻昭
烈之微也
此言知人
則哲亮孫
尤難公真
可稱古良
將未可以
昏與操謀
之也

覆小人以妹妻昭烈之事羽則春秋又自知監絕其
婚亦宜耳觀其不締婚東吳亦有監于招軍資不給

當以軍法從事知人之哲聖堯猶難亦烏能逆料芳
與士仁襲漢衣冠而其為臣虜者哉吳與士仁獸心

逆料則非羽已貪前利而忘後患可以詆孫權犯眾
怒而失人心可以詆曹操皆不可以詆羽羽真所謂

古良將矣以忘後患失人心反詆吳魏乃夫成敗出
於天而大節存乎人古仁人志士盡其任已豈能責

成於天邪乎故特為之論辯

錢抑之評王鳳州亦曾為公立論云荆州之失非公

失也失在昭烈與孔明不思為公立援也獨攬其

辯其非輕信家謀等語歷歷明若中天公逐吏拒

婚尤見其正氣大節誠為古不易名言可破時論

之障矣

王命州論關羽失荆州

說者謂關羽失荆州在不能聯結東吳自
傲慢人致然此獨以爲昭烈孔明之失在不
爲羽後援之故未又歸之天意之未欲興漢
意見超出一世議論卓越千古

關羽之失荆州以爲羽之失余以爲非羽之失而昭
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
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時操稱親王于許昌僭稱爲
漢中王于成都孫權稱侯
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茂馬據其吭羽雖
勝復于禁七軍能保據羽伐操急操令于禁龐德統
七軍以禦之羽決水以奔七
軍斬龐德羽以拒操
不能保據
之不能保
亦不能保而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

皇明文憲

卷之二十七

軍來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者
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敵也俱非所以有
荆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張飛守
翼德幸三萬之衆而駐荆襄爲羽聲援羽進而可
以籍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使羽
進可
以戰退隱然尊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
可以守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
取襄樊而因以托洛東臨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
百倍哉孔明在新山以兵加司馬
故曰天也

鄭師山論孔明諫昭烈

昭烈於孔明諫行言聽歎如魚水一
舉最爲失策如以孔明智不及此則非所
以爲孔明智及而不諫則非所以報昭烈故
身國葬昭烈伐吳之失非孔明不諫之失也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客無一字之
諫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非孫權比之
言狀則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先見如孔明智不
出子龍下豈有伐
吳坐視
不諫哉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不聽而昭烈
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
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皇明文憲

卷之二十七

信其後亦
之謂
此言昭烈
托孤之語
以公言曹不
則其悔不
用孔明之
諫可知誰
謂趙雲諫
而孔明獨
不諫邪
者諫孔明亦必有如趙雲
之諫特昭烈不用之耳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
深恨之不藏也曾是而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孔
明所以興漢之策素定于草廬三顧坐譚之頃方三
顧定

此言孔明
思孝直以
朝王東行
則又欲以
人諫也則
昭之不可
以正言人
也

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乎。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正伐吳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孔明言不見用。故思以正言人。皆其欲諫之深心也。正言難入。詭言易從。雖大賢君子。猶所不

牛春字評孔明討昭烈願命曰臣常躬圭捧笏而後

二七七

已豈其欲以死報昭烈於旣伐吳之後乃不以死
諫昭烈於未伐吳之先乎想昭烈復仇之志已堅
雖百孔明其如諫之不入何其後昭烈才信而不
之悔孔明則主東行之思誰謂其不諫伐吳智不
如趙雲耶

孔明天下奇才也其爲劉先主運籌決勝者皆具復漢室之舉至人猶嘖嘖稱贊而何所見而云朕

蘇老泉東坡穎濱父

子三人時文卓蓋世眉山馬有伊尹佐成湯而作伊訓以諭非也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伊尹佐成湯而作伊訓以諭太甲傳說作說命以迺竊宗顓濱上皇

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繼屢出無功

從先王破曹兵取荊州入西蜀定漢中南征五獲所
到皆服後伐魏六出祁山以粮道險阻用木牛流馬
不克卒二公以王由是言之苟無其材雖聖賢不能自致于陸
于祁山佐比孔明

文庫

卷二 七八

步二公以伊傳神聖爲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

明等守荊州後統爲蜀將張任所殺先主乃召孔明入蜀命關羽守荊州吳將呂蒙以智取之孔明入蜀命關羽守荊州吳將呂蒙以智取之

孔明早知孫權可與爲援而巳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王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陳眉公評蘇氏以伊傳神聖比孔明則敬服至矣世

謂不取孔明何誣蘇氏父子哉卽所載棄荊州爲

無能而老泉豈無所考証云云

孫觀揚論昭烈顧命之失

昔昭烈在白帝城托孤曰君才十倍曹丕
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可自取孔明
出師表亦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言皆
起於顧命之失也君子不能無遺議焉

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恒靈不道曆亂四起

操不父子篡竊帝位昭烈以帝室之貴權

益州之衆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

與披荆棘犯霜露同生死其苦者十有七年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者皆爲復興漢室也昭烈豈爲身謀

孔明蓋社稷之臣也

皇明文憲

卷二 七九

禪昏愚暗弱縱使伊尹則衛周公輔相亦必危亡而

後已雖百孔明如之何哉此幸有說既曰復興劉氏

則凡高祖之子孫皆天下之正主何必拘子禪嗣位

而後爲漢祀不絕哉爲昭烈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

所以經營天下者凡爲復興劉氏也今夫奪我志病

不能興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

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之社稷

復興矣

此言昭烈置之嫌

君可自取

一言反制
孔明明使
有焉

未結昭烈
顧命之失
非天不祚
漢

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用權而擇賢則恐天
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守經而不變則恐劉禪之
昏愚而不可有爲終於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
死劉禪就擒

明以年不克終大事實由昭烈顧命失言後嗣非人
遂亡其國悲夫

高中文評昭烈君臣相得曠古希有卒之天不祚漢
卽以孔明輔之而不足雖劉禪之昏弱乎實昭烈
顧命之失使

皇明文憲

卷二 八〇

舜公天下之心也此雖不窮源之說也昭烈之
之其亦何辭

程璧敬曹操論

操繼漢中說漢祚官中諫母后殿上倚
派君名曰漢位實為漢賊方且清沽自習
敢云按陳重理迹其所為俱違
吳萬年之事吾誰欺欺人乎

首言操之
不數乃大
幸安得以
智自誇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見曰吾豈四
目哉計曰重理迹其所為俱違但多智耳以予
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
也夫操之圍張繡於穰城攻劉備于徐州也田豐嘗
兩說袁紹以襲許矣許曹操所都其拒紹於官渡也
操亦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矣追袁紹擊烏桓也

之計得之
則許必敗
操之計
見矣

則操之敗亡豈待旋踵而衰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
幕客之禍謂之非天幸可乎既出於天幸則

戰深欲使
許都之
無所施安
得以多智
而欺人哉

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屯之兵
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
不然方關羽之取襄陽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惜惟
從許都以避其銳羽在下襄陽斬龐德降于
矣然則明知敵來不能起為之所而兀于出奇制勝
者哉操之危蓋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吾誰欺乎

特言大智
出於至誠
操以偽作
免不智其
矣

之智者必以誠為之主而動不失止無欲速之心而
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特所謂穿窬之雄
耳烏足以言智

姜鳳阿評操以智愚人亦為其智所愚田豐等聚
計之策不見聽用則操之未敗公實倖出于天耳
且關羽在下襄陽便欲從許智安在哉此奸雄欺
人之術非古至誠為主萬全之道矣後人有以為
知者則又小智耳操矣

皇明文選

卷八

唐荆川論荀彧

荀彧者八龍之矯矯者也際漢末大亂佐
魏武以征伐天下十有八以阻進爵
國公故中魏公忌其自飲藥卒謂公死
漢室功不在官仲後而仁宜居官仲先
天下有公是之忠而矯之以自文者弗與焉夫忠者
臣職也分等於乾坤而義根於所性者也若之何其
矯之蓋希龍謀功者無明分之守恃權竊勢者無幸
義之真分而失守則乖人將以分而病之義而弗章
則悖人將以義而非之病且非焉而不吾釋好名者
之所弗願也於是乎托近似以自名而邀夫不情

皇明文廟
之譽使按迹遺心者猶庶幾其直之也此無他有所
諱於中者必有所飾於外而激於惡其聲之所感非
心之誠狀者也君子察其衷詳其世則其僞偽也遼
以招尤而其誣人也終以誣已公好公惡之情誰得
而民也嗚呼此荀彧之死漢所以爲非其直也史氏
從而察焉

溫公書其
能死漢室
寧無失其實矣乎吾嘗觀彧之
時矣東京榛蕪榛木叢生之
乘輿版蕩版蕩詩二篇
大壞李雅郭汜治兵相攻催迎獻帝幸其營遂燒宮
殿官府七月楊奉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
此言昭烈
以中山時

漢事已日非矣所恃以維持名分者一昭烈耳昭

王之後乃
漢其主也
或以高才
魏志明漢
室厚恩謂
綱目書劉
綱討曹操
爲不厚矣
或祖父荀
之客美無
而委質焉
曹氏之思
無君乎
惟其高則
外比於賢
烈中山之
景帝第八
承獻帝之
命任郭清
之

皇明文廟
君子謂或於斯時可以待時中之
以效馳驅之勞
瘁之節
死繼之
如是而後
于操屬心
之隙以稱
天下知之
之或將利
之

此言或明
知操奸雄
而事之者
利其大舉
可圖天下
而或之心
不在漢室
名爲利

可知矣

或若得人而為之輔意者天下可圖乎克是心也或

志不在漢矣不狀何遜近之始而遂以為子房哉

下亂或恐顏川有難先幸宗族去開曹操有才畧夫

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夫

子房佐高帝以滅秦威項漢基業焉或耳以子房自

居則必以高帝居操矣操而高也漢其可以久乎噫

獻帝在此非操事也是以子嬰處獻矣泰孺子嬰是

以項籍處獻矣漢高所滅或之所以視漢者何如而

謂其能死之乎呂布之難昭烈以窮來歸劉備伐京

夜奔徐州操有豫州之命焉倫之資也或弗之勸又

語操以圖之向微郭嘉之請身且不保矣

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徐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必

爲後患操問郭嘉嘉曰徐以歸降已而害之是以

賢爲名也操笑或之所以助漢者何如而謂其

能死之邪且曹劉不兩立或之所知也有漢則無曹

曹疆則漢弱矣或有反正之圖固當杜堅冰之漸

最痛堅冰至三陰其微其勢必方且運籌設策爲帷

幄之私人窺州之領操欲先取徐州或曰將軍本以

猶易以自保不可以不先天子之迎曹操在許都謀

天子今諸葛亮兩京慷慨誠自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

此言操操

天子今諸葛亮兩京慷慨誠自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

之陰謀是

曹勝敗之論操欲討袁紹雖力不敵或曰紹以遂其

邪志而成虎視之謀易曰虎視眈眈使漢不及卒皆於

陷焉或之所以爲漢防患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邪

狀則或之死孰死之與說者曰或以九錫死也

楊雄詩曰執銳爭沉計未疎無端者論美新都區區

所得能多少狂破人書莽大夫或之得不書操大夫

者猶幸有九錫殊禮也操得而兼之篡奪之謀決

矣或以死評是爲漢惜名罷者也

非狀也曹之疆也獻將委命矣雖不有九錫其能無

纂乎或與操處有年矣操之逆謀亦數矣豈誠有臣

輯寧國之兵忠貞還讓之節者乎狀則九錫回可

而丞相之自爲罷三公官曹創復以上殿贊謁而不

名者曹操還朝贊拜不名獨非漢之名罷乎或不惜

之於其漸於是而始防焉晚矣哉且或於曹公非有

腹心之固不過以智計相資耳操之大計垂成則視

夫同危共難之臣將從而剪之或之才固操之所

忌也是雖希意逢迎猶慮其隙矧九錫之誚

有以沮其好大之心邪勞軍之命輒留之怒

意可知也上不得君之忻下不愜士大夫之議或之

此言或見

此言或見

此言或見

此言或之
 討至此窮矣與其徒死而無名孰若邀名於漢代飲
死為非成
 藥之舉或有深情焉其請亦甚矣夫守死非難善道
仁非全忠
 為難或之死將謂其成仁邪則養寇長亂於德為不
晚節益蓋
 祥將謂其全忠邪則覆國之奸誰其教之將謂其以
謂之死漢
 晚節蓋之邪則積惡已彰抑之愈顯一時之憤激其
邪
 可以庇終身邪狀則謂之死漢者非歟所也晦菴綱
此言晦菴
 書曰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夫不沒其官
苟彧者罪
 明非漢所命也不諱其名明非漢所臣也
或也或不
 夫孔融大敵固操之所憚者而何有于彧也史謂操
得已而死
 雖為操與處雖大害其言是矣故特書操殺而不書其官實操
已諱也
 也書荀彧自
 殺者罪或也
 不隱其自殺者明非漢所致死也命非
 以漢則或之爵皆操爵也臣非以漢則或之身皆操
 身也死非以漢則或之殺皆操殺也狀則操不怒則
 或未必死也或之死將以諱操也非諱操也將以諱
 其身也或之罪可勝誅邪雖狀溫公有仁先管仲之
許見考
 實東坡有道似伯夷之稱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
 似子房其道似伯夷
 狀則彼皆非與嗟夫是亦史氏之見耳夫伯夷不立
 於惡人之朝或助惡者也比而同之過矣管仲相桓
 以尊周室或無漢者也安在其能先之邪君子謂二

見史氏之
 公於是乎過歟矣不有綱目之筆則稱忠於萬世者
見矣卓哉
 皆此類也而心迹之辯荒矣故曰綱目繼獲麟者也
 宋羽皇評大憲以荀彧有英敏之才卓越不擇君而
 事輔昭烈以中興漢室既昧之於始乃明知操有
 代漢之奸萌而甘為之決機發策是篡漢操也成
 操之篡者或也九錫之死非誠為漢室死也自知
 其必死于奸雄之手計無復之姑歸身今石以欺
 世耳紫陽罪之以自殺其不與孔融共嘉又安以
 伯夷管仲諱許之也此論直斥至末毫無轉詞白
自明文傳
 或也亦以終後世之為或者毋失身于曹人云

鼎鑄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集卷三

石公袁宏道精選 伺初張 碼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楚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方孝孺埋子非孝論

世傳郭巨少孝多以埋子得金則音之此亦不可以為常而效之正學獨以忍心無後而闢之誠萬世至孝之防也

首段言從今不足為孝兄以口見其孝後有便霜之歌中生周君子弗謂孝也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伯奇

以教無辜乎
天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

孝所以事親也。可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為之。故禹

承上引在人不殺不辜要民知子滅天性以爲孝非法也
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放廢不忍。放廢乃哀其母而憐其子。後以國托之。如君子美之。况子孫乎。巨陷親不義罪莫大焉。而

再設問賜
謂之孝。則天性幾於民矣。其孝可以訓。不可以訓。聖人之法乎。或曰。荷為不孝。天曷以賜之金也。吁。設使

金亦天意偶然表側未可以為異而效之效之而無全死者將誰謂孝此可以醒好一轉意自周區
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若曾子則非徒為口體之奉。文法應爾。大杖則走。微幸於偶耳。且為郭巨斷案。以見埋子非聖賢大孝。微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其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無亦子不復生矣。

皇明名文編
本九我評孝出於天性自有一段真誠可以感動天心郭巨之得金良有以也但恐後世孝心未純一

巨激下名高惑于厚利安知不陷親不義徒楚亦子于尺土可曰天道無知邪此論根天地正理發聖賢大義立孝道常經誠千古不易之名言矣

蔡虛齋論祖述開鸛

漢劉聰執懷帝使之青衣行酒祖十雅屬志勤王官擊楫中流曰大丈夫不能肅清中原有如此江與劉越石共枕支夜間鸛相語曰此非惡聲也乃為之起舞

百段定言
君子欲勵
易表之氣
不能不
于耳而激
于衷也

氣之神者矣。夫天下之勢。不進則退。而氣之在吾身者。不勵則衰。氣竭而功不立。則天下之事。日去而亂。日以長。斯二者。恒相視以低昂者也。君子英翼戴之忠。擅駕世之累。奮袂徒步。獲臂草壁。其所以殷勤許國者。固將砥天衡。轉日轂。言有轉日之功創頽敝。而耀光

皇明文集

大段言方
入鸛鳴之
時正是
志作勤之
會不可失
此時而消
吾氣

明策蹇途。而陟靈運也。使非磨礱以鼓之。淬勵以純之。則何以作吾之氣。而發吾之機。運吾易表之力。以支無窮之變乎。是以覩忙惘之失時。誥細娛之昏志。負長戟於中夜。枕戈盾於夢中。負戟枕戈一寢未甘言其勤勞萬感交集。姑示誠于起舞。爰托志于鸛鳴。茲其心非不知嚮晦之有度。而顧僕僕如此也。易曰入地中君息時不可以遂失氣。不可以頓消功。不可玩侮而建忠。不可以逸豫而立所恃。以堅吾之志。而作吾之勤者。獨有天下之正氣在耳。狀則是舞也。豈徒效班衣

之戲。老萊子衣班衣舞于親前為蹈厲之容者邪禮記發揚蹈厲

此段方說
足發揚蹈厲之意
再思飲服即剪絲帖也
反被紫袍為高麗舞
作八風舞推頭
轉目倚諸醜態
鸛伯亦拔劍舞
常以身翼蔽之
盼以示聞鸛起舞舞異哉祖士雅劉越石
也其思深其志果矣嘗即晉事論之王室不綱太阿
倒授太阿倒持授人五馬奔於闕洛晉懷帝被執耶
馮龍後帝竟至六江走為元帝馬者晉姓司馬也敵

皇明文集

此段言晉
事已不可
支因物有
威寧能安
枕而卧乎

騎出于中原。漢王劉惠執懷帝據洛天子降于編氓。漢王曉使懷帝請衣行羣方偕于犬豕。石勒慕容各據一方衣裳毀于胡服。禮教迫于腥膻。北胡食腥膻肉區區安東以典午之絲。吹炎江沱。元帝初為安東將軍及愍帝遇害乃即位于建康失守宗廟。越在草莽。丘陵謝華表之鶴。故宮興黍離之悲。漢發掘諸陵焚宮廟故云○按神記云丁令威學道千年幻化為鶴而歸集于東臺柱上因吟詩有城郭如故人已非之句周平王東遷大夫行復過故宮而悲之作黍離天時人事如此使凡戴天而托處者其能不耿耿乎。酒新亭之淚者。倡勤王之師。諸名士江相與登亭遊晏因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

就鵝鳴起
舞境界殊
可警惕二
君子不得
不起舞矣

之儔皆鼓舞於沕清之化而舞文舞法者不得側其
問焉是孰非二君子之心哉奈之何晉諸臣不足與
共事也蓋晉之始亂也賈后酖毒賊殺宗支皇太子非后所
生既廢幽之又而牝鷄長鳴于閫內矣書牝鷄司晨以藥酒毒殺之
成頴更立齊罔專恣齊王儁外久專政以帝子孫俱
武帝孫也方入歲乃請立爲皇書獨頴有次立之勢清河王
太子罔既得志遂驕奢擅權而鷄鶩爭食於原場
矣十居率與黃鸝比翼賂賄日章官方倒置惠帝時
平寧與鷄鶩爭食乎賈郭恣行貨賂公行齊衰王
作神錢論以譏之而鷄鳴狗盜之雄皆賓禮矣
至晉耳特鷄鳴狗盜王閭里蕭條室家仳離即別而鷄
鳴犬吠之境不相聞矣司鑰不嚴關門不守漢王共
不而鷄塞玉笙之歌爲虛傳矣李後主詞云細雨
玉笙寒中夜之鷄又胡爲而徹于耳邪金閨待漏則嘗
勒馬以聽之矣此鷄之鳴何不在長而在司州也時
帝都長安玉關清曉則嘗啣繯以待之矣此鷄之鳴何不
在范陽而在司州也祖逖范陽人盟櫛在御問寢二
至則嘗早以需之矣此鷄之感何不在承親而在事
君也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
於寢門外閫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
文王乃退鷄乎鷄乎其亦慎時悼俗而爲此喔咿之

生惜卽轉
爲二生慰
意自周匝
讀之令人
暢心

聲乎。嗥尹鵠二君子聞之，宜其振策以從之矣。戴星而出，非巫馬之忠勤。巫馬期，辛牟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牟父乃治。朝衣假寐，非趙宣之入覲。趙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中夜起立，非伯奇之履霜。伯奇，周尹吉甫之子，爲後母所譖，欲殺之。每盛冬嚴寒中夜起立，問

南夜夢之感乎？其獨無清霄步月之懷乎？二君子之志，蓋惻惻乎爲天下而起者矣。是以托迹于司州，而稱雄於江表。青州之賊，藉以不動。王詵在青州久懷異志，降祖逖，威名

聞。逖卒，便無所忌，憚遂反。後趙之兵，賴以屢却。祖逖鎮淮，江數遠，兵趣寧後趙兵後

趙王勒患之，及固二君子匡時之畧，而孰非山鷄一唱之功邪？惜也。中流之楫，雖擊節於大江。祖逖渡江，中流擊楫

而誓曰：「逖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此江。」而戴淵之命，遂撓折於石制。元帝以戴淵都督諸軍事，逖以淵雖有重望，無弘效，遠譏且已，收河南地而淵一旦承統之意甚快快而

卒，竟使其舞蹈之施，不得盡展。而典午之祚，遂以告終。典午，卽司馬

斯可恨也。雖朕二君子之功，雖未竟，朕其精忠赫烈，固可以揭白日，而彌秋霜矣。彼有含垢忍耻，自耳叛逆，若錢鳳、沈亮者，二人皆

死，亦豈足以償貴乎？噫！

王鳳靈論王導臣品

王敦之舉導不能遏之於未反之先乃欲文之於既誅之後且其以亂指刁劉等而後以疾指見責于導非惟陰有附逆賊之心而且顯自蹈逆賊之跡後世安得而忠之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王敦之族

向關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於散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齊桓晉文以尊周室攘夷狄

何嘗稱兵犯關何嘗戮周之大臣乎又與王含書五伯長後世擅征伐多為

云昔年伐晉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

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大寧二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日

王元美論陶士行為晉鎮將

晉俗尚清談陶侃朝暮運甕志在勤王似乎賢于王謝而非陸抗諸人所能及但以不預顧命為恨非溫太真以大義相激幾無完名元美以侃可稱名將不可稱賢臣諒夫

自陶士行歿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

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而纂史者畧節其善而稱之遂

以為江左之巨擘吾以為士行知為名鎮將而已陶

少時夢登天進八門關者以杖擊始不知有晉也當

風墜地而醒後官至八州都督

處仲之作逆也處仲起士行雖失職居廣州然所部

不乏軍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先後之兵起而進不

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與譙王苻卓之盟以持其後

假令處仲遂得志始與當為司馬乎而士行不亦為

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號哭而勤

王以死討賊可也初蘇峻反下臺與二子俱赴敵死

而乃以不預顧命為恨其拒

溫平南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

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初溫嶠

同起兵討峻侃以不預顧命為恨各曰吾疆場外將

不敵越局嶠再三說之恐人以仁公樓於討賊侃遂

悟其既登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溫至

悟其既登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溫至

悟其既登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溫至

悟其既登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溫至

悟其既登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溫至

悟其既登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溫至

悟其既登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溫至

<p>此言武帝之惡不減于秦晉名父姑堅意奉佛以爲逆取順守之計</p>	<p>結言無有以善始長終武帝徒此</p>	<p>歸震川評曰人有言若欲事佛即心即佛蕭衍心欲慕齊大物役殺無忌是貪心也慈心也忍心也非是心而可以事佛乎卒而捨身侯景萬不可贖又大道好還以不仁身得之即以不仁身失之於佛乎何尤佛若爲大因惡者解釋罪愆則姦胥屠創之類何難一齊一會之勤渠哉此可與端人哲士言難爲愚夫愚婦解也</p>
<p>之時或暗誦佛號意亦類此皆非佛氏實長其惡哉武帝之心是正姦胥屠創之見耳方其爲齊大司馬也克嘉湖守潯陽國建康殺人多矣及其爲相而加九錫也則殺東湘王寶至即其進爵而王也又殺邵陵王寶儀等二人此皆武帝初欲爭天下暗殺無辜得國之後思爲逆取順守之計要亦人心天理不容其威者觀其語南康侯之言亦良可悲矣惜乎無端人止士長養善端悵悵然莫知所從妄意因果之說謂可以添愆免罪而奉佛之意豈矣吁蕭衍之凶其佛</p>	<p>氏無父無君之教實成之歟</p>	<p>歸震川評曰人有言若欲事佛即心即佛蕭衍心欲慕齊大物役殺無忌是貪心也慈心也忍心也非是心而可以事佛乎卒而捨身侯景萬不可贖又大道好還以不仁身得之即以不仁身失之於佛乎何尤佛若爲大因惡者解釋罪愆則姦胥屠創之類何難一齊一會之勤渠哉此可與端人哲士言難爲愚夫愚婦解也</p>

<p>先言奕抗</p>	<p>太宗之惑</p>	<p>此言奕不</p>	<p>不能闡明言大聖道以垂教萬世</p>
<p>李東陽傳奕論</p>	<p>唐高祖卽位初傳奕極言敢諫上疏關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關佛爲事初太史令傅奕上疏論除佛法奕以瑀不生空桑之中乃導無父之教卒而高祖聽奕論詔天下僧尼殺狀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於大惑而蕭瑀率坐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啟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于世</p>	<p>愈之言曰高宗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上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制強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p>	<p>馮琢菴評觀奕面斥蕭瑀數語詎不亦凜然正理但以爲未若韓歐者以其不推本於躬行教化也</p>

馮珣卷王珪魏徵論

王珪魏徵始拜命于高祖以輔建成卒而建成以爭位故為太宗射殺于玄武門王魏又從而忠事太宗論者謂建成可以無死而太宗不可以不事多此之管仲云云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

害於義王珪魏徵勸輔建成太宗與建成爭位則殺建成王珪魏徵又從太宗論者多議以害義

狀歟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

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

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

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

皇明文集

卷三

魏又不可以死而太宗之事似當與管仲異

相也受君命而輔太子其為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

生以之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

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死死高

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為異均一死也此

是彼非義則狀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

所不與也狀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

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原可作吾知其百喙不

能為辭矣曰狀則尹起莘之論與太宗爭位王魏之

結言尹氏

之論恐為

懷二心者不死為可以死可以無死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

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烏乎可

王遂東評王珪魏徵者高祖命以輔太子建成者也

謂宜導之以正喻建成以功讓太宗可也既廢之

以爭致有太白經天之變反為之醜顏事仇以建

成之死責之尚猶可諉而以高祖之命責之王魏

其何說之辭論者多以管仲並稱不知管仲有功

而無罪故夫十大其相桓之仁王魏有罪而無功

正謂不得事太宗雖忠不足錄矣此論可為不易

皇明文集

卷三

名言若尹起莘者非所為訓也

李卓吾論李勣

唐武則天朝諸公皆以男事女至虜虜王之廢無故逆頗顯諱若非狄梁公委曲挽回唐室其危矣則長武氏亂者不獨一李勣其寬李勣之責者正所以漢諸公也

李勣一言喪邦何謂哉勣本姓徐初事李密田舍翁勣密歸唐賜姓李

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乎高宗欲立武昭儀

先以田舍翁為李勣上以問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又田舍翁

言為李勣多收云云上意遂決臨終時以房杜子孫廢敗門戶

而及以名弟弱此揆本之說也朕此本于人情而彼合於名教

固宜其不相入爾朕又安知夫專事名教者平生果

無三房五室與帷薄之私乎吾又恐其不免於責王

皇明文選

卷三十七

之明而怨已之暗也甚矣修身齊家之說之足以禍

天下也非修身齊家之不可也所以聞誠正修齊之

說者非也今未暇論是夫高宗之庸其能割枕席之

愛以拱手聽於諸公乎武氏妬悍怙寵其能低頭回

心終為入下乎諸公於此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犯顏

敢諫之謂忠殺身成仁之名美拘守聖人名教之為

賢不知適所以增武氏之虐而鼓之滔天也蓋至

於易姓受命改唐為周朕後知其罪不獨在李勣許

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等矣彼其敢於肆毒與

此言高宗庸王武氏悍后諸公不知潛消通微之相也諸公犯顏等句漢書當時無忠諫之臣候人國家者率多類此

此言武后

羅織誅殺宗室大臣幾盡者不過欲以捭天下之口

武則天用周呂來俊臣嚴刑重法難辨綱道雖以日而使使之不敢違異也使

當時大臣盡如陳平絳侯晁無違異之嫌則武氏固

聰明主也非呂氏比也呂后漢高帝后高帝既崩后

勃安雖北軍左祖漢之天試觀近古之王有知人如

武氏者乎亦有專以愛養人才為心安民為念如武

氏者乎此固不能逃於萬世之公鑒矣夫所貴乎明

王者不過以知人為難愛養人才為急爾今觀婁郝

姚宋諸賢並羅列於則天之朝迨及開元猶用之不

比

皇明文選

卷三十八

盡如梁公者開元唐玄宗年號梁公乃狄仁傑也若

王有補天殊眷異禮固沒身不替也宋璟剛正嫉邪

屢與二張為仇張昌宗張易之武后所寵美少年也

武氏之所深心愛惜而敬禮者也彼其視虜虜王相

王懦而不足有為不待他日有天下而後見也朕則

武氏決非女主也審矣善乎賈生之言曰人主之行

異布衣布衣者貌小廉矜小行人主唯天下安社稷

固耳由此觀之帝王卿相所責者固大矣若謂勣為

結言不獨李勣一言

李勣一言

李勣一言

結言不獨李勣一言

李勣一言

李勣一言

李勣一言

李勣一言

李勣一言

臣事次王
不為無罪

喪那則陳平絳侯阿諛順旨梁公始終於濁亂之朝
視裴縱傳日與滌奴為伍是皆萬世之罪人矣

孫虞佐許李勣以勸李密歸唐賜姓李氏以易婦一

言投高宗立武昭儀為一言喪那誠瀛洲學士之

玷無論矣此論尤歸咎于諸公不明諍直諫養成

氏之橫其亦狄氏婦臣事女王之見乎

王世貞武墨論

武氏經事先帝高宗悅其為長髮尼而直
之京師大水產禍已見于入官之
宗賓天欲反唐為周殺戮子孫公卿盡
此又開關以來所未有者也

自天地開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妾身為簪而身入之

者有三羿浞已耳羿浞其暴虐新莽已耳王莽篡漢

日新周武墨已耳其以女主而男號者一亦墨而已

耳武后及唐為周自號羿浞不盡修姁氏莽不盡修

劉氏故天下卒歸於姁劉氏之嗣若族而墨不然也

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唐之良士大夫

及其子孫之五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

子孫之十九諸凡為墨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割之餘

若羊豕之垂鼎俎而後解縛者則亦其屠割之餘裔

也非身為唐臣食唐祿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祿也朝

而入朝其冕黼而居其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

誓也武后滅唐宗社戮唐子孫非高宗之誓其并形

比肩而相揖讓者非女主之淫僧與活少年也淫僧

懷義張昌宗張易之等號稱美不然其亦女主之居

人穢宗室士大夫者也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羅什

網以嚴刑峭法殺戮殆盡

唐公此文
中間一及
一伏衆加
轉換而精
神愈出愈
思愈明無
限曲折態
度誰謂文
章之妙不
在虛字助
辭也

此段言蓮
花之君子
以比六郎
已為過配
之極而再
思猶反謂
花似六郎
而尊寵徒
極矣

有如昌宗之甚也。彼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見官傳之則春葩頤頤。萎之則冬葉旋榮。可畏以故憮于小人爭為諂媚。后嘗衣以羽衣。吹以玉笙。騎以木鶴。號曰王子晉。則人皆子晉之矣。武后稱昌宗為王子晉。後身使掖庭。衣乘朕未有如再思之甚也。故曰蓮花似六郎。夫蓮之脫青泥。標綠水。可謂亭亭物外矣。豈六郎之搖撼可比邪。彼似之者。取其色耳。若曰蓮之紅艷。后可玩之而

忘憂矣。蓮之清芳。后可挹之而蠲忿矣。蓮之綽約。貌后可與之而合歡矣。金莖之露。可共吸焉。武帝作金樹以承露。玉樹之花。可共歌焉。陳後主本學士。其詩曰。玉樹後庭花。薔薇之水。可共浴焉。薔薇水出西陵。以上林春殘。蓮未開也。對若人而蓮已開。可以醒海棠之睡矣。唐明皇召貴妃。貴妃被酒新起。帝曰。此乃海棠花。卿未足耳。太液秋淺。蓮已謝也。對若人而蓮未謝。可以增夜合之香矣。武后時太液池尊之寵之之意極矣。而再思猶謂不狀。將以蓮花出

上言蓮花
之清芳此
言蓮花之
艷色亦此
蓮于地本
滿妃行其
上此步步
生蓮花也
之香而水
也

推厥可思
極其美
麗更勝于
蓮花一片
語猶肝腸
盡吐毫端

平青泥垢也。若六郎自有仙種。不啻天上之碧桃乎。蓮依乎綠水。卑也。若六郎自有仙根。不啻日邊之紅杏乎。古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蓮有時而零落。非久也。若六郎顏色常鮮。不啻月中之丹桂乎。古詩云。月中丹桂。近如城。以蓮之近似者。人猶寶焉。惜焉。塞焉。植焉。而况真六郎乎。是故芙蓉之帳。僅足留六郎之寢。蓮之杯。僅足邀六郎之懽。步步生蓮。僅足隨六郎之武。齊東野語。金蓮花。步步生蓮。花也。柳眉淺黛。籍六郎以舒之。詞宮教淺。蕙帶同心。脂六郎以結之。結同

心機及
纖絲
竹葉望六郎而徘徊。晉武帝宮中常東。李中遂其。所其風霜。防其雨露。翦其荆棘。培其本根。今六郎恩幸無比。而羣臣若元忠者。非其荆棘乎。則竄之。昌宗幸葉乎。則寵之。位之兄弟。皆有寵。賜以翠裘。恐露。真而蓮房冷也。翠雲素衣。而粵國所進。雖值暴雨。傳以朱粉。恐霜落而蓮衣褪也。魏音吞去聲。半新半故也。昌宗

奇思情意
不引先後
故事只以
蓮花再思
極工無一
機軸變化
一文字

承錫務賞賜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枝有連理樹
相向連理枝花有並頭宋仁宗時西苑以六郎之
美蓮且不及其花之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是故九
月梨花后以為瑞也再思則以九月之梨不若六郎
之蓮以李相羊相以為瑞百花生夜發莫待曉風
吹后以為樂也再思則以百花之奇不若一蓮之艷
十月武后同昌宗易之欲遊上苑出詔言曰明朝遊
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早白
花俱開後八有詩云花中謾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
念取石榴裙后以為悲也再思則以蓮花常在伴而

此段言再
思之美六
郎皆所以
迎合后旨
為阿權固
寵計也

石榴可無淚后宮密移教詩云看朱成碧思紛紛
惟悴支離為憶君不信此來常下淚開
箱念取石榴裙而極言之矣李之不足可奪也六郎之恩
寵必不可一日而奪葉志忠曰昔神童未受命天下
子者唐黃臺瓜之天性可傷也六郎之情好必不可
一日而傷武后詔殺太子弘立次子賢賢懼作黃臺
瓜好再摘使瓜布三摘使后與昌宗如葛蘿相附如
葛蘿相倚如藕與絲之不斷夫朕後愜再思之美乎
甚矣其誚也嗟乎依其相寵贈之以芍藥刺士女之
淫奔也淫奔者相與戲謔以芍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歷引古人
以刺武后
文法疊下
有發足下
城急水下
難之勢

上官刺公族之淫奔也衛俗淫亂世族相親要安故
會如牆有茨不可埽也此漢黎也蔓生細中尋之言
不可道也中尋謂舍之交刺國母之淫奔也衛公子
宣姜詩人刺之言中尋武氏以天下之母下寵昌
宗污穢婦媾無復人禮此尤詩人所痛心志士
所扼腕也是故對御而視首之有如植李之懷矣
矣伏仁懷英嘗以姑侄母子親面諫太后仁
宗在公置獄而訊之有如賦蓮花之廣平矣廣平文
宗微服廷止而按之陳嘗作蓮花賦以刺昌宗始

此段言再
思之妙在
音大塊松
船之君子
寧不貼貼
士林乎

許而終拒之有如蓬生麻中之張說矣昌宗賜張說
元忠說許之及人對竟以實告從宋璟之言也胡此
皆所謂正人如松柏也若再思者所謂小人如藤蘿
也已面似高麗則高麗之張說休咎召公卿矣集酒
高麗再思狀即剪紙貼巾反人面似蓮花則蓮花
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人面似蓮花則蓮花
之不知五王之兵一入三豎之首隨懸張柬之崔玄
範袁恕已舉兵討武氏之亂斬易之昌宗一時凶黨
于廡下中宗復位俱賜王爵故稱五王一時凶黨
如敗荷殘葉零落無餘而池沼中之蓮花自若也尚
安得六郎之面與之相映而紅哉嗟乎福生有基禍

生有階。唐之先高祖私其君之妃。裴寂以晉陽宮人
太宗襲其弟之婦。元吉高宗納其父之妾。武氏初為
閨門無禮。內外化之。是故人臣亦得以太宗才人
時諂諛之子。如再思者。若以為禮固宜也。一傳而韋
氏三思。其進花矣。武三思與再傳而楊氏祿山其進
花矣。安祿山與逢萊別殿。化為塵聚之場。曲禮云禽
詔以爲文子花夢深官。竟作羈奔之所。齊詩篇之介介刺宣
固寵此而相從文宗作而題詩紅葉者。且以為美談矣。僖宗
也。何足道。柏晚步禁裏得一紅葉上有詩一絕後娶宮人韓氏
故欲其兄葉吟之相合國作感懷詩有云。今日却成驚鳳友。
皇明文雋

叙裴駁實
是良媒
此皆創業而統之所致也。於武氏何尤。
昌宗何尤。於再思何尤。
錢繹登評。再思奸佞之魁。苟可以媚悅武氏。其借曰
宗者。無所不至。君子謂流亂天下。武氏也。而所以
成武氏之流亂天下者。楊再思耳。有唐君相如此
子孫烏得有正家法乎。

林次崖 謝狄仁傑公門桃李

武周時。天欲反。唐為周狄仁傑為相。薦桃元
榮。如也。彭徽。敬暉等數十人。或謂人傑曰。奈
本來心在公門。對曰。蕭
賢臣謀國。以身謀。不若以人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
人謀。何者。大庠非一木之任。太平非一士之能。鄒陸
廟廊之材。非一木之枝。矧以孤寒而涉世之否。舍乎
藉徒抱朴忠。志起。切傾葵。忠臣亦必無濟矣。而昧拔
才。易使才如以。即欲為國。計也。奈必無濟矣。易其
才。東征。古。惟盡臣察相。蒿目而思。焦心而求。其日受恩
皇明文雋

之狀句。推轂回舟。不言迫。旁招博採。不言勞。卒之事
軍功成。而宗社晏如。大臣之功。蓋宏且鉅哉。愚讀唐
史。至狄懷英。狄仁傑。公門飛李。三致意焉。夫自大道隱
人立一門戶。背公植黨。若流。一有所掄薦。則輒命為
飛李。云。趙簡子論楊虎曰。今而後樹人。必當擇樹。至
使碧飛紅杏之徒。迄今有遺嘆焉。杜詩曰。天上碧桃
衛雲栽。吟權要子。公之飛李。其類果於是乎。吾想公
弟又得藉薦。援也。
次段言亮
李非背公
棟黨乃當
國家盤根
錯節之日
帝廢
北晨南。書云。先瑞之。帝在房州。綱目每歲首必
錄。惟家之索。帝在房州。書帝在房州存

大

不得正統乘興越草莽矣左傳乘君越在宗室誅鋤耶邪

越王貞與兵臣復不克而虎武后遂大殺諸宗室瓜瓞無唯類矣詩綿綿瓜

小口殺劉祥之格元輔等長信陵陽青綠朱紫傳

除矣通李安靜裴匪躬九書殺者五蓮花六郎或譽張昌宗之美曰

壯題生枝年之中歷承青綠朱而蒼蔚朝隣矣詩昔今南朝

似六郎耳而蒼蔚朝隣矣一士君子方且歌長楚傳其大之

其樂于之無知政類賦重民咏名華相與攜手於衙門之下之

此段言榮公之心不而神州不可忍恒溫登平乘望中京

之而桑有世世今而黍離不可忘夫行役設宮

之而桑有世世今而黍離不可忘夫行役設宮

之而桑有世世今而黍離不可忘夫行役設宮

之而桑有世世今而黍離不可忘夫行役設宮

之而桑有世世今而黍離不可忘夫行役設宮

之而桑有世世今而黍離不可忘夫行役設宮

之而桑有世世今而黍離不可忘夫行役設宮

駕一日未還吾為人臣子有死無二安能坐視傾危

至此極而莫可誰何者是故寧為疾風勁草唐太宗

草板蕩議遷臣毋為隨風而靡按靡也寧為歲寒松柏

毋與草木同朽寧泉正連茹如根也按茅連根毋

忠自許李師忠節云孤寧節師濟濟取日之功

引東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呂溫母

乳乳才不墮奸權之手詩見為花葉之堅好而欲其壽且孳詩

東之見為花葉之堅好而欲其壽且孳詩

如飛李之英華而時之若子家驢傳其壽也若子其

至如剛正之璟宋敬達之範輝敬輝又見以為飛

李之欣欣向榮而灌溉培植之恐後歸去來辭云

居則舍英聳翠異品彙之匹儔出則積幹棟梁稱故

國之喬木桃紅李白盡歸墻序宋表云桃李紛紜昨

種今朝天春華秋實齊入藥籠元行中數規諫仁傑

多矣行坤坤備藥物之末仁傑嘆人食曰梁公之多

李九我論明皇焚珠玉錦繡

唐玄宗開元初以風俗侈靡有意節儉制
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今銷毀以充軍用
焚珠玉錦繡于殿前罷兩京織錦
坊命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有段道所
明皇有奸
名之心既
不有終始
克有終始
名二子乃
通情命脈
觀者且費
玩之
開元初明皇以風俗奢麗慨然有意節儉之政出珠
玉錦繡焚於殿前其後乃有天寶之亂天寶以後
論者以不終惜之而愚獨以為明皇之不克終也
即見於焚珠玉錦繡時也夫人主不可以有好名之
心也人主一有好名之心則其終必有不繼者明皇
之焚珠玉錦繡也將以求此名也而不知治天下無

自注明文

以名爲也昔舜造濬罷諫者十餘人至今傳之

兄韓西旅真焚大商四日焚能昭召公作旅焚之

篇以戒於王尚書載焉受作書以戒武王使聖人而

好名也造羅受焚之事不得傳於世矣惟其偶狀而

造聞諫而止適狀而受因訓而改此以見聖人之德

醇醇問悶絕無矯情粉飾之私故舜不爲造羅損聖

而武不以受焚貶王不求名而令名歸焉明皇之焚

珠玉錦繡也自以爲軼舜而駕武王矣夫必焚珠玉
錦繡而後可以訓儉以昭德則頭珠織貝不列禹貢

列叙詳其
風俗形勝
各極其妙

雖不詳悉
非躬自
歷不能詳
象齒此
徐州貢
之別名
貝錦織
貝文者
象齒南
金不登
齊頌

此段從逐
客書中脫
化來而不
近人情因
字尤中好
名病根
之珍不分
同姓武王
以六路大
新夏后氏
之璽山龍
率不爲衣
舜繪山龍
華宗焚之
赤刀天球
不爲寶
服掩形
木棉之屬
鹿裘御寒
以鹿皮
而後可也
此
殆相逕庭
不近人情
矣且吾非
欲人主蓄
珠玉被錦
繡也吾以
爲其物杜
絕非有焉
可也其說
在箕子之
喻象者也
付爲爲象
若其十嘆
曰彼爲象
若必爲玉

皇明文

杯則必思遠方珍惟而御之四方有獻則却之可也

其說在子罕之不受玉也宋人得玉而送之于子罕

不御以易俗可也其說在桓公之遠紫衣也紫衣

此言不杜
絕之干初
而必焚之
于殿前者
衣紫
明皇好名
之心昭然
矣
王孫國對
趙簡子曰
寡君不以
白野爲
因而存之
以
備賜養可
也其說在
韓昭侯之
藏袴也命
侯有獎修
者而賜之
抑或其次
而置弗收
焉可也其
說在晉平
公藏寶之
臺虺而公
子晏子求
帛而賀也
士大夫皆

<p>只就榮錦 生華反獲 頻經無限 藉神甚妙</p>	<p>不引前荷 他國爭只 以起首為 吉切實助 所</p>	<p>推廣其 好名之心 必不可 故殿前之 灰未寒而 鳳樓之 華煙三窮 奈何始終 大刺謬也</p>
<p>駭救晏子獨求而賀公不悅晏子曰昔桀付燧賦 海內故湯武誅之為天下戮笑今歲數而賦飲無已 天乃降災于戴臺是君之福也而奈之何故舉而付 不悟恐君亦為隣國笑矣公曰善之何故舉而付 之烈焰中也凡事有不近人情者其中必有不可信 者矣明皇之心以為世主寶珠玉而吾焚珠玉世主 美錦繡而吾焚錦繡是足以誇前代示後世昭耀史 冊以為美談是故斷朕捐之而不斬不朕何地不可 以焚而必于殿前也噫帝亦好名甚矣當其好名之 際勉強矯飾非無銳朕可喜之名願其虛者難繼銳 者難持一旦好名之念少衰欲寶錦繡潰裂而四出</p>	<p>者難持一旦好名之念少衰欲寶錦繡潰裂而四出</p>	<p>諸臣媚子又從而乘之首尾銜決為天下笑何者恭 儉之德不可以虛名借也彼其殿前之灰未寒而鳳 樓之醢已設工月耕藉田遂御五鳳樓醢罷織之令 未遍而運租之額已增以章聖智江准宮闈之勅未 行而紅塵之騎已出貴妃欲得生荔枝嚴命嶺前驛 無人知是吾不知珠玉焚矣而金銀鈿合安所供乎 貴妃指金銀鈿合私與玄宗誓曰願世世為夫婦 婦天上人間得相見銀鈿各留一股合各留一扇錦繡 焚矣而霓裳羽衣安所製乎玄宗與公遠遊月宮見 曲上密記其聲節及回即罷玩銷毀矣而洗兒金錢 喻伶人象其音調製此曲</p>

<p>此篇文法 步步照應 無辭盡發 橫折至 宋仁宗之 所以為佳</p>	<p>皇明文情</p>	<p>結更進一 步以孝文 宋仁宗德 出於天性 正見好名 之不可以 矯治也</p>
<p>安所出乎。天寶十年安祿山生日上賜酒饌其厚後 祿山以妹與昇之上問後宮當其焚之也惟恐其不 滅而及其索之也惟恐其不給夫安所從來而刺謬 若此則亦好名之故而已矣或曰朕則維頭之喪可 無焚頃焚於殿前而孟和之罷不必碎乎。何王孟和 弱罷及蜀公太曰雉頭之裘是鷩冠之類也。子臧好 服之不喪身之也。孟子之罷是屋社之玩也。屋 社國夫珠玉錦繡豈可與一事同日語哉古今恭儉 之主終始無間者莫如漢孝文宋仁宗一則白衣皂</p>	<p>之主終始無間者莫如漢孝文宋仁宗一則白衣皂</p>	<p>絳黑色之綰蓋 今之繩也。後宮衣不曳地。長不一則中夜忍饑 結更進一步以孝文宋仁宗德出於天性正見好名之不可以矯治也 惟布衣而 多用綰繩 非諸臣問疾莫得見焉蓋其躬修於禁柵 遂密之中而節肅于服食寢處之際不伐異不銜名 故孝文以玄嘿稱而仁宗恭儉四十年如一日者固 其天性狀也嗟乎人主亦何以好名為哉 莊景說評珠玉錦綉必焚于殿前者帝好名之心與 晉武之焚雉頭無異也未幾卒窮者極欲故能畢 露何開元之初一玄宗開元之後又一玄宗也治 天下者誠無以好名為也</p>

顧迴瀾論貴妃洗兒錢

唐玄宗天寶十一年安祿山生口上賜厚宴
後二日貴妃召入禁中以錦綉衣祿山以
練與兒之上聞後宮喧哭乃
往觀之適賜貴妃洗兒錢

通篇以清
愛二字爲
骨子不淺
貴妃祿山
山正所以
漢明皇
耳文有丰
采有意味
其姓更名安祿山
外示癡直無所顧嫌一旦得宿佳飯椒房
使夢以葵洞帷簿籍此大羊不世之奇眷此不足

皇明文

責也貴妃以妖艷之姿驕矜之習肆離房閣蓋已爲

失節之婦
其非心祿山以快落伏此妖媚之態一定不移亦不
足責也噫明皇堂堂天子也而何溺愛之至是也明
皇爲天下四海億兆姓父則貴妃亦可以爲天下四
海億兆母舉斯世皆赤子獨少一祿山赤心之兒乎
以百姓爲
子而子一
胡兒祿山
索麗何溺
愛不明至
此也
使節度而
又寵之祿
山之甚厚
賜見無時
而又賜資
之鐵券

而又王之進爵東而又且從而子之爲貴悉心殫力

求蒲其志雖慈父所以待孝子不是過也暫一來朝

窮極土木爲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且曰胡兒眼大

勿令笑我雖慈父所以貽愛子又不是過也帝有所

蔽而溺貴妃貴妃有所蔽而溺祿山帝又忘其爲蔽

而忘其爲溺焉以胡兒爲骨肉以兒以宮闈爲樂區

爲草芥以醜惡爲浪語顧有離離間於以錫予

何帝之溺愛至是也且帝果無子而子祿山也太子

皇明文

英非其子乎鄂王瑤非其子乎光王琚非其子乎端

義方賜帝寵太宗作帝皆穆穆皇皇繼也噫口授口

賜死城東瑤瑤及武惠妃之諸廢瑛情詞愛傷怨

冤慈兒天性大倫一口掃地垂腹之兒豈勝三子也

而顧子之邪祿山祿山肥腹而過無辜者虎有罪者親

已出者死異類者親承祧者死承祧者親何

帝之所愛非所子而所子非所愛也豈以已子之不

肖而欲蟬蛉者以承歡膝下邪祿山一召即趨帝又將

見素楊國忠懸懸白反狀而祿山一召即趨帝又將

此段言祿山反形昭彰帝不知其爲叛兒逆兒可爲千古大笑

以父召無諾者而信之矣圖忠言祿山必反召之必不至由是上益偏情一種百蒙不能回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且父在子不得自專禮也割要害之地界之掌中太阿蓋已倒授兼領三鎮而三十二人蕃將代漢胡人將將反形昭彰蓋不特九齡韋楊輩知其必反而三尺童子固已悉其肺腑矣帝畧無難色惟言唯唯果以幹父之蠱者待之邪意意祿山考也噫吁姑息莫知子惡孰知祿山乃癡兒非佳兒乃逆兒非親兒也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殊恩渥賜疊降層加僅

皇明文信

卷三 三九

此段言祿山反形昭彰帝不知其爲叛兒逆兒可爲千古大笑

得其先母後父之一拜祿山見其父而漁陽擊鼓卒爾喧聲直擣長鼓引狼反噬而漁陽蕩搖我邊陲屠戮我州縣我黎元而義士忠臣荷戟長嘆莫可枝梧其流禍之酷烈要非止如子美父兵而已田千秋訟長太子冤曰子美父兵罪當笞天之子通謀殺人當何罪哉上乃悟吁在宮庭則赤心一點在范陽則悻德不才夷甫言酬石勒外反九齡言祿山有反相宜殺之上曰卿勿石勒上黨匈奴人王衍見之識其有此兒素有大志反相將收之勒已決矣後果叛晉此兒素有大志今果朕矣杜太后聞宋太祖得天下喜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朕矣斯時也帝果

皇引前後國事以証明皇溺愛之失非顯公以欽明其意孰能到此

能繫祿山之手足邪語曰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吾於是知帝之無可奈何矣知子莫若父何帝之不能逆燭其奸邪靜言思之愧恨百生豈不欲禱禱此兒以一洗此羞邪山下逢鬼環子羅衣初衛士李遐周有環子係羅衣山下鬼是鬼字環子是貴妃少妖血掃名玉環後果於馬嵬驛殺貴妃始驗其言帝而念及于空花鈿委地元微之詩云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此固不若出妻屏子之爲愈有家無家有國不國狼狽萬里骨肉各天明皇出奔蜀致使肅宗怒於虜位而三宗不父其網不顧肅宗即位於靈武豈其平日待祿山之厚待已子之

皇明文信

卷三 四十

父祿山以臣叛君故廢緒意以子殺父天道好還之理可不慎乎

薄而肅宗故亦以薄報其父邪溺愛之弊其流至此帝至是思九齡之先見而曲江祭之九齡嘗言祿山有反相至是思九齡先見爲之流涕晚矣雖朕祿山以臣子叛君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吁晚矣雖朕祿山以臣子叛君父而亦以召安慶緒之禍祿山欲以雙妻子慶恩代慶緒爲副慶緒使人弑祿山而自立綱目惡之出乎爾反乎爾吾又於是而知書殺而不書其父出乎爾反乎爾吾又於是而知天之所以爲錢忍不道之報者不爽也

鄭臣虎評明皇以堂堂天子竟溺愛祿山兒不知禁制貴妃已失儀刑大道且百姓不子而子祿山已子不子而子祿山甚而反形共見莫知子惡非惟不君抑且不夫不父矣其不貽婦史冊邪

李東陽論段秀實死節

朱泚之亂與安祿山無異而秀實之死與顏泉卿無異觀其擊笏數言詎不浩賦塞兩間隱朕峻萬世君臣之防胡致堂謂之知幾之神其貴備賢者之過矣

唐德宗時朱泚犯關諸臣俱僞伏獨段秀實之死于

首曰胡致堂貴秀實為兄幾不敏其言不為狀

擊笏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竊足以從君負

梓抱忠草草而死朱泚作亂召秀實議稱帝秀實以笏擊泚出血卒見般之

豈其狀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

次言德宗之出幸事有不可知人直不妄

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珣數人近及於咸陽而

皇明文淵

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八朱泚作逆京師失守德宗不詔出幸惟陸

從安在王幾之可見

王退反恰蓋是時得間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任之

此言能誌孝德以從王豈其自

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於盧杞口

身其為避難而徒死

志真孰忠且智杞志真能之而秀實且有所不能邪

此言不有秀實之見賊而破其謀幾何不

陝州之役秀實尚能使曰孝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

此言不有秀實之見賊而破其謀幾何不

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於咫尺之間乃端居

此言不有秀實之見賊而破其謀幾何不

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辯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

此言不有秀實之見賊而破其謀幾何不

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間以尼追襲之兵是

此言不有秀實之見賊而破其謀幾何不

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

此言不有秀實之見賊而破其謀幾何不

杞杞貌醜人有疾者便陰中以禍語事德百口之保

此言不有秀實之見賊而破其謀幾何不

宗載姦臣傳愧祖父懷慎矣忠義多矣

幾何不隨其計中德宗之得趨奉天實之功也及其

智寤勢急攘袂奮笏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

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之死何異安祿山作亂張巡與張睢陽同其功矣

且狐城抗賊以爲江淮保障死又何責哉

陳如岡評秀實罵賊之言曰恨不斬汝賊萬段豈從

汝反邪其忠肝義胆可貫天日可泣鬼神且令德

宗得幸奉天保全李唐之大寶不至爲朱泚之所

玩夫君子謂水死之所破者當與泉卿同烈既死

之所全者當與張巡並垂以不見幾不從上而自

吳震華論李泌衣白

唐肅宗通安山之龍即位室武與李泌
共行軍中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
山人也上命衣紫以絕群疑仍出懷中粉

古人懷匡世之猷而猶寄遁世之跡君子知其有溪
思矣何則山林之士絕意於簪纓廊廟之儒求身于

軒冕出處異路被服隨時固未有躬布素於承明漢
帝未失殿前
有承明處
炫銀黃於圭華者也
銀黃謂銀印黃綬
主華謂華門圭寶
夫既悲時憫世賁躬以事主矣將以整頓黃岡匡扶
紫極建不世之功流無窮之譽則事其事而食其食

皇明文尚

卷八

愛其憂而衣其衣文天祥曰樂人之樂者愛人同亦

古今通誼也又胡為丘壑其容而辟易音利其服哉

難不可與共安樂也一旦功成志就將拂衣焉咏手

長源字白衣之謂與慨自明皇之無道也房帷不傍

安祿一胡雛耳祿山胡人胡種本姓康父死極

之以富貴終之以威靈暴殄而章逢之惡獸以比

狀也

楊氏本玄宗第十八子壽王妃冠履倒置父奪子妻

之

祿山章甫逢掖儒者之服輪寵異寵極驕生毳帳而
之也如賜鉄券賜王爵賜第之類

萌黃屋之思旃裘而起玄綃之想祿山僭稱漁陽之

擊鼓一鳴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率精兵十餘萬起

而霓裳羽衣忽朕驚破矣動地未嘗破霓裳

潼關之甲哥舒翰軍死馬鬼之組明皇幸蜀至

北肅宗即位肅宗雖志于克復乎而裴冕杜鴻漸之

傳不足為之襟帶也幸而衡山故友躡屣擔簦相尋

皇明文尚

卷八

于河朔李泌隱于衡山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故

于此矣即策杖而追文叔光武謁廬而得孔明不倖

由是畫大謀定大計社稷之功居多縱使朝而青綠

暮而朱紫亦奚不可而必區區于白衣也彼益有以

寬肅宗之微矣肅宗乘父家塵縮取大物東父奔蜀

語縮取構物以鎮姦凶未滅而志氣已盈祿山未滅

聲聞于外樂衿衣之榮天子被忘班衣之愛老萊子

親之悅詩云緇衣之宜今微子又

此光武且不能保全
功臣臣平
王章 詩錄衣黃裏言綠間色反以爲衣黃
李輔國黃
衫之賤祿也而口含天憲漢官者皆着黃衫李輔國
婦制如 廣平建寧以親則極極之子以功則黼黻之
才也 廣平王假建寧王娶皆肅而勲高忌起漸以不
才也 宗子以克復東京有功 而勲高忌起漸以不
寧 建寧王爲張良姊李輔國所請賜 彼于父子夫婦
之間如此况一布衣之窮交哉漢祖解衣于韓信卒
坐慘夷 漢高祖得韓信解衣衣之 光武解衣于馬
援終罹讒構 交趾載慈茂歸及卒有上書諸其皆明
白聖明文情

此文議論
而意愈至
鉅諸節人
而謂彌新
又字極極
千百年
少者耳
珠文犀上怒妻子俱不
肅宗之屏庸不敏其去二君
又遠矣使郭侯貪其祿位 必封 榮其龜組 龜印有龜
也 垂紳鳴佩以明得意異日者功業日崇猜忌日起
吾恐丹朱吾穀將一日而亦吾族也 楊雄解嘲客欲
士于時類 一秩將赤 尚何望綈袍戀戀之情乎 范叔微服見須
魏富麗也 吾之族也 公得無欣有以綈袍戀戀存故人之意耶 當斯時
乃復反 公得無欣有以綈袍戀戀存故人之意耶 當斯時
也 雖欲挂冠神武 武門辭祿不仕 還菱 製而復荷
衣又安可得乎 移文云焚菱裳而製荷衣 是故三
軍之士竊指而言之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夫

此言其衣
以非徒欲
以鉤名欲
功成名後
即高蹈遠
引而去耳
黃山谷題唐唐碑有云撫軍監 且天寶之末嬰介冑
者不爲張許之捐軀 雖張許遠守 則爲李郭之反正
李光弼郭子 紆綈紳者不爲顏袁之死賊 顏果卿袁
儀克復東京 紆綈紳者不爲顏袁之死賊 顏果卿袁
被殺 則爲裴杜之從君 裴見杜鴻漸從 郭侯之志即
數公之志也安能不介冑不綈紳而區區一白衣也
哉衣之白者正欲比熱汾陽 郭子 掩績臨淮 李光弼
看獨何心

此雅原都
侯衣白之
心悅若洞
見肅宗之
爲人則其
出特爲著
出耳
黑衣宰相君子羞其負乘 文帝以慧琳善談論與
着高履披貂裘孔說曰遂白衣尙書識者以爲素餐
鄭均爲尙書拜議郎免歸漢章帝東巡幸其焉有山
人而日侍帷幄者乎故帝曰且衣紫以絕羣疑亦
不得已而受之未幾竟謝長史稱山人以歸也有以
夫不厭居宋而章甫居魯而逢掖服之各以時也久
矣夫獨何心而必以衣白爲邪吾聞之幼安甘心于
皂帽忘世也 幼安嘗寧字魏明帝徵魯寧不從問程
若皂帽帝補袍布裙出入玄成魏徵 脫跡 微字 超
禁閱能自扶杖不須扶持

此言其衣
以非徒欲
以鉤名欲
功成名後
即高蹈遠
引而去耳
黃山谷題唐唐碑有云撫軍監 且天寶之末嬰介冑
者不爲張許之捐軀 雖張許遠守 則爲李郭之反正
李光弼郭子 紆綈紳者不爲顏袁之死賊 顏果卿袁
儀克復東京 紆綈紳者不爲顏袁之死賊 顏果卿袁
被殺 則爲裴杜之從君 裴見杜鴻漸從 郭侯之志即
數公之志也安能不介冑不綈紳而區區一白衣也
哉衣之白者正欲比熱汾陽 郭子 掩績臨淮 李光弼
看獨何心

此言其衣
以非徒欲
以鉤名欲
功成名後
即高蹈遠
引而去耳
黃山谷題唐唐碑有云撫軍監 且天寶之末嬰介冑
者不爲張許之捐軀 雖張許遠守 則爲李郭之反正
李光弼郭子 紆綈紳者不爲顏袁之死賊 顏果卿袁
儀克復東京 紆綈紳者不爲顏袁之死賊 顏果卿袁
被殺 則爲裴杜之從君 裴見杜鴻漸從 郭侯之志即
數公之志也安能不介冑不綈紳而區區一白衣也
哉衣之白者正欲比熱汾陽 郭子 掩績臨淮 李光弼
看獨何心

不為二子者之見疑也。智哉斯人。可以邁范蠡之仙踪。范蠡泛舟五湖。變號為陶朱公。追子房之逸駕矣。子房不受漢爵。遂從赤松子遊。嗟乎。自古布衣之士。早交明主。而終脫朕名韜利鎖之外者。吾得兩人焉。皆中興之世也。蒲輪見徵。終釣草澤。嚴子。釋紫衣。白竟歸衡山。李斯二者跡異而心同。誰謂山人非客星乎。光武與子陵共卧。子陵以足帝座。白衣非半裘乎。子陵披羊裘釣澤中。總之意念深矣。若夫其急。白藏。帝准陰于鼎鑊。高祖偽遊雲夢。會韓信。信乃被信封為淮陰侯。餘見前。明珠慈茂收新息之

鄭孩如論崔祐甫不賀
唐代宗朝朱泚獻貓鼠同眠百官稱賀。以爲祥。崔祐甫以物反常爲妖。今日法吏不察奸慝。更不禦寇。是亦猶不能捕鼠之
變而思形。而詭佞之徒。樂災而玩變。夫七十二代之錄。爛狀惻矣。其間紀符祥異。噴噴不可更僕。禮記哀行孔子口述。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僕臣之損相者。久則疲倦。雖更其僕。未可得也。而好奇搜怪之士。又從而神其事。然微其事。應一關乎君。君有京德。涼薄。則無以堪。而况寶爲妖者乎。妖而瑞之。張皇而誇大之。以廣後君之欲使之忽而恃焉。而有玩心。莫由知其塞之之門。以弭孽胎。其漸至於陵遲大壞。不可復收。其亦難以言忠且智矣。吾于是而有取于崔祐甫也。夫物反妖爲常。貓捕鼠。職也。今同乳妖也。天意若曰。唐以相惡爲國也。上怙其下。下脇其上。上下相伺。難以處矣。以爲不可仍。禍。因仍。故示之譴。若曰。惟貓之不能捕鼠。而反乳之也。蓋肅而綱紀。討而亂畧。靖而疆圉。使八柄大權。毋窮。落蹊移。周禮內史掌八柄之法。以詔。狐。豺。虎。母。王治。醫。祿。慶。置。生。殺。予。奪。狐。豺。虎。母。

至代宗三帥跳梁河北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悅
自此日異月甚上下相習恬不為恠遂為溪根固帝

不可拔之患此言代宗鄧景山王玄志非有顯惡駕馭一不當

其意即頭足異處家虛音身身殲音尖殲皆死也河

王王元振以一偏裨至於賊殺主帥自擅而不忌

龍相衛成德諸將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

人赦死罪唐法今非行也此言代宗

妖時見事作於下而微動於上如梓鼓狀存立則

為天子者正當赫肱震電馮怒左傳馮怒左傳

王以撫有國惟是祖宗之刑憲莫敢墮其有狡焉不

恭暴蔑王法暴蔑言暴蔑言暴蔑言思逞無厭者如懷仙殺朝義

不即努力寇日蕩平養寇自封者如懷思恐賊平寵

殺無赦又著之令曰凡我閭外士尚爾恭命其有

重援之類殺無赦又著之令曰其有助逆臣庶思沐

王化不忍棄外者咸許效順自新而率力行伍能有

功者率以輕重賞如法賞之輕朕無所愛則天下風

行震動肝胆音折服乾綱可攬災變可消天下之安

如泰山而四維之也乃因循玩愒偷安歲月蓄亂宿

禍熟視而不定高拱以成陵遲之禍朱泚之逆沒齒

而遂見德宗時德宗時德宗時德宗時德宗時

意亦重違矣哉夫為國者莫不善於陵遲而襲恩五

尺之限樓季不能越也樓季魏樓季樓季魏樓季樓季魏

上之也此言此言此言此言此言

仰之高哉陵遲故也母之愛子也倍父五倍父令之

行於子也十母十倍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萬倍

母之豈母之愛則不善哉恩襲故也兩段俱今國紀

不立威令不著假跛狎以其漸而事慈母之所以驕

花之會文蛇真先覺也詔諸三月之雪。禹足之牛人以爲瑞而
 俊杜景倫道勿以祥瑞開
 崔祐甫之
 不賀可與
 諸公列列
 于世矣

收然處郊
 長江大河
 一障便往

陳孟常評唐綱不振失在懦王之不能除奸以討亂

畧猶鼠同孔實爲宇宙未有之妖群臣不於此致

皇明文憲

卷之三

戒反率以爲祥而賀舉朝但謂之德母何在乎海
 內驕子之莫制也崔君非但審君道即且寬天心
 見起千古矣

張一桂漢唐宋黨人論

黨之名自漢唐宋始起於是非互競而至
 于勝負相爭漢祚在黨綱而郭國珍唐
 祚在八關十六子而李祐以亡宋祚在洛
 黨綱黨綱期黨而南渡變生是也

人情惟是非相競而後爭端起惟彼此爭勝而後黨

與分爲人臣而至爭以成黨豈國家之福哉漢之黨

人始于臧否相形自規矩獲印之謠興而其陵南北

部遂立 三君八俊八類八及八厨之稱黨綱之禍所

自來 各樹朋徒漸成尤隙嗣後官官專政頑固俊及

諸賢激烈太過遂致黨綱之禍而邦國殄瘁矣唐之

黨人始於名位相競牛李之際

講不可解而八關十六子

爲八關十六子競相蟠結馴至白馬黃河之變而唐

幾亡矣宋之黨人始於議論相軋噴有煩言互相

詆而洛黨蜀黨朔黨分而爲三於是熙豐小人得以

投間抵隙而靖康之禍兆於斯矣

愚嘗論之漢之黨人多君子唐之黨人多小人

宋之黨人皆號稱君子而亦不能無小人

隨聲依附者劇於其間雖其心之公私迥然不

私不同要

之修小忿。忘大計。為天下無窮之害。則一俾。至其血氣用事。忘大計而修小忿。始之不愼。以激天下無窮之禍。則先後若出一轍。藉使漢之黨人而皆郭林宗申屠蟠。當時不與黨錮之禍。則顧厨俊及之名。可以不見當時。而群賢夾輔漢祚不移矣。唐之黨人而皆裴度李絳。則八關十六子之號。三黨之可以不傳後世。而遺佚尚存。唐社不屋矣。宋之黨人而皆呂大防范祖禹。則洛蜀朔之稱。可以不形於史冊。而仁賢未亡。宋不南渡矣。宋高宗南渡。不昔廉頗。而相如特古。辯之士介冑之夫也。當強秦虎視。乃能釋忿結驩。同歸於道。彼誠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如南州如任。唐頤。在頤怒曰。我見相如。心之相也。如引車避之人。以為相如。曰。今一。如。以吾兩人。在吾當先國家之。漢唐宋多賢哲。見反出。意而後私讐。願聞。則。漢唐宋多賢哲。見反出。廉。閣下寧不大可詫哉。或曰。黨猶不同。魏。黃香。草也。此段言小人之欲去君子。惟假黨之名。以肆其毒。如黨錮濁流。元祐之禍。呂誨。范鎮。司馬光等。羣邪醜正。特假黨之名。而肆其毒耳。噫。是不狀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人主所最忌者。莫甚於黨。而小人所藉口者。莫巧於黨。吾同道。

相。極。處。適。中人。至之。思。遂。來。小人之。讒。而。登。獨。小人之。過。哉。朝。與。同。心。相。濟。猶。懼。其。以。是。加。我。乃。羣。朕。依。附。互。相。詆。訛。則。是。適。逢。其。所。忌。而。自。投。其。所。藉。遂。使。人。主。重。其。憤。朕。不。平。之。心。小。人。得。以。逞。其。悍。朕。不。顧。之。惡。國。家。之。禍。有。由。來。矣。翁。青。陽。評。毆。陽。修。朋。黨。論。言。小。人。無。朋。惟。君。子。與。君。子。為。朋。黨。之。名。奚。由。立。哉。惟。是。不。同。心。憂。國。而。以。意。氣。互。爭。勝。負。遂。至。分。門。別。戶。遺。害。天。下。雖。小。人。之。中。君。子。也。甚。毒。亦。君。子。有。以。取。之。也。此。又。可。為。後。之。諸。君。子。者。鑑。

趙心堂論唐文三變

唐文貞觀永徽之朝門戶稍變自士勃揚
齊至開元張說蘇頌趙孟頫易之體
又至大曆至元開韓昌黎歸正矣
相與極力挽回文章庶幾歸正矣

先以承運
人力益提
最得論文
章變遷之
旨

文章之變其係於氣運乎其係於人力乎夫文激而
唱者自鳴響至而赴者畢會彼聲音之微尚有神理
以嘿鼓之而人不得測其自矧文章高下實關世道
感哀苟謂倚伏相乘之際非造物者宰之烏乎可
文章雖司於元化而轉移化導之柄嘗舉而屬諸君
子使當大壞極弊之日有能樹之標幟懸之繩墨務

皇明文苑

五七

此段言皇
王以及尼
文存存
類之風至
離騷史記
稍非大雅
右風

吐矣而清麗質直之意未必不一舉而盡復之何在
人定亦能勝天非虛言也倘使委運於大化之不齊
而謬謂區區人力莫之奈何則文章下流其果若江
河既東遂奔潰而不可復還也邪愚請以唐文爲論
蓋皇王之世人皆修道德而不競詞華何有於文即
其發之爲自狀之文亦不過曰其書渾渾狀渾渚狀
噩噩狀已爾舍是無文已自尼山之教既泯而著述
之家日煩湘嶺郢客之章屈原既放逐將沉湘而先
作爲湘夫人及九章等賦

承上言駢
史猶有先
民道致至
六朝曹劉
詩賦者工
於以其纖
巧之體擅
當世詞宗
海內文人
翕然慕之
相與競風
雲希月露
文選云連
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
形積案盈
箱蓋是風
雲而太美
玄酒之遺
味漸減無
餘古今文
運之厄矣
厄矣

皇明文苑

卷之三

此正言唐
文有三變
倡於王楊
之麗麗韓
柳子稍以
人力維之

楚太子有疾吳客枚乘與六經分曹而立遷史班志
作七發以諷之病遂起與大雅爭道而馳遐哉古風不
之書班固著漢書可復尋矣狀一時余韻未絕人各據其所得以爲文
渾雄朴雅說者以謂有先民之遺致焉浸淫以及晉
魏六朝之間如曹劉曹子建七步成章
劉勰文如春華如沈謝沈約
謝靈運
狀慕之相與競風雲希月露文選云連篇累牘不出
月露之形積案盈箱蓋
厄曾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嗣是李唐氏起混一宇內
百廢俱張貞觀太宗永徽高宗之朝文士王勃楊炯
輩結軀間穎倡爲艷麗之文而門戶視昔稍變與
沸方騰欲揚湯以止之何益於萬分之一此輩行儉
所爲有憂也歷再世以至開元燕公說張說許公題許
公題
又稍易之以渾厚之體而類習漸已訛新矣遂及大
曆正元德宗之間有韓昌黎者出其學與衍閭閻其
文周情孔思直與孟子楊雄相表裏所與上下其議
論者如柳子厚皇甫湜李翱之徒皇甫湜作公安園
地詩有狂智倚德
之意李翱幽懷賦有
嘆老嗟卑之句耳類皆一時豪傑相交羽翼追逐

王元美讀五代史

契丹入中國石晉之罪魁非我皇祖洗淨胡元中國其庶幾王元美定功罪中責石敬瑭罪魁詢泰秋筆

先言石敬瑭

是以中國為狄夷為可太息者

三

有金三元孽哉其棄廢冠履潰坊隘推衽衣冠納之腥穢即無復論矣

此言夷狄之難入中國即入中國亦難入矣

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蕃

而魚罷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巨而騎且馳射之令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土風

物候令倍南矣挾北技就南倍更數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喂而食半也元之再

喂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敬瑭千

明皇高帝之勳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

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明高帝成一家言而力罷

話宗

再進大有功于萬世堪為千古

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莊景說評契丹為得入中國數百年大患乃石敬瑭

罪魁 高皇帝重開乾坤一洗胡元陋習其功

在萬世可跨漢唐宋矣

三卷終

鼎鑄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雋國卷四

石公袁宏道精選 伺初張 鴈校閱

毛伯丘兆麟奏補 寧堃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黃葵陽論太宗賞花賦詩

宋太宗賞花後苑命侍從詞臣各爲賦詩其詞率相近臣之言曰朕自即位以來春風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

紅以天下之樂爲樂云云

忽大治而樂其所樂者君子不許其樂也夫喜樂之情固不能無而對時育物之心易云君子以亦君子

皇明文集

卷四

後樂天下之樂如孟

子之嘗觀樂范希文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否則私私則

天下之愛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縱縱則至於亂矣此太宗之賞花賦詩所以爲失也

其何益於天下事邪吾推太宗之意毋亦以今之時

太原下矣潘美圖太原劉繼元降北漢江南平矣吳越王俶入朝

德昭廷美珍矣德昭太祖子廷美太平興國之

治太宗改元真若春風之宜和而四方無事之日正

玩物適情之景也由是玉輦遊幸品百花以舒懷金

鑑侍從均一人以宴樂收上死生生之意而入諸

樂爲論張

周君臣之

意自擬于

次段即直

本

腑發肺腑生生之意而修諸咏歌萬紫千紅悉供酒

華之春剪紅繪綠曲盡翰苑之妙孰不以爲春風沂

水之樂固不能過而有周君臣之情亦如此爾殊不知

周人之詩有爲而作詩人之花因物起興曾有賞

花而賦詩乎賞花賦詩亦騷人墨客志士達人取之

以發灑樂之情資筆端之巧者也故有愛牡丹而咏

者舒元興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有愛菊花而咏者陶

蓮花之君子者也疎影橫斜之梅林和靖詩疎

暗香浮動玄都觀裏之桃劉禹錫作看花君子詩

獨向秋江之芙蓉白樂天詩晚涼思飲爾古今

之因物寄咏者不可一二數帝王也者豈若人比哉

天地賴之輔相祖宗賴之繼述華夷賴之奠安一日

不謹或貽莫大之憂一時不謹或致亡窮之患朝

其禁令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其百工國語

戒子云諸侯朝修天子之禁令書云百工使無惰滯而後即安

遑暇食者也易書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

則際春和之時君臣豈無當爲之事晏子有省耕省

此段承上言帝王爲天下而憂

勞自有所
以爲賞并
有所以爲
理藏之慎
賦者何句
影題言言
切吉即丹
屢屢不
過也

欲之說月令有掩骼音格埋骸音清之說音之無肉曰骸
天子若知農事重而賞及農夫則五月糴谷之詩最
中詩二月糴新可轉而爲大田之咏矣詩經大田篇
絲五月糴新各可轉而爲大田之咏矣詩經大田篇
其以頌美九重若知邊塞苦而賞及枯骨古詩一將功
之詩申龜通千里春發心轉悲之句可轉而爲吊
古之詩矣今華作吊古戰場文有賞調美如梅者賞
其賢隱德如蘭者賞其清風如爽李者賞其仁而九
月之梨或曰九月梨相以爲備六郎之蓮或曰九月

黃先生此
論近知本
矣

六郎面似蓮花楊再思曰皆在所必去則紫棠者華
不似乃蓮花似六郎耳皆在所必去則紫棠者華
之詩不可以繼或黃或白之作乎小雅棠棠者華
諸侯由是天下含笑四海長春人將誦帝之和爲治
也借曰當太宗之世前此數者能行之矣天下已太
平無事也獨不觀太平之盛孰有過唐虞三代之時
乎朕君臣儆戒聞有明良喜起之歌唐書帝唐書
首起哉百工熙哉卑陶乃展載歌未聞有賞花之歌
日元首明哉朕良哉庶事康哉日元首明哉朕良哉
唐虞三代
之盛且就
花之本根
大幹枝葉
萬幾有縱欲敗度之訓太甲曰欲敗度敗未聞有

賞花之訓况太宗總統之初比之唐虞三代相去已
萬萬者德昭之盛廷美之貶見前則花之本根感拔不
若葛藟之庇矣左傳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公
所庇廢矣葛藟猶能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庇其本根况國君乎楚王既廢王元佐力救及廷美
死遂廢狂疾舉火壽王未立壽王元佐力救及廷美
焚宮廢爲無人壽王未立壽王元佐力救及廷美
惟悴不若橋梓之固矣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
之陽有本曰橋南出之陰有本曰梓何不保之
往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突而俯遂告商子商子曰
引古今帝橋者父道梓夏州反獲趙德明據契丹入寇契丹
王未有賞州爲郡也夏州反獲趙德明據契丹入寇契丹
証太宗實休謂所敗則花之枝葉未靜不若扶桑之茂矣

上聖標榜
工

賞花之訓况太宗總統之初比之唐虞三代相去已
萬萬者德昭之盛廷美之貶見前則花之本根感拔不
若葛藟之庇矣左傳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公
所庇廢矣葛藟猶能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庇其本根况國君乎楚王既廢王元佐力救及廷美
死遂廢狂疾舉火壽王未立壽王元佐力救及廷美
焚宮廢爲無人壽王未立壽王元佐力救及廷美
惟悴不若橋梓之固矣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
之陽有本曰橋南出之陰有本曰梓何不保之
往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突而俯遂告商子商子曰
引古今帝橋者父道梓夏州反獲趙德明據契丹入寇契丹
王未有賞州爲郡也夏州反獲趙德明據契丹入寇契丹
証太宗實休謂所敗則花之枝葉未靜不若扶桑之茂矣

後志而遊
觀修神者
也

賦百花之
馨香花郁
郁而暢茂
柳依柳而
發森然

下為樂而
獨樂于花
耳

結言未諸
君後俱以
賞花為常
而賦詩者
卒未聞有
一為賦諫

以賞而賦狀大韓尚瘁果能宜其家人邪皇皇者華

于彼原隰小雅天子皇華可以賞而賦賦狀枝葉未靜

果有蠻荆來威之盛邪蠻荆荆州之蠻也威畏也周宣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

往征而賦賦百花之奇特不若賦有苑之奇特詩賦

賦有苑其特苑成賦賦百花之馨香不若賦明德之

馨香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花郁郁而暢茂誰識外邊之苦

指邊柳依柳而發森然孰知小民之依指稼伯益曰無

忌無荒四夷來王詩云朝夕戒懼無忌于心無荒于

今其忘荒之萌乎周書曰無淫于視于遊

云總自公嗣王則其無淫于視于今其觀遊之清

在上者不聞有因時自戒之心在下者不聞有因事

納忠之意如之何其可也雖曰太宗之英明齊賢輩

之輔佐天下固不若是之弊朕儆戒無虞必防其漸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易經言治不怠敬常曰其亡乎其亡繫于苞桑

之固矣苞乃桑之葉豈可以耽酒嗜音為細故而忽

之邪自是曲宴曲水流觞賦詩指為常事馴至花石之

綱大為靖康之禍宋徽宗好花木以朱勔為花石綱

皇明文集

之忠意最
周審

引詩收遺

而詩固可以賦而退虜邪澶淵之役高瓊斥馮拯曰

不賦一詩退虜耶善乎歐陽公之詩曰玉輦經年不

遊幸上林好花莫爭開其所以嚴當時遊幸之弊亦

至矣惜乎當時作賞花之賦者未知果能以是為諷

諫之詩否邪宋徽宗久因沙漠高宗不念父兄之咎

幸園中有會芳殿藏春覽遠芳等堂花石之盛

光桂景艷碧瓊芳彩霞塞碧等亭其他臺榭欄石池

雖不可勝紀當此多事之秋累無恢復之志尤等定

理亦爾玩愒固不亡得乎總之賞花賦詩亦太宗之

失

吳因之詔宋太宗苟安目前命羣臣賞花賦詩自謂

春風和煦世界矣不知國家之根本已撥枝葉已

枯而君若臣曾無片言交儆故君子曰彼先天下

之樂者大宗也而忘天下之憂者亦大宗也

李卓吾論范仲淹

此論意精
思奇誠為
皇明第一
文字
文正公當宋仁宗朝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其知延州也敵人稱其胸
中數萬甲兵西賊聞
之破胆不敢南侵

使張睢陽不愛死則郭令公不得羨收京之勲

先以張巡
與許遠其保守孤城身犯二百戰及食盡援絕乃
子儀李泌
文彦博韓
琦諸公形
起文正公
為宋朝第
一人物立
論卓越千
古

復之績乃以笏擊賊中頗流血遇害而為不絕日本
內謀外贊之積時號為白衣宰相使范文正不食宋
朝人物第一之名

天下自任朝使幸歲官員日廣期具太平朕更無
漸規模大設諸稍起廟堂之廟與矣有才而必自
見其才起於食第則魏魏相業又豈潞公魏公
一人物之名也

白圭明文律

卷四

皇朝文苑

卷四

此言公為
古今大衆
傑未可以
一人名臣
目之
此言公有
出將入相
之才能使
朝廷尊重

大過於人也惟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不得

小焉爾朕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係之于名臣之

列而特附見於此云何也天下唯相才將才最難得

也相才得朕後朝廷尊將才得朕後朝廷益尊若其

他技能皆叔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並

何等關係

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如是

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可以表

俗言可以軌世而無益於國家事如尾生孝已者豈

少邪尾生與女子期會于橋

至則水漲遂抱橋而死

劉慶潮評以文正公相業擬之文潞公韓魏公誠是

而以爲貪人物第一之名恐非公初心也至以將

相才遇公不徒于德行之科其真有以知公矣總

之意局俱出人一頭地

陳慈諭論冠準以眞宗爲孤注

契丹以十餘萬入寇冠準奉眞宗往澶淵
與契丹角王欽若譏準以帝爲孤注劉永
新亦以爲信然朕則冠準
之失果在澶淵之役乎

五代易姓之禍未有不始契丹者也將趙杜則他人

帝將周宋二祖則已帝故準不得已而以身與天子

親征平本眞宗往澶淵愚以爲非也夫所錄忠易姓者

其積慮也深而其見形也久景德亡是也元景德所

錄忠易姓者其王故孱王也孱弱其臣故黠陰陰險

而于諸健兒故狎舊與之于時將相大臣故肺腑而

爪牙之者也其心故帝制而天子自爲同帝之

也即不遣不禦契丹猶帝也至于景德天子總總

上能以尺一擣與揮使天下而亡有奸漢以尺一

時臣民皆飲宋德而亡有憫憫音獻朕而不逞之心

則安得趙杜周宋二祖即有之未易以倉卒剽擄也

則奪而夫妄意萬無一有之事而以危無畏之與東

之與無畏之與謂天子富貴無畏限也彼且以準

犯人也哉莊子云宋有杞人憂天曰朕則準何以往

曰準之不得已也夫契丹至桀虜也桀虜桀

此言當年
事勢非五
代比準亦
非易姓
而準新安
特府備說

契丹以十餘萬入寇冠準奉眞宗往澶淵
與契丹角王欽若譏準以帝爲孤注劉永
新亦以爲信然朕則冠準
之失果在澶淵之役乎

邵落而來士之矯箭控弦者十餘萬至疆也矯者

也也蕭德寧邪律奴邪律氏契丹帝號也其

軍法陣伍至習熟也而熟視當時中國之將不如周

宋二太祖而誰哉舊臣宿將佩風雲而起者又稍稍

物故物故其新進之士大都統務少年富貴木盡而

爲爲容者耳愚魯而相故準不得不往準故自計

其可拆釜咎此虜李壽口澶淵之役不折筆

而它未有當之者故往也曰其以帝親征何也曰

不得已也古者有疆場之事其王心愾愾而斷故戰

可勁憤恨怒也其任之專故謀可外決左右人

臣和故功可畢是以將可獨往而屬車之塵不揚如

曰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至景德則不史稱帝

寬仁慈愛又厭兵夫誠寬仁慈愛而又厭兵也一旦

聞邊吏之不戒契丹至城下有不稟稟憐心者乎其

左右大臣比肩準而不妬準中壞沮之者誰乎其不

異音不異而幸無連兵者誰乎大將提孤軍萬

里外而如音異者介天子之憐心而撓于中于是

迎擊而斬之議以爲冒壁而苦之議以爲過遲音

此言準之
奉帝親征
者雖出於
不得已其
亦自信可
以無咎契
丹也

引古者命
將惟在至
上獨斷而
不惑于衆
獨準于具
宗不欺則
謂其短
者雖其尤

皇明文廟

卷四

王 康論李綱固守京師

初金人入寇廷臣散出幸以避其鋒李綱獨力主固守以衛社稷幹離不果退其後再入寇二帝滯于固守之說遂為虜人執去論者遂以為李綱之罪

宋徽欽宗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

先言李綱請固守京師以衛社稷欽宗俱為金人北執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是以勝負去李綱力議固守京師

是知常不孟子告滕文公曰與民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

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

事責筆氣蕭洒下得甚工

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於知常而不

知變者乎昔太王避狄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乃侯國舍狄去于岐山之陽

此段引周太王及唐三宗皆出悲悼郭從謹曰草笠幸以避敵之臣知有今日久矣

代宗幸陝以避吐蕃吐蕃分道入寇幸郭

之錄卒能令公幸海於薛保全其國盜之手國家再造

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朱泚國本

家惜當時求一襦袴不得左

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

議不及此右以燕蓍供御

時三宗皆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

之執耳

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幹離不尋

此段言徽欽之見執于金人實誤于李綱固守之說詎非其不知變通之

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行幸

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桌又執綱議欽宗以足煩地

誓先社稷羣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欽宗與虜宗俱為虜

答也

人執貽宗廟之羞釀人民之禍實有綱桌知常而不

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若從太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

出幸之事命康王宋高宗初封康王後帝為元帥李

綱為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

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願

乃為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

哀中郎評其真宗澶淵之後當宋室全盛之時群臣

更覺奇思今人愈玩

議南遷者不知宋之力足以致勝也寇來公之謀

是也徽欽之時金虜方張力不能守行幸以商後

功可也蓋諸侯無可遷之地則死守尚可前存太

王且為之况天子必有四海乎王公之論早矣

王觀賢論韓魏公天下大文章

韓琦為相或有問之曰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足公曰其為相誠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

先言相臣不自有其文而有天下之文以

上臣之相天下非徒自有其文而已必有天下之文者而其文始闕夫輔世者亦為所廢文矣顧自有其文者用一人有天下之文者用天下相臣而自用其文則其所經方而致遠經方難物而成化者反靡靡而無當而其浮英萃沈道德不過微壯察無用之言已解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口誠

皇明文集

卷四

太言相臣不自有其文而有天下之文以

之說以譽無用夫惟不自有其文而有天下之文天下所謂澄心凝思眇慮積藻之士文賦澄心以凝思也吾為之寓以揀幅之寄寓居也揀音彩女執執口而托以章采之任即史官掌文辭者是故椎璞持重明其德而銜鉤纓綴者程其材言相臣揆茂而文士程其材而叩景彈響者宣其趣言相臣正體而文士宣其趣光華無量聲烈彌茂故曰相天下者有天下之文而

此段原題與文士疏較見宰相之文自與文士不同耳

無以已為也宋韓魏公為相或謂之曰公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不逮公曰其為文而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噫文章而歸之天下則忙也誠大矣嘗謂相天下者其文與文士異文士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陸機文賦此言或不足以經緯天地而相天下者上佐天子下陰陽時則有變和參贊之文文士觀古今于須臾縣四海于掌股陸機文賦云觀古今之須臾或不足以萬物而相天下者簡秩百職鈞一四海則有綱紀法

皇明文集

卷四

此段原題與文士疏較見宰相之文自與文士不同耳

庾之文文士摘音異域而為琦音殊方而為博音樂浪音或不足以控制夷裔而相天下者諸丁令音各有其文而相天下者之文則有天下之文為文是故軌經順逆實惟調贊軌經者天有軌道星辰有經度而風雲月露不擅其奇陸機文賦云當時屬文體尚輕率上書曰是風雲音盤桓舟楫實惟左右說命云若濟巨川用汝而擊水橫舟弗炫其工古詩有擊波無人自稱近服遠實惟張弛而風檣陣馬弗憚其趣風檣陣馬

皇明文苑

卷四

廷諍不及于一汲長孺。汲黯嘗有觸弘弘欲誅之以
實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
在請從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識者病其曲學蔽賢
未嘗撫華而多其文焉
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故
夫耽思而傍訊者才人之效也
陸機文賦云耽思傍
訊精驚又極耽思傍
訊者精思而美思而質忠者上臣之行也
孔明曰開

此言魏公
輔佐三朝
元勳皆虛

之廟堂而措之六合者天下之事業也當仁宗英明之朝一時賢相無過魏公而副舉舍毫之臣無如永叔仁宗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野稱治

謝永叔而

是故儲貳未建有東定之勲琦以帝無嗣又春秋高
惟宗實可琦力而軋苗不變鉤棘不除則以問永叔
修知貢舉數抑時文復古體士人剗幾好險怪之辭
論曰天地軋萬物萌聖人發修黜之鉤棘文之好怪
者兩宮未好有調酥之術仁宗無嗣濮王于宗實立
政左右共為譴問兩宮成而五代無史兩制無集則
除韓琦調羹母子如初有兩制集行于世新法未罷石慳切之
以問永叔有兩制集行于世

皇明文簡

卷之六

爲樞密 守忠未黜行空頭乏救內侍在守忠前有第一副使 守忠立庭下日汝罪當死遂論斬州取空頭救日韓琦坐敗事堂色 而朋黨無倫本生無倫則以問水又修進朋黨論與仁宗

此言魏公之德素稱義即謂文章之炳蔚不得以有餘不足擬也

何處得來又故夫撓五色卿雲之見而知社稷之功

南軒曰韓魏公益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

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朕魏公後來果有大功于社

稷披經畧延州之議而覺老成之策

元昊寇夏州韓魏公奏言賊雖傾

國人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寧塞分力是

遇敵輒不支若奔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至是

元昊請和琦曰無約而論和者昧四策七事之陳而

孰也今諸將蔽嚴而自行邊

見總理之猷琦安撫陝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又陳

實務請緒甲馬其詞顧命元勳之碑而欽奠鼎之續
密定討伐之計琦卒神宗自為碑文其首曰兩朝顧命定德業流
策元勳之碑蓋英宗神宗之立皆琦贊也
于盤孟黃帝之史書而文章披于府庫蓋在聖府噶噶謂
承之文非魏公之文又噶謂魏公德業有餘而文章
渺乎不足也且夫重錦綺錯染人之所成貴人服之
而天下率貴人之衣其華者稱騏驎綠耳皆良馬名造父之
所範貴人乘之而天下良貴人之馬其美者稱故智莫
良于用才文莫大于兼士向使魏公當三朝之寵宗
相之文亦英宗神宗輔世調君隱隱心悅音漫無可述而徒寄身于

自皇明文

卷四

翰墨見意于篇章魏文帝斤斤焉與握鳳濡毫之徒
競華角藻鳳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而才如歐陽反
匠之使不得呈能而見伎則雖炳如繪繡悽如繁絃
文綴西京曹子建詩從軍廣灞岸之逸響王仲宣詩
岸回首采零甫孫子荆詩晨風飄朔風之高韻王正
望長安岐路零雨被秋草朔風之高韻王正
悲號秋蟲之過耳長詩
已爾夫惟開誠布公叱延東閣公孫弘開東才人舉
士得委意剗神楊權國拳則雖木蠹椎模擗骨少文
取喚于拙目又賦雖清發於巧心或受蒙笑于枯枝

慘矣

到此方加
以會焉之
悲號秋蟲
之過耳而
文字中雅
通篇有味

廣亮枯樹賦論君子猶以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威
文章之無華采何者自有其文者用一人有天下之文者
用天下其所用異也世主知一人之文而不知有天
下之文宰相知用一人而不知用天下于是有撫經
術之華致委執政以安石參知政事帝曰人皆謂卿
術正所以遂以文能辯博之說濟其更張矯俗之思
經世務也建州蘇軾草詔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一時文士流
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鰥寡惠卿于
遷播湯且瀕之九死不少恤焉嗚呼以此較彼竟孰

自皇明文

卷四

大而孰小也語有之養質者不畜華調行者不飾
而仲虺之辭曰自用則小休休哉魏公可為萬世相
臣范同範矣
湯霍林評相臣不自文而用天下之文皆其文試觀
魏公三朝元老其德業炳耀古今何莫非真正大
文章引子產公孫弘王安石最中旨際王公其其
能文乎

傅夏罷論趙清獻入蜀

趙抃字閱道宋至和中彈劾不避貴勢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及其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此期琴鶴隨行之意非徒表清操

嘗讀宋史見趙清獻之入蜀趙抃謚清獻以一琴一鶴自隨未嘗不竊有所疑焉夫乘軒叨祿衛爲之墟衛公好鶴有乘大夫之軒者及樊澤之役國竟裳後歌唐爲之亂唐明皇作霓裳羽衣况外作禽荒嗜音甘酒等古人皆有明戒也弱志嬉遊放情物外此荒逸之所爲而清獻固不知有是乎意者高風自尚而假是以

皇朝文集

卷四

此段又成武樓義倫人蜀遺事而清獻又

此段又言琴鶴自隨政必改而更張之乃可誠也今道教休明也斯道之教

寓清修之志乎蜀自全斌以來王全斌不惟精武瘡夷甫起藏帑簡虛公無有見於此也朕曹武穆之圖書數匣曹彬蓋武穆形下江南東張歸朝圖書沈義倫之圖書數卷皆古人入蜀遺事足以勵清節起頑懦何所取於琴鶴而以之自隨也且一絲一縷皆蜀之蚕一啄一鳴皆蜀之耕此固非借瑟鶴以表清修亦明矣意者簡約爲治而假是以寓無爲之心乎

宋自太祖太宗政令盡一畫爲一無勞於更張不謂

談以寓無爲之心即煥然昭明無勞於羽翼羽翼猶輔佐也道教既公無

又見乎此也朕叩瓊擊缶擊瓊叩缶而歌鳴鳴可以鼓太和聞鵲聞蜩詩七月鳴鵲又五月鳴蜩可以察氣候何取於琴鶴而以之自隨也公非借琴鶴以示簡淡又明矣公嘗自畫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則不敢爲吁是可以觀琴鶴之心矣茲君子心同天地光明正大無有隱伏罔至其施爲衆未嘗不可對天知者是故琴之隨也能無心相形相而天地和應之思乎鶴之隨也能無鳴于九皋聞于

皇朝文集

卷四

此段就焚香告天之意乃其一端

此言其鳴琴可以展舞庭舞鶴可以遊文

天之傲乎詩鶴鳴九皋宋慈玉軫皆爲吾之知音無愧於天衣玄裳緇衣玄裳皆爲吾之目矚吾一心曲之微無所媿於物則亦無所媿于天可以與天知則可以與物侶由是以此心參諸天地者亦以此心而考諸帝王方寸之中洞達開豁直將履舜之庭而解慍旱財親視率舞之威帝王世紀舜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可以遊文遊文王之而而鼓鍾於倫目擊荷鶴之休者詩靈臺篇於倫鐘鼓於樂辟又豈徒玩琴鶴以適情乎哉蓋方公之爲御史也蘇文忠集目趙清獻爲殿中侍御史劾不

<p>此言其人 御史之心 朕為缺向 無往非告 此可以盡 之德矣</p>	<p>此言不可 以述便 自明文德</p>	<p>獻惟司馬 尤可謂心 清獻之心</p>	<p>避權勢京師 號銑面御史 振鐸鳴鈴率天下以敢諫之風 豈朝廷以鷹鷂之任<small>解牙神卒也能觸物故以為之冠鵬立朝班司鷹鷂之任</small> 此心此事固將對君言之以權是非對相言之以商 可否者也而今刺于蜀則垂紳環佩非復置敢諫之 鼓矣鸞翔鳳翥非復有鸞擊之司矣君門萬里<small>言其相去之遠不似尋之</small> 必告何我非天<small>即仰不愧</small>知我者其天乎羣我者其物乎焚香 乎君子之觀人也不於其迹而於其心以清修素簡 之士日清獻者泥於其迹也未見公之大者也司馬 君實嘗謂所為可對天知可對人言其得公之同朕 乎哉 孫虞佐許寫出清獻一良心曲如靜夜琴声秋風鶴 振千載下猶可想見錄面寒威且其告天心學一</p>
---	------------------------------	-------------------------------	--

<p>此篇議論 正大精其 句字精致 初學不可 不讀</p>	<p>先言汝愚 不以功厚 實從賢乃 使之預政 其用人之 疏禍階之 所由起矣</p>	<p>此言君子 不能去小 人而反為 小人</p>	<p>李卓吾韓侂冑論 宋孝宗時韓侂冑得預內政由是以出批 而罷朱熹以京師計而逐汝愚又從而廢 禁偽學而究其預政之也 由皆汝愚朱熹成之也 侂冑之得志汝愚薦之也道學之受貶晦翁導之也 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受侂冑則侂冑已矣節度使 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太常朝廷賞功之時則宜以賞 功為重一毫已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為宗臣備為外 戚可與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冑以 同我又可與縱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則 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政也吾又安得作奸惡于其 間哉夫趙為丞相朱為講官侂冑未得志也而朱先 生侍講首以侂冑為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其攻之矣 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 而後已<small>侂冑韓琦曾孫也曹以定策故恨趙汝愚不與節缺朕以沒見親幸時竊威福未及入侍</small> 講奏自其奸胃怒以自批引用所知為臺諫汝愚 從容慷慨以將危社稷逐名士指為偽學六經學庸論諸 書為世大禁云 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聾目盡瞎亦必以我為 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吾不為黨不立 異不為廣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為小人彼亦必以我</p>
---	---	--------------------------------------	--

<p>小人所去則亦非從政安人之具學術耳</p>	<p>文法藝數一開如武庫</p>	<p>四言宋文公知去君仲友其君而不能去君側之佐</p>	<p>皇明文作門</p>	<p>五言其當本宗時宜再進宋室以行其所學宛然如天子春秋之筆</p>	<p>結言宋文公未能攻夷狄而退小人安用誠意正心之學焉</p>
<p>為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為偽學我既以為不是則我以彼為小人彼又肯是我哉彼此不相為是其又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矣又何以從政而安人乎則謂我為廣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即以唐仲友為奇貨</p>	<p>宋孝宗九年從朱熹提點江州學事仲友為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論之王淮與仲友姻親而不敢去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北提刑新甫入奏事先生又以其為首禍中命熹辭不拜甫入奏事先生又以其為首禍中命熹辭不拜甫入奏事先生又以其為首禍中</p>	<p>命熹辭不拜甫入奏事先生又以其為首禍中命熹辭不拜甫入奏事先生又以其為首禍中命熹辭不拜甫入奏事先生又以其為首禍中</p>	<p>疏其為禍階不宜曰在君側耳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為人臣子者觸目激衷哀號痛恨不在其昇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於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強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不聞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侍為言是為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為內侍一身而設顧不在夷狄中國之強弱也則又何貴於正心誠意為也朕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為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p>	<p>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為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p>	<p>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為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p>

<p>一篇血脈自相聯屬渾然天成</p>	<p>快一已之喜惡流無稍之毒皆偽學之禁有已耶周程王許韓仇胃入相舉天下賢人君子一網打盡其欺君誤國之罪上不減秦桧下不減史彌遠卓吾此論始歸咎于汝恩使其預政終歸咎于文公不能以正學除奸反來偽學之禁為無濟於孝宗之朝其援本為源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p>	<p>皇明文作門</p>
---------------------	---	--------------

孔文公論文信公托言黃冠

文天祥丁未南渡置燕京坐卧小樓元王
東南宋人才王執翁以天祥首薦天祥曰
吾分一死倘得寬假以黃冠歸
故鄉他日方外倘有問可也

忠臣漢死而托方外之迹以言歸其用意也微

矣何者民氓而生固不若烈烈而死而國家傾否之

責易曰傾否猶萬一於重臣乎是類則雖回首中原

落為左袒而數天有戴舊之心

則人臣一身之生死而天下之繫屬者甚

重也君父之仇尚與共戴天

蟻蟻殘喘要未可輕以與人者故黃冠言歸是猶淵

魚想江湖之舊枯木思喬李之榮意者烟霞歲月猶

可奏補天浴日之功而雲水雨衣庶可申盡忠死義

之節也嗚呼不為一世惜一生而為天下惜不為一

身幸一死而為天下幸忠臣用意之微其誠有在於

此與夫為子死孝為臣死忠

之發乎一旦為人俘獲

正視死如歸之日也夫何困陽九於燕京

陽九數之奇也公詩云嗟

坐小樓以三歲

坐卧一小

次段及言
天祥不能
殺身成仁
文勢最奇
抑揚

樓足不能殺身以成仁而猶起黃冠故鄉之想臣

之虎忠何自食其言邪噫是不朕死一也有生如鴻

毛有重如泰山程嬰公孫杵臼皆趙宣門下客也一

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

有遺腹子嬰與杵臼謀存其孤乃東他兒匿山中嬰

出謀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滅康買喜使人隨嬰殺

杵臼及兒而趙氏其孤在嬰與俱匿宮中名曰武後

十五年武長後位嬰亦自殺曰可與下報宣王與杵

矣萬世俱不失為忠臣先後非所計也匹夫匹婦之

諒君子豈為之哉前者白麻重拜將欲扶危轉日

較一洗山河之陋

南人志欲扶危奈何東南半壁之天下而長劍不

足以撐持則夫惶恐頭零十洋裏亦付之長嘆而

已過零丁洋詩云惶恐頭零十洋裏亦付之長嘆而

宣至此哉是以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

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

棄之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彼不幸失國則當別立

君為社稷計從懷愍云云字雖語塞德祐即恭宗也

恢復之心惟天可表既而三宮不返恭宗及皇太后

福王與苗二王淪沒

此段言天

醉不徒欲

胡兒歡宋兒怨北人樂南人愁身不作海

胡兒歡宋兒怨北人樂南人愁身不作海

明倫彙編
典章典
五職志冠
集之志也

諸何勝終
尤覺殘空
非造神化
地位不能
為此文字

此段言公
願歸故鄉
天祥忠肝
義胆正解
托言黃冠
爲用意微

濱之此荷爲無益死亦何濟乎夫韓亡有張良始皇
猶驚悍浪之擊張良爲韓報仇神劍雖漢季有孔明
司馬不免巾幗之辱守不出亮乃遺書中囑人之
服巾幗服人喪冠也師其無丈夫之志耳往往既不諫來猶可追故萬里孤
臣托黃冠以爲西歸噫非爲身謀也非爲家謀也爲中
原無王謀也爲趙氏不血食謀也彼死而不生者非
難此生而不死者爲難北門鎖鑰固爲失守將來若
隻輪不返孰無冠萊公之意乎真宗時契丹寇瀋陽
欲還其兵學脫若得以頂黃冠而歸故鄉未必爲

遺世獨立而羽化登仙若生羽翼而未必爲紫衣步
虛而煅煉丹砂唐僧法朗等武后賜紫未必爲隱商
山而採紫芝商山四皓未必爲處方外而備顧問四
顧山河皆吾故物旁觀生齒皆吾子弟以區區吉水
一州雖彈丸黑子喻其地小未必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
十里爲成五伏義執言固可以號召江南發舒華夏
百人爲旅題項羽廟詩云江東
之氣捲土重來夫豈不可必乎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
未可忠臣所以惜一死而起故鄉之思愚固知其用
知意也微矣嗚呼胡馬嘶北風越鳥棲南枝遊子有

此段言其
不屈于元
不與王蠋
爭光其
言表矣

故鄉之悲思臣有黍離之怨周既東遷大夫過故宗
而作人情物態有所不容已者而况一代宗臣任國
家社稷之重孤臣去國萬死投荒果能忍狀而無愛
乎二君可事也恐見羞於王蠋招之蠋曰忠臣不事
二君烈女單于可降也恐見耻於子卿蘇武使匈奴
武不屈幽武寧廬可拜也恐獲罪于張許尸于奇陌
才才遠人悠悠我思如之何而弗爲黃冠故鄉
之想乎君子於此可因人而得其心矣而或者謂其
有他也果謂其思親邪則母死他鄉白雲無親舍矣

讀此數句
令人腸欲
斷而眼欲
滴詞意何
等婉切

謂其思兄弟邪則鴻鴈南北鶴羽不在原矣公詩云
原我何爲爲松鶴則鳴行則搖有急難謂其思妻
妾邪則糟糠下堂美人已塵土矣公詩有妾有妾出
下堂又云有妾有妾今何謂其思子女邪則麒麟壑
如美人塵土何代無之句公詩云有子有子風骨猶存氏抱
粉白璧委道旁矣送徐卿歸入云有女有女攻於清揚
大者學帖臨鐘王小者讀字聲娘娘箕裘家運
中衰燈前明月孤一笑天地老公詩云村前老我明
也而非爲家也其心
曲未易掩東事黃冠魚腹嘆曰人生華亭鶴唳不發白日之歎
行樂耳富貴何爲遂東歸

<p>此篇文字 因承上接 下轉折議 論文極有 力</p>	<p>趙氏臣趙 華亭鶴侯 可爲千古 難立人本 朝誤人國 家他日向 何面目見 二帝三官</p>
<p>市之慘<small>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元主乃召天祥入詔斬于燕京之柴市使</small> 三百年大宋之命脈僅絕于腥膻之大豕是誠可恨 也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small>過零丁文</small> 丞相之歸故鄉者豈非忠哉豈非忠哉非憂國大臣 孰能當此而思歸者乎 孫志皋評余讀王介州文信公論或謂其忠有餘而 才不足介州獨曰天不祥宋非信公之才不足也 及讀此文又謂天意在元安得以黃冠歸故鄉諒 公之心者亦惜公之才矣</p>	<p>結言天祥 一死宋祚 滅矣忠臣 義士無不 爲流涕太 息</p> <p>嗟夫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small>題雙</small> 文丞相身在顛沛未嘗一日忘宋也奈何黃冠故鄉 之議方興而賊臣不可之沮遂繼<small>王精翁欲釋之留</small> 出復號召江南置五<small>人於何地事遂寢</small>遂使忠良之策不行而卒有柴</p>

<p>此段以時 勢難而 公猶能 持不傾 才之過 人何如 若生之 論可謂 目擊當 時之平</p>	<p>王世貞論文信公</p>
<p>以壓宋知而信公欲以單旅羈身鼓舞其病弱弱息 以與育育申黃之徒抗蓋未接外而魄先奪矣雖有 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 非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皆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p>	<p>此段言其 駕馭有方 其諸干猶 暴者素矣</p> <p>余以爲不狀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 之事已去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幸以 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 能以智竄免間閭萬死而後至閩後能合其衆以叔 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示鄉鳳遇本恒悉敗既再散</p>

<p>此段言閻 僧中山狂 人等其皆 所以成公 而公之死 無害矣</p>	<p>此特言之 元王欲降 爲宋已極 盡忠而 則非才不 足可知矣</p>	<p>兵。閻僧告中原帝星有變。中正狂人。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優乎。朕。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爲。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公被。元王欲降之。不屈。遂遇害。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爲必敗敗而死。于盜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趙氏之。祿將亦未可也。狀則公之爲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閻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p>
---	---	---

丘毛伯評論者謂文信公入可以相出可以將。駕馭有方。詔署素聞以累敗之餘。猶能合衆復起。夫將不傾如此。豈才之不足邪。奈天不祥宋。欲以一死之完節。成信公其所以程信公者。亦信公于載知已矣。

<p>此舉唐 宋制業諸 君處事處</p>	<p>此言秦不 能處及于 漢高之起 于周而 監周而不 封建何益</p>	<p>此言兩漢 三國六朝 敗公俱出 于所例之 外</p>	<p>皇朝文苑 此言秦不 能處及于 漢高之起 于周而 監周而不 封建何益</p>
------------------------------	---	--	--

方遜志漢慮論

自古謀慮深遠者往往謂智巧可以得天下。始後世三代以下莫不皆然。意則甚矣。然謂天心而可以人謀也。志先先生爲之反。發條陳宜哉。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固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疆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秦始皇焚書以愚天下。諸侯之世也。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封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是錯七國與淮南王。武宣以後稍削折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姪。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武后欲反唐焉。

<p>遠幸皆歸 禍其近蓋 天意出于 人謀之外 代如此</p>	<p>立喻以明 人不能謀 大意</p>	<p>此來古人 不誤數任 名文</p>	<p>術而唯修 德合天心 子孫不替</p>	<p>反結智術 勝天道</p>
<p>周狄仁傑張棟之 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 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 亂秋徽欽受辱于漠北立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 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 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蓋智可以 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 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已之子哉乃工 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 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律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p>	<p>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 又曰惟天降祥災在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 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亦不 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 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 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p>	<p>孫志事此篇全在天道人謀上立論以人謀雖巧 而天道之巧反出于人謀所不及歷舉往古為証 明若蒼素至末方勉人修德以克享天心乃為子 孫不拔之基此篇而王石畫而實古今炯戒也</p>	<p>此言罷識 宏者其微 業亦處炳 于字句不 獨一文藝 之不朽也</p>	<p>此言罷識 宏者其微 業亦處炳 于字句不 獨一文藝 之不朽也</p>

<p>袁玉璠士先罷識論</p>	<p>昔裴行儉品王楊盧駱四子嘗有言曰七 先罷識而後文藝以罷識為文藝之本也 嗣而四子不出其所下而當時藉其以裴 行儉為知人之明遂垂為知人之論耳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運才之本存焉乃輒近 文士末窺厥本吸收焉自私其土直而詫於人志氣 凌厲片言當意輒傲睨千古謂左屈以外別無人品 詞章以外別無學問是故長卿相如字擒藻於上 林相如作上林賦進于武帝而吟竊貴之行若汗顏矣子雲苦心 賦進于武帝而吟竊貴之行若汗顏矣子雲苦心 於太玄為玄得無尚白雅作解嘲而謂美新之辭</p>	<p>於罷識而 本之不立 故也 者。本。袁。漢。楊。雄。作。美。新。以。稱。顏。矣。正。平。美。筆。於。劉。 頌。王。莽。之。德。世。稱。莽。大。夫。顏。矣。正。平。美。筆。於。劉。 二。語。乃。妙。絕。好。辭。楊。修。與。曹。操。同。解。行。 里。許。修。果。先。喻。後。修。為。操。所。忌。而。殺。之。而。悲。哉。憤。之。 語。者。驚。魄。矣。康。樂。吐。奇。於。春。草。而。懲。逆。叛。之。謀。者。機。 譚。矣。下。逮。盧。駱。王。楊。盧。駱。駱。駱。賓。王。王。勃。亦。皆。以。負。 俗。而。買。禍。此。豈。其。才。之。不。瞻。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 何。也。其。罷。識。狹。其。識。誠。卑。也。故。君。子。者。口。不。言。文。藝。 而。先。植。其。本。方。其。韜。光。養。晦。還。然。不。勝。一。不。得。已。而。 鳴。則。矢。口。皆。經。濟。吐。咳。成。謨。振。琳。瑯。之。音。炳。龍。虎。</p>	<p>此言罷識 宏者其微 業亦處炳 于字句不 獨一文藝 之不朽也</p>
-----------------	--	---	--

此舉古帝
臣王佐不
而誇月露
者臯禹尹
伯明聖顯
今讀訓詁
賦不敢以
所謂其本
則無技而
合一可知
矣

之文星目比光天壤不朽豈比夫操觚屬辭矜駢麗
而誇月露擬之塗糶土羹無裨緩急之用者哉蓋昔
者臯禹尹仲虺召畢之徒臯陶大禹虞相伊尹皆
伯明聖顯懿之德其麗識深沉渾厚莫可涯涘而乃
今讀訓詁謨詞抑何爾雅閑偉哉千載而下端拜頌
賦不敢以人文目之而亦爭推萬世文章之祖則吾
所謂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也嗟之麟之仁鳳之
則無技而長卿以下有意耀于才者何異山鷄而鳳
皇則才與德
皇明文集
卷四

毛大竿而麟趾人反異而逐之而或以買紫烏觀其
文乎信乎麗識文藝表裏相須而麗識猥薄者則文
藝併失之矣雖狀麗識先矣而識尤要蓋識不宏遠
者其氣必且浮淺而包羅一世之襟度固賴昭晰六
合之識見也大識者宜何如曰豁之以致知養之以
無欲其庶乎此又足以補行檢未廢之意此裴行儉
論其後王勃陸水盧昭鄰惡疾路質
王反誅唯楊炯伯沉靜僅以今終
張桐初評通篇述古賢聖皆以麗識著又述漢唐以
文藝敗者多孰先孰後可以修已可以治人

沈確論淡泊明志

諸葛先生嘗有言曰非淡泊無以明志志
貴高而當乎于物表而欲明之以淡泊
者何詎非以紛華美麗乃表志之屬階惟
淡泊方明心見性而志之所樹立不淺矣

先言世儒
以士尺璧
窮奢極欲
未知其志
之在天地
問若果何
為邪
此文章極
高而多
獨創點綴
吟咏尤有
天巧

世儒不察猥以世之徇役役吾七尺之身口極芻豢
耳窮鄭衛目悅膚澤而心矜勢能之榮彼其層層間
間致而求之匪而藏之非不自謂至貴厚生也而不
知返于太始果且有不足乎哉果待是而後足自存
則所與立於天地者不亦未哉則吾亦未知其志之
所存也故曰莫益之而日增者嗜欲也莫損而日減
皇明文集
卷四

此段言為
道貴日損
君子非好
名而淡泊
乃欲以淡
泊而養性
耳

此段言志
既淡泊則
出於聲色
也權勢之
場不足造
進此明夫
志出權勢
外也功名
之會不足
奔走此明
夫志出功
名外也其
所挾者大
則其所動
心者小其
所期者遠
則其所安
身者簡即
事而能止
時至而能
起閱世而
能靜用世
而能動無

此言志

生利皆不
足以易音
至是以君
子為先養
志也

此正言孔

以明志而
此能未出
之先已

皇明文

案矣

此又引
仕為志亦
士人之有
所不為也

結言声色

乃溺志之

其耳

聲色無爵祿無功名無權勢固無所不澹泊亦聲色
亦爵祿亦功名亦權勢亦未嘗不澹泊何也彼其視
遂于雍牖桑戶之窟與夫五筵之堂九尺之室皆吾

身應歷之所死生利害無變乎其前而吾有王者存
又寧以區區外物自得喪乎哉嗚呼孰知夫澹泊以

明志也即此志之所豎而不能澹泊者卒不可為志
君子是以貴志於三軍也隆中之耕非澹泊無以明

不聞求達躊躇於三顧決而後出志可知
矣徐庶孔明於此終光輔三分之業

孔明始見先王曰益州人民殷富之國其立言不虛
又兼劉琦暗弱取之以城三分鼎足

耳桐江之釣亦曰士固有志
武說而得之日嚼啣子陵獨不可相勝乃所謂懷仁
助為理邪陵曰士固有志何相迫也

也若不能不為猶能忍志內人終難軒輊耳要之有
一念澹泊必有一念承藉全身反撲則王佐之才

志者其無以東山之聲妓藉口哉
謝安無志功名携
妓遊東山人口安

石不出奈天下蒼生何惟是以
綠竹自娛遂為晉風流所尚
焦漪園評士君子學術事功多從志立而志又從淡
泊中養成此則龍家法可為立志不奪者法

陶石簪寧靜致遠論

諸葛武侯曰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
以致遠然則欲致遠者當養其寧靜之心
體寧靜者非離動而無所事之為也
乃動中練靜一行無事之謂也

天下固有寧靜乎哉曰無生之足矣事難成乎哉曰無

敗之足矣凡事生於動而敗於動以生事之心成事
最高故天下之制事者有三枝上枝事而無事中

枝事而有事最下生之敗之故寧靜焉上也慎動天
也下乃喜動夫以喜動為動者則必滯於動者也宋

人有造燕者其一人欲至之速徒走竭蹶絕助而走
此設兩喻
以欲速者

百里而罷其一人乘車服悅懼其不疾也叱咤不休
鞭策屢用數舍而敗以一人欲速而敗喻子期造父

則不然其說曰馬體調於車人心調於馬安坐執組
而致千里矣此又以馬喻人心見當天下之公患

者勢本約而意太繁境本寧而情好變機本休而慮
橫起我之成心為事與主是謂事在情中故以繁駁

約約化而繁因變繁常逐為變心以生事事益生
心及其潰然湧出憤然卒起盪神怖魄左枝右梧日

禁不給言目眩不給視反以我之耗氣為事僕役是

此言天下事當以無我處其間無曲直者也。審是非者其無是非者也。無曲直是非非不可估。謂情在事。中此非好動之過。邪夫天下之事處其外則泰。據其上則尊。無我以遊其間。則逸。辯曲直者其

勝。邇負其不足以制事也。亦明矣。君子之所為寧靜者。非好靜也。誠處於事外而據於物上也。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鳥往而不暇。奚為而不得哉。且世之言靜者曰。無動故能靜耳。此不伏之論也。君子之心常靜。常動常靜。不可兩分之說也。性理中諸名亦無兩心

是動動亦是靜。分而合者動而靜也。水終日流而不帶靜。不感而聲風感而波。山湧而立其靜未改。斷溝瀆澤風之亦波。導之遂注其動未改。將奚以分動靜哉。吾所病於好動者。非謂其不能靜而哀其終不可動也。如禽鳥狂走

以水喻動。靜既明且切。復以禽鳥引喻。正不喻不足見意。尚中於機辟。蹄足械掉其尾而已。故知動靜一者。足以發明致遠之義。方子益旋評述。篇只發心體所以寧靜之原。便是無事之大智。初不在厭動求靜而致遠。更不必贅靜意。義自了了。心目之表。

汪南明新都講業論

此言陳叔子講業有二客。日子高黃山甫相為辭。難。既述叔子自為。義。客復歸以兩明代為開揚大意。以譬古者多不諧于今。談論錯綜變化。無方其體。製又出自心裁。矣。

余師事舊史氏。廖狀尊古而里。今陳叔子講業新都

屢蒲戶。外余因江民堂紹介。交叔子。歡會二客。稅駕

叔子之門。李斯曰。吾未知所。分席而據。上坐則所謂

白子高黃山甫也。子高目攝叔子。獵纓而語曰。吾聞

雲門之法。雲門黃。不從鄭聲。之亂雅樂也。狐父之戈。

不。錫牛矢。先生屬書。離辭必以古人為鵠。遂為藝士

嗚矢。黃山谷詩云。安能佐之。為。斐狀鄉風。世儒說。曉

或不見是。豈不以所負者大。所用者小。邪。漫衍無家

孰若功。見言信。先生勉矣。叔子避席曰。曲士溺於所

聞。幸得奉教。于君子。雖日吃願。術其平生之言。守生

三年。先文學。載守入括。比還。縣。輒指所過城邑中之

先文學。謂少子才。使守受春秋。仲兄所雅。不喜刺說

之修古之謂。何胡為乎。寒淺而漏於法。庚年十二省

先文學。沁水。編讀。舍中藏書。貼帖喜曰。嗟乎。昨日月

此段述諸生以叔子好古難諧于時以空谷之足音喻其校交之未由

而知衆星之茂

何出

文在茲乎出閣而南籍名縣博

士不諧於俗言必稱先生諸生群狀相語曰子爲文

必庖犧氏南面而立以科十敘天下科十頭名任蒼

頤諸君典文章是子登庸過合時也而海內二三君

子方素守巖穴之下趺然若聞足音莊子曰逃空虛

而得一鴈恨無繇死知已耳及仲兄強仕親有常珍

且家世受經有兄在不失故業守可泐洋自念矣有

項上書明夫博士猶知交大以爲望擁關自端退而

深念曰學者誦法古昔去之千歲其人若存世儒適

壇冥行而不軌於正遂使卑議塞路謂後死者何守

知所以卒業矣日莫塗遠而持論益堅行年六十終

不能化丈人不知其驚下將使之駕說以千世守則

安能謹謝客山甫曰昔之誦不朽者左言而右功子

徒以堅白鳴莊子人間世篇云選非上務也鄒侯而

下豈必辨有口哉叔子問曰鄒侯與漢視房杜房杜

晦趙普孰賢曰鄒侯似賢彼且厲行而兄事之矣朕

則後之作者視賈誼相如孰賢曰賈誼相如升堂入

此段以立言與立功

相較舉蓋何賈誼相如以見言焉左而功焉右也

室其後皆不及門也叔子曰客言是也由漢以來立

功立言者宜莫如鄒侯賈誼相如異世方之功則兄

弟也言則父子也此左右之驗與言之不立則守之

耻也豈必尚功子高曰以衛韋氏之流視今之其孰

能不波誠有味乎莊生之言矣仲尼繁易豈不能爲

姜里之辭哉篤於時也子爲高論謂賈誼相如口慕

遇之入郢而見冥山不近人情矣洵人市千里馬而

買其骨千金古有使商人求千里馬者得已宜雖奇

終不可以服駕吾子屈首挾策猥云獲古人之心是

駁駿骨而日行千里也叔子不應負牆而立道昆進

曰若客所云必倍鄒鄒而守故步余子學行鄒鄒未

乃焉得已不聞楚人之處莊獄者乎楚大夫欲使其

語曰在則人亡則書書者古人之成跡也踐跡

而行不失跬步化鄒鄒之屬矣古今猶齊楚也其相

去遠甚語楚則楚語齊則齊語所習何如耳李獻吉

雄峙北郡襲漢舊而潤色之卽不能與漢士並驅其

視輓近世所爲直土梗耳是語固可使爲齊步固可

使爲鄒鄒也故曰瞻驥之馬亦驥之乘陳叔子是已

此段又以李獻吉卑視輓近世其自處地位亦高堪

皇朝文尚

卷四 四四

與叔子

奈何以荆論少之山甫曰丈夫謂多識前言往行之

此段借樂

索安事漢邪道昆曰不朕余小以禮樂發家請借樂

為喻夫賈

為喻夫賈釋士鼓音之起也三墳是已大章咸池

太苦不人

商刻羽音之疏也賈誼相如是已徒其剏則文未若

所以擬叔

象其成則德不讐無寧道古以比音不求合于里耳

均當真切

得長相如病廢顧三子為文其感後世謂之不哀叔

此段以子

子結髮屬辭記于白首所就業豈不多邪何革革也

高設難叔

道昆曰揚雄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

子所就業

不久則其積靡也不深昔人有言不斑白語道失非

楊叔子如

虛語矣叔子始為鮑謝杜詩云賦詩何必既而為建

鮑謝文如

安季年乃去之漢朕猶強學不倦絕口不稱能退朕

常山蛇勢

不居將必止乎其域彼其為咫尺之末伎若揭日月

不可方物

而行是時未睹大方耳一客瞿朕起曰居邑中不能

結言二客

就有道非大夫安得聞繩墨之言遂卻席坐隅願卒

退朕避席

為叔子役

狀有百川

迴海之波

汪道昆善仕論

世之人非不欲仕也朕而善仕者少則以五

者之末改也舍人乃假設之詞謂伯子臨於

遊短於日不偃僕俯世不喜怒隨人不乘時

張弛以射利鍾曰抑之實以揚之其表盡矣

舍人命郡中無善士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

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語曰負勢方豈習俗欲哉

何累累也伯子曰欲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

人逮數口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

游一也彼有長喙云三尺喙務中川事者之驪而

公短於日二也彼不喪不禡且偃僕若不勝不

而公木驢三也史云周滿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其

心所憎則差可非也所喜則蹙可譽也公務察察而

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弩而居省括而

釋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王用

三驢失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瘡疣也

肉也橫生一肉屬者體也疣瘻兄五者哉伯子曰固

猶愈於此乎彼妓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妓也西

婦效之而不知其為尤醜也卒以惡駭國中吾不

結叔人舍
人嗟嘆
色之罕
有盡而
無窮矣

幸而瘳流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救衽饋節毋得罪田
舍翁無寧向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笑曰嗟乎唯此
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薛爾嘉評汪先生文多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

獨此篇用五善仕者以爲剖悉詞簡而意宛又畧

而味長卽持與子雲解篇相垂今古亦難擬爲雕

雄

明史

卷四

袁了凡論不應舉

先生少孤貧承母命報業學醫後爲雲谷
道人指點以立命造福之途遂博科第如
持左券此答于氏伯仲不應舉之書超然
功名爵祿之外其亦仙風道骨之格言乎

僕獲交於君兄弟舊矣曩謂志可必行業可立就人

心可挽回頹風可整頓故忍耻學藝以所展其生平

日與君兄弟修雉羔之具卿執羔大夫執屬士執雉

修此者乃所以而不敢厭且不敢衰乃今觀之事有

大謬不狀者僕不復應進士舉矣且侯之兄黜於春

官者非以其蕙邪一丁丑馮具區於春官已擢今場第

白明史

卷四

此段言其
直道難容
空言買禍
爲一不盡
出

已不能堪使盡露其愚人誰忍邪顧表一身不足以

當百斧鑿耳擇禍莫若輕弟之不當出者一也性素

澹泊自老母亡卽不食肉循習久過暈腥輒穢而欲

啜列儒之士不諒素懷謂表好高信佛嫉之如仇縉

紳燕會尤不合轍其不當出二也易曰括囊無咎無

譽士君子處世匪獨無咎難無譽實難僕行不加修

而虛名日益盛此禍媒也屈原沉魄於汨羅懷王同

生之卿爲上策所譏楚懷王蘇軾驚視于詔獄東坡官

試見爲三

此段言虛
名之階乃
實禍之府
引屈原蘇
軾見爲三

翰林學士府商英駁讀雷州令自古未有名端天下

民間舍不與居住詔下入獄

而不遭玷缺者俟無古人之材而實抱不測之惧其

不當出三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京師交游以多設一席多投一刺卽爲恭敬

豈在是哉。眞兒戲耳。性疎直。懶交游。往來多不能記。

憶亦不能盡酬知己相諒養成其癖貴游中孰能容

我乎其不當出四也使僕任真率性焉往不黜

品類其平生而暗之謂之作類人能則所

得本意本所愛乃任其去其不當出也且我輩竭

力參與之義焉子子志以今日告次子志志公下

力何足言業者爲行書也○今日若欲行志○必資

○不○載○二○子○何○夷○伊○尹○列○下○意○孟○子○曰○二○子○者○其○不○

言不泚手不同道其趨一也一名何仁也其入
當出六也立憲立言不倫旁壘是自盡言兄弟千

黑帝子淳每勸首爲立功耳善堯故勲宣尼騶旅論事實山力也立徐立言不計算道皆可自盡君力矣千

功說者謂夫子贊於毳毼子貢曰天子贊足亦明其

解乎久而簞飯兩巷孔子對哀公曰回也一簞食一

不與出而再造。乾坤波比。京無加頤。俗眼遇有異。

同耳此僕所以反覆熟籌而決意長往也足下休矣

上以人爲鏡

結言已隱
逸爲上乘
無復望之
以庶幾之
最上乘之事也

丘毛伯評了，袁先生曾以會試議天下第一人遂以

五策條陳時政見忤當道遂黜于春官此書論不

應舉歷叙其不當者六事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

之雅後之士君子有未親炙先生者讀其書亦可

以想見其爲人矣

廿五

姜逢元論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不容並出。小人之心陰險易傾。而小人之口變幻無端。以爲亦有公論與君子同信乎哉。

公論之在天下。君子小人共者也。爲國之君子能公論。爲名之小人亦能公論。君子能以公論決千古之疑。小人亦能以公論濟一時之變。君子時以公論衡小人。小人亦時以公論繩君子。小人爲君子所持而小人之公論窮。君子爲小人所持而君子之公論亦窮。朕則公論也者。固無一日在天下。亦無一日不在天下。惟貴人主察其公論之所出而收其權。則天下可幾而治矣。故夫公論之在天下。不患其不定也。而患其不明也。不患君子小人兩持之爭其勝。而患人主兩置之以委其權。何也。僞公論日紛。真公論無色。此自斲其元氣。而國幾傾也。思元氣培養難。耗消易。公論剖析難。涵養易。故善治身者有調元氣之法。有復元氣之法。有消元氣之法。有固元氣之法。吾又以爲邪氣不除。安護元氣則猜疑之心宜釋。戾氣不消。安扶元氣則紛囂之禁宜嚴。夜氣不清。安養元氣則

言君子小人以公論兩相衡。惟在人君不弛其權。則幾矣。公論窮則窮朕則公論也者。固無一日在天下。亦無一日不在天下。惟貴人主察其公論之所出而收其權。則天下可幾而治矣。故夫公論之在天下。不患其不定也。而患其不明也。不患君子小人兩持之爭其勝。而患人主兩置之以委其權。何也。僞公論日紛。真公論無色。此自斲其元氣。而國幾傾也。思元氣培養難。耗消易。公論剖析難。涵養易。故善治身者有調元氣之法。有復元氣之法。有消元氣之法。有固元氣之法。吾又以爲邪氣不除。安護元氣則猜疑之心宜釋。戾氣不消。安扶元氣則紛囂之禁宜嚴。夜氣不清。安養元氣則

在國家不少矣。不可兩持于下。可兩持之于上。專責人君得端本振源之論。

君子小人兩相用。不兩相妨。在

人主燈室。是乎斯造。福于國家不少矣。此言君子小人並用。以和平元氣。庶幾三代以上矣。是非之鑑。宜明。但令公論常伸于世。而不至爭勝于朝。其出于君子者。得效其昌陽針石之效。而無所標。其爲國之迹。其出于小人者。亦得佐以胡梗。渙淳之用。而無可市其爲名之心。倘公論之權不操之自上。其且厭浮論。并公論而棄之。將感於世之僞公論。其不殆入於理盡。斲其元氣者否。

不殆入於理盡。斲其元氣者否。

李九我許君子小人何代無之。朕不能不同朝共事。

始也。君子以公論衡小人。卒而小人亦僞朕爲公。

論以繩君子。遂使國家元氣耗削。無餘所貴人君。

皇明文集

兩持以定其衡。不可兩置以滋其爭。則公論之權操於上。而公論之禍自息于下矣。君子小人爲容。其不辨之耳。

王道行論兵勝於朝廷

尉繚氏言兵勝於朝廷意以謂鋒於疆場之外者士勝也。進籌於帷幄之中者將勝也。而取勝於朝廷之上者。殊在生財足民而折衝樽俎者。其地則人和之道得也。

先言未戰而難制其勝。以握本於朝廷而勝。非可以不德。則政期也。

機不測狀。靡恒所持。以適節應劇。構變當推操勝柄。而獨運者。有本在焉。而本則握之朝廷。矣。朝廷主兵。機脫不患。而有闕政夫。先自敗也。已制勝之謂何。故善兵者。不務以兵勝人。而務以道自勝。不索勝於兵。

自出則在朝廷之先。而尉繚氏於主勝之地。不待張軍對壘。而敵人悞淩沮膽。其處則朝廷之先勝。有以樹威聲而奪之氣也。在勝於朝廷。尉繚氏其知務本哉。夫兵家有三勝。揚矛疾。聞目。亦先登。搏勝於疆場外者。此兵勝也。樽俎雅堅。談笑解結。央勝於帷幄中者。此將勝也。兵未發。朝士不坐。甲制勝於朝廷上者。此主勝也。顧疆之勝在兵。而兵於朝廷。藉威焉。帷幄之勝在將。而將於朝廷。藉權焉。朝廷不勝。則威隨於外。權制於中。是賈敗也。焉乎勝。

用兵者奈何不求勝於朝廷也。朝廷制勝。豈區區智

此段言制勝於朝廷。勝於朝廷之上者。在廣土以富國。衆民以強國。所謂不勝人而自勝之道也。

龍術使詐。馭力驅爲足。以操勝柄。而運之淵變中哉。其大政有二。在土廣而任民衆。而制是已。土廣而不任。則國不富。而朝廷有虛之形。不勝也。民衆而不制。則國不強。而朝廷有弱之形。不勝也。故制勝之本。不在勝人。而在自勝。任土廣而莫之任也。朝廷於是。有三農之職。太宰以九職任萬民。有士宜之弊。以土宜土之名。物以相民。有稼穡樹藝之教。物而知其種。以宅而知其利。有興鋤時器。疆予之令。人民而授之田。藝稼樹藝。有興鋤時器。疆予之令。人民而授之田。藝稼樹藝。

此言朝廷之所以廣土者。生民之有法所。以衆民者。簡練之有方。是謂未戰而勢勝。已在我矣。

富之休悞。民衆而莫之制也。朝廷於是。有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小司寇。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得。以令貢賦。有蒐苗獮狩之政。有鼓鐸獨饒。兵甲之用。有坐作進退。疎數之節。使民得衝折敵氣。言有折衝焉。害者。則能折挫。以無挫其封疆。而敵氣之敵。氣請敵王所。氣憤怒也。

各有寧宇。夫土任。則富民制。則強朝廷。既富且強。而先勝之本立矣。由是戈不狼臙。晉襄公。韓泰。四使。來駒失戈。狼臙取戈。以斬囚。矢不呂錡。耶陵之役。王召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

此段承上
言既廣土
來民自有
無形之甲
兵不殺之
神武不甲
陳而自勝
敵者以朝
廷之上先
有服勝之
道也

矢使射呂錯中項而朝廷自有無形之甲其由是外
伏殺以一矢復命而朝廷自有無形之甲其由是外
不歐冶歐冶子乃越王所使造二皇比不胥臣之戰
胥臣蒙馬以虎皮使楚馬見之而朝廷自有不殺
之神武不受矢不引兵縱有淮南王之奸謀而朝廷
清肅且卧而寢之耳漢武帝時淮南王謀反及黜之直遂廢所謂不暴
甲而勝者非乎不執俘不折誠音誠縱有潢池之
役兵易海盜也而朝廷直勝且坐而銷
之耳所謂不陳而勝者非乎不推清壁不墮名城縱
有吳越之強敵而朝廷直談笑而却之耳所謂

皇明文集

此段言無
聖可以坐
制天下有
事可以收
功於外此
之謂勝於
朝廷也

勝敵於無形者非乎幸而無事朝廷優游垂拱與共
民務耕教戰而吾之威可以坐制天下而有餘不幸
而敵人負固內侵朝廷命將出師自有以收功於閭
外蓋將藉其權以效謀而運機決策蔑不勝矣何者
有有道之主則有有制之兵疆場之勝亦朝廷之勝
成之也夫朝廷勝而帷幄疆場之勝隨之故曰朝廷
者制勝之本也在昔周成王時教稼穡詰戎兵務以
道自勝而不務勝人維時執玉帛來朝之諸侯八百
焉獻琛貢矢威行海外如重譚獻琛肅慎氏貢結矢是也竟以戰于

此段言朝
廷勝則為
周成王棄
子韓失而
天下治而
朝廷不勝
朝廷如吳
吳其為沼
王蚤食列
木之夫漢
走強胡權
不勝也夫
不勝則為
戈而黎弓
棲越於會
狼狽而沼
越十年生
吳其為沼
王蚤食列
木之夫漢
走強胡權
不勝也夫
不勝則為
戈而黎弓
棲越於會
狼狽而沼
越十年生
吳其為沼
王蚤食列
木之夫漢
走強胡權
不勝也夫
不勝則為

皇明文集

結又歸重
在賢哲輔
佐而以漢
宋諸臣為
能成朝廷
之勝意最
完密

彼尊居朝廷而主持其權者奈何不先自治而直制
勝之本哉雖朕主勝者在朝廷而輔勝者在賢臣元
祐時范韓富歐並執國柄雖以遼西之釐亦畏朝廷
之有人而相戒以勿生邊事蕭張協力漢高資之以
成帝業蕭何轉運糧草張良運籌帷幄而孝宣中興
亦自丙魏同心致之哉魏相丙吉故曰賢才者又成朝廷
之勝者也范仲淹韓琦共鎮西夏邊上謠曰軍中有
聞之心胆寒富鄭公善北使之職部獻納二字以存
南宋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
孫虞佐評論朝廷之勝特在廣土衆民中幸周吳奉
漢昭朕躬監末重賢才輔勝語允雋永

張侗初與友人論文

文章之變至今日爲甚高者免角龜毛多入於野狐禪而卑者又拾人殘唾鋪張於耳食目論之間是皆作文之不極起於論文之不精也試以之爲友朋講解可也

韓白積雨浹旬門庭爲壑賓至躡屐而迎巢樓而語是以不能接諸君子也初歸已擬就一第而直近數

先言其居不殺風雨聲所聲不足以上築居無求安斗室自適而已

度人生不容有負進之累遂吾復愛吾廬矣山谷有言家本田舍五代劉裕子孫言田今不登進士則茅

屋遂恣淒涼萬狀其又可不堪其憂耶此味可爲諸

君子也所居斗室簡牘亂歸舟所錯載書無餘尺

地可設籤架李荆族家藏萬卷書而王多束之他舍

几上惟有楞嚴南華老子藏書數卷而已以故

筆墨散失而諸君子執舉業問我者踵至且不惜行

此言都人士問公車業若踵至既獲舉業原本不得相肩也

泥中則諸君子將何取於僕僕居陋室中想見舉業原本似有一得則敢以相質也大抵制舉業若初悖

一第則今人柔皮厚肉以相逢迎刺繡紋不如倚市

門政恐他季老大不免嫁作商人婦耳蘇東坡納妓者琴操東坡

以老大嫁作商人婦詩諺中點化之琴操悟而恭禪若豪傑之士滌除胸次高

有期待且須自我作聖賢不向聖賢討口頭慧謝惠

連雪賦云子與子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伯也言人

隱士名以榜下惠少連合爲一人其因方爲規遇圓

成壁此際自有化工在若所云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則又人心化工與造物相通處也文之規壁題無常

形而我有成象如千江月總一光明如水銀珠只一

圓體應題而出有題而止當有一絲不挂處豈撥授

營慮者能竟竟此事耶吾見文章家營慮者皇皇矣

當兒童時諷誦鄙俚語如千鍾粟高堂屋借此肅悅

鼓舞遂沁入骨髓但解溫飽願足王曾志不在品

教風雨志不在溫飽不復知有向上一路長而振錮

遂以我七尺之身遂逐於卑卑之步優孟之叔放吾

當笑蘇秦一生懸梁刺股語云學步耶卿失其故步

見錄後優孟令係儒作叔放楚王悞以爲真蘇秦就

不遇於秦歸而勵志後說行于六國合從以傾蘇秦

非不專愚奈其志在說人主多黃金遂散散於於李

之揣摩而已叔孫通編最究竟途馬上公之悅而後

世遂鄙爲醜雞漢高祖既定天下使叔孫通定禮儀

日乃翁以馬上得天下安事大丈夫不絕營慮高自

此言功利之徒托呻吟爲健登又有不識澹泊性命馬在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饒銀哉是翁莊惟徵逐招搖令人效慕最下矣

期待亦安能論文字哉又今士子往往急於功利而工於借途假如呻吟掇拾尚屬同流亦有微名聯結聲援批根引繩借顧盼齒頰爲毛羽忘妻徙宅漢武時深痛又其下則飲食徵逐游譚無根美僕鮮衣招搖自放後生轉相劾慕不復見性命上一點澹泊影跡

此言營字
或作八安未
有無營字無
說誤出

文章一路敝壞至此吾願作文者守此何處何營四字本自無慮本自無營營慮何從而來多是文心做出直湏掃得淨盡便是一片大光明照無不破說無

不通我心既通人心必徹此是舉業最上公案向來
諸老宿未曾點破故不佞一拈出之亦何文字中說

妙莊嚴法也。莊嚴佛經也。皆點破世迷。至於無營慮則心清心清則能死亦能活能死故遇題無不破之關能活故下筆無不靈之局卽咏歌笑傲登山眺水盡是箇中生意寧必守尺寸之章編孔夫子勤學嘗讀易而常編至于三絕明一室之內遂目爲精進哉諸君子過我論文而索我法僕無法也願諸君子高自期待而已雖然我則不能而皆之人人將謂我何願諸君子之相勗也甲寅端

陽後一日辭謹白

觀揚評張侗初讀書山中每有心得觀其所著論
書航真能以寶筏渡迷川又觀其讀書印等又其
自証以心上之孔孟此篇論文數千言非從面壁
十季後安得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讀此文者卽謂
侗初曰授可也卽謂侗初心傳可也

袁中郎與仙人論性

如曰無仙乎仙不外心也如曰有仙乎仙又不在身也世之溺於求仙者起于論性之不真也點破妄言指示神識則真性即為真仙更何必覓之海島蓬萊之上邪

先說形神俱妙之處不可名言而又不容不陳廢論乃又之起法處

俱妙為期下土賤士踴躍慶幸之不暇何敢妄置一辭雖狀洪鐘法鼓不叩不鳴浮漚細沫巨海不擇試竭蛙腸敢陳虜論夫心者萬物之影也形者幻心之托也神者諸想之元也生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流注屬神形有生死心無生死心有去來神無去來形

此段以心形神論到不生不死皇明文高

無去無來方為真仙若認我以手動詩聯賦詞無所偶爾一至其之成壞無與於仙不作士人多有為之若使為仙者認筆為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愚惑甚矣心雖不以無物無狀必以有物有辟之神若無算則無所托因問有對因塵有想因異同有分別

此心無前塵與瓦石無異故曰妄言妄者言其謬妄不實如俗言說說扯談是也神者變化莫測寂狀自由之謂狀莫測即測自由亦自即有所由是何物極而言之亦是心形鍊極所現之象雖脫根塵實不

何語動人耳目此引經與玄沙論神識之生生自然處即為仙而乘真便為沉溺所以箇箇墮落何人讀之不覺風生兩腋此言靈性生生不絕皇明文高

離根塵經曰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是也識即神也玄沙云縱汝到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逐波清而不散由是生死岸頭事正是止此神識此識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不識不知自狀而狀從上大仙皆是認此識為本命元辰所以箇箇墮落有為趣中多少豪傑被其沒溺可不懼哉狀除却其除却形除却心除却神畢竟何物為本命元辰弟子至此亦眼橫鼻豎未免借註脚于燈架筆架去也笑笑夫師現今有知所不足者非身也一靈真性亘古亘今所不

巨古今來即心即佛悟到此中境界方且鏡影水沫不容即著矣凡文以矜寵節奏為笑中郎此論如絲竹繁奏中有希聲妙妙此言見性未與者皆誤認形神性命對待之過也若神對故曰形神俱妙種種過計皆始于此若夫真神足者非生也毛孔骨節無處非佛是謂形妙貪嗔慈忍無念非佛佛者非人也世多求佛于佛而不知求佛于心心求佛于心則心即佛而佛即心殊不在形骸長是謂神妙天堂地獄無情有情無佛非佛是謂拔宅飛身但恐師未到此境界耳若透此關我身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上之沫有何閒圖度為他計美長久哉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誤以神識為性既誤認神便未免認神之軀殼既誤認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對故曰性命雙修形與神對故曰形神俱妙種種過計皆始于此若夫真神

悟到真神
真性而形
影不必種
種生心矣
結處生花

真性天地之所不能載也。淨穢之所不能遺也。萬念之所不能緣也。智識之所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能對待者哉。

云

湯腫菴評世之求仙者多矣。着形骸者既失之。形骸之中離形骸者難脫於形骸之外。此論即心即神。即性即仙。皆中郎見性名言。登仙妙悟。可止萬世論性之宗。可破萬古求仙之惑。寧直文字之工耳。

屠緯真論文體交情

緯真者。諱隆。號赤水。其文章有仙風道骨。海內宗之。與人交。每有千金意氣。即遺詩。構議。亦自引各此書。不獨文彩可嘉。凡立心行已。涉世處友之道。庶幾盡見于此矣。

此言文章之為理。其微妙不可。以粗心浮氣而易。法。猶論之。體發端也。

文章之道。謂物鉅而厥理細。得之有分。合之有神。蘊之欲博。裁之欲精。模古欲法。自鑄欲心。程體欲整。盡變欲化。金石宮羽。不必合。而期於諸櫺梨橘。抽不必同。而期於美神凝精。注久而混冥。歲煉月磨。忽而瑩徹。其難若此。非獵取可為。不肖得此道。甚易。涉此道甚淺。吸塘之潦。衛足下其溟濤乎。

皇明文憲

此言學極其博。曰文極其精。以

此而求之。當世實有不可以多得者。

此下友人。有文彩可

深不測。當其礫裂而播之。其氣颶出。塊北當其潛精而研之。其神透人。霽音。殼。貫虱承蜩。注。百發百中。巧若穿物。精若貫虱。承蜩。莊子言。丈人承蜩。以管窺天。未及一髮。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目無全牛。亡不詰矣。梁蕭綽上。下千餘年間。采擷英爽。悉呈音。胃。其胸臆。奔走其筆端。傾洞高深。哉而足下。亦自以為空天絕地。隻古單今。求之當世。實有如足下者。幾人。僕則願足下之。益自冲挹也。足下方以威名處都會。微纓影組。揮塵抽毫。人望光塵。家傳欬唾。登高而呼。順風南國之。瘴。

士無名之
意
結言友有
中其諛者
何不諛生
不交誼而
輕信浮言
邪

為相仲子乃與其妻易實無可構有聽之耳聞白下

諸公頗有入此人之讒者以僕生平與此人若何而

今日忍下石如此喻小人之交始則指天誓日及爭

錮雲覆雨之驗同意其口寧尚足信乎

周王繩評其論文體處操玄極與而遇不遇可委運

自安無復憤世嫉俗之意主於交情之反覆即以

信而招謝亦欲埋名引避初無惡聲交加之薄道

緯與生平藉藉可視于此書中矣

白雲明之

卷四 六七

焦弱侯交道策

交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交道之汚隘
而世風隨之士也處則合志出則同力非友
弗交矣然今之滋弊也五交非真三棄忽起
所稱事交德交道又安別乎

自世道之夷也人挾其心家異其黨有形跡相距盾

矛共敵者人有貨才與有者言其府之堅無能入者

世道之愈也人無以應出韓非子之而于是乎交始者

輒相附背即為詆者而于是乎君子之交始若君子

之交者非貌交之謂交以心者也非事交之謂交以

白雲明之

卷四 六七

道者也茲義也解在乎皇談其範矣皇陶曰同寅愉

恭和衷哉各得其中事物其子曰人無謠朋人指有民

無比惠蓋以天下之心羣天下之人以天下之人治

天下之事衷苟自信不必于跡之投道足相孚不必

于事之契無人非已何惡夫功從人立無已非人何

醜于力不已出此非知道不能也自世匪胥庭後漢

書胥齋氏庭大廉氏皆人乖醇粹臻此者幾何人

哉即明問所稱數子者亦各一時之雋胡可少也請

一二評之因請絕交延為上客者晏平仲也越石父

此段引吳

有知已之言吾
交相親赴以信于也
呂翁歸窮于樓護
漢書樓護有故人
交相親赴以信于也
呂翁歸窮于樓護
漢書樓護有故人
交相親赴以信于也
呂翁歸窮于樓護
漢書樓護有故人

于霜雪之零輟音于風雨之急矣
而絕交論風雨之急
于霜雪之零輟音于風雨之急矣
而絕交論風雨之急
于霜雪之零輟音于風雨之急矣
而絕交論風雨之急

此段言交
道難全世
風日替皆
起于志不
高識不明
故無以成
德而資治
理也
用之
文本均懷于羈賤
唐書本文才傳生平而今成
親梁寶跋如龍門
梁寶跋如龍門
親梁寶跋如龍門
梁寶跋如龍門

高識不明故耳意懈于先登則遷喬之侶廢
遷於喬木以鳥之求
友焉喻也侶朋也
氣盈于一簣則臨深之意生
云

惡何由成治何由理乎善哉開令尹之言事交者事
已即離惠交者有合有離迫交者如父子狀出乎是
非賢愚之外以彼游于夫部之達入乎不啟之局
合而志超
千事交德
交之上收
然慶何等
開健

子孰能當此者乎故論交者必以此為準云
以此為
交之道
孫觀揚評數愆于題之內則精詳議論于題之外尤
該傳其燭見末世士風淺人裏素不勝撫古傷今
之氣慨言言中窺事畢凱切可謂交道箴銘持此
又司為廣絕交論矣擇友者不可不置一座右

吳無陣閱尹檀權策

官官為害何代無之但官官非此為害時人主之職以兵權則害不亡矣漢唐宋可鑒矣故太祖嚴訓昭肅宗英斷也古今而閱尹未何猶公權權也

先王之立國也托於眾而不疑處於至獨而氣賦若無所恃狀方寓維結唇祚綿永者為天下於天下也天下公權也惟無有以固之有以固之則邪矣惟無有以惡之有以惡之則危矣當漢氏始創惟四方

蒙保之為患也於是人封支庶以鎮之漢魏秦魏市同州以鎮天下王莽篡位而王莽篡位為七國楚王元帝為之王莽篡位為七國

皇明文憲

卷四

變作是王戊戌朝歸四言戊戌往年為薄太后服私怨膠西王以買爵事有奸制其六縣廷臣方議制吳

次臣言漢家始經四膠東濟南楚趙皆反發使道諸人主內顧同姓曾不

若椒房懿親之據我於是疏爵授政藉以自固漢成

康超稱之年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諱商立根逢時晉閣內侯使以安然而以元舅王鳳為平陽侯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漢明帝用馬鄧閣而不虞其有王氏閭梁之禍也王莽一門貴顯威權傾五霸及一勝之以程康北鄉侯

存

程王康等再勝之以起輅后大貴人二大將軍尚公

此段言人

主者三人其餘卿特尹校五十七人其專權威柄凶

達相積殺能刺卿專帝大怒乃與中常侍車超徐

慶封車超等五人皆為縣侯而社稷信臣禹來家老

於始歸之聞寺權天下政事皆出已出由此觀之人

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所恃於內疑在四方

特在宗蕃起乃大封宗族疑在宗蕃特在戚戚

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為若膝理腸胃而傳於髓也夫

釋九牧蕃宣之固九牧九州牧民之而厝國於所甚

私官官則舍萬邦黎獻之尊萬邦百姓繁而托身於

所甚疑官官則幸而身安國定猶為國家羞之而况

隨之以危公乎及其禍本成毒流威人主躊躇憤歎

不可誰何大臣圖之而宋陳敗漢陳蕃與竇武同心

而訓注敗李訓鄭注謀誅仇士良魚親臣圖之而何

實敗何進實武謀誅張遂委國於盜臣之手與之俱

斃董卓曹操因之而移漢其始特起於不信天下非

薄士君子之一念而不知其禍乃至此烈也夫其所

此段言御下之道不可以不嚴古人之所以不嚴者使羣下安而不為患焉

此段設言若後之人主漢宣帝唐明皇宋太宗皆號智勇過人之雄王卒有弘恭楊

白名文傳

卷四 七五

恃以制馭群下謂為甚工者而又安在乎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要幸之士不可與孔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言所親所信皆民是以親見吾不失而教是以煩待既失而教先王之於天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也易曰地有水比先故不托於嬖而托於莊不比於甚遜而比於甚遜古之於權任也推之惟恐其不遠也特之惟恐其不眾也是以群下畢宣其忠而兆人交致其愛後之人主歛之惟患不遇杖之惟慮其多人藉成於所信柄去於所疑一旦有亂而始求諸素所不親任之人固宜其動而輒敗矣桓靈肅代庸王也漢和帝受制于甫受制於李輔姑無責耳若漢宣之弘恭恭和帝受制于甫秉政肅望之効之唐明皇之於楊思勳唐玄宗用楊大將軍以討逆宋太宗之於王繼恩宋太宗用王繼恩為宣使後繼恩謀殺王繼恩王繼恩為宣使後繼恩謀殺王繼恩之雄主也漢宣帝唐明皇宋太宗智足龍恩勇足敵奸而未免自智自勇之過遂謂臣下舉無能為舉無不可使而三賢者瑣瑣廝養之餘且其狎而弄之也若

愚勸王繼恩之禍則祿取一神奔走之無窮之害

此段言官之安甚酷段頗以輸貨得太尉尚書令陽球嘗附驥尾陽球嘗附驥尾於唐宋何若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生乎既而果遇司隸司隸漢易為之門生於京兆界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賜發若賜球之陽球奏南頓等罪惡悉收捕陽球奏南頓等罪惡悉收捕張讓至貴侶也李唐誅王甫李陽球南頓等罪惡乃自殺張讓至貴侶也李唐廣之張讓讓可見中官易制而嚴避還京師臣於兄家合柱中廣知其狀率吏卒破王今貪殘無道畏廣威官易制而嚴避還京師臣於兄家合柱中廣知其狀率吏卒破王今貪殘無道畏廣威漢法能操之易鈞也

白名文傳

狹維狀漢和帝責實曰國驅而任之也若續廣牢犬狀家棄慮如孤雛狀驅而任之也若續廣牢犬狀家棄慮如孤雛狀之在牢欲其發縱指示亦制于我可以奪可以殺而亦可存諸生殺予奪之外故中人之與於機務也可以奪可以殺自恭始也宣帝元帝始與其知兵柄自思始也宣帝元帝始與始任焉宣帝元帝始與之將軍後之人主遂曰予祖父固狀矣今且當狀嗟乎古蓋有善養虎者而子孫師之夫養虎而豈易傳之術哉若三王者智力足以無恃於人而乃挾之自恃凌忽翫美取一時奔走之用而啟萬世無窮之害抑何慮之不詳謀之不遠乎愚觀歷世宦寺為患劇於唐林於宋而猶易為於漢漢劉黨之禍杜絕之烈已狀王甫巨璫也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王甫巨璫也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酷段頗以輸貨得太尉尚書令陽球嘗附驥尾陽球嘗附驥尾於唐宋何若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生乎既而果遇司隸司隸漢易為之門生於京兆界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賜發若賜球之陽球奏南頓等罪惡悉收捕陽球奏南頓等罪惡悉收捕張讓至貴侶也李唐誅王甫李陽球南頓等罪惡乃自殺張讓至貴侶也李唐廣之張讓讓可見中官易制而嚴避還京師臣於兄家合柱中廣知其狀率吏卒破王今貪殘無道畏廣威官易制而嚴避還京師臣於兄家合柱中廣知其狀率吏卒破王今貪殘無道畏廣威漢法能操之易鈞也

足以見漢法之尊而臣寺之猶易制矣何也時固與
於政而未與兵故能假人主之威權而未至執天子
之命使有識之臣處以和平猶可相安而不至於大
亂故曰易為也此見漢之至唐觀軍容之使出唐肅
宗二
此段言官
官卒無能
為惟人主
假之以
宜其矯制
橫行故唐
之典宗兵
典外兵又
監軍官
王伯馬為
而黃衣專
鑰之任矣
策而李唐
之變業以
傾此見其
為劇于唐
也
玄宗避祿
二君乘輿
復與外兵
藉當其勢
士固未能
見其才
可以謀大
所愚故曰
劇也宋與
監唐之失
一二勅使
委任中
外

未有厚募乃一試之童貫而國制主危宋徽宗用官
者童貫為太
尉掌兵權伐遼收方愚故曰殊也由此言之中人之
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累巨盜兵於多事之
日也其背叛顯而弄兵於無事之日也其醜險陰兵
之以升周廬司徽察也其操柄輕而兵之以誤軍國
捷四夷也其竊權重若宋之使賈抑又異矣青唐橫
山之役也六月承詔監汎西伐燕平臘之謀也得志
遂謂連亦可圖乃偕遼李良嗣未歸建德民方臘四
朱勛花石綱之擾乃聚徒作亂賈以江浙宣撫師
之真王姬相之尊也以優燕雲加王鶴大傳討楚國
公進封童貫為太師國公時人有
皇明文淵
真王姬賜坐大京之禮也帝以賈伐遼之功賜賈跪
相之稱
儼狀將相自居而廷中亦嘗焉不復知南北司之異
漢唐制相國居南衙官官居北衙若是者有一焉而足以公其國矣
禍之棘也不亦宜哉嗟乎亂轍相尋非一世已其小
忠似可信小材似可使暗主遂謂足信足使而恃之
矣明主又兼收其小材而姑錄其小忠曰是笑能為
暗主既弱於恃人而明主復強於自恃弱主暱以其
疑用之莊主暱愛不明故疑強主銳以其不疑用之
僉人果銳自恃故用其濡柔水也其甘麵麪也不善

游者溺善游者亦溺也水之勢必至溺人不善飲者醒善飲者亦醒也酒之味必至醉人顧生何人而敢深言之蓋嘗竊聞於

皇祖高帝之訓矣交通有誠糾劾有令豫政典兵有

禁論漢唐敗亡之故而深致意於兵且曰此輩宜令

畏法無令有功皆載在呈明祖訓洋洋聖謨固愚生

所鋪揚而篤說者耳夫往代所以權柄倒持搶攘而

不可揀者夫非記功獎勤以至是邪功而不圖者怨

賞及匪人者亂怨與亂皆不可為國故不若逆杜之

而俾無以為功誠杜之必先無為之藉今採權之使

徧處郡國其職米鹽猥細天子聖明詔令具在旦夕

且報罷宜無可患乃道路所虞則以小任者大任之

漸也輔國之先既兒也李輔國初與建寧王俊執帝

主母間離兩利權者丘權之漸也貫之先明金局供

奉官也童貫作供奉官時在三吳訪畫奇巧留杭恩

澤者權力之漸也士良之教固在殖財貨極後靡令

人主悅而不知息也武宗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

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嘗宜

以奢侈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慮及他事朕後

此段言見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殺進士使見前子觀圭表則知必至之符圭表以觀毫芒則嚴斧

柯之戒制斧柯以伐毫芒此寧可不深防而力塞乎蓋天下

之患莫大乎予而不可奪尤甚於奪而後與叢之枯

在其藉裴藉其神三日病之加在其復病加于愈也昔者肅藉輔

國肅宗藉李輔國以信藉令夜信宗藉田令夜計賊

而不可奪阿父除官及其畏憚流涕悔而收之而不復敢

之患如唐肅宗之十有所王肅宗時左右而肅宗耳此予而不可奪之患

也朝恩誅而軍容使罷迨其復任德宗時左右而肅宗耳則終

雖悔無及唐世不能矣范希朝代而尉護之炳幾解文宗時文

不能解軍范希朝代掌迨其中變而終唐世不能解矣此奪而

復與之患也兵權者國利權也利失必隨以害上失

之下得之其據必堅下既失之而更得之則其保持

之術又堅藉人以必不及之神而坐釀其不可撲瘳

之病亦大惑已恭惟我肅皇帝神武英斷邁軼古今

往代所予而弗能奪者業一舉而收之肅宗時左右而肅宗耳

豪休襲安萬世永賴豈其聖君察相併志合謀

僅而獲操者而復縱之後世哉

顧麟初救時濟變策

救時濟變非易任也貴乎才品誠望其能
既殊至濟亦異則自三代而下漢唐宋諸臣
保大定傾果能治辦所能平抑宿望片言有
以維持備安其助畧焉何如耳

先言我國
家基業宏
固承平發
久大祇於
先正諸救
濟其間可
列四端而
舉言也

弗知耳試考燕京盛鼎以來定紛披難亦何多而先
正之威有前代遠遜焉者何可不梗桀四端一揚厲
歟夫濟變與救時雖難易而亦有辯願分別言之
以觀諸士之四端者士之所難者定大亂救大壞也

皇明文集

卷四

此段統言
才而微之
以品識而
鎮之以量
分之以不
其用合又
成一大用
舌震電光
辨傾春濤
亦才識品
量俱優者

定難難在卒救壞難在漸而亦有難而定之以漸者
定難難在為救壞難在不為而亦有難而定之以不
為者要之所制之勢大而所握之機微非尋常治辯
所能及者于是才識稱焉才必有品識必有量才以
辯常幾而微之以品乃可以信壁畫而不疑識以量
遠圖而鎮之以量乃可以定浮囂而不亂方畧才也
惠望品也察變精而慮事敏者識也澄毓深宏而措
置休雅者量也分之各有其用而合之乃成一大用
時平主聖內寧外謐即想隨畫一史曰蕭規曹亦可隨較若畫一

以為治倘一旦有變鄙夫倉皇而無為拘儒休迫而

不任有能臣奮焉出其鋒鋦利鋤以從事于救寧哉
定之間書大詰篇肆于易敢不庭叩而機中要害笑
周始畢恣繫斷于無前森布置于不漏卒舉震憾而
歸之安戢可以觀才夫才論致遠不論泛駕則自周

此段言其
有鋒鋦利
鋤之才可
轉震憾而
安寧又必
結之于品
端儀利樹
厥望非出
虛合一如
仲連千木
召山甫未
見為卓狀
不群也

皇明文集

卷四

描畫往昔
一言如在
樹敵國之威望乘才而行可以萬勝遵晦而處可以
銷萌歐陽修上疏云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愛國
公忠在本朝可以儀刑百辟在敵國可以樹望
四隣乘時而行乃全取勝連表時晦于戈銷萌若此者隱則仲連千木
不帝泰不受封祿段干木不而出則方召山甫者也
見文侯文侯聘之以師事之而品重則
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又惟褒有缺仲山甫補之
又論識矣衆人見著而彼獨見微衆人見端而彼已

此段言其
識能見微
見委時宰
數計不棄
錙銖而兼

見委本漢書語往往于極深研幾之際得其乘承倚伏之
精易係辭夫易者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唯深也彼
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視天下事若農夫之料豐凶農夫告我以春及將有
事于西時較雨量晴計

以事言者
不彰于色
計而不舉者也
識精則宜兼量矣
事不見喜懼之色
而買人之微賈賤也
計而不舉者也
識精則宜兼量矣
事不見喜懼之色
而買人之微賈賤也

而買人之微賈賤也
計而不舉者也
識精則宜兼量矣
事不見喜懼之色
而買人之微賈賤也
計而不舉者也
識精則宜兼量矣

白聖明文集

卷四 八三

而買人之微賈賤也
計而不舉者也
識精則宜兼量矣
事不見喜懼之色
而買人之微賈賤也
計而不舉者也
識精則宜兼量矣

而買人之微賈賤也
計而不舉者也
識精則宜兼量矣
事不見喜懼之色
而買人之微賈賤也
計而不舉者也
識精則宜兼量矣

者漢再傳而有諸呂之禍已又有匈奴之入七國之
亂矣平勃交驩產祿授首是才與品交相爲用也

者漢再傳而有諸呂之禍已又有匈奴之入七國之
亂矣平勃交驩產祿授首是才與品交相爲用也

皇明文集

卷四 八四

者漢再傳而有諸呂之禍已又有匈奴之入七國之
亂矣平勃交驩產祿授首是才與品交相爲用也

者漢再傳而有諸呂之禍已又有匈奴之入七國之
亂矣平勃交驩產祿授首是才與品交相爲用也

夫爲大尉將三十六將往擊吳楚遣
鄢寄擊趙爰布擊齊而吳楚伏誅焉
劉之許姑從王呂之權高帝嘗謂左右曰周勃雖厚
重少文狀安劉氏必勃也高朕勃也夙負安

左丞相平太尉周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突入北軍定
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何所不可

之識鎮定之量集乎未有聞焉欲漢祚無移得乎漢紀

唐亦再傳而有武氏之繼唐以太宗貞觀之末再傳高宗武媚入朝後坐

之忠黜貶擄翼之身安史之奔唐玄宗大寶後亂安祿山爲腹心與楊國忠爲右相國忠與祿山不相悅而激祿山之叛祿山起兵陷東京反河北郡縣皆風靡以從又遣兵寇振

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出井堅定河北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守以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及哥舒翰兵大敗降賊帝愼幸蜀楊國忠而朝餽以進帝嘆曰嗚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爾及肅宗卽

裴○叛○唐憲宗朝淮蔡燭叛帝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尉招討處使將行言于上曰

度陸贄陸宣竝以委蛇貞亮郭再造而係安危其于

遠害保身者無有也欲唐宗不滅得乎唐昭宗時朱全忠聚裝梟

述等竟敢干廢立而唐祚遂移矣

宋則有澶淵之入寇歲弊之議增

矣又有元昊之薦食矣寇準定親征之謀

宋真宗時契丹入寇

請帝卽幸澶淵。張叔過河，斬虜大半。虜乃城于歸盟。畢，不許曰：「臣欲使虜隻輪不返，帝厭兵遣曹利用如契丹，車議歲幣。」畢呼利用至，梟曰：「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富弼默爭納之。

公之卒來于閩南之地帝許晉歲幣富弼入而耶頭曰
主憂臣辱義不敵愛其死辭樞密學士曰國家有急
義不倖勞獨往見契丹主責以敗盟之失諭以榮辱
之由却其和親之議弼還帝使以和親歲幣二誠往

曰朕則爲納乎彌曰亦不可契丹知不可奪使邪隸

臣而宋終
仁先持書與弼格來帝用晏殊
而竟以納字與之和好復定
范韓破西賊之膽吳
朝元吳入寇秦食無厭韓琦為招討使與范仲淹議
其共擊之大破元吳時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
賊聞之心胆寒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
合衆長以備四端者也來公
識量其猶遜乎安石特韓之才孤介之品而無識
量以濟之所由終宋也且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
亂至于極亂雖聖哲不可如何狀而豪傑挺生捐軀

不用費力
自賊中的
內藏員機
文有照應
極溺陷滅項之凶成幹盤之譽
用譽成
如諸葛亮集思廣益
以德也
以嘯炎劉之燼
王序謝安推誠坦

皇明文集
卷四
八上

已亦九鼎午之宗
王導謝安能識
雖恢復未全而相業有體于四者未有虧也
持時定變未必不在折衝禦侮間也
蓋有以宿望片言而潛消默奪者矣漢之
淮南視公卿如奴家振落耳
人定國也
唐宗威明表獻籍錢三十萬崔祐甫請即賜滑青將

士正已漸服此謂一言興邦也
威名未獻籍三十萬籍上欲受之恐見欺辱之則無
詞惟祐甫請慰勞滑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
使人入戴土思又使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賞以上
悅正已大漸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至焉

光獻垂簾天下憂疑于呂武韓琦曲暢兩情濂竟以
撤是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也其孚
君信臣振奇制裁且有非前數節所可望者

君信臣振奇制裁且有非前數節所可望者
不勳聲色垂紳正笏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與其國家
定社稷之臣也他若乎若信臣之事難以縷指矣

大抵士負周
建伊
兼全而亦可互用也國家有疆場之變則出許跋亂
所急在才品而識量者居中以馭之

國家有根本之憂
者逢源而用之合而成體如微麓坐鎮水泉疏導地

維天柱有特而不傾性理呂東萊云天生聖賢豪傑而不傾天柱藉以張分而為用如穀食以養元氣藥有所快而不折耳毒以攻痼疾精神壽命有藉而疆固文中十口穀食病之方擊石所以治自古迄今批導糾紛轉移世運病非日食之常也莊子云庖丁解牛批大卻導大索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刀不加損文投之紛糾以恒必由之觀其習性理人才明興席提夷安夏之功承振綱肅紀之治重熙累洽二百餘年漢司馬相如封禪書云聖子神孫重熙累洽濟濟師師之盛詩云濟濟多士朝助流醇化何憂時變哉晉祖逖謂劉琨曰大丈夫當效朕太平無形而有象龍萌亦無形而有瑞朕太平于有象味至治于無聲賈誼治安即一百餘年隆平之際曷嘗無事賴人才眾咸宗社不搖執事所謂維深云龍形未成而龍萌已兆者矣亂而民弗知耳實刑有可得而言者如燕京定出之初監撫危疑邊庭數警昭后臨朝幾成金匱金匱無足惜亦乃屬有足韓非子曰夫水之勝火明矣而是時禮樂征伐一代之章程尚未有定也乃楊文諱士奇危心輔導楊文敏諱榮謹經畧金湯楊文諱文貞定諱清謹更險後還與民休息海內晏如也時有若

塞忠定之果銓諱義謚忠定夏忠靖之至計諱原古諱黃忠宣之敍歷夷夏諱淮謚忠宣胡忠安之寅亮秩宗諱安謚忠宣周文宣之專撫江南諱新謚文經武薛各盡其長典諱武薛各盡其長典章文物為法至今焉律以四品三楊其倫乎忠定而下才品兼優並久台司威之選也宣廟之際朝士以食律相競宣廟之際朝士以食律相競大段願取年四君子願取年四君子振振日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每非以品出一季一鶴白皇明文廟

無庸議矣北狩既歸自巳巳年八月十五日為勝權
聖駕南宮幽憤正統自退居南宮以讓景泰忠肅其短于識乎又
有見本知末言適不用者如劉忠愍之言行必無已

已之事諱球諡忠愍先時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
齊信奏言方今北虜驕恣以伺隙端立以固結人心
為本若亨所言是絕其衣食逼其逃篡也當于北
要路增置城衛秦寢不行果而臣已鐘慶章之言行
閩郭茂七聚衆十餘萬據號稱王鐘慶章之言行

必無丁丑之事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
劉忠愍諫王許自發兵門外杖之同死杖下莊謝廖莊及前郎中章
廖章楊瑄驛丞給禁錮係獄惜景泰不行其言果而石亨等邀
胡端敬諸冊立之功而于謙遭楊瑄之言行必無辛巳之事

皇明文集

卷四 九

見行而國楊瑄劾石亨等恃功恣意橫行家中占奪百
紛紛多變姓田宅會十三道御史張鵬糾劾亨不法亨與吉祥
是誠曲突直于上前叙其迎駕奪門之功上怒將瑄等悉下獄
徒折無辜果而辛巳年吉祥與從臣子欽時武伯其謀欲幽
澤也上皇于南胡端敬之言行必無已卯之事胡濙諫端
官事敗胡端敬之言行必無已卯之事胡濙諫端
縱恣無忌上以為排陷果而徙新之識何其遠也
此段又言已卯年與石亨同謀不軌事徙新之識何其遠也
尚文毅王文毅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
忠王忠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
其在大體其在大體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
識量之中識量之中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
凡我明臣凡我明臣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
以宋之人以宋之人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
才可謂起才可謂起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
平越前代平越前代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文毅抗請
使且勅書只云報禮不及迎復王忠肅一行遂左

矣

而荒塞偃戈李興奏起前御史王越參贊甘涼軍
道督兵禦虜務時西師未解越與兵部侍郎白圭分
勝自引退卒勝自引退卒王文恪一伸士大夫而虐喘息
煇王煇諡文恪除王振之肅清握持大體何其定也
其四端之中者乎大都二百年間凡古宮掖之變諸
侯夷狄之患可謂備嘗而義安無損則人才之超軼

前代可知也總漢以來而論之齊變者彰彰矣若汲
黯韓琦三楊蹇夏良願商王之倫其又庶幾乎救時
者邪愚生之見以為肢體之患小腹心之患大黨綱
作而後不可為漢也白馬禍興而後不可為唐也調

此段合斷古今人物
而辨別其救時濟難
之尤因機之尤因機

皇明文集

卷四 九

未世之通才之士故
才之士故無以挽回
世道此所以念切時
艱而思其人者般也
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
之聖之聖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
帝即如帝即如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
已發已發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
達既而達既而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
遂謫遂謫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
情猶將情猶將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
量其人也量其人也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
今天下承平已久今天下承平已久孔明為孔明為
彘藥漸萌彘藥漸萌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
雖未有大難雖未有大難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孔明為

之端而實有將壞而未壞之勢夫當其將壞未壞而
 不之救萬一有必不朕之事則誰為任之而誰為定
 之今未能遽徵其才也而品不可信乎未能即窮其
 識也而量不可見乎養之于功未見之時而用之于
 幾未兆之日議論固有可省而有失大計于數十年
 之後者其言不可忽也意見固未必同而有可以斷
 國家之大事者則一肯不可棄也左傳子桑屬孟明
曰不可以一肯掩
 虛懷鼓舞非以養人臣之名實自為桑土之計漢
市以竹鼓舞家賦詩云
尊崇榮寵非以修文物之觀
 至末結言
 不可才
 此識量自
 見方是今
 德而為大
 有用
 此篇又法
 婦經開雅
 有不齊之
 齊不整之
 整抄甚妙
 四卷終

實豫折奸雄之路堂堂天朝濟濟碩彥若才若品若
 識若量寧至盡遜古人而使憫人者有不可一世之
 意乎至臣子齊躬事主矢孤忠獨立之心唐李善感
曰人臣賞
 躬事主當樂於孤忠自許獨立敢言威不能怵害不
 敢避豈屑促效離下駒乎時人謂之歐陽朝陽是也
 養廉隅端方之品呂夷簡曰司馬光為人端方正
直雖有廉隅而圭角不露也
 審時觀變之原擴集思廣益之度肩鉅不嫌之任用
 晦不厭其迂霍光口補切君臣國政有為荷鉅非庸
才薄識之所能臣目此任朝夕不暇
 鎮靜于密勿而救亂于未形孟子所謂無強智多聞
 而優于天下者也執事之所注意者其在斯乎

鼎鑄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集詩卷五

石公袁宏道精選 何初張 鵠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靈楚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王元美讀衛青霍去病傳

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其功不在李廣下廣
 不封侯自見王元美讀其傳為開其微意深
 惜其以古文辭名世焉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衛青伐匈奴封為大將軍霍
去病為驍騎將軍
 為太史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將軍口於天下無稱
 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
 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細者豈盡天幸邪至伍被
 之所以奇大將軍青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李廣益
 妻戰而嬰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李廣猶
在臺也
 其材力懷果負誼繁饒仁郵指畫軍事若貌也述其
過察
 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
 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於老
 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何足道哉如公孫弘倪寬者
 二將靡耳弘武帝時人對策拜官卒封平津
侯倪寬射策為掌故故遷左內史奈何雄

此段言大
 史多罵感

不平之
意不宜以
私故掩衛
霍可爲衛
霍子數知
已者其元
美乎

容取公相爲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遊俠

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

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

掩衛霍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明言太史公以私故而掩衛霍

孔貞運評太史每謂漢詩功臣薄如李廣公不封侯皆

借以自寓微旨實衛霍去病功不在李廣下元

美獨叙不可掩之勲猷其千古公評乎

皇明文憲

卷五

王元美爲李于鱗傳

于鱗者歷下李生也少攻古文詞見于當道官優遷屢卻則文章政事兩擅其美歌其品非元美不能高之若元美者誠于鱗之知心也爲于鱗傳其足以及傳于鱗於不朽云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八

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者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實以貲事德莊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

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昔李邵母夢日入懷而儒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而無父曰張

影相吊也其母寡居惟與形影相吊旦緝繭紡績練不足以資修

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爲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

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髮垂髮

日毀齒交晉江王慎中屬福建泉州府晉江人來督

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誥

學間側弁冠不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

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

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一人三年始成進士

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

此段言于
麟少孤承
寡母訓勤
學切而見
奇于塾師
長而見奇
于格學然
而好古文
詞不入肉
眼自安以
狂則于鱗
之爲于鱗
可槩見矣

皇明文憲

卷五

皇明文集

順天試獲雋居多。順天屬北涼。又明年授刑部廣都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楚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史曰：鐵中錚錚，備中狡狡。狡猶言凡庸之人。稍爲勝者，不以規矩不能方員擬象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據音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服，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腹靡言間。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漢獻帝年號。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卽其偏至而不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卽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

皇明文信公

此段言于
麟當官不
憂學又不
務名利于
進其文與
品俱高矣
又其與朋
友劇切于
古之事相
期無有不
遜于麟焉
出人頭地

此段言于
麟不特長
于文章而
亦長于政
事以公平
隱識出人
于死地守
順德求一
戰而黜終
居最何可
于今君子
中多見也

此段言于
麟政声遠
播萬里

文法無害而其文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属于
麟藉藉公卿間声名稱威于公卿間也然于麟竟無所造請干
贊不爲名計出曹廕馬蹇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
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
功臣當時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吳國倫李于麟汪南明李空峒稱爲七才子相與切劘
千古之事于麟咸弟蓄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
人人意自得寔後于麟出片言則人人自失也于麟
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嚴號公平柄臣子權
臣之街邊卽不通斯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麟持不可後

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古德字順德府今屬北京

問所以守順惠者于麟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古嚴字

客券音韓即今之鞠音計晚音計晚上官之色而進之

晚邪賁韓督韓也則具有所不能晨興坐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

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蜩矣喻用志不分乃于神出莊子于

之守順惠可一載所不服最則曰君子之至于斯也

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漢書日時有奏記手自削牘牘

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朕于麟高自

洗濯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中尉左內史右內史謂之

此言其終
按陝西亦
三。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永。
不。為。名。高。輔。以。故。得。請。白。檢。志。嘗。觸。馬。牧。地。墜。三。千。金。留。永。濟。
京。師。餉。餉。史。倉。粟。母。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負。定。十。之。
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今。屬。陝。西。寬。一。邑。
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頗。為。
晉。趙。國。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下。鱗。又。謂。京。
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汙。趙。邊。河。百。里。而。近。者。
毋。出。賦。錢。皆。賦。苡。栗。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
頗。羅。之。蒲。三。載。贈。郎。寶。如。于。鱗。官。母。張。為。太。恭。人。尋。
此。言。其。終。按。陝。西。亦。三。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永。
不。為。名。高。輔。以。故。得。請。白。檢。志。嘗。觸。馬。牧。地。墜。三。千。金。留。永。濟。
京。師。餉。餉。史。倉。粟。母。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負。定。十。之。
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今。屬。陝。西。寬。一。邑。
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頗。為。
晉。趙。國。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下。鱗。又。謂。京。
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汙。趙。邊。河。百。里。而。近。者。
毋。出。賦。錢。皆。賦。苡。栗。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
頗。羅。之。蒲。三。載。贈。郎。寶。如。于。鱗。官。母。張。為。太。恭。人。尋。
此。言。其。終。按。陝。西。亦。三。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永。
不。為。名。高。輔。以。故。得。請。白。檢。志。嘗。觸。馬。牧。地。墜。三。千。金。留。永。濟。
京。師。餉。餉。史。倉。粟。母。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負。定。十。之。
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今。屬。陝。西。寬。一。邑。
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頗。為。
晉。趙。國。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下。鱗。又。謂。京。
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汙。趙。邊。河。百。里。而。近。者。
毋。出。賦。錢。皆。賦。苡。栗。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
頗。羅。之。蒲。三。載。贈。郎。寶。如。于。鱗。官。母。張。為。太。恭。人。尋。

此。原。言。于。山。曰。它。無。所。潤。也。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
鮮。有。是。視。干。旄。屏。息。巷。左。納。屣。錯。於。戶。奈。于。鱗。高。枕。何。去。亦。無。
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
第。以。文。章。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間。之。交。相。
相。高。則。于。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它。
之。遠。者。文。益。工。不。經。而。走。四。裔。朕。居。恒。邑。思。一。當。世。貞。兄。
此。段。推。敘。弟。曰。大。兒。孔。文。舉。孔。融。字。文。舉。孔。小。兒。楊。惠。古。德。祖。
任。文。士。類。多。沾。沾。自。喜。如。此。孟。問。哉。而。世。貞。則。抱。恨。不。敢。以。薦。行。進。也。大。司。空。朱。
此。段。言。于。公。衡。時。巡。撫。司。于。鱗。問。迫。起。之。為。置。酒。惟。甚。自。是。而。
公。推。敘。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者。碩。于。鱗。
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嘗。視。海。道。篆。按。數。軍。實。一。
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叅。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
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
亦。能。推。凡。為。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
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幾。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
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二。十。卷。行。於。世。于。
駒。博。學。能。文。有。父。風。古。風。恭。禱。淳。于。兒。親。嚴。客。
結。言。于。鱗。登。內。報。者。作。行。世。子。父。有。光。矣。

汪道昆戚將軍傳

將軍以先勲而受世襲其孝以奉母廉以居官忠勇以報國家可謂上無愧祖德下以垂裕后昆且其感格神明古今異事總不出將軍一德乎契之常耳

故戚將軍景通字世顯以孝廉著其先定遠人也先祖

有開國功勳故將軍高皇帝初百戶詳從西畧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

國功斌生珪珪生諫諫生宣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

宣無嗣有弟白寧則將軍父也將軍生六年貌焉猗

矣左傳以是母閭年二十四稱未亡人夫死妻稱將

軍顧美類梓潼既壯長幹伶類類壯其母其天

皇明文傳

將軍當世其官始奉檄歸當世其官歸將軍拜母堂

下母泣曰未亡人忍須臾母死茂爾父不意

席故資爾有今日爾惟夙夜無忝勉之將軍唯唯也

武宗正德即位將軍部戊卒踐更踐更相代守通京

師居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輟罷時同官王梁為部

長部長即掌印信數移訟牒將以佐客資將軍卻之卒不

受陳諫議島於將軍為婚姻通梁意將軍謝曰士方

暴足出門志在千里不跬步而失足即咫尺能乎中

貴人劉瑾有逆謀劉瑾乃當日宦官武宗素寵愛結

者逆謀其意陰謀社稷之事

納豪傑陰遣人遺將軍席帽約曰某日難作者此者

為劉將軍倖應之旦日為黃冠遁去將軍六郡良家

子以赴不測之逐招各郡豪傑瑾敗乃還不助逆瑾亦

武宗召見方士鍾生百歲人也善將軍授六壬遊都

之術會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

擊之弗克將軍將數十騎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跡

琪夜至伏起姦民舍笏遂禽琪餘黨悉下悉盡下

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將軍受檄守鄒以七百人

往入門告母元日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以

皇明文傳

賊眾我寡奈何當賊鋒將軍笑曰彼卒遇我師安知

眾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前驅卻遂奔

北敗兵入鄒登陴誓眾嚴守備城門啟閉如常一日

師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將軍以遊都占之吉列陳

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遁走賊先後累數十

捷卒保境內是時殺死賊眾甚多賊方遠先罪六月

過戰場僵屍枕藉眾皆掩鼻不欲近將軍譙責曰偉

哉國士其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之同遊九原無憾

矣爾曹顧病邪此美將軍能推死士之義與數從騎

矣爾曹顧病邪丈夫當死於戰場者卒同意數從騎

士過沮澤中沮澤地名幸將軍先下於是騎得休其餘力
遇賊輒有功古之行兵以將將所以將在先而兵在後今威將軍凡遇重兵大敵之時皆以身先士卒則士卒養其力而既釋兵則以軍政掌又以前勝將軍效古之道也印名實日起行部者舉孝廉以聞無何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積積襲卻羨餘比輸太倉不中計太谷故有需壽之嘆客以告將軍將軍作色曰是通自結髮事君一以勿欺為務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尋對簿度支罪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閭將軍以廉抵罪懷贏金三百將餽之也憚將軍嚴厲王從事春為介

紹春曰極知不欲彼贏金耳公何辭將軍笑曰吾以勿欺受罪願納贏金欺其矣其後當事者白將軍無罪復其官見其不欺處京師人感勲以總督傅倭至欲引將軍為同姓倚重之將軍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勳府即欲自附望書之謂何宗亦其有守處勳之狀卒未有以中也今上八年將軍拜總督傅倭之命會有司上母閻氏貞節狀詔表其閻九年陞山東都司僉書十三年陞太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未底績言未成功也屬將軍為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故

設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蔡指揮以賄干進將軍乃言安榮俊竟補榮榮奉百金為壽將軍曰爾榮國不受私日吾薦賢故薦君君以此相加則吾薦者非也榮慙而退此即與不蒼頭戚漢家僅受私謝同以警敏幸使之應門罪吏襲三百金抵漢漢言之將軍將軍怒曰狐裘羔裘狐裘白色羔羊黑色以十有年不改史記人其謂何戚漢受金故言之耳輒持杖追擊漢將及之庭吏伏庭下謂曰庭也乃還十四年奉詔坐神機營則母先自太寧歸矣居有頃上書請歸養母餘年詔從之仍支奉山東以便奉給

將軍曰首子舍事母愈嚴嚴勤也事其母益勤謹也每上食率諸子女弄獨母前即不當母心蒲伏受罪母有疾夜叩北辰請以身當之比居喪即少連不啻也少連記傳斑白始有子操之嚴初長君恭履過庭將軍大詬詬怒童子無知何為基履基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爾他日將饗卒伍以自封難為後矣既而知其外氏所遺母所命也是母受命於天居第垂二百年第宅也自祖至始改作

此段言其
不華修甲
第惟以弊
府為聚族
其光前裕
後兩得其
道

此段言其
遺于後世
老誠有積
德於冥冥
之中以誠
無窮之用
焉

此段言其
以修胡秘
策遺于而
叮嚀至再
殊出人意
表

此段言其
臨終能以
不負自對
于願可既
沒之後家
誠廉之極
者乎

命工為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公語長君公子將門請

益綺疏十二戶長君以為請將軍叱曰

吾幸有先世之敝廬足以奉宗祏社也使吾無得

罪於先世也爾其猶聚族於斯不狀此且不保四

戶足矣此美將軍不款居常斷斷取予不問家鄉人

私語曰孝廉孝廉何以遺後世將軍聞此語也呼長

君問曰繼光名爾以吾果無所遺者乎則憾憾者

乎願吾遺爾不費貯之帝所富甚矣長君頓首曰大

人所遺高在上吾何患盜焉季年畫策備胡累數

百廣書未奏且有所待之其後祿長君受職京師

命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之即傳胡長君躍狀起曰

兒當求增何敢輕用諸賓客皆謬誇不知所云及長

君留滯司馬門念之甚無何病作呼長君不繼

口如有所欲言病既革也猶問吾所上傳胡封事

上納之乎其未邪病革猶問上傳胡封事此既經

合人蕭昂是也納稍幣袖中泉且將軍睜目曰我平

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索我錢悉出之此亦與丘乃

朕家徒四壁與相如私奔至不四壁家清如四壁之

也卧內僅一木榻猶不能存傷哉朕也

將軍聰明正直往往通於神明少乘舟涉揚子江

昏夜風大作將軍聞呼輒起起視檣端隱隱有光乃

大呼同舟極走登岸不旋踵而舟沉矣且日同舟皆

叩巫者巫者告曰公等二十曹幾壑魚腹賴孝廉將

軍在乃得全將軍雅不喜言鬼神辯之力巫宣言曰

毋多言吾爾曾大父珪也四代祖耳於是歷詰曾大

父軼事巫言之詳且曰後二十年公等復會曾孫於

此世間果有及任江南把總卒如其言嘗提兵過來

山其上祠秦始所封王于其山日王未及一舍聞

異香故隣姬周氏伏謁馬前請犒從事自言姬子病

禱于祠病已痊也陳姓二選將以為報夜夢神謂姬

曰朝有孝廉將軍至願持此以餉鴈行故敢逆軍吏

耳其見師事畢將軍勒石紀之立碑以增橋故有異

人言禍福皆驗下帷而通賓客毋敢窺其中將軍自

通姓名寨帷而入異人據榻水衣褐衣相勞曰將軍

端人之正老夫無所隱耳嘗省將軍都市將軍方以

<p>而舉子言 皆皆太史 叙有太史 公體段其 此段言其 聯得二子 果如異人 所言而長 子坐鎮四 省名振南 夷為東南 第一名將 無亦乃父 家戶其將 軍積戰所 致乎</p>	<p>結言將軍 遇異人之 事其神怪 葉黃石公 亦松子然 論其常以 德而昌其 後固理之 可必也 有神氣而 不露多神 識而不鑒 可謂盡文 之微者</p>
<p>母病為憂異人請往視之還報無恙問息子則曰此 非吾所敢知明年朝會茅山當為公察早晚矣如期 復至賀將軍公有丈夫子二人丈夫子男弟遲遲耳 後此十三年戊子閏十月朔家子始生老夫紀年八 百歲矣願乞家子為弟子名曰長壽公母相忌及舉 長君悉如期日再舉次君繼美後長君者五年長君 歷著戰功為東南名將第一今任中軍都督坐鎮浙 福江廣諸軍誥贈父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如令甲汪 道昆曰語怪語神聖人懼以此疑後世故不道余觀</p>	<p>戚驃騎之奇跡賢之黃石赤松之說何疑邪 良黃石公兵書戒之曰謂此可為帝者師良後漢 葉黃石公高帝戚秦被楚帝欲封其爵良不受遂從赤松子 遊留侯五世相韓張良封於留父以其身事高祖及 不疑傳國驃騎憑五世之業五世祖詳授百戶祿授 宣其藏其用以啟後人煌煌乎烈矣語曰不于其身 于其子孫其驃騎之謂乎 李本寧評此傳叙將軍開國之勳以有將軍又叙將 軍孝廉之德以有後嗣始終先後非但孝廉一小 影抑且驃騎一族諸</p>

<p>此言其 儒以治業</p>	<p>此言公平 生能積而 不積乃其 治產之善 也</p>
<p>李于鱗為霍長公傳 長公生于西河初而奉承慈訓治生有法其 公不濡而有儒風既貴而猶未嘗忘其 非君子何以能然于鱗匹之以于其長公 庶幾是乎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既少孤而母太淑人李年二十 餘歲以故失不為儒太淑人常恨之公曰往而不可 還者親乎應而不可知者祿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 即使不肖孤列鼎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逮 太淑人存也且為儒不成必難中棄而妨遷業孤豈 敢薄諸生獨以白首鄉校猶日叩佔如病軀之就蓐</p>	<p>使其父母軀灰畜之而進退維谷 若窮也坐自朽腐是為從吾所好耳 公繇是稍治產所致太淑人甘毳之餘亡何施與偏 族黨矣無何橋梁之役徧四境矣而產猶治也蓋公 自計其力足以供其養則推及施予不使有一日之 積云公素坦率胸濡與羣處狀趾拳詭雖狎必以義 無大小無敢忿爭即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者人 以此益附公附服也言其公既貴有與馬享年七十 餘不以乘也每出入安步里閭中無異布衣時曰吾</p>

此段言公既富貴而自視淡薄若無異布衣時	幸未應。庶幾與里閭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
此段言公三命而於車上僂有司鄉飲酒公嘗一當大賓後輒	謝不往曰吾始不圖得從父母之邦見唐虞耆老以
燕饗其盛典也一之爲員而復抗禮邑長吏以煩官	府僕僕起居乎
言公不欲再與鄉飲以公是時已封	御史進中丞及司馬凡三命故自謂將無於車上僂
如治生時	云郭太淑人亦年七十以公之家而猶較粗糲之食
此叙太淑人亦能禮	曰吾與君子同事太淑人糟糠不厭若將終身雖今
皇明文稿	
據白若可	暴貴七十節矣何能異爲婦時也豈以吾兒爲不能
謝夫婦同德尤人所難	事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以上叙公生平爲人不偏而	贊曰史謂孔子數稱介山子狀者
偏厚既貴而猶未貴	之推之後邪晉之多賢由來遠矣子夏既居西河之
出子性成化及而然也	上孔子段魏文侯序詩授教所與友田子方段于水
此言西河之先有子夏其賢可	其人也霍長公家食不輒粗糲安步里閭不以車馬
以動王公之造端而	非故讓也方其布衣時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
公後先繼	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旦使之侯駕而後行式間而後
	過苦矣品列而後御味構而後舉厭矣不厭則一以

皇明文稿	抑損豈謂坦率乎西河之俗蓋猶有蟋蟀之風焉
積貴而能卑化及內人洵可謂儒而有古君子風	矣其間屏
矣未暇少步照應人奇不離正淮陰侯兵	也既已三命適鄉飲酒則謝不往其出處大義迫斯
	可見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其斯之謂賢行君子哉得
	其子而益顯也
	黃上米

王百殺馬姬傳

馬姬湘蘭其驕也善詩詞歌畫平喻五上猶若二人倚城美火不歇納之不允百谷生平所注意者此一姬也故為之作馬姬傳以紀其奇

先言馬姬以前如劉非不稱金釵十二行總本其有善為之者如馬姬之公貴人邊城戍士敗夫厮養卒雖鳥九屠各指君猶

主法也

長之扇無不知湘蘭者湘蘭名蓋不脛而走矣翼而飛不脛而諸姬心害之及兄馬姬高情逸韻濯濯如春柳早鶯吐詞流盼巧伺人意人人皆自顧弗如若也姬聲華日盛凡遊聞公子者掩少平走馬章臺街者以不識姬為辱油壁障泥襍沓戶外池館清疎花石幽潔曲室深閑迷不可出啟諸小窗夢梨園唐明皇遊月宮聞鈴入樂送置梨園子弟製羽衣曲日為供帳燕客錫鼓胡琵琶聲與金縷紅牙相間比斗闌干掛屋角猶未休纏頭錦堆床滿案賜妓者名曰錦纏頭姬天下名妓也

以贈清流韻士餘皆充不住相布施祠即有巽者以微遺逮捕之櫻金半千未厭捕愈急余適過其家姬被髮徒跣哭目皆墳起計無所出將以旦日白本冠送之渡秦淮會西臺御史索余八分書請為居間獲免姬嘆王家即有心人哉欲委身於我陰召奴產子問而王有負郭乎曰無有藏襪乎曰無公私之負幾何曰無水簾之艾若而人曰病中新遣一簪篸公無渡旦夕蒲團上踟躕耳曰然則我當入維摩室代天女進膳不去矣維摩室乃佛家講經處佛言天女為散花滿座大香余謝

皇朝文儒

五

此段言有外索捕者聲如哮扇怒曰吾不惜一斛珍珠換麗妾生某姬輕舞多布香屑床令妾妾上行姬何物人奴敢作沙叱一斛以換不動應者賜一斛名曰飛地

一見一見
便生平驛
而娶姬之
念愈誠愈
堅

此段以半
百青樓人
不作集卷
婦姬之辭
亦誠切矣

五五客余飛絮園置酒為壽絕纓夜暗臣火滅書有

此段言姬
為百客詩
極其筆歷
如迷島神
也

此段言聚
雖未久而
兩不忍別
厥後絕道

似今季人客留連令主人厨中荔枝鹿脯都盡也余
扶病登舟送之分袂之頃姬握手悲歸余亦望淚龍
鍾無乾袖矣比蒼頭送姬自金陵返述所以悲歸者
憐予病骨庭然不能依河清也噫孰意姬忽先朝露
哉余別姬十六寒暑姬季五十七矣容華雖少減於
昔而風情意氣如故淡粧服綃香澤不去手鬢髮如
雲猶然委地余戲調卿雞皮三少若夏姬惜余不能
為申公巫臣耳夏姬微舒母也季老而顏姬素佞佛
龜事黃金像滿樓中夜燈朝磬長齋獨宿已七季將

此言姬先
百念而逝
升述姬生
平盛飾粧

次令人死
見

近前數日召比丘禮梁武懺焚檀旛龍腦設桑門伊
蒲之饌今小娟掖而行遠祝座胡跪膜拜連數晝夜
不止趨使治木羅首具矣然後就湯沐坐良久瞑然
而化此高僧道者功行積歲所不能致姬一旦脫然
超悟視四大為紅妝關隴華裳盛穢棄之不啻敝屣
非賴金繩寶筏之力佛經有兩句云金繩今蓮花生於火宅彼洛如乘霧巫蛾化雲未離四天怨界惡
得與姬並論哉姬雅好筆札通文辭劈箋題素裁各
如泥書若游絲弱柳婀娜媚人詩如花影點水煙霏

此言姬素
儂佛持齋
一旦坐化
仙登昇與
洛神巫女
並駕矣

<p>此段言姬 文詞精工 俱出有手 若樹非無非有而已然無一字出提刀人手<small>花影點</small> 境來顯現刀言不假手人畫蘭最工得窺吳興文待</p>	<p>詔三昧姬亡後廣陵散絕矣嬌姿容雖非絕代而神 情開朗逸秀麗異方之古名妓蘇小薛濤李娃<small>薛濤小薛</small> 以不納為 賢士大人百金借以喻已與馬姬關盼諸人之流與 胡不擇名流事之縱未能肯齊汧國燕于樓中不堪 老乎欲作王家桃葉桃根余以此不諸負姬惜哉俠 骨雖香不逮蟬蛻汚泥耳</p>	<p>孫觀揚謂馬湘蘭不獨以色媚人其一役人丰儀令 人把之如醉百谷此傳一一皆真但對佛仙化 段或者謂溢美之詞獨不思琴操之參尋古 有虛詞耶果如此傳百谷亦不謂紅樓夢實錄矣</p>
--	--	--

<p>注南明壽少司徒鮑公七十序</p>	<p>鮑公年已登七十其生平善於調息知由基 之王侯發自中得日時而駕如太公之遇于文 不始公誠養之有素其享壽無疆也宜哉 聖天子今年甲子與海內更始登耆舊而疆理之前 少司馬鮑公起為少司徒遂撫東土公初司馬益始 杖于鄉<small>禮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small>余從鄉大夫 為壽於公之堂則余進養由基善息之言以命酌者 楚將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之外百公為之引滿 食百內客見教之善意乃止見國策公為之引滿 而有咏乎其言拜司徒之明年公且杖於國矣<small>禮七十杖</small></p>	<p>此段言其於 壽公之國 所由作 而皆言臣 主兩相遇 合正公自 負不朽之 時</p>	<p>此段引周 太公遇文 王後車之 載薦揚之 勳蓋亦待 時而有為 應朕見公</p> <p>公望享年百有餘歲著名實於無窮至感矣使非遇 合始將以屠鉤老焉<small>鉤於渭濱</small>故不遇則白首棘津 不以為終窮遇則一旦而載後車不以為驟合<small>文王</small> 出機</p>
---------------------	--	---	--

<p>當善息以 與俱歸 見太公數時也 朕則東海待清 太公居東海以 問太</p>	<p>此段言人 皆喜于趨 公能善息 待時今為 司從遇合 可以徵証 前言</p>	<p>後之任事者 蹈不測以趨 時何幾及也 及功見事定 猶朕不免於 瑕疵左傳云 取子公獨巖 樓川游待 時而動謂之 善息誰曰不 朕乃今初命 則太僕申命 則少司徒此 遇合之時也 公由此起其 於百中何難 前言有徵矣 公之東也人 謂公社稷臣 宜居中持議</p>	<p>此段接引 周召太公 各有分封 而公以十 年善息起 而執則山 東亦是天 子厚意</p> <p>何必東昔周 召分陝而左 右之獨太公 賜履以表東 海左傳云表 東海地重故 耳我國家兩 都並建山東 為之懸衡上 方與三事大 夫修內外之 治潤色太平 之業節輟之 下潤不精白 承休以承休 美以承休美 明甚由內及 外則必倚辦 於鎮撫之臣 以山東而明 四方猶之以 海岱而視羣 望也羣望衆 公以十年息 矣起而就列 也列位為之 布侯於營丘 上意業業厚 也</p> <p>頃山東不雨 其民嗷嗷自 公下車甫與 行會民乃帖 席民心乃安 帖此唯天授 抑亦百中之 效與往余始</p>
---	---	---	---

<p>再應期其 始天授之 効且以素 履繫符為 伯子決矣</p>	<p>此段以善 射喻公之 素養始以 善息養其 餘力而又 不殆以收 五全之功 此以詳公</p> <p>受節越公幸 而教之曰伯 子在事人人 為伯子危夫 擇地而行豈 不能起咫尺 而心與目俱 病矣庸詎知 心目之所不 及無失足乎 哉素履而往 受命於天願 以此為伯子 決矣昔人從 伯督督人受 射其持論與 人殊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 仞之淵而足 外垂足垂於 於此而不胸 於目不怵於 心朕後其中 也不殆所謂 不射之射也 一取意公將 以伯督督人 而修我我則 安能公既善 息以養其餘 力而又不殆 以收其全功 由此而求正 鵠盡布曰正 庶幾乎得一 棲皮曰鵠</p>	<p>公其古之 人乎</p> <p>生曰為 懸孤旦紹介 季子以前言 申之</p> <p>周季侯評是 篇論鮑公生 平善養息以 待時以百發 百中之養由 基為喻後以 太公之遇文 王為証侯</p> <p>于山東而德 能動天能居 寵恩危首尾 擊應文如</p> <p>常山蛇勢最 為後學宗匠</p>
---	--	---

姜翁生于皇明宣德初年比享太平盛運而夫婦俱膺八十春秋齒德俱尊其子官居判郡以此壽姜翁有德

必有謂、克昌其後、宜矣。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狀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

其太和風熙無愁苦夭折之民邪雖八十者於其

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

十日耄七十曰耄八十曰耄九十曰耄百曰期詳見禮記此非謂其筋力智

慮衰邪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于朝則杖

于家六十杖于里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此皆王制敬老之盛典也

人住門
五

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哉狀此亦謂其老者

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耄也君今

長安姜翁者古之人又若何而優禮焉嗚呼亦罕矣

余讀載記上下數千年間夫婦齊德而隱者吾獲三

人焉冀缺梁鴻公是已

農每耕于田其妻饋饌夫婦相敬如賓

史皆不著其年。謗其年與姜翁比朋者必皆州人也。

卽弗羣矣未必與至媾也昭昭君美翁不誠甘州

入諫空 邪且壽者身自而好樂者爲之也今天下臣

娛于心而使其氣昌也。發言委翁當重飲之世何以得奇余竊嘗觀

象天如象並生于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熙之際也

之君相德之身而宜壽有德而隱二宜壽所謂裁者培之也應上非所

其子判名郡振勵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

此爲三宜
壽夫二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賦而

老幼皆
之焉禽
娛之要也故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

焉得而不偕也。又安所得耄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

見山谷田蕪多麗眉皓髮之民秦政不道商人墮名曰蓬萊田商

皇明文集
卷五

未言姜翁
兄幾如陶元亮賦歸去來自號五柳先生是也乃其

年故不亞姜肱徵輪比急愁嘆貧病相與轉而之

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氣昌而娛樂者幾焉於乎

亦罕矣予於姜翁夫婦有潑慕焉有潑敬焉又有潑

感焉斯作序

湯霍林評叙王制優禮處依狀太古之風且幸姜翁呈奇

生於國初得太和之氣有德有子而壽且偕壽所

以爲難至未有感時憂世之志彼重斂者視此文

可惕朕矣

王維稭壽封御史東村張公序

張雙溪為御史按關中榮封其父東村公亦為御史雙溪乃為驢騎上壽此年乃上君述其顯揚於先施其光裕於後世其東村以子不在無方之榮殊在樹立不朽

東村翁者侍御雙溪先生翁也雙溪按關中兩見春

暉恒咨咨念翁弗置洎代歸關中能文之士咸聲諸

歌詠佐以壽翁於是有頌德者有賦節者有述榮者

有紀樂者有馬康者有稱後者有擬類者有借祝者

其頌德者曰星輝玉良海渺蘅芳允矣君子範我邦

家賦節者曰首可斷腰不可折胡不歸去來二頃足

田五斗非傑言不為五斗米折腰自謙謂閭閻之士

述榮者曰煌煌蜀錦月中有耀輝輝鸞章天子有詔

何以詔之爾子克肖紀樂者曰風軒水榭雲亭花開

酒進照至琴橫柏三蹊而命侶達萬物而同情焉康

者曰願赤亦髮玄玄形鏤鏤履翩翩駕黃鶴遊浩天

稱後者曰子如鶯發孫如蘭茁國之居珍匪徒大其

間擬類者曰解組潛乎達生周乎鹿門乎浮丘乎

名周若有達生篇原其翁之僑乎借祝者曰鶴之集

於彼者義鶴之飛搏彼扶搖鶴之來于歲一朝鶴之

孫之克肖

孫之克肖

孫之克肖

倡安期王喬二仙名一食交梨火其言言王生王生曰嗟爾矣夫八言者言翁翁自為

詩也子有四言者言君君所以為翁壽也雙溪宴然

曰四者何也撰南山之頌耶後東海之豚耶歌瑤池

之桃耶賦漆園之椿耶西王母賜桑於漢武帝東方朔云此桑三千李開花

生曰南山崇崖東海飾詭瑤池述快漆園肆子將

稽諸理焉竊聞之君子之孝其親也在朝則樹節在

使則樹勛自李樹德百世樹名夫節以植紀勛以經

世德以淑躬名以彰先盛大之極也親之心有弗樂

者歟樂矣有弗安者歟安矣有弗久者歟久矣凡雙

溪之履四者具矣故曰克壽翁也翁今季五十有八

厥配封孺人少翁一季雙溪君歸也春酒既茲介燕

稱觴歌舞在庭亂以入言慨乎天壤曠乎今昔其有

幾乎其有幾乎

孫觀揚評先述八言以為東村公壽復進四言以為

雙溪所以壽東村公者練格練意練詞俱出人意

表

此段言殷
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授我殷卿豈知
遇而名者
而士必不
久入人下

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平狀殷卿已著國
士名大快母矣即有憂生之嗟恨不先與食
太孺人於是知興
而太孺人於是知興
及後兒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極相相藉太孺人撫
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

善士乎
初評追叙夙昔交遊而太孺人早識于麟下
倍中而厚遇之恭為子擇交而有以成其子于不
朽亦天之所以報賢母于不朽也

王元美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世之壽人母者莫不踴躍其子以爲顯揚
又或舉孫池之勳以爲壽徵狀太夫人不
樂也樂在李生政行文章求以娛前人其
業賢哉母也寧以窮達二心乎哉
歷下有李生者麟所居之鄉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
部郎李生能爲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生燕間語及
已獲所以貧狀與太夫人人事未嘗不敘敘
也李生之言曰某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
蓋是時先君子先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爲後室而祖
母楊老而睨前子懼某輩長產當瓜分以薄而深覬

我太夫人之易簡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
乎吾乃愛旦夕命哉即二三子之胥顛躓無以報地
下於是自誓潔潔求不一問戶外事而待祖母楊益其
謹如新婦時蓋八年楊幼而前子以昵故稍蕩
其業益恨有某輩也太夫人重嘆泣曰天乎其終忍
經李氏哉乃廢箸出祝金
踰年僅十租而又坐貸息故廢箸徒僦學旁舍貧益
甚於是某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
紅工絳澣音沈音光俱水貌絳澣二弱弟則爲人傭

此段序太夫人
 能見其大
 已之歲請告婦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
 願得奉頃刻懼太夫人顧狀不樂罷酒久之乃念
 先君子與貧賤爾余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識太
 夫礪節和行順拂而甘苦有丈夫氣焉亡何生復來
 謂余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基謂鮮所
 當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為壽何如余曰子之壽太夫
 人也將感冠服邪曰朕致水陸旨耳修體邪曰朕辦
 服飾幸若婦二弟暨諸孫列前後邪曰朕然則太夫
此段序太夫人
 念其貧
 此段序太夫人
 所以當太夫人
 味不在世
 子之也
 如處
 皇明文傳
 人亦若乙已之慨朕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無恐
 也子曩昔第而歸它亡自樹見太夫人愚子之沃
 而志瘠也佚易思也故戚謂為子戚耳子距今服官
 恪砥行誼而博古善文辭修先君子業而廊大之太
 夫人庸戚邪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
 固夫於是李生色少解而予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
 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夫人之壽日進高明融顯海
 內稱李母與孟母並母論河東氏焉予歲得文壽之
 不然而子官且更高產更厚歲時伏臘窮數道力

此篇大意
 言太夫人
 有丈夫氣
 余欲為之
 壽必破行
 修文始可
 以得夫人
 之歡心不
 朕也乙已
 之秋酒故
 以官難更道之力伏
 高養雖更願以為壽
 考鐘鼓於堂上行玉佩聲
 曳紫縣官衙
 謁如家人禮為壽而太夫人慨然曰若也子以為孝
 乎哉李生悚然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翁昔陽評通籍不作一贊語只描寫太夫人勵志艱
 貞孝篤老姑躬不厭女紀而巳督子成立至上海
 而感官服厚珍饈率諸婦諸孫視之漠如惟李生
 勉而官而文始快朕無憾母亦女中大丈夫乎何
 可以雙見哉
 皇明文傳
 此五

李于鱗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此篇文字
幽雅特甚

孟公六十尚未有子幾平失矣而又幾得
即又似必失固朕于麟賀序獨以孟公自
有子為張本其亦以
人心而慶天意者與

幸其晚年
得子亦為
幾不可知
矣全篇用
一幾字三
次行文亦
日慶慶

隆慶乙巳孟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焉明年左史許殿

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既已六十有二矣而
始舉子度度乎其儼得之也夫儼得者幾
中股日

之也幾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為道厥

初生民單族受姓以屬于今不絕如絲一日自我塔

焉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即不堂不構

不構不獲

書經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克室

以此於作偏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焉而幾

得之也弓鞬以禱祠求之

此段承上

詩經云子求嗣后妃率九

幾字論無

人古之聖子

不為為行

之詳占上

惟皆其皇

求之寧脫履爵祿以其餘易焉以俸求之則誰不皇

皇焉而幾得之也攀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

得子者其法當自得子者也

篇中
公之於人道蘊藉

長者里中蓋視猶石相家即其與殿卿所習也三千

此又以宣

而游京師其友親之曰亦既抱子矣即其厚必無不

自得子焉

載也出宰縉雲縉雲邑名今其百姓父母之曰必有

一絲張本

貴仲而季且賢矣即其仁必有後也四十而藩屏隴

有後以爲

右秦人無異於越人也曰不筮而商瞿

幾失幾得

有子孔子使其出使也國雖思之曰子年商尚未

者之慶耳

之膝下繩絕矣詩經云宜爾子孫繩繩五十以大中丞

此言南河

督部河南北雄豪欽手而百姓為依莫不壯之曰公

生民祝公

誠曰愛是將退食

欲其麟趾

踵接稱詩問禮之不暇何即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

問禮于膝

下見公愛

民之深民

亦愛公之

此處方言

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狀固未有子也此自殷卿

公未有子

所及見而某所及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

先入祝之

邪何為至今未舉子也無亦既已能御乎

既子後

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不則將就館者

人樂之庶

幾人乎里中旦夕覲其門有張矢也

意完機轉

以射天

文之最奇

齒髮如平生也是自縉雲隴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

可法嚴整

其儀不忒也人亦誰不為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

此又再應

二年而始舉子余固以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

字何等周

上應

面文如常

上應

山蛇變名
擊尾應
嗣後商盟
絕無燕胎
未艾見天
道報施進
人自不寒
也
結歸於天
之厚施善
人必使之
克昌爾後
是為可賀

之幾之。益信其必至云爾。終豈謂幾得之哉。惟是幾之不得而快。快狀後幾而得之。之為快也。氣之所息。必賢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秦越。河南北。若里中之。所以幾公者也。朕後公之敦仁。處厚。養威。持重之德。始成矣。此可以持羊酒往賀。時也。遂為殿卿具列之。如此。

張侗初評坡老云。有子萬事足。長庚夢得遲。言有子可賀。而老年生子尤可賀也。是文意在幾得自得。未又歸于天之厚報。機軸過人。而思維尤乃難及。

皇明文倫

卷五

翁青陽評六十而得子。幾乎厄矣。序却以為必狀。曰。朕又一子。始生矣。序却點出許多男事。實皆以文巧思過人。

馮承賀張惠安公生子序

此序句法
答答文氣
浩浩沉詞
微揚文字
之貴重者

昭皇后張氏大有功德。史稱為女中堯舜。惠安公。張公。封伯正。天以社稷功。公之食報。靡艾。彼其以四十餘而生子也。其為惠安公必者。亦必昭昭皇所之世德。必之也。

此叙惠安
公家世所
從來及其
生平交驥
上大夫之
雅致

昭皇后故也。七傳而至。今樂山公。樂山公。通儻饒幹。畧善騎射。磊磊有丈夫之樂。喜交驥士。大夫論議。慷慨。婉婉。有足聽者。為剛於西郊。倫極幽勝之致。管白。稱曰。元善。幸以肺腑。襲微侯之業。上之不敢道。長平。犁庭出塞之烈。將山漢武帝。下之不敢修。魏其引繩。

皇明文倫

卷五

二九

此段叙其
不特功能
不特貴戚
而優遊自
適不失分
人望。擲可
謂賢矣。

批根之郊。魏其與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又不能。飾車騎。子女如武安君。封為武安侯。惟是守先世。堂構。肯堂肯綦。罔敢失墜。入奉朝請。出從賢士大夫。游以自適。於郊。屏雲水之間。如是而止矣。往歲公修。具召客。賜館中。二三兄弟。余謝不往。二三兄弟。各為。詩紀西園之勝。而并登。王人賢。教余以昨日之遊。驩。甚也。中酒而主人類若有憂者。蓋樂山公年四十餘。而嗣未立云。余曰。是無庸憂。張公其必存子。則質余。曰。子不識張公。何以知張公有子。曰。余不識張公。識。

此度樂山
公必有子
以為下生
子張本

此言昭皇 后振立章 王振不敗 專恣其為 社稷大功 堪垂中大	叔然代功 勳勳諸 銘不朽	節言天欲 以是德報 昭皇后於 不朽以是	張公所由封我國家外戚 <small>皇后之兄弟</small> 數行封矣更 再傳猶有在者乎微獨封爵有更數世而高堂大第 不顏見者乎 <small>顯也</small> 此其近者止其身遠者止其子 而彭城惠安 <small>彭城惠安乃張氏一家</small> 如魯靈光巋然 獨存 <small>魏狀高大之貌</small> 豈非以開國時有行間功哉 大寧功論烈孰與淮安 <small>淮安即應天</small> 肇昌德慶三侯 <small>淮陰王昌伯</small> 先叙其生 <small>陳西大水郡德慶公</small> 今開國諸侯伯大半國除 <small>從太</small> 叙其世守 <small>叙其世守</small> 而張氏一家兩伯傳世無窮以此言之 其嗣子之 <small>其嗣子之</small> 何獨言行間功已乎蓋當成祖時以漢王之間不能 英為公其	聖明文編	善知人哉 此言昭皇 后振立章 王振不敗 專恣其為 社稷大功 堪垂中大	無幾微於東宮 <small>立太子</small> 顧獨賢昭皇后 <small>微昭皇后事</small> 且不測此為社稷之功一擁立章皇帝及睿皇帝委 政中書常使使問閣中商確政事幾何以防旁落故 終昭皇后之世王振不敢橫泊棄天下振始得政朕 帝亦且長習天下事矣使當睿皇帝初載守國之日 淺微昭皇后振之流禍未有量也此為社稷之功二 夫天以昭皇后康我國家而以彭城惠安世封報昭 皇后豈其功德在千萬世之後而報不及於數世之 下以是知張公必有子無幾何而元嗣生諸微侯來
--	--------------------	------------------------------	--	------	--	---

知張公必有子收盡
有子收盡
乞言遂書是說以歸之

李卓吾評天以彭城惠安兩伯世封以報昭大功德

豈使不數傳而斬以是而知張公必有子矣且張

公和則廟行不以貴戚敗德又何至於無嗣此以

世德天意立論最見高人一頭地

陳眉公評惠安伯以昭皇后外戚封爵昭皇后有大

功德康國家天以彭城惠安二伯世封報昭皇后

必不使張公無後以是而知張公有子此文有頃

緒有筆勢有氣概堪稱不朽三昧

皇明文苑

卷之四

本空同送何柳陽往鎮榆寧肅序

其難言也而職方之領猶難之難也何者
策萬里外事無能有難以實其地也
越千處則金城方界之類通備

首言必身
先之而後
口能言之
通軍俱登
此意
今之所謂處丈夫者非藉若淡乎至其道山澤之事
雖善方與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
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

難矣其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癰異而界

此論兵家
難言非身
踐其地安
能一一悉
有也

白明又集

卷五

中正應實
齊馬是也
短兵長戰
鉅盾矛鉞
弩之施又相什

以實踐立
格以新通
引喻以克
國作証實
大格句大

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克國漢

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

圖上方畧
漢武帝時趙充國初度西羌之變
行邊為備乃使安國至羌新亭是

人於是請羌皆從從塞攻城發長吏上使西吉備

可將克國曰無輪老臣上聞將軍度羌勝何如計曰

一見云云
狀則兵果易言邪新天子即位銳意戎政
乃勅司馬卿屬數馬于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柳

此方言其
不命往三

鎮知其長
千兵畢而
為可賀耳
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為長茲

奉聖書踐萬里之域異疆殊界將靡所弗賡窮於君

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

以卧遊二
字影實踐
即以得形
其間如親履其地又曰卧遊予聞叩之曰吾得其形

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朕

終不以其是而予亦不以其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

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鎮

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幃擁條佐談萬里外事尚有

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

事而難言
若以應踐
之實二句
則富過百
性矣此日
數馬者意
自

君幸勿談曰吾之數馬焉耳矣問大夫之當數馬耳

宜毛伯詳此序全用實踐二字為一篇大骨子以新

漢引喻以克國作証復以得其形得其勢得其備

為踐三鎮之實迹文字何等精致何等婉切

汪南明少司陸公平寇序

陸公始以督府會兵討張璉復決策保漳州以定閩更從吏民之請代遊公以清廣之東不特智而安殺一人賊有利於社稷可稱社稷臣寧但以武勇勝人哉冠之平也有以

高皇帝法方伯分部而治即有不治則御史大夫出

而填撫之南贛官吳楚閩粵之交其地突阻即阻其

民恣睢志驕其聲敵不相及於是專設御史大夫

一人秉節鉞出行部四境乃安今上即位以來江以

西久承平材官無所事事辛酉流賊入江西憲臣有

死事者僥平上變謂賊由張璉請發發兵誅之乃為

此段言汪南明志必

師期諸督府兵皆來會張公自兩廣駐潮州陸公自

南贛駐汀州游公自閩駐漳州必亟詠璉毋使為東

南患陸公馳赴行部擊流賊於道大破之賊尋遁去

公決策田使璉先期而由徒以空壘而老我師非勝

算也虎出於柙其傷必多此不可不備璉出必犯漳

州第急備漳州虜無如矣既而璉果出漳州失和又

遁去公下令無問部士若賊黨有能生得璉者封萬

戶予萬金次者封千戶予千金即得罪人脅從勿問

賞教人擒賊有功而

此段言陸

賊有功而

之其次肅晚於朝曦皆授首又云肅部中悉定公獻

狀詔拜少司馬其餘爵賞有差當此時游公業已平

為夷與行會閩吏民相詔曰偉哉陸公之再造閩也

江以西始發難其流毒不深廣東財力饒蓋用武之

國獨閩坐困之聲盜克塞山海間炮鼓相聞炮音

列郡盡城守矣游公方受事即有詔命安能越千

里赴師則哉雖觀之長不及馬股可謂其勢狀也陸

公當紛紜之秋冒瘴癘而臨不測之地發縱指示

之故而賊之賊也言一卒使游公無畏

顧之憂史記有趙傳決勝千里賊無難類公之代也

璉驍脫漳州即不備長驅而北挾重寇而橫行閩事

去矣假令無失其版籍謂有土者何公獨早計虎既

逸而繼之封疆之臣庶幾藉此以追簿責公之伐也

璉謀不軌其在後從則首鼠兩端鼠性多疑初出而

從罔治庶幾不略殺使徒按法而窮治之是搏虎而傳之翼也

之威所以是虎而公布恩信遂令反側自安

也反戈而斃之不啻射隼易經云公用射隼

士不必危不旬日而告捷公之伐也閩兵連禍結人

<p>此段言陸 公非一手 一足之計 亦非劍術 足多乃其 志在滅賊 身人移上 似所無</p>	<p>此段言陸 公可以濟 南侯馬北 房武功文 德堪為中 興名佐而 直以社稷 臣計之其 所美者 至矣</p>	<p>此段言陸 公可以濟 南侯馬北 房武功文 德堪為中 興名佐而 直以社稷 臣計之其 所美者 至矣</p>	<p>人自危羣無賴幸與出而應之不者惴惴然重足而 立矣<small>不敢</small>連伏誅民皆帖席<small>民心釋之刀鋸之下拯</small> 之溝壑之中骨肉而生之非直一手一足之烈也公 之伐也嗟乎豈徒公之智術是多哉此有由本也后 羿之受射其用視專也丈人之承蜩<small>丈人承蜩其</small> 操心一也當世之士習選讓而務因循項項朕恐將 百及即有緩急將焉用之當變而起時易耳聞中 有以策士軍門請募其誅賊者格其議不行及其賊 蔓<small>蔓草也左傳云無</small>其所徵發不啻什倍之矣幸公 仕事以身為將士先滅此而後朝食此專一之效也 正德中新建伯有社稷功其嚮用由南贛起今 上以神武治天下海內晏朕視新建之時則公猶賢 矣乃公南備日本北備匈奴不謂無事公山此起 武功修文德以輔中興之盛治所謂社稷之役非邪 由斯以談非直南贛以兩公重兩公者抑亦自相重 矣公當飲至<small>至以告武場</small>道昆從諸大夫後宜有言 鄙人何如譽其利者為有德公之利社稷者豈不克 多道昆僅得其一隅惡敢緩頰乃君公之所以利國</p>
---	---	---	--

<p>利關者九 五難紀</p>	<p>者纒纒狀在道路之口道昆不敏猶可僕指陳之遂 次馬序</p>
<p>張賓王評此又叙陸公之功如淮陰侯將兵奇正迭 出指揮如意又擬其專一之心許為社稷臣是反 本窮源風雲在手老莊在筆陸公雖賢得汪公之 文而益彰矣</p>	<p>卷五</p>

惟欲承平而威信不功之落權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如子所意也勒石燕然山之顛者雖僥為之非吾所以祝大將軍此山刻石勒功雖固為作文以紀其績陳勿溪評將軍用兵如神大有功于吾閩如所稱未辭甲先登賊壘不崇朝迅掃妖氛置其狀乎中間狀年壯而有大功天子報之甚厚倭虜敬服部曲傾心文字飛揚有太史公筆法末收煞更高可出人一

李空同送房任丘河南按察使序
房公字任丘按察河南天子許進公太僕寺卿歸空同作文以送太意有三一奮激不顧一不牽於妻子一不以官為家總之脫俗名利情之最難者
 今孰不曰軒冕倘來物耳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之衢以赴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溪願至欲哉然而時有遇有不遇故富貴者趙孟我也得之非我加失之非我損何也以在外也趙孟之所貴趙孟之所不貴也以富貴利達及既失之也則又幸面目無彩澤憊憊求在外者也求在外者也及既失之也則又幸面目無彩澤憊憊惻惻中惻惻弗休斯非所謂言是而心違者歟大抵脫徙名利有三難奮激不顧一牽於妻子二以官為家三今欲一旦超乎三者視其官如塞翁之馬養馬一日馬俱去人有吊其失馬者翁曰未知是禍未幾馬引外馬數羣畢集人有賀其得馬者翁曰未知是福其後子好孟敏之甑後漢孟敏荷甑墮地甑破而敏不顧也敏曰甑破何也敏曰甑破不顧何也敏曰甑破不顧何也先幾勇止內無絀胃其足也色不黯如窮約靡悔斯其人亦罕矣故曰笑粹美璧動情破缶而况功名富貴之際哉故官為家也官失而無家必曰悔不守井泉之俸牽於妻子妻子必曰之曰榮途百足奮激不顧者失其官鄉里人或侮之或其

<p>必不真焉 下文立論 房公張本</p>	<p>此方叙房 亦非出於 公致政之 勉人以三 者為公難 公去出真 心殊毫無 難色</p>	<p>今人汗流 至踵 薄田以上 加有當時 竟景其</p>	<p>皇明文集 卷五 五</p>	<p>人眼珠幾 侵眸花柳 即五尺童 子亦知為 珍名聞之 奇品也</p>	<p>此方言公 不以三者 之所難者 徒且能勵 頑劇貪而 速化乎人</p>
<p>那大夫過之不式時節不問遺必曰吾謀再起以泄 不平若是者其去也豈誠由諸心者哉<small>言人情有三 難故不能忘</small></p>	<p>富貴即有時而去任丘房公為河南按察使守一比 法久而安矣無何上書乞致其事歸天子乃許進公 太僕寺卿歸公為此內而弗謀妻子<small>見公不謀於妻 子應上難二</small></p>	<p>外而弗詢友僚書上而京師朋舊咸聞也命下也 人疑而驚詰公曰歸有家乎公曰薄田足以耕做廬 足以棲家人安乎公曰安<small>見公不以官為 家應上難三</small>曰他日鄉 里人侮公那大夫過公不式不時節問遺公曰侮予</p>	<p>何殆慢予何辱不去二者難必矣<small>見公能奮然不 顧應上難一</small>公 拜命既還儀展徐暢若有所負而釋焉諮焉若有需 而獲也聞惜其去公飲弗自勝譽其高狀若靡能焉 若公者不謂超乎三者之等而其去真由諸心哉<small>此</small></p>	<p>公超乎三者故其出諸真 心應上脫履名利有三難 夫人性雖同而品則殊若 易識而微難察自是有向 欲去而休於侮且慢止也 必曰茲非若不去而殆且 辱也有向欲去而率於妻 子也必曰吾效房公不謀 諸妻子有向欲去而慮夫 無家也必曰薄田做廬易 辦也<small>此言公能化夫應及 侮慢者能化於率於</small></p>	<p>無家也必曰薄田做廬易 辦也<small>此言公能化夫應及 侮慢者能化於率於</small></p>

<p>結就房公 始末 言之見其 詞精采其 意婉曲公 排案于文 者不能得 其機軸</p>	<p>皇明文集 卷五 五</p>	<p>人愧汗沾襟中間議論不竭真可筆端國法之重 未又以化人之論更進一步法矣</p>
<p>妻子又能化若是者非公敗之而誰也故君子謂公 之歸有屬頑劇貪之功不誣矣公以進士歷郎中知 府副使奉政諸官至今職唐相國琯其先也而居任 丘實自關內徙因是於予有鄉國之雅而省司諸公 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朕亦高之焉<small>言公 去公</small></p>	<p>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朕亦高之焉<small>言公 去公</small></p>	<p>湯若士評譚出人情之所難者都為名利束縛頗令 人愧汗沾襟中間議論不竭真可筆端國法之重 未又以化人之論更進一步法矣</p>

集 330—720

敢顯其罪論其高
不如聽於象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
為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
後也由是中循以下猶姑通逃倖以示遜殺聲有司
之怒而其大者不挾眾負固即自誦臺對有司者不
問矣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
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
政非若先
為政也應
上利不在
上也又應
匹夫為不
善不可得
而誅文自
自明文馬
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祕音畢介如組亦如掉蠅其
盤鋒如輪亦如積環斗墻而進矢疾不得加劍鉗不
得接不換尺符提於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
韓舉袂成幕者象為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
則古藉目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實
狡憤而起坐索輻重裹糧于橐人處不歷百級高秋
徵戌徵召戌居縛切擾擾瓜持也市以行澳陽之墊何多草
之跼注戎服襪之也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持得
以章幟寢處其間釋水而游爰其馬不如獵乳愛

服天子之鐘鼓實式靈之汝何多之有
者輒多索穀料構奪而貨既至而不勤刀斗時其
戰具蓋齊之所表者騎士言喪馬則地搖動矣
文章何謂
卓絕千古
此以誅匹
夫之不義
使人為善
于無異
於其善
家其其効
于元美若
亦已切
元美若能
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聞鵠走大六
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為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快
於公戰即有豪實應且憎以懈我有司我我司豈願
石間也有司初亦頗以齊士之武健以有事不謂徒
費縣官而怯公戰在豪上雖與同伍猶知惜
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聞鵠走大六
轉爾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鹽于海是四人
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
于海也尚將使其為善乎鄉也無以異為善乎家以
為罷士伍而輕杆厲禁恣睢睚眦豪大者其未可速
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
勞幾何而歲且饑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
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徵戌以勤
天子何可以春秋高枕自愉快也夾谷之會魯有祖
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篋使青州矣何可使

結復以元
美之續有
可知者其
望元美者
張矣

冠命也不朕元美祖喜自用焉其安能知之其所以
知者元美有續以間執諸貴人整不食夫我者爾

張秉鐸評元美生平極推夷之治齊勢際其難不讓

太公先齊之易易也故滄溟照按青州諸郡序純

以夷吾傲之文勢凡七轉一節淺一節最宜溪玩

皇明文信

卷五

王元美爲宗子相序

宗子于國朝綢繆以才子見稱而見于詩
者可以取卿相而尚友千古而世尚疑信
半之者彼蓋有所不爲而予人不屑屑強
合此可以視予之真詩格豈詩之累哉

王元美嘗與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公徐生與可

謂嘒嘒火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

海人徐子與請金陵不謁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

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有所不爲

也子相益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

鳴岐山而麒麟爲椅杙而麒麟爲椅杙呂成伯

皇明文信

不足爲知言哉所論萬世一事者矣方吾之爲類凡

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

吾才而不得一辭窮力之日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

自己也而意而遠及其他此言詩亦無論明良嘉

起齊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延言詩之

朝不坐燕不與在下條者不得與憫時政得失主文

而謫諫漢武帝好文詞東方朔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附不

而况以下歌之盛而猶得以自靖而况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

言幸而得

之以尚矣
千手古以
侯知已手
當其左焉
快其具不
知已者又
何難焉
文字貴特
應上言諸
有人而獲
其心則百
世其恭不
言而猶同
心則四海
比肩其不
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
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墜沉下僚亦
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議而冀幸不可嫉之富貴
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
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
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孤臣孽子憤懣而不容之威
通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
今人有所
不可為意
莊子此遊
人亦為余言子相於是也不厭以子相之材在吏部
何憂不即至卿相而委蛇作陸沉意與若是即世俗

此段以才
可立取卿
相而委蛇
下位狀詩
又不免為
世所如狀
則子相之
所以為子
相者正不
必為世人
自信者有
自信者在
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為矣可以無云也其尚
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言子相其不
皇明文傑
輕放過
焦漪閣評以卿相之才而不得通顯初
知子相哉且謂其有千載知己自有以自信
于詩者正其有所不為非元美知子相之心安能
言言傳子相之神哉

李于鱗送趙處士還曲亭序

趙君以製錦之才出處列宿而歸下賤而本公守職攻積其政可致先朝之治

趙子為獲鹿名者垂三年矣則處士自曹宋問焉獲鹿也曰爾為獲鹿則良哉將下車視事而百姓迎爾曰爾乎寧能問侯去後思也

而一其衷乎寧能傾奪其不肯從事獨賢也

此設難將為發姦如神之趙廣漢于抑不趙家貴

焉而秋毫是折察其淵溪稱神明乎寧百里翁

慈救惠如我視爾於此也不知中丞臺若御史臺若

監司陳臬若郡大夫共理所欲於爾發摘姦伏

勤也不如家貴人若中使者若諸長吏所欲於爾發

發若折出乎左右意未及竟發之如機孰與雖項

武使董宣叩謝公主宣不肯屈因名曰強項吏正辭投刺交際臨以橫逆

斯數者也西門豹為鄴發民治二十渠當其時民頌

此代趙子對言引西門豹為子

圖

朕之良吏見位民在勤以撫民不飲其察察焉明也

今父老子孫思我言即惟勤下車視事三年而水嘗忘於此也

朕而無敢於陽喬魚矣

之今不一其人而一其才不朕大瘼水敵

憚眾豈徒丞若薄失德哉人之歡善誰不如我它縣

此言他縣無不稱也長水之獨安能身犯之焉

才勤以撫大人視惟勤於此一堂之上毛相屬裏相離

民有體而分其毛相屬而也惟勤視百姓於此百里之內毛

相屬之意而分其毛相屬而也惟勤視百姓於此百里之內毛

不相屬裏不相離也安用秋毫是折察見淵中為

魚者不釋南走耶鄭北抵何注之寒將千里無不偏

也它縣之令丞若薄無不與言事也百姓疾苦無不

聞也山川險易無不為石畫也以聽成獄以鳩大役

以達隱隱以閱軍實無不為也中丞臺檄今日

一薦疏下獲鹿明日一疏下獲鹿元元信我如列眉

矣異日者監司某君不安惟勤在側也則曰吾將寢

此言中丞檄集也

上不能不注一惟勤也

處此悍令哉惟勤曰山中之狐貉罷豹其可蓋乎則
又以令為藉也久之以酬戊戌則給以廬旅廬旅廬也出大雅旅則芘三軍之士意當惟勤一監司趙
君意終不能不當惟勤也惟勤為獲鹿如此而已矣
處士曰惟勤為獲鹿如此即吾何憾焉無辭乎曹之
父老也輒趨駕去

張制初許趙子稱循良吏也其治養應狀歷歷可紀
且欲勤於撫民而不以察察為能可謂式轍有方
矣噫使治郡人人皆趙子可謂民之父母而邇家

皇明文衛

卷五

之度矣

徐筆淵評處士還自曹且

肥官慶而其生平

式轍之教盡可觀其槩矣嗟夫世無良吏安得宰

百里

鹿狀哉

汪道昆紫陽書院會錄序

紫陽朱夫子讀書之所也今明詔守臣建道
書院以爲講業之所其造士德意良勤矣
中問貴郡大夫以養士望士以善自養以孔
門從則今日庶幾哉聞越有鄒魯之風矣

今上收元修先帝之業山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郡

宜上德意
務振起端
林乃通益
大綱領使
見紫陽之
所由會也

大夫入新都與詔會郡大夫則以先儒父母之國
詔於是宜上德意務振起儒林以振起儒者之其年

籍上太常都人士爲歲明年夏進七校諸生畢試之

又明年春置諸生高等講業紫陽書院朱子語議上

皇明文衛

卷五

督學使者得七十七人則皆造紫陽北面受教郡大

此段言督
學使者受
教下朱子
者多朱子
得爲嚴極
其程節節
鍾廣矣

夫宣言曰記有之粵無傳秦無廬秦粵非無傳也廬

也夫人而能爲傳也廬也朱子由新都起夫非秦粵

之嚴傳乎嚴傳俱語文學於新都則夫人能矣雖有

良工不廢繩墨雖有良冶不廢鑪錘言專習也自今

與多士約居有廬食有餼餼廬則在有司會有期執

有業功有程則在諸文學月終就郡中試則不佞若

三三大夫勉矣多士退而相齒繫姓名第少長存以

籍而記之籍成則以屬道昆爲序嗟乎世所謂良二

此段言立
有司文學
之期約以
見屬序之
由復以守

士之臣能
以文與吏
治為多士
幸

千石日孽、孽治程書、後方以俎豆為苑、氏無開逢、掖

仲尼之徒多在魯國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何斌斌

也、藉第令衛用、亦將有志乎三代之英、當是時、回以

為邦賜以專對、不辱君命、使由以治賦、使由治其賦、

求以理財、求為宰以足民、祝禹稷夷夔、睦乎其後

聖視也、使得見諸行事、非徒託諸空言、牙山漢以

下諸儒無慮百、家至朱子為之折衷、是也、而後聚言

乃定于一、蓋六經之損詔、使人知所宗、孔氏之宗臣

也、彼其及門之士、往往在闕越間、大部守在一隅、猥

以吾道為口實、道合則與、不合則非、紛紛說辭、其於

身通何有、如使得志、直以士鼓而諧八音、孔云黃梓

於鄒魯、其狀乎我國家、以經術論士、士一以經術發

家、若諸有名公卿大夫、其功用較朕、可觀、願景繁于

進、單出一淦、甚或竊膏沐、倚而門、幸得一當、寔修

棄之經術之謂何、何論六藝、乃今遇經紳學士、與之

皇明文簡 卷五 八八

此段言
已領之搖頭

語回賜退、欲避席、不居、與之語、闕越諸門人、領之而

非夫也、郡大夫奉天子明詔、節多士而程督之、則以

多士務正學、操異能、斌斌皆仲尼之徒也、概諸六藝

抑亦身通乎、其未邪、石無當於玉、而玉可攻、他山之

玉、麻無當於蓬、而蓬其直、蓬生麻中、三人行而得師

者、二必有我師焉、况多士乎、新都山水、隴區其人

民士、俗郡大夫亟稱之矣、多士嚮昔自許、曾何有待

而後與、乃今明詔之、郡大夫奉而行之、諸文學並

之良友、輔之猶之鑾和在車、執策而臨大道、或推或

輓往、而不宜夫以鄒魯則昵于周、孔子生於魯、以周

越則錮于宋、資不逢世、至今猶或傷之、今天子聖明

羣臣求賢、如不及時、難得而易失、多士念哉、當世不

患無資、顧所養何如耳、此何郡大夫之為多士養也

本之以躬行先之以經術、傳之以修古策之以當時

則樂羣出則戮力、得時而駕、豈不千里乎哉、他

皇明文簡 卷五 八九

其治化如
漢賈誼黃
伯之威英
有作人之
風其言言
關係不淺
矣

主末自叙
以答明詔
而史期諸
士以一代
之英孔門
之徒思起
無窮

皇明文儒

卷五

也朱子鄉人也夫夫仲尼之徒非直闕越之士也當
世亦將多士是賴豈惟郡大夫郡大夫謝曰昔聞洛
陽潁川賈誼生于洛陽皆居治郡第一潁川以經術

著洛陽則以賈生知名吳廷尉尉多賈生稱賈誼之
置闡下其後言之文帝乃進用生言文帝得用賈生

生以彼其材蓋不負所舉矣不佞何敢望黃霸臧願
得士如賈生不佞待罪守臣庶幾可以答明詔善矣

至若其志三代尚友仲尼之徒善之善者也多士幸
而出此謂不佞何道昆則以為長者之言謹書諸策

郡大夫姓段氏名朝宗閩西人由給事中出守吾郡

莊景說等首志王上德意中責郡大夫培養末望諸

士以孔門自具起言言中竊語語出塵塵砂閃燐

如謝氏之碎金立圖崢嶸掩瑯琊之羣玉而人

人神思自飛不覺忘倦

馮琢菴會試錄序

氣運之盛衰文運之邪正為之故欲挽回
氣運須先正士人文運今日程上召七
魁浮靡使知真賈報國則國士社稷臣不
愧古人亦無負高皇帝令矣

臣頃從家宰後宰國政首大計羣吏靡所短長事

甫竣竣後復有禮閣之役竊自念課吏不能考其

成程士不能正其始是謂罪也蓋文體之弊至此咸

極矣微也功今條格不啻詳復十胡背馳至此或

謂明興二百餘年道化蒸蒸日上雲漢詩云倬彼雲

喻天道之故其氣磅礴揚揚翊翊日德發揚明焉

皇明文儒

卷五

發為人文不能自止勢不得不橫流以取咎旁收以

見博蓋氣運使狀非人力也臣以為氣運何如人心

為之耳九賓之席必不唱鞞語公孫弘曰明王設九

賓之席也禮記九奏之樂必不入繩聲九奏之樂部

曲之方曰九奏乃今取六籍遺言而強傳以三乾狂

下之說佛家之書曰三乾割裂浮妄必且無能影響

于彼矧曰其緣飾于此且以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

至風厲學宮齊一統類萃萬世之耳目而懸之一鵠

獨稟於紫陽之訓詁註以啟發後人夫宋儒之訓詁

此言考亭
傳註即高
皇初今以
異說皆傳

將九賓九
奏引來為
証見不可
以偏入神
而化文士
之人柄

論程士儒
先正文體
而或家功
今不可考
始則責也

結在正
人以報國
極盡大意

人報國家顧臣等所能爲者止此耳過此以往在士
所自處矣

李九我評文體之壞至今日爲甚雖高皇帝功令愈
飭而士風寢浸不古何世亦秉衡者賜爲抑而陰
爲叔邪以正文體者正心術使士知謂忠報國無
負功令庶幾程衡要領矣

皇明文節

卷五

馬咏恭武舉錄序

今國家正用武之秋而士之應武科者未
必不一心之臣將何所賴以却虜勢此
干城之才腹心之寄天子方勤耕耨之思
之士可無思以應之邪

此篇詞雅
色秀溢于
筆端
先言家武
士者宜
之詩與
之詩與
歌異其中
文字具有
闢境
此言文士
易得亦易
用於邊事
此言文士
易得亦易
用於邊事
此言文士
易得亦易
用於邊事

告急之秋
武將帥之
臣而重用
之何以
其易而
之易而
論中今
時之弊亦
有不平之
氣
此言御武
士得其道
則長城之
將才雖百
萬者自出
矣此句堪
爲千古話
陽上谷晉陽是時匈奴未有隙也匈奴即今之北虜
俱屬趙是時匈奴未有隙也匈奴即今之北虜
時口單于文天下干戈化爲文儒士變派射策
之何可以景時口匈奴天下干戈化爲文儒士變派射策
其易而也
衛故事而已上之人易而得之亦易而用之今邊
事亦亦動矣
顧而薦之其需士其急待士其重上之人用士不敢
易而士自用亦難蓋天下無事士謂於見長天下有
事士謂於見短御之以羈勒授之以典組駑良勇怯
立見矣誠有一將如長城宋檀道濟見殺曰乃一士
萬者自出矣此句堪爲千古話
如百萬師者乎未敢知也在功令三年一此士脫迹

宗此言功今平伍角藝於澤宮禮記曰王者借壽於畫室取士於澤宮謂立六以緩急用國張良請借者為歲未嘗之而一旦有緩急無以當不其來縣官指說者以為士不素其氣不素屬而愚以為不在氣不屬在心不一其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為將被介冒矢石日無二視耳無二聽有進死無退生所謂一也以僥倖圖富貴退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妻子退而二心則不一以請配功以賂蔽罪退而二心則不一將以二語士士以二語將將士相二而論各退而

此言功今平伍角藝於澤宮禮記曰王者借壽於畫室取士於澤宮謂立六以緩急用國張良請借者為歲未嘗之而一旦有緩急無以當不其來縣官指說者以為士不素其氣不素屬而愚以為不在氣不屬在心不一其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為將被介冒矢石日無二視耳無二聽有進死無退生所謂一也以僥倖圖富貴退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妻子退而二心則不一以請配功以賂蔽罪退而二心則不一將以二語士士以二語將將士相二而論各退而

至控弦之士如雲而不敢戰僅閉門謝虜虜去遂尾其後以報紫荊之役虜時威兵入塞而關中兩將將以三千之卒批而敗之彼有遷此絕慮無遷故勝敗異也故當其不一以四至勤王之兵而不足一戰而當其一也以兩偏裨之力足以距閔而抗虜余嘗行紫荊道中出紫荊口紫荊道屬關中視兩將軍戰處未嘗不據鞍太息提轡以示可用如在鉅鹿下也燕趙故多慷慨義俠一旦受鎖鑰之任在鉅鹿下也豈其出關中兩將軍下天子威靈仰聖虜萬無一

入理即如近日羽書狎至羽書飛報軍務如毛氣以乘我我無一矢相加遺左傳此亦壯士之耻也耻之莫如決戰決戰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一心往歲天子坐幄次召輔臣計事西顧而咨吾獨不得如諸葛亮村預者而用之蜀諸葛亮村預告天子之拊髀也無寧頗牧漢文帝時匈奴犯邊帝而思亮預也此兩人可謂不二心之臣矣諸士執干戈衛社稷社稷雖欲勿傷不亦可乎見惟上意所注以為臣鴟鵂幾哉無愧千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

直之安
友之新經
在深人世
故曲盡人
情意極富
悲辭極富
雅可謂盡
文之致也

師也余不佞無能訓迪諸士第備宣上指以觀為人
臣懷二心者趙襄子滅智伯陳讓為智伯報仇乃漆
身為瘡衣炭為冠義子獲之責曰子何
若若是讓曰吾之所為此者將以惟爾諸士念之
陳眉公許終篇以不二心兩字翻弄一篇議論未以
孔明杜預二將証之乃知武臣欲為國家樹蓋世
動猷當從不二始不然尚有臣億萬各億萬心其
亡忽焉周有臣三千一心其興勃焉吁為人臣者
宜為之永鑒可也

白圭明文

卷五

解大紳西遊集後序

解緒大紳切便善文太祖每加寵異其
為人謙實不驕視王侯若得夫故其文如
若無不盡如詩詞賦俱出人一體

余友康君以鑑吉之永新人洪武甲子舉進士為太

平府推官謫居橫浦二十餘年每歲集其迎送序述

悲喜離合與玩物適情之作皆在焉以較其今昔學

問所進與交朋往來歲時事物之代謝可以備閑居

之覽而非有所刻削以求工以誇多而闢靡狎外而

為人也前序范君仲綸作稱處陵文章有歐陽子

皇明文淵

卷五

脩處陵人以文章著後世有傳續其論當矣特未知

吾處陵詩人之源流也始自周末有避秦者九人隱

於玉笥多為四言詩刻之石間仰人往往效之而處

陵之四言詩始如詩四字一句盛漢封安成王

長沙王而淮南王安成王沙淮南皆東漢所封國

是也賓客多往來荒祠古塚饒文具存至晉許

璞殷文仲皆遊處陵而五七言後盛至唐杜審言

詩風大熾有李太白杜為吉州司戶始大興詩學處

陵之律詩尤盛吉詩人堂之作由是也南唐劉涓

此段言處陵詩人之源流
源流自五
人避秦以
至杜審言
皆歷敘詩
翁四言五
言七言之
所由盛以
為西遊之
始末

<p>有至此 俱此處 之詩 主卓絕 古者以 西遊紀</p>	<p>至本方言 康君可以 燈天古人 而登詩人 之室</p>	<p>皇朝文獻</p>	<p>寶松擅其家宋盛時彭應求<small>一作元忠</small>稱南國詩人江西 詩派葛敏脩擅其雄諸體備矣至元初而范德機受 學於楊學曉學曉之子又從師德機即郝恭虞公所 謂得范文之骨者<small>文正公范仲淹宋時文章</small>而唐虞 之為歌咏者大盛不可悉數若永者吾得一人焉曰 莘樂吳先生以寧鄉先輩也宜其所得者有緒故不 求工而自工歟康君未幸老而所作當益富他日歸 鄉拜詩人堂而重論焉屈伸榮辱進退萬變而性情 之樂易如一日雷電風雨晦冥萬變而日月之光景</p>	<p>常新也<small>釋有朝新日</small>康君其必有以惠教我矣 孫九宗評此篇首自廬陵歐陽脩以至朱范文正公 其間以詩文著代者不可勝紀解公獨紀在廬陵 者以為西遊名勝而康君只始末點綴一二此等 之變體而文之奇局也</p>
---	---	-------------	---	---

<p>有言人須 理識破打 破義破打 章大有</p>	<p>天言非上 此透徹道 真事元元 美祖知其</p>	<p>皇朝文獻</p>	<p>丘毛伯題湯若士詩叙 湯先生以博學宏詞授高科其制義等類 三異焉海內所給多落麟龍律乃詩中 畫也丘伯首其又叙詩畫也 此可以定湯先生品格矣 天下人於龍厚得喪死生夢覺之關都打不破打不 破者識不破也惟識不破故打不破惟打不破故說 不破年來熟讀莊周書<small>莊子名周號漆園史所著乃</small> 知此老胸中世情道理萬分透徹道真不遺於屎溺 樂真不遺於饑餓梁真爭國于螭楚真嚇人以鼠故 王元美謂莊子鬼神于文<small>鄭郭王長公字世貞號鳳</small> 州著有金州集致萬口與</p>	<p>此言先生 之詩動破 世情道理 史到于紙 唐李杜 篇中得意 處只是情 語妙詞起 是常人此 筆力獨到 此意先生 於名利 而濃于道 情大抵皆</p> <p>本東陽汪道昆李于麟吳國倫 梁有譽徐子與稱皇明七才子 是真知莊子者近有 首事刻以湯若士先生絕句選者余視其篇中如閱 世題夢嘆老嘆病伏枕嘆訣世語是何其高闊特達 多仁人長者之言也盛唐詩人俱稱李杜<small>唐李太白</small> 詩中得意處只是情語妙詞起是常人此筆力獨到 二人似以詩振于唐迄今尚為詩家宗祖<small>狀李獨</small> 工情語杜單妙是詞試質之以忘寵辱齊得喪一死 生了夢覺當復滯筆先生才既殊絕而意復清虛自 平昌赤手筋索不剩一錢一二習文日為四方門人 客子取酒用餘金幾何弗問終日枯坐如蒲團上人</p>
---------------------------------------	--	-------------	---	--

<p>此三段言其撫安中國懷柔外夷恩惠萬方農桑之勞用三必曰字是端上意必如斯云云</p>	<p>此和山後不誤思不但閱江惟</p>	<p>與如騷客文人已耳</p>	<p>此又進一步有海不揚波之說</p>	<p>更祝登樓者思創業之功</p>
<p>朕櫛風沐雨<small>史言漢文帝守成之難曰我祖宗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廷轡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單及內外之所及也西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破足之煩農女有將桑行縷之勤必曰此朕安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陳後主隋煬帝有臨春結綺等樓而國隨以亡不過樂管絃之溢響藏燕趙之艷姬不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十餘里而入海白滄海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small>長江天塹所限南北也</small>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與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邪臣不敏奉</small></p>	<p>白聖明文傳</p>	<p>陳後主隋煬帝有臨春結綺等樓而國隨以亡不過樂管絃之溢響藏燕趙之艷姬不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p>	<p>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十餘里而入海白滄海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small>長江天塹所限南北也</small>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與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邪臣不敏奉</p>	<p>更祝登樓者思創業之功</p>

<p>結語有極不為規一篇大旨全在此數語</p>	<p>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功者勒于貞珉他若流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p>	<p>史述岳評無一語撰寫江上景物無一語發揚樓上景象只在</p>	<p>太祖得天下一統無外盛業欲創此樓以示後人當保此於不墜最為得休若在閱江樓上描寫景象卽詞藻驚人不合獻規忠盡潛湮此文有安不忘危之深心其憂風危明忠君愛國俱見于此非徒以文工者讀者當會其妙于語言之表而達其意</p>	<p>白聖明文傳</p>	<p>練意高人一頭地矣</p>
-------------------------	--	---------------------------------	---	--------------	-----------------

獨秀山房者魯王府王君所遊適處也其
山東濱洮湖西望三茅諸山北擁而南達
于震澤故老舊稱曰獨秀王府君之弟又
其幸山川之秀氣解公之記所由

魯王府純善王君世貞請予爲作獨秀山房記

先叙獨秀山四方景

色水秀山
明宛著天

造地設今
人可臥

趙解者筆
端信有化

丁

皇明

—

此段言以獨秀名山

房亦以承
先君之

志與平遠
臺之取名

也

此段言人

皆以獨秀
山爲早殊

不知山不
在高以獨



秀爲名尤
愁不稱

獨取以類已故以名其室而尚慨然於獨秀之名實

不相符也。但常讀書之暇。則携兄弟友生步而陟其

極焉下視平湖汀荻岸柳風帆

出沒烟波蒼茫一覽而盡得之又環跡諸山雲烟浩

漱金碧交映浮嵐爽氣在我襟袖顧瞻徘徊而不能

合則先教與先君之樂又兼得之今而幸際昇平盛

時智術淺鮮夸七寶流蘇之錦帳坐我九成白玉之

仙臺臺高帳煖春寒薄金縷輕身掌中托結成比翼

人馬
卷之
七

天上期不羨連枝世間樂歲歲年年樂未涯鴉玄枰

白澹相宜卷本差比秦王女抱衾誰賦宵征詩

參差雙鳳執筠管

不謂李華有凋換楚園未泣章華魚漢官忍聽長門

雁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云云
漢宮長門用金買賦詩錯把黃金
長門蕭條秋影

稀粉珠綴玉流螢飛苔生舞席塵蒙鏡空傍閣塔尋履

慕宛宛青陽日將暮惆悵君恩棄中路妾心如月君

不知斜倚雲和雙淚垂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5(472):1039-1052, 2000. Printed in the USA

王陽明家祠記

王陽明先生祠記
封之有廟諸君咸謂之今又欲新其祠而為之記

聖廟之山有象祠焉而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宜慰安有因苗夷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

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
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會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敗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

皇明文集

此以唐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然則祠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苑在于干羽既格之後乎

然古之齋祭者豈象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見於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又烏知其終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三

祠舜有廟象從桀來羽有苗來格則象之格奸可知矣
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謹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周公相成王而益以仁則使更征以誅之斯可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位澤加于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際其始傲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

皇明文集

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猶可以化之也

唐荆川評始難象不當有祠祠象政以祠舜終難象已見化于舜有恩澤及人而可祠結以不善人當化為善人而善人當化不善人大是有關風化之論

黃省曾漂母祠記

韓信未遇不能為生漂母為之進食曰吾哀王孫也望報乎後信謝以千金人為立祠淮陰邑有會舟過而作記云

先述信不家鄉舉邑為漂母出之餓母宜報之以千金也

予自北歸。艤停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於舊城之隅。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胸湧冠代之畧。才蘊帝師之筭。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辱歟。絕往釣川。無獲綠草。易茹清波。難飽。如。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李信。恐不免矣。宜其一口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為報也。且夫

皇朝文編

卷六

八

次言俗情多至珍奉。顯門。感微來此母之義。高干右千金木。感厚報。

比下方殺難其立祠。恐為過而。以優養。侯暗令天。心宜其字。

常人之情。輾轉于權顯之門。雖萬金之輸。不以為吝。昭攀夜光之珍。皆寶珠可照車十乘。每百方求進。以一受而為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須者斗金之粟耳。孰有誤有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為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為為薄也。詩云千金報母。曾。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也。飯受人不可忘。正此意也。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困迫憊之地。無所往而有遑。以堅閱其所具。則是信之貧。乃天之所養。以為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哀而食

食不新

又一反母能成信之功。自聲施後世。不世。蟻死同初。滅最中。世竟。

末結韓信常有漂母不當有此記之所出作也

皇朝文編

卷六

八

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信。而俄成。則暴項不滅。項羽暗。啞叱。而答。生。糜爛於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比斗者。徒皆并。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天昔也。莽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為難也。因奠之椒醑。再拜勒文於祠上。

不恤孤寒。看他首段言當時無一為信垂青。無漂母。母則信為溝中李矣。次又言人情多趨富貴。無肯捐毫毛。以物色塵埃之士。此母所以義高千古。宜立祠以表其與天地同不朽也。至末又為今之淮陰嘆。公亦自寓意深矣。語語是傷世處。玩之。

汪南明黃鶴樓記

昔江夏酒保名千一道人就飲不索酒道人將楮皮畫一鶴于樓呼之曰千一等由是故酒者衆幸因致富故名曰黃鶴樓

故劉中丞入楚楚父老請治黃鶴樓

中丞曰嘻明詔加惠元元始得及於休息楚病矣慈

何敢議遊觀父老曰不厭古者省方觀民必有以也

以明天時則觀雲物以保地利則觀山川以察人和

則觀諺俗執政者慎諸此其孰能廢之故君子遊焉

小人休焉君子觀焉小人比焉

皇明文憲

卷一

望公久矣中丞曰噫楚方不歲

吾民顧今近屬不共詔從吏訊刑蠻負固

老無功

遼庶人當不道廢勿王有司夷故宮

大役頃之乘木浮沅湘而下皆川衡上材長十仞有

奇足任王羅津吏以告轉而致之工師又明年則師

獻捷父老更進曰楚故有京觀以表武功

戶也昔楚樂京觀彼封戮餘以爲名無不祥大矣乃

今楚無暴骨一舉而俘叛人

此段又詳父老以京觀之語京觀之語蓋以戎功

韓之宗廟社稷而不其以自居其不伐可知矣

疆事功之上也請以樓易觀父老率諸子弟請畢受

功中丞曰嘻以宗廟社稷之靈師出而獲戎首慈幸

得免於席榮

衆薦母勤父老於是方伯監司若分部相與計曰材

物既具所不足者非百工與諸大夫任之悉發刑徒

以佐將作

畢工徐大夫中行氏入郎以中丞之命來告楚有勿

亟之役賴諸大夫國人贊之成明公儼狀在那域之

中請紀成事不佞拜大夫之辱避席終辭中丞得代

踰年不佞自鄖來徙諸大夫立石宇下請從中丞平

生之言譬則其榮其人往矣

南隕區首彼文德嗣是伯者代起厥有雄風文物聲

名猶可樂見磐游則章華高唐蘭臺石室辭令則左

史倚相觀射父

者顯載在稗官

程度則不發於舊物願千載而下唯此篇狀獨存

此段叙黃鶴樓無藉之興謀但

河忠節已不忍負

皇明文憲

卷一

<p>以地得其 楚表東海 而記江漢 故無人議 廢而代者 為兵也</p>	<p>此段歷代 楚先世 國之盛 武之盛 勳之盛</p>	<p>此段叙太 祖教化 楚世武 文生其 者乃諸大 夫父老 幸故天 假手于中 承以廟耳 此段叙世 入災流行 自為反 引咎望任 專者共</p>
<p>也。撥諸地。宜其得勢。狀也。彼其該七澤。且三湘。揭髮 門當大別。視碣石之表。東海不朕乎哉。乃若扼吭江 漢之間。楚有江淮。非師武臣力不守。漢武臣之力 不能登樓坐嘯。率個儻奇偉之士。在焉將固廢之。必 有典也。由斯而論。其世污隆可得而言。自熊澤受封</p>	<p>歷世滋大。迄于問。其張可知。齊侯執言。服江黃以賓。楚即方城。漢 水。其誰能去。其後封疆之臣。守 在什。雖陳組豆不廢。戈矛此用。武之區。彼一時也。</p>	<p>皇祖以六師下楚。皇祖自洪武也。以徐定。楚 自壯王墳之爰及世宗。楚居首善。當世三公。四 輔。通登楚材。文治修明。鞅索不用。執政 乘不用。無所。天若諸大夫。若諸父老。幸而及此時 也。不亦恬愉乎哉。其美也。樓制故。庫不足以稱明德 天意與之。更始而藉手於中。承徙木呈材。人力宜不 及此。先事之不墜。非後事者之資乎。願不佞受成。無 能布德。意以周境內。乃今歲有水溢。數有遘。逃民有 流亡士。是時水溢。有失職於天。有僭時於地。為侵紀</p>

<p>有終無辱 及中丞意 深遠矣 結以成始 保終望諸 大夫與父 老共慶 完意匪</p>	<p>於人焉。于和重焉。諸父老之憂。咎在不佞。咎罪也。以 諸大夫幸而在事。其無慝不佞。而朝夕修之力。此三 者以保有終。無辱。故中丞。無辱廢之。以是役也。由 前則諸大夫成之。由後則諸大夫保之。豈惟父老之 休也。不佞幸矣。 黃羽王。許先述。劉中丞。不輕用民力。以壯遊觀。繼諸 贊成。于諸大夫。未望之以共保。厥終。今有司喜興 造遊觀。而不恤民。理事者可置一座。右用。諸官。盛</p>
---	--

王鳳洲復清容記

清容者學士袁先生號也嘗客吳興讀此軒因名其軒曰清容趙文敏之題字故軒以人重鳳洲公偶郡守諸公之請勝槩依依舊制自為之作記以記其事云

吳興水至多。割地幾十之五。其城西南隅為勝。西南

隅枕水之宮者至多。慈感寺為勝。慈感寺之境至夥。

清容軒為最勝。軒故有寮然。其地據寺左而獨南嚮。

前枕通塘。有連茨。木芙蓉之屬。撓吹容與簪笄。

今。散布軒之中。碧浪諸山。交睥睨而上。其外碧浪。

諸水穿睥睨而下。以故其景最勝。攷志所以名則故。

皇明文稿

卷六

以袁先生之號號之

學士袁先生楠號清容者。微時客吳興。讀書其中。因取其號軒之。以名軒也。清容軒所由名。趙文敏公孟頫為題字。

此言軒之名所由著

而文敏亦時往來流憩。息也。若舍館以改其名。稱益著。軒業以屬寺。狀寺僧不得而有之。而以供那君大。

然其勝槩

夫鄉薦紳豪賢之游目者。二百餘年于今矣。少時不戒於火。予來吳興。過慈感寺。問軒於范太史。而得其。

此言軒之所由廢

故意微欲復之。以屬守黃君。丞藍君。司理孫君。則有郡士嚴姓者。慨狀出而應募。發其帑。而竹木塤瓦至。

不逾月而軒復。雖其宏壯侈麗。不逮前。而山林之觀。

有波瀾有精彩奇特

爭出於睥睨之上下者如故也。應變穿脚始予未為

吳興。則讀吳興諸書。稱文敏公第環三而而水勝甲。

一郡。及余至而訪求其故趾。所謂水晶宮者。蓋陸

沉於闕闕釐祝之間。想像於暮烟春波而不可得。為

之懷歎。而其旁一軒。獨以伯長之所偶遊。文敏之所

偶題。二百餘年。而不敢聚一簣而輒復之。若新。抑何

皇明文稿

卷六

引此段以形軒已為寺故長存

更而為禪室佛廬。而後能有永者。恒也。人見夫王殉

形軒已為寺故長存

周偶之徒。舍其宅而寺之。謂以為媚佛。及余游虎丘

望而知其為千年之宮且因以知有殉偶則夫世之

君子陰利其有。而陽文之曰廬其居。其不一轉而民

其王再轉而民其跡者幾希也作復清容軒記

袁中郎評此記。通其軒所由名。述其軒所由復。令人

讀卒章。宛如躬遊其堂。未段云。付無盡於天地。其曠達無垠。即坡老赤壁之襟期矣。

宗子相登平遠臺記

平遠臺者開元中李山也東南南面丁幾千里嘉靖壬戌南倭侵據此臺久為廢場宗子相登學於闕故登此臺有懷古之思傷心之嘆故為之作記以紀其事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即所謂紫峰山

按閩省誌平遠臺在城陽之巔而山固奇在城中

尤奇宗子入闕十朔未登也蓋以戍故而客有好宗

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拚始上又折而東登紫石

亭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俯而嘆也

客曰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聞其說余悲

皇明文廟

客之投觴於地而莫予飲也夫闕者豈非記所稱來

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晨婚於疇而商歌於塗也

常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觸吾

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

矣國朝嘉靖壬戌南倭入寇此臺已三駐軍誠為可傷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

組練隱隱起也南睇于江故里頗日淮錦漂絮其中

者今健兒飲馬西瞻烏石登臺高眺凡兩臺洪塘而

蓋有銀甲礪刃鼓笳饒吹之聲焉比闕間井則父老

子弟被戎執戈者怨讐盈道也且千里之內亡者未

聖帝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

之淫淫至于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

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

上憂王憂而下憂民愛者也今帝心常在萬里

而民瘼凡片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滕王閣序云無

高山大川遊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為嘆也昔元臣

據閩之險以抗我旅

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搗其穴空之帝謨

煒赫日月同炳也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

一敵而使魂夷往往截海關我此視

皇祖諸臣何如哉吾嘆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

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

夫為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

川遊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

為之記

孫觀揚評不以登眺為樂而獨切憂國憂民之感

與宋潛溪閩江樓記並垂不朽

皇明文廟

此段嘆策時事者無能盡舉破虜殊有愧於皇祖諸臣

此段叙今昔悲歡安危之不同而述起枕戈請纓之志不以遊樂為事

此段叙今昔悲歡安危之不同而述起枕戈請纓之志不以遊樂為事

此段叙今昔悲歡安危之不同而述起枕戈請纓之志不以遊樂為事

此段叙今昔悲歡安危之不同而述起枕戈請纓之志不以遊樂為事

此段叙今昔悲歡安危之不同而述起枕戈請纓之志不以遊樂為事

此段叙今昔悲歡安危之不同而述起枕戈請纓之志不以遊樂為事

此段叙今昔悲歡安危之不同而述起枕戈請纓之志不以遊樂為事

此段叙今昔悲歡安危之不同而述起枕戈請纓之志不以遊樂為事

湯若士復臨川永安寺田記

此篇文字
起於頃湮
到末無一
閑字無一
虛句
先起閑人
之有閑地
忙人之有
忙地其苦
之趣相去
最遠以爲
作記起端

天下有閑人則有閑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
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圖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
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
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閑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
此皆天下之閑人也即有閑地焉而甘之其苦二者
誠不知於道何如狀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

望明文

入題言臨
川五峰寺
閑人之地
蓋爲忙人
所奪以爲
下復田張
本非斗越
珠幾若焉
能得此機
此方言泉
侯有復田
之志即有
劉生籍所
買田以爲
下寺耳

廬山川之餘則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
田廬者閑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之名郡五峯三市
在焉臨川乃江西撫州府漢南城地東臨漢江故吳
西平晉西豐梁定川隋臨川五峯如室各華益
雲林銅斗金華峰
中各寺觀有不等二市者市也五峯之間聞有觀九
寺十二蓋入明以來大爲忙人割奪盡乃至釋粥無
所而古永安寺境界歸狀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
邑侯袁公起於斬黃來宰於茲東滄猶爲臨川等召
侯有復田之志即有劉生籍所買田以爲下寺耳
廬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圖而嘆曰臨川人之憎
閑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

三

以劉生爲
侶卒復寺
田於旋得
好故是筆
力高處

於是郡弟子劉某普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之侯以歸
於寺侯爲欣狀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某
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經以至而尊置
之寺萬曆聖旨命天下名僧隨其欲請上中藏經承
賜買永安寺侯曰有其費矣而無其人何於是是有浮
藏經閣中

此言適有
誦經高僧
聽者千餘
田有餘資
歸功于袁
侯也有以
言號曰南無妙法蓮華經

梁僧水月爲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於評唱之
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良
千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蓮華經乃觀世音菩薩化
難廣一切苦厄舍利有數千聽者千餘人得聞食
言號曰南無妙法蓮華經

望明文

此言忙人
利閑人之
田今天皆
忙人而無
閑人將世
界何所成
邪

無不惟喜贊嘆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當忙人
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生所
遊民者吾非真有憎利其田姑以蕃其種類云耳嗟
夫此所謂奪閑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狀
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閑人皆忙地而無
一閑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於二
氏者二氏釋氏乃釋迦牟尼佛今爲沙門始則亦
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爲遊民法固禁之久矣
人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閑人之所未嘗閑也非閑弄
進于道而

<p>得道者乎 此慨道已 喪世哀侯 不在田誠 援本之論 也 此記難答 從容俯仰 之態</p>	<p>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 者焉聚千間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得已 而食間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 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奈於千萬人之間而奪其養 哉即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間者奪 以養百千萬人其必無算於有道者矣則亦落其 種類而已朕則侯所為存寺者或不在田而在道俛 視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間逢來食於茲田者其亦 有感於侯之弘願云</p>	<p>皇明文集</p>	<p>陳石公評此記叙間人原有閒地豈容為忙人所食 一復其田隨天下千萬人講經者講聽經者聽 有所資非為遊手遊食者謀乃為進道得道者求 言言中的發無刺旨 李九我評記以簡重嚴整為王而忌堆疊室塞以清 新華潤為工而忌浮靡纖麗此記語雖多而意不 煩乃知先生胸襟度量如川流迅激自有迴波遠 施處令聽者悅懌觀者不厭</p>
--	--	-------------	--

<p>荆公為臨院令五年于茲荒田盡闢流民 周恤勤學以興教立節以維風他如立法 簡持法平循良善多去後有思碑 琢菴公為碑記擬之何武云云</p>	<p>荆公為臨院令五年于茲荒田盡闢流民 周恤勤學以興教立節以維風他如立法 簡持法平循良善多去後有思碑 琢菴公為碑記擬之何武云云</p>	<p>皇明文集</p>	<p>此喻烈風 暴雨之動 物不如和 風耳雨之 化物即天 地水月之 寬為民上 者亦當如 是 此段方言 荆公之德 與學校表 貞烈未能 更僕數朕 大畧立法 務簡持法 易近民 自思愚 與于漢何 武 荆公結斷 自覺奇思</p> <p>自古稱去後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 如敵所居無赫赫名當其既久摘發治辦者其 人俱往而武獨見 如流人莫敢欺故 蓋世所稱赫赫者難使令必行禁 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不為赫赫者也 如流人莫敢欺故 蓋世所稱赫赫者難使令必行禁 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不為赫赫者也</p> <p>飄風聚雨挾怒霆而下非不震蕩一時朕入地僅膚 寸而已震蕩之過或遂有所摧折若夫不鳴條不破 塊侵淫霑足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所以朕蓋 吏道亦由此矣荆公泣敝邑五年其善政如壑荒撫 流移清編審平徵收省勾垣雪冤獄清丈量積儲待 與學校表貞烈未能更僕數朕大畧立法務簡持法 易近民 自思愚 與于漢何 武 荆公結斷 自覺奇思</p> <p>故朝所層注暮及百姓於公始至驟朕道之已習而 安之既去而懷朕思念之更十餘年如一日也以褒</p>
---	---	-------------	--

<p>之汜鄉侯復何愧邪。蓋今天下側目重足所患者。獨在赫赫吏耳。彼日凜凜焉。恐其名譽不彰。官不達取數事條次之。語訥其說以合上官。而又刻期以責其効。條礪以速其辦。何暇為百姓計久遠。故庭中稱治。聖則否。上官稱賢。民則否。當官稱惠。去則否。世所稱赫赫者。大都若此矣。守令職在牧養。法當如父母。於嬰兒安得所謂赫赫者。而稱之。荆公當去之日。如始至之日。既去之日。逾於在之日。世所稱赫赫者。蓋能為之。而能不為也。史稱何武仁厚。至其為刺史。行部中。屬吏有罪。又應時舉奏。故當為郡吏議者。以為有宰相罷公。自為令。為御史治邑。按部皆與武一轍。而其罷深廣萬頃。不撓亦復似之。<small>黃叔度汪如萬頃之波溼之不清耳</small></p>	<p>此言士必有清之。不濁。當治郡。有聲云黃。蓋士必安疑如山。淳泓有養。朕後叔度。求何。慕昔無端。今五務。蓋士必安疑如山。淳泓不可以有為。如淵。朕後足以享盛名。而載重任。若夫輕見其奇一。疑都盡。即赫赫無足數也。夫赫赫為政者。怨府也。赫赫為名者。毀煤也。惟寬大長者。乃可以久。如公者。真其人哉。予故列次其行事。以附于漢循吏之後。而并</p>	<p>以議夫世之赫赫者</p>
---	---	-----------------

<p>李九我評世之求赫赫之名者。必非循吏者也。循吏者。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故承穆先生為別。公作去思碑。託叙其政績善。良皆有以入民之心。民心思公去後。更切故以擬之。漢何武此文。當與此碑並垂不朽云。</p>	<p>皇明文憲</p>
--	-------------

名固感慨
已之固不
能守無限
波濤

公之園得無自托於有無之間而文吾出處之罪歟
然公望重非久且復出不佞歸為公代而甘淺之矣
吳寧坐評此篇大意先以陶公不以功名富貴累其
心故能超然于世外而楊公亦不以外境之紛華
入內境之纖毫故能日涉以成未感慨已之固不
能守又欲代楊公作記句法何等高奇章法何等
恢偉文之以景趣勝者

白圭明文佳句

卷六

湯若士小辯軒記

顧源九制致書素小辯記時因課兒釋象
義反復其道為言遂陳懿德之文以為記

首言顯仁
義田之道
不容若識
涉竟以為
辨

凡天下從大而視小不精從小而視大不盡此夫以
識為大小者也居明不可以見暗在暗不可以見明
此夫以境為通塞者也惟道顯諸仁藏諸用其藏也
復其顯也辨物無非用用無非仁逝而反廣而微非
心之所為也道也成而舉九德之歸復若小焉耳
又辭之卦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君子以自強而復始
蓋當於剝中求復以剝體即復體也自今處之復始
故曰言復者莫辨於大學之道知止而後有定以能

皇明文佳句

卷六

次段復易
卦中剝復
之更致以
太李林致
之義辨於
是乎無辨
矣

此段引商
賈之辨物
猶過而後
辨則亦非
辨物之辨
矣

慮止者復也不復不止止而慮則其辨也天下而反
之身心意通相復也遞相小也而意復於知復於知
則彌小耳乃又在乎格物物天下之物也格則其辨
也心不在焉乃至視不見聽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
在者不復也不復雖食味聲色不可知而復奚辨焉
學道者因至日閉關之文為王靜之說夫自朕之道
靜知止則靜耳安所得靜而王之象曰商賈不行后
不省方此非王靜之言也王靜以立極乃吾儒知止
自朕為道則亦吾儒王靜之言也環天下之辨於物者莫若商賈之

此段以孔
傳之論充
復即易義
不達亦復
之辨真得
聖心傳
矣

結人以辨
名軒之意
使人知所
取義云

皇朝文獻

行與夫后之省方何也。合其意識境界與天下之物
遇而後辨。夫遇而後辨。因其所不及辨者。若夫不行
而行。不省而省。所謂自朕之辨也。與朕則聖人何小
乎。復而大乎。乾易卦乾行健配天不息謂之大復之
小。乾之小也。乾之大復之大也。乾大而明終始。復小
而辨於物。其知一也。聖人於顏氏子問仁。告之曰。克
己復禮為仁。此亦顯仁藏用之說。至視聽言動皆復
而仁。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
知。吾友涇凡君懷顏氏之資。幾學易之年。顏若孔之
卓好學水

問于天下孔子五十學
易求免太過韋編三絕
有意乎。是以名其居。稱名以
小而取數。大子故廣其義以貽之。具以諗於諸君子
知復之所在者。

孫承宗評小辨軒記為涇凡先生而作中叙象卦剝

後之辨而証以聖門克己後禮之至道誠得顯仁

藏用大辨小云乎哉

蒲風拂座
四語寫出
七夕夜景
色死然在
日

劉孔當代柳河東憎巧文

借傳天孫之女以七夕度銀河而與牛郎相
會。人謂子文設筵乞巧。柳子厚曾作乞巧文
此又作憎巧文。言巧無所用于世而世之大
巧乃所以大拙其所醒愚頑也。至矣。

維歲之七月七日。柳子夜歸自外。塊狀無徒。蕭然獨
處。將偃息乎寂寞之場。寤寐乎華胥之所。于時涼風
拂座。梧露沾巾。繁星入戶。皎月在庭。俄有嬋娟似神
非神。瓊珮垂藻。霜裾結雲。儼狀顧余曰。惟天孫將以
是夕嬪于河濱。天孫大女之雲孫即織女星是也我
嬪也言以七夕而嫁于牛郎則司巧以餘賈人。惟子材行宜為世珍。狀而進無所

皇朝文獻

卷八

次段設寫
天孫下降
之語欲以
巧與柳子
巧與柳子
巧與柳子
其所謂巧
者何似德
之以獨起
端之詞

遇退不見。稱屠龍鮮試。夜光無因。柳衍上梁王書云
夜光之珠以暗投
人則人莫
不按劍惟不而巧以躋于今。吾將易而淡。向整而
方。心俾而所向。無不而忻。而將有意乎。柳子聞言而
無忽。若刺心。疎肩欽踵。覲覲恣恣。蒲伏而言曰。葬土
愚臣。邑邑窈落之日久矣。誠不自知。拙以致此。今天
孫儼狀而庭教之。是天哀臣而賜之。天孫也。離狀臣
知有拙雅。未聞巧。敢問天孫之所謂巧者。何似。而臣
得審處焉。天孫曰。夫巧。天地之機。而造化之秘也。神
神。奇。奇。莫可端倪。姑就子身。為子悉數。厥初生入五

此段言心
巧聚凡
耳目鼻舌
手足俱有
巧存焉出
天孫之言
將奇極變
不可方物

皇明文集

此段承上
言巧之中
更有巧如
巧避巧中
巧避巧中
皆可以遇
合人世而
非若柳子
之極

此段代柳
子言巧必
至斯極利

官既具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其中有心厥巧攸聚是
故聖望窺淵察流睇望顏色先意承志是命曰
目巧未命先唯未言先諾疾若桴鼓慧類風角是命
曰耳巧游心竄句累結絕絕長促短一縱一橫是
命曰舌巧逐氣尋聲無所不至如繩之營靡璫不附
是命曰鼻巧欬翕而張將取固與老子道德經云將
翻兮爲雲覆之爲雨唐詩絕句云翻手作雲覆手作雨是命曰手巧
托徑終南接踵曲實明且肩側日暮臂掉是命曰足
巧有餘於滅耻歸誠取驗牛鼎先容變詐解免其名

卷六

三十一

曰巧避意忌內溪伴譽伴毀莫須微文無狀蜚語其
名曰巧中問羊得馬伺輻見箭握明察闇倒語嘗疑
其名曰巧探計析秋毫澤窮夏滂設不爲官千鍾自
飽其名曰巧取於巧之中又有巧焉轉相奇譎亦云
多端是皆世所甚貴衆所共憐遇無不合交無不惟
子誠自揆孰嫻孰妍以此涉世不其甚難柳子曰臣
乃今而得聞巧幸甚雖朕臣竊有譎焉人之始生混
混沌沌不識不知何慮何營是以容成大庭無懷葛
天氏其人不知不識不知無思無慮其世墳墳其行顛顛

方非人生
混沌之始
故不爲類

三

此段再言
爲天孫引
諺柳子之
言欲其適
于世諸千
衆極時趨

皇明文集

此段代柳
子辭巧之
勞而致而
失而滅且
謂俗外之

今如天孫之言巧則巧矣亡乃斷觚爲圓方爲圓
雖有儀尊純模已殘雖有珪璋良玉不完天孫乃爲
我願乎天孫曰吁嗟乎何見之越也聖人不凝滯於
物而與世推移故苟可適世何性之拘苟可諧衆何
古之齊故曰聖與俗俱流賢與變俱彼往者古黔首悅
愚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草木榛榛鹿豕狂狂雖誠有
巧安所用諸子試睹今視古何如風移俗降僕散淳
漓以曲相御以詐相驅辟如逐鹿于林之墟高材疾
足乃先得之謝道韞韓信曰秦失其鹿天下是故視
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之

卷六

一乙

蛇爲政子朝秉樞祝鮀子朝俱衛臣一以佞見
有信筆如語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
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王良執靶韓衰附輿王
承卿趙簡子使與樊矣來
時之所極變之所趨而
子乃高論往古過信所持方枘圓鑿不其難與於是
柳子俯朕而息輟朕而吁再拜稽首而謝曰天孫之
哀臣至矣其誘臣僂矣臣非木石寧能無意人世乎
願臣甚拙好觀往昔竊跡已事無朕太息何巧不勞
何巧不失何巧不敗何巧不滅詹公察牛黑而白題
苦心傷神豈不殆而孰與愚童不勞而知由基楊葉

汪道昆祭方烈女文

方氏有一醜不改之志故見其夫之早逝卒能其心激烈求相從于九京此又祭之表其烈如丈夫于其志節真可與日月爭光至今猶有生氣

有攜手同歸之盟自將死九京而不移

參差也定厥祥於景胃今閨公宮而待期指日月以矢心今日兩美其必齊夫何濫狀獨長往今結言解而交携服兩驂以發軔分寧一蹶而顛迷逝將攜手同歸今雖九死其猶不移彼來口之申申今徒擿瓊於多岐視禮義若弁髦兮弁髦細布冠棄閱親不越乎

皇明文集

卷六

醴雞醴雞所見者信余心無二三兮其茶毒母其如始

飲相見于地下故視茶毒也攬素車以臨墓兮垂涕泣而交頤及黃泉始相見兮鄭武公娶姜氏生莊公其叔段莊公生於難失愛姜氏莊公立叔段及公誓其母曰

不反黃泉託終身乎同棲吁嗟嗟乎哀哉觀萬始兮無相見也託終身乎同棲吁嗟嗟乎哀哉觀萬始兮紛無垠奄同蓋兮無逡巡殉嫗節兮捐骨肉即長夜

今辭陽春願相從兮永為好生前不能同食枕死胡後願相從于地下今結袂賓王母兮為隣偕靈修兮容與靈修既信故

望舊鄉兮霑襟薦椒楮兮藉庶來格兮鄉人

吳寧奎摘花賦

古有觀花者賞花者栽花者惜花者未聞有所謂摘花者吳從先所摘之花亦是三春之名花非若周之蓮花陶之菊花林和靖之梅花其為賦亦寄興托情于花矣

三月雨一朝春自花虛亭幽迥榭并空羣舞春風以寄傲法穠陰而若醒河陽三月雨上一朝春一縣生花王逸少蘭亭會上已修楔各寂然無事殘書與隣方就菟園以分賦作述春詩千嗟洛水之有神梁王招賓客于菟園分韻外景徒蘼庭進止偏其容與轉相迅而徐盈撥衫投如飄絲亂鬢香音細吐夾咳槎清笑花自致語鳥遺

皇明文集

卷六

情悅新取變惜嬌尚憐妍英潤緋怯悲啼徂流雲霞

其始集也勁疾天矯若垂虹標幻而連赤城其少進也沉吟超超若遊蜂含香而落繡茵其言歸也撥精

擊勝若翎鸞翮羽而耀長纓散霞不能比其彩桑間莫與奏其成辭淫風大行如朝我于桑中要我騁趾飄逸就程倚風長歎指水生噴噴芍藥之不華

欲折贈而將盟東家之不目乎詩伊其相諶贈之以芍藥又詩云東君去後花西隣之葛藤瑤臺罷舞當爐暫停抱琴上食炊

若教解語
應傾國任
是無情亦
動人此賦
發得此意

座投情赤鳳未至紅絲將鳴觀黃花之漫

之層城漢武帝少時云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雖合歡之有被宋玉

之無情楚襄王夢與神女會于巫山十二峰宋玉爲作高唐賦以紀其盛於以遐逝

寧不載征翩翩洵美的其英操班管而調瑟與統

扇而齊名使春風有口兮爲余致聲

孫觀揚評此賦先叙花之逢春秀發正是可摘之時

次寫出摘花之人芳情可掬末段尤有無限景色

無限情況令人一讀下加入萬花春谷日曠神怡

皇明文苑

卷六

徐文長咏梅賦

大抵梅之爲花玉骨嬰安雪魄水魂塵外
奇絕姿容不羨詩中佳品帶雪猶妍惜廣
平無賦何遜無詩文長此咏歌爲梅花聲
色令人有信同占十分春

往予薄游海外聞羅浮之勝而未得登焉蓋昔所稱

入夢之種不可得而見之矣趙師雄遇羅浮日暮於松林酒肆旁見一美人

淡粧素服相與語芳香襲人因同扣酒家飲雄

醉發起視在梅花樹下月落參差不勝惆悵

出大庾見庾嶺之梅則多蠹理而終孺者歟抵王

山人言東嶽之奇往觀焉則見其孤生環古偃伏迴

卷一花千葉並蒂數萼忽上疎而扶疎者歟至於依

山臨澗覆橋橫壑間松雜竹屋角牆茨境非不美也

未聞其走馬而征輿豈非品質靡異類別有區人固

玩視其習而好言其殊爾其孤稟於藐藐英雋發肌

理水凝輪膚鉄屈留連壑水之烟淡蕩寒山之月疏

一攢而集霞葩五出而爭雪側披斷續委朔風其將

吹忽上高空助凍雲之欲結杪數英之半樹中萬斛

之一博古幹橫肱玉龍游而張甲編條聚腦白鳳戢

以梳輪瓊瑛續紛何啻凌波之子肌膚綽約無言姑

射之仙凌波子姑射仙俱言梅花神也其姿采令人如林和靖傳神寫景之句皆狀其形體性情

有承題休
景也

皇明文苑

卷六

此段又描出暗香疎影。如仙子之不可。想將幽而見取。豔以冷而為妍。細香。於空表。美皎色。於霄端。瘦影橫窗。臞狀山。澤素。寒。壁。忽爾。婢娟。託使將軍。寄江南之遐信。隨風暗度。寒北以春天。范曄寄陸凱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謝惠連詩云。夢斷笛悲風。清吹隔月淡。烟。羌笛一聲。韻全。飄。於纖指。素琴三弄。神屢託於冰絃。是以古道清流。墨工圖史。或抑之為一窩。亦種之於數里。圍棋酌酒。相與偃卧。其中落月迴風。務印縱橫之所。彼爾既醉。還清氣而不勝。我則含毫。占春光於長佳。斯亦可謂一。

此段又字。將降是人以大任察物理而明其固狀。丘毛伯許古今之咏。奔者無容數數。但驗人許章。楊。素山。首。雅林和靖。為儒神寫真。今觀文長。茲欲橫。傾影。浮香。動。何。何。生。落。雪。後。花。水。邊。枝。在。在。人。畫。即。以。並。馳。廣。平。先。駕。何。遜。可。也。何。讓。和。靖。絕。唱。也。陳。留。公。評。余。謂。壽。令。人。清。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驚。琴。令。人。散。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其。令。人。閒。飲。令。人。輕。水。令。人。曠。劍。令。人。悲。蒲。蘭。令。人。枯。美。女。令。人。憐。惜。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令。人。古。余。於。徐。公。毒。賦。亦。云。讀。之。令。人。怡。

李卓吾琴聲賦

此賦清濁
絕塵靜
聲心韻之
風入室
惠風入室
之風
首言琴以
吟其心而
琴之於手
為琴聲而
未和于得
妙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
余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
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聲。而不知手亦有聲也。如
風撼樹。但見樹鳴。謂樹不鳴不可也。謂樹能鳴亦不
可。此可以知手之有聲矣。聽者指謂琴聲。是猶指樹
鳴也。不亦泥歟。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口

皇明文稿

卷六

此言琴歌
南風之薰。今可以解吾民之愠。今因風而思民。此
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傷殷之將亡。見鴻鴈高飛。援
琴作操。不敢鳴之於口。而但鳴之於手。此微子心也。
微子之吟也。文王既得后妃。則琴瑟以友之。鍾鼓以
樂之。向之展轉反側。寤寐思復者。遂不復有。故其琴
為關雎。而孔子讀而贊之曰。關雎樂而不淫。言雖樂
之過矣。而不可以為過也。此非文王之心乎。非文王
其誰能吟之。漢高祖以雄才大畧取天下。喜仁柔之
太子。既有羽翼。可以安漢。高帝太子惠帝也。初帝溺
愛戚姬。許立趙王如意。國

宿昔俱交
集之心亦
托之鴻鴈
之歌以自
吟其心
議論闊步
老健
此言未悟
經竹之同
者未達禮
樂之情而
歌咏舞躍
在聽者自
得之耳

本未定張良為呂后招四時
以羽翼太子而漢室復安
又悲趙王母子。屬在呂
后。無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鴻鴈。雖泣下霑襟。而其
聲慷慨。實有憫藉之色。非漢高之心乎。非漢高又
能吟之。由此觀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謂絲不
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則自狀亦同。乃又謂
漸近自狀又何也。豈非叔夜所謂未達禮樂之情者
邪。叔夜論禮樂必稱德百年而後具。彼以玉帛
鐘鼓論者是。徒知禮樂之文。未達禮樂之情。故曰
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康亦曰。復之不足。則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則寄

皇明文稿

卷六

此言琴不
殊而心自
殊。故手不
之聲出於
自狀而彼
此一致耳
引傳作武
以發明琴
聲之意句
法適勁詞
氣飄逸
此應上言
善聽者當
得其心於
清之表而
自見絲竹
之同矣
其為自狀。何可加者。而孰云其不如肉也。邪。吾又以
是觀之。同一吟也。以是彈於袁孝尼之前。聲何奪也。
以之彈於臨絕之際。聲何慘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
心殊則手殊。手殊則聲殊。何莫非自狀者。而謂手不

此歷舉古
人善知音
自得其心
手之妙耳
收無處何
等婉切詞
有畫而意
無窮非早
吾先生發
能入此旨

皇明文集

卷六

四三

能二聲可平而謂彼聲自狀此聲不出於自狀可乎

故蔡邕聞絃而知殺心蔡邕字伯喈聞人彈琴者見

鍾子聽絃而知流水伯牙鼓琴子期聽之而知

聽絃而識南風之不競南風楚也楚子周郊問內有

已先知其基自狀之道得手應心其妙固若此也

丘毛伯評琴之說古前修論之詳矣此賦獨言聲出

于心運于手在聽者當會其無聲之聲而旨未引

証反覆見典核有據

張侗初評此篇形容婉若琴聲在耳句句逼真且音

韻鏗鏘變幻不窮末篇乎得手應心之妙使人讀
之察乎有悲琴之思

徐文長咏鶴賦

鶴也者不日浴而白鳴于九臯之上王子
喬乘而高翔故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騁驥

也但乘懿公之軒入明皇
之箭又令人增一惘悵矣

朱冠縞衣四池玄緣鉄脰昂尻金眸夾頰長喙易滑

圓吭聞天秉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寒忽一舉而

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瘞絲

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楊州負繼昔人有云但願騎鶴上揚州

欲乘得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吸華亭誰共災

儂之歎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及狄人伐衛受甲者

皇明文集

卷六

四三

可為英傑孟玖所譜孫秀收機機臨刑由此觀之則形骸易長

者想數日牽亭鶴喚可復問乎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砥筆

之聲在耳之聲在耳和鉛致精召巧或碗礪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

羽而彷彿於青田揮來頽而希異其玄妙則有翩狀

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

桶滿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江夏有酒保者

飲辛與之不索價道人將橘皮畫二鶴于樓呼之即

下舞由是飲酒者樂幸遂致富名曰黃鶴樓赤壁賦

云適有孤鶴從東南來玄裳綳衣受狀長鳴掠予乃

若素壁財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懸玳梁數丈

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順豕視其象不仁
也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此潘王肥於展
魏哀王即梁襄王之臂以彈其鼻曰爾赫之子哉望之不
似人君也哀王之臂急而沃於韓襄王之肘曰倉也
何乃為人所搏不愛整笑乎韓王正愛一笑者迺移使去
韓王廼曰此豈等韓王正愛一笑者用肘足之時用韓魏謀復展其
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矣栩栩然者欣欣之貌
也何得更挈狗馬西走王豈猶以秦為王交乃今且
不得躍吾冶中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
之則廢此左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又廢此右
手又將攫之乎時韓魏相與爭地子華子見昭僂
此段言其
各舉韓趙
魏之君而
各猶其醜
以基宋之
罪不勝得
罪于齊秦
已也
喻得有法
術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具帶胡服也錫音翻黃金
師比綬不着綬綴以絲綖胡服也命曰仇王惟
肖掩鼻楚昭王有愛姬甚美妃恐奪其寵遂與姬善
近王則以手掩之王甚怪之問于妃而過楚懷王曰
妃曰言王身上有氣王怒遂刺其鼻

此柱後惠文冠者惠文冠執法服也今御史謂之柱
始亦為從長至留谷關朕無奈其淮地之地三百里
効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同昔者岐陽之遇
爾為荆蠻置茅絕絕茅表位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
不與盟今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朱均
者用子喻子之語爾之儼聞相人於師敦面而土色者忍醜爾
其忘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
楚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山中雖則鞭箠可使狀如
泗上諸侯也言國雖小列即折劍之喙用門足以為
之何可不使備下執事乃復為魯平公工不得以其
請倪侯曰亦果解名其冠令主可溺耳為衛君命曰
小侯何遽條至今不殄也遽音渠條音除詩云遽條
也諸君又雅
日者趙氏襲衛爾既行求救於魏合其勿令加寫
至中山君曰此其準類權衡犀角偃月不若其姬陰
簡美也又為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今不足宋人夜
拍東家出文公之鼎葵椎而輪偃偃不足也亡何思
益見偃日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
之不中偃乃釋韋甫而冠無顏之冠以示勇盡置寡

<small>此德舉其 凌射十二 諸侯之象 以爲得志 滿意請至 此令人怒 發坤冠夫 誰而耳心 者</small>	<small>皇明文德 卷六 四九</small>	<small>此段述其 無忌憚之 言玩美諸 侯于掌股 之上稍有 不平之氣 者可無必 報之錄乎</small>
<p>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鵠夷血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殿則笑曰吾聞昌千乘之問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也大王象僵於臺下偃曰梓之曰尙佯偃邪昔蘇代言齊王長王也有一毛矣先王不擒一毛豈謂爾哉血亦漸王父偃以饑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始血食哉此孰與雀穀美用沙關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之役<small>宋襄公與楚戰于泓之地敗而傷股</small>不能如呂錡集矢爾日也<small>楚于鄆之敗傷日</small>遂召倪侯命羣侯以矢曰此十二諸侯</p>	<p>者各令面夷矣羣侯乃各射偃之所鄉二發寡不中王自往面樹之寡人象什於臺下則轉其石以撞其足曰西乘大夫吾當復絕爾臍矣趨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卽前所爲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構我皆其臣樗里疾謀之臣已命工爲樗里疾血鵠夷加於其頸以象其嬰執請以一矢路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鵠夷血出如雷太宰戴驪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卽身屬橐轡遇諸十二諸侯者於中原</p>	<p>血出如雷太宰戴驪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卽身屬橐轡遇諸十二諸侯者於中原</p>

<small>至此尙述 其慘無知 之狀矣自 尊大之言 將聞其言 者誰不共 憤而受其 辱者誰肯 爲之共戴 天邪 褒貶其明 結方連今 勝出兵洩 皇明文德 卷六 二一</small>	<small>忿而共謀 以破宋大 意俱見于 此</small>
<p>之上而王盟之可矣安用終日與偃偈人聞而曰我必勝之乎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睥其目瞻其腹者如以於此哉一薛居州其知宋王何關弓櫛之二子趨走唐鞅既自及偃活於酒婦人念其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餓其脰矣而偃者至使人止偃者曰是其脰有肩何爲者哉置之轍臺之下使以鼻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small>用輪攻王速出</small></p>	<p>今是于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共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曰投車上馳而走至溫逃倪侯之館而死二國盡分其地矣張子馬評此篇但述宋偃言事以見無道之極大得罪于十二諸侯同齊速攻伐之不容少緩實則不如是之甚諱者會于詞表則屑鬱壘障不爲架屋混看矣</p>

李空同擬二世答李斯書

秦始皇為不韋隱計所生史稱為政李斯為丞相乃教之焚書坑儒滅萬世之罪人也趙高指鹿為馬欲二世誅斯以專其權此乃李斯賜發答其書數其不赦之罪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

二世始皇子罪二世下獄使趙高按其罪此天道好還昭然可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

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願詐為二

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悲也朕竊怪丞相忘

其大而撥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蓋

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

名文篇

卷二

五

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初李斯欲愚天下人說始皇將古來焚書坑儒為天下人不止及身其得諸生之阮咸陽也李斯欲以嚴刑峭法導始皇儒者多謂得罪聖賢之人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

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焚書坑儒幾天下無不切齒腐心云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

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新斯文之脉大行喪未發輶背自立

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

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

此段責其始皇崩沙丘李斯矯詔發扶蘇立胡亥

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始皇無道皆李斯逢長其惡其切齒無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殉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為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耶李斯說二世以堯禹朕

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耶李斯說二世以堯禹朕夫議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

存君丞相待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武

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

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

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勤為已有抑末矣

且前數事說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

輕夫赫赫者也夫關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

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王

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邪丞相治

民三十餘年於茲矣始皇帝背群臣未久關東盜賊

大起胡亥時百姓之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六陳勝吳廣之徒斬木一呼山谷響應誠謂成強于五伯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帛而關捐竿

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

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授險且有狀君其告諸廷

臣所致其

此責其不能和輯關東盜賊之類

末段責其問關偏于戎狄皆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帛而關捐竿

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授險且有狀君其告諸廷臣所致其

此責其不能和輯關東盜賊之類

末段責其問關偏于戎狄皆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帛而關捐竿

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授險且有狀君其告諸廷臣所致其

此責其不能和輯關東盜賊之類

末段責其問關偏于戎狄皆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帛而關捐竿

罪安地

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

固晚矣斯害趙高本無是言李公遂服詞論具五刑

腰斬咸陽市

孫虞佐評李斯抗儒焚書導始皇以不道之尤罪固

無容於死但趙高指鹿為馬以速二世之立吾又

不待末滅空同此文宛若李趙高教二世之詞

即起李斯於九京何辭以對試以責李斯者還責

趙高吾不知趙高亦何辭以對

皇明文雅

五三

吳明卿擬岳飛答秦檜書

岳公忠孝義勇士也志在恢復屢敗金虜返中原秦檜受賂于金堅王和議乃以十二金牌矯詔誅師使十年之功廢于一旦通天之罪萬死莫贖矣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主師渡河賴

陛下之鑒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

城飛今諸軍北比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

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定中

原罕兩宮而還之時徽宗欽宗俱被金虜挾去陛下

下直唾手取之矣狀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

皇明文雅

五三

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有

命臣懼願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秦檜假十二金牌詔飛班

此段言金牌之班師明刺秦檜檜之矯詔師飛日十年之力廢狀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

謂謀出相國相國實陰持之飛竊意相國為陛下其

獨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繫

之耻詩云瓶之罄矣維繫之耻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猖

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

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國如天

下何內拆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不狀故敢

此言其聲二帝中原于醒魂哉天下大臣所為哉

四

以書奏飛曰者淚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味宋箕

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箕子遇殷故都麥秀漸新周大夫過

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

願相國念之且相國營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慘於

中原乎邈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

厚孰與大國之相乎奈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

貼在危亡正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申

包胥何如人哉楚申包胥如秦乞師以從楚能一

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能

下咽邪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

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棄之令飛十年經營

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

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於相

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疆諫陛下必聽

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

時也願相國奇之飛為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

也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

此言十年
聖成之功
一且廢為
可痛極誠
不知有中
原之失矣
此段文字
意旨極重
宜以正諫
俱是隱刺
語其切有
意

皇明文憲

卷六

結言飛笑
天下得非
萬世令奸
臣何辭以

臣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奇而失

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獨天下咲飛甚惜之相國一旦

不戒行且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為相國謀忠相國其

熟計之無忽

陳眉公評論恢復之機決于目前一旦驚詔班師則

責捨受金人之賂不思宋已自我固其為萬代罪

人皆謂嚴義正明日張胆兵公難無此心即以此

責秦賊于九原萬死有餘辜

皇明文憲

卷六

李于麟戲為絕茂秦書

茂秦者謝榛名也在七子中二山人之列於
漢守順德茂秦人耶不往謂謝李以一代
門自許有不能堪於茲人走京師於貴人
淪誤與元美不二故其謀不遂乃戲之耳

先叙其一
昔逮爾在趙王邸中王帷婦人而笑之
取也爾猶能
波潼河也則之長安在大長公主家又不負一
刺其資甚
令主家王先亟斷席與爾別坐家豈乃置

詞奇絕今
人不可解
惡齧馬尔邸中輒怒馬使踉於庭
踉音弟
踐溺沃爾

其宜爾
冠無何又還爾於傳舍使與騎奴同食傳舍
三張
投爾屨於戶外豈而愛士而執襪豐足以游
跳也即

皇明文集

卷六 五七

此段言其辱之
不在京師也
居基年傳舍長還爾於傳舍舍人責爾償傲也
而在他所又辱
若使爾在我之境我何知焉告者曰有君子
不聞
恥而躁視事左右必得志朕吾憚其爲人也則爾既

已謁我門下三日矣我躬授爾簡坐爾上客寵靈

以薦紳先生出爾否心蕩爾穠疾元美偃蹇我實

爾乃實爾有豕心不詢于我非其族類未同而言延

頸貴人傾蓋如故自言多顯者交平生足矣二三兄

弟將疏間之我用恐懼貽爾盧生游爾義問
游揚也
即曹仁

生所云游足
下之名是也
不以所惡廢鄉綏靜二三兄弟
不聽二
三兄弟

此言其以
二三兄弟
之故不忘
舊恩俱明
已有厚道
而留其欲
退志之狀
不入見長者我先匹夫爾實要我辱我臺人珍置我
不腆之幣於塗張脈債與皆夥俱裂曰昔在長安邸
中殊厭貴人曾爾一臣守也無何乃去趙王邸中既
以釋憾於我非解釋之釋我以二三兄弟之故猶願
不忘舊恩於爾爾且以敝邑之頑民行而即長安貴
人謀我天誘其衷元美弗二爾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敝邑爾小我用疲於奔命屬且夜逸爾利我失國微

皇明文集

卷六

此言我秦
激我以讓
之曰已
反因之不
去而有
功
福於二三兄弟若曰若不得請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已不勝折腰之苦思月亮去茂秦利其去遂行間
于二三兄弟使勿止之俾聽其去猶可謂名高不猜
見乎力索才盡而我其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
口我從事獨賢則是爾之遺我輝也
言已因而不
於去卒年成

是茂秦
激之也
我與元美狎至二三兄弟之盟久矣爾猶是
激之也
葉音高弓衣也鍵音
葉音高弓衣也鍵音
葉音高弓衣也鍵音

周旋中原不能一矢相加遺
能長相益也
我是以

大不列爾於二三兄弟爾亦悔過之延使以命我曰

同好無惡後修舊德我尚猶未悻是以不報爾又不

此段言其
可憐處出
在婦婦之
口純用左
因詞意差
老更多警
省

此述吳公
并元美不
其真也
平之告見
茂泰為公
論之所不
可絕也

皇明文臣

結有惠顧
前好之望
止其懷
不忍之餘
意也

祥惡聲滋至我祇役大行稱詩二三兄弟其在二三兄弟則同心之賦而亦爾所不能為者日者美華如

士為吳生固甚惜爾是用告我元美惡爾之二三其

德亦來告曰取君子不得志於稱詩女則使朕今日

出入我為政是上帝虞九歌周二雅余雖與于鱗

宣之以懲不德二三兄弟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

二憾往矣不腆敝賦一聽客之所為惟好是求爾若

惠顧二三兄弟無敢微亂則我之願也爾若不施大

惠于鱗不佞二三兄弟愛才久矣豈其敗一君子建

於二三兄弟之上以從其藩而離散昵好棄天地之

性必不朕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屬用之

今但其口相絕泰之詞至不能重來公成信

祖之則可旅之大文字又近于峻而不可信聞

六卷終

鼎鑄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集傳卷七

石公袁宏道精選 何初張 碼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富楚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纂評

王元美贊趙衰薦卻毅

趙衰佐晉文中與元美獨美其能薦卻毅以
為三軍帥嘉其有古大臣風尼父曰良古大大
之相度後之人臣可以法矣

晉文公為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卻毅可悅禮
樂而敦詩書於是使卻毅將中軍趙衰佐上軍王
子

皇明文臣

文之起伏
最得其法
次言卻毅
以文而無
武誠可謂
上將而無
負成子之
所薦者
此言趙氏
族幾燼于
晉氏之手
而猶能
成立是成
子之遺澤
未艾也
此言成子

日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宣哉文公所起其患厄昆李

交也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液

汲焉晉其素疎後之卻毅慨然居六卿首

而已退處其伍民于較勢專于集事又其論教本而

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孟子幾祀矣其間厄于靈族

于屠遺燼忽然迄至燬也

實培之歟卻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卻亡范中行

之謀策不
大是春秋
而屬卻殺
一節可遠
匹古風借
後未有繼
之者

之後與趙惡而范中行亡追其終也又併晉而匹之
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
離春秋人物其薦卻殺無論管鮑仲于齊桓遠可與
岳牧同風吾既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

皇明文傳

卷七

此段言父
死忠子死
孝妻死節
誠古來未
有也

死於天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王
又似過之矣下盡仕晉時五胡乘隙入寇臺前後
戰至食盡而援不至城陷日寇屠其
臣力盡分只有死其子亦不去乃與於成閼果人
父同殉國雖比余闕一門全貞尤難也於成閼果人
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閼事多至十
者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
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據其行事勒於篇以示
人臣者

皇明文傳

卷七

叙余闕守
城義勇動
人其亦重
乾坤忠精
之氣非可
以人力傷
索也

丘一峯余闕一門忠孝貞節贊
余闕城守六季身經二百餘戰但以忠義
激發人心固已難矣又能使其子死於父
妻死於夫一門之間忠孝貞節俱
全亦天地正氣而古今罕觀者也
嗚呼余闕亦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季大小二百
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於初非有熊
罴十萬之師重激之以忠義故其心效死而不可奪
也凡義勇而
非力勇後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
氣炯炯上貫霄漢必耀為列星流為風霆文天正
天為星辰在地
為河岳即此類散為慶雲凝為瑞露闕雖死而其不

王元美漢壽亭侯關羽贊

公自棄園三結視劉張情踰骨肉志卓輔漢雖曹孫厚遇不易心其分守則也失在孔明玄德不為之援故其說中於吳乃天不與漢於公乎何尤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

曹孫各瞞借天子以挾勢之難為非瞞翼而何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腋七軍前

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

呂蒙陸遜相為策計使白衣搖櫓建興之師不出樊

城而出祈山安樂之殷與歸命之壁兩相後先惜哉

孔明又為

孔明六出祁山盡瘁而死劉禪為親所襲與孫權本

此方贊公

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

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孫虞佐評公之所能為者人也義勇可以冠三軍公

之所不能為者天也精靈可以垂萬古至今猶凜

凜有生氣自有天地古今一公而已

王鳳洲項羽贊

項羽之贊太史公論之詳矣彼其以興之暴起蹙而卒以自用其力以亡不可謂外於天也為卓絕千古之公此贊又另是一議論讀首須看其解

力拔山氣蓋世暗鳴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

板山云云太史公贊

燕中原厥秦宮裂九宇魯羣雄

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軼道之誅木足酬六王之

一秦降八十萬羽傷收之陰使人盡坑之秦王嬰奉

此言其負

為天下莫首

王既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

大江之濱

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懷群策而自屈其

力與羽謀辭策屈群力故云

莊景說評羽平生暗啞叱咤之狀堪當一小影且

以大江絕命為天巧以報其江中之弑亡不在自

用其力措詞最古立論尤卓

王允州開國功臣贊

國朝開國功臣如徐達常遇春郭英沐英等戰勝攻取之功居多如劉伯溫湯和等運籌帷幄之智不少上祀慶廟周下降謚唐宋詩日月爭光亦垂乾坤不朽配享高廟宜哉夫天柱折則鍊石之勲始昭女媧能煉五色地維崩而斷縈之榮斯偉不周山使地維張姚姁指遜湯武征誅非姚姁禹敷姓舜厥德茂矣功亦選焉然而澤有因漸用惟戡戡夫使虞不發庸唐用也降天子僅淺動舉之化受早姐落降也人生髮降也式衍微仲之仁微仲字宙自如日月未改然猶降

皇明文集

卷十

六

此承上言
有一代甲
與之聖王
即有一代
中興之聖
佐從古皆
朕于今爲
烈于今爲
結歸在高
皇受命又
及
有於再造
我高皇帝者乎
張侗初評
開辦之君必藉輔弼佐命之臣所以助隆
功居多焉宋祚爲大羊所吞中原幾左在矣我
聖祖慨然澄清蓋掃氛如兩儀初闢而二曜發明
於中天也篇中歸本於諸臣扶助之力信乎天下
事非獨運可以成功也

(四)

王元美爲李于鱗先生贊

此文不過
百餘字其
用字用句
皆推轂出
衆自衛所
多人口
創獲之語
解人所不
能解獨元
美能解之
更爲人
頭步
述在周以
下數人皆
名譽不在
前矣寂于
寥寥者豈一
于鱗也哉藉
令台閣足重
李生彼夫屈
或語其聲不
暢實位不配
望壽不竟志
以爲恨大漆
獲之語煥煥
象表者
其詞也元美
德之贊其于
鱗一也
王子曰世能
名于鱗莫能
名于鱗所以
其旁睨千古
欲凌而上之
乃至不得畫
廢其遺
而觀四方
要之創
獲之語煥煥
象表者
其詞也元美
德之贊其于
鱗一也
歷下李生少
奉太夫人訓
讀書而學博
名
正堪稱克肖
其母古文辭
人所未習思
其
人亦達然莊
濠園而竟大
之而不特達
其
其詞也元美
德之贊其于
鱗一也

皇明文集

卷七

七

宋之司馬幾
先得之矣無
涯之智結爲
大年
月經天光形
常鮮
陳眉公許元
美與于鱗善
披肝相信于
鱗嘗云當元
美見予於稠
人廣衆心知
其爲予惟相
知有素故
能形于鱗生
平若列眉

妾太夫人者錢磨節婦也其撫五月之遺孤姑迫之使適族長者迫之更適而其父亦迫之更適若焚萬狀而太夫人天性至堅卒韓子成立顯揚萬世宜哉

通鑑以天
誦二字立
意非勸而
成雖靡不
敗而後天
至此
安段言太
安人迫於
始之媒嫁
且貧而無
以爲活而
能不渝其
家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
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焉在其爲天性
哉言可得而勸靡者
便非天機耳任
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
姑相依至戚也旣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戚
叵復不能具饋粥共養如姑意罵詈日蒲室曰婦何
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
姑理之
嫁而不

性
此段言太
安人迫於
族長者之
合閨產業
卒能不撓
其性負矣
此言太安
人迫於其
父之梗却
以嫁尤能
勵志不變
是愈操而
愈烈者乎
始罪之不
敗族長勝
之不敗及
敗一
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寡奴
益肆侵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語指孤也是圖危矣不以
扶助美德爲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
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人尙亦有父在
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令踰年廢歸寧寧問安也女子嫁而歸家曰歸寧
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往曰女何藏之深也則
操挺劫之至令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衰絰而猶未
置焉至令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
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

父又靡之而父之恃情爲其子以婦愛其子則爲其子之孤以婦愛其孤
逆甚矣此再翻上欲婦嫁使而姑不厭矣自爲身計老無所人情族有
三股言太安人之所孤收之以其母及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
者不厭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
女而父不厭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
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
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
矣

此段設難
言太安人

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
老可俟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姑寄之矣曰是猶

非爲有子而守者見其出于天性非可以人強也

結言其節不待子正應上不能靡不待勸大言了然

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則太安人卒能事姑以立今聖天子下明詔厥高幸見褒朱轡而守建昌者孤也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爲一訖計乎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詔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諸音通錢替交

季子問爲余言其先大母節行如傳所云無奕云因共嘆太安人豈知有今日孤若孤之子盡顯邪傳所稱不待勸而成者蓋驗矣

湯霍林評雖其不敗之於靡蓋知其非成之於節全在天性上摸寫活如遊龍吾何測滄溟之文哉豈滄溟文卒于性不可靡亦不待勸而成邪

劉伯溫賣柑者說

此說見當世士大夫不能明主庇民徒以貌室堂欺人而竊祿位世為所欺而不覺誠意設賣柑之說以警醒之

先托賣柑者外飾以欺人以此下意

此段承欺字來即言其欺世之

皇明文傳

名

武不堪出將文不堪入相為收民而不能華弊除奸亦是金玉其外之柑矣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恠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邊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飾外以惑愚瞽也其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輩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

獸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邪孫武子有武經七言世其宗為將畧吳起殺妻求將建伊臯之業邪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敷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况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

結出賣柑者乃有托以諷世正意

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東方朔漢武帝臣善諷世譏為滑稽者流豈其忿世嫉邪者邪而托於柑以諷邪

翁平陽評初說以柑之玉質金色易以欺人于市引起世之欺人者俱有位君子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于柑何異噫柑之欺人猶可說也有位者之欺世不可說也何世其受其欺而不察

皇明文傳

七卷

劉伯溫雷者說

雷之震人說者皆謂天教有罪而間多以
大惡偉亮者為藉而天教所不及則是
善惡者此雷而長惡者
亦此雷故為善者說

有夫畔於野震而死或曰畏哉是後罪於天大戮之

矣劉子曰噫謹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

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

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今天下之民教未有

牧者力曰天鑒於民有隱匿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

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聖人以神曰惡是何言也

皇明文廟

未嘗以震自戮人也

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樞因罪之輕重

而前後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書云大討

哉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

人罪吾不知天之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

人不能勝而戮之邪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

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遜為人友而

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

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

吮血咬骨刮脂擅威作福誅害正直此等罪惡皆不

容於死豈赦一

此歷舉世

人積惡之

端罪不容

誅天亦不

勝誅何未

聞天一一

震之何獨

有心震一

震夫邪

農夫而道於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可雷者有

所畏乎應前或曰畏哉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

使彼有心觀天之意而謂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

也則特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惡也豈天道邪

必不然矣天道至公無私不有心規規以曰然則雷

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

必迫迫極而進進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礪也

石中有火敲而而生世以敲名而物之雷之者奈必穿剗必碎非天

之王以此物擊人而人之必之者適逢之也不然雷

皇明文廟

石之見震

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罪而震以威之邪

應上震以威句脈絡相生步

步回顧先生文亦爾爾

張侗初評觀此說之辭若謂天非有意戮人然細釋

其旨似謂天下之惡不容不戮不得不盡戮所以

專其責于奉天之司牧欲其德一警百刑期無刑

實為不見震為雷者解說讀者當得工言表

李卓吾方竹圖說

詩咏有斐君子者以其內虛而外直也王
子愛竹亦名曰此君詎非謂其內員而外
方也石陽繪方竹其又自愛吾之心竹也
其始周之蓮幽之菊殊異世人之爲愛矣

昔之愛竹者以愛故稱之曰君非謂其有似於有斐
之君子而君之也直怫怫無與誰語以謂可以與我
者唯竹耳是故儻相約而設相呼不自知其至此也

或曰王子以竹爲此君則竹必以王子爲彼君矣王
引王子曾以竹爲此君善吹簫有鳳
引以方竹爲此君善吹簫有鳳
之類相同王子自愛
方有圓圓者常有而方者不常有常不常異矣而彼

皇明文伯

卷七

此君之則其類同也同則親矣朕則王子非愛竹也
其所爲王
子耳

竹自愛王子耳夫以王子其人山川土石一經顧盼
咸自生色况此君哉且天地之間凡物皆有神况以

此君虛中直上而獨不神乎傳曰士爲知己用女爲
悅已客此君亦朕彼其一遇王子則疎節奇氣自爾

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操盡成蕭韶鸞鳳之音而務
欲以爲悅已者之容矣彼又安能不朕獨立窮年瑟

瑟長抱知已之恨乎由此觀之鶴飛翩翩以王子爲
也紫芝曄曄爲四皓饒也

此引証物
以人愛自

漢高帝時四皓不降隱下
南山茹芝服藥同于夷齊

古爲朕不之
時一王子
之愛竹已
也
寧獨是龍馬負圖伏義時龍馬負洛龜呈瑞
九年之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功儀於舜
成洛出龜示以洪範九疇耳儀於舜
儀鳴於文王時鳳獲於齊史孔子時麟出于郊魯
作物之愛人自古而朕矣而其誰能堪之今之愛竹

者吾惑焉彼其於王子不類也其視傲傲不屑至惡
也而唯愛其所愛之竹以似之則雖愛竹竹固不之

愛矣夫使若人而不爲竹所愛也又何以愛竹爲也
以故余絕不愛夫若而人者之愛竹也何也以其似

而不類也朕則石陽之愛竹也類也此愛彼君者也
皇明文伯

卷七

石陽習靜廬山山有方竹石陽愛之特繪而圖之以
方竹世不常有也石陽將歸難與余別持是示予何

爲者哉余謂予之此君已相隨入蜀去矣何曾別
王樞楚語云無竹令人俗則避俗者誰不與愛竹

之名其如人之非竹何此說獨就方字講意以王
子晉隱擬石陽至末方結出繪圖謂與此君俱入

蜀亦可云不常有之文

明道以日

明道以日月之出入論潮汐甚有關係此段述邵

觀潮之消長則知陰陽之盈虛程子曰海潮日出則水涸月出則潮復生此謂水涸於日出者非謂水偏於日出之候也邵子曰海潮者天地之喘息也應月

者從其類也亦謂朔後二日而潮壯仲秋月明而潮

倍非謂水偏屬乎月也余襄公曰日月左轉而天右轉轉一日一周臨於

四極故曰臨邪酉又云以彼月臨邪酉則潮漲乎東

此設述庚子月臨午。則潮平乎南北。此謂東西南北潮有巨

細非謂朝有束西南比之弊也。總之三說用通而耶

子之說而請天也。夫乎及。氣耳。季凡則太百。朋女。謂

皇明文選
卷七
十七

其舊月有氣盛用益。日則代絲七事。天之所變也。

主府月者兼盈朔盛百亥仁經此其日朋之節度也

分至啟閉春秋朔望皆因日月之行而定

此段役論
豈特潮汐哉氣有盈虛日月之行有遲速日行常速月行常不

盈虛逢速及則日出而涸月出而生。潮于寅則汐於申潮於巳

張子與邵子所說大則洩於亥。或漲東西。或平南北。仲春月落而洩微仲。

秋、月、明、而、朝、倍、皆、其、盈、虛、期、刻、不、得、不、狀、此、虎、數、也、

可尋也。月天也。氣息藏。會易。盈虛。省。舌。效也。

行皇考也。則云。地曰。上。謂。四。開。金。屋。表。泮。數。七。州。

知厯者簡明之程于諸節并大治厯立差法詳於

陽交恩之際遡之遂不差潮汝之論蓋與厯法相應

邵堯夫喘息說終莫得其所以狀於是展轉數日取諸書論水者讀之又取曆書日月星辰之行而參互之狀後渙狀不疑以爲其理如是亦不出乎庸夫惟子所與知至其所以狀則又化機之妙真如符契雖聖智亦莫能損益也天地間惟陰陽二氣氣有盈虛自微而若張子厚曰太虛不能無氣又曰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虛不可見而見於氣氣不可見而見於晝夜寒暑識天地之氣者無如張子矣

以晝夜爲天一息寒暑爲天晝夜此是張子厚卓識

故觀潮汐則知陰陽

陳幼溪潮汐說

潮汐之說家家自以爲定論人人自以爲實義然不知言愈煩而理愈晦况天地化機未易可以名言格測而愈虛消息自有呼吸其間是說折衷尋高可破千古之迷

余築擬舫軒於溪橋側六月登稼時則坐卧嘯咏於其上以避暑而觀刈軒瞰潮晝夜水入耳顧識浪情瀾紛披壅闕之狀無能豁然川上之趣弟於潮之往返按候而稽刻痕而驗察氣候船水痕以無幾微乘風皆庸夫稚子所能知而消長巨細移易之機粗於成說如余襄公山海經是伯益所作程伊川潮汐論與夫

其應月者。氣盈朔虛。百刻代變。此其已狀之節度也。
分至啟閉。春夏日啟。秋冬日閉。晦朔弦望。皆因日月之行而定。
豈特潮汐哉。氣有盈虛。日月之行有遲速。日行常速。月行常遲。
及則日出而澗。月出而生。潮于寅。則汐於申。潮於巳。
則汐於亥。或漲東西。或平南北。仲春月落而汐微。仲
秋月明而潮倍。皆其盈虛時刻不得不狀。此死數也。
可得與知也。明天地喘息。識陰陽盈虛者。活數也。惟
知曆者。能明之。程子謂邵堯夫治曆立差法。謂於陰
陽交感之際。遡之遂不差。潮汐之論。蓋與曆法相應。

觀潮之消長則知陰陽之盈虛。程子曰：海潮日出則水涸，月出則潮復生。此謂水涸於日出者，非謂水偏於日出之候也。邵子曰：海潮者，天地之喘息也。應月者，從其類也。亦謂朔後三日而潮壯，仲秋月明而潮倍。非謂水偏屬乎月也。余襄公曰：日月左轉而天左，四極故曰臨卯酉。又云：以復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竭此盈往來不絕，皆係於月。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此謂東西南北潮有巨細，非謂潮有東西南北之辨也。總之三說相逼，而邵子之說更精。天地大呼吸，氣有浮沉，則水有潮汐。謂

<p>東家說以潮汐與曆法相應千古不磨</p>	<p>此段以四時為大呼吸以歲論自一陽之復以至於大暑自一陰之姤以至於大寒以一晝夜論陽生於子而極於巳陰生於午而極於亥此陰陽消長之大分也陽主其盈陰主其藏驗於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方度之一日行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十二度有奇漸遠於</p>	<p>此段見公必深明解潮之候而變於不繼故潮汐之期說得從容不寒</p>	<p>此段又合諸子之說其衡言天地不外陰陽變化故能神應不</p>
<p>邵子獨見以為天地喘息即陰陽闔闢驗於海水之潮汐喘則并息則降其消長刻候平漲方所則亦因</p>	<p>日月之氣盈朔虛以為進退故嘗論曰生長收藏天地四時之大呼吸也海水潮汐天地晝夜之小呼吸也以一歲論自一陽之復以至於大暑自一陰之姤以至於大寒以一晝夜論陽生於子而極於巳陰生於午而極於亥此陰陽消長之大分也陽主其盈陰主其藏驗於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方度之一日行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十二度有奇漸遠於</p>	<p>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潮汐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以故有朔望春秋之異候東西南北之殊漲陰陽消長之不同而潮之盛衰去來因之朕而相去六時以為一定之呼吸未嘗變也故程子余襄公之言皆自其已朕之迹而陰陽呼吸之理亦寓焉邵子則言其呼吸之理而已朕之迹自不能易也要之天地變化有至一者有至不一者至一謂神不一謂化太虛之中何所不有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萬品流行山川融結風</p>	<p>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萬品流行山川融結風</p>

<p>測如此乎其毫不可爽矣</p>	<p>舞重人心亦是小事地當以虛明默會太虛不任其昏無識</p>	<p>結句有義鈞力</p>	<p>自至明之始</p>
<p>雨露雷之變化與夫糟粕煨燼寧有一物離陰陽消息乎此心靈明之內萬物皆備亦天地也血氣之周流耳目手足之視聽持行皮毛骨肉之附麗喜怒哀樂之酬應寧有一毫離陰陽消息乎仰觀俯察因有感於潮汐之水時盛時衰時盈時涸為太虛中一物而刻畫期候不爽毫釐吾混朕中處得太虛之靈明而不能考究消長之故察盈虛之理順寂感之常紛紜思慮聾瞽耳目踈妄手足之運動卷舒朕於血氣皮毛骨肉之疾痛癢痺而猶釋之曰喘息之人也亦何足與潮汐之情狀而猶託於磨磨之言云</p>	<p>史進岳弄潮汐之說其從來久遠在山海經以為海鰐之出入杜預以為龜龍之變化史氏以子胥投江以強弩射潮三說皆為悠謬及覽古州之說曰潮汐而行隨日月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合朔望盈虛而潮汐之理自昭也至切溪所論生長收藏天地四時之大呼吸海水潮汐天地晝夜之小呼吸此說更卓乎不可及</p>	<p>足與潮汐之情狀而猶託於磨磨之言云</p>	<p>史進岳弄潮汐之說其從來久遠在山海經以為海鰐之出入杜預以為龜龍之變化史氏以子胥投江以強弩射潮三說皆為悠謬及覽古州之說曰潮汐而行隨日月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合朔望盈虛而潮汐之理自昭也至切溪所論生長收藏天地四時之大呼吸海水潮汐天地晝夜之小呼吸此說更卓乎不可及</p>

陳眉公曆法說

曆法所關之重必得人乃可以定曆也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宸御不分正朔閏分乖次

而莫識孟軻失記而莫悟

正朔正月朔日也正月朔日古者天子頒曆于臣下

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虫之不藏也

物不藏大火夏於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譏而

至帝之中也

書之登堂頒朔則謂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

皇明文廟

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尚體以綜數尚文以考類

尚象以作事尚時以占往尚源以知來尚流六事備

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羣忌尚禁未之或知也是故聖

人重之爰命羲和

玉衡

輸子所儼指而不敢進也其法則土圭正影律管葭

灰離朱之所閉目而不敢窺也

其入則變龍履契

伯夷臯陶之所比肩而友也

此言古聖人重作曆如堯舜命羲和分月置閏敬授人時庶績咸熙

所用倍數夷作秩宗主禮其位則四岳九官十二牧之所接武

而班也

且難也非難於理而難於數非難於當而難於變也

以理取數以常取變斯不可易之曆也三代以降漢

之曆更二十一家

之起於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一行太

衍之根於蓍策宋之曆更二十有二家而不能易堯

大元會運世之本於圖書

皇明文廟

不能易許衡郭守敬之主於歲次定朔此授時曆法

以上言漢唐宋治曆明時皆有一言不可易之法雖

以司馬光邵堯夫郭守敬等總之理數常變為治曆

之我明之所因而為大統曆者也迄今二百有餘年

矣第恐法久而窮時窮而變積微忽以迄毫釐積毫

釐以迄分寸積分寸以迄尋丈將日月若斷璧五星

若走珠四時若亂轍萬物若驚塵嗚呼豈細故哉略

觀漢書漢興世以司馬氏為太史

者顧門之裔安在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詔覽與

博士共議正朔遂改夏正而釐泰舊而今者明經之

易差更出

此段及後致嘆今無曆家精美之人曆之易差更出

漢下

儒安在

漢武帝時倪寬為尚書令與博士共議正朔改夏正建寅之月太初始作星

此篇推明

官奏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於是唐都洛下閔出焉

歷法之說

而今者積算之士安在夫紛紛曆家高之則欲使大

傳之統中

捷握前謀首握籌數和以前有大捷敵獨步三代之

間翻出許

前而不知卑出漢下遠之則欲躡影天路小徑高險不可測度

多議論其

莫之與京莫之與京飛步日月而不知石室靈臺之上石室靈臺皆

學力筆力

所為神而明之者誰其入哉昔者高皇帝嘗徵樊

莫之與京

諸臣公掌曆時置為四輔禮記師保疑且升告太廟

結歸重高

以重其選嗚呼益早見此矣

皇帝公官

先見

皇明文集

卷十

翁齊陽諸歷法之義經生學士益難言矣非發仲車

焉知天道然則列宿環周四七定次赤道絃帶七

政紀行則度數生焉日經二陸用有九行合朔衡

望互交乃食則推步出焉一至之氣晷影言倪卓

部之元章部為紀金木相參檢日盈虛互慎成問

則氣候齊焉而曆所從來矣非仲醇素窺天道底

蘊何由知此開發哉

李于麟御史朱公遺愛引

昔周公避流言之禍居東二年德澤在人東

人以此公之今朱公久居山東而德澤在人

人心是亦公之周公也則諸先生其于公

稱遺愛何為也為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

者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為大司

空山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

之居山東則濟南之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

吾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

我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

我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

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

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出關風周公東人之遺愛也

此述東人

快周公之德恐公東歸而不

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我遺之子邊豆有踐出伐柯章東人言此以

愛之在人

心萬世不

能忘也

遺愛東人者也何言乎遺愛東人也又曰汝陳時是

勿庸以次出君又曰以藩王室緩乃厥位是周公所

命也而必以不惟苟音成考成老而必以率由典常

何也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遵邊豆斯遠非周

之易則必

使東人不

幸而見公

之易則必

此言當法
古以扼要
衝在一時
難勞民傷
財可卒百
年無事立
論最卓

請此數句
於窮途去
就之際道
理自齊膝
然

此段有借
資于來是
自文明文
地尤以
人和為先
古所云金
城之固在
此物此志
也

威既波瀾
又有地步
此段吁嗟
咏嘆有不
盡之意結
文之變幻
者無過此
作

結言我能
守而敵不
能攻真國

控制之要地移之可恃比天險之難丹西莫重于殺
陵北莫急于山後君全齊之重險在吾郡之諸山我
能障狂瀾誰能中流砥柱而東誰敢越名城而北蓋
登萊守在海彼渡海則勢已紛披淄青齊地今山東
也守在山我憑山而形愈強固欲銷氛侵豈憚經營
自軍旅之初興致微輸之百出民既瘠矣事乃紛狀
赤羽彫戈既徵兵于閭左黃雀青龍又轉餉于天涯
况茲百堵之興理須萬金之外將取盈於公帑則下
瘠百孔經費難支將加派於地租則十室九空兩窮

可憫勇夫重閉策合急於周防眾心成城事必資于
多助得道者多助是地仰惟藩府號曰維城左傳人
藩宗子維城言衆建親賢以壯于城郭也况我縉紳誼當許國咨爾士庶
各有身家宜捐錢穀之需以助徒庸之費蓋此麗城
之眾如乘渡海之舟堅則利涉同資瑕則淪胥可畏
彼既狡謀于猾夏我宜預計于防春使連城有虎拒
之雄則臨事無鹿駭之患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即無
一朝倭寇之憂亦是百世子孫之利山為礪河為帶
國以永存案斯城鑿斯池民將共守九攻九却永固

家于盤石
若磐石也

王室之藩垣田單守即墨樂毅九攻七擒七縱行見
海波之清晏諸葛孔明征南蠻七擒孟獲而又七擒之遂威振華夏
袁中郎評自古譚天時者首地利而地利歸重于人
和况鑿池築城以為萬全之計則城之修亦一勞
永逸為千百年久安長治可不合衆心以成一維
城之固乎此引文宜鑄石可與城共垂不朽

皇明文集

自有開闢以來儒一也然世道不古而之今學術自淳而入漓在夫子春秋時已有君子小人之防况至于今儒其名而不備其質甚爲大道之蠹不容以不辯矣

貧約言儒
 之品有七
 惟故不可
 稽故不可
 以入聖人
 之道耳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
 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
 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

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伏羲黃帝號軒轅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煙海。天大古之世也

皇明文鑑

七卷
一八

再舉游俠
文史曠達
智數章句
事功各以
名高當世
亦各以其
名高之相
慕相效是
以爲儒紛
出而真儒
不少賢見
焉

海莫不櫛其玄精，嚙其芳腴，搜其醜逸，略其淫渣，約其技藝，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_有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莊子南華經有齊物論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鷲寡言，逆料事機，翼狀如猱，規狀如幽猱，漆狀如逮逮狀，察察然獵獵狀，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寤，無遠而弗卽，無微而弗援，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

此言惟道
德之儒足
爲世法世
則是學者
入道之宗
不可混于
諸儒之中
而不之察
也

謂軍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畧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被當時烈垂萬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潛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足以爲世則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田仲王猛俱寒賈說諸侯猛是也蓋以直怒係天下之安危弗要於理惟氣之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但史人

皇明文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此又歷舉
其人以實
之總以不
可入道斷
之其爲儒
古極不爲
不嚴上兩
言不可不
察者亦察
之于是而
已

官皆修黃史一則是非顧謬于聖人
人一一則事惡不得爲正人面土
浮文勝質纖巧斷
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
莊子
著書有道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
遙達生篇
之儒張良陳平是也
良得黃石公秘書平六出奇計
出入機慮或流詭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萸
鄭玄是也
二人俱精絕經今有毛
鄭氏二疏傳世不朽焉
牽合傳會有事填
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
管仲相桓公以
其君霸晏子相景公以其君顯
九合一匡省耕省斂聲稱至今
跡存經世心則有假
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

此言惟願
學孔子道
德之儒乃
深知其道
可與天地
並立為三
而通儒所
重全在于
茲

皇朝文獻

結言自有
皇朝以來
儒無出孔
子右者其
其宗者也

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

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

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

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

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

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而人。一也。天不足為高

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

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為五家並列。荀卿謂儒

有大小。荀子有大統。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

玄經卒為莽大夫人。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孔子

子然後無愧于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行之

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皇。伊傳周

召儒而臣。皇朝周士。樂與伊尹相湯。仲說孔子儒

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者也。

鄭荻如評儒者分門別戶爭道而馳。其為虛非一此

論獨推孔子。盛志孟子之志。學孟子之學。其為

世儒道之防。有功于名教不少矣。

李于鱗李淑人大節解

此篇大意
以淑人能
撫成遠猷
妻道無虧
與中丞公
自盡之臣
道一而已

先述八字
以淑淑人
大節之表
揚以為淑
漢注解之
起端

此段解動
字之義見
廣發予望之

一往而藐
藐藐也左傳
謂何故予望之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贈太淑人

掩于帝恩其太節無以自達于上乃中丞狀之曰勤

瘁憂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

屹屹乎大節者哉方其夫永絕弱子在抱亟低徊於

以龜勉執與劾以大母之為成仁也量力計期此伏

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未之即安者前劄括据不

與焉勤矣此不違即安益用力之勞耳惟計量彼

遺孤在疾疾疾用勛勞也切怛為勞即庶幾將來

瘡痛皆心口病意甚矣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

必殘形相拒毀體示絕始為慘哉瘁矣塞閑闕血

地詩云閨宮有血鼠憂不陽如在晦冥視聽玄默雖

猶託于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為

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足重蓄也愛

王鳳洲辯閔天不賂紂

史言紂嚴刑好色西伯力諍紂怒而囚于羑里閔天等謀所以出西伯乃未有莘氏美女以獻紂曰一物足矣釋西伯又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悅遂王此後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玖駟，他奇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指美女言，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敕西伯，賜之弓矢，令戡。紂曰：「無也。」西伯

必不以賂免王子曰否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之曰

白土明土入焦

卷七

三

經行權之不同也。此段言紂欲殺西伯，何容待罪？又何聖之恤？剖心觀竅之驗矣。此言文王之侯命正志固不以賂免而闕天之通變爲君謀可謂行權之至德。

以無罪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庸俟罪乎？以有德請也。聖人之心，有七竅，請視諸夫聖何聖之恤。嗜^慕也。妖色聘駿奇技淫巧，其素也。驟赦而驟喜，其所欲僂之人，此必有以援其素而深中其嗜明矣。朕則閔天之徒非與？曰：何可非也？內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死生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顛天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天之德，亦臣德也。爲君謀之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贊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

王鳳洲辯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

世傳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而郊廟魯之替天子禮樂者且說盡始於此僭儒以耳說耳遂爲不解之說足未就周魯之本末實考之也

先述其成
王之賜伯
禽之受出
于周末陋
儒之創論
文法最嚴

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皆非也楊子慎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也魯之
用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禮闕焉之也

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
王也夫成王黜矣伯禽受矣庶何以重請之曰往報

皇明文憲

卷七

晉文之請
隨豈以成
王而賜之
魯郊乎議
論最有根
據
此言魯之
僭郊自伯
禽而下十
八世之僭
公始則非
出於成王
之賜可知
矣
此言末世
君臣僭竊
天子禮樂
而藉口王
未成許也。周室於平衰也。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
文之請隨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朕則魯之僭何如。
曰。著在春秋。魯頌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
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郊
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
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則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
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
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矣。周公其衰矣。其君臣惡

| | | | | | | | | | | |
|--|---|-------------------------------------|--|-------------------------------|--------------------|---|--|---|--|---------------------------------|
| <p>成王伯禽
信儒逐附
會其說耳</p> | <p>此引魯錄
宋而儒楊
子之辯焉</p> | <p>未如故周
歷舉以爲
印証先生</p> | <p>明鑑于
者歟</p> | <p>此段詩論
錯出以見
諸孔樂之</p> | <p>皇明文雋
卷七</p> | <p>當討春秋
五說之微
意可見矣</p> | <p>未段辯其
爲非僭始
辯其爲成</p> | <p>若星辰全
人應辭不
暇</p> | <p>魏沈初評接古證今可破萬古不破之疑且商譚宏
論歷歷有據觀者在在可思文氣筆力當品第一</p> | |
| <p>衛侯。朕虞。天下之讓已也。以藉口於成王伯禽。其順
儒又從之。其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牡騂駒。白
殷牡也。魯魯不用赤噫。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其
以宋解乎哉。王子曰。楊子辨矣。美矣。然而未知于故
也。夫禮成王實解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也。
隱禮也。晉文。雒伯也。復王崇勲也。而王辱王也。
文救異以請之。王從仇以却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
之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許。故曰。賜也。
內而後魯屬改於盟主。爲齊若晉矣。裕役有討。恒其</p> | <p>有討。公止。公弗見。大夫再執而不開。以俗禮樂討也。
則何故借曰辭之。天子之宗伯太史未失官也。三邦
之分寶。天子實記焉。豈其大禮而忘厥自邪。魯得僭
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議耳。如其
僖始魯頌。曷弗削也。魯頌之弗削。非僖始也。朕則曷
爲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牡
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魯惠曷爲請曰。請議也。或
罷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微</p> | <p>百言夫子
作春秋政
所以從周
也</p> | <p>次段言夫
子若行是
之時則違
周正朔非</p> | <p>皇明文雋
卷七</p> | <p>所以示有
王也</p> | <p>此段言周
或改時改
月引經爲
証以見春
王之書爲
無可疑</p> | <p>爲說也。奚居曰。周人實改時與月。而孔子從周者也。
周不以子爲正月乎。秦誓稱十有三年春戊午大會
于孟津。周不以建子爲春乎。主者之作。不習禮。不沿
樂典。章文物。可易則正朔亦可易也。周之改時與月
也。夫何疑。禮中春詔命婦始蜃。蜃皆夏時。夏月
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p>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聖人作經之始筆。筆名曰
經。不過因史官之舊文而筆削之。因以寓褒貶于一
字片言之間。其實以周人從周時而書周事。此復何
疑者。非如論語所載。斟酌四代禮樂以詔萬世。而有
取于行夏之時也。論者徒以行夏時之一言遂謂孔
子實從夏。正夫代則周也。而時則夏也。孔子已自處</p> | <p>于不信後世其誰信之且孔子惡天下之無王而作
春秋乃以一匹夫而易共主之正朔是無王之甚也
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孟子曰。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朕則其
爲說也。奚居曰。周人實改時與月。而孔子從周者也。
周不以子爲正月乎。秦誓稱十有三年春戊午大會
于孟津。周不以建子爲春乎。主者之作。不習禮。不沿
樂典。章文物。可易則正朔亦可易也。周之改時與月
也。夫何疑。禮中春詔命婦始蜃。蜃皆夏時。夏月
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p>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 | | | | | | | | | | |
|--|---|--|---------------------------------|---------------------------------|---------------------------------|---------------------------------|---------------------------------|---------------------------------|---------------------------------|---------------------------------|
| <p>徐應聘辯春王正月
孔子作春秋以尊周室乃首書春王正月
後世遂疑其爲行夏之時生今反古其何
以奪天下之亂臣賊子不昧
周正建子何以春正言邪</p> | <p>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聖人作經之始筆。筆名曰
經。不過因史官之舊文而筆削之。因以寓褒貶于一
字片言之間。其實以周人從周時而書周事。此復何
疑者。非如論語所載。斟酌四代禮樂以詔萬世。而有
取于行夏之時也。論者徒以行夏時之一言遂謂孔
子實從夏。正夫代則周也。而時則夏也。孔子已自處</p> | <p>于不信後世其誰信之且孔子惡天下之無王而作
春秋乃以一匹夫而易共主之正朔是無王之甚也
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孟子曰。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朕則其
爲說也。奚居曰。周人實改時與月。而孔子從周者也。
周不以子爲正月乎。秦誓稱十有三年春戊午大會
于孟津。周不以建子爲春乎。主者之作。不習禮。不沿
樂典。章文物。可易則正朔亦可易也。周之改時與月
也。夫何疑。禮中春詔命婦始蜃。蜃皆夏時。夏月
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p>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p>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p>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p>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p>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p>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p>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p>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p> |
|--|---|--|---------------------------------|---------------------------------|---------------------------------|---------------------------------|---------------------------------|---------------------------------|---------------------------------|---------------------------------|

爲春非與天之相舛錯也何所見而謂周之不改乎
周之改之不謂之違天而孔子反之適足以言僭王
吾以是信春王正月必非夏正也論者又謂行夏時
之說不宜托諸空言夫孔子于四代禮樂均未之試

之讀聖人書者當得其大旨春秋以道名分所謂大旨耳其可疑者當闕之闕之不失爲尊春秋彼曲爲

之讀聖人書者當得其大旨春秋以道名分所謂大旨耳其可疑者當闕之闕之不失爲尊春秋彼曲爲之辭者以私意度聖人非尊春秋者也

李九我評以羣言辯聖經難以聖經辯聖經易凡從

皇名文庫

卷七

周夫子雅意告朔猶不忍去豈以尊王之書而首爲叛王正朔何以示天下萬世哉不以周禮改時易月辨之聚訟何時得已

王元美駁諸葛蕭何相體辯

蕭何安足擬諸葛亮哉但天欲興漢以蕭何佐之而有餘天不欲存漢以諸葛亮留之而不足王維禎以識相體優何以自用其才劣亮何不隨時諒心須成敗論英雄

先引王維
以蕭相
國諸葛武
侯試士爲
關中王維
禎試諸生
以蕭相國
諸葛武侯
爲問其言
大畧以武
侯之不能
一天下才
畧之也而
未曙大體

起婦此語。羅曉也。曰。最是人就。初出日。出師表出。而假儻之士。脩詞之子。皆捫心。不到處。退矣。孔明代魏時。前後出師表。十分懇切。勸主親賢。

德等
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鏹而求售其巧

者皆擺指退矣孔明六出祁山轉運粮餉士卒力乏乃作木牛流馬以代之往來如生時

皇朝文獻

卷上

馬懿見而驚之曰孔明神人吾不如也令匠人依其
此段言孔明制度尺寸亦成數百匹孔明聞之喜曰吾得數十萬
明之出師殺矣諸將未信候其木牛派馬遵候至孔明令三百
素木牛泥丸作人狀衡載運粮食回顧轉牛舌擺兵趕至皆
爲八陣圖惟不動孔明以狀衡飲散腹中翻轉牛舌擺兵趕至皆
皆人之所趕回寨中觀兵疑爲天兵皆不敢追諸將嘆服八陣

不能爲儒
未識相體
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老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孔明

若元美者入蜀時以石排成人陣圖伏于坡中後陸遜追先王
望坡中有殺氣起疑有伏兵不敢進令人視之曰無
有乃往視之見有石數堆似伏陣奇之入于中頃之
飛沙走石來擊陸遜遜大驚曰今中孔明之計也

一老拒杖而來曰將軍欲出此陣乎遂曰願老者引之及出陣欲謝之丈者曰孔明吾耆也入蜀時排此

陣罵曰後有吳將速入此陣勿引出之某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故救之

遜嘆曰孔明真神人恨不得以師數句當作

今人學之不得精一夫使諸伎客人皆退而不敢前篇頭

此言蕭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群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則公之別也余讀之曰是非王維禎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曰皇明文集

孔明蕭何之優劣以爲王維禎之設言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爲宮室也其標棟榱桷必構夫榱桷椽杙之美材之良者充焉斷其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黧肤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榱桷椽杙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漸涸漢以火德土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閔張之悍驚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獨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朕猶日望

此言孔明之長以克牛溲馬勃之用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帳付幼良出而祈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是三者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鄭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將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爲兵者苟聲至而嚮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爲獨用長者乎哉夫鄭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糧餉而守關中給糧營宮室未嘗乏絕其所與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爲相者必不一見能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棄才而闕一世哉

李空同諸葛孔明文集辨

臥龍先生人知其武而巳而其文特出
二表與日勝而不知其所著文集尚有未
真紀者空同于是序亦以辨先志經文緯
武爲王者兵不獨三國一人亦萬古一人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

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

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關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

焉或問關子曰集奚而刻也關子曰吾方有兵事曰

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法乎曰以兵

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已

皇明文高

卷七 四二

矣奚刻而布也關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

子聞之曰大哉關子可謂無我者矣朕謂是書出諸

葛氏則非矣關子過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

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

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

王不迷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僞消矣湯武桓

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證爲經釘昭

矣漢書云經釘古文奇字出入黃老申韓黃石公著兵書老子

此段又引難諸篇並傳其世不朽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

四四

政畧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

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關子曰

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於渭濱善

矣不日襲荆州之孤勒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則龍

顏漢光武鳳舉龍顏不漢日表不唐矣唐太宗龍李

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體故談湯武者湯武伐桀紂

用兵者何也湯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加

文者節制之兵也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說符之兵

也施之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省備矣

故稱雜焉雜則事輟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

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且張蒙進吳資羽

德曹謂備爲蜀先王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關子

曰內經假於黃岐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明

而學士固舍其辭是書也習而出之卽用以指事因

心以揆法觀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是不暇論

哉

皇明文高

卷七

程敏政辨明妃琵琶曲

更言明妃有治容特以賂金不足毛延壽畫不及貌及賜匈奴帝方見而悔之後世請出塞琵琶曲甚

馬明妃拒脫云

後漢匈奴傳言呼韓邪匈奴來朝願為漢婿後宮王

嬪以積怨自請行此事之實也西京雜記乃云元帝

使畫工毛延壽圖宮人形貌按圖召幸王嬪以賂金

少畫不及貌及賜單于宮人王嬪當行帝兄之悔乃

殺延壽夫元帝柔情之主謂其因女色殺畫工固不

可信而王嬪以無寵自請行誠一污賤女子身後之

歸之曲哉

為昭君曲者多歸咎元帝殊不當云明妃本是巫山

女貌美如花解人語詠花詩云若教家門正對楚王

臺慣聽鄉人說雲雨一朝被選入漢宮幾年不識天

子容宮車日日向何所魚鱗只把長門封象床不昧

心如擣自惜紅顏暗中老妻迴顧影淚雙垂生死不

如臺下草胡王欲得漢家姬六宮盡感雙蛾眉孤懷

不覺心語口猶勝永巷常妻其欣狀獨上璽車裏胡

王得之驚且喜短簫吹出霸陵橋兩兩睢鳩水中起

古城北去多戰場黃沙白草春無光多情自得虜庭

之令人扼腕

言如泣言

聲如泣言

之令人扼腕

之令人扼腕

之令人扼腕

之令人扼腕

以此曲明樂四首漢月空茫茫打圍夜向山陰宿更為胡王理

絲竹漢家莫悔得和戎琵琶不是思歸曲

李卓吾評明妃以無寵自請行則出漢關必無哀怨心

之辭既為胡王理絲竹則在匈奴又何必無思歸之

意後人之傳琵琶曲俱誤矣

程敏政辨宋太祖太宗授受

考之史云太祖疾太后漸危召晉王偁以
后事左右不得入但遙見獨影下晉王時
或有避避之狀上引柱各微地謂晉王曰
好為之帝遂崩遂為千古不決之疑焉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平曰李

先言本意
陳經潤潤
附會之說
未之深考
惟溫公有
之又可大
陳經附會
陳經二字
始召晉王
之太子且
其明堪為
太宗案證

溫公作鑑言宋太祖疾為太后溫公可據則文堂可
遂繼恩召德芳繼召晉王入見

出於兩人所記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

溫公作鑑言宋太祖疾為太后溫公可據則文堂可

遂繼恩召德芳繼召晉王入見

皇明文傳

卷七 四六

出召德芳之事存德芳皇子也宋后曰母于皆則西

宿之事無矣史謂上不豫夜召晉王或曰太宗於太

祖崩不踰年改先癸丑帝崩甲寅即宋后崩不成服

太宗即位太祖后廷美德昭不得其死初太后遺命

前不報服于天下登容再誤廷美遂得罪皆足以追證燭影

之疑又是不深考之故也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

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將來之不

善而遂逆授其有無將之心加之以無名之罪也凡

古之篡弑者多出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

此段言宋
可以三事
可疑者并
疑其有篡
弑之事然

無是情無
是理則亦
無是事昭
昭矣

於大內者大內皇上養觀太祖太宗如灼艾分痛

病灸覺痛而不忍取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

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

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肖為禽賤絕世

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夫傳

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強為之

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熹經之罪也予之所取信

者自溫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耳

皇明文傳

卷七 四七

黃元德詩太祖臨崩太宗受遺理之所有何居而以

弑逆疑也朕太宗之罪不在於燭影斧聲而所以

未天下後世之疑者以不踰年而改元也宋后之

不成服也德昭廷美之不得其死也不然以湘山

之禁錄涑水之紀聞寧不以訛傳訛乎千古而下

抱不決之疑者盡信史不如無史矣

李名芳心術才術學術辯

古聖聖相傳只曰人心道心未聞有所謂術也後世有學術才術之分而心術遂不容以無辨而欲辨才術學術又先自辨心術始此蓋為較近士設也

先設論分
別心術才
術學術之
辨以爲下
立論張本
非泛談無
所差等也

問心術曰涵澠之未判也其初混混一原也俄而分異道一爲清冷之淵一爲潢汗之潦終古不可復念則心術之辨也問才術曰亦之未發於剛也

皇明文憲

卷八

此段言三
者分而末
始不合而
以心術之
正不正驗
君子小人
則信乎正
心術之爲
要也

也有岐路焉南韓則適吳北韓則適越岐之中復有岐焉或冥迷而失足以終其身則學術之辨也故心之有術也其萌動流漸處乎才之有術也其作用剝割處乎學之有術也其步驟歸宿處乎是三者則有分矣而其幾未始不合也人固有心術正而才不超於中庸學未測其唯畧者矣然而不失爲君子也况乎才可悟而學可進也亦有心術不正而善炫才以鎮物工飾學以矜愚者矣然而不害爲小人也况乎才易窘而學有涯也自古聖賢之徒處爲世重出爲

國華者其才術雖未嘗不優學術亦未嘗不脩而本原之地則必坦夷空洞光明正大昭然揭日月而行于天則正心爲要矣若之何世變愈下

大段言才
術學術之
辨以爲今
立論張本
非泛談無
所差等也

下喻滔滔者巧偽萌生而是三術者又各濟之以術也心以變詐爲術才以緣飾爲術學以剽竊爲術而三術之真隱矣然而原皆起於心術之偽也攻之則才與學之偽可立破而論心實難也夫跡統似有爲拙訥托持重窘於施則逃之風節以號正信詭於直則假之揮霍以附不羈今之才術不可謂無變態矣

皇明文憲

卷八

此段言心
術之變不
可方物一
用于天下
其遺管不
小見人主
當察之於
先

然久而盡照之未有不本末敗露者也習九流以後談引一察則自蔽識疎則托之玄遠以文其墮理屈則工爲藻績以掩其真今之學術不可謂非殺龍矣然溪而究詰之未有不根株悉見者也至於心術之變則藏之窮渺發之纖微逃之莫可究詰之鄉指之無容指摘之地童玄莫能窮其美

北二萬八千里
西二萬六千里
九州乃鎮九鼎以象九州并圖百
物而各備其形使民知神姦也
於是乎羊也而虎

此段言用
人當先辨
心術心術
正則才術
學術之辨
可以知
若先生
此辨可十
朽耳

皮。賜也。而鳳音誤而信之。用之至於流毒國家。貽禍
蒼生。萬萬不可救藥。而後其生平之奸狡。始暴著而
無所容。則亦太晚矣。故用人之道。莫先于辨心術。而
辨之亦甚不易也。非持之以至公。鑑之以至虛。察之
以至神。求之以至當。其有幾乎至於心術得而才術
學術可槩見也。即不盡當。然亦不必深求也。夫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使侏儒可佐觀瞻。瞽可使修聲。九九可使獻技。而况

結言人非
三代以上
不可求全
責備惟在
作與之耳

于偏長。獨至之才乎。有獻九九之策。十則才術之辨。
宜少假也。眾流皆海。寸壤皆山。河海不擇細流。能就其深。太山不讓土壤。能就其大。
故禪亦可揖心。玄亦可養德。申韓可以飭法。孫
吳可以用兵。申子韓非俱宗孫名之學。而况於同流。
異源之學乎。則學術之辯。宜少疏也。嗚呼。世非大庭
太古之世。有大庭氏其人。渾沌沌。人希上智。必欲求
立德立功立言之士。而用之天下。幾無人矣。故愚以
為宜致嚴于心術之辨。而才術學術。稍有異同者。則
在上之人。鼓舞而陶鎔之。以各適其性。可也。

此言三代
以下之人
才不可求
全責備其
氣運使然
也

袁宗道春秋大夫評

時際春秋王迹。想綱圖。即所建。不過
大夫。即所操。不過卿。下遺。即所子。且師。為
不為。不由。其。何。足。觀。
母亦就列。固而優劣之稱。

夫論人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壁經所紀外。載在
國乘。壁經事。尚書。春秋。左傳。而作。其人豈無彪炳。
炳來。茲而於潤齒頰者。然而盈尺之璵。方寸之瑕。則
全材難初。駕如組。再試多。厥則末路難長。於室穴短
於衛城。則大用難鳳。翼其外。媛。其。中。則純白。難夫
置雌黃之三代以降也。則難哉。吾無暇更僕論。論較
著者若管氏之九合一匡。晏子之順命。衛命。趙衰。狐
偃。從公子而伯西晉。晉文公復。先軫之克敵。城濮孟
明之取勝。焚舟。士燮之憂先內寧。趙武之不頓兵甲
終也。和戎。何也。愛國。何也。謀楚。何也。奚也。顯秦
百里。夫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此四
忠。心。謀。季友。勸。勦。于。弊。信。武。數。寧。於。衛。成。華。元。折
衝。於。宋。祖。夫。國家重。戰亂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
蹇叔。止。襲。鄭。之。旅。止。秦。繆。公。勿。子。韋。陳。祈。招。之。詩。前
史。魚。尸。諫。以。悟。王。既。以。尸。諫。欲。靈。公。蓋。皆。有。古。弼

此舉列國
大夫之最
優者庶可
幾古賢良
之選耳各
証以事實
非傳錄人
品妄得存
此

皇明文集

此段大抵
言尺有所
長必寸有
所短列大
夫必優中
有劣劣中
有優亦就
春秋時品
格較之也

遺風焉。鮑叔舉仲子皮。舉僑公叔舉。俱蓋皆有古推
賢風焉。若乃目夷以宋讓于臧。以曹讓季札。以吳讓
倘所謂輕國如疑者邪。蓋廉靜士也已。孔父以宋督
死仇牧以南宮公荀息以里克死。倘所謂甘饒如飴
者邪。蓋仗節士也已。若乃下惠之治亂並進。伯玉之
卷舒緣時。士會無隱情于中國。又非世所稱貞良士
者哉。是數大夫者。固皆推襟懷朝家。昭映丹青而深詰
其生平多瑜焉。而不掩其瑕也。不以微瑕掩其瑜焉。
而不勝其瑕也。不無一瑕才焉。或塞于大用也。駁焉
或展於純白也。故置雌黃于三代以降。難也。然子高
謂較用於國家者。先功勳定品於一人者。先操行。夫
論功而有雄于尊天王。擯戎裔不軟血而來諸侯於
掌股上者乎。此以功取桓公。秦山之會。來往論心而
有純汗不益汚君。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子
惠魯人也不羞汚君。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子
甲小官進不隱賢如此。是以論功則宜首管氏而狐
趙為次。敖百里奚重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僑
瑗札次之。士會士燮等又次之。蓋總列國大夫則予
所揚抗者優。而就予所揚抗諸人則管氏展禽尤優

此言功名
心術兩全
者最少亦
以三代以
下之全才
見用人者
當隨才提
使云

皇明文集

而提小胎。譏不恭與諂。則其它又可知矣。故求不寤
於才。無詭於心。表裏兼醇。華實總粹。是在三代盛際
也。難論于春秋矣。予固曰。置雌黃于三代以降。則難
也。
陳眉公評論功論心得優劣人品之法。然不求備焉
則三代而下無全人。此獨致于難。而但就列國以
評列國。其隱然示人以取法于三代以上也。其始
春秋直筆哉

陳如岡評賈誼董仲舒

昔賈誼上治安疏董仲舒天人三策無不
尸祝而重習之朕則語多憤激而三表五
刑之術近于疎一則謂于災異而引經據
漢之才無先賈洛陽者賈誼洛陽人也其學無先董廣川者
董仲舒其治安策文誼漢事如破的如持券
約也蘇文如持左天人之對董仲舒對從秦灰既滅
之後秦始皇紀二十四年孔壁未剖之先
新書等
此言誼所
著新書等
新書出誼
手非有後
人爲之附
會
抑異端其揭日月而行也
其出其所著新書
卷七 五

皇明文淵

卷七 五

新書董各萬餘言新書中如藩傷藩疆等大都疏中
者繁露過秦積蓄銅布胎教保傳又各他見
語而過秦積蓄銅布胎教保傳又各他見
書內世遂疑後之人附會成之而愚則以爲此誼書
篇名古之學問大抵講求于嚴穴即以奏對于公車
令乃受奏對之所一說公車公家新書等篇意誼少
一過前席之車凡微對者乘公車詣京師
年心當世致究古先隨筆而成期于他日具可見行
事故吳公一引薦漢文帝紀上聞河南守吳公治不
陽賈誼召即肆意洋洋纒纒言之不朕胸中無成書
固不能立說而奏二流涕六太息之疏也賈誼疏也
臣無不敬服其才

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嘆息者六矣漢廷諸大臣能屈
涕者二可爲嘆息者六矣漢廷諸大臣能屈
焉能掩誼才乎即文帝亦輒狀動色自以爲不誼及
展轉不定貌輒狀出誼過長涉虛餘文帝思誼微
之人見上方受履坐宣室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誼
具道所以狀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
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遇之今不及也
繁露有玉杯
竹林清明等篇而專以繁露名
舒必有深意若曰吾言如露珠之繁及時採撷其有
滋乎獨奈何空言無補如朝日之希而露終無用也
古龍藏上露何易時又不朕則亦舉字名篇之意云
人生幾何譬如朝露也後漢應劭傳仲舒老病致仕
爾若夫春秋斷獄後漢應劭傳仲舒老病致仕
卷七 五

皇明文淵

卷七 五

巷間其得失于是作春秋二百二十日食祝見鄭氏
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見漢史斷
雨雹對見西京雜記皆舒所自賞以爲博撓陰陽
淮南子轉後五行之妙術固不並隸之與二君
者其抱瑰奇之才同出火珠
天下貴人之口同其見折于東陽絳灌公孫丞相同
此合言二
子才學不
相遠至見
時遇至見
推于士大
夫賢者亦
應舉相
當耳
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絳灌東陽侯獨執之屬
盡毀龍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于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
仲舒傳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希世用事位至三
公仲舒以弘爲政弘欲誅之弘欲誅之弘欲誅之
二千石弘乃言于上使相膠西張敖相封東陽侯周
勃封侯漢武帝之相其以諸侯相終同誼疏爲長
公孫弘漢武帝之相

後從梁王大傳卒于官仲舒初為江都王相其見不顯于當世而後人推士冠同誼僅至大中大夫

賈誼一歲中起徙傳長沙賦鵬自寬賈誼傳有鵬至大中大夫

此言二子飛入誼舍上坐鵬似鵬不祥鳥也卒以身殉

才終不見誼自傷悼以為壽不長為賦以自廣

用至晚年王堅馬死誼自傷痛無狀董以嚴徒輔驕王

身役方見哭泣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三

傳于漢武膠西端王皆以武帝兄驍姿

卿當世亦無推輓之者左傳武推之或終目其議不能

能用文帝生之不能得入乎

下其大臣之不能得入乎

舉天下惟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

皇明文傳

人痛哭哉而春秋災異之解支離多拘

拘而多即其徒呂步舒以為大恩況他人哉

所畏也殷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出稿末上王

見族之裔其獨獲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

知其師書以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當狀誼之言至

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言災異自此始

元狩而大售大封其支庶多者百餘城少者二四十

此言其生前不遇死後配享

此言其生前不遇死後配享

蓋嘗提衡而論長沙有銳于天下之氣若解胡新

數千牛矣而刀亦若新發于機可以斬犀斷兕而虞

其飲于斷柱

司謀校尉時中帝侍張議弟朝為野王今中府知

關廣厲威嚴權罪逃還京師歷議案合

狀幸將吏卒破柱取朝

傳似受辭畢相殺之

縛未解可以條分縷析而虞其膠子鼓瑟

子括為將衛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

括徒能誦其父書狀不知變令也二十四節亦二十

四柱調瑟之帝全憑柱之推

移告膠柱而鼓則不成音矣

令二子登孔氏之門

買之明敏當與端木賜行

也蘇秦傳以蘇氏之

皇明文傳

則其所造之機密可與卜商鼎立

文選禹時而有聖人焉之

此言二子若能相正

有聖人焉之用則二子皆碩輔矣

今買以童之工夫

消其虛僞也虛僞謂徒幸也

董以買之才氣開其

不得以志
伊學願解
類可謂大儒矣此則伊志願學者性理志伊尹之所
恐雖執鞭所忻慕焉語出史記雖欣當今獨不得買重耳
以買生為大行大行漢官泰時為典客漢初由之景帝更名為大行今武帝更名大行賈誼
其言當今有言當今者出亦為言請試屬國之官以仲舒為宗正漢因之董仲舒所
國家大用事關王臣正以禮吾言憂句奴與諸藩哉
今之意乎
王不敢化故云

皇明文時

卷七

五十八

周王繩評此篇以二子所著之書才學不相上下而
其遇合雖奇狀終不見用而長涉江湖挫抑不淺
二子若出於一人但賈生痛哭流涕之詞養不錄
論者謂非文帝不能用賈生乃賈生不能用文帝
而董子勉強學問勉強行道擬者匹之汲仲孺均
有儒者氣象則二子又不啻不少別焉

胡廣評李杜韓柳

李少陵杜子美同以詩名著代迭為萬世
宗而韓昌黎柳子厚又文經三變與蘇
共擅詞壇此特論其文學不相上下而人
品不無各別是又起文學之外者也

以詩言杜比師於李以文言柳差以於韓而以人言
則杜韓陽淑李柳陰隱如冰炭與於德道衡殊芳臭

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安祿山史思明僭稱皇帝其時從承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唐宗社作猛虎

行六於旌旗紛幽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

其時從承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唐宗社作猛虎

行六於旌旗紛幽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

其時從承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唐宗社作猛虎

行六於旌旗紛幽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

其時從承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唐宗社作猛虎

行六於旌旗紛幽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

其時從承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唐宗社作猛虎

行六於旌旗紛幽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

其時從承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唐宗社作猛虎

行六於旌旗紛幽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

其時從承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唐宗社作猛虎

行六於旌旗紛幽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

其時從承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唐宗社作猛虎

行六於旌旗紛幽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

其時從承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唐宗社作猛虎

行六於旌旗紛幽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

結言子厚
之悔過非
真能悔其
品尤下于
太白者也

以詠憲宗得免於大戮。局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
斯。過惡固非可滅。淋者也。宋文公楚辭。取子厚。謫居
時。愆咎賦。取其有自悔之言。愆。既悔已。又詠王則亦
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項玄池評士先人品而後文學。人品有餘而文學不
足。何妨哉。李杜際安史之亂。刑之于詩者。其公於君
臣之大義。孰明孰昧。易知也。若退之。佛骨之表。潮
陽之謫。至今尤凜凜有生氣。若子厚之輕詆其君
以犯天下之大戮。雖有文學。其人品固不足齒矣。

白聖明文集

卷七

六十一

先儒有云者。有才而無德。未免為小人。信然。信然。

翁青陽評范韓經畧西夏

范公仲淹諡文正公。乃宋朝第一人物。韓公
琦封魏公。二人共經畧西夏。西賊聞之皆退。
卻以讓然。二公之議。戰議守。雖不同。而為國
之心。則一。惜宋用之不終。非二公之失耳。

宋慶曆間。仁宗元昊猖獗。韓琦范仲淹並以時望肩
年號。西事。宋以韓琦范仲淹為西經畧使。邊上謠曰。軍
中有一韓。西賊聞之。懼也。塞軍中有一范。西賊
聞之。懼也。

天子遣使詣陝。問方畧。韓見謂賊衆入寇。吾
以重兵逐路自守。將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莫若糾
集諸路兵。併力大創。以圖永逸。范見謂兵凶戰危。平
定難。真兄暴露我師。挑敵召孽。徒阻羗夷。內嚮心耳。

莫若以恩信招徠。嚴葺邊備。而徐觀其變。是一戰
守勢若朽鑒。不相入之類。使謀往旋。紛如聚訟。卒之
論戰。則韓有好水之敗。論守。則范有嫚書之辱。于時

好事者各執所見。為二公置優劣。愚竊以為不厭益
議事者。當相機宜。為張弛。而無取於附會雷同之見。
論人者。貴覈心跡。為軒輊。而不在於成敗利鈍之間。

故二公經畧之策。雖不相符。而其為國之心。實非大
判謬者。何也。善用兵者。王與客相持。多與寡相應。戰
與守相權。未有撤守而可為戰。亦未有怠戰而能為

次段言奸
事者多以
好水之敗
授告之辱
為二公戰
守病而不
知其為國
之心不亦
大相刺謬

國使狀也

白聖明文集

卷十

六十一

此段言書 守者元昊父子以逆叛餘孽 元昊在陝西延州 據有 西夏 鄜延環慶之境無歲不被兵且秦食蕃漢 借號改元其桀驁也極矣更欲隱忍姑息錫王爵而 增金帛中國體統之謂何勢宜厲士秣馬圖滅此而 後朝食 左傳云 貳 兇昊賊舉族而行吾併諸路兵 自懷慶趣德勝達出敵後使敵不知所伏據險設奇 邀其歸路使敵不知所戰則五萬之衆一鼓成擒數 年之寇一朝授首用以舒華夏之氣而紓王上之憂 在此役也此琦之以戰請也琦有取勝之畫而不虞 其有心也 皇明文稿 卷七 六十二

宋而輕於 一擲也 有違節制之任福好水 名地非琦負宋福負琦耳 任福 之役不遵魏公節制以致喪師如 觀其逆昊請和之 街亭之失馬謖不遵諸葛亮是也 詐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則琦宜決事冥冥而微倖 於一擲者哉仲淹志在招納似若老師玩寇乃其闕 塞外天寒侯春深入曷嘗忘戰也且也治堡砦城青 澗大興屯田 此寓兵于農之策趙克國之圖 徙民就 食幸皆戰守之具至納款一節亦曰賊以款愚我我 亦借款以愚之因得以其間繕兵修具不數年而我 益完賊益敝昊之亡也日可俟也茲仲淹意乎范議

此段言文 正公志在 招納以款 愚賊而未 害與史志 公慷慨任 事同之一 爲國之心 也

此段合論 守而徒守 韓議戰而非輕戰范則持重以圖機嫌 則慷慨以任事言雖異而爲國之心同也至他日涇 原之命韓請與范同經畧而其並對有曰方今當以 和好爲權戰守爲務則二公之見終非矛盾矣好水 之叩難掩白豹之捷和昔之論竟去倍帝之稱功顧 不覺歎故石狙狽稱爲一夔一契二人俱稱臣 蘇子瞻謂其太公管樂之流 太公年八十還文王 於齊曾仲相桓公伯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大功 良石 見矣安得而輕議之愚獨惜二公之同心憂國也威 皇明文稿 卷七 六十三

此段言二 公不能成 恢復之全 功以國勢 凌夷人心 委靡雖李 文靖未如 之何况夷 簡受祿相 國其宋之 終于宋也 有以

行端漠胆落瓊表朕卒不能禦諸夏之患陵而復西 士之尺寸毋亦經畧有遺策邪噫不朕茲建監者先 國勢而恢復者在人心有宋取天下於雍容委蛇之 際武功固已微矣况北隣契丹 即金人女直之地 西拒 元昊譬如庭羸之人以千鈞繫其手足未有能掉臂 搏布武趨者也且議論太密主持太疎當繼遷死曹 瑋請乘機圖之矣真宗欲以恩結不報元昊始反王 惠用請自將討之矣竟以貌似藝祖見罷 討元昊仁 宗類其貌似宋 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不用守而 太祖乃不用

結言二公
之不振故
長秋與宋
相若如君
子等不長
太息乎

王棄靈州之議焉。矧以姑息之夷簡畏懦之憂。錄王
持於上。從中計畫。從旁阻撓者紛紛也。二公經略未
幾。旋且告罷矣。卒使納幣議和。迄無寧歲。中國右臂
一失。不可復收。而夷狄之觚遂與宋室相終始。詎非
國勢弱人心靡。致朕哉。君子反覆宋史。能不扼腕三
嘆。

劉復齋評人皆謂戰守之術。范增二公各執一策。故
不免有如水嫂書之敗。分若獨評二公。亦含難。同
然二公忠。心則一。且云合。一而歸。若于。宋之。

白王明文

卷七

六四

終用誠二公千載知已詞鋒出沒堪稱神品

憂桂洲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彼其意。非主於
不御。將主於不御。能將也。能則心君之心。事
君之事。而恐以他將御之。或束縛而有能。不
得展。故知人善任。使乃人君得制勝之道矣。
善御者。必有所縱也。故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時
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為
朕矣。且夫三軍國之太阿。而持以予人。太阿。劍名。謂
受人以柄。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王之任人。疑則弗用。

此段言軍
用則弗疑。而况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
重。而命國家安危之重也。見作義第。有。矜之念重。
皇明文集

縱之不可
有所制以
能。抑其才
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
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則吾以縱為御。縱不可常
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故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
者。勝。讀者不察。以為賢王之任將。徒不御之而已。而

此段入題
處古人至
之不御者
特施之能
將以君得
將特之權
故可以得
其心而用
其力于右
格論千古
名言
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
為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

蹉跌求止不得奈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
之患士卒多則欺其將是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
此段以爲
計謀者說
重則威震主是
常在干御
尾大而不掉也
動名威則憂其難
九制統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閑之愛貴奴也舉其貴
與之以求什一之利則特善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
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齊倍賤奴房而刁閑
益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起富數千萬况捐千
故曰寧與母刁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百萬之衆而出之千百里之外而無可御哉故爲君
謀者其說常在御則善謀忠計也爲將謀者則不朕
皇明文倚

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威分於中
制則不專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於千里則失總故
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
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荀林父敗
績於鄆郊
此段以爲
將謀者說
又在于不
御按李侯
自裁子侯
失利以爲
制御之失
林父以外
罪從先製
廣廣遂自刎死
子儀失相州之利
等九節度使討安

曹彬以諫慶緒以郭子儀李光弼難相統屬不置元帥而以宦
皆不能行
下上下下解體衆將史思明引大軍直抵相州城下刻
今其下以
日決戰會大風起咫尺不辨諸節度使皆解木領
取敗不得
歸在干君
御也而反
言孫子不
御之說非
所則于人
王正論故
士所爲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哉故爲將謀者
其說常在于不御則善謀忠計也孫子人將也持不
御之說不可以通人主矣雖朕孫子固曰將能而君
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
皇明文倚

故知明王之權未嘗不予人而未嘗不重乎人其
所能者而斬於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道已大豈能
易言哉衡折關者槩之沉毅或不足不可謂能智客
幅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智勇出衆者本
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有所偏而其志
有所可奪也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
武經七書龍韜篇凡此五者將
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律之以五慎
約也見吳觀之以十過
子論將篇觀之以十過
利者信而善信人者可證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保

也智而心緩者可藥也。劉毅自用人者可事也。儒而
喜任人者可欺也。見龍論將者。將之所當
慎。稽之以八証。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
將者。以五也。其証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閒陳。以觀
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
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能。而將果能矣。于是有避殿之
後。專之以觀其能。見龍論將者。有登壇之拜。漢高祖。韓信。于
自制之。本皆所為不御也。

皇明文苑

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登賞易施。
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問韓。韓之密謀。毋以
懸億之言。而洽當機之定。辨凡以為能。將究也。韓鼓
金鐸。聰有所不聞。而非壅也。恨多言之亂聽也。旌旗
麾。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恨多指之亂視也。凡以
為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惟一將。惟一故。上足印。
上足印。故下可用。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君於
後。無敵於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從而從
橫。而橫。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
此段言將得。以縱橫。

自制則有以取勝于天下。非獨能將之善。操勝機。抑亦不御能將者之善。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
蓋古稱善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於韓信也。
請兵則兵請王。則王韓信。棄楚歸漢。請益兵。以定三
信。光武之良。躡足附耳。今日。夫夫自有未聞。有殊一方。客異
子馬。異友。異何。以假為。乃封韓信為齊王。未聞有殊一方。客異
道而使之。立功以圖報也。

皇明文苑

將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則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恨。意。朕發於至誠。彼二將者。
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然
有餘矣。終遼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遣。未嘗不
寵受成美。而獨於信。則不御信之能也。東漢諸將。往
往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韓海。音。拔。戶。以
故高祖先武。宜乎尊之以不御之權也。
此段再申上言。惟韓信之為能將。
此段以御馬喻御將。見人至當。察其能不。
卒無二心。口無還令。軍今一出。事無嘗試。師一出而
四夷懼。白刃不畢。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剛。制無疆。
康正八極。以為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
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
焉。一日且千里。令其乘風蕭蕭之安。得乎。故以凡馬之

御之御之不可望其必至以凡將之御御能將不可
責其成功是在人主辯其能而已矣吾獨惟世之安
庸人挾其無能之技而責人主以不御之禮夫彼賢
意周旋

蹠蹠人誰羈之蹠蹠音參而以銜駕爲解胡不反視

其能也抑此非奇理異論天下之恒論也桓公任管
仲人請事焉公一則曰仲父一則曰仲父人口若亦

耳而目之乎謂其耳聞目見公曰吾既得仲父矣而復

也夫任人盡朕而何疑于用將也

皇明文儒

卷七

陳孟常語此語全在將之能上事用人者不肖之禮

非謂凡將皆可不御將孫子立意開透無遺文法

如奇正相生二步不失乃桂州公有爲而發近見已

卯誠錄採川全篇洵萬世御將不刊之議

劉伯溫廢卜司馬季玉

季玉王古之善推占者誠意以昔者卜祖之
漁父卜居多警世語非徒感慨意請者當
盡人以
伏于天

東陵侯既廢東陵侯即伯溫也又名過司馬季玉而

卜焉季玉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

蟄者思啟久悲者思曉吾聞之畜極則洩闕極則達

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玉曰若是則君侯

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與也願先

皇明文儒

卷七

生卒教之季玉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

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

于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

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昔者今日言其虛虛消息是

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

瓊甍玉樹也露黍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

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

也丹楓白荻昔日之獨御齊統也昔日之所無今日

有之不獨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獨不足是故

應上開意

亦是擲龜

觀者有不
疑何卜之
意此亦祖
客難等體
耳

一晝一夜。一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激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言時有進退。地有高卑。以見人情物理之

不齊。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焉。

李滄溟評通篇只是有昔者必有今日其間錯綜引

証俱是借眼中物印身中景點破世中情彼夫戚

戚營營終一生無有寧息者讀此將一片熱腸轉

成水人雖祖是卜居辭來而脫胎換骨一段神理

色澤尤門然不磨

王國問孔明管樂何如

孔明之處隆中每以管樂自比李翰曰管不
逮樂孔明處伯仲之間劉邵之英雄人物劉
弘之立碑隆中果能稱其才業時勢於君臣
相遇之際兩難衡石

論恒人易論英雄難合異世之英雄而錙銖較之

先言總功
業於時勢
又窺之君
臣之始終
方可示人
之軌而服
古人之心

則尚論古人者諉其難而莫之程量非所以示人臣

之軌如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非所以服古人之心

唯是總其功業參諸時勢而又窺之君臣始終之際

則鑑懸而妍媸別衡平而輕重審差等百世之上若

數一二無難是故齊之有管仲也燕之有樂毅也至

此段并提
三子均千
古英雄所
遜謝而仲
之尊周室
模夷狄功
在天下后
世矣

後漢之有諸葛亮也豈非千古英雄遜謝以為弗可

及者哉管仲之相桓公也作內政以寄軍官山海以

富國下令如流水之源以順民卒之兵車會六乘車

會二機楚尊周執中夏之盟仲之力也史記云齊桓
公釋管仲于

樂毅之中而與之圖議國政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

為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使人與人相睦

與家相安守則固則固戰則同強公曰吾何以富國

口唯官山海為可耳謹按樂毅與管仲之數其餘雖重

筆此而行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故下令如水流

之源令順民心桓公大悅于是專任管仲競口仲父

卒之兵車會六乘車會三及伐楚楚子乞盟于召陵

下拜受胙以尊周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伯功者

晉仲之又四百餘年而有樂毅毅從魏入燕昭王拜
爲亞卿以修齊十之怨遂約與國下齊七十餘城設
齊器於寧臺陳大呂於元莢反故鼎於磨室植汶篁
於薊丘五伯以來功未有及燕昭者毅之力也史記齊伐

燕取之隨子之殺故燕君曾燕人立太子平爲君昭
王卽位於破燕之後吊死問孤勸身先死則出軍其身
厚幣以招賢者于是樂毅自魏往昭王日夜撫循其
人乃與樂毅謀伐齊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而官其
將軍魏韓之兵以伐齊齊桓戰大敗渚下吏皆樂
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歸之於燕燕王封樂毅爲昌
國若燕軍來營長驅齊城望風而下六月之間齊
七十餘城皆下卽降王五伯以來未有及燕昭者毅
之力

又五百餘年而有諸葛亮亮以逆羣之才英偉

之器隆中長嘯自比管樂一時名士崔州平徐庶

直已心許之矣追感三顧之勤盡鼎足之策草廬數

語定天下大勢如指掌肇王業於一隅廻炎精於旣

燼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連吳抗魏以討賊焉已任雖

志未獲申而其忠大矣三國史記鄧詡諸葛亮字孔明

吟梁甫之詩自比管仲樂毅時人未之許也惟名士
徐庶崔君平以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于襄陽司
馬微徵以亮對備由是請亮凡三往乃是因說備曰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
土千里天府之地將軍跨有荆益保其資阻無所
不克結好孫吳內修政治外親時變王業可成也劉
備大悅由是與亮情好日密權若魚水卒王漢中爲
昭烈皇帝臨崩亮爲武鄉侯行丞相事以後主託孤焉

卷七

亮爲丞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慮廣忠益連和孫俱
北拒曹操以征討自任至死而後已杜預哀之曰出
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
三君子者或脫桎梏管仲在或起
羈旅樂毅羈旅于燕或發跡猷猷之中孔明耕于猷猷其疏賤同人
主捐國而聽之父兄左右弗能間也其信任同儕微
射隱無留策戰勝攻取無堅敵其謀畧同尊待仲父
貴而冒國君武鄉侯而人無訾議其功名同聞讀高
山牧民諸篇管仲著書有牧民高山及報燕王書管仲
伐齊以管仲彈壓三年木下或譏之燕昭王曰管仲
君謀過人臣度之聞下齊七十餘城今不下管仲成
君非力臣不敢言久仗其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管仲
謀臣計臣管仲願王謂酒大會引言者新之及昭王覽惠王
皇明文佐尚
五同之一
功名其若
作同之一
文藻其感
人同之一
風流餘韻
其千載可
謂三子之
知已者
太子晤素不快于樂毅田單乃縱反間燕王疑之乃
使騎劫代將樂毅奔趙田單破襲燕君管仲盡齊地燕
王使人讓毅曰將軍指燕歸燕自爲計則可而何
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
以明先王之意臣之計也雖毀辱之請察先王
不赦臣之罪臣之君父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
其臣也臣不佞願末教於君子矣毅遂赴趙管仲
出師表管仲明伐魏後出師十發懇切勸管仲水雪不
嘉其鉅麗也其文藻同千載之後讀其傳記人人有
高山景行之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其流風餘韻同古今未
有合三子而評之者而自唐人李翰始唐書李翰名
葛論今見姚翰之言曰管不選樂孔明處伯仲之間
銘唐文粹

| | | |
|---|--------------|--|
| <p>此段述李
翰合評三
子伯以樂
毅之破齊
庶幾為王
者之師仲
之事仲
小因半里
矣而亮亦
以爲未合
於道而水
適於人</p> | <p>皇明文集</p> | <p>此段被李
翰之言未
足服古人
之心且發
之釋燕仲
趙母異仲
之秀人而
亮之德刑
公舉安得
病其房</p> |
| <p>彼固謂仲伯佐也。微功事警務入之情。遂<small>桓公殺公</small>
死之。管仲不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若亮之用法嚴。
且誤信馬謖也。<small>孔明以嚴治蜀。昭烈臨終。謂孔明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孔明猶爲不朕。及出祁山。司馬懿取街亭。時謖爲參軍。孔明令將兵救之。遂遠亮節制。遂失街亭。孔明流涕斬之。</small>
濟於事未合於道。得諸已未審於人。惟樂一戰勝齊。
二城未下。徙之以德。收之以禮。益庶幾矣。侯太初之。
所謂湯武者焉。<small>魏夏侯玄著樂毅論。以樂毅比湯武之師矣。嗟。</small>
乎雌黃之談。<small>世說。晉王衍素善談玄。言有未安。隨卽更改。人號爲口中雌黃。柳何容。</small>
易必起古人於九京。使軒之者無愧色。輕之者無後。</p> | <p>卷五 七七</p> | <p>言而後可以乘藻鑑於人。偷定陽秋於千禩。<small>言古精</small>
楚桓憂曰。季楚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藏否。信如翰言。
內有褒貶也。遂晉諱故。謂春秋爲陽秋。
能使古人無愧色。無後言乎。否。邪。謂官事警。避矣。
趙之不立。立人誰不知之。釋燕仲趙母。亦懷務入之。
情。卿亮長於治國。人有才而用之。有罪而誅之。德刑
舉矣。何嚴之爲病。以愚生妄意論之。管子天下才也。
禮記曰。管子天下才也。有錢。隱武事。行文德。招攜懷。
遠。左傳。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懷遠。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猶有王佐風。
是故邢遷如歸。衛國忘亡。<small>管仲相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small>未嘗。</p> |

| | | |
|--|--------------|--|
| <p>此段論管
仲未嘗與
宗廟遠重
羅如樂毅
者。而諸葛
公之勳業
卓絕今古
而未能一
統皆以遇</p> | <p>皇明文集</p> | <p>嚴毅正大
擊刺有注
非靡大者
比</p> |
| <p>殺人之宗祀也。人則垂橐出則相載。未嘗遇人之重。
罷也。假令管仲當樂生之任。其規爲必有異於樂者。
謂管不逮樂。非也。至於諸葛亮。又非管樂之儔匹矣。
彼以蕞爾之蜀。抗吳魏方張之勢。龍驤虎視。仗義正
名。兵出之日。天下震動。此豈可以凌近窺者。其功業
不建。益由一時之敵。如操如懿。如權。皆具雄桀絕人
之資。<small>孔明之勝許。沛有曹操。用其彷彿。孫吳。操死。則漢賊皆具雄桀。非僅僅如齊滑王之昏亂。可以兵威</small>
撼取者。狀而南定蠻中。<small>孔明南征。孟獲七擒。七縱。既</small></p> | <p>卷五 七七</p> | <p>不復北。魏操懿之魄。<small>孔明在漢中。殺敗曹操。操馬失蹄。友矣。北魏操懿之魄。把操撤下地。折牙門。二齒以綿車載回。許昌未幾而死。後在祁山。與司馬懿相角。數困懿。及卒。五丈原。司馬懿欲却其尸。孔明臨終。先已料定。以木像孔明如生一般。及懿見之。大驚。曰。今中孔明之計。遂搬馬而走。走五十餘里。而氣喘不息。乃以手掩其頭曰。吾頭在平。乃收兵。以之方樂蓋優。優乎。還魏時。人謂亮諸葛走生仲達。以之方樂蓋優。優乎。</small>
有餘矣。信乎劉邵之論人物也。曰。聰明秀出之謂英。胆力過人謂之雄。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惟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漢之三傑。若韓信。用兵如神。多多益善。<small>西漢高帝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于若何。信曰。臣多益善。上曰。何爲。吾擒信。曰。臣善將兵。陛下善將將。</small></p> |

此段述劉... 雄之屬也而毅則信之派亞也... 不絕稱宗臣... 派亞也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則良之流亞也... 仲與何皆雅客廟廊以謀勝未嘗躬履行陳與三軍之士周旋若孔明者神物應機大絕無方八陣圖於

此段引君... 於問見之真者較之李翰誠為篤論狀愚以君臣之... 義折之則毅之不及諸葛尤為較著何也君之於我... 天也交溪而信篤則展布四體... 以供社稷之役迹疎而勢邀則積誠感動... 思惻但任其運之所至而聽夫君之自迴家可亡也... 而國不可背也... 也譬之天賦陰陽調風雨君豈不甚幸一遇旱乾水... 溢有走旱望瘞圭璧藉茅號以待天命而已孔明之... 事昭烈英王也後主昏王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則昏王信之矣孫權使其兄瑾留之而不得... 百萬人下江有臨赤壁劉備諸葛亮等俱走江夏... 今孔明入吳求救權知其意欲用之乃使其兄諸... 葛瑾說之瑾見孔明先言父母之恩難忘及兄弟... 吳侯其往江北以佐皇叔父母墳墓俱在荆州早晚... 得近之耳而兄弟亦不相離也瑾自思曰吾來說他... 反被他說乃歸見吳侯曰王朗陳羣輩以書諷之而... 吾弟志如金石不可易也... 王朗陳羣輩以書諷之而... 不得... 魏孔明歸魏孔明出所山王令王朗統兵迎之... 事仇之當... 何意燕謀... 漢不能死又事之只希圖歲月足矣敢於軍前談天

趙之樂毅數乎罵得王朗回精忠亮節貫於金石即有意外之
談名教中首無言陸焉而吮
罪人安可
易為比擬也

虞卒朕之變有捐其身以殉之耳豈肯反顏事仇如
管仲朝燕暮趙棄君若敝屣如樂生者哉開闢以來

不死其君事其仇者自仲始仲名教之罪人也燕封
毅子間為昌國君燕王今勝劫代毅將兵毅恐逐奔

昌國君未嘗深絕毅也而毅則深絕燕雖有區區不
謀燕之意抑已疎矣毅雖戰國之士亦名教之罪人

也昔者陳不占赴齊莊公之難餐失匕上車失軾御
者曰怯如是夫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忠臣

不以私害公周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弑其君景公
而智伯時有臣曰長兒子魚者去智伯而絕之三年

矣將之越之往而聞智伯之亡也命其御還車曰仁
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智伯之餘祿於我者至今存

也遂死之韓趙魏共滅智伯夫仲之奉子糾猶不占

之事莊公也親射桓駒仇讐分定桓公自魯及齊

此段責管仲之報子糾責樂毅也君若寡人中綱足以消於此鮑叔曰夫為其君動

是也桓公使人請諸魯燕惠之無道不甚於智伯也

謂宜追先王之遇報之於嗣王廼堂阜脫騎劫代兩

而下王先
生者可為
凡明之知
已也
端携貳為千古笑雖有他美亦不足贖矣欲與武侯

方駕而齊軫也得乎哉是故忠盡之臣不為內外行
不為毀譽憾不為予奪二不為生死搖導其君為天

風雨雷霆聽其自至視其身為君之左右手上以修
頭下以修足寒燠不得不救莫邪傳體不敢不搏此

非子惟其力是視而已故君臣之分辟之遊雨無
之而不濡貞臣之心辟之炊鍾山之玉三日三夜而

色澤不變淮南子曰鍾山之玉炊以薪炭三日三夜而
上下古今而猶嘆武侯之忠忠之盛也萬世之臣鵠

也

孫觀揚評辨論三君子謂管仲忠君樂毅去國德不

如武侯之鞠躬盡瘁是律之以君臣大義不以身

業之成敗論英雄有聞名教之謹論其文字之王

特其餘日

王鳳洲題屈平賈誼祠

屈原以楚懷王同姓見謫于上官見樂平
汨羅自沉以救賈誼見漢文帝上治安漢
痛哭流涕乃出為長沙王傳一抱忠思見棄
一懷才不遇鳳洲題祠為二子千秋不朽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沅湘故楚屈平所

目湛池至漢時賈誼出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為賦中

屈平因以自悼云今嗜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

郡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狀未有祠記余嘆曰嗟乎是

何以揚確明德表勵風軌而廉起頑鄙哉其責與於

守土者語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承某倅某某出

皇明

卷七

官之美庀具也材而計之為楹若干左祠屈子右以

賈生配具也酌椒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余少也

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志担業慷慨而

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身綽裕之

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于國

屈平由公族事懷王王故嘆復借鳴惜也斬斷子蘭上

官又內誣斥指遠之陰髮參伍而愛怒謬謫也夫抱

咬較之節兼卓越不儺之藝而欲求近無害者此於

勢固難流涕放逐瀕死而益惓惓不忘者其意乃可

此叙二先
生之祠所
由作而始
為之記耳
此段泛論
激昂功名
者非所以
詳國
此段言屈
平以同姓
而遭上官
之謫勢威
難處

悲而濃古法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勃灌東

陽諸公持也樵也少識熱馬上之故觀厭薄傷者

豈亦習於內誣指斥之術哉賈生何憐此逐也賦所

云鳳皇驥驥者似謂平不解解跡量可乃其自謂狀

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又社稷憂深而慮長顯

至哭涕太息即徹或比物假訓者屈平其於量身

誠拙於國計何哉不亮其衷而較其淺曰自失于天

年過矣過矣楚王昔縣令尹使使持重金璧而聘莊

生莊生去弗領口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始

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余故特祠二子祀之俾凡長

沙之薦紳士俾使與史茲土者過而遊以弔者惕狀

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失

約諸聖賢之謨訓慎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無公

而愴昔僅藉聽幽憂憤疾之思茲二子之言既矣既

也非所願於來者也

祝世後許賦出二子遺跡不遇萬載之下猶令人惆

悵無方此文亦常與日月爭光而垂天地于不朽

矣

此言世之
薦紳君子
當其志不
開風且起
之餘師焉
收緊處有
滿酌力

皇明

卷七

汪道昆勅建愍忠祠碑

忠愍素以狗國自許故遇難不忌平生之言
其忠蓋根于性生者能乎淑人亦不難于一
死夫為忠臣妻為烈婦古今有此間氣物祠
以祀不朽其國家之味之味之呼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狗國家報知遇耳

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

郎署幸有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為江西按察副使辛

酉閏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

箸起也日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垂計

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

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守關之猶然死疆事

待罪方面不戒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

進兵以鼓獲俘者五戰先獲賊五人狗軍中

日陳如前與賊戰公從軍中鼓之進

賊數謂官軍怯亡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聞謀

若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日虜深入我境

也亡能以一矢相加道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

師左次左次謂退舍也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鼓將士
綏業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
皆奔也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勁躍馬當賊
鋒關弓射殺一人一人死公脰脇中槍者一左臂
中亦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鼎從公皆遇害淑

人間計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食保母諫曰王
太長郎君宜未即知脫自太學來奔宜未即至母弟
自決其誰歸主零淑人以爲朕乃強食公嚙至欲淑
人絕口不納水餐所親率以太宜人春秋高而諸子

未立爲淑人請淑人目適子曰嘻敬長矣凡諸俯仰
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而而父死
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卒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通

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廕子世襲錦衣衛百
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視周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
祠郡城東從忠愍春秋並祠嗟乎公死社稷不忘中

生之言公平生雅言丈夫當以七十真丈夫事淑人婉
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公死淑人
保母勸之以公未歸及歸家遂五蟬朕與首陽

首陽尤爲
女夫子伯
不可易也
此段言其
忠節所著
能令自世
下人具其
死之日猶
生之年矣
結言公有
其可與用
而感之有
子名就祀
世固文節
不有
其其接楚
其離發之
亞手
行今呼夷猶又吳
都賦周章夷猶
右迎神
春甫兮秋霜列藉兮華堂星熒熒兮在戶靈翩翾兮
服雨驟兮采軒陟帝所兮周遊倚閭闔兮瞻九州盍
歸來兮棲故丘娶務咸兮歌且舞鄭神巫曰平威
環芳兮懷椒楮荃何爲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楚詞
歌者肄之其辭曰
謹述祠事所由勒諸麗牲之石且爲樂章三闋授井
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顧余不佞亡能爲公發一辭
紀事兮公后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
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御難相從則又同歸
根朕汗顏儀儀朕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世名不
惡用偕老爲也昔周節愍死率林賊語在李獻吉
夫里婦舉欣欣朕想見其人欣欣然其或不然抑亦
都人士過之莫不翼朕而趨也俛朕而式即田
乃今列在祀典廟介鄉閭之間公俱奉
女中之豪傑
及充商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居子即女丈夫無論已
商山採薇食蕨餓于首陽之下
十戈可謂孝乎以臣執君而諫父死不葬及
爭烈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父死不葬及
若忠節之
禍其如在
來下陳上尊兮樞之東伐應誠兮考鳴鍾采連理兮
木末東宮正德之門槐羞比目兮水中海中有比目
忽若近兮倏遠我心勞兮詩懔懔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結褵出詩濟河漢兮吹參差不齊乘迴
風兮駕脩阻願終老兮河之濱操囊箚兮陰陽參太
乙兮平章延停喪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生全節一腔正氣尤可與伯夷叔齊爭先忠臣列
婦並出一門足可以配無疆矣讀此令人不勝
吊亦汪先生文之追真處也
七卷終

視其爲神
皆道諸人
聞不滿意
六十字通
獨古屈
自至明文節
卷三
集 330—805

鼎鑄諸方彙編 皇明名公文雋家卷八

石公袁宏道精選 伺初張 陽校閱

毛伯丘兆麟奏補 寧楚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劉孔當擬冊立皇太子詔

賈誼治安策有言太子天下本至早建以安天下今皇上自陳不德而詔立以上承天命下慰民心所以播遠邇者此自皇上誠心所以安社稷以安人心者此也

朕聞古志有之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蓋順天地之經叶神民之望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昔穆

先言太子

卷八

夏后殷周之盛夏禹傳位子啟殷湯傳位長孫太甲周武王傳位成王皆繼世而家天下庶幾承襲至尊自惟不明不敏歷日彌長懼意之不

建無以億寧百神以光祐我令緒乃者歲在敦梓統

電之祥於是焉在爰以良日舉生皇子隱然元良之

重中外繫心焉朕豈敢自多

皇祖列聖之休嘉實式靈之前者禮官卿禮部也上言宜

以時早建出買諸治安策朕惟細大之義未得其中其惟憂

勞之不暇尚皇立以自貳矧元子方穉元子長子也穉幼也

似大皆之

所不可及者 不任圖史之事重為余一人憂閔閔焉如望歲待時

余一人豈敢有二三焉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元子

且十二齡矣此段言其微惟皇太子古者舉事詢謀既同參之耆老共

朕淳濯饗醴昭告皇天上帝昆命元龜龜兆告吉發

策著之併吉朕既不能違德使上帝欲饗民有德志

今又虛儲位以威我先王摯百靈之驩進三靈之祥

是重厥不惠也謂天下何詩不云乎懷惡德維寧

宗子維城其以某日冊立皇長子為太子郊廟正位

皇明文集

卷八

東宮太子居布告天下明知朕意它具如令以彰朕

德焉學者

陳王望許立議卓朕不刊而氣脈古雅全乎漢文帝

豫建詔未司于唐宋中求之也

韓曠春和賑貸 詔

憂諍有云春省耕而雨不足今皇上當泰和之際初無及時行樂之心而惟民瘼是念故其賑貸也是陽春德澤與天

詔曰蓋聞天生民而置之君君為民而立之官所以綏寧固宇安集黎元任至鉅也朕以非躬託於兆庶

夙夜祇念小民稼穡之艱寒暑怨咨之易

恩志庶幾一日之理乃明效未臻憂虞日甚聞者中

皇明文信

原大侵古潑方數千里梁楚齊秦之間梁在河南魏在湖北

流亡轉徙枵腹待盡道殣相望至於樹皮草荻荷延

旦夕剝膚克腹恥為尋常朕其閔之懼之宵旰憂勞

未通其理意者朕之不明不德布政不均澤未究宣

歟乃怨謫音音動於民嘉氣逆於上鬼神廢不享朕

已動自省愆不愛牲玉為民祈歲復念朝廷張官置

此段言天

吏敷上德意以惠下也今外吏自守令而上受命公

此段言君

朝為民司牧有司乃牧民之官如孟子責孔距將勞

此段言民

心受人半半而為之牧一節

臣亦宜承 泥宣化不 得不以奉 職牧民自 錫勉省

三令五申部使者循行郡國往往以此課其殿最柰

何報奏徒聞緩急無當即邇來災歲阻饑粒食無出

毋亦需滂之煩仍河隄之決壯顧使儲備有方而蓋

藏不匿也何以至此是奉職業不勤而牧民無狀

也守今奉命以治民使天災今時方春和羣生畢遂

也流行乃是刻苦小民之甚今時方春和羣生畢遂

也惟布德施惠良惟其時矧茲拯溺拯焚也言其當

也救民於水 曷吝其已爰發帑金若干消粟若干分布

被災地方一體賑恤所在官司仍須廣設方各加意

皇明文信

勤施務令人沾實惠藉以全活其一切應徵田租自

宜暫行蠲免第往歲停徵之令已下漢文帝節儉厚

而無裨於上意甚無謂今宜明開條款揭榜通衢窮

賦僻壤悉與宣布至於旁郡流移結聚一方不即解

散者猶宜設法撫輯即一二矯虔之徒昔言奪掠

乘而為亂亦須處置得宜分別諭遣無使株連蔓引

此明示以

殃及無辜以稱朕體恤寬大之意夫君猶心也民猶

支體也支體傷則心慘恒朕雖深居九重天子大內

支體也支體傷則心慘恒朕雖深居九重之內有九

| | | |
|---|--------------------|---|
| <p>此段言天兵所贈雖其兇惡凡厥軍民俱為赤子各安生業毋用驚惶</p> | <p>長慮反細而文足登之佳佳</p> | <p>此段言遣臣撫安以奉行主上之德意正其宜論之意實心實意</p> |
| <p>告在廟獻功朕有矜無喜一者念征行六易暑雨變風勞苦傷夷未有慰藉一者念爾等皆吾赤子雖被兇殘亦吾臭味<small>子弄兵于橫池臭味相投</small>夫既已自作不靖跳梁躑躅虐使爾眾爾眾既已辛苦墊臨靡所控告今雖悔于厥心休迫天威罔知逃罪已屢勅征將士自一二渠魁外<small>書亂征云豫展渠魁</small>凡爾眾庶悉從前滌茲用印布告爾多士多人士安其行農業其功商賈往來俱後其所無驚無訛以卽爾常朕亦慎選大僚公忠慈愛者勤撫爾眾以間執兇惡之</p> | <p>皇明文傳</p> | <p>口無流于虐人俾並受休嘉朕聞軍旅之後必有凶荒其給爾耕牛播種用戢爾宇救所司吊死問孤恤關伍實空庚嘉與爾滌除瑕孽沐浴至德於戲<small>與鳴呼</small>朝廷待爾不薄凡爾林泊驛驛之狀朕雖在深宮之中<small>文選云天子生於深宮長於婦寺之手四方之難難矣苦耳執得而聞日就而見之</small>知悉見若可拍也無所不肆有惟是先皇之誅伐用法以威襲不軌控制百物而輕重布之我國家豈有賴焉凡為大小相維貴賤相攝用寧爾也惟彼元兇乃罔攸赦爾其體朕至懷各明爾分繼今爾無休於</p> |

| | | | |
|---------------------|--|--|-------------|
| <p>朕不可彼焉放禮最得慰勉大</p> | <p>兇殘永綏無害以爾介居西偏隣於戎狄吾北門也而時有覬覦今其懲而茲後患灑掃朝夕以告不虞朕而告無私爾等其備悉之</p> | <p>李九我許始示以放亂不容不征誅但亦惟渠魁是戮而脅從者罔治且通篇宜諭處俱得仁主不用兵大意而詞源湧湧足徵大哉之王言尤現一哉之王心</p> | <p>皇明文傳</p> |
|---------------------|--|--|-------------|

高克正朝鮮倭退後戒諭本國君臣

殷箕子不臣周武王封之于朝鮮今其苗裔征於晏安自招倭患此動責其前車之覆也其後繼之監全在戒諭二字上生許多語強方是訓夷體製

高皇帝封植爾國介在東偏襲冠帶而稱外臣者二

百餘年以歲之無時不虞之不戒倭奴踰關滅爾

都邑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是時日本王爾君臣越命其將關曰率兵伐朝鮮入其國都爾君臣越

在草莽是用疾首徒遠來告朕不忍祖宗數百年躬

伏屬國一旦使不血食左傳云昔先王封於魯公食不餼也則越命大將軍治餘皇渡師以與倭倭遂

食不餼也則越命大將軍治餘皇渡師以與倭倭遂

皇明文傳

天舍其衷武臣致力倭奴宵遁朝鮮急求救于麗上命大將統數百之兵以救朝鮮臨戰餘兵皆潰則惟爾祖若宗之靈俾

有寧字爾君臣實焉式之朕豈敢自多抑朕願爾君

臣鑑于前而儆其後也而不聞而之先扶餘故居也

以是茲爾尚能襲餘勁以抗唐全盛蓋渡遼之師老

焉唐太宗時胡越一家最盛感而朝鮮獨抗而不歸太宗雖渡遼親征而王師僅老而無功乃歸牙

而適今董一島夷能魚肉之地非加感民非加少也

毋亦爾君臣徂於安瀾修國容而忘後患以至今日

朕聞釜山之據業已數年夫彼焉思啟疆者何國蔑

此段言其

朝鮮若臣

而不為倭

患之慮所

以爲島夷

所魚肉

此段言其

受國厚恩

當夷狄內

紅之畔則

毋乃爾風

非巨節也

此段言倭

已發覺實

神不可測

孰其如何

路之計斯

皇明文傳

管胆以關

飯從情至

意極何等

痛切

此段勅王

以撫諸臣

民勅諸臣

以預訓軍

實以爲備

於禍亂未

有惟多傳聞故鮮及焉鮮少今迺滋他族當福處此

以與我共此土也不亦難乎王自有國而自棄之非

爾國之福也爾將士事而王若有年受恩非薄頃倭

一內訌不聞一矢相加遺註攻同言內自相攻擊爾

一矢相向文苑云不以而望風奔命恐後亦非人臣

之節也朕念爾國世爲東藩朝鮮與日本俱是東夷

爾耳不督而過也爾君臣其思自今日更始始倭

于爾國地形尚未素習誠行而前已無爲堅今已入

王京歷開城抵平壤僑知爾國虛實即退居島中計

未能一日忘爾國也日本伐朝鮮取其國神朝鮮王

上上覽其表日夜憂思夫倭亦何厭之與有而迺忘

倭之沼而國平爾難之作天所以開國統也越勾踐

之矣吳王夫差伐越勾踐用范蠡之謀卑辭厚賄

嘗膽以施施吳王吳王驕奢滋溢不以越爲意越

生聚教訓有年知吳王不聽伍子胥之諫出其不意

以伐吳而吳今爾國爾新民恐其上下內外皆知其

果爲越沼

資力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其亦夫有奮心王其及此

時善爲拊循之爾諸臣其爲王繕城堡治器械討軍

實而訓之於禍至之無日毋生戎心雖有後事予一

未之先其所論之者亦可謂詳且盡矣

此又叮嚀反覆以一人之意而勸其君臣其意誠切

聖明文傳

國語氣莊重典雅自是王冢大體

人母曰不與知第中國不能歲為若備而倭或歲至埃其至而始議援而爾國已墟矣爾其善自為備毋再以國僥倖也倭之不來備之何害若其後來備之為廖朕所以告若君臣止此矣若猶縱其心而侈其欲忽已事而釀亡徵後越王之計而忝爾先世也爾之至也何日之有於乎字小卹亡余一人不難于再慈天子至尊故定傾節事爾君臣尚有鑒于前車車當戒爾其欽哉毋忽故勅

張洪陽評意極慷慨切詞最簡古中間戒諭處純用左

卷八

先發其奸正所謂將顯其美

好佛一句乃一篇主意是引而進之于至治

聖明文傳

言好佛心至可發莊虞之盛

聖道未之汲求故忽以爲平易而不奸者有之

王寺仁諫迎佛疏

韓退之諫迎佛骨表極誠奉佛之迷陽明先生曰惟恐好佛之心有未至卒無一語排佛是以將順爲匡救法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皆紛紛進諫臣愚竊幸以爲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榮羣臣之諫雖亦出于忠愛至情然亦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舉止當將順擴克迺流求源唯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徒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

請爲陛下言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未暇講求五帝三王之道

間或儒臣進說豈能遽有開發

陛下以爲神聖之道不過如此有何可樂故遂遠思

叙通佛勞
民傷財
害規誣語

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可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躋快樂先用佛家語以爲開端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弊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蓋

皇明文稿

卷八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亮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

居中國不可舍堯舜而欲以佛敎治天下足破羣疑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好求諸佛而求諸聖人好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聖人爲中國之佛一語凡佛可支持世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以化導愚頑在界味之死之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佐

借已爲證
後以釋迦
堯舜比擬
見堯舜尤
爲高及獲
華語即羣
張不能屈
最是學問
得力處

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臣切嘗學佛最所尊信後乃窺聖道之大遂棄其說臣毋言其短言其長者佛莫過於釋迦聖人莫過於堯舜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佛氏世慕爲脫離生死今佛書載釋迦在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而沒舜年百有十堯百有二十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堯之峻德克明黎民於變時雍以至草木鳥獸咸若其仁民愛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戒酒止殺去貪絕嗔怒其神通之

皇明文稿

卷八

妙用大矣然必家諭戶曉猶未能行堯舜光四表格上下過化存神敬信在言動之先其神化無方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

發前人之所未發明
白痛快即
今讀之亦
富豁然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欲求之于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乎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金之費斃數萬人之命歷

正意發揮
洋洋盡矣
可謂陳善
開邪

究

結以己言
非發見忠
愛無已處

數年之久而塵埃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語聖感神
通妙用隨形隨足我欲仁斯仁至人皆可以為舜舜
聖賢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廣而詢果臣言虛謬甘受欺妄之戮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頓

越之至

臣元標許此既得因事納忠迎機進悟可謂善于以

諫至矣元標擇題為甲尤可開萬世之迷

皇明文忠

之以後一人可也其正氣直與今矣

郝元標劾元輔不奔喪疏

張居正以年輔不奔喪中外保得之遂藉
口以君命不可違此極勸其不忠小孝廢
法亂紀言

言斧鉞

亟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收人心以正綱紀事標聞輔

收人心正
綱紀為一
重之旨

臣張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標讀涕

泗交流深莫當言責者之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

不言且乞留矣標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

身斧鉞披歷為皇上陳之天立君而在之以相乃

皇明文忠

社稷綱常收賴者也必正身于倫理中而後可以正

人今觀居正于父也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禮在京

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邪為居正計

者不可一日而不去皇上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

而留矣然皇上之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邪然

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可為

自用太甚諸所設弛垂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者

一曰進賢未廣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在

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

四語斷蓋
江陵一生
事業何利
社稷邪

其阻礙蓋
殺已非休
休有容至
大臣小臣
之畏威天
災人禍之
隱蔽其欺
罪矣

自聖明之文作

居正去後
多無支持
國家事者

學帝數且收入。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于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先時決囚畧舉無定額居正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至濫及無辜者矣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卓茅賤士皆得竭智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能言少臣懼罪不敢言間有憂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諍當世不先稟命有今日陳言而明日難者矣豈感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先時水災溢生民僅存者架木為巢毀水為餐日及心慘夫彼水潦如此被旱厥為災可知矣黃河如此壞四境可知矣有司不以奏聞恐傷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流散四方者衆矣。孟子對穆公君之民是皇上溪居九重漠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即使有利社稷尤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邪抑豈以天下既去天下事難自支邪不知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况在事諸臣濟濟後先豈盡出居正下哉豈盡無所補哉。皇上諭曰朕

言成學定
志不徒難
居正一人
詞激而衆
益憤矣

壞法亂紀
恐後人以
居正為效
尤

望明文稿

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皇上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帝學引君當道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居正下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非但直言無隱抑且危陛下之學且終無成陛下之志將終不定邪此標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在京守制天下後世以陛下何如王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死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患難何盡言者矣。不奔喪開天下後世之口實居正其作偽乎昔古之頑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冒喪而議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居正不孝而廢爵祿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議我不孝而廢爵祿也天下稍有不服嗣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疑而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

就居正首
之見其大
言欺人

不恤公議
正小人之
無忌憚

口開文稿

証其不孝
於親必不
忠於君詞
殺我正

傳心百端而禍甚哉居正不可一日而留此位彰彰較
害亦百出矣

者也標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非常事者非常人所能辦也自標觀之人有五常仁

義禮智信是也方此五者所謂非常人也今有親生

而不顧然而不整指而名之曰此非常人也然人不

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

乎其疏又曰不顧傷人之非議恤匹夫之小節非病

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

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親家也二

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傷人之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

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

也果可謂小節乎皇上婚固大禮也居正以彼經

罪人欲維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

耳宋臣文天祥親臨葬是忠孝兩全立朝大節也

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

邪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

歸蓋無情之可奪無復之可起大臣聞喪而不歸小

臣必有匪喪而不報者此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

令人骨悚

此端士楚
阿依之本
心乃春秋
誅心筆

見其爲附
外之作偏
非不察也

皇明文稿

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也先臣曰求

忠臣于孝子之門遺其親而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

抑標又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臺省曾士楚素

毅然中正今觀其保留一本不勝驚愕此其心豈真

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

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致矣此士

楚之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

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二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

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

外官阿媚成風將何以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

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不常矣溯其源士楚先之

楚也身服豸繡心同犬羊天下嗷嗷于士楚標切謂

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也標衷如此標言可採望亟

斥輔臣速歸守制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等而天

變消萬世仰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

刑名見標此疏標必深標萬萬死矣蓋非版刑督

責鞭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標耳爲妾婦自

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階奚憾

結其必死
于居正之
手初無應
禍之意

| | | | | | |
|---|----------------------|---------------------|---------------------|---|------|
| 哉 | 李昶一評江陵起復臺省保留時事日非節義掃地 | 余觸目感衷嘔血欲歎及讀南阜一疏不覺涕泗 | 交傾忠義之氣恨不得躋其載食其肉真烈丈夫 | 哉 | 皇朝文獻 |
|---|----------------------|---------------------|---------------------|---|------|

| | | | | | | |
|------------|---|--|---|------|-----------------------------|--|
| 李騰芳星變陳言得失疏 | <small>災星告變何代無之恒天以此儆戒人君能克謹天戒如宋景公之亡言此也宣統六年事據言危亡之機即成湯六事責難之遺意人主可置一座右用資口揚</small> | <small>先言天變危亡之至人人俱知</small>
<small>微若郵</small> <small>箕子陳洪範八庶</small> <small>妖孽並見山川陵溢饑饉</small>
<small>帝下泄泄如故也近者彗星見異占象愈傾大誡告</small>
<small>戒庶幾改悟此陛下警惕之秋羣臣疑懼之日詩曰</small> | <small>此段言作星之變至以陰犯陽隱然見呈上之不繼厥訓常陰之意</small> | 皇朝文獻 | <small>此段陳言保聖躬言其頻年不</small> | <small>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于何不減又曰天維顯思命不易哉上帝神明變不虛生臣按慧之氣為陰其象為水其兆為陰勝妻者夫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臣君之陰也民者國之陰也夷狄者中華之陰也臣愚不識忌諱謹列今日致慧由其可憂者條為數事</small>
<small>惟陛下下財寬其一曰</small>
<small>聖躬臣聞王者法天天日行王者日動故朝以聽政</small>
<small>周禮言天子</small> <small>朝坐堂聽政</small> <small>晝以訪問</small> <small>口中則集公卿</small> <small>夕以修令夜</small>
<small>以安身</small> <small>日入則修政令夜則身</small> <small>於是乎節宣其氣勿</small> <small>安卧內不近声色臭味</small> |
|------------|---|--|---|------|-----------------------------|--|

出托疾以却臣下可謂則切危譚又直刺其六疾所由欲其淡便有所壅闕湫底以露其體滋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不識
今陛下煩垂不出一趣郊祀朝講之期輒以疾解臣聲色臭味之欲言言有釋聖躬非徒犯顛逆耳已也
陛下之所謂疾果真有之乎抑假以卻臣下之請乎感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或熱之疾今陛下口其儀狄之飲目者南威之好
抑此二者實答君身臣聞天有六氣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淫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晦淫宣公奏議恒公溺不聽政乃曰後世必有以色而末上其書先區其國者遂推南威而遠之南威越人
其無之假之不祥若果有之則亦飲食淫佚之事也上其夜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此臣所以妄論
抑此二者實答君身臣聞天有六氣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淫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晦淫陛下者一也其二曰後宮夫妃匹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帝王所致慎也故禮之於內卑不踰尊寵不先貴今
陛下後官之政不修尊卑之等無序美者嫉妬此段陳言謹後宮委關諸地人所難言前云假之不祥此云憐之何害皆忠盡迫切之至情
寵以開驕慢之端賤者淫冶哀閨以極沉湎之欲語曰嗟嗟之食不足粗也嗟嗟之德不足就也深宮後庭宵夜爲集妾有驕妻悍妾爭寵狂背醉飽卒起之

此段陳言此段陳言信群臣如大臣懷身名之愛小臣高論詆之風至風波因狗之喻最足危譚激論
陛下毋亦樂其吉而備其凶乎凶之無有備之何害此臣所以妄論陛下者二也其三曰太子太子者人主之貳也主好艾則大夫始好內則適子始今
陛下溺於帷牆之愛忽於豫教之本此段陳言立太子提前十五年當擇正人豫大典久稽大典即人情疑惑即萬萬無本動正以教以正其本太子天下之本
它而太子長於深宮十二年矣前十五年當擇正人豫大典久稽大典即人情疑惑即萬萬無本動正以教以正其本太子天下之本
陛下十五年以前勤恤之舉動而徒習聞今日淫恣之規模鄙而効之又弗之誠異日即欲以祖宗之金匱付之不事詩書之主此段陳言立太子提前十五年當擇正人豫大典久稽大典即人情疑惑即萬萬無本動正以教以正其本太子天下之本
陛下爲人後嗣守人功業恐心如此豈不殆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者三也其四曰群臣大臣子於君莫不有所恃權不足以使人恃人主之能假言不足以喻人恃人主之能信今

| | | |
|---|--------------------------------|---|
| <p>此段言陳
恤小民叙
民困困苦
交施交至
人君不得
微天下之
荒而漠不
加意</p> | <p>皇明文廟</p> | <p>此段陳言
聖英欲問
今日之所
以戰守之
道使見自
有招林化
服之道不
在徒加兵
與之爭耳
且之命耳</p> |
| <p>黑白使群心洽和百執兢兢浸尋風波之朝共爲國
狗之瘼<small>保泰歲云風波之朝不可以情測而讒口高張與若國狗</small>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者四也其五日小民民者國之大命也財者民
之大命也天災流行無歲無有
陛下橫興無益之工畜聚不流之貨請減金則不可
請蠲織造則不可請停安樂工則又不可准揚青齊
秦晉之間困帑空虛市無赤米加以兵興費起天占
既兆人事又見
陛下尤欲與之微天之衷語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p> | <p>若之與民猶皮
毛之相表裏 此臣所以妄論</p> | <p>陛下者五也其六曰夷狄項自邊圉弗傍徒遽日營
松套之酋既驕三加之倭<small>我朝倭虜之患如河外建酋之類皆犯邊入寇南如</small>
兩浙八閩三粵瀕海之地屢遭寇變復肆我未素見成事而後履之而
欲血之爭一旦之命使吾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而
陛下尤不肯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搖樂省其愆令裕
其衆庶以飭其甲兵敢問今日之所以戰之者與所
以守之者奚以而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此臣所以</p> |

| | | |
|--|---|---|
| <p>此段以父
母之干干
時大之干
人至此人</p> | <p>皇明文廟</p> | <p>能言之而
喜與忘二
慈說得爽
快明則此
人所不能
到亦所不
敢開</p> |
| <p>妄論
陛下者六也夫此六者皆
陛下所以致天變者也而
陛下有之而不知或知之而不以爲怪其意固以爲
此無與於天天之來不以六者也苟不以是六者而
是六者固無傷耳卽以是六者而是六者亦無傷耳
簞有時而興又有時而滅或以是六者簞未必常以
是六者簞也噫天之干人主猶父母之干子爲人子
者有不當則父母譴責之責之而聽則已責之而子
不聽亦必有時而已矣天之於君有不當則亦譴責
之責之而聽則已責之而君不聽則天亦必有時而
已矣顧其聽而已之也是以喜已也其不聽而亦已
之也未必以喜已也夫以喜已者固所以微天之衷
而其否者則天幾乎忘之矣人主膺天之命以不當
儆戒見責於天而又不自悔艾以廢乎喜而已之而
惟冀其忘之而已也已則已矣忘豈不甚可惜哉今
日臣所以爲
陛下六事者不勝惓惓</p> | <p>結以悔艾
望人主欲
其母悔天
所忘極恨
極切</p> | <p>能言之而
喜與忘二
慈說得爽
快明則此
人所不能
到亦所不
敢開</p> |

率

率名芳正朝綱定邊畧疏

朝廷乃邊夷觀望之首朝綱不振而邊畧未
有能定者况今日皇上不親朝聽政猶為邊
夷窺覷李先先生此疏大意全在王上勵精勤
治庶朝綱可振而邊畧自定矣

先言今日

臣愚伏見今天下玩愒相安陵夷成習風尚已靡牢

之朝綱未

不可改朝廷之綱紀不可謂已振也一方竊據者鎮

定焉天下

效尤外夷交侵漸不可長邊隅之方畧亦不可謂素

勢

定也朝廷者四方之極綱不振則宸極不尊邊隅者

後求愈出

神宗之藩畧不定天子所居之州曰神

社稷計者

天下之勢未有危急於此者也臣

右

有道守莊四夷也

皇明文稿

愚不勝倦倦過計以為欲定邊畧必先振朝綱而欲

此段言定

振朝綱必先自陛下勵精始夫

振朝綱在

陛下求治非不動也朝廷之務邊隅之警非不日歷

上勵精乃

於中也朕間者深居九重察朕與天下官絕而自處

一篇大主

于不可測之地中外臣民不能不有厭怠萬幾逍遙

意久以深

五位生疑叛逆稽誅遠夷乘間未必不由於此理之

妙開出焉

人身其精神必振刷收屬朕後其營衛脈絡可長無

遠夷乘間

疾病又譬之民家其主人

之由中

陛下之精神也深居罕出雖賊獲之屬曾不一奉指

此以身家

喻有天下

若見不察
不出朝影
警督切

陛下者天下之主也

此段以視

陛下誠赫狀出視朝政面史章奏使海內疎視易聽

朝御詳各

臣民不勝大望其大宜以時御便殿召見三三大臣

詢國事為

諮諏國是且使其仰承德意咸自精白一心以共成

天變警服

天下之理道因以收拾人心消弭天變震驚小醜

遠夷之本

服遠夷是振朝綱定邊畧之本術也

此段言宰

陛下先循其本而後臣愚得以各及其事夫朝綱之

相重重

不振以體統不尊而名實不核也今欲為之計其說

皇明文稿

有三一曰重元老夫老成人不可不惜且使之表帥

聖相所以

百僚風勵四海者也今

聖相何可

陛下於去位大臣稍示以厭棄之意恩禮不可謂非

衰薄其亦

衰薄矣是非所以尊朝廷也夫待之隆而後可以責

之說亦千

之重而無所辭臣願陛下省其前而兼慎其後則表

古謂係之

儀可端也一日重銓衡力罪夫銓臣者朝廷寄之總

此段言吏

叙流品衡鑑庶常責鴻鉅也疑人不任任人不疑自

即宜任以

古記之矣間者舊宰有所上黜陟輒廢格而盡用其

國政况吏

副夫銓臣豈必皆無誤朕陛下以為不稱任使直宜

都代朝廷

不可開疑

雖而不盡其用見人其當自愛惜最有聞

易置其人耳若當任而疑之大不可也臣願陛下重於用而無輕於疑則責成可專也一日重考實夫百

皇明文集

其功則官常可飭也亦行是三者而朝綱或徐以振乎邊畧之不定以兵糧之不足而議論孔多也今欲為之計其說亦有三一曰議機密其無倫所以

此段又言要謹密又韓非說難夫古之用兵者君不可命之將將不可諭之士况可使敵人知之乎今者已禁傳言矣然禁於輦轂之中輦轂乃天子都而市車而

邊臣無從中制無俟奏請而又重刑辟以戒我軍之洩漏嚴捕獲以防賊卒之偵候則軍機可密也一日

此段又言計兵食數

邊東方之夷有九種如今日奴酋之患亦其一也所謂無兵非真無兵也有兵之名無兵之實雖有亦無也魚鱗冊藉化為烏有兵籍中有名無人俱以老弱

其法老弱充數此實為國家之大蠹况其存者多老弱不堪

即有清查安所用之即以此時開召募之門求其豪舉者以備將領而徒勇勇以充卒伍且重優恤之數年之後兵可漸足或以為邊計之謂即聚益兵安所取餽餉臣請申屯田之制屯田以為兵食謀計最上

皇明文集

且櫻城自守勢不能久中且有變所憂者廣騎兵耳

循有素不威劫令邊臣選將練兵合勤王之師協心破虜此三者定邊界之先務也

為彼聲援耳我兵專意於賊而急之使合于虜緩而日計當令邊臣督帥諸將悉其精銳與四方勤王之師先萃於虜一大創之而復申明舊約示利害使其

末幾有望皇上親朝

朝廷故事又兵難遙度臣未及請綏人十八歲入關建節東出開關吏曰此前棄繻生也自許願受長

勤政以為以。振朝綱定。邊界之本。何等忠懷。

言止此。然臣區區。誠惟冀陛下。視朝勤政。以為振。朝綱定。邊界之本。臣愚不勝願望之至。惟採擇幸甚。周寅所評筆機。既重亦確。如上以重元老銓衡。考功三事。為振朝綱之要。下以議機密。兵食。用兵。三事。為定邊界之要。一一可見之施行。又懃懃望。望皇親朝勤政。忠忱百結。惜天奪之速。而未竟其有。用之才也。噫。

陳懿典正人心定國是疏

自古國是之不正。皆始人心之不正。則正人心。乃所以定國。是今日可否。無所屬。猶然共位。而任事重臣。每每避嫌。豈非人主之賞罰不精。而有以致之乎。看得合一。獨高。臣聞定國是者。當與眾共之。而不當令眾搖之。蓋所謂國是者。非出于一人之獨見也。亦非參合天下之眾見而調停之謂也。至是之是。眾非所惡。是在獨則從。獨是在眾則從。眾如權衡。然不可增不可減。不任惡。不任怨。惟其有益于國事而已。然持國是者。二三。人而議國是者。什百人。什百其人。則什百其心。公論。

此段言或托或附。或因或附。照小人邪心。皆足以動搖國是。大議論大見識。

此段言賢者未竟其用。不肖者未必蔽其法。天下見君子之旅而進。旅而退。既不勝其憤懣之衷。又見以言得罪者。非盡當世之小人。而小人亦或有借是以文生平之醜。益以鼓。

以爲巧虐之術耳

此段言大臣各立門戶君子橫起畛域猶及畛昔之知已計及人倫之誦表則人心國是從此可知矣

此段言邪正混淆今目之人心僞六逆犯三誅皆起于非法爭法之故也

聖明文傳

卷八 三

其奮發激昂之氣于是賢愚不同調而喜事者即以合襟期忠佞不同品而負氣者即以爲臭味大臣與小臣既分而爲二而諸大臣之中又各立夫門戶君子與小人既分爲兩而諸君子之中又橫起畛域伎倆惜于利亦報復怨于操戈同道師友自相排擊謂之操戈入字始猶以修鄰相攻今則疇昔之知已苟有可乘曹起而指之矣始猶以吹形名喻云一吹吹形百大吹相射今則人倫之師表稍有可點羣聚而訐之矣引繩批根之道長遂今息夫躬公孫祿之徒思夫公孫二俱能從順與汲長儒之面折汲黯字長儒每面責人過嘗謂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帝曰甚哉汲黯之難也帝憚其直出同稱翹君暴王之風威遂使杜欽谷永之疏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漢建始中詔求直言之士欽讀白虎殿上疏谷永字子雲亦國建始初舉與劉子政之忠謨劉公輔字子政我朝嘉靖時考貢選元後授國子監學獻忠謨同流美倍敗壞傾險巨音傾音測士閔于庭卒譁于伍蓋今日之人心石碣之所謂六逆石碣諫莊公龍州吁云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朝親新間舊小加大淫廢義所謂六逆也尼父之所稱三必誅臣不忠于君子不孝于父不義于夫三者三綱之大也兼而有之矣長此不已習爲故常相

此段言可石制持食奸匪勝國是無時可定皆由把持多而離背者衆也

意奇論高足爲當時記炳者咸

此段又言定國是莫先正人心如關進言路消建言各收受言實塞終南徑此是今日所以正人心以定國是處

聖明文傳

卷八 四

非相許似成曹耦下以非法爭法上以煩言止言故一事也甲以爲可乙以爲否甚則以可爲否以否爲可而且人持其見也一人也此以爲賢彼以爲不賢甚且以賢爲不賢以不賢爲賢而務求其勝也人各有心衆思爲政公車之牘山積公車之牘奏疏也出流如盈庭之日如訟訟之莫能斷其高而貴者也國家即有大機宜大舉措人主即有獨斷之權大臣雖負畫一之算而把持者多雖黃者衆遞長而交亂之將搖搖如懸旌無所終薄國是何時而可定哉然則欲定國是莫先於正人心而所謂正人心之術非曰可以威令而勢劫也又非曰務以驟有懲創而使之不敢肆也衆口猶川也壅而潰焉所傷必多漢召公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末而溢漫而不知所收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末而溢漫而不知所收病等耳人心之在今日譬則四溢之水也束之不可聽其潰裂四出亦不可臣則以爲陛下誠欲正人心以定國是莫若大開天下進言之路而陰消天下建言之名明收在上受言之實而潛塞在下終南之徑神放隱終南山後人多效此以釣名干譽是托終南爲仕宦捷徑

此段言用人之要
重其道使
君子得以
伸其氣而
小人以計
窮大議論
大略局非
凡作能到
此

皇明文傳

此段言人
主賞罰太
明人心未
有不正人
心既正國
是未有不
定者誠得
端本提原
之化

千凡大小臣工所進章疏勿舉留中盡從批發其中
察係屬是非者即傷懇直犯忌諱不難虛已以聽苟
有授主之微營惑謬是者顯罰無赦又于前後建言
諸人人察其材品心術漸次賜環銓曹推擇勿舉停
閣召用之後苟不稱任使即驗瑕不相掩王純為驗
不能皆能無疵仍以考功令繩之繩意考功令如今
有考功司者如國今甲如此則君子之氣喜于得所伸既不致
其抑鬱無聊以聲名號召乎後進小人之計窮于不
可掩又不使其依託附離以唇吻馳逞其胸臆譬之
治水者疏鑿溝道可以收灌漑之利而無橫流之患
吾未見賞罰必信真似大明之朝而悠悠論論之風
不屏息者也此正人心定國是之大機也臣竊見
陛下操正人心定國是之權又有能正能定之資而
未親必正必定之效則臣前所云奏疏留中擇推報
罷二者未能盡平海內之心而使之正也
陛下誠過聽臣言嘉謨受賞佞人被罰捐棄舊過與
之更始使天下曉然見聖心如青天白日不敢復以
疑事嘗試于前然後與公卿大臣從容斟酌乎國是

此段言大臣
不得行
其志則國
是亦無由
得定將何
以正人心
哉

皇明文傳

此段言國
得其是則
羣言不惑
庶斷自裁
重臣可以
任事而不
涉嫌疑矣

則大臣不致以疑沮途巡陳造膝借箸之謀漢高帝
下卿食其勸立六國後帝命刻印欲封之張良入見
帝帝以實告良請借箸為壽帝輒沛酒印書曰豈備幾
壞乃國是何患不定也語云謀國者重則法重大臣
一身耳下既有不齊之心而上又未得必信之志眾
豈未止上且責其何以不能彈壓國本未樹下且責
其何以不能挽回雖有忠謀石畫而憂讒畏譏安能
剖決國家之機務哉
陛下誠用臣之言以正人心而又朝講日御時引唯
喔之臣于平臺煖閣之間取六曹臺諫之所陳諫回
為商確而施行之如先朝三楊李賢故事三楊楊士
奇宣德時相宣宗號三楊請見皇太子即叩首呼萬
歲帝乃思李賢成化朝議上二后徽號賢請加錢
太后以慈懿二字而貴妃只參伍國體取自上裁是
在眾人之言則從眾非從眾也從其是也是在在一
之言則從獨非從獨也從其是也是在眾與獨之間
則參詳而並從之非調停也從其是也群言不得而
消亂消難磨斷又可以主持大臣可以行重臣之事
而不必避權臣之名國以振刷為是則電擊雷行不
虞人之議其操切國以鎮靜為是則飲醇畫諾不虞

結友言人
心國是兩
相因而榮
不可不正
而定之耳

人之議其廢弛為國進賢有所推轂而不疑于市恩

為國除奸有所投畀而不疑於任怨宰相善賢謂推轂云云詩經授

之有異有界不受左傳晉對楚下臣不任雖有倖屬

受然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所以為報雖有倖屬

之交訂食食之調度戰守之異宜指撝則定矣不然

人心不正則國是日搖國是不定則人心愈亂天下

之患又何所限防哉伏惟陛下留神採擇

劉兌陽評中間論欲定國是莫先正人心而人心既

正國是定至於辯是非進退君子小人使王上自

有膚斷而大臣之權亦重殊得端本澄源之要旨

馬瑛奏為類奏災異疏

為公此疏

蓋欲引人

主修德中

皇上為天

之宗子何

等激切

先言災異

最甚皆由

人所召不

可不深惟

其故

天仁愛人

君每以災

異示儆人

君不能

克謹天戒

於水朕又

不能挽回

天意於既

往則異而

未始以為

常矣其亦

此日類而舉之其災異所迫不容自忌矣
竊惟天地間有失其常者皆謂之異失常之甚令人
目駭而心怖則異之異也今歲素報如黃河源燬星
妖再見孝陵太上皇太后起火等變皆前古所
希見除臣等禮官奉職無狀不勝震恐庸冀待罪外
惟是妖不自作皆由人興今歲天變何以獨甚於往
年臣請得而言其故天之仁愛人主甚矣天不言示
人主以象蓋日夕異人主一悟悟而改也當其迷而
未悟之先則其譴告者猶小及其悟而不改則其譴
告者常大何者迷而悟悟之日可待悟而不改則改
之日難期也
皇上為天宗宗子呼吸相與天通通者一二邪政未
合天心而幸今年二月於靜攝之中下省躬之論
罷礦稅燒造雪誣獄錄廢臣煌煌數語益朕春溫乃
渙汗傳及屯膏未下
皇上有此美意天欲成之

一字一昧
極力模擬
何等筆法

此言朝廷所行之事皆是奇異而反忽以爲常決難以挽回天意而轉災爲祥

皇明文雋

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又欲警之於是乎示之災
異又示之怪異河竭於秦星隳於閩此又在遠耳至
於羣星亂流爲邦畿萬衆所睹鍾山起火在根本發
祥之地南此其譴告豈不深切著明哉凡災異之來
人情未嘗不動色相戒久而漸安之又久而漸玩之
則不但視天變爲常而視避殿減膳羣丁修省之文
亦常矣天下之患莫大於以異爲常往時星隳數日
不朝見爲異今數年不得一瞻望翠華以爲常往
時章疏一二留中爲異今大半不報以爲常往時或

此又言朝廷寵罷職
忠銳爲車
而民心安
天災變祥
其文法三
叠奇宕蒼
傲如疊嶂
崢嶸又如
激湍澎湃
熟玩大資
人筆力

點陪或共推爲異今京堂缺至二十人藩臬以爲常
採山之始中使與部郎金吾分道而馳爲異今開礦
不已轉爲收稅餘鹽不已轉爲漏契參產不已轉爲
捐貲珠池不已轉爲寶井無一地而無中使以爲常
往時採權使者害一命官爲異今選謫不已而編民
編民不已而繫連以死甚而天橫苗裔天潢乃王
子流瓜所
封藩王在外省生
其一孫謂之苗裔亦被摧折無一人不被中使之害
以爲常天下可驚可愕之事相率以爲習見習聞而
往時常行之政令偶一舉行反視以爲曠典異數以

此段言臣
之格臣者
有三者之
難所以堂
簾易隔四
方災變壅
不上聞

此極醒眼
之句百代
不朽之文
耳

常爲異以異爲常。以此而求挽回天意消弭災變。亦難乎。夫羣臣比肩事主。彼此不能相諭。而望精誠格於君父。此爲一難。一體君臣近在交戟。不能使其說一入而望窮簷。百姓疾痛愁苦。聞於萬里。重閣之上。此爲二難。士氣銷矣。民情鬱矣。蓋亦大其聲以疾呼。而不能自達。乃欲以人事符天意。回上帝之疾威。而求其昭格。此爲三難。臣以爲堂廉之上。元氣之始也。咫尺之地。通則無所不通。咫尺之地。壅則無所不壅。伏願。

皇明文德

皇上以泰交一事

君臣道合謂之曰天地交泰如君聖臣良是也

爲彈尖首

此言君上
雷納延諫
臣見君臣
一心以挽
回天變乃
方今急務
不容須臾
少緩者
結言人主
當以百姓
之心爲心
則天災自
反爲常耳

務延見大臣修明政事罷言利之事不便於百姓者批荅章奏明示羣臣以意禰官而程其功效仍諭羣臣同心憂國方當時事艱難正如風濤舟楫安則同其福利危則共其禍敗安得自分彼此安得自營身家陛下叔天下之心以同愛用天下之才以共濟以此仰承天意轉災爲祥在傾刻耳伏惟聖明留意

聖明留意

湯崔林評論反常爲異莫有甚于今日係陳時政警
君責臣明目張胆可識明主轉壞者否

袁中郎乞歸養祖母疏

中郎以四歲失母非祖母詹氏撫養愛育安得育今日則謝仕終養乃其素志見公病危旦夕詎非報劉之日短邪此疏餘其祖福相依為命乞歸餘年詞懇意切

先言已為官多罪但奉公愛民之念未敢一日忘耳此疏可與李密陳情表並看

此言已切失母煩祖

母多方保護一段緣育深恩有同覆載

此段言已歸養祖母纔二載而父命之強仕又姑蘇去家遠甚且登不勝其傷情

願復愛類親生甫四歲而母卽世職役多病驚悸萬狀祖母詹憂危甚每一病作呼天號地殆不欲生毛髮外焦骨隨內竭職幾死而復生祖母詹亦幾死而復生相依相靠有如形影壬辰之夏職選則將及此時祖母詹健無恙也朕職一念及不覺心動而請告歸承愷二載有餘慈諭河海孝比涓塵自謂一丘一壑若將終焉而職之父謂職年方壯勉令就職心同窮猿之木官比沐猴之冠項羽為西楚伯王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耳耶生明進退維谷實可之曰楚人沐猴而冠耳羽怒烹卿生

此段言家報祖母病篤恐不及一永訣抱終天之恨大地無情切

皇明文

此言君父一體忠孝一心兄弟得

此言祖母全孝于已今性命垂危方寸大亂無能安位治民之

靈必當誅之職以此鬱結成疾千思萬想惟有乞休歸田一節可以慰此朝夕懸望之情而已耳職非不知朝廷作養之恩與嚴親教育之義朕職才識迂疎終是林莽中物貴以民社原非其任而嚴親以兄官史局得封翰林院編修已需一命之榮職亦可謂手報無他冀望獨祖母詹所倚靠者惟職職一日不回則一日不樂一日不樂則病一日不痊職何難去此官以救此垂危之性命哉徐庶有言方寸亂矣

意
至無經
意走作言
詞意氣何
等恍惚
此望實道
湯之辭食
逐其不務
已之至情
雖死猶生

故事得其王矣今歸何顏見放乎遂自今職方寸。亂
已甚矣。况復氣結不伸。積漸成病。神思恍惚。恨不即
死。吳中煩劇之地。可使一日居乎其位。哉。伏乞台鑒
倅職祖母垂白之餘生。更察職不容已之至情。俯賜
題請。俾得照例休致。仍將印務另委賢能。官一日。若
掌。先示以離任之期。使職得早還鄉里。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職無任感激之至。

屠赤水評昔李令伯辭表云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祖母無臣無以終天年今中郎此疏情極哀慘詞

白雲明文

卷八

極婉切讀之令人淚垂垂欲下堪與陳情表並垂
不朽

朱之蕃殿試文武並用對

文武並用治之人經朕演武政以崇文古克
詰張皇首果遜投戈置館乎我
皇。上世亂濟以文時平備以武良有
兩重而規模宏遠無可述邪

臣聞帝王之統一海宇也必肅天下之紀綱而後可
以維長治之運必聯天下之精神而後可以保久安
之樞何謂綱紀經之以文緯之以武而令順治之風
因威嚴而日益整飭者是也何謂精神先之以身宰
之以心而令神氣之施因元氣之培而日益強固者
是也有綱紀以大精神之用故因時立法乘勢制宜

白雲明文

卷八

此段又合
言有綱紀
而精神之
用益大有
精神而紀
綱之本益
握最有關
而中外之奉明威以修憲度者自有其懾服而無廢
弛頹墮之虞。精神以握綱紀之本故法自上始制
由中出而遐邇之承德意以安紀律者自有其融浹
而無扞格偏駁之患。蓋惟治不忘亂而不徒侈太平

之文具以疎牖戶網繆之防。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
以鳥之焉。棄險君之焉。則只當思慮。是以危可常安
預防保邦於未危制治於未亂也。而終將賴廟廊之武畧以保宗社苞桑之業古帝王
所以輯寧區宇界限華夷而俾子孫安寧長久者其
道端不出此有如特武之足以勘亂而置文事為綏

此段又言
尋特武而
置文事固

所以垂圖固非所以垂燕翼之永計詩云胎厥孫謀以燕翼永計若使為子孫計若但裕文之足以飾治而忽武備為疎節亦非所以與守成之弘祚此雖網紀之設施已有偏而不舉之處况望精神之聯屬獨有流而不息之機哉無惑乎盛運靡常基隆難保而先世之所為經營拮据者詩云子手拮据子口瘁疽此不免漸漬積衰修攘治安端在今日可以决光裕之策矣飲惟

皇帝陛下止孝止慈惟聖盡倫而至德光昭於海出允文允武與天合德而皇風鼓於寰區

此段言今皇上文武

皇明文情

卷八 四

合德猶然陛下誠能省躬約已稟稟狀丘農在念而解澤隨渙表裏為防號以俱流殫慮悉心炯炯乎夷夏為防而震曜乘乾班用之意明以並若東西警服固已樽俎而妙折衝之功又選衛平博組之間决士伍風儉亦且談笑而得轉移之術矣朕猶不敢怠荒進臣等於廷而諷以振飭之遠猷根極之上務原古昔文武並用之意寔當時文咸武弛之端而欲舉實政以廣治安豈以惜時保業之慮即臣等亦嘗有樂於秉邪臣愚敢不秉誠披丹以效芹曝於萬一乎臣開除亂利用武與治利用文者

效芹曝於萬一乎臣開除亂利用武與治利用文者

酌權機以康天下之急務也亂遏而風勵以文治成而維持以武者定樞紐以貽萬世之本謀也故光武此段要約太宗東漢光武肅王莽中興高祖之業唐太宗李開基英主而講藝於投戈之餘選士於弘文之館若偏重在文矣實以濟其武之不及而不涉於威猛周之成康稱郅隆盛際而周公之克詰戎兵召公之張皇六師周公相成王告以克詰戎兵以陟西之迹見尚書立政篇康王成王之召公相之辭王之語云張皇六師若偏重在武矣實以濟其文之有餘而不失於優柔要其綱紀之昭布於天下者有時

皇明文情

卷八 四

乎以文勝有時乎以武勝虛文不若實事之收功欲使祖宗締造之鴻業有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誠不可一日而緩於勅治振起之圖精神之默運於九重者必不以窮黷為武必不以浮靡為文而政令不若心思之立本則欲使萬方維治之猷有以底於真實而無偽尤不可一念而沉於粉飾觀美之習如是而後居重馭輕之勢若振其綱而有條不紊順內威外之器若執其柄而無舉不勝者矣是故晁錯陸贄杜牧之蘇軾諸臣晁錯陸贄陸贄又宣公唐德宗朝諫官推誠贊謫文宣公唐德宗朝諫官

衛調府兵救之即杜牧作阿房宮賦詩憤豪邁人號
爲小杜蘇軾號東坡父老泉弟子由時稱三蘇宋
祐中召對便殿宣仁皇后以金蓮欄送或因漢之
此段引漢唐宋文臣或欲嚴勇治兵不爲富庶之
安於富庶也而欲以嚴明勇信治其兵以短兵車步
間伏禦平虜或因唐之受弊於府兵也而分之以十
六衛調之以折衝府兵大臣講武畧舉忠謀任邊務
或因宋之交困於南北也而議反勇果之當選戰鬪
之當習以盡治兵之實此皆老成謀國而真知保邦
必本於經武熙洽不貴於鎗兵也豈徒治內以爲安
邊弭盜之謀祛弊以救無將無兵之失而已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建武伏劍以清圉憂而禮賢置館即在
倭倂多事之秋成祖文皇帝永平庭以蕩胡氛
而延儒直閣不越圖錄誕膺之始信爲武不廢文貽
十一朝安攘大計倡億萬載休業闕摹嗣及
陛下幸繼不緒幸始緒之垂光撫太平之盛誠有
奠於安瀾而暢餘威於四裔者乃清問所及循慮武
備不若文具之詳而慙慙爲振飭修攘之實政計也
臣請始終以肅綱紀聯精神之說進焉京師爲天下
根本禁旅之精強固所以壯居重之勢也而教練徒

嚴冒靈猶故則在以簡繁爲綱紀而精神與主帥相
通則主帥未有獨與偏裨士伍相沮闕而不挾續超
距以思奮者矣諸邊爲京師襟帶戍卒之勇悍固所
以張捷伐之威也而供億徒煩行伍未實則在以訓
練爲綱紀而精神與督撫相合則督撫未有獨與邊
將騎卒相携貳而不爭先赴虜以報效者矣府衛之
材官星布基列而專鉞分閫輒乏將材則考校非其
網紀乎統率孔口者漢高祖曰相重曰商孔不得與
將種爭道而馳則雖越在萬里外而精神常徹於人
府一臂指使之而躬符節者安往非真將軍之亞夫
也漢文帝勞軍細柳至營前不得入從者曰天子
守者曰將軍有令軍中不問天子只聽將軍令
帝曰此真將軍也州郡之屯牧麟次繩聯而往符
檄發動稱兵弱則清查非其綱紀乎而使匿隱占者
不得視疲兵弱肉而食則劍安恬隴畝間而精神常
洽於中朝一按籍呼之而修舂鍾者又安往非趙克
國之金城也漢元康初羌人爲反上使丙吉問誰可
以清查屯兵爲紀綱移使精神帝曰無餘老臣願至金城圖上
帝治於當便宜十二事宴安之情雖人之所共征而綱紀昭
布其精神隨之以四達並流而無所不貫譬之目視

國是也。此段言綱。綱布則精。神貴可為。綱之機括。精神鼓舞。其綱紀因之以震變。雲蒸而無所不新。譬之聰啟明。通筋柔握。固有畢攝於元氣而喻以不言者。此又振飭法制之一大根本也。機括運而中外之兵制。既以修舉。則明示天下以可畏之威。而所謂文明之景運。且將藉以永延。而不替根本。培而中外之人心。益以浹洽。則默宰天下以不已之誠。而所謂文明之精華。且將賴以常聚。而滴者復醇。即方隅有治。此段承上。言機括運。可以延文明之景運。皇明之集。卷八。四六。

根本培可。以稱文治。之精華。即方隅有治。而修飾自。有餘其在。永平無事。之日無論。矣。此段又言。皇上洞晰。治原尤以。精神為圖。實政計久。長今四方。萬里之歸。耳聽手持。足行當有。各司其職。而不為物交者。此振飭人情之一大機括也。積習之弊。誠法之所難防。而精神鼓舞。其綱紀因之以震變。雲蒸而無所不新。譬之聰啟明。通筋柔握。固有畢攝於元氣而喻以不言者。此又振飭法制之一大根本也。機括運而中外之兵制。既以修舉。則明示天下以可畏之威。而所謂文明之景運。且將藉以永延。而不替根本。培而中外之人心。益以浹洽。則默宰天下以不已之誠。而所謂文明之精華。且將賴以常聚。而滴者復醇。即方隅有治。

命而樂。材官屯。不幾耶。神以修。未計精神。一弛豈惟兵不可以轉弱為強。即朝夕左右之羣工。且無以通簾陛而成泰交。精神一勵。豈惟兵可以挽衰成盛。即四方萬里之夷荒。亦有以孚心志而樂歸命。矧禁旅親承輦轡之風。猷其神化。既速於枹鼓。邊戍獨荷優渥之賚。予其感激。益於銘鏤。材官沐浴於世賞之久。延登無損。糜自矢之念。屯牧霑濡於耕鑿之永。庇孰怠制。挺使捷之思。而忠其終。徂於宴安。際於積習。於振飭之效。不可幾。即抑臣有獻焉。君身者天下之本也。綱紀所由植。正精神所由運。旋也。君心者尤君身之本也。植綱紀而不以始終。改節運精神。而不以久暫。易操者也。臣望陛下體天之健。日日維新。秉不息之強。而惓惓匪懈。紹庥於禮賢。置閣開館。延儒之初制。而咨詢不憚於勤渠。則議及修攘。而從容講畫之間。可以復詳審精神之典。因可以鼓流。通貫徹之思。繼美於國。夏混一胡氛。驅蕩之弘規。而眷注不吝於蕃錫。則功在修攘而奔走樂侮之條。可以奏泰山四維之安。因可以收集思廣益之助。孔明出師表云。開誠心布公。勿以春。皇明之集。卷八。四七。

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沈繼山評予于甲午元日方卧山中夢一客向予道
王廐傳金橘君思腸狀頭之句不解其故比起家
爲亞卿謬與共讀卷果得元价爲首舉亦奇矣哉且
元价字畫精楷策工密莊重得臺閣體不意終陵
有弱侯又有元价也

此段引論
士之從上
如物之從
風故欲士
習之正當
先慎所以
風之者
此段言唐
虞之代能
以正風士
而天下人
人皆士也
言周之士
貴與秦之
士賤壤大
有玄解
此段言秦
漢時君臣

而彼乎數千里。靡不嘯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鉢也。中之悴者。憚闕者。暢其惜憚而就。悽也。中之草莽。毗而木暴樂也。中物而物緣。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先王慎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唐虞爲盛。德讓於朝。雍睦被桀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夏歷周。其漸摩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夫衰季窮戚。峻夫游玄。尙知守潔白。勵貞一之節焉。夫豈惟士已哉。戰國方政。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其貌士者耳。簧鼓口舌。輕信挾奇。秦加以徂詐。悖仁義。

振可吹補
晨之上

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騰其意使

此言上無
以風之雖

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為其貴者松栢之生匪夫自正

強之正亦
不正也

榆柳枳棘亦且熨裁就矩風于四海降蹟可復不

結言徒以
三尺為

而徒欲以尺一考功桐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八

正士風必
能正也

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葉臺山評
論正風

其機在上不在下中間諫論縱橫

說盡士風
之弊

詳陳正士之條即左馬賈董策不

大過是展
讀下

覺滿紙珠玉令人士目瞬心為人

王不可不
置一

備晨之上

皇明文侍

卷八

高克正駁倭議

倭之為患所從來遠矣大抵起於任事者之
鮮實功壞於議事者之多過責是中外
于封貢之說而還將練兵戰守之策殊少石
畫矣

天下事任者一議者百知而議之者一聽而議之者

百任者之心常苦而計無復之將無所辭于議者之

口議者之策嘗當而身未嘗試反求多干任者之人

故議事者在庚任者之心而以吾議衡之今之議駁

倭是也請循其始鄉我師之與倭角也始言勝已役

言不勝夫我越國以救人而彼已為王是安策其要

勝也狀而不必掩不勝以為勝也迫我師之驅倭而

之釜山也始言去已復言未去夫我越國以禦人而

彼尚未大創是安能必其即去也然而不必歸未去

以為去也當事者之計失在耻以不勝為名而急以

倭去為幸內畏議論甚於畏敵不得已始出於權宜

之術迺為之請貢而廷議不予已又為之請封而廷

議又不予而任者之技益窮議者始紛紛焉夫封貢

之不可許業已議之詳矣愚所慮者不在今日封貢

而在前日所以議封貢之情又不在今日封貢而在

皇明文侍

卷八

此段言王以
止發故廷
議之俱不
許
此段再申
今日封貢
之事決不
可行最中
時弊當事
者不可不
深念
此段言本
日倭已退
居及今猶
為可圖繼
前日之賊
雖則任事
者不宜因
呈明文信
辭于天下。夫今之尸此事者其誰乎。碧蹄敗績全羅
坐困。碧蹄是我國家閭閻也。昨日我師不利。此
今倭乃得入寇。全羅軍民罹其害。此誠前車
之覆。亦可鑑于前事矣。以今之時度。今之勢。非暫留
萬餘衆以鎮撫朝鮮。不足固我外藩。非申飭朝鮮國
王。吊死問孤。繕城積粟。必不能歲費軍餉而為之守。
非衆建朝鮮王族。號召諸路忠義之士。并力固守。不
足張犄角而令倭奴奪氣也。而根本之地。則在沿邊
內地。悉宿重兵。日討軍實。而訓之。凡城以堅。取程功
罪。凡兵以強。弱定賞罰。而又令閩廣諸處。復治徐皇

倭患故諸
加提防
此段言開
蓋境以外將軍王之境以內守臣王之內與外相權
海與陸相接則經畧均主之族春汛音屆期嚴師以
待倘其卑辭請封徐遣一介行李察其誠否不則閉
關謝之耳有如擱然匪茹後我屬國必屬吾武節
一大創之倭或嗜漢財物而攻戰不能得其勢又將
說出干款能絕之能予之如博黍戲小兒使莫測端
倪如是而今日封貢之說猶不失為制馭之術而可
收功于後不然成師以出將敵是求以武往而以好
歸雖其身之能免其若後人何無惑乎議者嗜有煩
言也而談者又曰夷德無厭呼喻靡常禍不加于東
北。蓋必中于江南重以水旱不時蓄侵襲見天下噉
噉易為亂始中國所患豈必在倭於乎非上下一心
食息不忘儆國家之事安所稅駕哉外計則如彼內
顧則如此秉鈞者宜早圖焉愚所謂蒿目而未敢深
議者也。文選云天下服收真王之資也泰始皇無道
程匯江計度今日倭情莫測之勢酌他日所以處封
貢之策鑒鑒可見之施行而所以制馭夷狄俱是
帝王大道足履任事之心直杜讓事之口

李騰芳救荒弭盜議

民非弼弼盜歲荒而後爲盜也朕則救荒非所以弼盜乎移民移粟小惠難竭也義刑議誅盡法難行也惟聖天子克謹天戒撫循民土則救荒弼盜自有良策

填者河洛齊淮之間水旱頻仍民徙死者半甚若相食或去而之盜曠林之戈比比也天子採司諫言出

金錢予侍臣從便宜赴中土之急皇上初御極日四萬奏餼糴並或出
以赴中土告急其新政大可紀者惠意曠然而一時
談者不其意若謂天下之可患者不必在饑而在
盜也然而策所以圖之者則未有過於求饑者也夫

學問文苑

卷八
五九

今之民業已坐斃矣。嗷嗷萬口。卽一人一食不能得。而與其死於饑。與明日死於法等死耳。饑之勢急。法之入緩。自非禮義之民。誰不欲以緩易急。脫有明之後事。它曩未知其所止也。故曰思在盜也。然而非饑之驅而孰為之。則所以策盜者。與未有過於救饑者也。

此段言周
禮十一政
并歸臣封

之矣。顧夫其所蠲者。是稅之在民。征而未入者也。民

總其議獨
議賑因言
今日之國
無救于死
亡今日之
賑告竭于
公私見其
謂宜廣也

苟有此。則其人足以自食。不至如是之饑。度其所無。救死不暇。卽嚴催。豈可得哉。朕則今之所謂蠲者。尙亦名予之耳。而諸如存留起運。其在官者。必不能與民此蠲之議。當廣也。國家屢歲兵凶。公私困竭。弱者詔書一下。大司農持籌而嘆。乘傳而往。賑者不能蒲六萬金矣。（前皇上捐內帑六萬金賑濟山東等處饑荒）夫上之視此不勝其多。而下之視此不勝其少。廼多則有所不能加。而少則有所不足也。此賑之議。宜廣也。人主之恩威。譬之雷霆風雨。不可測也。今屬有天幸。撫饑閭而惻狀。

皇明文成

卷八

此段言人主之恩威如天地之出沒
狀所得止此矣試問羣臣能必以爲常乎今之所發者不能支而可必望於他發乎不狀而能自圓之外別有所效乎凡此類者俱不可知而供億千端誅求未艾則議救於下不若議救於上也先是做常平之意國家建立州郡各有預脩倉囤皇祖定鼎詔各州各郡各立常平倉歲稔穀價賤則用賤價糴入歲凶則用賤價糶出以此脩預機荒故謂之常平倉若日以備饑矣其後屢飭屢廢備無論矣而有司爰書壹切限以積穀卽於近年未嘗罷也今所在束手爬搔無術試問有司平日之所積者果安在乎無積矣而能自

上賑之外有法以井斗活民乎莊子言東海波臣求足以活我若欲俟西江之決則索我于斷魚之肆矣不然而撫按之所謂賢有司者誰乎夫慮之未發散朴輟晉民有司之民也歲之既履死於流散而後民天子之民也當荒議救蠲請賑財天子之財也而設法以救荒能蠲能賑力則有司之力也然則議救於法不若議救於人也夫州郡之所救者近民耳不厭則其獲者耳幽遠小民去城邑百里晨起裹糧而暮斃雙武孟然中道矣幸而至者胥吏循時其短長故生出而死歸者種種也一

白聖明文年

卷八 六乙

邑之內一郡之民豈無有豪資財好施予者又豈無廉平自念能為官宣布惠意者官為常格風之大者爵小者旌上之所發棠與夫出入胥吏之手者固自不同狀則以官救民不若使民自為救也語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小補鏐漏之計蓋若此矣若夫盜亦人也峒菁島澁生而怙亂愚不敢知而自非此者愛之以雲漢安之以鴻鴈雲漢之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又相彼鴻鴈先集維微變旱而民維離散之味也使之不至於生不足愛死不足懼彼亦何樂乎鯨鯢邪海中大魚曰鯨者能吞舟鯢魚之小者鯢民以肉歲相殘食如水中大魚

食小魚雖然幸也夫今之命吏自撫巡而下類皆意在擊民無論其既已稱亂者而風之所向搏擊嚴刻大家巨室幾不聊生此不過以不畏強禦為名而不和知大家巨室民之望也手足易搖文罔無蓋可使其相安而不可使其相亂可使彼不入於法而不可使法必加於彼今即如南中洶洶本末實未可知而竊意夫已氏也散之則不過三四惡少年而極之乃與廟社為難文選云庶女告天而風噫豈細故哉奴而不已誠恐天下之禍不必在饑民之盜也

白聖明文年

卷八 六乙

焦漪園評議救於上議救於民今人自為救二議甚確廟堂有此石畫何患天災流行赤子美兵于橫池邪一一可見施行非徒托之以空言耳

師儉堂蕭少
衢依京板刻

八卷終

明文雋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曰袁宏道精選邱兆麟參補陳繼儒標指
張鼐校閱吳從光解釋陳萬言彙評葢坊間刻本
托宏道等以行前有周宗建序謂有志公車業者
其沈酣之無後亦必非宗建語也